

CHINESE-

FLAMRIC

ADVANCED READINGS

Reprinted for FLAMRIC in

AUGUST 1981

DEFENSE LANGUAGE INSTITUTE

FOREIGN LANGUAGE CENTER

PREFA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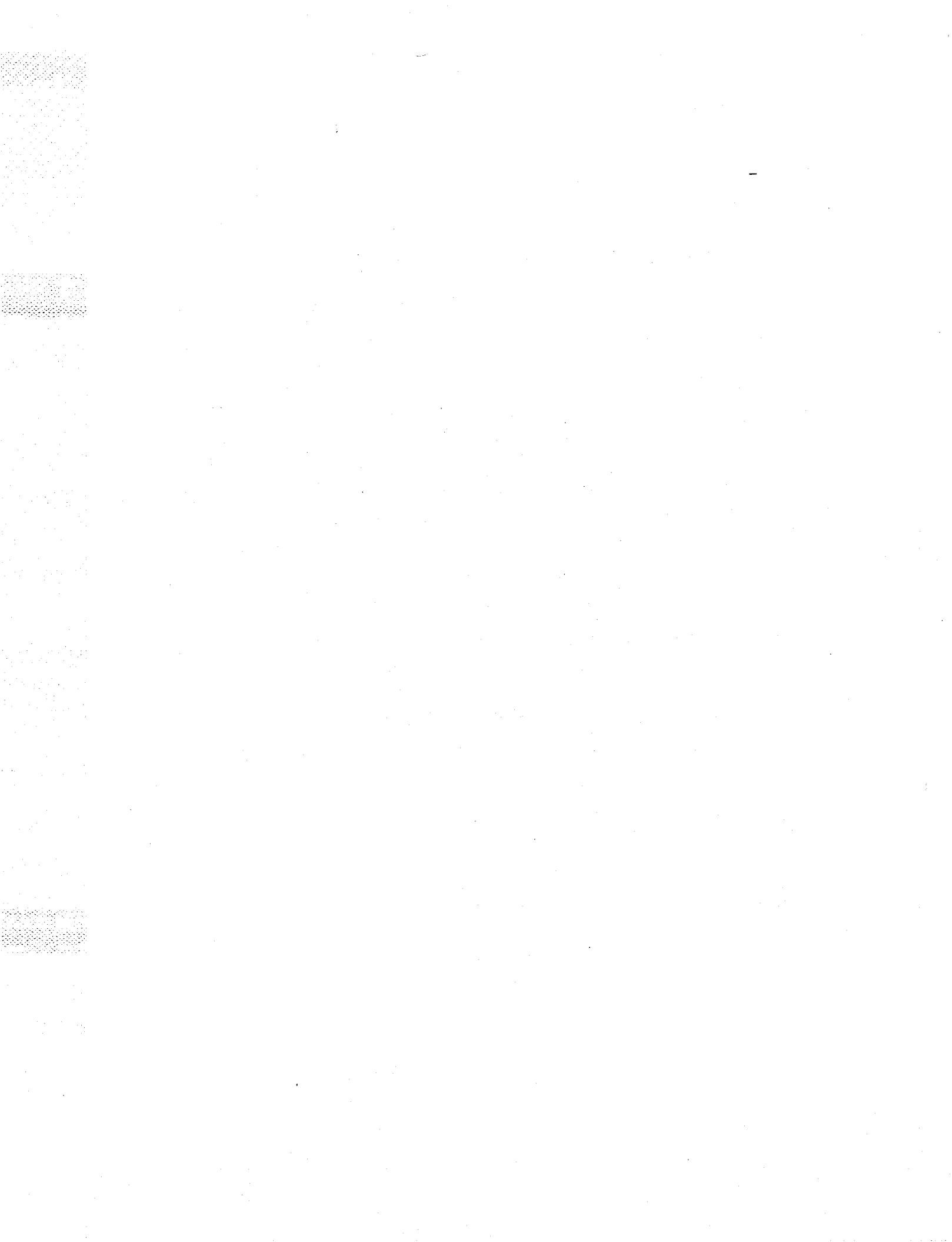
Advanced Readings consist of:

1. Red Radio Waves
2. Modern General Readings
3. Modern Military Readings
4. The "Shi Wange Weishenma" (100,000 Why's)

These will enable you to familiarize yourself with the PRC's military terminology and enhance your oral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of military topics.

CONTENTS

Red Radio Waves.....	1
Modern General Readings.....	111
Modern Military Readings.....	201
Shi Wange Weishenma.....	271
Airplanes.....	271
Helicopters.....	284
Rockets.....	287
Radar.....	289
Weather.....	301
Guns	307
Hand Grenades.....	313
Bayonets.....	315
Submarines.....	316
Anchoring.....	320
Ships.....	322
Salvage.....	329
Warships.....	331
Sea Mines.....	332
Radio.....	334
Aerospace Technology.....	337



找哥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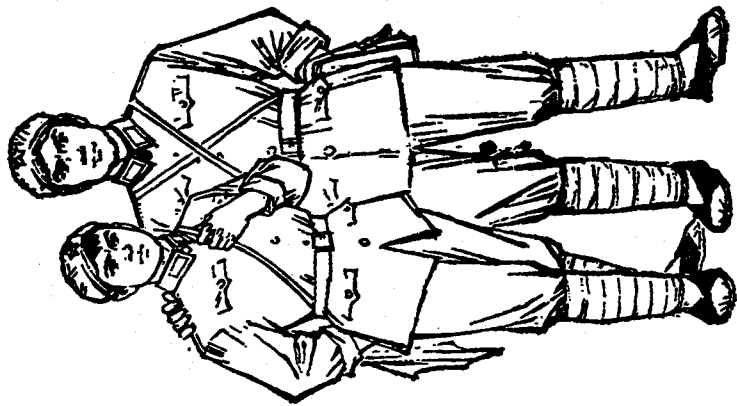
一九四六年秋。

大别山区的夜晚，变化异常；本来是稻谷飘香、山林宁静、虫儿叫、沙鸡儿鸣，令人神往；谁知道，一阵暴风袭来，跟着是山呼林啸，天昏地暗。狂风，一会儿把翻滚的乌云重重地压上山头，一会儿好象把漆黑的夜空撕裂开来，那星星儿刚一露脸又不见了。风，又在山冲里打着旋儿，折断了树枝，卷动着砂石，将断枝、竹叶儿扬到半空，弄得冲里一阵辘辘啾啾。

正当狂风大作时，突然火光冲天，枪声、喊叫声在山谷中回响。敌人又在行凶作恶了！

这时，一个小姑娘在深山密林中奔跑。她边跑边回顾着自己的村庄，那儿的夜空，一片暗红。她咬咬牙，猛力朝山下河边跑去。嘴，又干又苦，喉咙，渴得简直象要冒烟火，她拨开水草，双手捧着河水大口喝起来。

喝饱了水，定了定神，望望夜空，从云隙中搜索着，她希望能看到北斗星。听哥哥说，夜里走路，望着北斗就不会迷路。但乌云片片，星星儿稀疏，找不到北斗星！不要紧，反正



从背后冲天的火光就可断定：越走，离杀人凶手们越远。

下半夜天气转凉，风，推动林涛，发出惊人的呼啸声。伴着这林涛的呼啸，传来了狼嚎。小姑娘经常听到这阴森森的狼叫声，所以她毫不在乎，连头都不转，直朝着前面的山岭奔去。

她一会儿在林中穿行，一会儿从柞树丛、杂树棵子里走过去，一不小心，就滚了山坡上的石头，惊起了树上的小鸟雀儿，扑楞着翅膀，唧唧啾啾地叫着，飞走了。

回头望望，家乡那儿敌人放火烧房的火光已看不见了。经过长时间的奔跑，小姑娘的腿越来越沉重。忽然，一只脚绊上了爬满坡的葛藤蔓儿，摔了一交，她连忙爬起来，又一个劲儿朝前奔去。

黎明前的天空，异常昏暗，简直象一口大黑锅把山区给扣住了。天空无星星，四周无灯光，究竟来到哪儿了？小姑娘听到半坡上淙淙流水声，心想，大概来到梯田边了吧？未等看清，一脚插进烂稀泥里。她用力拔出脚来，伸手摸鞋子，怎么也摸不到，只好光着一只脚赶路。

下到沟底，小路两旁挺深的杂草叶上，缀满沁凉的露水珠儿，把小姑娘撕得一缕缕的裤腿儿打得精湿，象从水里刚捞出来的一样。小路坑坑洼洼，她高一脚低一脚向前急走，走完了沟底，又上了一会儿坡，来到大柏树林里。密林象漆黑的帷幕，把视线遮的严严实实。她只好放慢脚步，一步步往前挪动，还免不了一会儿碰到挺粗的树干上，一会儿又碰

到树的枝杈上。特别讨厌的是这儿那几布满了蜘蛛网，弄得她满头满脸粘乎乎的，用力拨拉也没用。小姑娘抬头望望天空，左右环顾，周围一片黑糊糊。她急了，伸手摸、抓，想拨拉开黑幕看看清楚，但小手触到的都是粗硬、干裂的树皮。她这样摸索了一阵子，树木渐渐稀疏了些。忽然，前面有亮光，仔细一看，原来一股碧清的泉水，缓缓地从一个块高大裸露的山石上流下，使那个高大的山石象披着水帘的巨人，亮闪闪地站立着。

小姑娘沿着那个高大的山石边上向前走，一只脚突然踩空了，她机敏地立刻缩回脚来，低头一看，下面是黑乎乎的深洞。她绕着深洞走了一阵，东方的天空渐渐由青蓝变成乳白色，哈哈，天就要亮了！前面传来呼呼响声，她急步朝着响声走去，近了，呼呼声变作哗哗巨响。抬头一看，只见一道宽宽的瀑布，从四、五丈高的崖头上跌落到二层崖上，翻滚着，又跌到三、四丈深的崖下，崖下的光石板又将这轰响的瀑布“弹”起来，溅到对面半空里去。这急流受到两次撞击，象恼怒的雄狮，咆哮着，向着对面丈多高的山崖扑去。乖乖，这激流的力气有多大哟！

她继续前进，上了坡。前面是一棵棵抱粗的白果树，其中一棵三个大人都合抱不过来，可大呐，简直象擎天柱！经过整夜的奔跑，小姑娘累极了，也挺饿了，浑身的力气象都用完了，便靠着“擎天柱”坐下来，想歇一歇再走。但她太困啦，刚一坐下，就睡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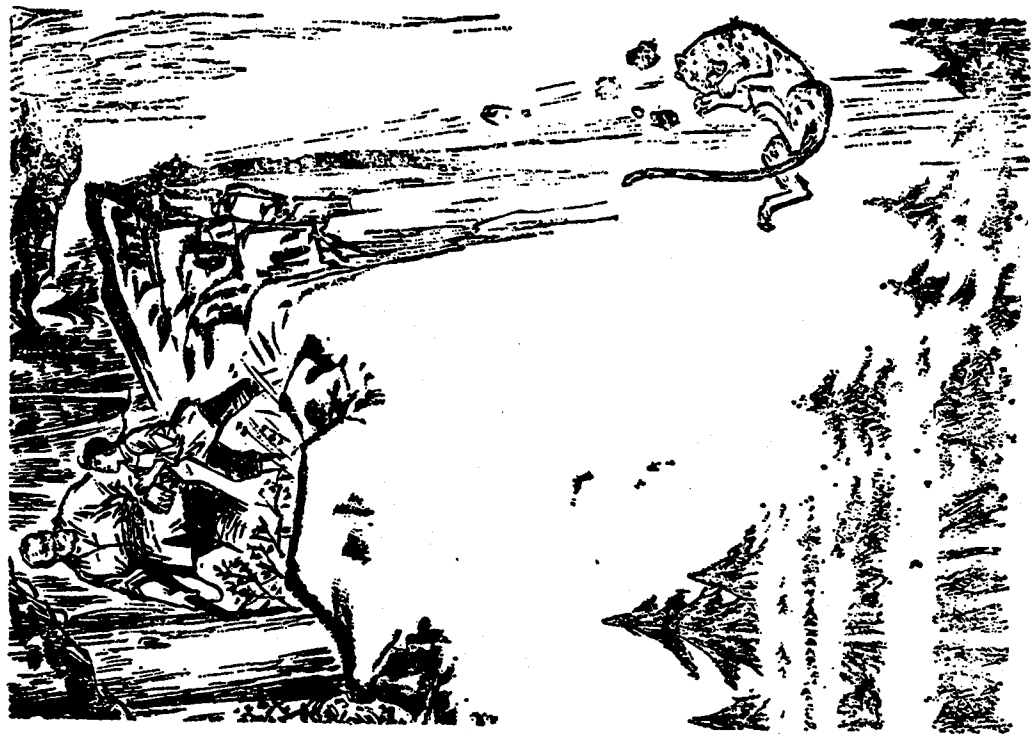
忽然一阵簌簌响，小姑娘忙睁开大眼一看，糟！一头蓝斑点的大豹子出现在眼前，离自己丈把远！她一个翻身跳到大树后，不眨眼地瞅着。只见这豹子一忽儿向左，一忽儿向右，那凶脸上的光秃秃的鼻子抽动着，两撮粗硬的白胡须扎撒着，两只眼的上方长着象胡须一样的白毛，一只眼微闭着，打量着这即将到口的美味。为了显示一下吃人前的淫威，把长尾巴上的粗毛倒竖起来，四只腿贴地，利爪伸长，只要一声吼叫，就会腾空扑来。

沉默、短暂的沉默。终于豹子按捺不住心急，大吼一声扑将过来。小姑娘机灵地一闪，蓝花豹的利爪抓掉了一大块树皮，扑了个空。

蓝花豹大概没想到大粗树会成了它的障碍，恼怒已极，便呲着利牙，伏在地上，左瞅右看，一心想将树后面的小姑娘扑住。可是，那小姑娘顺着大树转，要想扑到她也并不容易，它只好张大口吼起来。

吼声刚停，长尾巴一甩，又是一个腾空跳跃向小姑娘扑去。正在这危险时刻，随着“轰”一声巨响，这畜生双爪并举，一个扭转身，突然跌下深山沟里去。

“跟我来！快！”象从天上掉下来一位老爷爷，一手提火枪，一手拉着小姑娘就跑，边跑边说，“别看那畜生倒下沟去，要是没打在致命的地方，弄不好会高蹶上来，那可要坏事。”小姑娘的睡意全没了，随老爷爷急跑。他们穿林越岭，一口气奔了五、六里路，来到一片稻田旁，老爷爷说，“豹子



没影儿了，不会再来了。咱们在这里歇会儿吧。”便一起和田埂上坐下来。老爷爷这才端详着小姑娘，只见她穿一身破旧旧衣服，小辫儿散了，椭圆的小脸有些干黄，怪俊的两眼机灵地转动着，因为刚才跑的太快，这会还在急促地喘着气儿。老爷爷亲切地问：

“丫儿，你从哪儿来呀？”

“从白马冲。”小姑娘说，一面感激地望着这位慈祥的老人，只见他额上，一道道深深的皱纹，眉毛又粗又长，两只老眼发亮。看样子六、七十岁了，真是个体老的样子！可身子骨硬朗朗的，腰间扎着根布带，挂着装火药的葫芦，脚蹬草鞋。

“到哪儿去？”老爷爷又问。

“找哥哥。”

“爹妈呢？”

小姑娘一听，眼泪涌下来，牙，咬得嘟嘟响。……

原来是这样：昨天，区政府根据敌情，布置烈军属全部转移到山林里去。

不料天刚黑，转移工作正进行着，突然枪响，敌人杀来了。

进山来杀人的是国民党反动派正规军猪头师长带的队伍。不久前，他在武昌奉命率领军北上，去进攻解放区，临走时他特地去汉口向他的父亲老猪头告别，老猪头掂着两撇胡子咬牙切齿地说：“家乡山里那些穷鬼，仗着新四军的

势力，斗争我，不是我逃了，就会把我杀了！你这次北去，要带人进山去，把那些穷鬼给我收拾收拾，该杀的杀，该砍的砍，特别是领头斗我的那几个！镇不住那些穷鬼，山区的天下就不会是我安家的了，你知道不知道！”

小猪头满口答应了，当天便率队向北开拔。一路上他在盘算，共军大部队已经北上，山里山外到处留下些游击队。这次进山，除了收拾那些穷小子，也要把山区包围起来，清剿一番，也好给老爷爷子操办的小保队打打气，稳定住局面。于是，猪头师长先派出若干小股部队，轻装前进，对山区来了个长途奔袭。他想：我要你共军游击队和穷小子们防不胜防，打你们个措手不及。

小姑娘一家人正是猪头师长要烧、杀的对象，因为小姑娘的哥哥参加了新四军，爹爹是农会委员，妈妈是妇女会主任，一家人都是减租减息和斗老猪头的骨干分子。

当猪头师长将山区大小路封锁起来后，昨天傍晚便带着他的卫队，由小保队带路，直扑白马冲。枪响后，猪头师长骑在马上，指挥着卫士们和小保队又放火又杀人。

听到枪响，小姑娘跟着爹妈忙掩护乡亲往外撤。正跑着，两个小保队追上来，爹回身一棒，打倒一个，另一个刚一举枪，被妈妈狠狠一石头，正砸在脑壳上。猪头师长立在马上暴跳着，大声命令卫士：“手提机枪，开火！”

子弹成排地射来，小姑娘的爹妈都英勇地牺牲了。小姑娘猛一转身往身旁的大石头后面躲。这时，猪头师长抽

出左轮手枪，当当开了两枪，只见那个小姑娘一头倒到大石头后面去，他以为打着了，嘿嘿一笑，很是得意地将左轮手枪插进皮套里去。小姑娘借匪徒们烧房的火光看清了，杀害自己亲人的这个国民党官儿，是个圆圆脑壳、厚嘴唇层的胖家伙。她把仇恨的烈火吞进肚里，忙钻进竹林，又闪进了松树林。

小姑娘回头望望，庄里火光冲天，枪声不断。怎么办？向哪儿去？她马上就想到了哥哥。对，找哥哥！和哥哥一起，扛枪打仗，为爹妈报仇！主意既定，忙放开大步朝北跑去。……

现在，当老爷爷问到她的爹妈时，她再也忍不住了，扑到老爷爷怀里痛哭起来，说：

“爹和妈，昨天晚上，被敌人杀害啦！”

老爷爷悲愤地凝望着白马冲方向，沉默了一阵，狠狠地说：“杀人的畜生！欠下山区人民多少血债，总有一天，血债要用血来还！”

小姑娘一听，打心里对老爷爷更亲近了，她想，多么好的老爷爷呀！刚才射翻恶豹救了我，现在又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报仇！

老爷爷又说：“孩子，不要难过，要坚强！这吃人的恶世道，不会太长了！——你哥哥在哪儿？”

“新四军。”

老爷爷脸上的皱纹立刻舒展开来，说：“在新四军，好！

不过，打鬼子时叫新四军，如今按毛主席的命令，都叫解放军啦。”

“噢，解放军。爷爷，解放军开到哪儿去了？我要报仇！我要去找哥哥，当解放军！”

“你今年多大了？”

“十五岁。”

老爷爷本想说十五岁当兵还小了点，但又仔细对她端详了一番。从小姑娘倔强的眼神，看出她勇敢机灵的性格。就凭她眼前的遭遇，亲人、被杀害，一个人在深山密林里奔跑了一夜，刚才又和豹子斗，断定她是个能干的小丫儿。嗯，当小兵，行！

“孩子，要找解放军，就要出山去。眼下，冲里冲外到处是敌人，大道小路把的严重的，出山，很难！”

小姑娘急了，拉着老爷爷的手：“好爷爷，送我出山吧。”

老爷爷想了想，立起身来说：“走，先到屋里去吃饱肚子再想办法。”

这老爷爷姓贺，人称贺老爹，也是那个比黄世仁还坏的老猪头的佃户，家里只他一人，就住在附近，主要靠打猎过活。当年红军在这一带闹过革命，很快北上抗日去了。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反动派派兵进山来，不打鬼子，和老猪头勾结一起专门欺侮穷苦人。自从新四军进了山，开辟了抗日根据地，领导着穷人开展减租减息运动，老猪头跑到武汉去了，贺老爹才过了几年舒坦日子。可是日寇一投降，躲

在峨嵋山上的蒋介石，下山抢胜利果实来了，指使他的几百万反动军队发动内战，全面进攻解放区。为了打败蒋介石，这一带新四军主力部队奉命北上，只留下一支小部队，配合地方上各游击队坚持斗争。贺老爹本人，原是新四军的老交通，他有个远房侄儿，叫贺双根，就在留下任游击队的那个连里当侦察员。小姑娘正遇上这样一位老爷爷，真是巧极啦。

小姑娘随老爷爷过了几条田埂，上了一个阳坡，树丛里有两间茅屋，这就是老爷爷的家。

进了屋，小姑娘一看，见墙上挂了两张狼皮，还有成束的野鸡翎。老爷爷忙从矮灶的小锅里，舀了一碗野鸡肉嫩南瓜粥，说：“跑了一夜，一定饿坏了，快吃吧。”

小姑娘双手接过，呼呼啦啦吃得 very 香甜。老爷爷看她吃完了，又给她盛了一大碗，一边看她吃一边吸着烟想心事。等小姑娘吃饱了，才说：“孩子，你在屋里歇着，我去找人打听打听。”

老爷爷要去找双根，想同侄儿商量一下，把小姑娘带出山去。

小姑娘吃完了饭，忙去缸里舀了水，将碗筷洗干净。她见老爷爷要出门，心里焦急地盼着，老爷爷，你一定带回好信儿来，让我能早些儿出山，让我象哥哥那样也当一名解放军！

老爷爷刚要走，才想起还不知小姑娘的姓名，便问：“叫

什么名字？”

“爷爷，我叫李小梅。”

老爷爷点点头说：“噢，小梅。你快睡一觉，把门关好，别叫野物撞进来伤着你。”

“我不怕野物，爷爷。”

冲出去

太阳偏西了，老爷爷还未回来。小梅一觉醒来，急忙跳下床，刚想出去看看，只听一阵轻微的响声。她顺着响声一看，原来是老爷爷养的一只八哥鸟儿，正扎撒着翅膀，从椅子上跳到桌上，然后歪着脑袋瞪着圆圆的小眼睛瞅着她，好象是说：小姑娘呀，从哪儿来？你怎么一觉就睡了一天！

小梅怔怔地看着这只鸟儿，全身的羽毛象黑漆一样，淡黄味儿，深黄腿儿，很有点儿象自己家里那只小黑鸡哩。想到小黑鸡，立刻想到了可爱的家乡，想到了自己的亲人……不由得鼻子一酸，眼里涌出了泪水。

小八哥鸟儿象明白了小梅的遭遇和心情，把头一伸，黄腿儿一蹬，一扑扇乌黑的翅膀，飞落到小梅肩头上。它用嘴儿亲昵地叼着小梅的脸蛋儿，象是在安慰说：别难过，老爷爷一定会帮你找到哥哥的。

屋外脚步响，大概老爷爷回来了。小八哥噌一声从窗棂里飞出去，停在老松树枝头上，歪头侧脑地跳跃着，黄嘴儿欢叫着：“爷爷，爷爷……”突然有个黑影儿一闪，小八哥鸟儿发出一声痛苦的叫唤，被猛地袭来的鹞子叼到半空。小

梅忙捞起竹竿儿追出去打，晚了，那凶恶的鹞子紧紧地把他小八哥鸟儿攫在利爪里，早飞远了。

小梅望着飞远的鹞子，愤恨地骂：“恶鹞，真坏！”

老爷爷走近了，拍了拍她的肩，说：“别难过。世界上就是这样，不但鹞鹰是祸害，还有豹子、老虎、恶狼，凭着有股凶劲，叼小孩，咬牲畜，刮民党、地主老财仗着有钱有势，压迫穷人，无恶不作！孩子，这些害人精是一定会被消灭的！”

“嗯。”小梅领会地点着头。

“进屋来。”老爷爷拉着小梅的手，在小竹椅上坐下来。这时，小梅才从愤恨鹞鹰的情绪中解脱出来，忙问：“爷爷，我可以出山了吗？”老爷爷点燃一锅烟，吸了一口说：“待会儿天黑了，有个叔叔带你出山。”“好极了！”小梅有说不出的高兴。只见老爷爷把烟锅在自己的鞋底上磕了磕，又说：“不过这一路上可不平坦，要攀山越岭，有豺狼虎豹，要过敌人几道封锁线，你能行么？”

“爷爷，能行！”

“好！那就快点准备，我给你们做点饭带上。你出去洗脸，回来好好吃饭。”

小梅这才想起从昨天就没洗脸，也没梳头了，忙跑出屋，来到沟下小河边。小河对岸，是个低矮的小山坡，瞧，多美呀！黄杨树的叶儿，象无数透明的蜡片，泛着亮光。象是谁把朱砂般的颜色涂到枫树上，满树一片红。大理花开得象半空垂挂的一个个大火球。几只小山雀儿，站在山焦儿

字字两歪歪世世才修，才树修修世世，尺尖的才竹筒修修
101 林林段卷长

林小幸

击鼠林小只一鼠来鼠，唧唧唧判一土封树，开离膝咽故
小央一善数歪土鼠只一鼠林小女，青一腔子。搜靴上尖好
。唧唧林小怕来修修修鼠出女，唧，亦白

女鼠只。丁来去林林个善修修修修，唧唧唧判一然恶

唧唧只两，尖出找本良，眼大鼠眼，修修修修十三修大城地
，唧唧亦道，修草亦善歪土唧唧。唧唧修一修修一肉唧唧上
。短短亦非，斜双斜斜，家家味味才土良野，善善高修修修
。去山出唧唧唧，唧带林林女青，兴高自唧唧小

。唧唧个修修修。林林林林林鼠女”

。年的林林女女女，进一前上唧唧小“1林林”

三。鼠鼠小的鼠鼠个鼠 1个，林小善修修修修修林林林林
唧唧小回丁回，来才坐土唧唧小女林林林。来鼠修修一入
唧唧来修修”，说修修，说修修的亲之善杀人修修以，鼠鼠，出尖
修修修再，口山来修修决要山出修修，的修修修修修修山修修
出修修修修，出修修修修修果眼。山出面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
点一尖修修要，家鼠斗修修修修修，修修”，去尖修修修”。鼠鼠修
“修修修修修修修修”，林林小回又”。

“。唧唧修修修修修修”，说林小”。

“。的修修修修修修”，同，修修修修修修修修”。

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一修一，鼠鼠修修修修。草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

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鼠鼠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上尖修修
。善修手

鼠田鼠鼠一从，水鼠田田鼠鼠。田鼠，修青，鼠鼠，鼠鼠
鼠一修修修修修修。鼠鼠鼠鼠鼠，快用一困大修，来才鼠上
的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
修修，来才来去土鼠鼠鼠鼠鼠鼠鼠，山出善修鼠鼠不修，鼠鼠鼠
。修修修

修修修自由自由鼠鼠小修一，善修修修修修，水鼠鼠才唧
修的才两才三修小。善修修修不“鼠鼠”，鼠鼠小善修，善
修修空天，鼠鼠修修修。去回修修修，鼠鼠修修修修修，鼠
山西修。上天修修修修修修修修，带云修修一修白鼠，的鼠鼠
的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云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
向，鼠鼠大尖高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
高修修鼠鼠不鼠，再修的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
鼠鼠鼠鼠鼠……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一土修修修修的
回修修修修，鼠鼠鼠鼠鼠。鼠鼠小修修修修修修，再修修修修修
。对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鼠鼠修修修修修。鼠鼠鼠
“。来修修去修，鼠鼠修修，修修”。修修修修

鼠。山出林林林林林林来才黑修修修修修修，善修修修修修修修
修修修修，丁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
修修修修修修修修，才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
修修修修修修修修，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鼠
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
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

到了。”

双根叔满意地点头，又问：“会水么？”

“会，还能扎猛子，和男孩子扎的一样远。”

“好极了！”双根叔说，“有了这两种本事，对我们胜利出山很有用处。”他又交待说，“如果遇上敌人，别慌，注意我的眼色，听指挥。”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硬纸头和一个大信封，“瞧，这是证件，对付地头蛇，是少不了这玩意儿的。”说完，立起身来说，“好，咱们快吃饭，好赶路。”

他们吃完了饭，老爷爷又忙着用荷叶包好饭团，塞到小梅手里，“孩子，这是你们俩路上吃的。见到了同志们，替我问好。”又嘱咐说，“路上，要勇敢，跟紧你双根叔。”

“记住啦，爷爷，再见！”小梅恋恋不舍地告别了老爷爷，随双根叔上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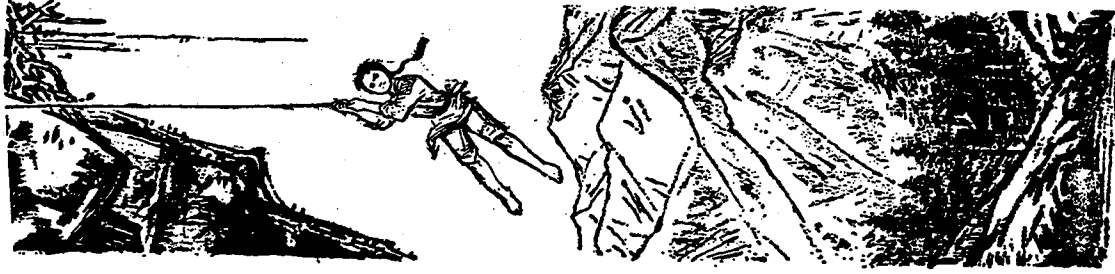
晚风从麻山口方向扑过来，冲里一阵阵呼呼响。

二人有时在冲里的小路上急走，有时沿着田埂快行，躲在田埂下的青蛙听到响声，吓得噗咚噗咚跳进水田里去。

翻过一个山头，双根叔忽然停住脚步。小梅一看，只见麻山口火光闪亮，影影绰绰有人在来回走动。

双根叔压低声音说：“敌人封锁得很严。我们要尽量避开敌人，从敌人的关卡旁边绕过去，现在，只好翻插翅崖了。”

爬上插翅崖后，双根叔指指崖下，低声说：“崖脚下那一片发亮的地方，是乌龙潭。记住，要抓紧绳索，荡到崖脚时，



一定要立稳脚跟，千万不要掉进乌龙潭里。”

小梅点头应着，心里想着，一定象荡秋千一样悠儿悠儿的吧。她一声不响地双手抓住绳索，将两腿伸进绳扣里，象坐在秋千的横板上，由双根叔在崖上拽着绳索，一点一点往下降。开始时很平稳，越往下身子越不自主地急剧地打着转转，尽管双手抓紧绳索，还老是要向后仰，好象只有将两腿坠上大石头，上身才能平稳似的。这和荡秋千完全是两回事。不过，也幸亏荡过秋千，要不，这一下准被转晕了哩。小梅努力地控制着自己，很快地下降着。忽然，身子朝黑乎乎的崖壁撞去，她灵巧地用脚一蹬，唰，躲开了那块突出的大石头。可是，紧接着下方又冒出一丛黑乎乎的树裸子，想让也让不开，咔嚓一阵响，身子由树枝的缝隙里继续往下落，有的枝条抽着脸，火辣辣的。

马上就要接近地面了。崖上面

的双根叔看不到崖下的情形，又不好喊叫，若是一脚踏不牢，绳索再继续往下放，准要一头扎进深潭里。小梅心里正着急，绳索忽然停住了，双根叔真行，他怎么知道已到崖底了呢。小梅两脚急忙搜索着，很快找到了硬棒的地方，刚一落脚，身子猛地往前一冲，用力抓住绳索，才站稳了。她立刻小心翼翼地脱离了绳扣儿，用力拉住绳子摇三摇，这是表示：小梅已安全降落啦！

双根叔把绳索拴在一棵大粗树上，顺着绳索往下滑，很快到了崖底，低声说：“小梅，马上走，天亮前要穿过麻山口外的大路。”

小梅望望天空，哟！东边天空出现一颗又大又亮的星星，那是启明星，天就要亮了。她跟着双根叔又上路了。刚过了一个山坡，双根叔猛一压小梅肩头，悄声命令：“卧倒！”只见前面火把闪亮，很快走近了，原来是一群小保队，不知又要到哪儿凶去？只听一个沙哑的声音：“你们都他妈的把眼睛给我瞪到脑壳上，这两天有些共军家属逃出去。斩草除根，留着是后患，懂不？”

“是。”匪徒们应和着。

“都他妈的把火把给我丢掉，瞧你们这群熊样子，走路离不开亮儿，废物！”

这群匪徒骂骂咧咧走了。

天完全亮了，匪徒们也去远了，双根叔说：“拉开距离，离我二十步左右，一有情况立即隐蔽。”

小梅点点头。

向前去，顶多半里路就可穿过大路。忽然双根叔作了一个手势，小梅马上隐到路沟的杂树棵子里。

一个匪徒一阵风似地过来了，老远就瞅上了双根叔，离丈把远停住脚步，斜睨着，冷冷地问：

“哪来的？”

双根叔轻轻地打量一下面前的敌人，拍拍胸脯，故意敞开对襟布褂，亮了亮双枪：“师部特务队。”

听说是猪头师特务队的，这个匪徒的脸上掠过一丝笑意说：“对不起，证件！”

双根叔取出硬纸卡片，递过去。

对方仔细的翻来复去地查看，见上面盖着方方正正的官方大印，又有长长的戳记，这才好象放了一点心。送回证件，掏出香烟，递给双根叔一支，点燃了，好象拉近乎，实际是继续盘问：“老弟，怎么独来独往？山区里虽说是你我的天下，可是还有共军在活动，不得不防。”

双根叔笑笑，从口袋里取出一封又长又宽的信来，晃了晃，又把双枪拍拍：“送这封密信。这是师座的特别吩咐。”

那匪徒刚伸手要接信，双根叔已装进口袋中。

敌人并没有消除疑问。双根叔想给对方个个下马威，正好一只乌鸦扑扇着双翅在上空飞过，便“当”的一枪，将乌鸦击落。

“好枪法！”那匪徒吃一惊。

“这算什么！”双根叔不屑一顾地抽着烟。不一会儿，一群山雀儿飞过头顶，这些山雀儿飞得又快又不规律，象人们投出的一把小石头，在半空里高高低低地飞着。双根叔“当”两枪，两只小山雀儿落地。一股怒气涌上双根叔的脸，意思是：再纠缠，我就要你这小子把山雀儿生吃下去！土顽里有这种习气；如果两人比枪法，胜利的一方就有权将自己击落的鸟雀令对方生吞。那个匪徒见双根叔的枪法这样精湛，不敢得罪，忙陪着笑脸：“好本领！”说着，还一个劲端量着，心想，共军有不少人也是好枪法，我倒要再看个仔细，不能轻放过去。

双根叔一眼就看出了这家伙的心思，将打鸟的快慢机往腰里一插，接着又抽出一支手枪，晃了晃，说了声：“接住！”丢到半空。敌人双手接枪，一看，啧啧嘴。

“第一次见吧？这是加拿大手枪，口径粗，可以使用美国朋友的汤姆枪子弹。”双根叔傲慢地说。

那匪徒忙送还枪，躬躬腰：“打搅，打搅，有空到兄弟处吃茶。”说着，一溜烟地去了。

这一切，小梅都看得清清楚楚，她非常钦佩双根叔的本领。哥哥参军前常说新四军侦察员的故事，小梅最喜欢听啦，没想到今儿亲眼看到了，多有劲哟。他们又继续前进。小梅跟在双根叔背后飞快地走着，心想，我要学会这种本领有多好！他们翻山越岭穿密林，前面又是一个陡崖。突然听到背后枪响，很快左右方向都在噼噼叭叭。双根叔说：“可

能敌人发现我们留在插翅崖上的绳索，现在正搜索我们不能往前走了。”二人便在高崖下停下来。

小梅一看，这陡崖有几丈高，在崖半腰处冒出些杂树棵子，把崖上崖下给遮得严严实实。

“敌人若是来近了，就到左面宽石缝里去，那儿，我有几次都在里面躲过脚。”双根叔说。

枪声越来越近。

两人迅速隐蔽起来，只听敌人在咋呼：“出来，出来，看到你们啦！再不出来，开枪啦！”

接着，隆隆一阵响，有点儿象闷雷。

“没事！狗东西们撞大石头哩。”双根叔悄声说。

夜里翻插翅崖，小梅浑身冒汗，这时被凉风一吹，老想咳嗽，只好用力捂着嘴，才没闹出声响来。

敌人又是鸣枪，又是咋呼，闹腾了一阵子，走了。

白天，行动不便，小梅和双根叔就卧在宽石缝里。时间这样漫长难熬，过一分钟象过一年。不知过了有多长时间，肚子咕噜噜叫起来，小梅这才想起老爷爷给的饭团，昨夜翻崖时，不知掉到哪儿去了。双根叔说：“肚子提意见，好办，待我去弄些吃的来。”

半个时辰后，双根叔果然弄来了吃的，不过，不是饭团，是又苦又涩的野菜。嚼着野菜，一点点吞下肚去，也算吃了一餐饭。小梅觉得浑身来了力气，她想起刚才路上的情形，便轻声说：

“双根叔，你的枪打得真准！”

双根叔一笑说：“只要勤学苦练，就可以打得很准的。在游击队里当侦察员，这是最起码的条件哩。”

小梅心里一动：当侦察员要有条件，那么我要当解放军的小女兵要什么条件呢？双根叔说打枪准是最起码的条件，还有些什么条件呢？

双根叔卷了支烟，点着，吸了一口，继续小声说：“当侦察员，追击敌人，要象猛虎一样扑上去；关键时刻，要象狮子一样一吼震山间，使敌人丧胆。情况紧急时，要象大象一样沉着老练。枪法好，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一个人单独执行任务，在敌人心脏里活动，战斗，靠什么？靠无产阶级高度觉悟。这个道理，以后，你都会懂的。”

小梅点点头，心想，这无产阶级高度觉悟，是多高呢？……她想着想着，睡着了。

天气多变化，上午，碧空万里，下午，乌云遮满天空，黄昏时，浙浙沥沥下开小雨了。

双根叔望望天空，高兴地想：下雨，好极了！有利于夜里过鹭鹭河。他叫醒了小梅说：“快起来，我们赶路吧。”接着又嘱咐：“河对岸，有敌人的岗哨，守得挺严，注意过河时千万别弄出响声。”

两人离开了宽石缝，又上路了。

雨夜，一片漆黑。这时在陌生的大山里赶路，真的要特

别当心，要是一步跳空了，闹不好会跌下山去。可双根叔象在白天一样，轻捷地大步直迈，走得挺快。小梅紧紧地跟着。当他们来到河边时，已经大半夜了。眼前出现一片湿漉漉的柔软的矮草，为了不暴露目标，小梅学着双根叔的样子，把身子贴在柔软的矮草上，没有丁点儿声音，匍匐前进。突然，小梅的左手碰到一只熟睡的长嘴鸟身上，这东西惯在水里捞鱼虾吃，一受惊动就会象鸭子一样拚命呷呷乱叫。但它刚扎撒翅膀要大叫，已经被小梅机敏地捏住脖子，当了俘虏啦。这会儿不能弄出一点响声，偏偏碰上这鬼玩意儿，小梅生气地正要使劲儿给扭死，双根叔把它的脖子紧紧地别到翅膀里，轻轻提过去了。

他们来到水边，双根叔把双枪挂到脖子上，一手抓着长嘴鸟，一手抓着小梅的胳膊，轻轻下了水。

河水静静地流着。越往前去河水越深，水流越急，弄得腿脚轻飘飘的。双根叔要照顾着小梅，还要把长嘴鸟拿好，不让它露出水面。小梅心里嘀咕：怎么不把它弄死扔了呢，带上它多碍事！忽然，两脚不着底了，小梅象青蛙那样游起来，才穿过激流，到达对岸河边。

咚咚脚步声，很快来近了，只听一个尖细的声音：“奶奶的，象是水响，是不是人？”

另一个四川腔：“个龟儿子的，你耳朵有毛病吧，哪来的哟，格老子的连长晓得了，又要骂街。”

两个家伙越来越接近，十步、八步……双根叔将长嘴鸟紧

别在翅膀里的脖子完全松开，迎面放过去，那鸟“唧——”一声叫，用力扑楞翅膀。接着是狂喜的声音：“是这个鬼东西，一盘下酒菜！”说着一阵扑打，捉住了，提着水鸟去远了。

小梅来不及拧干衣服就急忙赶路。双根叔双手提枪，边走边悄声说：“如果发生情况，枪响时，自管朝东北方向去，集合地点，孙家老屋。”这是出发前双根叔说过的地方。

这一程路他们不是走，简直是在飞跑，两道关口都过来了，背后，没有敌人追赶，左右，也没响动。雨夜，敌人大概不会成群出来行凶，如果天亮前不发生意外，他们就可以向大别山道一声“再见”了。

正走着，突然从两侧跳出来七、八个匪兵，枪上的刺刀一齐对上了，摆成个弯弓形挡住去路。

双根叔叉腿站着，用身子挡住小梅，大喊一声：“自己人！别误会。”随即双枪齐发，乘敌人歪倒的工夫，猛一拉小梅，二人一齐跳进路沟。双根叔回转身投出一颗手榴弹，趁爆炸工夫敏捷换上弹夹，用力一推小梅：“快跑！”便又是一个连射。

小梅跑远了，双根叔边打边退。

敌军官操着合肥腔：“籽(机)关枪籽关枪，打！”

敌机关枪哒哒响，找不到目标，瞎打一气。

小梅急跑，跑了一程，转回头看看，枪声越来越远。原来是双根叔为了掩护她，把敌人引走了。

雨，越来越大。

雨大，没关系，反正刚才洒水时全身已经透湿了。倒是这脚下的烂泥，又滑又粘。又滑又粘怕什么？难道这就能挡住我冲出去山去找到解放军为爹妈报仇？她带着对敌人的炽烈仇恨，照着双根叔指的方向，不顾一切地朝前继续跑着，跑着。突然，一脚跳空，身子一栽，滚下坡去……

狂风暴雨，持续不停。

等到小梅睁开眼睛来，天已经大亮了。她觉得浑身无力，面对雨天躺着，让雨点打着。她试试手脚，都听话，便用力坐了起来。夜里滚下坡来，大概脑袋跌晕了，被这雨水浇着，已清醒多了，只是手脚有些沉重。她急切想找双根叔，猛地立起来，四面环顾。

天空，仍阴沉沉的，一道道倾斜的雨柱，象射箭一样打到地面上，周围，一片白茫茫。对面山脚下，模模糊糊有几幢茅屋，是不是孙家老屋？

小梅心里急得慌，找不到双根叔怎么办？到处是敌人，又不好喊叫，上哪儿去找？这怎么办呢？心，急剧地跳着，眼圈儿湿了。不，小梅才不哭哩，我要学双根叔，他说情况紧急时要象大象一样沉着老练。对了，我应该爬到高坡上去，站着，说不定双根叔会望见我的。刚要拍步，忽然听到双根叔的声音：

“小梅！”他象一下拨开了雨帘突然来到面前。

“双根叔！”小梅高兴极了！

“敌人被我牵着鼻子撞来撞去，闹腾了半夜，哈哈，够这

些鬼东西们受的！走，我们出山啦！不过，小梅子，你可要坚持一下，放开大步，速度要快！因为猪头师爷今天一亮就冒雨向北开去，我这次进山摸敌人动向的任务完成了，要快些回部队报告情况。”

小梅到这时才明白双根叔的任务是什么，她想，双根叔多勇敢多机智，多令人崇敬呀，要是以后常跟他在一起，能很好地向他学习，一道消灭敌人，有多好！

雨水变成大大小小的水流，从山坡上，梯田里，伴着粗大的雨点流下来，发出一片哗哗声。

小梅紧跟在双根叔身后，一溜小跑，心，在欢跳着，高兴中又很焦急，到了游击队，就可以很快见到解放军，找到哥哥吧！

小女兵

游击队的同志听说从大别山区来了位小姑娘。霎时间将屋子挤得满满的，男同志女同志，叔叔阿姨，七嘴八舌，议论开来：

“这丫儿从敌人封锁线里冲出来，真行！”

“好个勇敢的丫儿，这趟路程下来，不容易！”

这时，从屋外进来位大姐，二十岁左右年纪，只见她，红润的脸蛋儿，齐耳的短发，双眼总是含着笑意，腰上扎着皮带，还挂着手枪哩。她凑近来，搂着小梅的肩头，提醒大家说：“同志们，小客人路上累啦！再说，也该换换衣服罗。”

到这时大家才把注意力集中到小姑娘模样和衣着上，只见她苍白的小脸上几道伤痕，发辫散乱开来，衣服这儿那儿挂破了，裤腿儿更是一缕缕的了。

“对，对！淮英同志，你就作全权代表吧，替我们先给这小姑娘整整装，快让她好好休息。”男队员们齐声说。

“淮英！我们来帮助你。”女同志们说说笑笑，不肯离去。

小梅这时才定下神来，把屋里的人看了个仔细。这一



看，感到分外奇怪：游击队里这些阿姨大姐们，怎么穿戴这样不同呀。使小梅特别惊奇的是坐在侧面长凳上那位大姐，约二十五、六岁，细长的个儿，身着天蓝色旗袍，她既不穿草鞋，也不穿布鞋，穿一双乳色皮鞋，还烫了发，涂了胭脂，香水味一阵阵地往别人鼻子里钻。小梅怪不舒服地看了她几眼。淮英露出了小姑娘的心情，凑到她耳朵上小声说：“别把她当‘阔小姐’。她叫郝淑琴，我们游击队里的侦察员，现在就要进城去。”

噢，真怪！游击队怎么还和城里打交道？

淮英见她睡着好奇的眼睛，又低声告诉说：“淑琴大姐过去是个学生，抗战时就参加了革命。她的工作，以后你就

会清楚的。”

下面的“议程”是有关小梅的整装问题了。淮英姐手拿剪刀，等待大家提“合理化建议”。

淑琴姐的意见是：小姑娘的发式应剪成象新四军女同志那样——两面鬓发齐耳，后面的头发短短的。一提这种发式大家都很熟悉，这是部队女同志为了便于戴军帽的一种发型，美观大方。

一位胖阿姨的意见恰恰相反，她主张剪成“五四”运动时期女学生的那种“童发式”。

“还有什么建议？”淮英姐充分发扬民主。

下面的意见各式各样，有主张留长辫，有主张干脆剪短些利索干净，因为是小姑娘嘛。

最后，由淮英姐来“集中”了，只听剪刀咔嚓咔嚓一阵响，把小梅的头发剪了个并肩齐。为什么剪成这样？淮英姐说，因为游击队会遇到各种情况，这种发式平时不碍手脚，紧急情况时又便于化装，譬如说，扎个小辫什么的。大家一听，齐声表示赞同。

淮英姐放下剪刀，又打来一盆温水，象理发师那样，将小梅的头发洗了个干干净净。跟着是一阵应接不暇：

“小妹，给你这件布褂儿。”

“丫儿，穿上这条蓝布裤，长了点，不碍事，卷起裤腿儿，很好嘛。”

“哟，怎么一只布鞋张了嘴，还光着一只脚哟，快把脚洗

洗，穿上这双布鞋！大了点，塞些棉花在里面，好穿！”

小梅站在地铺上，低头看看自己的新装，又望望周围关切自己的大姐、阿姨们，她想到几天来的遭遇，敌人的凶狂，亲人的惨死，今儿到了革命部队，得到了这样的温暖，悲喜交集，泪水顺着双颊流了下来！

淮英姐搂着她，轻声说：“小梅，别难过，你的事，双根同志都给我们说了，不止你一人有这个仇，还有千千万万人有这样的仇，我们是一定要报的！……好吧，咱们去问问教导员，下步你该怎么办？”

“我要当兵！”

“当兵？”游击队教导员程远，刚从外面执行任务回来，听说来了个山区的小姑娘，又仔细听了双根的汇报，便擦着汗一步步闯进来。他见面前这个小丫儿，大大方方站在那里，一双俊秀的眼睛亮灵灵，看那神态，稚气中颇有点倔强。虽然大襟布褂又宽又长，卷着长裤腿儿，但丝毫掩盖不了她是个敏捷、机灵、勇敢的小姑娘。教导员想，一个够格的小游击队员！

“这是教导员程远同志，”淮英姐介绍说。

小梅一看教导员，中等个儿，三十多岁年纪，黑红的长方脸盘，一双锐利的眼睛。他身穿对襟布褂儿，粗手大脚，很象个种田的大叔。再一看，哟，皮套里的驳壳枪，露出个长长的子弹梭子，简直象“小机关枪”哪。还持着一副望远镜哩。真是个大威武的指挥员！她忙上前一步，急切地说，

“教导员，把我送到解放军去当兵吧！”她没直接提出要找哥哥。她想，哥哥在解放军，只要到了解放军，一定会找到哥哥。

“要参加主力？这儿主力部队都到山东一带打仗去了。”

“那我也要！”

“太远，一时去不了，你就在这儿同我们一起战斗吧。”

小梅沉吟了一会儿，说：“也好，那就发给我一杆枪吧！”

教导员问：“要杆枪干什么呢？”

“杀敌人，为爹妈报仇呀！”

“为了杀敌人很好，可不能只为爹妈报仇，要为了天下的穷人报仇，要消灭一切反动派，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方面你经过学习、战斗，很快都会懂的。”教导员笑了笑，又说：“我们这儿的枪，暂时不发给小姑娘。”

小梅一阵紧张，吃惊地想：不给枪，是不是有点儿不想收我？主力去不了，山区不能回，怎么办？她挺挺胸脯，坚决要求说：“叔叔，收下我吧，我死也不离开游击队！”

教导员笑着说：“不是已经收下你啦？”

小梅喜得眼里闪着泪花：“准我当兵啦？”

教导员高兴地说：“从现在起，你已经是个小游击队员啦！”

小梅放心地笑了，跺着脚道：“那快发给我枪呀！让我去打敌人呀！”

教导员满意地笑了。许久以来，他就在考虑：游击队，

什么情况都会遇到的，需要给使用电台的淮英增加个好助手。今儿，跑来这个丫儿，父母亲全遭敌人杀害，对敌人有着深仇大恨，一定能很快地学会掌握收发报技术，是个很理想的小女兵！便说：“淮英同志，把她交给你当助手吧，我看很合适，你再考考看。”又对小梅说，“你的任务也是消灭敌人，具体的嘛，淮英同志会告评你的。”

小梅晃着肩膀说：“我现在就要任务！”教导员笑道：“好！分配你这两天的任务是：睡觉——吃饭，吃饭——睡觉！好好休息！”说得同志们哈哈大笑起来。

教导员又对小梅指点了一番，就走出屋去了。

小梅想：真是个好首长，对我比亲人还亲！尽管她受了几天折磨，弄得精疲力尽，但此刻没有一点倦意。她极度兴奋的脑袋，又在思考教导员叫淮英姐考自己的事儿。怎么考法？考什么？小梅忙把脚尖踮起来，心想：自己比枪高不了多少，能考及格吗？

淮英姐催她说：“一路上累坏了，快休息吧。双根同志说，出山时你掉下坡去，身上有伤吗？”

小梅说：“没有，没有，哪儿也没伤着。”

“那就去睡觉。”淮英姐命令说，并拉着她的手。

“睡多久？”

“一直睡到不想睡了为止。”

小梅没办法，只好衣服贴帖到地铺上。但心里却一个劲翻腾，没发枪，要考试！小游击队员……我才不睡哩。

闭眼我就起来，就起来……她心里念叨着，可是不知不觉地睡过去了。

也不知究竟睡了多长时间，等到小梅一骨碌爬起来时，天已经快黑了。她一个劲埋怨自己：该死，我怎么睡了这么久！四面看看，不见了淮英姐。忙离开地铺，向外间屋瞅，只听在对面屋里，有一阵阵鸟儿叫声。她随着声音走去，屋门半开着，往里一看，噢！只见淮英姐坐在桌前，桌上放个油布套裹着的木箱子。淮英姐头上戴着两个小黑碗一样的东西，紧紧扣在耳朵上，两手不停地转动着木箱上的一个圆圈的盘儿，小鸟儿的叫声就是从木箱里传出来的。嘻，木箱里为什么有鸟儿叫？

“摇！”淮英姐向墙角那儿作了个手势。

一阵嗡嗡响，小梅转头一看，愣了：哟！是双根叔坐在长板凳一样的铁架上，抓着一个物件身上的两个弯把儿，摇着。这物件就嗡嗡响。小梅想游击队里的新奇事真多！把这个物件摇得嗡嗡响干什么呢？双根叔又怎么到这儿来的呢？淮英姐在忙着按动桌上一个上下跳动的长柄圆头的东西，那木箱上一个比小闹钟还小的玩意儿里，有一根黑针，不停地左右摇晃着。小梅想起教导员说的“也是消灭敌人”就是指的这个吧？但马上又问自己：这样嗡嗡一响，呱呱一叫，坏蛋就能消灭吗？

末等小梅想出个头绪来，淮英姐忽然关闭了木箱，转过头来，发现是小梅，笑笑说：“睡够了？来，进来。”

小梅向双根叔笑笑，轻轻走进屋去。

双根叔立起身来，说要到院里去察看一下天线杆牢不牢，便走出屋去。

淮英姐告诉说：“教导员为了保证电台的安全，加强保卫，特地把神枪手、双枪将双根同志派来。双根同志保卫无线电台，又主动学会摇马达，为革命当一名摇机员！”

“无线电台好干什么用呀？”小梅第一次听到这个名称。“收发电报。”

小梅忙转动脑袋，好奇地端详着桌上的木箱，心想：怎么淮英姐把木箱关了里面还在响呢？

“你听到了什么？”淮英姐问。

“我听到了嗡嗡嗡嗡——”

淮英姐笑了，说：“耳朵还挺灵！”说着又指指木箱后面，“看！”

小梅侧头一看，原来是只老怀表，在嗡嗡嗡嗡跑着。

“你再听听院里什么响？”淮英姐问。

“牛嚼草。”

淮英姐摸着她的脖子，高兴地说：“你这耳朵听得真远。”作为一个报务员，听觉灵敏是重要的条件，但更重要的，是小梅有着很深的阶级仇恨，不怕苦，不怕死，敢于和敌人斗到底。淮英姐充满信心地想：眼前这个可爱的小姑娘，一定能很快地锻炼成为优秀的报务员的。

淮英姐的喜悦，小梅并不理解，她现在想的不是耳朵

这样的小事儿，而是淮英姐究竟什么时候考试？考什么？于她是她急不可待地问：“淮英姐，什么时候考我呀？”

淮英姐笑着说：“已经考过了。”

“考过了？什么时候考过了？”

“刚才。”

小梅好生奇怪：这儿考试，不考个儿高低，也不考劲儿大小，而是考耳朵！哟！真险！早知道我就可以在这耳朵上作准备！可是耳朵又怎么准备呢？嘻！于是又问：

“不发枪要干这个吗？”她指指无线电台。

“是呀！”淮英姐说，“游击队的枪，是发给短枪班，冲锋枪班，机枪班的。你年龄小，可学着使用我的小手枪，当前首先学习打电报，好吗？”

“好！我就在游击队电台当个小女兵！”小梅想了想，说：“那么我就不去主力部队了，也不找哥哥啦。”

“你哥哥在哪？”淮英姐认真地问她。

“在解放军，马团长那个部队。”

“哪个马团长？”

“是我哥哥他们的首长，叫马坤。还在我家住过一天哩。”

淮英姐点点头说：“噢，马坤同志，很巧，我也认识，抗战时他是我们的团长，现在是纵队参谋长了。”

小梅忙问：“那你一定知道他们在哪儿了？”

淮英姐摇摇头说：“他们都到山东一带打国民党反动派

去了。咱们解放军打的是运动战，今东明西，如果你自个儿去找，那是难得找到他们的。你就安心在这儿搞报务工作吧。”

小梅点点头，望着这新奇的木箱子说：“这电报是怎么打法呀？”

“你看，戴在头上的，这叫耳机。插耳机的这个木箱叫收、发报机。那个有着弯把儿的，叫手摇马达，用它来发电，供发报机发报用。”淮英姐指着窗上的电线，“这是天线，把电波从这儿送出去。这一些，合起来，就是无线电台。”她拉小梅在凳上坐下来，又说，“别看两根不长的电线，可它能同几百里、几千里外的地方发生联系。这收报机呢，可以听到很远地方发来的电报。”

“电报怎么才能打出去？”

“你刚才看到我按动的这个上下跳动的东西，叫电键。把这电键按得一轻一重，发报机就发出一长一短的电波信号。对方电台抄下这长长短短的电波信号，就是电码。一组合的电码，就成了电报。”

“怎么才能听到远方发来的电报呢？”

淮英姐想了想说：“小梅，我问你，你为什么能听到我说话呀？”

“嘻嘻，我不是有两只耳朵吗！”

“对了。我们每人耳朵里有耳膜。电波进了收报机，变成鸟叫一样声音的电报信号，它振动着耳膜，只要耳膜和听

觉神经都正常，只要知道这嘀嘀嗒嗒的电报信号该怎样记录，就可以抄成一组组的电码，这就是电报。”

“可这电报能打坏蛋吗？”她急忙问。

“能。”淮英姐告诉她：“无线电报，对革命的作用大着哩。它象神经一样，把指挥机关和下属部队、把前方和后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首长的指示，作战命令，重要决定，都可以通过电报来上传下达。兄弟部队之间，相隔几百里，几千里，都可随时取得联系。所以说无线电是‘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无线电可以用明码广播新闻，延安党中央那儿，有个新华社广播电台，就是用明码电报，将解放区、蒋管区以及世界上的大事情拍出来，各解放区的新闻电台抄下这些明码电报，译成新闻，登在报纸上，大家就可知道天下大事了。我们游击队的无线电台任务还有点特殊性，就是把侦察到的敌人战略情报，随时发给纵队部，这对主力部队完成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是很有用的。”

干电台工作竟这么重要，小梅高兴极了。

奇妙的音响

一张低矮的小方桌上，放着练习拍发电码的振荡器^①，小梅学着淮英姐那样的拍发姿势，用力一按电键，振荡器里的小喇叭就发出长长的“啾啾——”声，轻轻一按，便是短促的“啾啾”声。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拍出的有“点”有“划”的电报信号。这时的小梅，象第一次进小学那样，小脸兴奋得红彤彤的，又紧张又激动，心，一个劲儿怦怦跳哩。

淮英姐坐在一旁，仔细地听着、听着。她惊喜地发现，小梅初学拍发的点点划划，干脆有力，象钢琴家在音键上弹出来的音符，十分悦耳。她忙看看小梅的右手，小手指头粗粗的，这是从小挥舞砍柴刀或锄头的小手，所以使她的手指粗短有力，按动电键才这样象钢锤打在铁砧上，叮咚脆响。不过，淮英姐也同时发现，小梅的手腕还缺少按动电键时必需的那种“弹力”，手腕不柔软，是难以加快拍发速度的。于是便叫小梅暂停按电键，先练手腕的柔劲和弹力。

^① 振荡器，是一种只发声不发射电波的练习抄收、拍发电报的专用工具。

“来，把手放到桌沿上。”淮英姐做着示范动作，“对，拍手腕，落手腕，抬，落，拍，落……就这样练下去。”

小梅的手腕在桌边上一上一下、一起一落的颤动着……

这时，房东孙大妈正带着她刚会走路的小孙子，从一旁走过，见这情景，象是自言自语地说：“这小姐姐八成是在学着练手劲用刀吧。”

小梅笑着说：“大妈，对啦，我在练使刀的腕力，要斩老狼哩。”

大妈的小孙子舞着双手，欢跳着，唧唧喳喳说着什么，好象在说：“我长大了也斩老狼！”

这天晚上，小梅感到手腕挺疼，这才知道练手腕的弹力，并不比砍柴抡锄头轻呢。接下去练了几天，小梅的手腕红肿起来，但她不让淮



英姐知道，其实淮英姐早看眼里啦。淮英姐刚学收发报时，也曾经历了这样苦练的过程。她鼓励小梅说：

“抗战时期，教导员程远在江南水网地

带作战，为了活动方便，便练习跳河沟。一次次掉下水，手擦破了皮，战胜了许多困难。他练呀练，练出了很高的跳越本领。一次，他带着侦察员执行任务遇到了紧急情况，丈多宽的河沟挡在前面，他一个箭步就跳过去了。……”

小梅听了，领悟到要为革命学会一种本领，非苦练一番不可。便暗暗下定了决心，忍住疼痛，认真地练起来。一共练了十多天，小梅发觉自己的手腕真的变得有弹性了，再按动电键，就可以拍出一串匀称的点子，清清爽爽，清晰可辨，干脆有力，象无数的钢珠落到瓷盘上一样，挺悦耳动听哩。小梅笑了。

淮英姐也很高兴，只见振荡器上的小喇叭，随着小梅手腕的抖动，象捅开堵塞的小河，清清的流水，哗哗涌流。小梅越拍越快，越快越拍，她觉得这是有生以来最愉快的时刻。淮英姐忽然摆手要她停下来，说：“发电报要有基本功，你拍电报的指力和腕力都未定型，要稳步前进。等指力和腕力都练得坚实有力了再逐步加快。”

小梅点点头。自己未练好基本功前，是不应只贪快，对，稳步前进！

淮英姐继续说：“去年冬天，有次战斗中，我们捉住一个敌人的报务员，他装着可怜相说，‘放了我吧，以后我再也不干这种军事电台给国民党卖命了。我技术高超，可以到那些商船、远洋船舶上去做事。’我们听他说什么‘技术高超’，想考考他，就搬出个振荡器来，要他发发报。这家伙拍得点

划不清，拖泥带水，简直象狗吃糍稀——里里拉拉。同志们忍不住笑了。他哭丧着脸说，‘兄弟那边的报务员，都是这‘种手法’，他再也不敢说‘技术高超’了。”淮英姐加重语气说，“小梅，记住，从敌人这个报务员身上，我们不但要看到他们的腐朽本质，还要引为教训；我们为革命学发电报，一定要严格要求，首先把基本功认真练好，才能熟练地掌握好这门技术，很好地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小梅点头表示记住了这些话。

“来，休息一下，我教你唱个报务员的歌。”说着，便教唱起来：

红色电波哟，穿云破雾冲云霄。
嗵嗵嗵嗵哟，炮火声中传捷报……

小梅很快就学会了，唱得很准确。淮英姐满意地想，这小姑娘学什么都上心。小梅也在想，淮英姐唱歌真好听。但她对歌词的意思不大明白，问道：“炮火中怎么传捷报？”

淮英姐说：“你刚来，还没参加过战斗，以后，你会知道的。要当个红色报务员，就要雷打不动，虫咬不动，还要炮轰不动！”

小梅瞪大眼睛望着淮英姐的脸，这又是个新鲜问题，怎么雷打、炮轰都不动？干电台，还能和雷打交道？……她刚想问仔细，同对方电台联络的时间到了。

开机工作，淮英姐面对着收报机收听。小梅坐在一旁，

戴着耳机学听。

耳机里出现了小梅想象不到的音响世界：各种电台的信号声，似乎是风光明媚的春天百鸟在争鸣，有的，如同那半空展翅飞翔的老角鸟的欢唱声，清脆悦耳；有的宛如枝头上的金翅儿，啾啾低唱；还有的象被鹰鹞扑捉侥幸脱险的惊鸟，尖声嘶叫，没命的惊呼。突然，一个沙哑的破锣似的声音，破坏了“鸟”鸣，使她耳朵里灌满了嗡嗡声。嗡嗡声中又冒出另一个强力电台的信号，象喇叭，咕咕嘎嘎，又似鸭叫，唧唧呼，吵得小梅停下手中的铅笔，不知究竟该怎么对付。

一阵嘈杂声过去后，耳机里剩下原先那个电台的信号，它就是在相互联络的纵队部电台，早已开始在拍发电码。小梅忙跟着淮英姐一起抄收收起来。

咕咕咕，咕噜，咕噜噜。

这咕噜声不断，从哪儿来的？小梅挪动了下耳机的位置，还是在咕噜。真讨厌！整行整行的电码都被它给咕噜掉了，漏抄了！小梅寻声一瞧，原来那外屋梁头上有窝小鸽子，正张着嘴，在咕咕咕叫唤。它们的妈妈——一只灰翅、紫红脖颈的老鸽正在喂食。小梅一看气坏了，立刻拿出攀崖的本领往屋梁上爬，她要把老鸽子和小鸽子都整治整治。但刚上了一半，就听淮英姐叫她：“小梅，下来！”小梅只好顺从地下来了。淮英姐拍了拍她爬梁时衣服上沾的灰尘，说：“不要拘掉那窝小鸽。我们把电台搬到这儿来，正因为要听这老小鸽子咕咕噜叫哩。”

“那是为啥？”小梅很惊异。

“当报务员，就要学会听各种音响，才能练出真本领。”淮英姐解释说。

小梅撅着嘴叫道：“这些死鸽子咕咕噜叫，把我要抄收的信号给吵得都听不见啦！”

淮英姐笑了：“你要收听的电台信号，一直在响，为什么听不到了呢？这就说明你本领还没到家，还要很好地练，这些鸽子咕咕噜，正好帮助你从难从严练，练出能在万般吵闹的音响世界中，也能收听到你所需要的那个声音。”

“哟！这倒是真的哩！”小梅立刻消除了对鸽子的恶感，充满信心地说，“我一定刻苦练，坚决做到！”

淮英姐点点头，满意地回屋里去了。

教导员程远在对面屋向小梅招手。小梅忙跑进队部。教导员叫她在长板凳上坐下来，自己也坐了，一手抚在小梅的肩上说：“刚才，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你可要好好向淮英同志学习，学习她的革命精神，学到她那种本领。”接着，给小梅讲了一个故事：三年前，现在的纵队参谋长当时的团长马坤同志，交给我们游击队一个任务，要到日伪和我们拉锯的一个个小镇上，安一个秘密电台，监视城里的敌人，时时刻刻握敌人的“清剿”动向。报务员就是淮英同志。我们在地方同志帮助下，把电台架在一家油坊的二层小楼上。嘿！那个工作环境真是嘈杂。楼下榨油的大锤咚咚响，震得小楼直颤抖。左邻是轧花厂的嗡嗡声，右邻是铁匠铺的叮当声。敌

人常到那个油坊去，时刻都有危险，可淮英同志临危不惧，她经常倒以上述吵闹声作掩护，及时地很好地完成了收、发报任务。

故事讲完了，教导员又说：“小梅同志，要知道，淮英同志所以能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完成任务，主要是她有一颗对党对革命忠诚的火热的心，使她忘记了危险。尽管大锤震响，铁锤叮当，轧花机嗡嗡，却打不断她的思路，干扰不了她的思想。在我们部队里，那些百发百中的神枪手，他们所以练出那套出色的杀敌本领，就因为他们都有一颗全心全意为革命的红心，懂吗？”

小梅一直专心地默默听着，领会地说：“懂，都懂。”

“懂就好！”教导员高兴地说，“当前，我们这支游击队的任务是休整。你要抓紧这段难得的时间，学会收、发报技术，争取早日能上机独立工作。”

小梅满怀信心地答应：“是！”接着就跑回报务房。淮英姐已联络完毕，正关上报机，见她回来了，关切地问：

“教导员和你说什么啦？”

“要我向你学习！”

“学我？我有什么好学习的？”

“有！多得很哩，你当我不知道哇？你在边沿区小镇上那个油坊小楼上收发电报……”小梅给淮英姐讲起故事来啦，待讲完了，又拿到淮英姐身上问：“后来呢？快告诉我，后来呢？”

淮英姐一笑：“这丫儿！后来，有一天我正在小楼上收听，突然间，收报机里发出喂喂两声尖叫，我忙关了机器。你猜是怎么回事？原来是敌人在附近侦察、偷听，敌人的收报机对上了我们所收听的波长，才发出那种尖叫。敌人已经发现了目标，为了安全，我们立即转移了。”

哟！这真新奇！

新奇的事多着哩。未等小梅把淮英姐刚才说的事想完，又一桩新奇事来到面前，淮英姐正式开始发报，空中一阵隆隆响，敌机来了。

“两架‘小流氓’。”双根叔大声报告说。

淮英姐不再理睬敌机，一气把报拍发完毕，才说：“P51式，是美式战斗机。这种‘小流氓’飞得低，来得快，专爱低空扫射。不过，它象个没头苍蝇，到处瞎撞一阵，只会打打机关炮，丢丢炸弹，一阵子过去就完了。若是那种高空飞过的‘空中狐狸’就要当心，表面看它没有‘小流氓’那么凶，却能侦听电台，被它发现了，召来了轰炸机，一阵炸弹下来可不得了。这种东西，狡猾得很！”

小梅望着淮英姐的脸，入神地倾听着。

在联络后的空隙时间中，淮英姐转动着收报机的波长刻度盘，一个个信号声在响。她告诉小梅说：“这个电台信号很强，可能是海上的船舶电台，对！你听，他在拍SOS，这是紧急求援的信号。这部电台所在的轮船，大概遇险要沉了，它在呼救哩。听！这另一个信号，嗯，发报啦，注意，没听到

这发报电台的对方电台信号吧？他们双方不使用同一个波长，所以一般只能听到一方的电台，那一个，同时就听不到。这样的电台，都是机密电台。这个家伙，还可能是敌人的特务电台在互相联络哩。要想同时抓到他们俩，可不容易。”

收报机的被长刻度盘在淮英姐手里不停地转动，一个比较响的信号出现，淮英姐厌恶地说：“这是国民党的‘中央社’电台，是个牛皮大王电台，专门吹牛。昨天我抄了它一段明码广播，明明是在苏中七战七捷，歼灭了它六个旅、五个交通警察大队，它却硬吹他们国民党打了个‘大胜仗’，什么‘国军有力机群将共军摧毁’，什么‘俘敌万人’，真不知羞耻！有人说，能教会一只狗不吃屎，不能使‘中央社’不造谣。这话道出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腐朽本质。注意！听，这牛皮大王电台拍发的电码，点、划不清，油腔滑调，同我们捉的那个国民党军队的报务员一路货色。”

小梅兴奋极了，原来这收报机里，还有这么多的名堂！淮英姐又说：“我们捉敌人的电台，敌人也千方百计找我们的电台，所以我们每次联络、通报，要力求在几分钟内完成，不准在机上罗罗唆唆，不准随便和对方对话拉客套。记住，这是通报纪律！”

小梅点点头，表示明白了。

时间，在一天天紧张的学习中过去了。

满怀阶级仇恨的小梅，收、发报技术提高得很快。在淮英姐的帮助下，不但能初步的进行通报，还掌握了一些应付

紧急情况常识和技能。

这天，黄昏到来后，蚊子成群地钻进报务房小屋来嗡嗡着。小梅一看，几只长脚蚊一齐叮到淮英姐的腿上、手臂上，没命地吸血，同时感到自己的腿也象针刺一样又痒又痛。如果在平时，随手就可以将蚊子打死，但小梅忍住这钻心的痒痛，手，不停地抄着电码。两腿，一动不动。她知道，如果自己轻轻挪动一下腿脚，甚至只要双脚稍一离开地面，收报机里的电报信号便跟着变了调，就要漏掉正在抄收的电码。她牢记：每个小电码都是电文的组成部分。一个小电码抄收的准确与否，都可能直接关系到首长的命令、指示，或敌情的关键情节等。她忍耐着钻心的痒痛，额上沁出汗珠，仍命令自己：向淮英姐崇高的革命精神学习！锻炼自己顽强的革命毅力，专心致志，保证坚决准确抄收！

痒痛难忍的几分钟，终于胜利地过去了，她和淮英姐一样，都准确地抄下了电文。

淮英姐摘下耳机后，忙伸手抓着小梅的胳膊，又看看她的腿，只见都落下一块块红疹斑，心疼地笑笑说：

“好一个小丫儿！”

天空压得低低的，暴雨之前，闷热难当。她们又开始了收听。

小梅忽然发现，这小小的耳机里，竟是一个庞大的极其吵杂的世界。一种使她难以忍受的震耳欲聋的喀嚓声，就象谁在用两块破铁皮互相用力摩擦，使人听了心烦。

“这是雷电干扰！”淮英姐告诉她。

每当雷声打闪时，这管讨厌的喀嚓声便一阵阵地炸耳膜。喀嚓声开始时还是断断续续的，后来，象破铁皮在不停地摩擦，突然，一阵猛烈的喀嚓响，简直象要把耳机给炸裂开来。跟着是一声炸雷响，这惊人的炸响象要把天空给撕裂，把大地给轰塌！顿时，风雨大作。从窗户拉出去架在木杆上的天线，不停地摇动，雨水顺着天线从窗棂处流进来。

“纵队电台有重要通知发给我们，”淮英姐兴奋地作了个手势，双根叔立即摇动马达向发报机供应电流，手摇马达嗡嗡响起来。

闪亮，瞬间即逝的闪亮，一道道，一阵阵。远方的闷雷，近处的响雷，彼伏此起，好象一齐来向游击队电台凑热闹！

淮英姐知道，在这样的天气里收听，是随时都有危险的，一个炸雷“光临”，就可能震聋了耳朵！想到这里，她用命令的口气说：

“小梅！下机去削几枝铅笔来。”

小梅立刻明白了淮英姐的心意，两人面前都放着好几枝削得尖尖的铅笔，还要去削铅笔干啥？这明明是怕我出危险哩。不，我也要坚决跟淮英姐一样，坚守战斗岗位，越在危险的情况下收听，越是锻炼自己的好时刻哩。想到这，她感激地向淮英姐摇摇头，笑笑，表示坚决不离开。

淮英姐焦急又高兴地想：简直是个刀山火海都不在乎的犟丫儿！

小梅见淮英姐焦急的样子，又摇摇头，意思是：别脑袋厚嘴唇猪头了，弹我都不睬它，雷电算啥。

窗外的天空，突然闪过一阵耀眼的白光，一个大火球顺着天线滚了进来，这预示着猛烈的炸雷瞬息间就要在报务房内炸裂！就在这千钧一发时刻，教导员一步抢进来将她们二人头上的耳机摘掉，几乎在这同时，淮英姐敏捷地拔掉了收报机上的天线，小梅神速地按下发报机上的天线，使得火星没再往跟前滚，就在窗台处炸响了。小屋，桌凳，和每个人都象一齐跳离了地面又沉到地底下去。

淮英姐笑着，埋怨说：“叫你离开，就是不肯，瞧，多险！”

小梅说：“这儿，就是我的杀敌战场，战斗未结束，怎好离开！”

程远和淮英姐一齐笑了。

程远称赞说：“嗯，小梅子无所畏惧，很好！干革命，就是要有一股劲头。”他转向淮英姐，“不过，淮英同志，还是要注意安全呀。”

淮英姐说：“不要紧，我们报务员就是要常常和闪电炸雷打交道。”说着，忙拿起耳机来。这时，天空中的雷电已经远了，小梅迅速插好天线，和淮英姐一起，又继续投入新的战斗。

雨过天晴。小小报务房里，响着嗡嗡啾啾的电报信号声。

天天向上

小梅的时间，是在嘀嘀嗒嗒声中飞快过去的。

这天一大早，双方联络完毕。

淮英姐仍然转动着收报机上的波长刻度盘，一个微弱的电台信号，在耳机里轻声轻气的低语着，如同病重的小鸟有气无力的歌喉，你要不注意，很可能听不到它。

“这是个远方电台，电力很小。过去，特别是抗战时期，物资困难，双方离得又远，我们经常和这种‘小不点’电台联络，要特别留心，一不注意就会失掉联系，甚至几天都呼叫不到。”淮英姐说，“你听，它发报啦。来，你把它的电报全部抄下来。”

小梅首次接受这种任务，虽然这个电台不一定是我军的，抄下的电报也不知它说些啥，但这是淮英姐的命令，她愉快地执行了。

微弱的电台信号开始时忽高忽低，后来，渐渐弱下去，几乎要消失了，等你抄下几组电码后它才又慢慢变清晰了。据情况分析，这个电台不是遇到大风，天线受到影响，就是摇机员摇得忽快忽慢，手摇马达发出的电流不稳。

过了一会儿，似乎好了些，点、划，也变得清清楚楚了，

但声音仍然很低。正在这时，窗外传来了教导员程远的命令：

“立正！向左转，成刺杀队形，散开！”

淮英姐向窗外的教导员笑笑，非常满意他的“配合行动”。

这可苦了小梅啦。

“防左刺——”

“杀——！”

步枪班的几个队员，亮开大嗓门，冲着窗口，一声喊杀，简直要把小屋顶给冲到半空去似的。

小梅手中的铅笔不停地刻着。

“防右刺——”

“杀——！”

嗨！这一声杀来得更响，粗犷的噪音钻进耳机，象要把电台信号给轰跑。

“一步前进！两步前进！”

“一步后退，两步后退，前进！”

“连续三枪刺！”

“杀！杀！杀！”

小梅在一片杀声中准确地抄收完毕，教导员的刺杀操练也同时结束。

淮英姐拿过抄下来的电码一看，笑道：“在同志们大操门练杀声中抄成这样，很不容易。”

小梅刚才精力太集中了，到这时还冒着汗，耳边好像那

“小不点”电台的信号还在嘀嗒着。

晚饭后，全体集合，听教导员程远作整训工作总结报告。接着便是文娱晚会。

游击队员们自编自演，台下很热烈，台上很认真。淮英姐也上了台。她的女高音向来很受欢迎。这次她唱的正是教小梅唱的那首《红色报务员之歌》。

观众未等她唱完便爆发了热烈的掌声。小梅从雷动的掌声中，听到淮英姐唱的歌词和原来有点不一样，她等淮英姐回到自己身边，便说：“你刚才把‘炮火声中传捷报’，改成‘侦察联络立功劳’啦？”

淮英姐一听，顾不得歌词改的怎样，高兴地说：“你刚才在掌声中捕捉住我的声音，好！当报务员，应该培养这种习惯；在多种声音交错中跟踪一种，捉住它！”

她们本想再欣赏几个精彩节目，因为要开机工作，只好一起回到报务房里来。

深秋的晚风，顺着天线从窗洞中吹进小屋来，凉嗖嗖的，好象告诉人说：冬天快要来了。

“我们就要出发啦。”淮英姐说，“我们在这一带住了几个月。这一带，抗战时曾是新四军根据地，后来，敌人几次占领，都未能长期站住脚。所以，这里的群众基础很好。下一步，我们要离开这儿，接近铁路线上的城市。我们这支游击队的任务，要同蒋介石的一只看门恶狗打交道了。”

和纵队联络又开始了。

纵队电台表示有一份加急电报要拍发，淮英姐忽然把电报纸往小梅面前一推，命令说：“小梅同志，把这份电抄下来。”

早晨收听的那个微弱的信号，毕竟是一种练习。现在，这是主力部队、上级指挥机关发来的急电，每个小小的电码都是十分重要的，能否一个不漏地全抄下来呢？小梅望着淮英姐的脸，那神情对自己是很期待的，挺信任的，便毅然地双手接过耳机，对着收、发报机的正面，稳稳地坐着收听起来。淮英姐则坐在一旁，戴上小梅练习抄收的耳机。

小梅左手轻轻转动收报机的音量调节器，右手的铅笔在纸上沙沙响着。

一个喇叭似的声音；突然冒出来，咕嘎咕嘎一阵吵闹，它没能吵掉小梅的电码。坐在一旁只听不抄的淮英姐，暗暗高兴地说：“好！闯过了一关！”

小梅凝神地继续收听，再有一分钟就可全部抄完了，可耳机里突然出现了另一个相似的电台，声音、拍发的速度，几乎是一模一样！在这以前，小梅遇到的干扰，声音有粗有细，有强有弱，有急有慢，总可以用力加以区别，捉住要抄的那个声音，把电码抄下来。现在这两个信号搅合到一块儿，如同两架钢琴同时弹着一个音符，真叫人太难区别了！

“捉住它！”淮英姐的声音在小梅耳边回响，她侧着头，略把收报机的调节器转了转，在两个电台的“二人合唱”中，仔细地辨别着。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漏抄了几组电码，可以

要求对方重复拍发。但加急电报，时间要求特别严格，对报务员来说，这时间即便耽误了一秒，也都是不能允许的。

小梅竭尽全力，跟踪着纵队电台，迅即发现闯进来的狡猾家伙，虽然它的音调和我们纵队的极象，但它的节拍却稍稍慢一丁点儿，还象做贼心虚一样，有点儿颤抖。小梅按时抄收完毕，一个小电码也没漏掉，淮英姐心里更加高兴，这小丫又胜利地闯过第二关。

小梅激动地扑到淮英姐怀里，完成任务后的兴奋，使她的小脸红彤彤的。她双手搭到淮英姐肩膀上，望着淮英姐俊秀的脸，欢乐的泪花挂在眼角上。她觉得此刻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这个大别山的小丫儿，以前只会手拿砍柴刀矿柴，提着竹篮挖笋，虽然我能爬崖翻岭，可作梦也没想到，山区小姑娘的手能抄下电报来！淮英姐啊淮英姐，你听，我现在这颗心跳得多欢！参军前，我哩哩啦啦只读了两年书，连个 ABCD 是什么样子都没见过。是你，把着手教会了我抄收无线电报，所以才有今天的幸福，才能为人民做一点工作。……

这些话，小梅虽然没有说出来，可淮英姐最了解小梅的¹心。她以同样兴奋的心情抚摸着小梅的头发，微笑着，替小梅拭去兴奋的泪水和额上的小汗珠。她不由地想起了一九四一年的一天，当自己独立抄下了一份加急电报时，那心情正象现在的小梅一样兴奋、激动。所不同的是，那是一份打鬼子准备反扫荡的命令。今天这份电报内容，尽管还不



知道，但一定是一份重要的军事部署或命令，这与本地区各游击队如何保证主力部队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关系极大，直接关系到毛主席、党中央战略部署的贯彻执行。

淮英姐瞧着小梅兴奋的脸蛋，想起了自己干报务工作以来的战斗历程，这几年来变化多大呀；一九四一年一次战斗中，那位老报务员身负重伤，从那以后，自己承担了电台的全部工作。今天，又一个小女报务员，象刚出巢的小鹰展翅飞翔了！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锻炼了和造就了多少小英雄姐妹、小英雄兄弟啊！

激动、兴奋，使小梅禁不住欢乐地拍着手说：“淮英姐，我懂啦；消灭敌人的武器有各种各样，电台，确实是个重要武器，在首长、同志们和姐姐的帮助下，我才学会用这个武器打击敌人。革命，把我这个大山里的小丫儿变成了小战士啦，我一定坚决革命到底！”

淮英姐鼓励说：“只要继续努力，你一定可以成为一名够格的出色的报务员！”

小梅忽然想到，和淮英姐相处这样久了，还不知道淮英姐的经历呢，便问道：

“淮英姐，你是什么时候学习报务工作的？”

淮英姐想了想说：“一九四〇年。我也跟你这么大，从资本家的工厂里跑出来，参加了新四军。因为喜欢唱歌，开始被分配到文工团。我是多么热爱我的工作啊，可是，一位首长，就是现在的纵队参谋长马坤同志，有一天晚上对我

说：‘小淮英，到无线电训练班去吧。去学会用电报信号唱歌吧。’当时我不知无线电是啥东西，也不愿离开文工团。大姐们对我说：‘小妹，去吧，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你就偷快的去吧。’”淮英姐说到这，笑了笑，“我本想为革命演戏唱歌，可一个晚上，又成了无线电台的一名新兵。小梅，你也有点象我哩，本想去主力部队找哥哥，当解放军的小女兵，没想到当了游击队里的小报务员啦。”

二人一齐笑了。

淮英姐接着说：“后来，我慢慢懂了，革命工作的需要，就是自己的志愿。”她把小梅的衣领拉好，“小梅，刚才你说要坚决革命到底，你有没有想过，怎样把革命革到底？你会使用无线电这个武器，武器可要人的思想来指挥。什么思想？共产主义思想。电台，是革命的‘千里眼’、‘顺风耳’，重要得很。要想把这个武器使用好，就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对党对人民无限的忠诚，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小梅，只有心红才能眼亮，只有刻苦地学习、实践，才能熟练地掌握这个武器，当一个有觉悟有本领的小女兵！”

小梅把胸一挺：“我一定努力提高觉悟，学成一个够格的报务员！当个有觉悟有本领的小女兵！”

淮英姐高兴地说：“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华东各主力部队在苏中七战七捷后，正大踏步北上山东。估计，不久在山东战场上要打个大胜仗！说不定，你哥哥也要参加哩。”

小梅很羡慕哥哥，心里想：哥哥能够在前方参加打大

仗，多好啊！你现在在哪儿，也象双根叔那样使两支驳壳枪吗？

从驳壳枪，小梅想到了自己还未学会使用小手枪哩。第二天一早，她跟淮英姐一起学习了毛主席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教导后，把淮英姐的小手枪从皮套里抽出来，跑到庄头上，练起瞄准来。正练着，双根叔走过来，给她作着示范，一边说：“这打枪，和你打电报可是两码劲，打电报手腕要柔，打枪，手腕要硬，射击时还要自然屏气才能打得准。瞧，这样练——”

小梅照着双根叔的指点，把树上一个老鸦窝，当作那个杀害自己亲人的坏家伙的圆脑壳，微闭起一只眼，认真地仇恨地朝它瞄着，不时地从嘴里发出：“叭！”“叭！”

双根叔回到住院，帮房东大娘挑满了一缸水，又回到庄头来，见小梅还在举枪练瞄准，看样子挺累了，还在坚持着，便招呼道：“小梅！休息一下。”

“我不累！”

“那就——你先停会儿，我再给你说说。”

“好！”小梅高兴地跑过来了，两人坐在老槐树下鼓起的树根上。双根叔吸着烟说：“战斗中常常是炮火连天，子弹呜呜叫，只有那些为了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而不怕死的革命战士、共产党员，才能沉着战斗，枪也打得准。”

“共产党员？”小梅瞧着双根叔的脸问，“你一定是喽？”

双根叔点点头。

“教导员呢？”

“更是。”双根叔吐着烟说，“他是我们游击队党支部书记。”

“淮英姐呢？”

“她和教导员一起，抗战时就入党了。”

小梅迫不及待地问：“我也要加入党，行不？”

双根叔鼓励她说：“你的条件很好，到游击队后的表现挺不错，只要不断地天天向上，就一定会成为党员的。”

小梅听了双根叔的话，噙地站起来说道：“明白了！”她英武地提着小手枪，迎着东方升起的朝阳，眼里闪动着幸福和理想的光芒。

插进敌心脏



游击队员们，都在紧张地做着出发的准备，听说要长途行军，有的忙钉鞋扣儿，有的忙缝鞋带儿，

唯有小梅想：反正大布鞋塞棉花，不会跟脚的，自己是跑惯了山路的，还怕什么呢？到时候脱下大布鞋往挎包里一掖，光着脚丫子跑！

一阵说笑声，淮英姐和房东孙大妈走进来。淮英姐报告好消息：“小梅，大妈给你送‘装备’来啦！”

孙大妈提双崭新的布鞋，笑眯眯地走进来，弯腰就将小梅的大布鞋扯掉，不容分说把她带来的一双双新鞋给小梅穿上了，笑着说：“瞧，多合脚！丫儿，穿着大妈

做的鞋，好好地行军多多地打胜仗吧！”

小梅点头应着，但心里可遇到难题啦，不穿，辜负了大妈的心意；穿了，这不是违反群众纪律啦？

孙大妈看出小姑娘的心思，手掌一拍说：“瞧你这样儿，是怕犯纪律吧？这鞋面儿布，鞋底儿布，都是你淮英姐买的，你还怕个啥？快站起来走走，叫大妈看看！”

小梅立刻弹起来，把两脚蹭得咚咚响，眉开眼笑地说：“好！正合脚！谢谢大妈！”

“瞧这小丫说的，军民一家嘛！”大妈说着笑着帮同志们忙干粮去了。

淮英姐说：“穿了合脚的鞋，好跑路。今后一段时间内，我们要和敌猪头师打交道了，少不了东跑西奔。”

教导员进屋来了，看了小梅穿的新布鞋，高兴地说：“不错，不错，又结实又跟脚。小梅子，怎么样？爬惯了大别山的脚丫子，今儿可要在大平原上‘赛跑’啦！”

小梅微笑着，挺挺胸脯，看神情，什么困难都不在话下。教导员又检查了小梅的着装和收发报机的携带方法，很满意。然后对双根说：“我们这次的主要对手猪头师，很疯狂，我们要作好在敌人心里打一场恶仗的准备。”又对淮英交待了一番后，才忙别的去了。

高出发的时间还有两个小时。小梅忽然说：“淮英姐，这收报机的壳儿啥时裂了点儿？”淮英姐一瞧，说：“啊，那个裂破呀，得先从这个电台的来历说起，坐下，我告诉

你……”

已经是五年前了，抗战正处于困难时期，活动于江南一带的新四军，物资极端缺乏，团部的一部旧电台，经常发生故障，地地道道的“老爷货”！一天，团长马坤同志对教导员程远交待说：“到敌人心里去给我掏一部电台出来，我们这台老掉牙的家伙必须换掉了，越快越好！”

程远同志接受任务后，带着侦察排带上鬼子据点。这是江南水乡的一个普通市镇，大沟小河贯通。有个拱形木桥高立半空，进出街里的木船来往桥下。程远决定自己先去看看，便撑着运粪的木船进了街，只见店铺生意冷冷清清，街上行人稀少，几个肩挑小贩在十字路口卖鱼虾。北面的一条街，有几户高墙大院里住着一小队鬼子和一中队伪军。程远把小船系在河边的歪脖柳树上，挑了粪桶，杵着粪勺儿走上岸来。他沿街向前走了一截，向南拐进一条弄堂，见坐西朝东一家茶馆对面，有个小楼的窗口里拉出两股天线，架在高高的木杆上，不问便知这是敌人电台的所在地了。他把粪挑儿放在僻静处，便到了这个小茶馆里，要了一壶茶，在正对敌电台的窗户外坐下，慢慢地喝着，留神地观察着。敌人对保护它的电台显然很重视，除一个塌鼻梁的伪军抱着大枪在门口站岗，还常有横眉竖眼的伪军便衣在附近转游。一直到傍晚，程远才离开了那个小茶馆。第二天，他又扮成卖鱼虾的，进到敌电台屋子里边看了个仔细，还有

其他的侦察员也进到镇内。这样一来二去，便摸清了敌人在午后一段时间最松懈，鬼子和伪军都呼呼睡午觉，敌电台的工作人员也睡午觉，只门口一个站岗的，好对付。

根据这种情况，便决定早一点儿进街，乘午间动手。为了内外接应，程远将两个侦察班隐蔽在镇外，自己带着一个班，都化了装，半晌午时，分乘三只小木船，把短枪匕首等武器藏在青菜筐里、枇杷箩里，竹篙点着水面，摇着桨，进了街。

五月的江南，午间已挺炎热。敌电台门口那个塌鼻梁卫兵，持枪立着，不停地擦着汗。他忽然发现在小茶馆门口有个农民在卖枇杷，便瞪着眼睛咋呼：“快过来，让老子尝尝枇杷甜不甜！”

那个农民倒挺听话，立刻把枇杷挑过来了，但当这个塌鼻梁伸手到箩里去抓枇杷时，脑袋上已被一个卖青菜的狠砸了一秤砣，并迅速被提进楼里“睡觉”去了。开始得挺顺利。按照原定计划，有六位侦察员早占了事先分配的有利位置，控制了当街大门和对过茶馆，其余三个紧随程远进了大门直向后边的小楼冲去。里面静悄悄的。楼梯又窄又暗，他们儿大步就跨上去了。楼上房间倒挺敞亮，一部完整的电台静静地放在桌上。程远他们立刻抱的抱，扛的扛，正要下楼，只听楼梯一阵响，跑上来个敌人的报务员。这家伙身着伪军军官服，戴着毛茸茸的胸怀，懵头懵脑地上了楼，一见眼前这情景，吓得转身就逃，被程远一脚踢倒在楼

梯上。这家伙个头大，腿脚长，肥胖的身子一扭歪，把楼梯给堵了个严严实实。更可恨的是他用两脚乱踢乱踢，要阻几楼上程远他们下来，嘴里还想大声叫喊，只是连摔带吓，一时叫不出声儿来。本来当一枪就可以结果他的狗命，可此刻不能响枪，只好给了他一匕首。于是大家一齐下了楼。这前后还不到三分钟，侧院的小屋里，几个敌摇机兵还在睡得正酣哩。程远他们迅速来到小河边，将收、发报机、手摇马达等分别藏进小船舱里，立刻后队作前队，每条小船上都一人摇橹两人撑篙，箭一般向镇外撤。

但刚出镇不到一里，后面的敌人追来了。

程远一看，背后是股伪军，好对付。难对付的是右面这队日寇，很凶，越追越近，负责掩护的三班已有两个战士牺牲了。程远立刻命令主要火力都对付这股日寇，边打边撤到一个七、八户人家的小庄前面来。这儿有一条三丈多宽的大河，用机枪封锁住桥面，逼得追来的日寇、伪军一个个伏在河对面的稻田里不敢露头，只是噼噼啪啪不住点地放枪，赶他们发觉游击队已不再还击而冲过大桥时，程远他们早已带了电台走了很远了。……

淮英姐讲完了故事，指着收报机的外壳说：“这是那次夺敌人的电台下楼时，因那大个儿敌人尸体挡道，在楼梯的栏杆上碰裂的。”

小梅默默地看着面前的机器，想不到它还有这样一段

不平凡的经历哩！

淮英姐一手搭在小梅的肩上，继续说：“为了夺这部电台，有两位同志献出了生命。我们要永远向这些出生入死一心为革命的侦察员同志学习。我们得象爱护自己眼睛一样爱护这电台。”

“是！决不能让电台的机器受到损失！”小梅使劲地挥了一下攥紧的拳头。

淮英姐满意地笑了。

集合的哨音嚶嚶响起来，淮英姐拉着小梅向孙大妈热情地告了别，然后一起雄赳赳地向集合地点跑去。全体游击队员，迅速地集合在村边的晒场上，待命出发。

程远远挂着望远镜，捧着快慢机，神态威武而庄重，压低声音说道：

“同志们，我们马上要插到敌猪头师的心脏里去。活动方式尽力隐蔽。我们的有利条件很多，有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有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援和掩护，还有一个可以用米周旋、善脚的黄泛区。但是，还要充分地看到困难，敌猪头师有机械化部队，必然要千方百计对付我们，所以我们要做好应付各种复杂情况的准备。”接着，他简单地说了下行军途中的注意事项，队伍便出发了。

游击队经过整夜行军，拂晓前在一个名叫吴家寨的村庄住下来，并立即封锁了消息。这个村庄三十来户人家，离

铁路望山车站只有五里，庄前有个土岭，庄后有很密的柳树林，既便于了望，也便于撤退，加上这儿群众基础好，所以程远选择了这儿宿营。

一位白胡子老汉，新四军的老交通，作为全庄群众的代表，负责安排好游击队的吃住后，悄声告诉程远说：“咋凡我们县的游击队扒了好长一段铁路，敌人刚修好。望山车站来了不少敌人坦克车。”

“噢！”程远一听眉飞色舞，“这倒很值得‘参观’一下。”便对双根说，“望山车站养路工区的头儿大老吴，是我们的人，你马上带两个队员去联系一下，把敌人的动向摸准。”双根答道：“是！我们马上就去！”

半小时后，在望山车站的南头，出现了几个新来的养路工人，正在慢慢地更换枕木。

这时，敌猪头师的侦察处长王勋，奉命到这个站来协助快速纵队装车北运。他站在火车上，用望远镜左右前后地察看，耳边回响着猪头师长沙哑的声音：“快速纵队的装备，这次选中望山车站装车北上，和本师关系重大。因此，命令你切实做好：一，严加防范，不得被共军耳目混入车站；二，坦克等装车后，一律用雨布遮盖起来，不使沿途百姓看清；三，虚虚实实，使共军耳目不得要领。”他继续察看着，一面长长出口粗气，快速纵队，车辆众多，难以不被共军觉察呀。但只要能在两昼夜内保住秘密，一待坦克进入山东战场，共军获悉后也晚了，哼！他忽然发现，装车速度太慢，如果在

这儿出了岔子，泄露了上峰的作战意图，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他气呼呼地跳下火车往车站跑去，溅着唾沫星子向站长发了一通脾气，说今天内如不全部装好车，就要一律枪毙！然后又回到火车上来，继续向四下里察看。这次他注意到新来的几个养路工人，心里一动：他们为什么在南边捣捣？这里边是否有共军便衣？便跳下车来直向他们走去。

双根叔叔眼一看，知道对手来了，忙向大伙递眼色，一齐作好了准备。

“你们在蘑菇啥？嗯？一根枕木鼓捣他妈好半天！还未换好？”敌侦察处长骂骂咧咧来到面前，“谁是领班的？”

“我。”双根说。

敌侦察处长王勋瞪圆了眼睛打量着，逼近了，恶狠狠地问：“为什么不先换北面的？”

“上面有交待，说这车往南开嘛，所以得先换雨边的。”双根叔说着装上一锅烟，心里话，“狗东西，还想虚虚实实玩花招呢，真一换雨边的枕木，你就沉不住气啦？”

敌侦察处长心想，这个领班的，大大咧咧的不在乎，很象个共军便衣！便突然把手枪对上双根叔的胸口，咬着牙慢条斯理地说道：“新四军的便衣，没想到吧？多日不见了，今儿，在这儿又会面啦？嗯？”

这家伙的卫兵们一拥而上，都拔出手枪来，将双根叔团团围住，形势十分紧张。

敌侦察处长紧盯着双根叔的脸色，看他心慌不？神情

稍一慌张，马上就捉起来。

可双根叔象没那回事儿，把小烟袋掂掂两掂，笑笑说：“长官，这是什么年头，官长和百姓开玩笑！哪位老总借个火，抽袋烟。”

“哪里人？”敌侦察处长缩回手枪厉声问。

“五里镇。”

“街道门牌？”

双根叔心里好笑：“老子随意说了个地点，你还问街道门牌哩！”便马上回答说：

“小南巷十七号，茂源木匠铺隔壁。”

“你到铁路干活，是怎么来的？”

“工区大领班招工把我招来的。”

敌侦察处长一声命令：“传大领班！”

不一会儿工夫，两个匪兵将大老吴押来。

敌侦察处长转脸问：“你招他来干铁路，敢保他不是共军？”

大老吴笑笑：“长官，都是些老实巴脚的做田人，没法活下去才来吃这碗饭的。”

敌侦察处长又继续追问双根叔：“你不是共军的耳目？”

双根叔见这家伙从“新四军便衣”降格怀疑是“共军耳目”，便立即转为为政：“长官，共军还要派耳目？他们就在附近。”

“嗯？在哪？你怎么知道的？快说！”

双根叔用小烟袋一指：“昨天他们还扒了铁路，会走远？”

“……”敌侦察处长被说得噎住了，浑身难受，停了一会儿才咆哮道：“胡说！那支共军游击队，已被国军消灭了！”大老吴趁机凑上前来，指着手腕上的表：“长官，离规定的开车时间还有十小时，这枕木……”

双根叔大声说：“这长官不相信咱，吴先生，算账，不干咱！回家种田去。”

另外两个游击队员和一些工人也把钢镐一丢，坐在钢轨上不干了。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车站月台上走来个戴大沿帽的敌军官，不耐烦地挥动着白手套，远远地就咋呼开来：

“侦察处长先生！我部司令官责问：究竟能不能按规定时间开车？”

敌侦察处长慌了神，把手枪晃着：“都他妈给我快干活，十分钟内修不好路，枪毙！”说着，带着卫兵们走了。

当敌人的军用列车向北开去的时候，程远根据双根根的汇报，已拟好电文，交淮英拍发出去。

在鲁南战场

初冬的鲁南原野，一片光秃秃的。西北风把残留在地头上、路两旁的高粱叶和豆叶儿卷起来，送到半空，到处飘撒，发出哗啦啦响声。

远方，炮声隆隆。

大、小路上，行人不断。头戴毡帽头的老汉，推着独轮小车，吱吱呀呀响着。年轻的小伙子，背着钢枪在人群中扶老携幼，招呼着。浩浩荡荡的担架队，把长长的扁担、杠子伸向半空，迈着有力的步伐，踏得冻路咚咚响。小米、高粱煎饼，军用布鞋，一车车、一挑挑送到前方。

我野战军，正在大规模的运动着。

拂晓前，纵队参谋长马坤，正忙着向各师下达战斗命令。这位年轻的指挥员，虽然才三十多岁，但却沉着老练，他根据上级的指示和游击队拍来的电报，已部署好了反坦克阵地，现在又考虑着具体的战斗方案。

这天早晨，罕见的大雾，把我军阵地前全部罩住，白茫茫的，几米外就看不清。

隆隆响声由远而近，一群黑色的“乌龟”渐渐变大了，气

势汹汹地沿着公路向前滚动。有的，对着成行的电线杆往前碾，响声越来越大，阵地前的大地都跟着抖动起来。前面为首的两辆敌坦克，打着机关炮，朝着我军阵地正面扑来。机关炮弹打得这儿那儿冒起一股股烟柱，把冻结了的泥块扬到半空，张牙舞爪地来到了我阵地前沿。

后面的敌坦克，打着机关炮，迟迟不敢向前，都在观察着打头阵的两辆命运如何，想等前面这两辆得手，它们再前进。

前面这两辆，抖动着身躯，轰隆隆作响，咚咚咚开着炮，顺着小山爬坡上来。突然，在坦克前面，捆在一块儿的几颗手榴弹爆炸。坦克毫未受伤，继续前进。敌人的坦克手胆量更大了，认为共军既无反坦克炮又无飞机或击，地面上的防御能力，不过是刚才这种小小的一声爆炸而已，岂能把我们怎样？便更起劲地打着炮，横冲直闯地冲上坡来。正在这时，大包的炸药轰轰两声巨响，这两辆敌坦克猛地就被掀翻了个儿，钢的履带应声断成几截哗啦啦脱落，敌坦克手还没闹清是怎么回事，就葬身于一团烈火之中了。

后面的敌坦克见势不妙，都慌忙笨拙地掉转头，一面打炮给自己壮胆，一面夹着尾巴没命地跑。

要跑？已经晚了，我们的战士们，纷纷从战壕里跳出来，抱着炸药包，拿着爆破筒，箭一样蹿上去，一声声巨响，敌坦克一辆辆着了火。

同一时间内，兄弟部队发起了攻击，枪炮声响起一片，



敌人的汽车、摩托车也一辆辆起了火。

敌人有些溃逃，有些顽抗。敌军官指挥他的装甲车群反扑过来，这些铁家伙的行动比坦克灵活，不停地转动着炮口，咚咚咚，打得一片火雾腾腾。我们的勇士们气红了眼，爆破筒、手榴弹，带着呼啸和愤恨飞了过去。有的战士把烧着的敌

摩托车，连推带拉，迎向敌装甲车。有的夹着炸药包冲上去，在一声猛烈的爆炸中和敌装甲车同归于尽。还没有被打翻的敌装甲车驾驶员吓懵了，掉转屁股，打着炮没命地逃。到处是翻了个儿的汽车、坦克、摩托车，歪七扭八的火炮，一片片火舌，一声声爆炸。逃跑的敌装甲车，没跑多远，也一个浑身燃起了熊熊大火。

敌人指挥官急了眼，把美械装备的步兵，从刚到的一辆辆汽车上赶下来，投入这场在钢铁火堆里进行的战斗。我们勇敢的解放军战士，端着寒光闪闪的刺刀，如泰山压顶一般扑进敌群，把敌人杀得嗷嗷怪叫，不大会儿，这些美式装备的“精锐装甲兵”，就都筛糠似的举起手来投降了。

硝烟弥漫，战场还在燃烧。从四面八方涌上来的解放军战士，高声欢呼着……

这时，从庄里跑出一个英俊的青年战士，只见他一身黄军装，红润的脸蛋，高高的鼻梁，一双大眼里洋溢着胜利的喜悦，扫视着眼前的一切。原来他就是纵队司令部电台报务员

李火生，刚才知道战斗已全部胜利结束，便忙摘下头上的耳机，急急地跑到这儿来了。他在战利品中，寻找着什么。战利品可多极了，有坦克，有卡车，有大炮，有重机枪、轻机枪，有成堆的弹药箱，步枪，嘿，这蒋介石还真真是个挺不赖的运输大队长哩。他正在察看，天空突然一阵轰响，宿来两架“小流氓”，没头没脑地一阵猛烈扫射。自苏中战役以来，火生和他的电台，不止一次地被敌机扫射过，因为隐蔽得好，才未受损失。现在，蒋匪帮显然派这鬼东西来疯狂地报复。火生恼怒了，他转动着战友们缴来的重机枪，把枪口对上高空，哒哒哒一阵猛打。

敌机大概发现地面在射击，为首的一架，作了个俯冲，只把头稍一低就急忙窜上天空，后面的一架，乘机从远处低空冲来，咚咚咚一阵猛扫，只打得火生脚前脚后直冒烟，但并未打着火生一根汗毛。敌机又飞走了。

这时，纵队参谋长马坤正打这儿经过，他见火生这样英勇地打敌机，心里十分赞许。

只见火生又掉转头口瞄准了目标，敌机上的机关炮和火



生的重机枪几乎是同时开了火。地面上爆起一股股青烟。这架“小流氓”嗡嗡着吃力地爬到高空去。瞬间，这架敌机，象被蓝天“粘”住了，未等地面上的人眨眼，它便象断了翅膀的老鸽，飘了两飘后，由小变大，带着一股黑烟和呼呼的风声往下栽，机翼割断了高大的白杨树，翻着翅膀砸到地面上，轰的一声爆炸了。另外那架敌机，见他的弟兄被击落，没命地钻上高空，变作个小黑点，很快消逝不见了。被火生击中的敌机飞行员跳伞了，当他刚一落地，立即被几个小战士捉住押来了，那家伙捂着擦伤的脸说：

“贵军枪法太厉害，怎么专打我的操纵系统，使我驾驶失灵？！”

参谋长握着火生的手说：“祝贺你，为人民立了功！”

火生兴奋地跑到战利品中抱起一个长方形木箱，大声

道：

“报告首长，一部发报机！”

“有什么特点？”参谋长问。

“‘推挽式’的线路，发射功率大，可以作远距离联络用。”火生说。

“噢！”参谋长来了兴致，“能同多远的地方联络？”

“千里之外，也能听得挺清楚。”

“那好！留在纵队部使用。”

火生高兴得抱起发报机就跑，又被参谋长喊住了：“小火生，知道不？为什么要把这部发报机留下来使用？”他凑

近火生，着重地强调说：“咱们留在陇海路以南的游击队电台，离这儿挺远了，正好用这台大功率的发报机跟他们联络。今天这一仗，敌人重要的一支机械化部队被彻底消灭了，蒋介石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一定要大量调动他的部队来反扑。咱们遵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是一定会全部地歼灭敌人解放全中国的。在当前，咱们要随时掌握敌人的动态，所以和敌后各游击队及时联络，极为重要。”

火生点点头说：“明白了，首长。”

“还有，”参谋长继续嘱咐说，“要体会战友的辛苦，要知道他们的难处。咱们那支游击队，现在跟蒋介石的一条凶恶的看门狗猪头师打交道，处境艰苦，困难不小。要时时刻刻到这点，联络时要细心，耐心，热心，主动。”

“是。保证完成任务！”

火生回到报务房，一面检查着缴获的发报机，一面想着远方的游击队电台：他们要同那个猪头师打交道，那个猪头师是些什么样的家伙呢？

我 上

自蒋介石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共、反人民的国内战争以来，我人民解放军奋起自卫，三个月的时间内，歼灭敌人二十五个旅。在这种情况下，敌人的野战军，一方面不断地被我军歼灭，另一方面，大量地担任守备。猪头师就是改守备的一个整编师，实际兵力是由三个师组成的一个正规军。因此，他的上司很看重这条看门狗，把它放到一个铁路交通枢纽地带，命猪头师长安迪潘担任交通枢纽城市的保安司令。既然是保安，周围方圆几百里的地方，也就属于猪头师的防范区。

敌猪头师长，脑肥鼻尖，耳大脖粗，手脚笨拙，但头脑狡猾，极其阴险毒辣。他曾毕业于国民党保定陆军学校，虽非嫡系，但由于反共反人民有功，受到蒋介石的赏识，所以扶摇直上，成为敌人正规军的整编师长。当他接受保安司令职务时，立即站到军用地图前，对当前的形势作了一番仔细地研究。他首先看的是东西走向的铁路大动脉——陇海线，将大平原一分为二，北面，在津浦路以东的那块大大片山区——沂蒙山区，正是重点进攻的山东战场。南面，在鄂豫

皖三省交界地方，是著名的大别山区。从山区到陇海线之间，在这块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河流纵横，村庄稀稀拉拉，可到处都有神出鬼没的共军游击队，因此他感到非常伤脑筋。

忽然一阵脚步响，猪头转身一看，原来是侦察处长王勋。根据以往经验，王勋每次来找他，十之八九有伤脑筋的麻烦事情，于是急忙问：“什么事？”

王勋耸着肩膀轻声细语地说：“师座，陇海以南的平原地带，有一支装备精良的共军游击队。”

猪头师长深深知道，共军的地方武装，不但会破路炸桥，扰乱后方，而且很可能钻进守备部队的心脏，搅得全军坐卧不宁，绝不可轻视！他有些焦躁地问：

“游击队番号？实力？具体位置？”

“不明。”

“他们的目标，任务？”

“报告师座，还未查准。”

猪头师长把白眼珠一瞪：“限期三天给我查个水落石出！”

“是！”

可是三天、四天、五天……十天过去了，侦察处长一无所获。猪头师长火了，跳着脚，咬着厚嘴唇嚷：“没用的废物！没用的废物！连个小小游击队都对付不了！快去接我的办法行事！……”接着如此这般地布置了一番。

第二天，公路上出现了满载“军用物资”的汽车队，汽车上装满了引人注目的大木箱，木箱上有USA字样。汽车在公路上缓缓而行，押车的敌人不到一个班，还一个个坐在木箱上晃头牵脑地打瞌睡。汽车队走走停停，停停再走。原来这就是敌猪头师长的“妙计”，车上空木箱下面藏有“精锐部队”，十来里外还有铁甲团准备随时驰援，真是考虑得“十分周到”，单等我游击队来上圈套。不料他的汽车队在公路上跑了一天，也没见游击队的踪影。

敌猪头师长想：看样子这支游击队胃口特别，不想要我的辅重，想要什么呢？

第三天，又出现一支稀稀拉拉的敌人，抬着重机枪，扛着美式火箭筒，在公路上走了一程，然后下了公路，转来转去，仍然无事。

敌猪头师长感到奇怪：游击队难道对我的美式装备不感兴趣？还是被吓跑了？于是又派几个班，分头出发，打狗捉鸡，挨村闹腾，但是，仍无动静。

敌猪头师长惊叫起来：“这是一支有特殊任务的游击队！”

正在这时，侦察处长王勋又跑来报告：“据可靠情报，这支游击队，人员不多，除武器精良，还有一部电台。”

“嗯！”猪头从沙发上站起来，“是一支有特殊任务的游击队。”他焦躁不安地踱着急步，自语着，“这支共军游击队，为什么敢以卵石冲着我师而来？要搞什么名堂？一定看

中这儿是交通枢纽城市，想从这儿搞走重要情报！嘿，居然要到我这虎嘴上拔胡子来了！”他咆哮起来：

“围剿！派出铁甲团，穿插奔袭！把美国朋友给我们的‘活动钢铁’，一齐开动起来，一定要把这支游击队吃掉！”他挥舞着拳头，“把共军游击队的电台给我抓到手！”

干燥、寒冷的冬天，一天天过去了。立春过后，忽然降下一场大雪。

这天早晨，郝淑琴正在她的中学时的同学、好友——国民党军的一个炮兵司令的女儿——人称“泼小姐”的家里作客。

从泼小姐的口里得知：昨儿从南京飞来了一个“大人物”。和这个什么“大人物”同时到达的一个空军中队，已经降落本市郊的机场。两个美式榴弹炮团正要装车去山东。

从“大人物”、炮团、飞机，说明敌人在策划、准备一场新的攻势。必须尽快把这重要情报带回游击队。可是，当郝淑琴刚要出城时，敌人全城戒严，大小道路全被封锁。

郝淑琴看看日历，按原定计划，今儿又正是在市郊的景云公园同教导员程远会面的日子。但敌人不准通行，怎么去呢？她从泼小姐的梳妆台边来到玻璃窗前，只见那雪还下得正紧，一辆小汽车变成了白色。她灵机一动，急忙转身拉着泼小姐的手，兴致很高地说：“瞧，这雪下得多大！到公园去看看雪景，该多美呀！”

泼小姐昨天忙着陪他老子去接待那个什么“大人物”，麻将桌上也玩腻了，听说要看雪景，高兴地穿着轻裘、戴绒帽，并自愿为女伴好友开车。

小汽车碾着湿雪，出了大院。

大街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街口设置了临时性障碍物，哨兵分立两侧。行人一律不准通过。但见来了——辆插着通行无阻小黄旗的小汽车，这小黄旗是保安司令部制发的“特别通行证”，因此，当这小汽车的喇叭一响，那站岗把路的士兵连忙移动障碍物，于是轻轻地快快地出了城。

一阵摩托响，郝淑琴转头一看，发现车后不远处有两辆摩托急驶而来。她马上看清了，是猪头师的侦察处长王勋，上次，在炮兵司令的会客厅里和这家伙碰过面。看样子，这家伙找麻烦来了。

摩托车追了上来，敌侦察处长乘的一辆斜刺里插到小汽车前面，他摆手示意要小汽车停下来。郝淑琴忙对泼小姐说：

“人家管的真宽，不准我们逛公园哩。”

泼小姐觉得面子上不好看，心想，你保安司令部太不讲情面了！便刹住车，从车窗探出头，不耐烦地问：“什么事？”

侦察处长从摩托上跳下来，嘻皮笑脸：“噢！原来是姜小姐！打搅，打搅！请原谅……对不起，本人奉保安司令安部长的命令：二十四小时以内，任何人一律不准通行。”

小汽车一声响，从摩托旁边开过去，积雪扬处，传来泼小姐的声音：“瞎了眼！没看到特别通行证？”

两辆摩托尾随追来。

郝淑琴忙又给泼小姐加把火：“这保安司令部还真神气哩，连炮兵司令的专车都不放过。”

泼小姐一听，浑身来了气，加快速度，朝公园急驶。两辆摩托紧跟不放，有几次摩托想冲到小汽车前面，因路窄未成功。泼小姐减慢速度，将窄路堵住，伸出脑袋来，“再缠着姑奶奶，别说不客气！”说完，开着小汽车急驶而去。

侦察处长所以不敢对这泼小姐采取强硬手段，例如鸣枪警告、调摩托包围、截击，是因为他清清楚楚，这位炮兵司令与猪头师长交往甚深，他们是军校的同学，又是拜把弟兄，一旦真惹恼了泼小姐，会吃不了兜着！只好这么跟在车屁股后面尾随着。他所以盯着不放，是因为早已发现小汽车里坐着另外一个人。

小汽车到达公园，鸣一声进了大门。

当郝淑琴从车里出来脚刚落地，敌侦察处长也已来到面前，微微一躬腰：“小姐，兴致好！戒严期间逛公园。”

郝淑琴整整围巾，从从容容地回答说：“这雪景太令人神往了，你瞧瞧，还在下，多富有诗情画意呀！”

敌侦察处长骨碌着眼珠子打量：这女人是对手？还是只知风花雪月的痴小姐？便迎面叉着腿站着：“冰天雪地，寒气逼人，小姐倒有心来公园赏雪，真是……”

“真是什么？”泼小姐不耐烦地说，“各有所好，有什么值得真是假是的。”说着挽着郝淑琴就走。

侦察处长强作笑容：“小姐，近来这市郊一带，经常出现共军游击队，为考虑小姐的安全，所以本处长特地跟车前来保驾，以尽职责。”

“谢谢你的‘好意’，后必‘报答’。”郝淑琴冷冷地说，便加快脚步走去。

侦察处长没法，便狠狠丢掉烟蒂，往大门口一站，心想，反正你不能插翅膀飞了，我送你逛完雪景后向哪去？

郝淑琴一路向泼小姐夸这公园里的雪景实在好，心里在考虑着下步该怎么走？这公园只有一个大门，如果队长程远他们还在园外未进来，敌侦察处长已拦在门口，怎么办呢？正在这时，从假山后面突然闪出个人来，只见这人身着长棉袍，头戴土耳其式绒帽，鼻子上架着墨镜。郝淑琴警觉地观照着，会不会是特务？还是猪头师散在市郊的耳目？这人迎着雪花渐渐走近了，忽然把墨镜一摘，手枪一亮：

“站住！”

泼小姐瞪圆眼，问：“保安司令部的？”

郝淑琴见是程远，但不便作声。

“保安司令部算什么东西，一群草包笨蛋！”程远说，“他们连个暗通共军的炮兵司令的小姐都看不住！”

“啊？你——”

程远把装证件的化学夹子一晃：“K B 308。”

泼小姐着实深吃一惊，她是清楚的，这K B 308就是军统局派在这个城市的一支特务队，忙反问：

“凭什么胡说我说我暗通共军？”

郝淑琴忙说：“我们是来看看雪景的。”

程远冷冷地对泼小姐说：“今儿戒严，凡随便进出城的人，一律有共军嫌疑！看你老子是国军的将领，准你先回家去，等待我部传讯，要随传随到。”他指指郝淑琴，“这个人，留下来。”说着一晃手枪，从旁边过来两个便衣，“押”着郝淑琴往园外走。

泼小姐顾不得自己的女伴了，飞快地跑进小汽车，一溜烟地跑了。

程远他们大摇大摆向公园门口走来，敌侦察处长王勋正要往师部打电话，又把耳机搁下了。他十分注视这几个不速之客。可没等他说话，戴墨镜的程远已威严地往他面前一站：“草包蛋！摩托车看不住小汽车！你是干什么吃的？”

敌侦察处长把眼一瞪：“什么人？敢来教训我？”

“K B 308。”程远和缓了态度，招招手，要侦察处长到跟前来，象要低声告诉他什么。当这家伙挨近去侧着耳朵要听秘密时，被什么东西狠狠一击，身子摇晃了下，倒了。

同一时间内，双根叔等已将敌侦察处长的卫兵打倒，大家分别跳上两辆摩托车，飞快地去远了。

回到游击队的驻地后，听了郝淑琴的汇报，程远忙把她

所获得的重要情报拟成电文，叫淮英立即拍发出去。

敌侦察处长醒来时，已经躺在医院急救室里。猪头师长听了他的报告，先是十分生气，接着很吃一惊，共军既然来到我的眼皮底下，很可能掏走了重要情报。特别是南京飞来的这个“大人物”还未离去，如果得知机密泄露，一定要拿我这个保安司令问罪。惊悸之下，忙命令道：“不惜一切，全体出动，搜索！”

猪头师的摩托，汽车，步兵，分多路一齐出动，将大小道，河流渡口，村庄市镇，封锁、清剿。

我游击队在程远率领下，早已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急走了一程，忽然左侧传来了隆隆马达声。

游击队迅速进了一个村庄。这村庄被一条大路分开来，一个个庄户院分立在大路两旁。

敌人的摩托车队来到庄头，一脸糟麻子的铁甲团长问一个拾粪的老汉：“共军游击队哪去了？”

老汉用手指：“从柳树林那儿过去了。”

“追！”铁甲团长大声命令。

摩托车队溅起一溜雪雾，从庄户院门前急驶而去。

程远见敌人去了，继续带队前进。敌摩托车队转了个大圈，没见到游击队的影子，又转了回来，要找刚才那个老汉找找着，有个伪保长悄悄报告了游击队的去向，糟麻子立即命令摩托车队掉转方向全速追去。

摩托声离游击队越来越近。

老练的游击队员都知道，一场战斗是不可避免了。

淮英姐边走边对小梅说：“枪响后，思想要沉着，动作要敏捷，就象你在山里对付豹子那样，沉着，大胆！”

小梅点点头。

程远命令部队跑步前进。

摩托车队发现了游击队，开枪了。

“抢占小刘庄！”程远果断地下了命令。

游击队员非常钦佩教导员程远的指挥能力：在这平原地带，遇上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如果没有依托是不好对付的。这小刘庄的地势，好就好在，从庄头不远处开始，一条堤坝向西北延伸而去，在长堤左侧，是长长的柳树林和长堤并行。这就给游击队创造了可守可退的难得的有利地形。敌人的机械化部队跑得再快，可上不了窄窄的河堤。

“机枪班！抢占河堤，截住敌人！”程远命令。

敌人六辆摩托，在铁甲团长直接指挥下，很快地从小刘庄北面扑过来，被堤上机枪班一阵猛打，最前面的两辆扭扭歪歪撞到土墙上去，再也不动了。第三辆缩在半截石墙下面，跟河堤上我机枪班对射。后面的三辆，急掉转头，扑到庄南来，同我掩护电台前进的冲锋枪班碰上了。一阵猛烈射击，中间的一辆胶皮轮被打散了气，车上的敌人也很快被击毙。右边的一辆跑到露天牛栏里，借着喂牛的石槽作掩护，转动着机枪和冲锋枪班对射。左边的一辆冲到前面去

了。

从庄头到河堤有两丈远的距离。小梅这时飞快地跑到河堤下，噌噌噌上了堤，进了柳树林，刚放下工具袋就立即回身接应后面的同志。双根叔手提双枪背身马达，掩护着背收发报机的同志正上了河堤。淮英姐走在最后面警戒。突然敌人的一辆摩托冲来。那车上的敌人正转动着枪口，刚要向堤上射击被淮英姐一枪打中。敌摩托驾驶手忙脚乱地开枪射手，跳到机枪前就要射击。淮英姐已来到堤下水沟旁，她只要一跳就可进入水沟，但为了保证电台和同志们安全，她放弃了这个可以立即隐蔽自己的好机会，一边向敌人射击，一边猛地投出去一颗手榴弹，一声巨响在敌摩托车边爆炸。就在这同时，敌人的一颗罪恶子弹打中了她……小梅忙跑上来，背起淮英姐就走。双根叔也跳过河堤来，一起将她抬进柳林中的洼地上。殷红的血，已从淮英姐胸前流出，急得小梅哭起来。双根叔马上喊来卫生员给淮英姐进行了包扎。

敌人六辆摩托车四辆完蛋了，剩下的两辆见势不妙，慌慌张张逃窜了。

程远见敌人一溜烟跑了，也未再追。他叫两个战士用双根结扎的临时担架，抬着淮英，队伍立刻快速前进。

到傍晚时分，来到一大片洼地，简直没边没沿。也没大路，春塘也没水，只是一大片洼地，这种地方敌人的机械化部队是不敢

插足的。前面来到一个小庄，只有五户人家。程远命令部队在一溜苇垛旁休息。大家围在淮英的担架旁。小梅见淮英姐伤的那样重，一路忍不住眼泪往外涌，到这会儿眼睛早哭红了。淮英姐把头微微转动了下，对小梅说：“革命，总是有牺牲的。别难过。跟着教导员、同志们，战斗！”说完，她轻轻地合上眼睛，象是睡熟了。

英雄的淮英姐，为人民的彻底解放流尽了热血，她英勇地牺牲了！

小梅扑到她身上，痛心地哭喊着，“淮英姐！淮英姐！”……

在程远的主持下，悼念淮英的仪式立即开始了。

大家默哀毕，由郝淑琴朗读她刚才代全队赶写的悼词：

“淮英啊亲爱的战友，你在资本家工头的皮鞭下，渡过了苦难的童年。在那吃人的社会里，长江的激浪和太湖的怒涛，也曾为你鸣过不平。但只有当你投向革命怀抱后，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才英姿飒爽地在南国大地站立起来。自你走上武装斗争的大道后，在战火纷飞的江南大地上，从富饶的天目山到美丽的太湖畔，都响过你战斗的脚步。你从一个女工，成长为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在艰苦的抗战岁月里，在动荡的游击环境中，一颗红心向着党，用你灵巧的双手，将红色电波送上太空，传递着首长命令、指示和敌情。你六年如一日，兢兢业业，不论是在严冬酷暑的季节里，还是在枪炮齐鸣着的战场上，你总是专心致志，一丝不苟地工

作着。万里碧空常荡漾着你发射的电波，大江南北常喧啾着你传送的信号。苍松翠竹为你的业绩作见证，巍巍青山、滔滔江湖向你致意唱赞歌！你，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青春似火，勇往直前。今天，当你二十一岁的时候，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你的生命是短暂的，但却是光辉的一生！你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小梅抹干了眼泪，满腔都是对敌人的仇恨！她和同志们一道怀着深切的悲痛，依次向淮英遗体告别。铁拳齐刷刷地高举过头顶：“化悲痛为力量，坚决消灭国民党反动派！”

掩埋好淮英烈士的遗体，程远叫大家就地休息，喝乡亲们送来的开水，吃自己带的干粮。紧接着，党的会议在芦苇垛旁召开。经过民主讨论支部决定，插回敌心脏，掌握猪头师防区的一切动向，同敌人进行不懈的斗争！会议同时决定，淮英同志牺牲了，电台联络的担子，就由小梅来承担。

这时小梅在暮色苍茫中望着远方，那儿，盘踞着敌猪头师。她怒火燃烧着，要同这个凶恶的敌人坚决斗争到底，坚决把它消灭掉！她看看收、发报机，心想，淮英姐牺牲了，这个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正需要有人来使用。小梅！把这个担子担起来，要象淮英姐那样，独当一面地工作！想到这，噔噔噔跑到刚开完支部会的程远面前，宣誓似地举着拳头说：

“淮英姐牺牲了，电台联络，我上！”

程远庄重地说：“行！支部也正是这样决定的！”接着，他把淮英姐常读的几本毛主席著作和她生前记着工作经验的一个个小本儿交给小梅，继续说：“都给你，好好以淮英同志为榜样！”

小梅接过后珍贵地捧在胸前，激动得热泪滚滚，宣誓似地回答道：“是！我一定以淮英姐为榜样，争取尽快当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永远跟着党和毛主席，革命到底！”

新 手

纵队部电台报务员李火生，不断地呼叫着游击队电台，老是听不到回答。过去联络一直很很正常，为什么今天这样特别呢？

参谋长马坤来到报务房，先是在机器旁站着看火生呼叫，后来点燃一支烟吸着，等待着，可是，时间一分一分过去了，总是不见反响。他那焦急的心情越来越沉重；游击队被猪头那只恶狗咬着了吗？为什么叫不应？

他站起来踱着步，多少年来，战斗中不止一次遇到过紧急情况，但那多是在战场上，不管情况怎样紧急，总可以看得见，摸得着，也就可以根据情况采取对策，现在，离得这样远，多使人心焦！他对火生说：

“继续呼叫。”

火生拍着电键：CSQ! CSQ! ……

仍听不到游击队电台的声音。

“是不是机器出了点什么毛病？”马坤问。

火生掠了一眼仪表说：“正常！”

马坤默默地抽烟，青烟在小屋里缭绕。



游击队的同志现在会怎样？在战斗？在行军？

马坤来到窗口，抬头望望蓝天，继续想：如果在半年前，主力部队未到陇海路以北来，遇到这种情况，还可以派精明强干的参谋人员，或骑兵通讯员，策马而去，带信而归。现在，他们在河南平原，纵队来到山东，相隔千里！……

正在这时候，火生高兴得差点跳起来：“出来啦！游击队电台！”

“问问他，有没有电报？”马坤也极高兴。

火生的脸上忽然掠过一阵惊疑的表情，触动电键的手，似离非离。刚才他那么兴奋，现在为什么又显得有些失望呢？

“怎么回事？”参谋长问。

“报告首长，对方电台……不是淮英。”

一阵沉默。经过认真思考后，参谋长又问：

“你怎么知道不是淮英呢？”

“此人按键的手法，很象淮英……但决不是淮英。”火生

肯定地说。

“会不会是敌人冒充？”参谋长提醒说，“再仔细听听。”

火生警惕地辨别着，全神贯注地听着，最后，仍然确信无疑，不是淮英。

“使用密语问问。”参谋长命令。

火生立即拍出：“黄河水向哪儿流？”

对方马上回答：“黑龙江波涛滚滚。”

火生笑了：“自己人！”

可是，为什么换了人？淮英呢？火生不能再多想，开始发报。这是参谋长询问敌情动态和游击队情况的电报。火生因心情急切，加快了拍发速度。

小梅侧着头，手中的铅笔飞快地划着。开始时，当她听到对方呼叫时，不由一阵紧张，尽管自己抄下了一份电报，那是在淮英姐监护下，有她作坚强的后盾，即便漏抄了电码，可由淮英姐给补上去。现在，却是自己一个人呀！不！淮英姐就在我身旁，谁说只我一个人在工作？她咬着牙，决心把仇恨的烈火烧到敌人头上去！想到这，心情平静下来，一气将电报抄完。

火生拍发完毕，忙问对方抄收情况如何？要不要重复拍发？对方回答很干脆：全部抄收无误。

火生非常满意，刚才自己拍发的速度，足够多年工作的老手对付的，看来，这个人抄收能力还真不含糊，竟一字不漏。有两下子！

小梅开始发报了。这电报是程远拟的关于敌情动态的报告，其中还包括淮英牺牲的电文，因而较长。

小梅认真拍着组成电码的每个点划。

使火生满意的，不只是对方报务员的抄收能力，这发报手法、技巧、熟练程度，也很象个老手。火生非常熟悉淮英的手法，她拍出的点、划，清清楚楚，节奏清晰间距分明，拍出的声音象撞击的金属声，叮咚悦耳；这位呢，点、划清晰，快慢自如，象按动音键打出来的琴声，也是十分好听。看来，这一位是深受淮英影响的，几乎是同一个格调。

这时，对方询问抄收情况，火生满意的拍着电键，回答说：请继续拍发下去。

小梅这会儿将对敌人的满腔怒火，全集中到电键的撞击点上啦。撞击点不时地跳着小小的火花。这火花将要化成冲天的烈焰，在敌人身上燃烧，为牺牲的烈士报仇！她一再命令自己：清晰迅速地拍发，把淮英姐英勇牺牲的消息，把关于敌情动态的报告，尽快地告诉前方的同志，报告给首长，好狠狠地打击敌人。

联络胜利完毕。火生满意地想：淮英同志可能培养了一个新助手。如果是这样，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了。电台报务员，也各有独特的“格调”。这位同志手劲很重，拍起来很有力，一定是个棒小伙！不知这位同志哥是谁？……

冯坤从译出的电文中，得知淮英牺牲的消息。他心中拳头痒过！没想到离开不到一年，她就和我们永别了。淮

英的牺牲，使我们党失去了一位好党员，同志们失去一位好战友。此刻，淮英的形象不由地浮现在眼前，使他想起了一件往事：

那是五年前，在江南水稻抽穗扬花的时节，有天早晨，一份紧急情报来到团部，一个伪军大队，窜到双崖山一带厮杀、抢掠。在这前一天，团部已派出第三营带一部电台执行任务去了。团部还有两营兵力，本来要打掉这个伪军大队有完全把握，不料枪响后，很快窜来了一股国民党军队向我射击，敌我力量立刻起了变化。

为了便于掌握战斗情况，团指挥所向前沿靠，来到高战场只有二里路的小山庄。团部电台报务员在庄头上忙着架天线，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冷枪，不幸牺牲了。

必须命令第三营立即赶回来参加战斗，可战斗挺紧，派通讯员去太慢了，必须立即用急电通知。可是，谁来发这份急电呢？团长正在着急，三个月前从文工团调来学电报的那位小姑娘往前一站，庄严地说：“团长，我上！”便戴上耳机，将电键按得嗒嗒嗒响，把那份火急的电报及时拍出去了，从而保证了这次战斗的胜利。那个小姑娘就是淮英。……

马坤望窗外的蓝天，自语道：“时间过得真快呀，日寇投降了，淮英已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了。她和同志们一起，渡过了艰难的抗战岁月，又和战友们共同投入了解放战争。主力北上前，她要求到斗争最艰苦的岗位上去，当知道被批

准到游击队工作时，她是多么兴奋、激动！淮英的声音还在回响：“越艰苦、越激烈的斗争，我越感到愉快、幸福！”……

淮英，年轻的姑娘，党的好女儿，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你象无数的革命先烈一样，英勇地牺牲了！难怪火生刚才发现对方不是淮英了。程远他们有远见，一定已培养了新的报务员，所以今天顺利地接下了淮英的重担。

这时，程远大步来到报务房，对小梅说：

“抗战时，一次战斗中，缴获了一支小手枪。经首长批准，把这支小手枪发给了淮英同志。她用这支小手枪，几次在紧急情况下保护了电台。现在经组织研究决定，把淮英同志的这支小手枪，发给你使用。”

小梅双手接过小手枪，挂到腰间皮带上，顿时显得更加英俊威武。她心潮起伏，向队长说：

“现在，我有了两种武器，一是无线电台，二是小手枪。今后，一定按毛主席的教导，使用好这两个武器，狠狠打击敌人！决不辜负党的期望，象淮英姐姐那样，作一个人民的好战士！”

程远点点头说：“对！我们都要学习淮英同志的革命精神，在敌人的心脏里斗下去，弄清敌人的每一根‘神经’，时刻掌握住敌人的动向，为配合主力作战，作出我们的最大贡献！”

么地方？”

侦察处长抓耳挠腮道：“自上上次被我击溃后，职等多方侦察，均无所获。在这平原地带……”

猪头再次厉声打断下属的话：“地面侦察不出，空中侦察了没有？”

“未曾。”

“笨蛋！去，请求空军立即出动，把这大平原给我飞遍！”猪头师长挥舞着肥胖的手，“难道游击队会钻到地底下去不成！”

天刚亮，小梅正在联络，一阵隆隆响，两架敌机低空掠过。

“什么飞机？”小梅忙问。

双根叔从窗口探头望望：“‘小流氓’。”

小梅不再理会，继续她的联络。

敌机在前面一个大庄上俯冲，下了个“蛋”，把小学校院中的旗杆炸飞了，然后呼啸着飞走了。

不一会，空中又出现呼啸声，这声音来自高空，缓慢而无力。

小梅立即停止呼叫。她跳到窗口处，看了看：“空中狐狸！撤机！”

原来是空中狐狸在高空呼啸着，飞得很高很慢，似乎是粘到云彩上去了。这个空中狐狸，发现了小梅的第一声呼

AAA

猪头师长坐卧不宁，共军游击队的影子老在他面前晃动：一会儿，好象电报信号滴滴嗒嗒在他耳边响，一个个重要情报飞向共军指挥机关去了；一会儿，又象一发发重炮弹在他面前爆炸，炸得他心惊肉跳。他在自己光脑壳上拍了一掌，闭上眼睛，沉思该怎么办？共军游击队，说藏，你连影子都摸不到，说走，比摩托车都快；说来，一下子就来到你眼皮底下，连我的侦察处长都差点一命呜呼了！……他不安地挪动着肥胖的身子，觉得这支游击队实在伤脑筋！更可恨的是那些穷百姓，统统是他们的耳目，要不我的摩托车一动，他们怎么就早已不知去向了呢！看来……我他妈的，为什么不如如此呢？开始时叫你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接着，叫你们跑也跑不及！想到这，忙把侦察处长叫到面前：

“近来，……带电台的那支共军游击队动向如何？”

“报告师座，那支共军游击队，自上上次遭我致命打击后，可能已溃散……”

“我是问你，”猪头师长岔断道，“现在这支游击队在什

叫，立即开始转圈。转来转去，再也没有发现电台信号。这狐狸奇怪起来，刚才明明有电台发射的“电磁波”，为什么一眨眼又消失了呢？

盘旋了一阵后，空中狐狸开始降低飞行高度，从五千米，降到三千米，二千米，一千米，五百米，但仍不见地面电台的信号。

这时，小梅和双根叔已将机器带到庄外，隐蔽好了。他们望着空中狐狸低空盘旋。小梅笑着说：“敌人千方百计想找我们的电台哩，枉费心机！”

突然，哒哒，哒哒，哒哒，空中狐狸一阵扫射。

程远大声说：“不要动。敌机火力侦察。”

哒哒，哒哒哒。

空中狐狸打着机关炮，那炮火在半空变成一股股白烟，很快被风吹散了。

这家伙打了一阵机关炮后，没见地面有跑动的人群，更没听到电台声音，只好逐步爬高，爬到高空去，喵喵着飞走了……

“师座！空军报告。”侦察处长跑进猪头的办公室，“在西南方向，离我十公里的地方，发现一次共军电台呼叫信号，后来，不见了。”

猪头师长连忙站到地图前，很快找着了方位，得意洋洋地说：“我说嘛，这共军电台不会‘不辞而别’的。”他命令说：“铁甲团，立即全体出动，给我围住！”

摩托车、装甲车，轰隆隆响，按照美国机械化兵种的战斗动作，三面包围，一面堵截，快速穿插，锥形突破。可跟上次一样，穿插来穿插去，也没“锥”到游击队的影子。

猪头师长对着地图发怔：“这共军游击队难道有入地出不成！”他厉声大叫：“向相反方向，向左右两侧，加速搜索！”

平原上不断响着摩托车、装甲车的马达声。铁甲团长擦着汗，挥动着手枪叫喊：“按师座的命令，快！”

胶皮靴轱辘急速转动，一路扬起漫天灰尘。美式装备的机械化步兵，个个灰尘满面，在车上摇摇晃晃，东冲西闯，毫无所获。

猪头师长沉思着，看来，这支共军游击队还真有捉迷藏的本领！好哇！你能秘密躲藏，我就能秘密的把你找到！

吃午饭的时候，小梅正在收听，突然，耳机里发出喂喂两声尖叫。她急忙关了收报机，跑到程远面前说：

“教导员！敌人在附近偷听！”

“怎么知道？”

“淮英姐说过，两家的电台离得很近时，便发生‘共鸣’现象，收报耳机里就会喂喂尖叫。”

小梅一提到“共鸣”，程远马上警觉起来，几年前江南的小镇上那次惊心动魄的经历，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

那天，淮英在小楼上，利用榨油、打铁、轧花机的吵闹声，刚打开收报机，突然耳机里喂喂两声尖叫。她立即关了

收报机，作着手势要程远看，只见一辆黄包车，缓慢地从小楼前的窄桥上过去了。程远忙追上去，边走边留意着，发现那个拉车的，贼头贼脑。他装着提鞋，一弯腰从黄包车的车门帘缝隙，发现一个家伙正坐在车里，头上戴着耳机在偷听。

当天，淮英和电台迅速转移了阵地。

可是，敌人并不死心，两天后程远就菜进街，发现那辆黄包车还在弄堂里转来转去。当车子进了窄巷时，程远和侦察员们靠上去，一声巨响，手榴弹在黄包车里爆炸了。

事情过了几年，没想到类似的情况又在这儿出现了。程远立即隐蔽到房顶上，用望远镜搜索。村庄里静悄悄的。敌人的电台在哪儿偷听呢？

望远镜从庄里望到庄外，只见庄前大道上，一辆胶轮大车缓缓地滚动着。程远用手一指，命令道：“捉马车！不准一个敌人跑掉！”

几个精明的游击队员，霎眼间就化了装，一齐靠了上去。

马车滚动着，赶车的象个瘦老头儿，坐在车辕上，象在打瞌睡。

“赶车的，停停，捎个脚。”双根叔背着个小包袱，小梅梳着一根长辮儿，挎着个柳条篮，一起凑到车前。

赶车的眼珠滴溜溜一转：“没见么，车上躺着病人。”说着，想打马快走。



背小包袱的双根叔一把将马缰绳拉住：“停住，捎我和这位小姑娘奶奶一下。”

“你要找死？”赶车的瞪大恶狠狠的眼睛。

小梅猛一下夺过那家伙手里的鞭子，骂道：“我要找死的正是你！捎个脚，怕啥！又不是不给你钱！”

“滚！滚！”

扛锨的，背篓的，一齐凑上来“解劝”：

“一辆好车，捎个脚不挺好嘛。”

“出门办事，互相照应嘛。”

“都滚，都滚！车上有病人！”赶车的很蛮横。

“病得很重吗？”双根叔的语音未落，小梅伸手一擦被子，出现了一个头戴耳机的人，正慌忙在摘耳机。

“不准动！”小梅和双根叔一齐亮出手枪。

捉住了侦听的敌人，游击队立即转移了。

夜，静静的夜。

在这初春的夜晚，处于敌人即将发动新攻势的前夕，有多少人，为了伟大的解放战争，正在紧张地工作着……

小梅联络完毕，疲困沉重地压着她，但革命战士的顽强斗志立即又将疲困驱走。她不休息，要争取时间为革命多做贡献，为牺牲的烈士们报仇！她心里在盘算：淑琴姐已能回城市去了，虽然同志们会从另外渠道搞到情报，但自己这个电台能不能也参加侦察敌情的战斗呢？准英姐牺牲前

说过：敌人的军事机关、特务，都有电台在相互联络，听听看，我也要投入这场战斗！

收报机的波长刻度盘被转来转去，小梅仔细地听着每一个电台信号，时间一秒秒过去，桌上的老怀表嘀嗒响着，象告诉小梅说：你一夜未睡呀！她抬头一看天亮了。

在后来的每次联络空隙时间中，小梅坚持侦听。

又一个夜晚来到，小梅只觉上下眼皮不听活，老想“打架”。双根叔见她昼夜不停地工作，便要她睡一觉再干。她摇摇头，两眼瞪大了，立时又来了精神。

双根叔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也疼在心里，他指指老怀表说：

“我负责看着时间，你放心地睡一会儿，我就叫你，好不好？”

“不好！”

“为啥？”

“这夜深人静，是侦听敌人密码电报的好机会。……”小梅把自己的心情告诉了双根叔，然后又说：“好叔叔，你快给我打一盆凉水来。”

双根叔心里盛赞着这个小女兵顽强可贵的革命精神，很快到井边打回来一盆冷水。

小梅洗了个冷水脸，顿觉浑身来了精神，看看老怀表，正是深夜一点。她转动着波长刻度盘，耳机里出现的信号很少，大概多数电台都休息了，没有紧要事谁还在这深更半

夜里打电报：有时，把波长刻度盘转动很长一段距离，也只能听到个把信号。

忽然，耳机里冒出个奇腔怪调的信号，在气急败坏地呼叫着，并连连要求对方快些回答。小梅飞快地转动着波长刻度盘，寻找着被呼叫的另一个电台信号。一次，两次，三次，她都扑空了。但她并不灰心，继续寻找着，终于很快在敌我双方都很少使用的一个波段上，“捉”到了刚被呼叫正在回答的信号，这个信号虽不怪腔怪调，但拖泥带水。小梅心里一动：敌台！霎时间她全神贯注，一心要听听这两个家伙要搞些什么名堂！

这时，他们一方在发报，一方在抄报。

小梅集中全力边听边抄。尽管这家伙拍发的，点不成点，划不成划，简直象醉汉在说话，呜噜呜噜，但难不住我们的小梅，她只一遍就把全部电文抄下来了。

敌人抄收的一方，技术真够低劣了，短短几十组电码，大约漏抄很多，不断地要求对方重复拍发。可以想象他手中的电文，象狗啃的一样，这儿少了，那儿缺了！

敌人发报的电台重复拍发，比刚才更油更滑，急一阵慢一阵，不是漏点子，就是失掉掌握冒出一串点子来。

抄收的火气，

“你都发了些什么玩意儿！”

发报的更火了，

“你抄不下老子的电报，就快换别人来！”

抄收的骂，

“蠢猪！”

发报的暴躁如雷，

“滚蛋！”

……

小梅敏捷地转动着波长刻度盘，在两个波长上跟踪着，一次也未漏听，几次忍不住要笑。直到他们双方表示再无报收发了，她这才不再去听两个家伙吵骂，急忙拿着抄下的电报跑进教导员小屋里，喘着气儿说，

“敌人的密电！”

教导员正在开会，忙接过电报纸，看了看，高兴地问：

“你怎么知道是敌人的呢？”

“没有电台通报纪律，还拍着明码互相骂，笑死人！”

程远深知我方电台联络中的纪律规定，只有敌人才会这样，于是点点头说：“好啊，小梅子，我们刚研究了怎样更及时地掌握敌情动态，你，马上就作出贡献了，好！”

小梅蹙着眉毛说：“这是敌人的密码电报，说些啥怎么知道呢？”

程远乐呵呵地说：“我们有这方面的专家。”他把电报交给了郝淑琴，继续说，“你研究的那门科学有用了。尽快给译出来。”

郝淑琴和小梅同点一盏小油灯。小梅忙着继续对敌电台侦听，淑琴则在聚精会神地对付敌人的电报密码，她向

敌人设下的一道道秘密“关卡”进攻。小梅望望专心致志的淑琴姐，心想，她也很象准英姐哩。

到拂晓时，淑琴姐忽然跳起来，兴奋地抓着小梅的手喊着：“知道不？你抄的是一份什么样的密电！”说着，她拿起译好的电报飞一样向教导员小屋跑去。

程远接过来一看，原来是敌最高司令部给猪头师长的一份绝密电报，上面说：

“为全歼华东共军主力，国军即将分南北两线，迫共军同我决战于鲁南。南线，将用八个整编师，集团进攻，占领临沂；北线三个军南下策应，以达全歼黄河以南共军主力之目的。此次决战，关系华东乃至全国战局，故特令你部，务必严加防范，有关战局的一切行动，诸如军队集结、调运等，万万不得被共军及其耳目察觉。若有疏忽泄漏，定将军法从事！”

游击队员们都拥到队部来了，知道破获了敌人重要的绝密电报，都兴奋地谈论着，一双双眼睛望着报务房小屋那儿，收报机前，小梅聚精会神地还在继续侦听哩。

程远说：“小梅获得的敌人这份密电很重要。从内容来看，和前天淑琴同志搞来的情报相吻合！敌人大批北调，敌高级将领到这个城市来，就是策划这次进攻。这情况必须立即报告纵队部。”

淑琴姐以最快的速度拟好了密电稿，程远在上面批着“AAAA”。小梅明白这四个“A”，超过了“特急”，是“万万

火急”哩，她怀着极度兴奋的心情，立即开始呼叫纵队部电台。不料未等对方回答，一个游击队员跑进队部报告：“教导员！敌人扑来了，快撤！”程远便一声命令，

“紧急集合！”

敌人为什么突然扑来了呢？

原来是猪头师长听侦察处长说丢了“马车”，连忙来到军用地图前：“在什么地方丢的？”

“城东南，八公里。”

“快，铁甲团，全都出发！给我兜住！”

因为游击队已经转移，所以兜来兜去也没“兜”住。

猪头师长气得脸发黄头出汗，握着厚嘴唇，摸着光秃秃的壳，想了又想，终于有些儿明白了：美国钢铁加胶皮轮子，行进的速度快是快，可就是象蒙着双眼的牲畜，瞎转转！只要那共军游击队化整为零稍加伪装，就会擦肩而过也毫不认识！想到这儿，他便命令由步兵完成大包围圈，用铁甲团在中间穿插，另派一支便衣队，在包围圈之外搜寻。

刚才游击队员报告扑来的敌人，就是这支敌便衣队。



现在，游击队处于两种紧急情况下：一是要摆脱掉敌人的尾追；一是要争取迅速将敌情报告发给纵队部。

前面，横着一条大河。

经过初春的风一吹，这河流虽已解冻，但河两岸水浅的地方仍是薄冰。这儿，不是渡口，也无桥可通对岸，又来不及和地方法同志联系，只好蹚冰水过河了。

几个游击队员首先跳下河去探路，其他同志来不及等待摸清深浅也都呼啦啦下了河。

小梅紧跟在双根叔后面向前蹚。她非常羡慕双根叔，三十多斤重的手摇马达，扛在肩上过河，象没事一样。

半年前，曾跟着双根叔夜过鹭鹭河，虽然也是情况紧急，前后都有敌人，但那是秋天，又空着手儿。现在，这河水越来越深，冰得牙齿打战，更主要的是，自己背的挎包里，有电台经常需要的电键、烙铁、焊锡、导线什么的，可千万不能跌倒让激流给冲走了。还有更重要的，收、发报机，背在两位“大块头”的同志身上，小梅提心吊胆地，一会儿呱呱这个收报机，一会儿看看那个顶着的发报机。她见那河水越走越深，蹙着水花，心，简直跳到嗓子眼上来啦。她心里念叨着，大块头叔叔千万别在水里摔跟头。还好，谁也没摔，都飞快地过了河。

身子一离开水，一股冰一样的感觉透过全身，钻进骨头。小北风一个劲儿吹，湿衣加冷风，那味儿你是可以想见的，真是越渴越吃盐！小梅抖抖身上的水珠，望望前面，至

少在十里以外才有村庄，便跑到教导员面前：“报告！这河堤下正好发报。”

程远说：“好，等等。”他把军用地图摊在地上，叫来两个班长，要他们立即去把上游三里远的木桥炸掉，即使敌人的摩托车群赶来，要绕二十多里远才能过河。

敌人便衣队追到河边来了。但河面已被我们封锁了。

小梅看看周围，高大的河堤，高大的柳树，很理想呀！还有块大方石可以当桌子，正好放收发报机哩。虽然这儿顶着风口，树不停地摇动，浑身冷得手脚发僵，但这没关系！五分钟就可以把电报拍完。这时，“AAAA”字样老在小梅面前晃动，她耳边老有一种声音象敲锣一样在响；急电！急电！无法形容的急电！她命令自己：小梅，小梅，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忽然间，四个“A”好象变成许多门大炮，一齐朝敌人轰击，火光闪亮处敌人在溃逃……

程远比小梅更急，他想，尽管是五分钟，必须相对地安全。他要摸清对岸的敌人有没有六〇小炮？如果正在发报敌人一发炮弹落下来，那就不如先摆脱敌人再说了。他通过望远镜和火力侦察，弄清追来的这股敌人并没有炮，这才放了心，命令道：“架线！”

双根叔以飞快的动作架好了线，接着便摇得马达嗡嗡响。

小梅拍着电键，呼叫着纵队部电台。

不料，一分钟、两分钟、五分钟过去了，听不到回答。对



听,再喜人,再暖人心窝的了。她开始发报。

一心要冲过河的敌人,遭到猛烈的杀伤后,把同伴的尸体丢在河里,又逃回河堤下去。

第二批敌人,在敌军官驱赶下,又下了水。

机关枪,哒哒哒。

发报机,嗡嗡嗡嗡。

五分钟,总共只有五分钟,小梅就把急电发完了。

可是,对方抄到没有?小梅询问,又忙听对方回答。

以往,小梅也受过各种的干扰,包括耳机外的嘈杂声,可从未未遇到今天这种“吵闹”。正当她要听听对方的回管时,堤上的捷克式轻机枪、加拿大式手提冲锋枪,一阵阵爆响,这声音太近,比敌机上的机关枪还吵人,它简直和情号闹成了“一锅粥”!

方,可能在行军?这可急坏了小梅啦。

河对岸枪声不断。

小梅继续呼叫,仍不见回答。

河对岸的敌人,轻机枪响得不分个儿。敌军官在咋呼:

“游击队!你们跑不了啦!”

一阵猛烈的还击后,游击队员们大声喊着:

“你们的蒋家小朝廷马上就要完蛋啦!”

“欢迎蒋军官兵投向人民怀抱!”

“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

敌军官嚎了一声,“打!”

敌机飞下来,有的在石“桌上”蹦跳,有的落到小梅的脖颈里。

敌人在火力掩护下,打着枪下河来,一心要冲过河。

河面上枪弹嗖嗖叫。

冷风,从小梅的衣领钻进来,浑身冰透了。衣袖不知什么时候冻硬了,动一动,手臂象被小刀割的一样。手,不大听话,冻僵了,电键的弹簧在跳动,手指却打不上弯。

仍然呼不到纵队电台。

处于这种情况,是撤机下线?还是继续呼叫下去?教导员一面指挥战斗,一面用询问的目光望着堤下的小梅。

忽然一股兴奋的暖流将寒气驱走,耳机里出来了纵队电台的信号声,这声音在小梅听来,世界上没有比这再好

对方究竟回答了没有？回答了些什么？她都未听到。同志们正在激战，正在和敌人拚杀，联络延长一分钟，都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呀！她紧蹙双眉，竭尽全力由这从未有过的“一锅粥”里，寻找着纵队电台的回答。

正在这艰难时刻，纵队电台信号突然又来到面前，而且连拍了两遍密语：

“山洪呼啸！”

小梅这才知道，为什么开始时呼叫不通，刚才又隐在“一锅粥”里听不到，原来纵队电台是在敌人的炸弹下工作！小梅急忙问：

“抄收情况如何？”

“全部抄收无误。”对方立即拍出收报凭据。

小梅大声喊道：“下线！”

她收拾着机器，心里一个劲想呀想，刚才，多么该向纵队电台那位老大哥报务员道一声谢，可道一声谢就要四秒钟！小梅呀，你可没权力在机上延长这四秒钟，战斗正激烈，需要尽快摆脱敌人！

这时小梅感到身上冷的更厉害，低头一看，大襟边上结了一层薄冰，用力一抖，哗哗落下地来。看看堤上，同志们还在射击。这些叔叔总是这样：冲锋时跑在前面，撤退时坚决留在最后面。

“跑步！”教导员小声命令，队伍迅速朝黄泛区方向疾进。一程路跑下来，都浑身冒汗了。小梅笑着对淑琴姐说，

“这比烤火还热乎哩。”

双根叔说：“火炉是从外面烤，这，从里往外烘，多彻底！”

大家一齐笑了。

地下庄

早春的田野，光秃秃的，北风掠过平原，把干燥的灰沙，一阵阵的卷离地面，扬到半空，从近到远，一片朦胧世界。

这天从拂晓起，为了跳出敌人多路“清剿”的圈子，不停地走呀走。所带的干粮午饭就吃了，现在，黄昏了，小梅觉得两条腿发软，肚里早空的啦，如果这会儿有个饭团团，或者有块小红薯吃下去，多滋！小梅把背上的天线、工具袋，用力往上掂两掂，这些东西原来并不沉呀，为什么现在变得这么重？简直象背了座小山在走路哩。转头看看双根叔，三十多斤重的手摇马达，是个铁家伙呀！可他象什么也没背似的，迈着大步，噌噌往前急走。小梅越看越羡慕，不觉浑身来劲儿，也象双根叔那样迈着大步向前走去。

山间小路，小沟渠，坑坑洼洼的牛车大道，村庄，一一甩到后边去。

背后有隐隐的马达声，敌人还在“送行”哩。小梅暗暗骂道：“蠢猪头哇，别威风，你等着瞧吧！”

敌猪头师全军出动日夜“清剿”已经半个多月了，虽然始终没围住这支神通广大的游击队，使猪头极为懊恼。可

此刻他却搦动着嘴唇，歪着光脑壳，很是洋洋得意。因为刚才他听到侦察处长和铁甲团长同时报告，这支共军游击队已经进入黄泛区了。他认为游击队只要一进黄泛区，就不会不战自毙！

黄泛区，被敌人看成“兵家绝地”，但对我们来说，恰恰是对敌斗争的歇脚地，是打击敌人的理想的通道。游击队正沿着黄泛区东部边沿地区前进，准备甩掉敌人后立即杀出来。

大地上不见树影，不见村庄。脚下的路宽宽绰绰，随便你走向哪儿，都是平平坦坦。这可不要象在大别山上，弄得好，一脚就空了，就要摔一大交。更使小梅满意的是，这儿的土地都象刚刚翻过的，又用耙耙平了，柔软，但不陷脚，没有坑没有洼，更没碎石土疙瘩，在这样新鲜的地方走道儿，真舒坦哩。

前面不远忽然出现了灯光，小梅心中一喜，到了宿营地啦？果然，接着就听到乡亲们小声地招呼：

“同志们，辛苦了！”

“快进屋，快进屋！”

原来已经进庄了。

小梅进了屋，忙问双根叔离黄泛区还有多远？双根叔说：“黄泛区的地片儿大得很！说远，几百里，说近，早已在你的脚下了。”

开饭了，瓦盆里是黄澄澄的米饭。教导员笑着说：“这是

大米的弟弟——小米。小梅子，小米，可是咱革命的宝贝！咱们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鬼子，今天，我们还要用小米加步枪，打败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

小梅点着头，吃得很香。她从黄澄澄的小米，想到家乡的玉米面，老南瓜。还有那刚挖的竹笋，剥去皮也是黄黄的。挖笋，可不是好玩的，有时会遇上野猪、老狼的。她记得八岁那年，一次，是个阴雨天，自己提着个小篮到坡上去挖笋，多么嫩的笋呀！正高兴地挖着，一阵咳嗽叫，糟！野猪来了。成群的野猪，从对面坡上直朝这儿奔来，跑，已来不及了，几步远就是棵大美蓉树，上树！爬崖上树这是小梅的家常便饭，大美蓉树滑溜溜的，不要紧，转眼就上去了。野猪群一路上把柞树棵弄得噼啪作响，横冲直闯地上了坡。最后一个老野猪，掉了队，但它不慌不忙，摇头摆尾地朝大美蓉树下跑来。哟！刚才爬树没当心，从篮里掉下个长笋，这畜牲把笋叼在嘴里，高兴地抬头望望，这才喀嚓喀嚓地吃下肚去。小梅心里可紧张了，不知老野猪是否发现了自己，它会不会把野猪群唤来，吭味吭味几下子把大美蓉树拱倒，那就糟了！还好，老野猪未发现小梅，它吃完了笋，便咳嗽叫着掉头赶大队去了。这东西也太笨，在个小崖下，一冲两冲，费好大劲才爬上去，因为它太肥胖了。后来哥哥知道了，比划着：“你个小丫儿，再一个人乱钻，我不拽掉你的耳朵才怪！”想到这，小梅暗自笑了。哥哥，你如果知道我现在当了小游击队员，该会怎么说呢？……

铁勺撞击瓦盆的声音，打断了小梅的回忆。她觉得好笑，怎么会从小米饭想到挖笋，想到野猪，又想到哥哥了呢？

饭后，庄里的一位身强力壮的大叔，挑来一担小米，还有老大爷，老大娘也把一口袋又一口袋的小米倒在圆圆的大筐箩里，帮着同志们把干粮袋装得满满的。几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娘，把小梅的干粮袋一直装得差点打不上弯儿，乐得眉开眼笑地说：

“孩子，吃着大娘的小米，再难走的路也休想能挡住你！”“我的好闺女，没长大就为穷人打天下！”“丫儿，前面路难走，要多带点粮，大娘才放心。”

小梅也乐得不行：“大娘，等消灭了敌人，我再来看你们，一起庆祝胜利！”说着，随队出发了。

整夜的行军，走呀走。天亮时一看，哟，这儿怎么一片大水？对了，一定是去秋淹了，一个冬天上了冻，现在融化成这样了。一群饿慌了的麻雀，扑楞着翅膀在水草的扁茎上颤悠着，拚命啄着干瘪的草穗儿。水草被压得东摇西晃，草穗儿扑打着水面，激起小小波纹，麻雀吃了一惊，拍着溅了水珠的翅膀，飞跑了。

夜里的寒气把泥水冻成一层薄冰，现在被阳光一照射，化冻了，一步踏下去，陷到脚脖，真是从脚心冰到头顶，把小梅冻得嘻嘻笑着向前跑去。

前面是平坦的褐色大路，脚下褐色的粘土拚命粘着鞋底不放，先是将鞋绊儿给你拉断，然后老把鞋底“咬”住，使

你每走一步都要费很大力气。小梅对自己说，把爬山的劲儿使出来，你路再粘，能把我怎的？她哼着家乡的小调，大步又一大步，象一心量地球一样走着。

刚走完这讨厌的粘土路，前面又出现湿漉漉的细沙地，再往前走，就是冒烟似的黄沙。双根叔说，“沙漠”地带到了。

经过一昼夜奔跑，现在踏上这软沙，怪舒服的，小梅走着走着，迷迷糊糊睡着了，睡着了还继续走，真有意思哩。忽然有人拍着她的肩头：“小梅！快到啦！”睁眼一瞧，原来前面不远处的斜坡下，有些非常低矮的茅屋，那儿就是宿营地。

架线，安放机器，一阵忙碌，睡意全跑了。

等到联络完毕，小梅突然觉得乏力，全身骨头象散了架，真想立即美美地睡一大觉。但她没离开收报机，她要学淮英姐那样，还有桩重要的大事要做。以往，在环境稍为安定时，每当联络完毕，她总要将波长刻度盘转到最熟悉的地方，倾听新华社的明码广播。淮英姐曾说，每天要抓紧可以抽出来的时间，抄收新华社延安的电讯，因为咱们游击队没有油印小报，把明码电讯翻译出来给同志们阅读，这是一件非常重要而有意义的工作，也是军事电台报务员在可能情况下，应尽的责任。今天正应该又这样做了。

小梅抵抗着疲困的压迫，不顾头脑一阵阵晕眩，她认真地抄着。明码电报抄多了，一眼便可看懂电文的大意。这是新华社的一篇评论，其中一段的内容说，从去年七月蒋介石

发动内战以来，不到一年时间，进攻解放区的蒋匪军，被我们人民解放军歼灭了约九十个旅。小梅想，乖乖，九十个旅有多少人马哟！真是振奋人心哪。

抄完了新华社延安的电讯，她刚想立起身来，忽然，头一晕，只觉大地在摇动，一头倒在淑琴姐的怀里。

小梅睁开眼来，哟！我怎么这样好睡呀！这是在哪？露天宿营地？看这蓝天，噢，天怎么在摇晃？这床怎么也一动一动的？忙睁大眼坐起来一看，哎哟，我怎么躺在担架上。让人抬着走！忙一骨碌跳下担架来。双根叔说：

“小梅！别跑。”

“我不。”

“服从命令。”

“我不。”

“犟丫儿！”

小梅见教导员赶上来，如果他下命令不准下来走，可就不好办了，便忙放开步子，头也不回向前跑去。没跑两丈又突然停住了：机器呢？天线和工具袋呢？见都在叔叔们身上背着，这才放了心。

阳光下，周围是一片金色世界。黄沙，象碾碎的金子撒在大地上，一会儿黄灿灿，一会儿金光耀眼。可是，大风一吹，这平坦的黄沙便纷纷脱离了地面，迎面扑来，弄得满嘴苦巴巴的。用手抹把脸，怪呀，黄灿灿的细沙怎么变成

黑糊糊的细粒儿？而且，“无孔不入”，鼻子、耳朵里都是。小梅看看身旁的淑琴姐，怪俊的脸上出现了两个大黑眼窝儿。她忍不住笑了。

淑琴姐知道小梅笑的什么，便说：“你不也是这样吗！象文工团演真化的妆，黑眼圈儿。你个小鬼头！还笑哩。”

“真的？”

“还能假？”

小梅迈动着脚步，说，“等打败蒋介石，淑琴姐，买个小镜子，照照看，沙地里行军，这脸，是啥样子。”

淑琴姐说：“等打败蒋介石，就把这黄泛区变个样。”

“变个什么样子呀？”

淑琴姐想了想，没想出将来这新的平原会是啥样，但她十分肯定地说：“再不会老让沙子在这儿占领这大块的地盘了。”

小梅也在想，等打败了蒋介石，淮英姐说过，到了那时候，劳动人民都当了家，作了主，还是按毛主席指的路子不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哎嗨，那有多来劲呀！

黄沙，渐渐让位给白沙粒儿，满地都是亮晶晶的。象准把白玉碾成米粒儿撒在这里。这些小东西真讨厌！专往鞋里钻。脱鞋走，它咬脚丫子，穿鞋走，它在鞋里面打滚儿，捣蛋虫！前面，忽然出现了大片绿草，象准在这儿把大地毯一大块又一大块地铺在大地上。小梅高兴极了，喊：“双根叔！

看，草地！”到近前一看，不是青草地，原来是沙地上的一厚层青苔。双根叔说：“这儿，去年大概漫了水，长年累月的泡着，所以把沙地都泡出青苔来了。”

小梅没想到这青苔也十分厉害，脚刚一踩上去，一个滑儿摔个陀螺！等爬起来，两脚又陷下去了。原来下面仍然是沙的世界。

往前走，小梅边走边给脚下的泥沙起名子：“乱石沙”，“黑泥沙”，“棉花沙”。这“棉花沙”硬和走路的人闹别扭，小梅往前走一步，它忙把脚给你向后拉半步，刚一抬步，另只脚又象自动后退，一退就是半尺多！

快到中午时，前面传来口令：“跟上！快到庄啦！”

村庄在哪里？小梅放眼望去，平平展展的大沙地，一望无际，连个高岗儿都不见影，哪来的村庄。她东张西望地寻找着。

“这不是？到啦！”双根叔说。

“地下庄。”淑琴姐说。

“地下庄”，半点不假，一些低矮的小屋，只露着个屋顶，屋墙全埋在沙里。为了能开门进出，屋主人将封门的细沙铲到一边去，这样才勉强能把门儿开开。

“为什么要在这儿盖房子？”小梅问。

双根叔说：“这儿，原来大概都是村庄和庄稼地，流沙，随着风跑，几年下来就把把田地和房屋给埋啦。”

小梅看看四周，这沙地上，有的地方，一条条沙沟，有的

地方，一道道沙坝。大概沙坝填满了沙沟，沙沟又变成了沙坝，所以就向前流动了。抬眼望去，远处，有一块块绿地毯，那大概是种庄稼的地方。在这庄不远的地方，还有块大洼地，黑糊糊的，稀稀落落有些苇子在摇动，那儿，大概是个干涸了的大水塘。她沿着小山坡似的沙堆一步步走到屋门口，轻轻推开屋门，屋里，黑漆漆的一时看不清楚。待眼睛习惯了，这才见有位大婶坐在当地，面对着菜板，用切菜刀吃力地一下下剁着。小梅走上前，

“大婶！”

房主人见是个小姑娘，腰间别着小手枪，便知道是解放军的小女兵，亲热地忙拉着小梅的手：“妹子，坐，快坐！”屋里既无桌又无凳，只有破席铺的地铺。

到这时小梅才看清了，这位大婶只不过三十岁左右的年纪，大概生活困苦，瘦削的脸和蓬乱的头发，使她变老了。“大叔呢？”

大婶的眼圈儿红了，鼻子抽搐着，她强忍着眼泪，但终于忍不住放声痛哭起来。她拉着小梅的双手，象对久别的亲人一样，边哭边叙述她的悲惨遭遇：

半年前，秋庄稼刚起身，一场大水漫过，四处一片汪洋。等到水退了，庄稼也馊烂了。本来已连年歉收，加上今年颗粒不收，怎么度日？大婶的丈夫和庄里的几个年轻人，扛上扁担，到外地去给商人挑脚。不料半路上被抓了壮丁，大婶的丈夫听说要被套上军装编到猪头师里当担架兵，行

军时抬着官儿和太太们走路，便趁机逃跑，当官的开了枪，当场被打死。一月后，本庄被抓丁的一个青年逃回来，把经过情形告诉了大婶，她一听，昏了过去。

“国民党反动派，到处行凶，欠下人民多少血债！早晚有一天，和它算总账！”小梅愤愤地说，随手拿起菜刀，想一面安慰大婶，一面帮她剁菜。忽然，举起来的菜刀停住了，没想到，她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大婶的菜板上剁的不是菜，是水浸过的烂棉花！

“啊！大婶！这——”

大婶叹口气，眼泪拌着伤心的声音：“一场大水，庄稼没了！先是捞鱼虾充饥，后来，吃塘里的水草，流沙流过来，塘干了，就吞这——”

小梅从地铺上跳起来，她要快些去告诉教导员、告诉淑琴姐和双根叔，这儿，大婶，饿坏了，吞烂棉花！正在这时，一个细微的声音从哪儿传来，她忙转头，到处看，忽然发现，原来是一个小妹妹和一个小弟弟，用草灰堆盖着，只露着个脑袋，睡在墙角落里。地铺上只有半块破麻袋片，小梅明白了，大婶为了给小弟弟取暖，只有用草灰给他们当被子了。看到这些，眼泪再也止不住，簌簌地流下来。

淑琴姐这时走进来，也被眼前的事惊呆了。

小弟弟发出低微的呻吟声。小梅忙跑过去，把他们抱到地铺上。她爱抚地抱着，瞧着他们枯黄的小脸。小弟弟伸着小手，摸着她的头发，脸，小手枪。他不知道这位小客

人啥模样儿，他多么想看看啊，但他只能伸着小手摸呀摸。

“孩子小，不懂事，草灰……揉进眼里……瞎啦！”大婶泣不成声。

淑琴姐抱起小妹妹。小梅仍紧紧搂着双目失明的小弟弟。小弟弟！你才这么一点大，就再也看不到世界上的东西啦！她的眼泪，落到小弟弟脸上，顺着被草灰涂黑的小脸，流到地铺上。

风，卷动着黄沙飞舞，小屋门晃得响起来。大地上的黄泛区；黄泛区里的这间小屋里，燃烧着仇恨的烈火。来自大城市的郝淑琴，来自大别山的小姑娘，和这黄泛区小屋里的大婶，三颗被激怒的心，跳着，三双眼睛迸发着对旧世界仇恨的火花。这火花燃烧着，越烧越旺，冲出小屋，冲向大平原，要把那可恶的猪头师，把地主老财、国民党反动派，一齐烧光！

游击队的两个女队员——淑琴姐和小梅，默默地将自己的单衣脱下来，轻轻披到小弟弟、小妹妹身上。

小妹妹第一次披上这宽大的衣裳，小弟弟第一次摸到这满带体温的单衣，一齐舞着小手，象是道谢又象告诉妈妈，他们来到这世界上，第一次穿上了衣服。

教导员进屋来，见了这情景，默默地走出屋，吹响哨子，把队员集合到面前，用他使惯短枪的大手，指着庄外那干涸的大泥塘：“同志们！我们在这儿休息一小时，就利用这休息时间，去把泥塘里的苇根挖出来，帮老乡度过春荒。”



游击队员们，热烈地响应教导员的号召，忘记了长途行军的疲劳，因为锨、锄有限，大家就用劳动的双手，扒开黑泥，向躲在深处的草根进攻……

小梅也用双手翻动着黑泥，使劲儿将草根一根根拽出来。她翻着拽着，眼前出现了去年秋夜敌猪头师冲进她的家乡白马冲杀人放火的情景。自己的爹妈是敌猪头师杀害的，刚才那位大婶的丈夫也是被敌猪头师打死的。黄泛区一个“地下庄”，受到洪水、黄沙和反动派造成贫穷的难以想象的折磨。现在，还有很多的狗头师，狼头师，象猪头师一样在到处行凶，全国不知有多少小梅、大婶，家破人亡！噢，对了，这就是教导员常说的，我国当前正是革命斗争中两个阶级的一场大搏斗，代表反动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死亡，垂死挣扎，到处行凶，所以，要把敌对阶级的武装势力什么猪头师之类一齐消灭光！

临上路时，大家自动的要将干粮袋里的小米倒给老乡。小梅先抖动着手里的干粮袋，黄灿灿的小米粒儿，跳呀跳，跳到泥瓦盆里。小弟弟伸手抓着小米粒，送到嘴里，香甜地吃起来。

庄里的男女老少，一齐来到庄头沙地上，含着热泪接受了游击队赠给的小米。小米在筐箩里、大木盆里跳动，军民，男女老少的心也一齐在欢跳，跳呀跳，一颗颗火热的心跳到一起，成了无敌的战斗力量！

离开“地下庄”，朝前赶路。小梅，不断地回顾着，再见，

黄泛区的大婶，再见，苦难的小弟妹！从苦难的小弟妹，小梅想起了自己的家乡，那儿，有许许多多不知名的兄弟姊妹们，从十二、三岁起，因为缺碘而甲状腺肿大，脖子上不知不觉便挂上了肉瘤。使人气闷的肉瘤，随着年龄增长渐渐变大，大到无论冬夏都要戴着怀，走起路来大肉瘤在胸前抖动，成了终身残废！

睡草灰，吞烂棉花，挂肉瘤……小梅想呀想，这旧世界必须彻底砸烂，要为千千万万的小弟弟、小妹妹、挂肉瘤的大人和孩子们，为所有的受苦人，为整个无产阶级，贡献自己的一切。小梅下定决心，为解放天下受苦人，自己要用这手枪和电台，在武装斗争的大道上，战斗到底，战斗到全国都解放、战斗到天下受苦人都解放！

山中六捷

华东野战军主力部队，甩开南线的敌人，神速地进入沂蒙山区。

当游击队正在冀泛区艰苦跋涉时，敌人的集团进攻开始了。南线敌人，气势汹汹，不可一世！不料，扑了个空。

“共军的主力哪儿去了？”敌人的高级指挥官傲气十足地说，“嘿，共军不敢决战，只好向黄河以北逃窜！”

南线的敌人派出飞机侦察，派出部队侦察，都不见解放军的影子。

这时，在沂蒙山区，我军将由北面向南进攻的敌人，前后堵住，形成包围圈。

这一网，真可观！六万敌人被围住两天三夜了。被围住的敌人见势不妙，慌慌张张，开始突围。六万众，挤在一条东西七八里、南北十来里的深山沟里。

敌机为了掩护地面部队突围，拼命地打着机关炮，这架俯冲，那架丢炸弹，加上地面炮火轰击，飞机声枪炮声交织一起，远远传来，象一盘巨大石磨在转动，一片嗡嗡响。

参谋长马坤，对着电话大声传达着命令：“全部炮火，封

锁溃逃的敌人！同兄弟部队一起，向突围的敌人发起全线攻击！”

我们的山炮、九二步兵炮，迫击炮群，一齐向敌人开火。炮弹在突围的敌群中爆炸，又把敌先头部队炸得掉头向后跑。这一来，敌人前后部队自我相撞，挤成一堆又一堆。远远看去，象煮糊了的锅巴，从滚沸的锅里淌出来，呼呼啦啦，在深山沟里淌来淌去。溃败的敌人没头没脑地在山坡上、山沟里乱跑乱窜。敌军官们暴跳如雷，士兵们互相厮打，都想夺路逃走，但谁也逃不脱。

十里长的山沟里，窜动着灰色的人群。其中，一个不散的“灰团团”在灰色的人流中打着转转。根据以往经验，每当敌人溃败时，他们的高级军官，都在马弁、护兵保护下，狼狈逃命。解放军战士把这一小撮称为“夹油饼干”，大家知道，在这小小灰团团里，准有敌人的大官儿，于是，便冲上去，果然捉住了一个肥头大耳的“士兵”，很快送到纵队指挥所来。

“兄弟……是马伏。”肥头大耳的家伙说。

“不大象吧？”马坤目光锐利地逼视着他。

肥胖的家伙继续表白说：“是马伏，一点儿不假！”

马坤没再理会他，对一群正从这儿经过的放下武器的敌人士兵们说：“你们放下了武器，回到人民这方面来，我们欢迎。但你们都应该立即有立功赎罪的表现。你们说，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其中一位骨瘦如柴的小老头儿，应声停了下来，毕恭毕敬地向马坤鞠了一躬，说：“报告长官，他，是中将军长，我是给他喂马的。”

敌军长见蒙混不过，恶狠狠地瞪了他的马伕一眼，又转脸对着马坤，故作镇定地说：“我是军人，军人是不怕死的！”当过他马伕的小老头儿接话道：“不怕死你为什么化装逃跑？你朝我瞪什么眼？我解放了，我还怕你呀？”说着，他气哼哼地赶队伍去了。

敌军长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喃喃地说：“这次失败，完全是偶然，太出乎意料！”

“你们彻底失败早就注定啦！”马坤威严地说，“把他押走！”

马坤接着来到前沿，望远镜里出现这样的场面，满山坡的灰色人群中，跟着我身穿黄军装的战士在游动。那是成营成团的俘虏，在我战士们的指引下集合。山顶上，我军很少几个战士，就把成群的灰色人群往下赶。被围的敌人完全丧失了建制，正在迅速地土崩瓦解。

马坤回到指挥部，下属各师纷纷打来电话，报告俘虏的人数和各种战利品的数目等。

一群俘虏来到庄头，进了一个大院，他们都是敌人的校尉军官，早已饿慌了。有位大个子炊事员担去一担小米饭，若在前些天，他们还不屑于吃的，可这会儿立刻一拥而上，抢着狼吞虎咽起来，把小米饭撒的满地都是，气得大个子炊

事员吼了一声：“你们都给我站住！”俘虏们都呆若木鸡，愣了，噢，不是说优待俘虏吗？怎么又……只听大个子炊事员火冒三丈地训斥说：“这小米是人民的血汗，糟蹋一粒都不允许！谁撒下的，都给我捡起来吃下去！”

“是，是。”

“兄弟们糊涂。下不为例。”

……

庄前庄后，武器堆积如山。帮助运输武器的民工，将机关枪捆成捆儿抬到小车上运走。

纵队电台报务员李火生，搬来个收报机，往参谋长面前一放，笑着说：“这个，听得远。上次那个算‘千里眼’，这算是‘顺风耳’！”参谋长眼里漾着喜悦，说：“瞧瞧把你乐的！”

火生抱起收报机乐滋滋地刚要走，被参谋长喊住，交待说：“我们的游击队，现在有困难，拍电来请示改变联络方法，采取多听少发，纵队部已经同意了。从今天起，你要多主动联络。”

“是！”火生行了个举手礼，抱着收报机走了。他回到报务房，试听着这新缴来的收报机，随意抄下一段国民党中央社明码广播，说什么沂蒙山区的共军，正溃退中，不日即可全歼。“死不要脸！”火生往地上啐了一口，关了收报机。他心想，我们这一仗打得真漂亮！照这样干下去，不久就可打到南京去，把蒋占区全部解放！

从我军节节胜利，火生想到不久将要解放的家乡……

大别山区。那儿，有自己的双亲，还有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妹妹。不知他们现在生活得怎样？想着想着，往事涌现眼前：

那一年，自己刚参军不久，随首长出发执行任务，路过家乡，在白马冲住了一夜。临上路时，妹妹抓住皮带不放，

“哥哥，把你这手榴弹给我！”

“你要手榴弹干什么？”

“你又不是不知道！老猪头最坏，不肯减租，砍伤了李大爹，逃了！他要再回来，我就用这手榴弹炸死他！”

“你还不会用。”

“谁不会？你让我试试！一拉弦，轰——你当我不知道哇？”

“哈哈，一拉弦轰——？”马坤走过来，“什么事呀？小梅。”

哥哥抢先说：“报告首长，妹妹要我的手榴弹，缠着不放。”

妹妹也抢着说：“我又不是要玩，是要……”她把理由又说了一遍。

马坤听了，用手摸摸妹妹的小辫儿，连连夸奖，“有出息！……”

后来，虽然部队多次进山，但始终未驻过白马冲，再也未见父母和妹妹。现在，妹妹一定长高了。据说，我主力部队北上后，山区又被敌人占领，爹妈不知怎样了？妹妹也不知怎样了？

电话铃声打断了火生的沉思，是纵队后勤部打来的，说缴到了大批美国电池，请电台人员领取使用。

火生骑上参谋长的枣红马，沿着山间小路飞驰着。翻过几个岭，刚一拐弯儿，面前一群灰色人群在窜动，仔细一看，哟！敌人的炮兵。他忙减慢了速度。只听一个敌军官在大声咋呼：

“快，快，把炸药搬来，所有的炮，全炸掉！”

火生一提马缰绳，战马一声嘶叫，箭也似的冲到敌群前，大吼一声：“不准动！”

敌炮兵营长抬头一看，只见一个年轻的解放军战士，踹着加拿大手提冲锋枪，骑在马上，怒目而视。这敌军官看着实实在打个寒战，不早不晚，正要炸炮的当儿，冲来了解放军！再一看，马后并无他人，便缓了一口气，心想，只你一个，又是个年轻娃娃，就好对付了。便把黑牙一呲，伸手掏枪，哒哒哒一阵枪响，早有准备的火生抢先开火，将敌营长打倒。

忙着运炸药的敌人，惊得呆住了。火生趁机换上弹药，大声喊道：

“动？打死你们！”

时间在一秒秒过去。

一门门迫击炮，张着嘴立在半坡上，一箱箱炸药放在炮底盘上，导火线接在电话机上，只要有人将电话机摇柄轻轻一摇，炮阵地上就会立刻发出震天动地的巨响。但没人敢

动，更无人敢靠近电话机。敌人的眼睛，一齐盯着这个怒目而视的青年战士，整个阵地上，没人敢出大气。

猛然一阵脚步声响，一位解放军的步兵连长带着部队冲过来，一眼瞅上了这弓上弦刀出鞘的阵势，他立即大声命令：

“蒋军士兵们，听我的口令：全体向后转！目标，山沟旁柿子树下，集合！”

敌人的士兵，转回身去，朝柿子树方向走去，几个军官迟迟疑疑，也只好挪动脚步，集合去了。

火生告别了步兵连长，翻身上马，朝前驰去。只听背后那位步兵连长的声音：“同志！你是哪部分的？”

火生转回头来，招招手：“纵队部！”

了。最可恶的是猪头师的两只狗——便衣队和地头蛇。因此，一致决定，杀回敌巢穴，首先打掉敌人的便衣队，得手后乘胜消灭地头蛇！

杀回敌巢穴

向全体队员传达了支委会的意见后，游击队便连夜出发了。经过夜行晓住，又悄悄插进了敌人心脏。

队员们都在考虑着打掉敌人便衣队的办法。根据多次侦察，敌人这支便衣队的活动特点既隐蔽又狡猾；不成群结队，分成三小股，互相救应，只要其中一股枪响，另外两股即刻赶到。要想一下消灭这支分股活动的敌人，看来，必须设法儿使他们先聚拢一起才好下手。

春季河南平原上的市集，冷冷清清。在这青黄不接的当儿，庄稼人缺吃少穿哪还能上街赶集？倒是那些牲口贩子、粮商在大作生意，所以市集上的生意还算“兴隆”。程远从几个叫卖的小贩身边走过，进了饭馆，见外屋桌旁都是些铜臭熏脑的商人，便撩开布门帘，进了里屋。他一眼便瞅见有三个穿着黑色宽衣大袖的家伙，围坐在靠窗的一张方桌旁，显得很神秘鬼祟，一边喝酒，一边交头接耳。其中一个嘴有些尖的，突然停止了说话，随着滴滴溜溜的小眼睛朝程远上下打量。这人正是敌人的便衣队长尖嘴猴。程远对他连理睬会，旁若无人地走到屋当中，喀哪一声把快慢机往桌上搁，大咧咧地坐了下来。另外两个队员也跟着坐下了。

跑堂的忙来到一边站着，等候吩咐要什么酒菜。
“先来一壶茶解渴。”程远说。

在黄泛区边缘的小庄里，游击队举行庆祝大会。为了不暴露目标，会议有两条规定：欢庆的时候不要鼓掌，不要大声歌唱。

程远用激动的音调，宣读纵队司令部、政治部的嘉奖电：

“此次战役，歼敌六万。这是我军遵循毛主席的军事路线，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军事原则的结果。你们奋战在敌人心脏地区，及时反映敌情动态，战役前夕又侦破敌人的重要密电，更加证实了我指挥机关已掌握敌人的情况，有助于首长对敌情的判断、分析，便于捕捉战机，这下决心，跟其他敌后人民游击队一样，有力地牵制了敌人，对这次战役的胜利作了贡献，故特此电令嘉奖。”

这里虽然没有大红花，但游击队员们的心花在怒放！程远要大家戒骄戒躁，再接再厉，为革命做出更大的成绩！

庆祝会刚散，支委会又在紧张进行，研究杀回敌巢穴后的行动步骤。经过讨论认为：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如同没头苍蝇，只要注意隐蔽，这种“胶皮轮子”敌人嘴啃一阵就过去

尖嘴猴见来了这样的不速之客心里嘀咕开来：又是他妈的KB308，到处找老子的岔子！便忙坐正了，皮笑肉不笑地问：“老兄贵姓？哪路发财？”

程远接过跪堂送上的茶壶，示意要他出去，便不屑一顾地自己点燃支烟，说：“敝姓孙，KB308。”轻轻拍拍桌沿，“怎么？不懂规矩？”

尖嘴猴一听，脸气得紫红，他知道对方说的“不懂规矩”是什么意思。在城里，不管是保安司令部的还是炮兵、空军，凡是遇上这个KB308人员，就要主动出示身份证。身为猪头师便衣队长长的尖嘴猴，也不得不低声下气地掏出了身份证。

程远看了看，丢给对方，又指指另外两个。

另外两个敌便衣也只好乖乖掏出了证件。

程远这才将自己的证件取出来。

尖嘴猴接证件在手，翻来复去地看着，心想，只要被老子找出半点漏洞，就非给你个下马威不可！

程远讽刺说：“老弟，看仔细些。上次，你们的处长把共军便衣的假证件当成真的，落了个血头血脸！”

尖嘴猴一听，倒没了主意，他还真不知究竟怎样来辨别这证件的真假，只好送回证件，嗯嗯啊啊地表示看清楚了。

“你们的侦察处长真他妈的草包，有刀有枪的，又是在国军的后方，却被共军便衣给打了个贼死。哼，到现在还躺在军医院里吧？”

“嗯……处长先生马上就要出院了。”

程远继续以嘲弄的口气说：“贵师长怎么重用这号草包！他岂能是共军游击队的对手？嗯？就拿共军游击队那部电台来说吧，据本部所知，它已经在这一带活动了很久。你们保安司令部干什么吃的？嗯？又是摩托又是便衣，看来，准是把美国朋友给的汽油都拿去作了生意了。嗯？便衣队长先生，请问：为什么摩托车队竟三番五次捕捉不住一部小共军游击队的电台？”

尖嘴猴苦笑了一下：“老兄，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哪。那共军游击队电台，有穷百姓们掩护，要想捕到它……简直是大海里捞针——”

“胡说！”程远厉声厉色地说，“共军电台，不就在这方圆几十里路以内吗？要是真想捉住它，岂不是轻而易举！”

“轻而易举？”尖嘴猴摇着瘦脑袋说，“孙兄，站着说话不腰痛！如果老兄能捉到共军电台，哪怕是捕到它的影子，兄弟也甘拜下风。”

“怎么？堂堂的保安司令部的便衣队，都被共军一小支游击队难倒了？好吧，两三天内看老子的，准叫你知道我的厉害！”说着立起身来，“不过，孙某有言在先：到时候，枪一响，保安司令部的便衣队可不准……乱插乱撞。”

“哪里哪里，兄弟一定……密切配合，密切配合。”

程远一边往外走一边说，“好，那就下次再见。”

两天过去了，尖嘴猴没见KB308有什么行动。第三

天，地头蛇报告说，城南八公里的柳庄，发现共军游击队电台。

等到尖嘴猴带队赶到离柳庄二里路的树林时，见程远正在点燃油抽着。他刚要从一旁过去，被程远喊住：

“你们吃干饭的？等你们赶到，共军游击队早不见了。”

尖嘴猴一听，心里急了：原来他们早已发现了目标。便向部下递眼色，意思是快扑上去，别让KB308抢了先。

风，扬起灰沙，把天空弄得昏蒙蒙的。尖嘴猴心里又急又乐：乐的是这种天气，半里外就看不清楚，容易接近柳庄；急的是，KB308抢到头里来了，弄不好，一块肥肉被他们叼走！

枪响了，共军游击队从庄西面，冲破了“KB308”的封锁，很快去远了。

尖嘴猴趁机冲进庄，只见在当街一家窗口上，牵拉着半截天线，他想，这是共军电台人员刚才撤退时慌了手脚，把天线拽断了。闯进屋去一看，哈哈，两个木箱用油布套裹着，一个在桌上，一个半歪在墙角落里，果然是共军跑得慌张，只把马达带走了。他刚要打开来看看，一个便衣急忙跑进来：“KB308来抢电台了。”

尖嘴猴连忙迎到当街，见程远带着几个人来近了，灿灿地说：“老兄，对不起，你来迟了。”

程远见对方两个彪形大汉各自紧抱着油布套木箱。这

是两个里面装了砖头的木箱；现在被敌人视为无价之宝了，便故意大声喊道：

“把电台给我放下！”

尖嘴猴嘻皮笑脸地说：“孙兄，是不是这样……兄弟先把电台带回，如果贵部需要，只要打个电话，就马上送去。”

程远冷冷地说：“刚才若不是本都行动神速，打共军个措手不及，这部电台也早已远走高飞。别废话，老老实实给我放下来。”

尖嘴猴心里明白，只要把这部电台往师长面前一放，那侦察处长的位子就可能十之八九由我来代替。反之，如果师长知道电台得手后又被别人弄去，后果不堪设想！轻则挨军棍、革职，重则……想到这便翻了脸：

“姓孙的，把话说明白，这都共军电台，兄弟已跟踪了多日。刚才，共军就是从贵部的面前冲出去的。功罪在谁？哼！也该心里明白。”

程远把快慢机往腰里一插，卷开袖子：“这么说，老子不给你点厉害尝尝，你是不会乖乖把电台放下的。”

敌便衣队员见对方要斗殴，忙跑到庄头将庄外的两股敌人一齐喊来。

双方又挥胳膊又抽匕首，僵持了两分钟，程远见敌人全部进庄来，便气呼呼地说：

“好小子，仗着你们人多势众，把老子打下的共军电台抢走。好吧，回城再说！”

尖嘴猴忙把手一挥：“走！”

敌便衣队前后左右地护着两个装了砖头的木箱，惟恐被对方抢走。这柳庄街道很窄，一时，敌人挤成了一个疙瘩。程远的快慢机一梭子扫去，敌人倒了一堆。埋伏在街两旁院里的队员，把手榴弹象雨点一样投进敌群，一阵连续的巨响，整个柳庄都跟着打颤，那尖嘴猴半个脑壳削掉了，其他的敌人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只有一个活着的，在哼哧哼哧出粗气。

一个游击队员惋惜地说：“可惜，这两个原来装机器的木箱也炸飞了。”

程远笑笑说：“装机器的木箱，好好的在小梅那儿哩。”

打掉了敌人的便衣队，游击队员们兴高采烈。敌强我弱的局面在改变着，斗争形势越来越向有利于游击队的方面发展。可是，小梅却遇到了新的困难：原来电台的收、发报机，使用两种不同的电源。发报机由手摇马达供应电流，而收报机呢，只能使用一种电源——干电池。

电池越用越少，因为没有新电池，只好用旧的、电流微弱的“乏”电池。这样一来，收报机渐渐会变成“聋子”！

派去城里的同志回来说，最近敌人严密控制了电料行，我们城里的同志去买电池被敌人抓走了，还说，“看来，电池供应要中断一段时间了。”

程远默默抽着烟，想了想说：“狡猾的猪头师长，想从这



儿抓线索搞掉我们的电台。哼，没那么容易！咱们可以另想办法，把电池搞到手！”

没有电池，收报工作可不能停止，收报机的声音小得象蚊虫嗡嗡，到后来，几乎难以收听了。小梅脱掉了鞋袜，光着脚丫子，把手搭到机身上，

继续收听。原来小梅是在利用“人体感应”的作用，使电流几乎枯竭的收报机得到了一点儿人体电流，虽然仍不能大声“说话”，却可以勉强坚持到本次抄收工作完毕。这是她在淮英姐留下的小本本上看到的，是关于抗战时期我江南根据地电台战胜敌人封锁记载中的一段。小梅一试验，还怪灵的！她高兴极了。

这时，纵队部电台呼叫后，开始发报。

以往，小梅能在各种内、外的嘈杂声中抄报，却从未遇到今天这种情况，现在，耳机里的声音太微弱啦！怎么办？下定决心，坚决把电报抄下来。为了对付各种干扰，她咬着牙，屏住呼吸，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到收听上，仿佛世界上的一切都不存在了，唯一的只有耳机里隐隐约约时断时

续的信号声。

纵队电台报务员真会体贴人，拍完一次后接着又拍一次，小梅忙把误听的电码，逐个的改正。最后还有十组电码，只需三十秒钟就可全部校对完毕。为了排除自己呼吸的干扰，必须憋足一口长气。

一秒，两秒，三秒，……到十秒时，她觉得有些闷憋。她坚持着，脸色涨红了。……

这时，屋外的人们，都静悄悄地，一齐为小梅抄好这份电报在忙着：程远盯上了房东大娘一群心爱的宝贝鸡；其中那个红冠长腿黄毛大公鸡，神气极了，在鸡群里高傲地走着。这家伙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亮开大嗓门，拼命炫耀自己一番。这种时候如果叫唤，准给吵掉了电码。程远只好把干粮省点下来，一点点丢到它跟前，把它引到院外去。

屋里的小梅，终于坚持校正完了电码，才长长出了口气，眼泪也流出来了。这是在电源将断的情况下，抄收了一份完整电报后幸福的眼泪，也是着急的眼泪。电源已经告竭，纵队再来电报必须及时抄收，对敌台侦听也是万万停不得的，怎么办呢？

正在这紧急时刻，程远命令道：“小梅！带上武器和我一起出发接双根同志去。”

原来，正当收报机快要变“聋哑”的时候，程远便交给双根一项任务，说：“因为敌人封锁，暂时去城里买电池已不可能，我们只有到敌人手里去夺了。”他指了指军用地图

上由淮河到陇海中间的一个车站，继续说：“敌猪头师在这里设了一个供应站。据上次在马车上侦听我电台的那个通讯连长供称：敌人的电讯器材就在这个供应站里。我派短枪班在山庙车站附近接近你，你去……”接着小声交待了一番。

第二天傍晚，双根叔和扮“挑夫”的老徐来到敌供应站办公室，把“师部军需处”的“公函”和随函附上的电池调拨单据交给了供应站站长。

“贵姓？”站长问。

“军需处上尉副官，赵。”

“赵副官！路上辛苦了，坐，坐，坐！”一面不住地打量着。

双根叔深深吸一口气：“沿路，共军游击队神出鬼没，所以，兄弟只得商人打扮，以减少目标。”

站长点点头：“上策，上策！”递上一支烟，又问，“师部通信连刘连长，怎么好久不来提取通讯器材了？”

双根叔压低声音说：“站长，你还不知道？刘连长藏在马车里侦听共军电台，连人带车，全作了共军俘虏了。”

“啊！”这个四十多岁的供应站长深吃一惊，愣了好一会儿，才说，“不瞒赵副官说，师部侦察处长托我代买的贵州天麻，是由刘连长带到师部的，迄今，不见款来。这货款数目很可观，兄弟垫不起。赵副官回师部时请代劳问问侦察处长。重托，重托。”

“哟！站长，侦察处长受了重伤，前天还在医院哩，恐怕……”

“怎么？他怎么受了伤？”

“你也不知道？”双根叔故意显得毛骨悚然很后怕的样子，“就在师部所在那个大城市公园门口，脑袋被打裂了，半天才活转来。”

供应站长更加吃惊，喃喃地说：“师座的右膀都被打成这样……军中的饭碗，难哪！”说着，立起身来，“赵副官，请休息一下，我去按排装箱。”他来到卫队房，对卫队长说，“这个赵副官，未曾见过面，为防万一，派一个排长带上一个班，同车到师部去。并把我的信交给侦察处长。”

上了火车，双根和“挑夫”抢占了靠车门口近的位置。敌排长把斜对面座位的人赶走，他坐了。匪兵们也各自占了位子。

火车走走停停，后半夜时到达了山庙车站。未等火车停稳，双根叔和“挑夫”已互相递眼色，准备下车。

火车轮刚停住，只听一个女孩清脆的嗓音在叫卖：

“烧鸡，烧鸡，又肥又香的烧鸡！”

双根叔听小梅的声音由远而近，忙开大车窗，探出头大声招呼：“来来来，买烧鸡。”又朝车里的“挑夫”说，“快，去挑只肥的来。”

“挑夫”答应一声“是”，几步下了车。

双根叔缩回身子一看，敌排长正瞪着贼溜溜的眼睛盯

着自己，他装作毫不介意，问：“你也来一只？”没等他回答又向窗外，

“小姑娘，烧鸡新鲜不新鲜？”

“刚出锅的，新鲜，新鲜，快买吧。”小梅举着烧鸡，踮着脚尖，透过暗淡的灯光，警惕地瞅着车厢里面，她一眼就发现那正注视双根叔的敌排长，暗暗握紧烧鸡下面的小手枪。

一声汽笛响，火车就要开动，双根叔一面喊：“快点，快点。”一面作个手势，要车外的小梅和“挑夫”老徐注意敌排长，乘机猛地从窗口用力将装电池的木箱丢出去。

敌排长愠地站起来抽出手枪，刚要向双根叔射击，只听“当”一声，小梅的手枪响了，敌排长摇晃了倒下到车座位上。又一个敌人高跳起来，被老徐一枪打倒。双根叔嚼地由车窗跳到月台上。车上其他几个睡眼蒙眬的敌人，乱咋呼起来：“共军！共军！”抄起枪，毫无目标地向车外乱打起来。火车轮子越转越快，他们的射击仅能给自己壮一点胆罢了。有些麻烦是惊动了车站南面十来丈远碉堡里护路的敌人，用机枪打得月台上一个劲进火星子，还有一个敌军官扯起嗓子咋呼：“上！上！给我打！别让游击队跑了！”随着他的咋呼有一股敌人朝月台冲来，被程远他们一个排子枪压了回去。双根叔手提短枪前面引路，老徐扛着电池箱，小梅提着烧鸡篮子，迅速地离开了车站。

护路的敌人不死心，又打着枪向车站冲来。程远立即决定：“双根同志，你和小梅、老徐带电池往北抢破南春河！

我带队牵制敌人，掩护你们，快！”

双根叔小声地应道：“是！”立即叫老徐扛着电池箱在前，小梅居中，自己作后卫，飞快地向北去，穿过一片麦田，翻过一道土岭，又向前走了十来里路，来到赵庄。三人穿过一个小菜园，进了赵爷爷的家。

这赵爷爷是地下交通员，已六十多岁，眉毛胡子都花白了，每天都在南春河渡口撑船摆渡。他听双根叔介绍了夺电池的经过，想了想说：

“山庙车站这么一打，猪头师可能马上要派兵封锁渡口。看来，必须和敌人斗斗智谋了。”

几个人一合计，便定出了行动计划。

天蒙蒙亮时，小梅扮作赵爷爷的孙女，和赵爷爷一起先到渡口去了。稍过了会儿，双根叔和老徐各挑着半担鲜鱼，也朝渡口飞快地走去。从赵庄到南春河渡口一里多路。快到渡口时天已大亮了。双根叔边走边打量着，只见小梅和赵爷爷早坐在河边老垂柳树下的小木船上等着了，看样子，还真象摆渡的爷孙俩哩。双根叔又一瞅，赵爷爷的摆渡小屋已有敌人进出，他和老徐都装作没看见，径直朝小渡船走去。

“站住！”从一旁蹿过来两个端着冲锋枪的敌人，其中一个匪班长，伸长脖子瞅瞅箩筐，瞪着眼问，“挑的什么？放下，检查！”

双根叔说：“我们俩刚弄来点鲜鱼，这还不明明白白

吗？”

船上的小梅亮着嗓门喊道：

“大叔！有没有给我爷爷带条鲫鱼来？”

双根叔放下担子，朝河边招手，“大爷！瞧你孙女多乖！时时想着你爱吃鲫鱼。”

赵爷爷听了，高兴得笑了起来，“哈哈，你真会说话，夸我的孙女好。你倒是给我捎来鲫鱼没有？”

“有，有。”未等双根叔答话，老徐从筐里提起条鱼晃了晃。

匪班长骨碌着黄眼珠，阴阴阳阳地说：“嗨，你们倒挺热火哩，这么熟悉？”

“隔壁邻居嘛，能不熟悉？”老徐说。

匪班长对身旁的士兵命令道：“动手检查！”

这匪兵弯腰将四只箩筐都底儿朝下一倒，一条白花花的大鱼还在筐边上滚跳着哩。

双根叔笑笑：“老总，筐里没私货吧？”

匪兵见全是鱼，伸手拎起那尾五、六斤重的大活鱼转身就走，另一个匪兵上来也抓了一条，老徐压住火道：

“老总！我们是小本生意，你——”

双根叔说：“算，算，就给他们下酒吧。”一面大声说，“大爷！帮一把。”

小梅和赵爷爷闻声忙过来，大家一齐动手，把鱼一一放进筐里，很快装上船，小梅把竹篙一点，小船便射出丈把远。

哈哈，她这会儿真挺象个小船工哩。赵爷爷摇着橹，小梅一下一下用力撑着篙，小船很快就到了对岸。

就在这时候，敌侦察处长头扎绷带来到渡口，见站岗的弄条鱼在刮鳞，忙问：“怎么？刚才有人过河去了？”

“报告处长，两个鱼贩子。筐底儿都倒过来了，没禁品。喏，在对过上岸去了。”

“嗯？鱼贩子？”侦察处长翻动着眼睛问：“鱼肚子里有没有检查？”

“报告……没有！”

“没有？剖开这条看看。”

一刀杀下去，从鱼肚子里露出几节电池来。

“啪”一个耳光声：“混蛋！”侦察处长气得浑身打哆嗦，“妈的，都是一群饭桶！”忙打开手提式步飞机：

“五号！五号！鱼贩子，截住！”

离河对岸二里多路的一个庄上，有猪头师刚去的一个侦察班，从步飞机里听到侦察处长的命令，忙出庄来追赶。

双根叔一看敌人追来，对老徐说：“二担合一担，你挑着和小梅、赵大爷向西北方向直奔陈庄等我。那儿就有兄弟游击队。后面这群疯狗，由我来对付。”说着，把快慢机的保险机定在“慢”上，他要打单发，来镇住敌人。

双根叔把敌侦察班引到一个二十来户的村庄边。庄头上有道矮墙。敌人见他隐在矮墙后，便分两路向矮墙接近。双根叔左右各两枪，四个敌人倒地。敌人一齐开火，打了一

阵，发现对手早已不见了。被打倒的四人，全是脑袋开花，敌班长浑身一沉，差点坐到当地：“妈呀，共军的神枪手，专打脑袋！”便不敢再紧追，忙打开步机呼喊着：“报告处长，与共军便衣激战，伤亡很重！”

敌侦察处长忙呼喊铁甲团长：“快，快！摩托车，兜！方位：南春河北岸，五公里一带！”

不一会儿，摩托车声、枪声混在一起，是兄弟游击队打着枪，把敌人“拳”走了。

双根叔放开大步来到陈庄，很快找到了老徐他们，一齐动手把藏在鱼肚里的电池掏出来，揩干了，顾不上吃饭，连夜就赶回驻地。小梅没顾上喘口气儿，便忙把已“饿”坏了的收报机换上新电池，专神地兴奋地又收听起来。

第二天一大早，游击队员们正在擦拭武器，房东张大娘进屋来说：“老程，刚才俺村的伪保长从庄后甬过去，这东西，要防着他！”

程远派队员追了一程，没追着，原来那家伙见有人追来，跳进粪坑里，只露出鼻嘴出气，过了好一会儿，才带着满身屎尿，跑了。

这家伙就是上次向敌摩托队报告了消息，造成了小刘庄战斗，使准英姐牺牲的坏蛋。他跑到邻庄一个地主家换了衣服，就直奔猪头师部，向侦察处长报告他千确实地看到共军游击队电台，还有个长辫小姑娘报务员，就在他本村。侦察处长立即奔向隔壁向“师座”报告。猪头师长听说刚发

现了共军游击队和小姑娘报务员，忙爬上吉普车带队扑来。他要把这部可怕的共军电台连同小报务员，亲自抓到手！但部下把全庄搜遍，只捉到两个老汉。

猪头师长对白胡老汉说：“共军电台，懂吗？天线挂在木杆上。”

“有。”白胡老汉说，“跟我去拿吧。”来到一个院落，老汉指着拴在木杆上的晒衣绳，“老总，这电线，是我从汽车路上拾来的。要？拿去，谁还在乎这个。”

猪头师长本想狠狠揍这老汉一顿，可他担心打了这老汉另外那个老头不再肯说，只好恶狠狠地忍着。

这猪头师长又来到一个驼背老汉面前，比划着：“共军电台，这么长，身上长着弯把儿，摇起来有声响。在哪儿？”

一辈子受苦而驼了背的老汉，装作想了半天，说：“老总，啊，你是要找这个？去拿来就是喽。跟我来！”

匪兵们跟着进了一个小菜园，老汉指着井台上的辘轳，“这不就是它？身上长着弯把儿，一摇，还响哩。”

敌人气炸了。

老汉被打倒在地。

敌猪头师长暴躁地叫道：“把那个保长给我叫来！”

黑胖子伪保长就在跟前，战战兢兢地哈腰道：“小可在这儿。”

猪头瞪圆了眼睛骂道：“你他妈是开我的玩笑，还是真的见过游击队和和小丫头报务员？”

伪保长连连鞠躬：“一点不错，这儿住着游击队，早晨，我亲眼看得明明白白。喏，电台和长辫小姑娘报务员就在那间屋子里。后来，他们就赶我，……闹了个浑身臭。”

猪头的气稍微消了一点儿，问：“真亲眼见过？”

“报告师座，我偷偷地一瞅就瞅上了。”伪保长叹口气，“就不大会儿，怎么忽然又不见了呢？”

猪头一摆手：“滚蛋！”

看看天色，猪头忙向吉普车走去。他头也不转地对侦察处长说，“据可靠消息，美国朋友最近由海外运来测量电台位置的测向器，如果有了这种仪器，我看他共军电台往哪里跑？”

“是的，决跑不了它。”侦察处长连忙附和。

猪头师长骂道：“笨蛋！你这个侦察处长只会是的。难道要我另找人来代替你的位置？嗯？你的情报搞了些什么名堂？汽车跑了十几里，只抓住两个老头，装章作哑，开他妈的什么玩笑！”

侦察处长额头上冒着汗。

“你马上到南京去，带上黄牛^①找军统局我那表弟，请他帮忙去找美国朋友——磕头捣蒜也要把测向器给我弄到手！”

“是，是！”

^① 金条。

戳瞎敌“眼睛”

春末夏初，夜晚还很有一点儿冷。游击队夜里急行军，小梅浑身出了汗，一停下来，被风一吹，受了凉，加上疲劳过度，开始发着高烧。拂晓前，队伍进了杨庄，小梅住在胡大娘家。她坚持着倾听，到傍晚时，烧得更厉害了，只感到很有些儿天旋地转，恍惚惚。又过了会儿，游击队要转移到附近的马庄，程远见小梅病得很厉害，安排她暂时就隐蔽在胡大娘家养病。大娘连夜弄来了中草药，煎好，扶着小梅喝了。小梅迷迷糊糊睡着了，醒来时，出了一身大汗，觉得轻松了许多。再醒来时，天已蒙蒙亮了，她高兴地往起一坐说：“大娘，我已经好了！谢谢你啦！”

大娘忙一把将她按倒，责怪道：“昨夜烧得跟炼铁一样，就好了？你老实实在给我躺着！”

小梅见大娘跟自己亲娘一样亲，一股暖流涌向全身，感激地说：“大娘，敌人还没消灭呀，我哪躺得住啊？我要立刻回部队去！”

大娘摸摸她的手心和额头，真的已不烧了，就放缓了口气说：“程教导员说好今晚派人来接你，就歇一天也不成？”

“不成。我要就走。”小梅说。

“你要就走，大娘也不拦你，”大娘又让了一步，“你得再躺一小会儿，我就去给你做点吃的来，要连这也不听，大娘可就要生大气了！”

小梅只好顺从地又躺下来。这时窗外树枝上的小喜鸟轻声叫着，这声音真好听，如果不仔细听，准听不到。小梅知道，小喜鸟长得挺小，简直小得可怜，还没有山里的金翅儿大哩。家乡的山里，那恶鹞什么的，专欺侮没能耐的小鸟！她眼前立刻出现了家乡那青山绿坡，那密密麻麻的松柏，那清清的河水，水中滚动的细沙粒儿。是六年前的事了。那一天中午，妈妈说：“梅子，把这筐里的青菜拿到河里洗洗，送到你爹的木排上去，明儿，你爹和大叔他们就要放排出啦。”

小梅提着装满青菜的竹篮，来到河边，卷起裤腿儿，很快就把青菜洗完了。她想把青菜送上木排，从洗菜的下游，蹬几步水，纵身一跳，就跳上了木排。哟！这木排多大呀！站在河边看不起眼，到跟前一看，可大喽。木排后面，在翘起来的地方，是爹爹的小马架屋，里面有锅灶，堆着些稻草。她把洗好的青菜放在灶上，出屋来一看，邻居的一个小男孩也爬上来了。两个人站在大木排上，多好玩呀！一棵棵松柏树干，用竹篾捆成一排排，横睡在水面上，露出半边黑紫色的树皮。河水在木排下面流着。但这扎成木排的松柏，不滚动的，也不跑。噢？怎么爹还不来呢？哦，对了，听妈妈说，爹

和大叔他们，过去整年给老猪头家放排，苦死喽！现在，有了穷人的政府，今儿，正同大爹大叔们一起，同老猪头斗争要求增加工资去了。

“走，到边上看看去。”小梅想看看这河水有多深，看看水里有没有游动的摇尾巴的大鱼。

两人在木排上走着，看着，在木排边上坐了下来。他们把双脚伸进水里，河水，轻轻推动着两脚，一层层小水花跳到小腿上，真舒服！怎么？庄后的大岭动起来了，那洗菜的搭脚石渐渐离远了，哟！原来这个木排不是和大排扎在一起的。这时的小排早已和大排离开了，正顺着河水往下漂哩。

“嘻，真滋！”小梅乐了，扑腾着双脚。

邻居的小男孩手脚不敢动，只是跟着嘻嘻了两声。

两边的河岸渐渐向后退去，只见岸边的柳枝低垂着，枝头一点一点地舔着水面。大树下的小杂树棵子，一齐点头点脑，好象在欢迎这小木排。忽然，一只蓝翠，贴着水面飞过，它长得多美呀！浑身的羽毛象在蓝色的缸里染过一样，蓝得比蓝天还蓝，它飞着，那长嘴一伸一伸的。小梅第一次把这蓝翠看得这么清楚。

一棵棵大树的弯枝出现在头上空，树叶儿遮住了阳光，河水显得又清又绿。这儿真凉快！

木排忽然加快了速度，一个劲往河中心跑。这时，邻居的小男孩叫着：“姐姐，回去！回去！回去！”

小木排顺着激流往下冲去，只觉得两边的绿波象射箭一样地闪到身后去。这时，在前面，靠右边的河里冒出些尖尖的青石，斜横着，硬把河水逼到左边去。河水不肯绕弯，猛烈地扑打着青石，一层层厚厚的白水沫打着旋儿，发出呼呼哗哗的响声，溅起的水花，跳得多高，跳到小木排上，打到两个孩子的脸上。小男孩吓得哭了。小梅拉着他的手大声说：“别怕，别怕！”

两边的山一阵阵风响，嗡嗡的，好象就在头上空响，仔细一听，不是山响，是有人在喊。小梅转头一看，只见远远的地方，一个小木排飞也似地赶来。怪呀，那小木排怎么象在半空高的地方飞，而自己这木排象沉落在低低的地底下。很快就看清了，是爹和大叔，站在窄木排上，越来越近，爹把带钩的撑子用力搭上来，两个木排渐渐靠拢一起，然后往河边靠。足足费了一顿饭工夫，才靠上河岸。

“傻丫儿！”爹说，“再晚一步，前面就是九龙嘴，木排一撞上去，就没命啦！”

说是往回走，走了半天也不见庄。爹说：“刚才离庄已二十多里了。”

回到家，妈说：“以后可不能再干这种傻事，简直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野丫儿，比男孩还野！”

如果哥哥不是参军走了，他准会说：“当心！我不拽掉你的耳朵才怪哩。”

小梅翻了个身，忍不住笑了。哥哥老这样吓唬我，可从

来也没拽过耳朵。哟，怎么躺着躺着会想到这事上去？忙坐起来。胡大娘已端来热面汤。她洗好脸，吃了饭，向大娘道了谢，就一蹦两跳地来到庄头上。迎面来了个黑不溜秋的矮胖子，正是那个坏透了的伪保长，他一见小梅的模样儿，便认清正是游击队里的小报务员，于是把腿一叉，“小丫头，哪去？”小梅没理睬他，飞腿就走。

“站住！”矮胖子恼怒的声音。

小梅越走越快。

这地头蛇抽出匕首，心想：“一个小丫头，敢不理睬我！把她捉到猪头师部去，还不……嘿嘿，该我今儿交了好运！”急步追上来：“给我站住！”

小梅故意放慢了脚步，等那地头蛇呼哧呼哧离得近了，她突然掏出了小手枪：“当”！那家伙的脑袋应声开了花，扑地倒了。小梅极其厌恶地踢了他几脚，便闪身进了柳树林，



急走了一阵，过了一条小河，翻过一个土岗，便进了马庄。

游击队在取得一个个胜利后，继续和猪头师在河南平原上“捉迷藏”。

猪头师在他的机械化部队连连扑空，便衣队被歼的情况下，特别重视对地头蛇的使用，将他们组成一支二十来人的便衣队，到处侦察、跟踪游击队。

根据这一情况，程远决定消灭这股敌人，截断猪头师的“眼睛”。但这支地头蛇便衣队，来来去去总是靠近摩托车队，枪一响，敌人就会很快扑来，怎么个打法呢？

游击队员们三三两两开着“诸葛亮会”，纷纷献计献策，一致认为利用敌猪头师来打最妙。

夏天的热风，将青绿的麦穗吹黄了，麦收的季节来了。程远把机枪班、冲锋枪班分散到田里去帮助群众抢收，他带着电台和短枪班，在黄昏时进了吴庄。

这吴庄，两条大路在庄里交叉，形成一个小小的十字路口。交通挺方便，敌人摩托车队可以“抬脚”就到。

程远他们进庄后就到处找木杆，接着便高高地架了天线。短枪队员们进进出出，满街都有背短枪的人在走动。

天线高挂木杆后，双根叔便把铁架上的手摇马达摇得嗡嗡响。小梅并不发报，因为收发报机早已放在十里之外的地方。她做好准备，教导员一作手势，就迅速进入隐蔽阵地。

这时，地头蛇的头儿尤三鼠正在离吴庄不到二里路的土岗下，焦躁地等待着。他计算着时间，跑去报告情况的人早已该到了，怎么还听不到摩托车响声？他暗自盘算：好久已不见游击队的踪影，今儿，活该老子红运，在吴庄这儿歇上了！可是，这一功不能让铁甲团抢去，一定要在摩托车队到达前老子进庄，只要把共军电台和女报务员夺到手，就可以在师前面邀功领赏，弄巧了说不定还可以闹个营长、团长干干。不过，他转念一想：那共军游击队专打脑壳的枪法也着实厉害！还是要小心为妙。于是，他决定，带着喽罗们，象狗一样爬近吴庄，躲在麦田里，等摩托车队要往庄里冲时再趁机枪进庄去，捞它一把！

敌人的糟麻子铁甲团长，得到共军电台和长辫儿小姑娘报务员出现在吴庄的情报后，也忙作了一番思考：为了捕捉这部共军电台和它的人员，每次，开始时高兴得不得了，可次次都是败兴而归！为了它，毁了好多辆摩托车，没一次成功记录。这次，黄昏时刻到来，到处又是麦田，弄不好又和以往一样，瞎忙活一场！于是他决定或变以往那种抽招，将摩托车队分成若干小队，撒开去，从四面八方形成一个包围圈，然后再压缩包围圈，集中一点——猛扑吴庄。他认为，这次，你共军游击队就是身长双翅也休想能飞出去。

摩托车队分头出动后，干燥的平原上很快就响着摩托车的隆隆声。闪亮的车灯从四面八方集中到一点——吴庄。车队在离庄半里路时，就不断开火，树木、麦垛，一齐招了枪

弹。这四面构成的火网，别说是人，即便鸡狗鸭鹅也无就可逃。

地头蛇们见包围形成，便趁机进了庄，黑暗中模模糊糊还可看到高竖的天线，不由地垂涎三尺：共军电台！这次，哪里逃？地头蛇头儿弯腰来到当街窗口下，用力打断了木椽，将手榴弹塞进屋去，随着一声爆炸，大声咋呼：

“共军电台小丫头像报务员，出来投降！”

屋里无声响。

突然，叭，叭，隔壁院里射出两颗子弹，两辆摩托的车灯被打灭了。

铁甲团长忙大声命令：“火力压住！”

所有的摩托车一齐冲进街里，车上的机枪，一齐哗哗地泼着子弹。

刚才打瞎车灯的，原来只是双根叔和小梅两个人，他俩一人一枪奏效后，立刻翻过矮墙，顺着打麦场旁的小水沟，扬长而去。

可将四街堵得严严的敌摩托，见共军还击，便集中火力向一点压缩。敌人车上的六〇小炮也开始发射炮弹。机枪、炮弹把吴庄街里打得一片火。枪炮声中，只听地头蛇头儿尤三鼠杀猪似的声音：

“别开枪！别开枪！打了自己人啦！”

铁甲团长发觉自己的“眼睛”也被网在里面，忙命令信号兵：“用哨音通知他们，使用第三种识别记号。”一面又厉

声喊着：“不准一个共军逃掉！”

嘿，嘿——

这两短一长的哨音，是通知火网里的地头蛇们用白布扎脖颈，以便识别。

不一会儿，一个脖颈扎着白布的家伙，摇摇晃晃跑到铁甲团长面前，用哭声喊着：“团座！这一阵机关枪，把我的弟兄都倒了十八、九个，我也差一点上西天哪！”

“共军呢？”铁甲团长焦急地问。

扎白布的家伙跺脚长叹一口气：“唉——，象是突然钻到地底下去了，未见共军的影子！”

“啪”一声，铁甲团长重重给了那家伙一耳光：“妈的！你们又撒谎，弄得老子白忙活一场！”他恼怒之下，大声命令，“把庄里的穷百姓都给我提来审问！”

挨家挨户搜索、寻找，连一个老百姓也没找到。铁甲团长垂头丧气地一挥手，

“撤！”

淑琴姐搂着小梅的头：“大别山的小丫儿，你的家乡快要解放啦！”

大家说着，笑着，跳着。

小梅学着淮英姐那样，放开喉咙唱起了《红色报务员之歌》。歌声刚完，淑琴姐吹起口琴，欢奏山东秧歌调，有的用嘴敲着“梆梆七咚锵”的锣鼓点，大家一齐欢舞起来，有的扮老汉，有的装大娘，小梅一眨眼工夫就变成个农村小姑娘，……随着合奏的节拍，都尽情地唱呀，舞呀，跳呀，因为这是多么欢乐的一天啊！

扭完了秧歌，小梅立在庄头上，望着被夕阳染红了的天空。一年前的那一天，一个人在深山密林中夜奔，当要随着双根叔出山时，那天空也象今儿这样，红云满天！一年时间飞快地过去了，可这一年的经历，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小梅遥望着远方，大概就在那红云边低下，就是自己的家乡——大别山吧。老爷爷身体好吗？屋前冲底小河里的那群小鱼，大概都长大了吧？也许已经顺着水流跑到长江大河里去了，任意地游呀游！屋前老松树上的小松鼠还在不在？她忽然想起那可怜的小八哥，被恶鹞给叼走了。家乡那儿，密林深处藏着许多可恶的野兽，蓝花豹多可恨！她从密林遇豹想起当时找哥哥的心情，那时多么想找到哥哥，也象他一样，在主力部队当个小女兵，谁知，当了一名游击队的小队员。想到这儿，她幸福地笑了。

哥哥现在究竟在哪儿？主力部队在山东，把敌人一个

哪里跑

一九四七年夏末秋初。游击队又回到一年前的出发地——藕庄一带作短期休整。小梅仍住在孙大妈家。大妈知道淮英牺牲了，眼泪止不住流下来了，十分悲痛。小梅劝慰说：“大妈，别难过。一个烈士倒下去，千万个战士跟上来，淮英姐的担子，已经由我承担了！”

大妈听了，悲喜交集，一面擦泪，一面点着头。她觉得革命队伍里真出息人，才一年工夫，小梅这丫儿的觉悟见识，高多啦！这天晚饭后，程远集合起队伍，传达当前形势和任务，指出：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我们在全国各个战场上，已经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就要打到国民党区域，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现在我们纵队和兄弟部队，正在向河南平原挺进，因此上级命令兄弟游击队和我们，要加强对敌斗争，配合主力反攻，迎接新的胜利！

听了程远的报告，队员们欢欣鼓舞，纷纷议论：

“大部队就要打回来啦！”

“又要和老战友见面啦！”

“天大的喜事！来得真快呀！”

个主力师打掉了，这些战斗，一定有哥哥参加吧，他打枪还是打炮？用冲锋枪还是机关枪？这次主力南下，要是也有哥哥，那有多好哇！

当晚，游击队就出发了。

拂晓前，在一条河边，突然发现影影绰绰有一支队伍迎面而来，程远命令立即进入战斗状态，机关枪架在河堤上，队员们各自占据有利地形，准备射击。

对方，也拉开了战斗队形。是敌人？还是自己人？

“春打六九头！”程远说着暗语。

“耕牛田里走！”对方忙回答。

程远纵身跃起，跳过河堤向前跑去。小梅和队员们也争先恐后跑上去各自拉着对方的手，欢快地打着转转。

原来是和坚持在平原上的另一支兄弟游击队会师了。以往，大家并肩作战，同猪头师等进行各式各样的斗争，现在，有机会在这儿会面了，怎能不使人高兴呢。

正在这时，侦察敌情的游击队员跑来报告说：“猪头师开始逃跑啦！”

程远询问了敌人逃跑的方向后，和兄弟游击队的领导共同商定了，从两侧，一齐来监视敌人，设法拖住敌人。兄弟游击队立即跑步消失了。程远也立即命令说：

“咱们跑步进庄，先报告纵队部！”

小梅跑着跑着，忽然发现脚下是一道长堤，身旁有好多柳树。她马上想起来了，是小刘庄！面前这个村庄，的确

确是小刘庄，淮英姐就是在这儿受伤牺牲的！

进了小刘庄，小梅迅速地安放好机器，接通发报机电源，双根叔已坐在马达铁架上发电了。这一切动作既快又利索。小梅边戴耳机边打开机器开关，开始呼叫纵队电台，同时心里在想：猪头师，看你还凶不？你杀害了淮英姐，杀害了我的父母亲，杀害了多少受苦人！今儿，坚决揪着你不放，猪头，看你往哪里跑？

这时猪头师长正坐着吉普车逃跑，他把肥胖的身子靠在软垫上，不停地喘着粗气；共军大部队来得好快，从山东昼夜不停地扑向陇海线。看来，一心要打我的主意。天黑之前，我如果不能同左右邻部队粘到一块，准被他们……他浑身打个冷战，粗气喘得更响了。惊悸不安，越发对他的上司恼火，两天前就电请准予向左右两邻部队靠拢，却迟迟不决，现在，要跑已经有些来不及了！

一辆摩托车飞快地驶来，在吉普车前停下来，侦察处长把挂在后脑勺的大沿帽拉拉正：“师座！发现共军电台。”

猪头师长把浓眉挤成一条又粗又黑的横线，大口喘着粗气，“怎么知道的？”

“美国朋友给的测向器测出来的。”

“位置？”

“左侧。”

猪头师长把肥胖的身子半截探出车门：“准确点，具体方位？”

“左侧，三公里，小刘庄，正在发报，一定是向共军主力报告本师现在的动向。”

猪头师长的胖脸变成猪肝色：“混蛋！还不快去给我打掉！”

侦察处长哭丧着脸说：“下属……都急着向前去靠拢，全不想和共军游击队纠缠……怕耽误了靠拢的良机。”

猪头师长浑身抖着：共军这部电台，我追来追去，追了一年多了，也没追上，现在倒忽然送到嘴边上来了！以往，没有测向器，就是碰到鼻子尖上，也捉不住它；现在，美国朋友给了这现代化的科学设备，可是，偏偏在这种时候！

猪头师长越想越气！特别使他气愤的是，据他的耳目多方调查探听，这共军游击队电台的报务员，真的只是那个乳臭未干的小姑娘。“这共军是真厉害呀，一个小黄毛丫头一加，也就跟着这么神通广大，一再把我的重要情报给拍走了！”他浑身抖嗦着，牙齿咬得嘟嘟响，“哼，在小刘庄？这就是说不是大刘庄，几炮就可翻个个儿，我看你这小丫头片子 and 电台还能神出鬼没到哪儿去？”刚要命令炮兵轰击，又改变了主意。炮兵正在行进，稍一耽搁就会被共军主力拉走了。为什么不调飞机呢？于是两眼一瞪说：

“请求空军，把小刘庄给我反复炸翻！”

猪头见侦察处长迟疑着不动，厉声问：“还发什么呆？”

“师座，空军——”

“怎么？”

“如果空军摧毁不了这部电台——”

“混蛋！炸弹是泥捏的？”

“空军找弹，地面还击，驾驶员心慌，不敢低空俯冲，那样一来——”

猪头用力往软垫上一靠：“先用空军轰炸，再命令后卫部队，派出一个营，给我扑进庄去抓住它！”

“是！”

猪头师长长长出了一声粗气：为了摧毁共军这部电台和人员，我用一个营的代价也值得！

报告猪头师要逃窜的万万火急电报，摆在小梅面前，要立刻拍出去。她已呼通了纵队电台，刚开始拍发，突然，嗡嗡一阵响，一架“小流氓”低空掠过。跟着又是一架。马达声盖住了小刘庄。飞机拖着长长的尾音去远了。

小梅头也不抬，继续拍发电报。她打定主意，不管是“小流氓”还是“空中狐狸”，不管是战斗机还是轰炸机，反正一律不睬。猪头想逃跑，决不能让你逃掉！

刚才的两架“小流氓”去绕圈还未转回来，又来了四架蚊式飞机，气势汹汹，一个俯冲就开了机关炮。

它们轮番着一次次，机身几乎擦着庄头上的树梢，马达声似乎是座山被推倒了，轰隆隆震耳欲聋。强大的声浪冲击着大地和小刘庄，夹杂着呜呜尖叫声，好象巨大的陨石不断从天上飞过。

敌机翼下喷着白热的火光，跟着是一阵怪声音，象天空被撕裂了。机关炮弹泼下来。

小小的村庄，在轰隆隆巨响中打颤，连庄头上的树杈和树叶都在抖动。

小梅沉着地继续埋头拍着电码。

轰隆声中又增加了一阵嗡嗡声，这嗡嗡声很沉重，象山洪暴发，由远而近。六架轰炸机扑来。阳光下的大地上，一个个巨大的黑影从地面上飞快地掠过。

一颗炸弹在小院里爆炸，把小门楼掀到半空，泥土瓦块迸到半空又簌簌、噼哩啪啦打下来，打得院中的小方桌咚咚响。

“摇！”小梅询问了对方抄收情况后，继续拍下去。

双根叔摇着发电机，电流平稳地输送到发报机里去。机上的仪表指针仍然有规则地跳动着。

敌机关炮打得院里、土墙上冒着一股股焦烟。

敌炸弹在隔壁院爆炸，报务房小屋在摇晃。

游击队员们各自选择了有利地形，纷纷向敌机猛烈射击。

轰炸机振动着翅膀，机身下出现了小黑点，瞬间，变大了，发出嗡嗡呜呜怪叫，一个个炸弹炸开来，小梅身旁的小屋门晃了几晃，哗啦一声倒在台阶下。

地面上的轻机枪，发射穿甲弹头的步枪，一齐猛烈开火，追逐着敌机。



炸弹仍然在爆炸，不过命中点越来越远。

敌轰炸机飞远了。突然，一架“小流氓”又擦着树上空，从远远的地方掠过来，这鬼东西未等地面火力射击，随着一阵撕裂声，把它的全部炮火泼到庄上来，一发机关炮弹穿透屋顶，从桌上转到小梅脚边，冒起一股白烟。一股刺鼻的烧焦了的气味冒出来。同一时间里，机器旁屋角落里的一堆干草冒出火苗。小梅一动不动，她手中的电键不停地跳动。两个保护电台的游击队员，忙上去扑灭火了。

敌机飞走了。

敌人的步兵扑来了。庄头上枪声激烈。

“敌人开始攻击了。”保护电台的游击队员向小梅提醒说。

小梅看看电报纸，还有几组电码未拍完，她一声不响，加快了拍发速度。

敌人不敢靠近，倒是更凶。迫击炮、六〇小炮，一齐开火，对飞机的轰炸进行了“补充”。炮弹噼噼跳跳爆炸，弹片呼啸着，打得土墙、窗框木一块块落下来。

一发炮弹炸塌了屋檐，小屋被开了“天窗”，瓦片、断木、泥块哗啦啦落下来，打到小梅肩上，头上，耳机上，手臂上。突然，耳机里鸦雀无声。收报机坏了。她忙打开机器盖儿，从木箱里拖出收报机，查看着，只见真空管牢牢地立着，一个个绿色小电阻，方方的小变压器，没一个变样的。她装好机器，忙又打开电源箱，很快查到一根细铜丝滑脱，便

对一个队员叔叔大声说：“按住，用力，别动！”

双方迅速恢复了联络。

当小梅拍完了最后一个电码，大声喊道：“下线！”枪声激烈。

一个游击队员跑来报告消息：“兄弟游击队从敌人屁股后接上了。”

小梅收拾停当，跑到一堵倒塌的短墙下观察战斗的情况，只见庄外大约半远的地方，随着手榴弹的爆炸，地面上象冒出来一朵朵灰色喇叭花，一朵连一朵，连成了一大片。

“打得好！打得好！”小梅高兴极了。

灰色的“喇叭花”渐渐远去，敌人溃散了。

程远回庄来，看看被开了“天窗”的小屋，点点头说：“准英同志炮轰不动的精神，再现了。”

小梅跑到教导员面前问：“敌人跑了吗？”

程远将枪插进套里，不紧不慢地说：“跑不了它。猪头师很快就要被四面包围。向敌人讨还血债的时候快到了。他吹哨哨子，‘出发！’”

小梅边走边问淑琴姐：“怎样才能将猪头师拖住？”

“设法把他的腿捆起来呀。”

“那么多的敌人，怎么捆呀？”

“有办法！”程远边跑边说，“咱们尽快插到敌人前面去，设点妙法儿，使猪头的铁甲团不敢前进，就能把猪头师拖

住，待我们的主力部队一到，就能把他们都捆住！”

“太妙了！”小梅浑身是劲，她觉得自己已不是在跑，而是随着队伍由斜刺里飞向敌人前面。……

敌猪头师正撒开蹄脚，多路纵队，慌慌张张地南逃。

灰色的人群、军用马车、汽车和大炮，一路路一群群，没命地奔跑。蹄脚，胶皮轱辘，扬起了黄沙细土，弥漫着一片灰尘烟雾。

游击队向敌人靠近。

坐在吉普车上的猪头师长，背着软垫，微闭着眼睛，心里在激烈地盘算：如果在黄昏前靠不上两邻的任何一部队，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懊恼又沮丧，不该迟才拔腿。还有，为了那讨厌的共军电台，又耽误了我不少时间，现在还不知究竟有没有打掉它。……

未等猪头想完，枪响了。

一辆摩托飞奔到车前：“右侧，发现小股共军。”

猪头师长强作镇定地说：“牵制性的游击战，不理它！”他向司机一挥手，吉普车继续向前滚动。

左前侧，枪声密集。部下又来报告说：“一支装备精良的共军，同我先头部队接火了！”

猪头师长浑身一震，心想，难道共军主力派来了前哨部队？忙命令说：“通知左翼部队，是共军小部队，给我吃掉。如果人数多实力强，要不惜一切，冲过去！”说完，靠在软垫上：“我宁肯丢掉个把步兵团，决不因小失大。”

又一辆摩托车驶来，侦察处长顾不得追赶飞到半空去的大沿帽，大声报告说：“师座！铁甲团受阻！”

猪头师长看着着实打打了个冷战，他最清楚，平原地带作战，装甲兵关系到全军和自己的命运，忙命令说：“与铁甲团通话。”

“喂喂喂，聋啦！”侦察处长对着话筒急喊。

“一群废物！”猪头师长见喊叫不通，焦躁地骂着。

猪头的铁甲团为何不答话？原来，正忙着和他的坦克通话，也象他的上司一样，骂咧咧地喊着：“为什么停下来？你怎么象癞蛤蟆一样光鼓着肚子不动弹？聋啦？”

刚才，坦克里的驾驶员本来跑得很快，正跑着，忽然发现前面大路上，横着些乱七八糟的秫秸，这家伙怔住了：那下面是啥？炸雷？会不会一声巨响使我葬身烈火？这正应了“干草棒能挡住坦克车”这句话，坦克不敢动了。

“什么，有埋伏？混蛋！不会从庄稼地绕过去？”

“团座，庄稼地里埋雷，更难辨认！”

铁甲团长咣一声丢了话筒，命令道：“工兵，扫除障碍！”

几个头戴耳机手提长杆圆底盘测雷器的工兵，朝秫秸堆摸去。

枪响，子弹从庄稼地里打来。

“还击。”铁甲团长吼叫着。

坦克上的炮塔，转动着，火炮对上庄稼地，咚咚咚打起

后面的会滚动的美国钢铁，轰轰响着，等待着，不敢动一动。

猪头师长得知，忙调来步兵，轻重火器一齐开火，又是射击又是扫雷，足足闹腾了两个多小时，什么也没发现。

猪头师长看看手表，懊恼地说：“又上了共军游击队的大当！火速前进！”

吉普车未滚动几步，猪头师长又把自己的心腹，公鸭嗓子副官叫到面前，低声交待说：“古人云，‘狡兔三窟’。你火速带电台一部，再挑选一批可靠的卫士，回大别山去。等待我的命令行事。”未等公鸭嗓子副官动步，又命令说，“我师即将与共军血战，未来命运如何尚难预料。如果战事失利，还有一个步兵团，正在淮河南岸更新装备。你回山的路上，绕道去那儿，传我的命令，今后非我亲笔书信或口谕，任何人的调动命令，一律不得服从。”

望着副官远去的背影，猪头师长暗自盘算：未来吉凶祸福，皆难预料，一旦战败，就全靠这个步兵团了。

一小时后，炮弹呼啸而来，在猪头师士兵群里炸开花。原来我主力部队接到小梅拍发的急电后，大大加快了前进速度，这时有几个纵队已从四面八方，将猪头师团团围住了。

猪头师长急了眼，一心想在对方的包围圈未缠紧之前，不惜一切老本，突围出去。

猪头师长的上司也急忙来救援，派来了 B29 式重型轰

炸机，这鬼东西诡诈得很，丢炸弹既不俯冲也不降低高度，嗡嗡着，毫无“表示”就把炸弹成排成串的丢下来。

炸弹和炮弹，密密麻麻，不停点地爆炸。阵地上的烟柱，开始时只是一行行，一片片，后来，整个阵地，变成了烟雾世界。炸响声连成一片，分不清哪儿在轰击哪儿在爆炸。

烟雾未散，猪头师长便下令突围，“只准向前不准后退，迟退不前者，格杀勿论！”

猪头师长为了突围，使用了他最狠的一招，把步兵放在坦克前面。这种狗急跳墙战术是：不前进？就让坦克碾死，看你敢不给我冲？在坦克前面的敌人，拉开冲锋队形，把机关枪、汤姆冲锋枪打成一片火，一心突开条口子好逃命。

猪头师长从望远镜里看到自己的部下，象一股股混浊的污流冲过去，又象决堤一样垮下来。滚动的美国钢铁，有的打着炮狂跑，有的满身是火瘫在地上。他失望地回到临时地堡指挥部，象没头苍蝇，东一头西一头地乱踱着步，冥思苦想脱身之计。

后来的几次突围，象第一次一样，毫无结果。

猪头师长知道无法突出去了，只好调整力量，固守待援。他把坦克、装甲车调到自己的指挥部周围，围成个圈，把自己严严实实挡起来。虽然地堡在炮击下一阵阵往下掉土，落了个满头满脸，总觉得已安全了好多。他在昏暗的地堡里，手足无措，对着暗淡的烛光出粗气，一连串问号：为什么共军如此勇猛？而自己这装备精良的队伍如同狗熊？为

什么开始时离共军主力尚远，说声走不脱就全部被困？这一定是那个游击队电台，把我的动向及时报告给他们的指挥机关了。想到游击队电台，他捶了下肥脑袋，如果早两天把测向器拿到手，早就把这部可恨的电台连同报务员从地球上铲掉了。可惜，晚了这么一步。

下半夜，枪炮声越来越紧，越打越近。后来，冲杀声已来到地堡周围。猪头师长知道大势已去，突围是没有希望了，便大声命令身旁的参谋人员、卫士：“全部出去，给我顶住！”

一发炮弹在地堡前炸开来，猪头师长趁机打翻了蜡烛，从地堡里爬出来。到处是伤兵、尸体。他挣呀拽的扒下一个士兵尸体的衣服，套到自己身上，急往前爬。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解放军战士冲过来了。他忙躺在部下的尸体中间装死，见脚步声过去了，又继续往前爬。

借着爆炸的火光，他辨认了下方方向，爬过尸体，绕过被打塌的地堡，一脚踩在个伤兵身上。这个猪头师的伤兵急了，捞起一把美国刺锥，劈头一家伙，血，顺着猪头师长的脸往下淌。他顾不得对付伤兵，战战兢兢地只顾自己逃命。前面来到鹿砦堆，这是他和部下野战中的创举——把周围所有的树木全部伐光后堆起来的障碍物。这鹿砦被炸药炸成一个一个大口子，他不敢从敞开的地方通过，身子擦着鹿砦的一边，等到爬出去，手脚和身子被刮破了好几处。他顾不得这些，总算逃出了第一关。

爬起来去，天蒙蒙亮时一看，周围全是自己的部下，有的死了，有的在哭天喊地。前面，是个村庄，只见堆放着各种武器、物资。这些美国装备，昨天还属自己指挥，现在，成了共军的战利品了！再仔细一看，吓了一跳，在不远处方，坐着些光头露脚的人，原来都是自己的营、团长们，有的垂头丧气，有的好象在打瞌睡。他忽然一眼瞅上了侦察处长，这混蛋头缠着纱布，瞪着恶狠狠的眼睛，东张西望，大概在寻找我泄怨气吧。他吓坏了，大气不敢出，忙爬到一边去，心想如果他们认出来，就麻烦了。

猪头师长爬着爬着，爬到个厕所前，偷眼一看，矮墙外就是庄稼地。他喜出望外，忙爬进厕所，用力翻过矮墙，跳进路旁的沟里，钻进庄稼地躲起来。黄昏时上了小路，只见前面有个伤兵在摇晃着走路，他急步赶上去，边走边问：“老弟，怎么出来的？”

“我是在铁路北……受的伤，已经好几天啦。他们……释放了我。”伤兵高兴地说，又亮亮兜里的释放证，“还发给我路费哩。”

“祝你一路平安。”猪头师长凑近了，“有人追来了！”趁伤兵转头工夫，给了他一匕首。他从被他捅死的伤兵衣兜里翻出释放证，没命地向前奔去。

在一个庄头上遇到了解放军，问他：“哪去？”

猪头师长忙掏出释放证：“解放大军，优待俘虏，见我有胖嘴病，又受了伤，放我回家了。”

解放军战士看到解放证上的红色关防大印，说，“回家去好好种田，再不要给国民党卖命了。”

“我懂，我懂。”猪头师长说着，用力喘着粗气，装着吃力的样子往前挪动着步子。待看看四周无人，放步就跑。

前面来到河堤，回头望望，估计这儿离战场已远，这才放了心，终于逃出来了。想想这几天来，自己从堂堂的师长变成丧家之犬，不由地牙齿咬得格格响。好好种田？哼！我家祖辈都是让种田人为我种田，哼！这个天，变不了。以后，穷小子们还要为我缴租纳粮！这时，他觉得口渴难当，如果在几天前，副官和卫士们见我口渴，马上会拿来清凉饮料，现在，只好去捧口河水解渴了。

猪头师长考虑着自己的下一步：现在手头虽侥幸还有一个步兵团，但想从南京方面搞个什么师长、军长干干已不可能了。老本几乎输光，不可能再官复原职。弄不好相互倾轧，还会借此事把我当替罪羊！倒不如回大别山去，手里有一个团，再加上小保队……即便不是正规军，弄个地方司令干干，照样可称霸于山区。要紧的是快些赶到淮河南岸去，把那个步兵团带在身边，那是唯一的一点反共老本了。

猪头师长在平原上一个熟悉的地主家里弄到了衣着、盘缠，搭车乘船，过了淮河，来到所属步兵团的驻地。略略休息后，便带队直扑大别山。他命令部下住在山区边沿的市镇上，自己乘车南下，过江到了汉口，见到了老猪头，细说了平原上只身逃命的事。老猪头听了，惶恐不已。听说儿

子手中还有一个团，忙给他走动门路，从“武汉行辕”的军事机关那儿，弄了个大别山区东线保安副司令的委任状。猪头师长又立即返回山区，把地主武装——小保队、国民党残渣余孽集结一起，当场宣布了自己的头衔，并发号施令说：

“一旦共军进山，命百姓一律回避，以闭塞共军耳目。凡与共军接触者，大卸八块，人头示众。”

“是！”小保队长们应和着。

“凡本司令所属地区的小保队，迅速进行整编。选精明强干分子，组成小股游动武装，以便在适当时机，打共军个措手不及！”

“是！”残渣余孽们连连点头。

“加强戒备，多方派出侦探，注视共军动向。”

众人散后，猪头对公鸭嗓子副官说，“给我搞份山区地图来。把国军在山区的部队、军事设施给我标记出来。”

副官连声答应着。

“石坂冲，是我山区东线的门户，也是共军进山必经之地，要特别注意。”他问，“冲里可有佃户？”

“有几户人家，还有个贺老头。”公鸭嗓子副官说。

“速将这条冲控制。把人给我赶走！”

“是！”

猪头师长想了想，又说，“迅速沟通与山区附近一带国军主力部队的联系。没有主力，山区就难保住。”

“是！”

挺进大别山

围歼猪头师的战役胜利结束了。

天空，飘着几朵白云。一架双肚敌机在高空盘旋，历次战役后都有这种双肚飞机在高空打着转转，战士们称它为“吊丧机”。

天气虽热，但游击队员们兴高采烈，围着教导员，问这问那。小梅当然也要问问自己认为最重要的。

“教导员，打掉了猪头师，我们游击队下一步干什么？”

“我们？呵呵，有的干！猪头师长逃跑了，还要去抓！这对敌斗争的任务长着哪！要不断地斗下去，一直斗到共产主义！——这下一步嘛，兴许要进大别山，你抓紧准备，就要出发！”

小梅高兴地检查好了收发报机和马达，擦了小手枪，又将自己的鞋带系紧，便单等一声令下，就开足马力前进。可是等呀等，两个小时过去了，教导员就是不下命令。教导员大约看出了小梅的着急心情，乐呵呵地说：“小梅同志，先别着急，我要考考你哩。”

哟！又要考我？当初被准英姐考过耳朵，这次教导员要

考啥？一定是考进山的电台携带方法吧？没问题，考吧！

“你的准备工作怎样了？”教导员问。

小梅象唱歌一样地说：

“手枪擦了，鞋带系了，马达收发报机检查了，全部准备完毕，只等你命令一下，就杀回大别山区打敌人！”

“很好！”教导员挺满意，“还有呢？”

“还有？还有房东的院里我扫了，缸里的水淑琴姐挑了！”

“还有呢？”

“还有……还有？还有啥？”小梅眨着大眼。

“还有，”教导员笑道，“现在离出发还有半天，你得抓紧来个全身大扫除！”

嘻嘻，教导员真有意思，考我“大扫除”！真的，在敌人轰炸和炮击下发报时弄得满身满脸的灰尘，还一直没顾上洗呢，在这休息的时间里，倒是该洗一洗了。小梅心里这样想着，赶紧换下身上的脏衣服，愉快地端着房东大娘的泥瓦盆，想去炊事班弄点热水来先洗洗头。刚出门，双根叔已经给她提来一大桶。小梅感激地接受了同志们的爱护，动作麻利地洗起头发来。很快就洗好了，一面梳理着小辫儿，一面高兴地说：“嘿，洗的真痛快！双根叔，你也来洗洗头吧！”

双根叔摘下帽子，拍拍他的光头，说：“我的头，天天洗，一尘不染，又干净，又利索！”把小梅逗乐了。

小梅梳好了小辫儿，准备去洗衣服，一转身，哟！淑琴

姐都给洗好了！这真叫人不好意思。于是小梅一古脑儿提“抗议”了：“双根叔，淑琴姐，我已经是老兵了，以后可不兴这么照顾我了。”

双根叔好象突然发现小梅长高了，一年前的今天，瘦削的小脸，乱蓬蓬的头发，地地道道是个小丫儿。今儿，丰满红润的脸蛋，两眼闪烁着光芒，真是一个威武标致的小女战士哪！

淑琴姐也在端详着小梅，这使她联想起抗战开始后，新四军里的那些小文工团员，卫生队的那些小护士，她们有的是童养媳，有的是从虎口里逃出来的包身工。参军后，朝气蓬勃，天天向上，一个个成长为具有革命理想的坚强战士。党啊，我们伟大的党，你培养了多少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啊！

“淑琴姐，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以后，你干啥去？”小梅突然提出这么个问题。

淑琴姐在缝着鞋带，认真地想了想说：“服从组织分配。我想在农村参加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然后，把乡村建设成社会主义新农村。”

“我呢？”小梅想了想，自问自答，“噢！对了，等打败蒋介石，第一条就是对老猪头和小猪头坚决镇压，讨还血债！”小梅挥动着拳头，“淮英姐说过，我们要为阶级兄弟姐妹的解放战斗到底！刚才教导员也说要一直战斗到共产主义！反正不消灭阶级，决不要休！双根叔，淑琴姐，你们说对吧？”

“对！对！”双根叔、淑琴姐都满意地笑了。

开饭了，大家吃着香喷喷的大米饭。饭后，谈话的内容仍然是中国革命形势、游击队的战斗任务。双根叔说：

“这次主力部队南下，进行外线作战，第一仗就打掉了猪头师。这一仗，打得多痛快！”他忽然问小梅，“你说，这一仗，我军执行的军事原则是什么？”

“在运动中歼敌。”小梅说，“把猪头师四面包围，用多于敌人好几倍的兵力发起攻击，这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主力部队从山东进军来到陇海线，这就是运动战，在运动中把猪头师打掉了。”

双根叔点点头说：“对，小梅，你能结合战例来说明问题，很好！”

集合的哨音响了，大家迅速在队部集合。教导员向大家交待任务说：“纵队首长告诉我们，野战军部队按照毛主席规定的战略计划，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为此，要挺进大别山，开辟广大的中原战场。我们游击队的任务是，当好主力部队进山的先行官，把大别山区的敌情查清，包括敌人的主力、保安部队和土匪等兵力的分布和武器装备的具体情况。”

大家一听，个个兴高采烈，摩拳擦掌，一心要在进山的战斗中立功。

程远讲明了任务后，便率领游击队，长途行军，向大别山进发。



一座座，一层层，千奇百怪，气势壮观！远处的高峰，耸入云端；近处山岭，绿色屏障，有的青翠，有的墨绿，有的淡黄。

举目望去，一层层山岭，一道道绿坡。近坡青绿，黄绿相间。阳光下的远峰，淡黄、微红，再远些就被蓝天给染蓝了。

两峰间的一条小路，从山腰里向前延伸。左侧，峰坡上松柏茂密，威严地挺立着。右侧，上方是低的云松和那不知名的老松，枝头上象卷边的呢绒，一叠叠一层层，下方，山脚、沟坡，满是小黄杨树、蜡条棵、枫树，还有山蒿子，密密麻麻，你拥我挤，密不透风。队伍沿着小路前进，一会儿跳出只裤子，没命地奔跑，一会儿飞出只膀子嘴，一身灰色的羽毛，

游击队快到鸳鸯河时，小梅抄下了纵队部的一份急电，队伍便停下来休息。天将明时，突然枪炮响起来。从枪炮声判断，离这儿不过十来里。不一会儿，消息来到：是我主力部队，长途疾进，将敌人设在山区边沿的一个步兵团包围了。

两个小时后，侦察员告诉说：“把敌人的一个团，全都歼灭了。”小梅这才明白了，原来是在进山前先给敌人个“见面礼”哩。

纵队部又发来一份急电，不一工夫，教导员告诉大家说：“纵队侦察营，已由北面插进山区，各兄弟游击队也已开始行动，我们游击队的任务是，迅速过河进山，直扑石阪冲一带，捉敌人的军官，同时跟兄弟游击队密切联系，把整个山区敌情搞清楚。”教导员说完，游击队便出发了。

天空晴朗。游击队员们怀着乘胜前进的欢乐心情，爬上一个岭，脚下，鸳鸯河出现眼前。蜿蜒的河水，闪着波光。小梅亲切地望着河水，想到去年过鸳鸯河，是参加革命，今年过鸳鸯河，是进山执行光荣的任务。在这一年的时间内，革命形势发展多快！去年，我军正大踏步北上，今年，举行全国规模反攻，去年，敌人来势汹汹，今年，敌人节节败退，怎么也挡不住革命洪流！小梅来到河边，听到奔腾的河水声，为大别山区即将解放在欢唱哩。

蹿过鸳鸯河，踏上山间小路，小梅挎着小手枪，非常神气！一路上看不够这家乡的山。今儿的天气多好啊，山峰，

尾巴一翘一翘地，钻进树棵里不见了。那小暮鸟在小黄杨树枝上转动着小脑袋，还有那象鸡蛋黄一样的小鸟，又胖又圆，如同黄绒球在枝头上滚动，它大概刚离开妈妈，在练飞的本领哩。

前面的路，是从岭当间绕着爬上去。一程路后，开始爬坡。这坡又滑又陡，如果跳跑了脚下的石头，不光个人有跌下去的危险，同时圆滚的石头还会砸伤下面的同志。真危险！大家只好手脚并用往上攀登。再往上去，路两旁，一会儿迎面出现头角狰狞的怪石，将窄窄的小路毫不客气地给挡住，大家只好绕过去；一会儿那老松把枝桠伸到头上来，只好从它的枝桠下面钻过去。翻过岭，就要下陡坡了，由于爬山时用力太猛，下坡时双脚要重重地落地，所以两只小腿被震得麻酥酥的。哟！这面坡儿是一片花的世界，白的，黄的，紫红色的野菊花，淡绿的、水白的喇叭花，开的满坡都是！小梅边走边采，不一会儿就采了一束，鲜妍夺目，芬芳扑鼻。

对面坡上，高处油桐果儿挂满枝头。半坡上，茶棵一片深绿，绿中透黄。这茶棵把几层梯田围成一道绿墙。但看不到人。小保队把乡亲们赶到哪儿去了？

小梅四顾着，忽然发现右面的高峰，又高又陡。双根叔指着这高峰说：“小梅，还记得吧，插翅崖！那天晚上拽着绳索打‘秋千’哩。”

小梅望望插翅崖，微笑着，看她这神气，好象说插翅崖

再高再险，也挡不住要打烂旧世界的人！

再往前走，很快就要到达石坂冲啦！小梅的心欢跳得厉害！不料，教导员下了命令，到冲底老乡那儿，烧水、吃干粮。

饭后，队伍继续行进。越往前走，小梅的心欢跳得越厉害；就要见到老爷爷啦！

秋天的阳光，把山区大地映得红彤彤的，树林、山坡、陡崖，一齐反射着金光。老角鸟扑打着翅膀，在树林上空欢快地唱着歌儿。

石坂冲，十里长冲。小梅欢快地迈动着两腿，跟同志们一起，到达贺家老屋。突然大家怔住了，这哪儿还有独立家屋？眼前所见的是，屋山增倒了，屋梁烧断了，到处是烧焦了的屋草。

小梅忙跑上坡去找，除了一片树林，哪儿有老爷爷的影子？小梅难过极了。老爷爷的家屋一定是被敌人给烧掉了！老爷爷呢？迎接她的是一阵阵林涛的呼啸。小梅想不出寻找老爷爷的好办法，但又不能喊，怎么办呢！她只好回到屋前来。

小梅靠着老松树树干坐下来，想歇歇脚，忽然树上发出一阵响，有几颗松籽儿簌簌落下来，掉到地上跳了几跳。

小梅抬头一看，噢！是一年前见到的那只小松鼠，瞧，爪上系着块白布条，它正嚼着松籽儿，吃得好好香甜！她忙招手，要大家来看，只见小松鼠一扭尾巴跳到下面的树枝

上，转过头来，瞪着小绿豆眼看着。

小梅抬起地上的松籽儿，用手掌托着：“小松鼠，下来，你下来呀。”

小松鼠用它的小爪搔搔自己的尖嘴巴，好象给自己洗了个脸，尾巴一翘，象箭一样从枝头上冲下来，落到小梅的肩头上。当小梅刚一伸手，“嗖”一声又上了枝头。

“小松鼠，别顽皮，快下来。”

这一次，小松鼠真的下来了，沿着小梅的手臂跑到手上嚼着松籽儿，一会儿跳到她肩头上，甩着尾巴，高兴极了！

教导员说：“贺老爹的家屋被烧，他的去向也不明，我们先冲外去吧。”

同志们都为贺老爹是否还健在担着心。

“小梅，该留个信给老爷爷。”双根叔对老爷爷还抱着希望。

“对！”小梅忙用铅笔在小本本上写道：

爷爷，我们回来了。

小梅

小梅把纸条从本本上撕下来，卷成个细细的长卷儿，又打开针线包，扯下根线来，想把它系到小松鼠身上，老爷爷如果回来，一定会看到这纸条的。可是，把纸条系到哪儿好呢？系到小松鼠颈上，怕它用爪给搔掉，系到腿上吧，又怕绕到树枝上撕破了，最后，还是把纸条系到它又粗又长的

尾巴上了。忙完了，小梅刚想喝口水，忽见这松树干上，一年前自己用刀刻的：“为爹妈报仇”。她望着歪歪扭扭的字迹，笑了，心想，那时自己多么幼稚啊，根本不懂什么叫革命。现在的小梅，可不是光想着父母和哥哥的小丫儿，而是解放军游击队的小战士了，要跟毛主席转战南北，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打出一个无产阶级当家作主的新世界来。

一时等不到老爷爷，大家只好告别这儿。小梅在心里说：“小松鼠，你可得把信儿交给老爷爷啊！”她边走边回顾，多么想这时能从树林那儿走出老爷爷来，但，直到翻过岭也没见到老爷爷的影子，老爷爷究竟到哪儿去了呢？

这时，贺老爹正同前冲的乡亲，抬着根石梁在吃力地翻着岭。原来是三天前，一伙小保队突然进冲来，不容分说把贺老爹推出家屋，将屋点上了火。

“为什么放火烧屋？”贺老爹厉声质问。

“为什么？哼！干吗还要为什么！”一个小保队说，“上面命令，从今儿开始，这石畈冲改‘无人冲’，懂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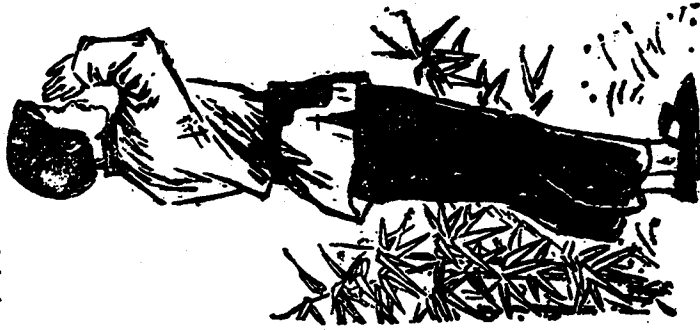
“你们这群畜生！”贺老爹上前救火，被打倒在地。现在，老爷爷要用这石梁盖个石屋，就是想叫那些小保队烧不成。……

这些情形小梅哪里知道呢？

当游击队同志离开贺家老屋不久，老爷爷回来了。他们把石梁放在地上，坐在老松树下吸烟，树上一阵簌簌响，老爷爷抬头一看，发现小松鼠尾巴上系了个什么东西，忙叫

下小松鼠一看，咧嘴，好个小梅，你们真回来了！老爷爷顾不得吃饭喝茶，紧忙上路追赶着找游击队，他走了一冲又一冲，最后，终于找到了。

老爷爷正在队部喝着茶，小梅从门外跳进来，“爷爷！”



贺老爹仔细一看，笑了，“呵，梅子，见到哥哥了吗？”

小梅靠到老爷爷身边，自豪地说：

“没见到，哥哥在主力部队打大仗！”

“噢，”老人拍拍他的肩头，“丫儿，你长高了！思想一定也长高了吧！”

程远在一旁笑着说：“小梅成长得挺快，已经光荣地入党了，贺老爹，感谢你给我们送来一个好兵哪。”

老爷爷自豪地笑着点头，好像小梅就是他的亲孙女了。他继续说：“我，山区的乡亲们，都日夜盼望着毛主席的解放大军快一点来解放，都盼望着你们早一点回来呀。果然你们就回来了，太好了！”接着，他把几天前石贩冲的乡亲们惨遭敌人的迫害，连同自己被敌人打晕，家屋也被敌人烧光的情形，细细诉说了一遍。

小梅拉了一下老爷爷的手，说：“爷爷，解放大军就要进大别山啦！”

老爷爷眼睛一亮，问程远：“是吗？”

程远浓眉一挑说，“一点不错，千真万确。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为了配合主力部队快进山。”

“那太好了！”老爷爷激动异常，“给我老头子什么任务，你就快说吧！”

程远急于说任务，他说了猪头师在河南被我主力部队消灭后，猪头师长逃跑了，估计是逃到这个山区来了，问老爹有没有听到这个敌人的什么消息。

“一点不错，小猪头是逃到这山里来了，那天我还亲眼见过！”一提起那个杀人眨眼的刽子手，老爷爷便极其愤慨，“他一回回来就招兵买马，谁坏透了他要谁，什么小保队、土匪，都纠集一起，自个又当上了什么保安副司令！控制了这一带山区，扬言‘要和共军血战到底’，还威胁乡亲们一律不得和解放军、游击队接触，违反的就要大卸八块，人头示众！那些天闹得好好凶，可是昨日，小保队忽然不见了，今

早上河东枪炮响，后来见猪头师长带着几个人，慌慌张张从这儿向山里跑去。”

程远告诉贺老爹说：“鸳鸯河东岸枪炮响，是我主力把猪头师剩下的一个步兵团歼灭了，猪头师长的老本已全输光了！他向山里逃，逃不脱的，通往山外去的大小山口，都被我兄弟游击队和我主力部队侦察营封锁了！”

小梅急不可待地说：“那咱们快去抓他呀！”

“让我也参加吧！”老爷爷站起来说，“再往里的深山密林中，谁也没我熟，小猪头现在藏身的地方，我们一定能够找到！”

程远握住老人的手：“好！咱们军民合作一齐捉猪头！”说着，他派了三个加强班立即分头出发侦察并去跟兄弟游击队联络，以尽快地摸清整个山区的敌情动态、兵力和部署情况。

追 歼

秋风，驱散了乌云，月光洒遍山区大地，岭上岭下，峡谷、冲里，树林、草丛，被涂上一层银辉。

贺老爹，雄赳赳地走在游击队的最前面。老人的腿脚麻利，小梅要急步才能跟上哩。

风渐渐停下来，林涛平息，深山密林静悄悄的。游击队员们脚步轻捷，一面搜索一面前进，都注意不弄出任何声响，以防猪头会闻声逃匿。

到了一个大岭顶上，贺老爹指着前面一片林海，低声说：“这儿常有虎豹出没，平时单身人不敢进去。”

游击队员们很快进入林中搜索。山势陡峭，对面的石壁象刀削的一样，峥嵘光秃，在月光下反射着银光。抬头上望，不见树影，连石缝里常有的草棵子都没有。这高耸的石壁，把林海给一分为二，简直连飞鸟都无法通行。贺老爹指着一处石壁轻声说：“这上面两丈来高的二道岩上，有个盘蛇洞。”

程远一个手势：“机枪掩护，上！”

机关枪对着洞口方向，几个队员拿出过障碍的硬工夫，

一层层搭肩，敏捷地叠成“云梯”，很快地爬上了洞口。他们侧着耳朵听了听，就悄没声息地跳进洞去，借着洞壁突出来的石头掩护，向里搜索。手触到的洞壁湿漉漉。到了里面，仍没动静，打亮手电一瞧，地上有一堆柴草灰，说明这洞里确有人住过。猎人也不会来这里住，肯定是猪头一伙的匪徒。程远抓了点草灰一捏，已经潮湿，看样子烧火的人几天前就离开这里了。

“前面还有个恨虎窝。”贺老爹说。

名叫恨虎窝，走近一看，还是个山洞。这洞在山半腰上，半敞着口，洞口外是半月形的石沿儿，象谁在这里筑了个空中晒台。洞里静悄悄的，七拐八弯，最里面活象一间宽绰的卧室，有个长条石，平平坦坦的，象床，有的石头象桌，象条几。洞里满地撒着米粒、香烟头、包糖纸，看来，几小时前敌人在这儿待过，吃了东西后又离去的。

贺老爹说：“出了这冲，向西往南绕过冲天岭，有片杂树林。平时很少有人进林，因为不用砍柴刀开路，无法行走。”

队伍象支利箭，很快进入了杂树林。大家象掉进了绿色深洞，梧桐、钻天杨、刺儿槐、大芙蓉树和油桐的枝叶，把天空遮得严严实实。脚下，葛藤、垂竹、山葡萄、柞萝裸子，纵横交错，使你上面抬不起头下面又迈不动脚。但谁也不理它，继续搜索前进。

忽然林中黑暗异常，透过枝叶空隙，一颗又大又明亮的星星出现在东边天空。等到一阵风过去，好象黑暗被风刮

走了似的，天快亮了。

猪头师长对大别山的战略地位是清楚的，但共军何时进山？是无法知道的。更出乎他意料的是，突然间，在一个早上的时间内，就把他的步兵团打掉了，未等他定神，一支装备精良的共军，从前面将去路切断，接着侦察情况的耳目又跑来报告说：“一支共军便衣队，携带电台，过了鸳鸯河。”

狡猾的猪头师长很快就得出了结论：共军切断我的通路，将我包围在这山窝窝里。紧跟而来的，是一支携带电台的便衣队，无疑就是平原上那支游击队。我是大别山区保安副司令，活动范围只剩下方圆不到二十里，这一回来得好狠好紧！他猛地跳起来，对公鹏嗓子副官说：“传我的命令，所有的人，一律隐蔽，严加防范，等待国军主力赶到，共同对敌。当前决不能让共军游击队把山区我方的情况搞清楚！”

猪头师长从河边来到冲里，刚想歇一歇，一个卫士慌慌张张跑来大声报告说：“师座！快……快……快进山林，共军……来啦！”在场的喽罗都大惊失色，未等猪头下命令，纷纷向树林跑去。猪头师长在卫士搀扶下，喘着粗气逃进林子。

程远率领游击队员们，乘胜追击，跟踪搜寻。

贺老爹说：“前面有片芙蓉林。往年，除了老猪头打猎进出这片林子，平时没人到过。”

程远点点头说：“越是这种地方，越能藏着匪徒，去看

看！”

队员们在大美蓉树下穿行，什么也没发现。程远把望远镜往背上一搭，吐两口唾沫，噌噌噌爬上树顶，用望远镜观察着，忽然发现不远地方，有簇密叶里隐着一个人。他立即梭下树命令：

“左前方五百米树上！捕！”

游击队员们迅速扑向目标，低声喝道：

“什么人？快下来！”

树上的人犹豫着。

“不下？开枪啦！”

先是一支手枪落地，接着，象团烂棉花，软绵绵地落下，动了几动，一个猴头猴脑的家伙站起身来，高举两手，连声说：“兄弟投降！”

“你是什么人？”

“卫士班长。”

“猪头呢？”

“报告长官，我们师长……不，猪头要在这儿望风，他在哪儿，我不知道。”

程远对那家伙上下打量了一番，一字一顿地说：“解放军优待俘虏，你老实坦白交待，可以得到宽大处理。”

那人连连哈腰，“兄弟愿意宽大，愿意宽大！”

程远威严地说：“那就要看你老实不老实！猪头跑到哪儿去了？”

那人眨巴着猴眼道：“兄弟老实。我说实话。猪头他已经到了兔子坡。按照他的规定，只准我和副官接头。他藏在什么地方，兄弟就不知道了。”

“追！”程远命令。

翻过一个岭，远方，枪响。从枪声来判断：那是侦察营封锁的地方，大概土顽想钻出网，被发现了。

在到达兔子坡途中，又捉到几个猪头的卫士。唯独不见猪头和他的副官及电台人员。

兔子坡，不长树木，到处是林立的怪石，有的象骷髅，有的象怪兽。程远隐蔽在高处用望远镜搜索着，发现有人在大石后面龟缩着，一声命令：“捕！”队员们兜上去，不一会工夫又捉来一个敌人。

“什么人？”程远问。

“卫士。”

程远见这人身着美国哗叽服，戴着白手套，手腕上还戴着只长秒针手表，便说：“好个阔气的‘卫士’！说实话，你究竟是干什么的？”

这家伙见瞒不住，只好耷拉着头，压低了公鸭嗓子说：“兄弟……是安师长的副官。”

“猪头呢？”

“他……已经逃到汉口去了。”

程远一声冷笑：“天罗地网，他插翅也飞不出去。看来，你是不想说实话了。”便厉声命令，“押下去！”

公鸭嗓子副官一看事情不妙，一屁股坐在当地，“长官饶命，我……我说实话。”

“准许你立功赎罪。”

“报告长官，师长……猪头……带着电台进山洞啦。”

“山洞在什么地方？”

“长官，山洞……多着哩。狗熊洞，狐狸洞，豹子窝，还有野猪洞。不过，这些洞我向来也未去过。”

“怎么知道这些洞名？”

“报告……兄弟有地图，请长官过目。”说着，立起身来，“我去取来。”

公鸭嗓子副官在游击队员看押下，在一棵大树下，扒开土，取出一个油布包儿。程远打开一看，包里有一份五万分之一军用地图。一份“山区各部电台联络明细表”，还有一份“山区防守实施图”，上面标着机密字样。图表对山区敌情及部署一目了然。程远一面把这些重要图表包好，放进自己的挎包里，一面在瞟目琢磨，这些图表真实性、可靠性如何？

这时，只见从对面山坡树林那儿，跑来几个游击队员，很快来到面前，个个擦着汗，兴高采烈地向队长报告着：

“这是兄弟游击队交给我们的敌军实力在这山区的分布情况，这是群众口头报告记录，敌人几个关口上工事和枪炮人数都说得很详细。”

程远将这些情况和刚从公鸭嗓子副官缴获的“联络

图”，一一作了对照，满意地点点头：“群众力量大！真解决大问题！”忙拟好密电，命令小梅立即报告纵队部。

贺老爹刚才听公鸭嗓子副官说了一连串山洞名，告诉程远说：“狗熊洞、狐狸洞，都不是严密所在，唯独那野猪洞，藏在八公岭半坡，很不好找。我们抄近路，去堵住他！”

程远根据已掌握的情况，决定先活捉猪头，他叫双根等掩护小梅在附近山洞里侦听，便带队抄近路朝野猪洞扑去。

猪头师长自平原上逃进山区，就准备好了这个极其隐蔽的地方——野猪洞，连他的一些心腹都不知道。这时，他带着电台人员进洞后，连忙草拟了一份电报，交给报务员说：“马上发出去，报告共军动态，请国军主力速来。”

那报务员却愣在那里，不住地擦汗。

“为什么不快发？”猪头恶狠狠地问。

报务员声音抖着：“师座，一呼叫……共军就扑来——”

猪头抽出手枪：“我主力不赶到，一切全完啦！发！”

报务员淌着汗：“师座——”

猪头看看电台，看看自己的枪口，一时没了主意，发？会招来共军，不发，也是坐守待毙！正在一筹莫展，忽听空中一阵嗡嗡响，两架空中狐狸飞过。猪头师长浑身象注了兴奋剂。心想，南京在派飞机侦察，大批国军快来到啦！他看看手表，与副官接头询问敌情的时间到了。忙出了洞，拐过一个山坡，在大树下等了又等，不见副官来到，心想不好，副

官不是被捉就是逃跑了。他气急败坏地回到山洞来，大声命令：

“发报！”

这时，纵队电台报务员火生，在山外，用缴来的猪头的测向器，正搜索着，只要猪头的电台一呼叫，就可以马上捉住它，把它所在的方位测准。

小梅也正在头戴耳机，静静地听着，这儿离敌人也许只有几百步或几里路，只要敌人电台一呼叫，耳机里就可象敲锣一样响。

时间一秒秒过去，敌人始终沉默“不语”，好象下决心一声不响。但最后，敌人终于按捺不住了，当敌台报务员的手电键上一按之际，火生的测向器，在山外，迅速捉住了它。同一时间内，小梅大声报告说：

“听到啦！”

躲在洞里的猪头，心惊肉颤。他出了洞，利用低矮的树枝作掩护，望远镜一上一下地看。发现正面，左、右两面都有活动的身影。事实告诉他，几分钟后就要被包围，忙撒腿就跑。……

程远的望远镜里，立即发现了他，仔细一看，是个身着袈裟的和尚。这时队员们也发现了这个胖和尚。深山密林，没庵没庙，哪来的和尚？程远断定这是猪头的拙招儿，便大声命令说：“手枪组，跟我来，活捉这个家伙！”

一场森林中的追击战开始了。

树木茂密，枝叶交错，“胖和尚”钻着草棵，绕着大树，拼命逃跑，一心想把游击队摆脱掉。

游击队紧紧尾追，越追越近。

子弹削掉“胖和尚”身边的枝叶，打得大树干迸溅着皮屑，惊得林中的獐子、野兔，没命地仓皇奔跑。

前面是拐子尺地带。“胖和尚”隐蔽下来，枪口对着树林，只要对方一露头就一个连发，然后就可以趁机逃掉。

遇上这种地形，稍有经验的人都知道最容易受暗算。程远便从树叶下方，身子贴着地匍匐前进，看准了目标，“当”一枪，打飞了“胖和尚”的一只耳朵。

前面是一片针松，追逐与逃跑的，虽然都出了林海，但坡上的乱石很多，弄不好就要摔跟头。这时，忽见“胖和尚”隐蔽在大树后，一动不动。程远一声冷笑，向身后的人作了个手势，绕过“胖和尚”，迂回扑去。随后追上来的队员一看，树上挂着一件袈裟。原来是猪头玩弄的“金蝉脱壳”计。这时，程远正在追着假和尚真猪头不放。

猪头见无法逃掉，向后连连开枪，一头钻进了竹林里。程远命令：“把在山外缴获的猪头师的轻机枪扛来，用子弹命令猪头出来投降。”

哒哒哒一阵扫射，猪头不肯出来。

“六〇小炮，抠！”

“咣”一声响，炮弹落在竹林旁的石头上，炸声震耳。

这下子很有效，不一会儿，一个圆脑壳厚嘴唇的家伙，从竹林中跑出来，把左轮手枪举在圆脑壳上，表示投降了。他走着走着，忽然转身就跑，顺着沟底没命地奔去。

猪头跑呀跑，他发现在前面不远处有个山洞，便直朝洞口跑去。

负责保卫电台的游击队员，隐藏在洞口旁大树后，见跑来个蠢猪样的胖家伙，刚要射击，双根连连向他作手势，知道要捉活的，便未开枪。

猪头大口喘着粗气，一头撞进山洞。

“别动！”小梅的小手枪对准了他的胸膛。

猪头吓得浑身一震，左轮手枪落在地上。

小梅完全看清了，光光的圆脑壳，厚厚的嘴唇，是他，这个杀害亲人的凶手！仇恨的烈火充满胸膛，她又把小手枪口对准光光的圆脑壳，虽然这小手枪的子弹比花生米还小，穿透这个圆脑壳还是足有余！但她并没有开枪，喝令猪头向后转到洞外去，把他交给了游击队员。小梅在自觉地遵守革命纪律——俘虏政策。

哨音响，游击队集合了。

游击队押着俘虏往庄里走。刚上了岭，突然，一阵马达响，两架敌机飞来。敌机发现了这支行进的队伍，一个俯冲便开了机关炮。这时，猪头认为是他逃跑的最后时机，便不顾一切地滚下坡去。

双根叔忙说：“这一枪让小梅打。”



小梅学着双根叔那样射击法，把枪一甩，只听一声脆响，刚滚到沟底的猪头正想爬起来再逃，立时受到了应得的惩罚，一头扎到地上，不动了。

教导员程远点点头说：“好！小梅的这一枪够味！象个侦察员的气派！”

秋风，轻轻吹着坡上烂漫的山花，飘送着稻谷的清香，高高的山峰在向英雄致意，清清的河水在欢唱。小梅高高兴地跟在教导员、双根叔身后，迈着大步朝前走去……



党了没有？”

淑琴姐笑了：“恐怕参谋长不会知道得这么详细。千军万马，打了这多的仗，入党的，立功的，多着哩。”

小梅同意地点点头。

“还有件重要的事，小梅子，该给那位纵队部电台的报务员送个见面礼才好。”

“哟！对啦！送什么呢？”

淑琴姐想了想说：“反正都是无产阶级。没物质的还有精神方面的——”

小梅一拍手：“有了，有了。”她忙去自己背包里拿出小笔记本，这是准英姐的，上面写满了无线电原理和工作经验摘要。可是她又一想，这个本本，万万动不得，永远要留在身边。自己的倒有一本，是自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他见了，也好对我帮助帮助。于是她忙拿着自己的本本去找教导员请示，程远听了说：

“本本，你留着吧。见面礼嘛，不是这样——”说着，从荷包里拿出一支左轮手枪。这小手枪，黑胶木把儿，乌亮乌亮的。教导员继续说：“这是你缴获的猪头的手枪，现在发给你，用它保护电台，消灭敌人。你腰间挂的那支准英烈士用过的小手枪，就作礼物送给纵队那位报务员吧！”

小梅把左轮手枪别在腰间，两手捧着准英姐用过的小手枪，蹦跳着跑回屋来。淑琴姐凑近一看，说：“哟！这真是珍贵的礼物！小梅子，看你乐的！”

乘胜前进

枪炮声震撼整个山区，从早到晚不停。

经过昼夜激战，我主力部队将敌人突出的一个师——一心想扑灭我游击队、增援猪头的这个师，全部歼灭。

正当山区稻谷飘香的时候，我主力部队挺进到大别山区，和游击队准备召开庆功、会师大会。

听说要同纵队老大哥会师，小梅高兴得手舞足蹈。这大次可要同那位报务员同志见面啦。见了面，可要好好谢谢他，每当这边情况紧急，一呼叫即回答……可是见了面怎么说呢？一上来就说说声谢谢你！谢什么呢？人家准会摸不着头脑。她忙去请教淑琴姐。淑琴听了，笑笑说：“都是革命同志，就不必感谢了。主要是向人家学习。”

“对了，那位老大哥报务员真是棒，这回一定要请他介绍介绍好经验。”

淑琴姐说：“说得对，除学习电台方面的经验外，还要学习人家的好思想、好品德。”她想了想又说：“还有，见了马参谋长，该打听一下你哥哥的情况。”

“嗯，”小梅说，“包括哥哥的革命表现，立功了没有？入

小梅准备完毕，单等出发了。

时间过的怎么这样慢呀，小梅一次次看桌上的老怀表，对着它说：“你呀，不能跑快些吗？谁有心思等你不紧不慢地这么一圈圈地跑。”忽然又笑了：要是不按圈跑，那怎么和对方电台约定下次联络时间呢。再说，老怀表也真能干，上次猪头师的炮弹落到屋顶上，它一点没理睬，嘀嗒嘀嗒照着掉它的圈。听准英姐说，这只怀表还是教导员他们进据点缴获敌人的哩。

外面哨音响，集合队伍要出发了。

为了参加庆功会，同志们穿得整整齐齐。小梅穿上一套洗得干干净净的衣服；绿格褂儿是淑琴姐用自己的衣服给她改做的，青布裤儿是去年淮英姐送给她的。都很合身。小梅兴奋极了，脸儿红扑扑的，一双俊秀的眼睛转动着，看看天，看看地，看看山，看看水。今儿这天气多好呀，家乡的山景多美呀！

等来到会场一看，哟！人山人海。步兵、侦察兵、炮兵，直属队，还有许多附近的乡亲们，把好大个场地挤得满满的。小梅四顾着，那位报务员在哪儿？哥哥在哪儿？想到纪律性，不准随便乱跑，就和大家一起就地坐下来。

庆功大会的礼炮打得真好看；咣咣咣一阵响，那远方的山坡上，出现一朵朵蔚蓝色的花朵，朵朵蓝花渐渐升高，变成飘动的玉兰花，雪白雪白的，飘呀飘，飘到山峰那面去了。

会议开始了，主持会议的人宣布了大会议程。当宣布

功臣名单欢迎功臣上台就坐时，会场掌声雷动。

小梅低着头、红着脸，跟在程远身后，上了台。左面靠程远，右面紧靠着一位大个子战士，她在两人中间坐下来。

往台下一看，生平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笑脸都在对台上望着。那些摆在台下队列前面的胜利品好多好多，迫击炮，对着天空张着嘴，好象要发言。重机枪，很严肃地挺立着。那六〇小炮昂着头，怪神气的。听说这小家伙在近战中很凶。一挺挺轻机枪躲在枪衣里，好象静静在听首长讲话，若是一旦说声投入战斗，它们会哒哒响个不停。

纵队政委讲了外线出击的重大意义，简叙了这次歼敌经过。他强调指出，这次战役中，所以能干脆、彻底地将敌人的一个师全部歼灭，是坚决地遵循了毛主席的作战方针，全面掌握了敌情，及时地抓住了战机，将敌人中最大分散、突出而又最孤立的一个师包围起来后打掉的。这一仗，是毛主席军事原则的胜利体现。是全体军民英勇奋战的结果！

下面的议程是：表彰英雄模范，给功臣们戴大红花。

首长宣布功臣名单时，火生忽然听到，游击队电台报务员李小梅的名字，忙侧转头来仔细看，只见前侧，有个小姑娘。可是，她的脸儿被一位大个子战士给挡得严严实实。

那个李小梅？是不是妹妹？她怎么会到了游击队？不，天底下同名同姓的人多着哩。妹妹虽然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姑娘，可是没听说她参加游击队呀……

刚才小梅听到功臣名单里有李火生的名字时，急忙转头寻找，也是被许多人给挡住了。她忙弯下腰，从下向上看，一眼就看到了，是哥哥！她真想跑过去拉住哥哥，可在台上怎能随便乱跑呢！这时，她的心怦怦直跳，热泪简直要夺眶而出。嘻嘻，那个纵队电台报务员原来是哥哥。欢乐、幸福和迫不及待相见的心情交织在一起，脸儿比刚才上台时还要红！心，欢跳得更厉害！哥哥，你准料不到在机器上和你通了那么多电报的人，是你的妹妹吧。天下真有这样的巧事！真是压根儿作梦都没想到的好事呀！

掌声响彻云霄，大会胜利闭幕了。

小梅一下跳到哥哥面前。

火生拉着妹妹的手，半张着嘴，笑着。

参谋长马坤一步跨过来，端详着小梅：“哦！好象以前见过，对，小丫儿，原来是你啊。哈哈，你们这兄妹一对儿！”大家一齐围上来。

司令员和政委也都凑上来。司令员问：“多大啦？”

“报告首长，妹妹十六我十八。”

程远笑着说：“天不怕地不怕的小丫儿。炸弹都不在乎。”

小梅的脸儿红得象苹果。

政委说：“好哇，你们真是一对英雄的兄妹呀。”

大家一齐笑了。

司令员说：“你们这支游击队，从今儿起，全部回纵队



来。”他对参谋长说，“给这小女兵，给咱们纵队留下的游击队员们，都换上军装。”

远处，炮声隆隆。侦察人员报告说敌人大部队，向这儿运动。

司令员告诉大家说：“蒋介石见我们野战军挺进大别山，慌忙调动他的部队，先是东堵西挡，不成，后又派兵跟进山来，加上山区的土匪，以及原在山区的部队，配搭一起，一心要和我们较量一番。所以说，下步的对敌斗争很艰巨。但是我们有毛主席的军事路线指引前进，有群众大力支援，打一场人民战争，一定能将敌人一个个歼灭掉。”

纵队首长忙着部署新的战斗时，小梅已换上了一身崭新的军装。这时的小梅，端端正正的军帽下，露着齐耳短发，左胸上方挂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紧扎皮带，打着裹腿，腰间的小手枪的皮套泛着亮光。红彤彤的脸蛋，欢笑的眼睛……又英俊又威武又神气！

兄妹二人，站在庄头上，望着山的那边，那儿，是白马冲——自己的村庄。可是，亲人不见了！小梅两眼闪烁着仇恨的光芒，想把敌人杀害父母的经过告诉哥哥。火生悲愤地说：“我全知道了。昨天遇到白马冲的一位大叔，把父母和乡亲们受害的经过全对我说了。”

小梅说：“阶级敌人杀害了父母、乡亲，杀害了多少革命的好同志，还有淮英姐……”

“血债要用血来还！”火生说。

“毛主席教导：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小梅说着，双手捧着淮英姐姐用过的小手枪，递给哥哥：“这是烈士淮英姐姐用过的，送给你。”

一提起淮英，火生怀着崇敬的心情，两手接过小手枪，深沉而激动地说：“妹妹，你这礼物太有意义了！让我们一起坚决继承先烈的遗志，永远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继续革命不停顿，消灭一切害人虫！”

小梅笑了：“你说得太对了，我真高兴！”

军号声在冲里荡漾……

小梅听到集合号响，边走边唱，

红色电波哟，穿云破雾冲云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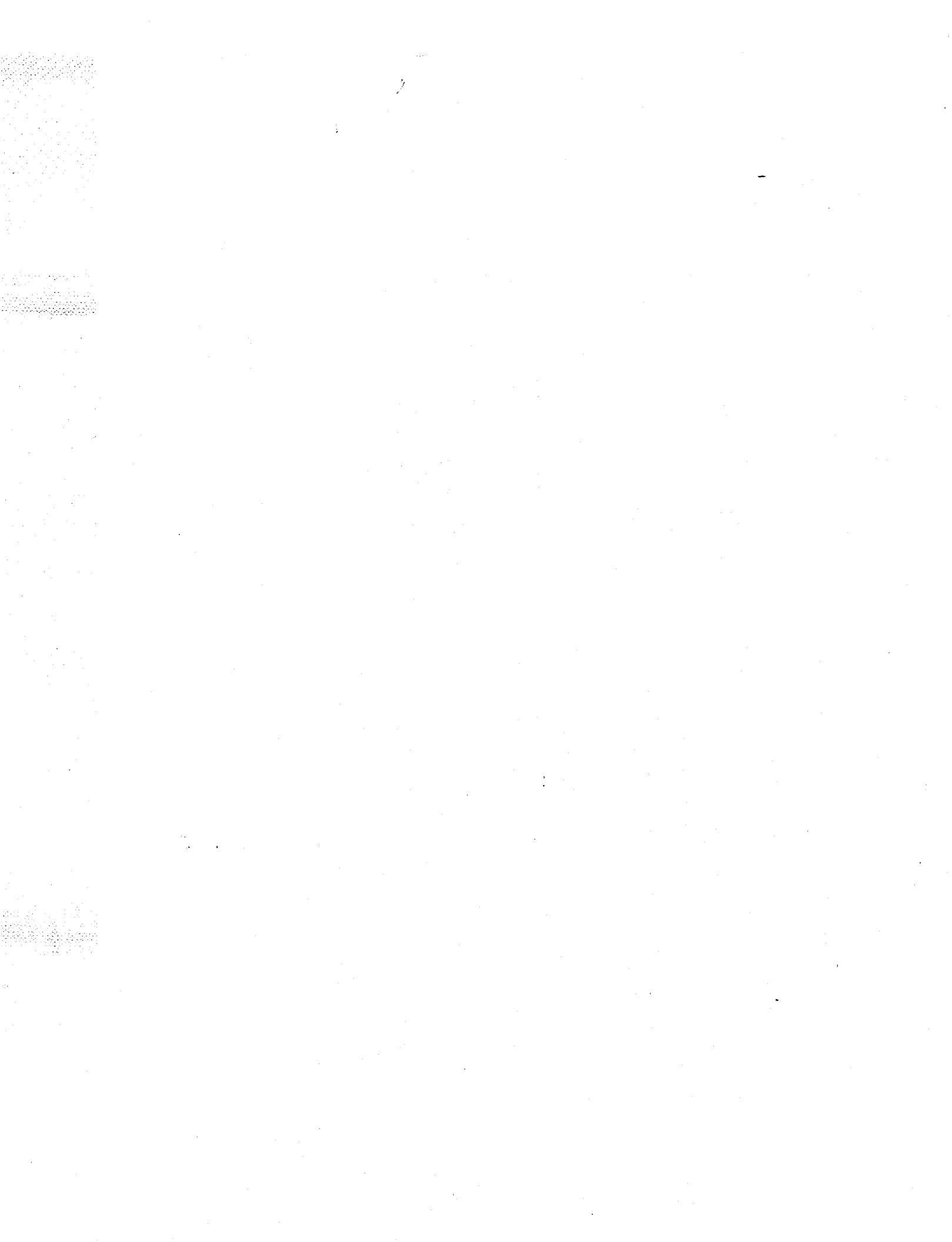
嗵嗵嗵嗵嗵，炮火声中传捷报……

火生边走边听，挥舞着手，象给妹妹打拍子，又象个小小的指挥员，作着有力的手势，

前进，前进！乘胜前进！

一九七五年十月一稿

一九七六年一月三日改写于北京



篝火正旺

李占恒

边防五连指导员俞斌，参加政工干部集训回连已经十来天了。这些天来，他挨个到各执勤点走了走，看了看。用俞斌的话讲：这样做能使人耳聪目明，再抓工作，心里才有谱儿。今天听说三排搞雪地伏击演习，吃过午饭，他便快步赶路往三排去了。

俗话说：“腊七腊八，冻掉下巴”。俞斌走了不一会儿，从嘴里、鼻孔里喷出来的团团热气便凝成了一层层霜花儿，冻结在皮帽四周，恰似一顶银白色的头盔戴在他那冻得通红的脸膛上。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眸，不时地向远处张望。

“啪”，忽然传来一声清脆的鞭响，俞斌定神一看，只见一挂马爬犁飞快地朝自己驶来。一瞅那马的身架、毛色，俞斌断定是自己连的，可是那驭手是谁？华二永！瞧他那精神头儿多象一个车把式，谁会相信一年前他还是个没爬过高山，没踏过白雪的川西坝子上的少年娃娃啊！

“指——导——员——！”随着华二永的呼喊，那枣红马三蹶两跃蹿到了俞斌的面前。华二永腾地跳下爬犁，抢下俞斌的背包，亲热地问道：“指导员你走得真好呀！累了吧？”

俞斌笑着说：“嘿！通共才这么点路，累啥！”

两人边说边上了爬犁，华二永把小鞭啪地一甩，一声“驾！”枣红马便跃上雪道，飞驰起来。

俞斌把华二永浑身上下打量了一番，他一身雪地伏击的装束：宽大的白斗篷裹着他那墩实的身躯，皮帽子扣得严严实实，脸上涂着防冻膏，袖头、裤脚、鞋带也都扎得紧细绷的——看到这些，俞斌不由地想起大家说过的话：“要检查三排长季明的工作，看一看二永这面镜子就一目了然啦。”照这样看，三排伏击的物质准备还算不错呢。

“啪！啪！”枣红马跑得够快了，那四蹄扬起来的雪粉扑簌簌落了两人一身，可是华二永还嫌慢，一再催马加鞭。

“哎，天还大亮着呢，着哪份儿急呀。”

“嘿，从数九到腊八，咱排长领大家趴了三十多天雪窝子，耐寒能力没问题，就盼着今晚演习，比比试试呢！”

“比比试试，有把握吗？”

“有啊——，用猎手的话讲：那是陷阱里逮孢子——手拿把掐！”

“噢，”俞斌心里一动，言外有意地说，“要是狐狸呢，老乡常说：‘狐狸精，狐狸精，见肉绕三圈，偷鸡不留声’，当心它咬你一口溜掉了。”

“那得看它落到谁的手里——咱排是深山沟里最旺的

照出了你的问题呀！”

篝火！”华二永把“最旺”二字说得格外脆亮。

俞斌不禁想起这次回连听到的一些反映，提到三排，大家称赞季明朝气勃勃，把三排搞得挺红火，但同时又听支部的其他委员说，三排有人称自己是“深山沟里最旺的篝火”。没想到在路上就真的听到了这句口头语，这句话引起了俞斌的警觉。他拿定主意，趁三排演习伏击的机会，到实地把情况好好摸一摸。

华二永就开了话匣子：“咱排长这几天发动大家想点子、出主意，摆了十来个阵势，什么月牙阵、口袋阵、前堵后截阵……，任那匪特长上四个脑袋、八条腿，也休想偷越进国境！指导员，你来的正是时候，瞧好吧！”华二永啪地甩了两鞭，瞧他脸上的高兴劲儿，好象是在庆祝会上放爆竹。

忽地，华二永叹了口气，说：“就是潜伏时间长了点，两个钟头，趴在那儿干挨冻。要是不潜伏，直接打冲锋多带劲！要是象钻山打围的猎手那样，脚上套副滑雪板该多安逸呀，那我保证头一个把俘虏抓过来！”说着他站起身来，“啪”又是两鞭，华二永的身子随着爬犁颠簸起伏，瞧他那脸上透出来的得意劲儿，好象他不是坐在爬犁上，而是蹬着滑雪板在林海雪原里飞驰呢。

“瞧好吧，头一个！”俞斌仔细地品味着华二永的话，把看到的、听到的，前前后后琢磨了几个来回，从前华二永大事小事都爱拔个尖，露个脸。一年来，在同志们的帮助下，踏实多了，还入了团。但入团才一个来月，怎么老毛病又犯了昵？俞斌不禁暗自叨念：“季明啊季明，二永这面镜子可

二

夜幕垂落了。翻越一架山梁，忽地从苍茫的山坳里跳出一团火花。枣红马不用加鞭便撒欢儿朝光亮处奔去。那火光映红了参天的青松、白桦……，映红了整装待发的伏击小分队。

俞斌跳下爬犁，季明跑步上前，高声大噪地报告：“三排伏击准备完毕，请你指示！”俞斌看了看表，离演习还有段时间，便说：“先叫大家过来烤烤火吧。”季明喊了声：“解散！”便抢先攥住俞斌的手。这当儿，俞斌把季明上上下下打量又打量，还是那块虎实实的身板，圆睁睁的大眼，只是脸膛被山风吹黑了，也瘦削了些——是呀，负责单独执勤点的工

作，是要格外地操劳啊！

欢快的战士团团围住了俞斌，那热乎乎劲儿跟篝火似的，烤得俞斌心里头暖烘烘的。趁这工夫，他把一个个战士都打量了一下。嘿，每个战士都跟华二永一个装束，浑身上下拾掇得整齐利落，精神头儿鼓得足足的。俞斌不禁满意地点了点头。

大概是俞斌的神采感染了季明，他看了看战士，又瞧了瞧篝火，慢声细语地说：“指导员，你看这火候还算——旺吧？”

俞斌没有吱声，他想起华二永，便问道：“伏击的思想准

备怎样？”

“动员几次了，特别对小佟这样的新战士，反复讲了演习就是战斗！”季明知道给俞斌汇报情况，必须有一般，有特殊，含混不得。

“那么象二永这样半新不老的同志呢？”

“二永，他还算特殊对象？”季明稍加思索便脱口而出，“没问题，这小子自打入团，就象入伏的包米，拔起节来咔嚓咔嚓响——干得满不错！”

这时只见华二永卸了爬犁，劈风踢雪地跑来，没站稳当，就说：“指导员，咱心焦似着火，急着要出击呀，你就下令吧！”

俞斌没有回答，只是把目光移到季明的脸上，那意思是：听听你们排长咋指示？

季明乐呵呵地说：“急什么？有你显身手的机会！到时候你跑快点，可要多捉几个俘虏，给咱这演习添彩哟。”

“没问题，瞧好吧！”说罢，华二永敬个礼，转身就跑了。——听听吧，季明想演习添彩，二永便打了保票，两个人都是一个想头！不怪人家说二永是季明的一面镜子，可是镜子里明明睁眼露地照出了一个“骄”字，季明却象被成绩晃花了双眼，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啊！俞斌望着篝火思谋着：“看来响鼓也得重槌敲，这旺火更该添干柴呀！”

俞斌神情的变化，季明看在眼里也没往心里去，他看了看表，便说：“指导员，该——”

“该添柴啦！”

“添柴？”季明看了一眼燃烧正旺的篝火，心里纳闷儿，“演习该出发了，再添哪份柴呢？”

三

白桦谷地三面环山，一面傍水。小分队在谷地张开了口袋，摆下了伏击阵势。那小河便假定为界河，演习课目是：潜伏——围剿战术队形变换——俘虏。

此刻谷地是那样沉寂，唯有西北风撞击树林发出嘎巴嘎巴的响声。白桦林还是那样齐整，唯有林边的树墩、塔头杈子显得疙疙瘩瘩，凹凸不平。俞斌到阵地上察看了：雪地里战士们伪装得十分严密，连脚印都用树枝扫平了，一个个趴在那儿一动不动。俞斌确信，这会儿匪特上来，准保会瞪着两眼钻进口袋。可是季明的演习计划里，只准备潜伏两个钟头；有的战士也有急躁情绪，长时间间潜伏的思想准备不足，想早点冲击，早抓俘虏。眼下似乎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但如果把潜伏时间再延长它两个、三个、五个钟点，又会怎么样呢？

时间一分一秒地走着，还差五分钟两小时的预定潜伏时间就完了，该显示情况了。俞斌没露声色，季明把嘴巴贴到他的帽耳上，小声地请示：“该显示情况了吧？”

“再延长一个钟点！”

“是，再延长一个钟点！”季明想，指导员是拿高标准的尺子来量咱们呢！量吧！别说一个钟点，就是象抗美援朝

的英雄那样，延长十个八个钟点儿也没问题！俞斌跟季明并膀儿卧着，他仔细地观察着季明的一举一动，注视着阵地上有一丝一缕的变化。这时西北风刮得更凶了，黯八的午夜多冷哪！雪沙子扑到脸上，象松针扎的那样疼痛。俞斌把手伸到季明的毛手闷子里摸了摸他那湿漉漉的汗手，又顺手递给他一副线手套，暗示他衬到里面。季明心里先是一热，马上他从俞斌这个行动里想到了阵地上潜伏的战士。这时，俞斌轻声告诉季明：“到阵地上看看！”

季明跟在俞斌身后，低姿匍匐前进，一个个检查潜伏情况。挨近指挥位置的十几个战士的装束、动作、精神头儿，项项没有差错，个个符合要求。忽然俞斌匍匐前进的手碰到一件东西，抓过来一看，是只狗皮大头鞋！把手伸进去试试，还暖和着呢，是谁不等冲击命令下达就换了鞋？俞斌侧身一看：是华二永！他的双脚已换上了胶鞋。俞斌赶紧把华二永的胶鞋脱掉，将他那双冰凉脚塞到自己的毛手闷子里捂了捂，又重给他穿上大头鞋。华二永不能挣脱，也不敢吱声，又是羞愧，又是感激。俞斌想：要真延长一个小时，华二永岂不要把脚冻坏了？但他也并不感到意外。等季明赶上米，便把胶鞋递给他，两眼直盯盯瞧了季明一会儿。季明脸上火烧火燎的，浑身的血直往头上涌，他真想好好批评华二永一顿：你不但没给添彩，反倒抹了一把灰！无奈这是潜伏……，又检查一段，发现小佟把指导员给他捂鼻子的毛巾扔到一边了，他本来就有点轻感冒，这会儿拿掉了毛巾，就开始流清鼻涕了；还有几个战士就象起跑线上的运动员一

样欠起身子，要冲击，季明楞怔了。俞斌望了望不知所措的季明，心想：战斗不容许马马虎虎，演习就要严肃认真！问题既然暴露了，就要迅速纠正！于是俞斌果断地决定：“阵地‘暴露’了，部队出现‘冻伤’，你要重新组织演习！”

“是！”

部队返回山坳。搭雪墙，点篝火，准备露营了。

季明安置妥当，便陷入了苦苦的沉思。俞斌正跟华二永、小佟，还有几个战士谈心呢。不一会儿，当俞斌走到他面前时，季明半羞愧半恼怒地说：“这回演习搞得大窝囊，真没想到二永在这节骨眼上换胶鞋！”

“他还想穿滑雪板呢！”

“滑雪板？他，他想飞？”

“他想争第一！”

俞斌把雪路上、篝火旁华二永的举止行动一一说给季明听，季明不由“啊”地一声：“二永的老毛病又犯了！我，我怎么一点也没看出来呢？”

“那，从前你为什么能看出来呢？”

“从前？”季明想起来了：自己刚当排长那时，有一天上山扛柴，四川新兵华二永紧赶慢赶，还是拉在大家后面了。自己热心地上去抢下他的柴禾，替他扛着，可是他仍跟在上。季明催促他，“倒快呀！”华二永却拐到一条小茅道去了。——这是啥问题呢？有人说：四川话把拐弯说成“倒拐”，二永可能把“倒快”听成“倒拐”了。季明细一琢磨，不象。

们把兄弟排放到哪里去了？还有我那个“添彩”……，一下子季明发现了：是“骄”字糊住了自己的双眼！

“指导员，我自满自足啦！”这句话季明说得热诚而又坦白。

俞斌两眼一亮，说：“骄兵必败呀！有了‘骄’字，有问题看不见问题，看见了问题找不出原因，找出了原因想不出克服的办法，想出了办法下不了改正的决心。同志，骄傲情绪可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大障碍啊！”

俞斌的话字字句句都拨动着季明的心弦，热泪从他那圆睁的眼睛里扑簌簌滚了下来，滴在黑红的脸膛上，

见此情景，俞斌不由地暗道：“季明这次照镜子，照得好哇！”

季明猛地擦了一把眼睛，响亮地说道：“指导员，咱们现在就动手，发动群众找薄弱环节，提高我们继续革命的觉悟！”

“对，在篝火正旺的时候添柴！”

四

第三天夜晚，天空浓云密布，月亮、星星都淹没在云海里了。在预定四小时潜伏时间快结束时，棉花桃般的大雪铺天盖地下了起来。不大工夫，大雪便把战士身体埋没了，只有微微翘起的脑袋还露在外头。

时间一分一秒地走着，走着……，还有五分钟就该显示

在俞斌的指点下，季明仔细地做了一番工作；跟华二永唠家史、谈理想，甚至向他学习四川方言，一来二去的两人处得很好。华二永这才告诉季明：那天扛柴下山掉了队，排长喊，大家看，觉得自己的小脸没处搁，就要起性子，装做把“倒快”听成了“倒拐”。

问题查到了根底，季明不但发现华二永有爱虚荣的毛病，而且看到自己带兵简单、毛躁。于是季明向华二永检查了自己的问题，并且勉励华二永说：“一个人能力有大有小，但只要有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努力干好革命工作，就是一个好战士！”打那以后华二永飞快进步了。

想起从前，季明说：“那时候，我是是个新排长，缺经验，少办法；又时常碰钉子，一穷二白的形势逼着我去学，去问，去细细地工作呀。”

“是呀，一个人在困难面前，是比较容易看到自己的差距的，并且也肯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去改变被动的局面。但在成绩面前，你却被荣誉蒙住了眼，看不到有问题的那一面。就象这堆篝火，眼下虽然烧得正旺，如果不及时添柴，就也有化为灰烬而熄灭的一面！季明啊，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一分为二。眼下，咱对连队形势的估计，对自己的估计，都有点缺乏自知之明啊！”

“缺乏自知之明！”俞斌这番语重心长的话使季明从二永这面“镜子”里，不仅看到了全排的问题，更看到了自己的问题；二永入团有一个多月，自己怎么一次也没找他谈话呢？最近有人形容三排是“深山沟里最旺的篝火”，那么我

情况了。季明趴在那儿纹丝没动。俞斌试探地问道：“该显示情况吧？”

“指导员，再延长两个钟点行吗？”

“好！”

“指导员，我代表全排向你请求——请你亲自设置敌情吧！”

“好啊，季明主动‘加码’了！”俞斌心里一喜，紧紧握住季明的手，表示赞同。

“潜伏要沉着，冲击要果敢！”俞斌叮嘱了两句，便走出指挥位置，朝“界河”走去。

大雪没断捻儿地下着，谷地里的树墩、塔头筏子同潜伏的队伍都一起被大雪慢平了。这当儿，如果有人动弹一下，准看得一清二楚。

短促的红光报警信号闪现了，发生了什么情况？季明的眼睛瞪得滴溜圆，隐隐约约见一个黑影越过了“界河”向谷地窜来，……好半天还是这一个黑影在谷地当央不进不退地摇晃着。观察员也没有再显示任何情况。季明思谋了一阵子，判定这是入侵“匪特”的尖兵。忽然那个黑影径直向阵地走来，越走越近，越走越急。再走五、六步，就要踩到潜伏战士的身上了！这节骨眼儿上，如果有谁沉不住气，战斗就得砸锅。这种紧迫的情况季明十分清楚，但今晚他却特别沉着。

也巧，那个“敌人”的尖兵奔华二永去了。三步、两步、一步，只听咣咣一声，那“匪特”的大皮鞋踢到了华二永的枪

托上！暴露了？动手吧，只要一伸手，就能掀他个仰巴叉，逮个老实的。但华二永明白：没有指挥员的命令，踩到脑袋上也不能动！他一寻思，这积雪下障碍物多着呢，也许他并没有发现自己，再听听动静。只见那个“匪特”尖兵扯着脖子“嗷嗷”学了两声山猫子叫，华二永提到嗓子眼的心，又放下了。

短促信号又亮了。季明看见三个“匪特”贴着南山根向谷地走来，不一会儿，又有一个灰白色的东西从北山角慢慢地爬了过来——这是调虎离山、声东击西啊！立时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跳入季明的脑袋，收拢月牙阵，把两侧“匪特”压到中央，然后扎口袋，前堵后截，一网打尽。

季明带着小分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形成了新的阵势，霎时间，只听得四面呼，八方喊，群山也助威似的一声吼叫：“杀——”！包围圈越缩越小，越扣越紧，象老鸱鹰照上了兔子，五个“匪特”全部落网。伏击演习以全歼入侵之“敌”，宣告胜利结束。

山坳里，出发前点燃的篝火燃成了红炭，俞斌添上一把干柴，篝火伴着劈劈剥剥的响声，重新燃烧起来了。各班战士都拿着干柴来引火种，霎时，山坳里火光相连，一片通亮。大伙儿围着篝火笑呀，跳呀，那情绪儿就象这篝火一样，烈焰腾空。三排继续革命的“篝火”，更加火红，更加旺盛了。

越是爱护我们，我们越应当谦虚、谨慎，把工作做得更好。我同意连长的意见，明天立即支援夏收。”“明天支援夏收问题不大，可这院里几十篮杏子，怎么处理呀？”战士支委、九班长提出了杏子的问题。

提起院里的杏子，连长想起了今天下午的情形：他一进三班房东三奶奶的院门，就听到三班长在屋里，隔着玻璃窗大喊大叫：“连长，快来呀，快来帮个忙！”起初，他以为出了什么事，就大步流星地赶过去，正想推门进去，发现门锁着。这时，三班长扒着门缝，喊的更急了：“连长，连长！快给我开门！”“门怎么锁上了？”连长莫名其妙地问。三班长忙解释：“是三奶奶锁上的，嫌我们不吃她的杏子。”“是啊，是我锁的，不把那篮杏子吃完，你们就甭想出来！”三奶奶又是疼爰，又是责怪地说。这时，她又提着一篮杏子，从她的里屋往外边走边说：“连长，你来得正好，你给同志们带头吃几个！”连长一见三奶奶提着杏子奔他来，连忙说了一声“谢谢！”转身就走。他刚一出门，“咣当”一下，正好和要进门的指导员碰了个满怀，差点把鼻子碰破。连长笑着问他：“你是怎么啦？”指导员也笑着说：“咳！我到九班去，他们房东水燕正给他们送杏子，战士们不吃。水燕见我一去，要我带头吃几个，我赶忙走了。”连长听说也为这事，一拉指导员，说：“走，去看看！”他们跑到街上，就见许多房东，有的篮子里提着杏子，有的盆里、碗里端着杏子，拉着战士们，一定要他们吃。战士们推的推，让的让，闹得满街好不热闹。他们觉得战士们这样也不是个办法，两人便折回连部，准备研究

杏黄时节

刘振华

芒种刚到，杏花岭生产队，满坡满沟杏树林的杏子，已是枝头累累，一片金黄了。圈在杏树林以内的麦田方，金波滚滚，随风荡漾，呈现出一派丰收景象。

这天傍晚，住在白云山下杏花岭，担任国防施工的解放军通信连，正在开支委扩大会，研究明天支援杏花岭生产队收割麦子的事。身材高大，英俊结实的连长高振山说：“做群众工作，支援社会主义建设，本来是我们的本分，没想到在这个村，如今却成了‘难题’。今天下午，我和生产队长韩宝忠联系收麦任务，又碰了‘钉子’。他总说，部队为生产队安装电灯一连忙了三个星期日，明天又是星期日，说啥也该休息了。我只好说：‘好吧，既然你不答应，明天我们就休息。’说是这么说，可麦熟一响，龙口夺食的季节，我们能休息么？”“嗯？”说完，他拿眼睛扫了在座的人们一眼，情不自禁地笑起来。指导员见他那高兴的样子，插嘴说：“是啊，群众

一下“对策”。哪知一进连部门，他们房东妇女主任春霞，和九班的房东女基干民兵水燕等五个妇女，每人提着一满篮子杏儿，早在院里等他们了。水燕见她们一进门就叫起来：“来了，来了，我说他们要回来嘛！连长，指导员，这杏子该收下了吧？”说着，把篮子一举，递过来。其他的几个女同志也涌上来。连长、指导员急得一个劲儿往外推，说啥也不要，就这样你给我推，在春霞家院子里，闹腾起来。水燕见这样不行，灵机一动，把杏篮子往地上一放，回头就跑。当她刚跑到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時候，就听到有人嚷嚷：“哎呀，死丫头！”接着就是哗啦啦一声响，原来急跑的水燕，正和进门的三奶奶，又碰了个满怀。三奶奶篮子里的杏子，一下撒了一地。水燕忙上前帮着捡杏子。这时，门外送杏子的人，一个个相跟而来，霎时，连部的院里，就挤满了人群，放满了杏篮子。连长、指导员拉住这个，跑了那个，最后，一个人影也不见了，院里剩下的是一篮子一篮子又大又黄的甜杏儿。……

连长听到九班长这个意见，觉得杏子的处理确实是个难题，于是叫大家讨论怎么办。这个说：“既然贫下中农把杏子送来了，一点不吃恐怕不行。”那个说：“吃是可以的，称称多少斤，吃了按市价付钱。”最后统一的意思是：贫下中农的心意收下，杏子还是退回去。但又一想，这家一篮，那家一筐，分不消是谁家的，可往哪里送啊？连长想了想，便把组织小分队，将杏子悄悄送到生产队部，让生产队给处理的办法，向大家讲了一遍，大家齐声说：“行！”支委会散后，几

十个人的小分队，每人提着两篮子杏子，由连长在头里带领，悄悄地往生产队都走去。这时，天已完全黑下来，但杏花岭生产队新安装的电灯，却照得家家通亮，路路通明。他们不声不响地走进队部的院里，见队部上屋亮着灯光，人声嘈杂地正在争论着什么。大家把篮子轻轻地往地上一放，正要往回走时，就听到生产队长韩宝忠铜钟般的声音说道：“好了，好了，就这么定，明天就开镰，先割南坡底，完了再割杏花岭，最后收割后家崖。明天下地，不打钟，不吹号，大家听头遍鸡叫就出发，注意‘保密’，记住了没有？”他把“保密”两个字，还说得特别重。“记住了！”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是啊，起床是得轻点，要把部队吵醒了，他们还能呆得住？明天说啥也得叫他们休息一下，机器转久了，还得搭油哩，别说是人。”连长一听，便知是他的房东妇女主任春霞。高连长他们为了不叫对方发现，没敢听完，把杏篮子放在院里，就悄悄地回来了。

二

雄鸡一声叫，春霞猛地醒来。她穿起衣服，来到外屋，见住在对面屋里的高连长他们，门关得严严的，她想：“是该多睡会儿，他们太疲劳了！”她蹑手蹑脚地打开门走到院里，只见满院月光铺地，亮得象白天。见到这空旷的院落，不由想起了昨天下午和晚上，杏子送来送去的情景。又由杏子的丰收，想起了解放军帮助他们兴修水利的情形。

怎么回事？”“你还没闹明白呀？”爱说爱道的水燕把话接过来，象放机枪一样有声有色地说，“三奶奶不是一个人嘛，同志们什么活都帮她干。烧水、做饭、推碾子、磨面、打羊草、出猪圈、堵鸡窝、拾鸡蛋、上场分粮食、下地种自留园，就连喂小鸡人家还管着呢！”“是的，是的。”三奶奶赶忙忙出来作证，“那是去年麦收时的事，我买了二十个小鸡，早晨在院里喂饱后，吃饭就下地去了。到了地里，想起小鸡没弄到篓子里挂起来，为这事回家吧，怕耽误生产，不回去吧，又怕狗儿猫儿给吃了。一上午，心里七上八下。中午下工，我到家里看看，噢，你们猜怎么着？”三奶奶说着回过头来故意让她俩猜。“怎么着？”春霞问。“小鸡篓子好好地挂在房梁上啦！”水燕接过来：“那是你记错了吧。”“没错，没错。”三奶奶咯咯地笑起来，直笑得前俯后仰，差点摔倒。“是高连长帮着把小鸡放到篓子里，又挂到梁上去的。”三奶奶得意非常地说。“高连长？”春霞、水燕几乎同时在发问。“对，就是他。”三奶奶继续说，“他进‘青龙洞’探水源昏过去，不是送医院了么？应当治疗半个月，他三天头上就跑回来了，想在我家的三班蹲点，他一进门，见院子里跑着一群小鸡，心细的高连长怕猫儿把小鸡吃了，就给我一个个捉到篓子里，挂了起来。”春霞听了后，无限感慨地说：“高连长就是这么个人，要说猛，赛武松；要说细，强过大闺女，真是个好入哪！”“好人是个人，昨天送杏子可把我气坏了，要不是给他们放下篮子跑了，他们还不收！”水燕又得意，又有点怨气地说。“是啊，这回，他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哈哈！”性格开朗的

去年春天，通信连施工刚住到他们村，那时，天不下雨，满地红，热辣辣象蒸笼，麦子干得叶儿黄，棉花到期不能种。通信连停止了施工，全力以赴，投入了抗旱。部队和社员一起担水点种，全村六眼井，每天担得见底。就这样突击了五天，二百多亩旱地庄稼全部种上。更使她难忘的，是高连长带领战士上白云山，进“青龙洞”探水源。由于洞里缺氧，高连长找到水源便昏倒了。可是，水源终于找到了，“青龙泉”为人民所用了，全村的一千多亩地从此都成了水浇地。所以，这二年庄稼连年丰收。就连那老杏树，因喝足了“青龙泉”水，也返老还童了。棵棵枝叶茂盛，碧绿成荫，杏子压满枝头。

春霞想起了这一切，心潮滚滚，无比激动，她嘴里喃喃地说：“解放军同志，说什么你们也得休息一天啦！”她轻轻地取下挂在墙上的镰刀，又轻轻地走出了家门。向西走了不远，就碰上了要下地的姑娘水燕。她们一块往前走了几步，就来到了三奶奶门前。三奶奶正手拿镰刀走出院门，春霞问：“三奶奶下地？”“嘘——小声点！”春霞疑惑地问：“三奶奶怎么啦？”“怎么啦？还不是怕惊醒了‘当家的’么！”三奶奶小声但又欢快地说。“嘘！——”春霞象是明白了，可又不十分明白，便问道：“你们家的战士们没有醒吧？”“没醒，没醒，他们关着门睡得正香呢！”“我们家的九班也还在关着门睡哩！”机灵的水燕，把两条短发辫向后再一甩，插嘴说了这么一句。她们几个人边走边说，好不高兴！走到半路，春霞又提出了刚才没弄清的问题儿：“三奶奶，‘当家的’是

话时，脸涨得发红，急得直喘粗气。韩宝忠一听一夜丢了二十亩麦子，感到确实是个大事。但又转念，这麦子什么人把它割走了呢？这时，去年麦收各个民兵排晚上偷偷地起来做好事，还不告诉人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于是他又严肃、又开玩笑地说：“你们自个儿坦白，昨天晚上谁们又不守纪律，起来割麦了？”大家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作声。他点了点割麦的人数，除去另有任务的外，也都在场。他自话道：“怪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大家议论纷纷，说啥的也有。队长韩宝忠说：“别乱叨叨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走，到现场看看。”说完，带领几个人，直奔村北杏花岭麦地而来。来到麦地一看，果然麦子被割走，地上的麦子也拾得干干净净。这究竟是咋搞的？正在大家十分纳闷的时候，听到从村子方向传来一个女同志的呼喊声，“队长，麦子找到了，都在咱们的打谷场上垛着呢！”等这个女同志跑到跟前，大家一看是水燕。原来她听说丢了麦子，而且是二十亩麦子一块丢，觉得里边必有文章。于是当宝忠他们顺大路来杏花岭麦地时，她却绕道跑到村里打谷场上，一看，果然有堆很大的新割的麦垛，在那里垛得整整齐齐。究竟是谁割的？水燕琢磨不透。听她一说，大家也都感到惊奇。正在大家猜测不一，议论不休的时候，突然听到杏花岭北山坡，有嘹亮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声。这歌声由远及近，是那样的清新、洪亮而动听。虽然歌声不远，但由于被郁郁葱葱的杏树林遮挡，所以只闻歌声，不见其人。歌声越来越响，寻找割麦人的男女社员，听着这悦耳的歌声，个个精神振奋，

三奶奶，又放声笑了起来。水燕也得意洋洋地说：“咱们昨天那么做，最大的好处是杏篮子混在一起，他们分不清哪个是哪家的，根本没法退。哈哈！”水燕也象三奶奶一样大笑起来。一提杏子，春霞不由地想起了昨天晚上，杏子又出现在生产队院子里的情景，于是说：“别笑了，杏子人家根本一个也没吃，又给咱送到生产队都去了！”“啊！这怎么能行呢？”水燕象小孩子似地嚷了起来。三奶奶刚才欢快的心情，顿时又沉重起来，她焦躁不安地说：“春霞啊，你们当干部，可得有个主心骨哇，他们不吃，咱们贫下中农的心里不乐意啊！”春霞听三奶奶这么一说，就下保证似地说：“三奶奶，这事你放心，昨晚宝忠安排了，派好几个人，专门给部队送杏子，明天一早，他们就接家接户，凡部队住的家，要求都送到。”三奶奶和水燕一听，这才放下心来。就这样她们三个有说有笑，不觉来到南坡底的麦田。麦田里，社员们的歌声、笑声和镰刀“嚓嚓”声连成一片，麦捆子一堆一堆，黎明前望去，就象一座座小山，春霞把袖子一卷，回头对三奶奶和水燕说了一声“干！”三个人便跳下麦田，挥开了镰刀。

三

东方出现鱼肚白的时候，南坡底二十亩麦子已经割完了。大家正坐下来休息，只见一个担任护秋的民兵慌慌忙忙地跑来，见了队长韩宝忠，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队长，出了事了，村北杏花岭二十亩麦子一夜全不见了！”那民兵说这

找到杏花岭，一看，你们把麦子割完运走了。我们就在后边追，追到后家崖，还是不见你们的影子。我们说，不管三七二十一，杏子送不到解放军手里，决不要休。一迈腿，又追下山坡，幸亏和你们在这儿相遇，要不然，我们还不知找到什么时候呢！”说着，他笑嘻嘻地把杏子捧起来，就往高连长手里递。这时其他送杏子的和在场的社员们都一齐下手捧杏子，硬往战士們手里塞。高连长见贫下中农为了送杏子，费了这么多心，十分感动地说：“同志们，贫下中农这样关心爱护我们，这次杏子大家要吃，一定得吃！不过，……”说到这里，他把眼神转向了队长韩宝忠，一边瞅着韩队长，一边说：“这回的杏子，我们接受下来，以后照价付款，你可不能不答应啊！这是毛主席制打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规定的呀！”

此时，朝阳火红，霞光满天。彩霞照在远处金波滚滚的麦田上，照在近处碧绿如海的杏树林，照在战士和社员的笑脸上，照在正在高叫的布谷鸟身上。整个大自然，就象一个大花园，显得更加瑰丽，分外妖娆！

不由抬头仰视前方，在那半山坡绿海一般的杏林中，有时隐约可见金黄的麦堆在向他们移动，麦堆摇来摆去，看着就象一个个朝下滚动的小山。小山越移越近，忽然，在小山的上边，闪出一点红，那点红，在社员的眼睛中越来越鲜明。这点红，不是别的，正是解放军战士头上的帽徽。走在战士们最前面的那个高个子，不正是连长高振山么？社员们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场面惊呆了。当部队来到跟前，只见干部、战士的脸上流着汗水，衣服和帽子都湿透了。水燕见解放军战士当中，她们家住的九班也都来了，她又吃惊又纳闷地大声问：“高连长，你们夜间不是都关着门睡觉了吗？什么时候下的地？”高连长对她笑着说：“这个啊，不能说，正象你们韩队长讲的，得‘保密’！”逗得大家轰地都笑起来。这时韩队长上前紧紧地握住高连长的手，连喊：“老高！老高！……”满想说几句感激的话儿，可嗓子眼里就象被什么塞住似的，一个字也吐不出来。这个从小给地主扛长活，挨打受骂，不知流泪是啥滋味的硬汉子，如今眼里却闪着晶莹的泪花。

“高连长！可找到你们了！”一声喊叫，又把人们的注意力重新引向北山坡，只见在连长他们运麦来的路上，一闪又飞下五、六个人来。他们每个人都挑着两大筐杏子，急步如飞地来到跟前，把杏子一放，为首的一个，一边擦头上的汗水，一边说：“高连长，你们叫我们找得好苦啊！昨晚，按韩队长的布置，叫我们一清早，把你们送到生产队部去的杏子，再送到你们手中。哪知早晨到你们住家，家家屋里不见人，我们想：你们准是瞒着我们，下地割麦子了。从村里

“绿旋风”新传

古 华

春风带着喜讯，吹遍了水寨山村，告诉公社的社员们：县机动插秧机操作表演现场会，眼下正锣鼓喧天，人如潮涌。在一丘五亩见方的水田四周，田埂上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全县各社队的代表。田里，现今摆着个钢筋铁骨的稀奇家伙——东风二型水稻插秧机！谁个不睁圆了眼睛盯着它？谁都要亲眼看看，看看这千古以来的第一次用机器插秧，到底怎么个插法！

就在这时，一个头发花白、粗壮结实的老汉，背着个斗笠，提着盏马灯，从站在密密麻麻的田埂外边挤了进来。他双手拨着人群，侧着身子直往里钻，嘴里不住地叨念着：“同志们喂，请让让！让我靠里边站站！”大家见他一身风尘仆仆，衣襟和裤腿全被露水打湿，就不约而同地给他让出块一人宽的地方来。看得出来，这老汉是连夜赶了远路，专程来参观这插秧机表演的啊！

插秧机“突突突”的正要开动，现场会的负责人高扬着双手，说：“同志们！表演马上开始。现场需要两个装秧手，请自动报名上来两个！这技术很简单，每人负责把秧苗填满六个送秧盒，做到整齐利落，不空壳就行！”

“我来！”“我算一个！”“我能装秧！”顿时，田埂上喊声一片，人人都要争着上场。亲手参加栽插这千古以来的第一厢绿秧，谁个不乐？谁个不手痒？倒是那头发花白的老汉，不声不响的草鞋一脱，紧了紧束腰的白汗帕，卷起裤脚，“扑通”一声跳下田，哗啦啦地踩得一路水花飞溅，就跨上了插秧机板，拍拍胸膛对插秧机手说：“装秧我算一个！”另一个抢先上来的是个姑娘。插秧机手又耐心地将注意事项向她们交待了一遍。于是，各就各位，机器欢叫着，开动了。一呼啦，水平镜的稻田里顿时涟漪荡漾，鳞波闪闪，一溜十二行嫩绿的秧苗，旋风一般随着飞轮的滚动，插下来，铺开来，竟均匀正，行行齐崭……人挤着人，头挨着头，互相推着碰着，笑着嚷着，前面一排的被挤下了水，田埂上的一个个被溅上了满身满脸的泥星。可是谁还顾得上这些？谁还分辨得出来，在这沸沸扬扬的欢乐气氛中，哪是鼓，哪是锣，哪是机器响，哪是人欢笑！

机器插了一厢又一厢，绿色锦绣浪卷波翻。右边的装秧手已经换了好几次，只有那头发花白的老汉，不管大家怎么高声叫喊，催他下来，他总是得意地咂咂嘴点点头：“莫急莫慌，让我再来一圈！”直到现场会的负责人握住他的手：“老同志，新鲜事物嘛，大家都试试，都尝尝！”老汉才依依不

舍地拍拍机板，摸摸铁箱，两腿泥水一头汗，上了田埂，冲着他周围的人说：

“又是一场革命哪，今天用上了机器插田！我们这些作田的里手，栽秧的干将，都得加快脚步朝前赶！”

老汉说着，抹了一把头上的汗珠，满脸泛出红光，浑身喜气洋洋，哈哈大笑了起来，笑得腮巴上的黄胡子一根根抖了起来，神色刚毅的眼睛里滚出几颗晶莹的泪珠来！接着，他便拎起衣服，提着马灯，挤出人群，脚也没洗，鞋也没穿，头也不回的走了！

大家不禁要问：这老汉姓甚名谁？家住何处？他今天为什么高兴成这副模样？还有，他为什么来得这么快当，又走得如此匆忙？唯恐耽误了这一时半晌的大好春光！这里，只说他回到生产队，说出一句惊心动魄的话来，有分教：

豹子林下“小洞庭”，
一湖绿水一湖金！

二

老汉姓周名兴，是豹子林生产队的贫协组长，方圆百里远近有名的插秧能手，人称“绿旋风”。这“旋风”二字，是说他从小练就了一手拔秧栽田的绝招，手艺好生了得，一般快手插田，都是左手分秧右手插，而周兴老汉却能左右开弓，左手分秧右手插，右手分秧左手栽，轮番往返，快疾如风！一眨眼工夫，手下便能秧苗成行，绿茵一片……更难得的是，

他虽说年过半百，却还腰直腿硬，精神饱满，有一股为革命为集体冲锋陷阵不服老的干劲。他认清看准了的事，一鼓作干劲起来，可就风吹不住手，浪打不回头！

“嗨嗨！得跟老日子打个招呼！”

这句话是他的口头禅。他第一次说这话的时候是一九五五年，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村里有个富裕中农名叫王得福，看着耕牛、土地、农具入社不放心，暗地里想办法保留土地证。周兴老爹一见恼了火，连忙跑去找着他，大声开导说：“老兄，你得跟单干老日子打个招呼！集体化是共产党和毛主席指引的共同富裕的道路，我们贫下中农走定了，谁也不能存二心！你还想走伤天害理搞剥削发家的老路，绝对走不通！你必须死了这个心！……”这以后，不管是谁，只要干了见不得人、对不起国家、对不起集体的事，老爹就要大喝一声：“老弟！得跟老思想打个招呼！大伙都一心一意干社会主义，你还能存着私字要姓‘资’？”

于是，久而久之，老爹的这句口头禅，慢慢的被队上干部、社员引伸开去，广泛应用，“老产量”啦，“老措施”啦，“老习惯”啦，“老后进”啦，……都说得打个招呼。当然喽，这些都引伸得对；也有引伸得不对的。应当怎么个引伸法？这些都是后话。

再说周兴老爹有个儿子名叫周喜农，是个中学毕业生，当着生产队的会计，为革命种田每日里起早贪晚的吃苦在前，挑重担在先，年头年尾没有片刻的松闲，很受队里贫下中农的赞扬。会计是生产队的内当家，队长的左右手，这些年

来狮子林生产队粮、棉、猪连年三超《纲要》，是全县农业学大寨的一面红旗。这里头，能没有内当家的功劳？照理说，有这么一个儿子，还有甚说的？可是周兴老爹他不！他总是对儿子严格要求，发现儿子思想上长出点枝杈，便及时“修剪”。比方，他发现儿子喜农遇着了邻近生产队的同学，那些男男女女的知识青年，谈起狮子林这几年的变化，就喜欢神气地双手叉腰扬起眉毛说：“同志，对不起！我们生产队已经跟老日子打过了招呼！今非昔比！”

“你这是哪里学来的？”老爹几次告诫儿子，“还要不要继续革命、继续前进？你这是叫成绩迷住了眼睛！”周兴老爹心想：一队的会计，重任在肩，扬眉张嘴，拍手动脚，都关系着狮子林生产队百十户人家、数百人口的吃穿花用，关系着为祖国为世界人民多作贡献的大事情！所以对于儿子，他总爱事事留心察看，处处教育从严。

周兴老爹就是这么个脾性，这么个人。

却说老爹这次带着本队贫下中农的嘱托，参观了东风二型插秧机的实际表演之后，大步流星地从县城赶回，心里热乎得象一团火。机器插田这桩大喜事，回去可得好好宣传宣传，为队上出些主意，与大伙合计合计，然后大干一场。这天他回到狮子林，正好队上党员、干部们开会商量购买手扶拖拉机和机动插秧机的事。为了扩种双季稻，争取更大幅度的增产，眼下这两项农业机器都是急需的。可是队上的公积金早已作出了计划，派好了用场，一个钱又不能掰开

作两个钱用，如果买了手扶拖拉机，那插秧机又得等候些年月。周兴老爹这时从外边闯了进来，大声嚷道：

“同志们：又得跟老日子打个招呼！”

干部们心里一喜，连声问：“怎么样？”

“好得很，托党和毛主席的福，有了机动插秧机，种田栽秧，又闹开了革命！”周兴老爹浑身热气腾腾，不知是赶路的缘故，还是心里不能平静。

“这可好了，我们那几百亩双季稻的计划可以实现！”队长周永强和干部们都高兴地说。原来这狮子林生产队的社员干部，早就想在原来的基础上争取更大的丰收，只是在插秧时节农活忙不过来，才一直实现不了这个愿望。

“可是，我们队的现款只够买部手扶拖拉机呀！”有人提醒大家说。

“那——，我们能不能考虑……”会计周喜农拉长声音，停了好一会才提出：“请求上级贷笔款，买部机器再说？”

生产队长周永强，是个虎背熊腰，胆大心细的青年人。他平日说话不多，可顶有心计。对于会计这建议，他只是望着周兴老爹笑了笑：“向上级伸手，这在我们狮子林生产队，可从没开过头的啊！”

周兴老爹觉得队长这话正说在点子上，他转过头来对当会计的儿子说：

“好大的口气！喜农，你打算买个什么牌子的插秧机？”

“东风二型，机动插秧机哪，爹。”会计周喜农和颜悦色地对爹解释。听口气他心里明白，父亲对他刚才的建议很

不满意。

“那不叫东风二型，东风二型是自力更生国产牌！”老爹瞪了儿子一眼。

“照您的意思，我们队上应当买个什么牌子的插秧机？”有人笑着问。

“照会计的意思，明明是要买个‘贷款牌’、‘伸手牌’的嘛！”老爹生气地说。

“爹！”周喜农涨红了脸。

“别这么左一声‘爹’，右一声‘爹’的叫嚷！动不动就向国家伸手！”周兴老爹气得腮巴上的黄胡子都翘了起来，“不错，我们国家有党中央和毛主席英明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搞了二十多年，家大业大，不短我们狮子林三千两千的，你以就可以随意伸手么？”老爹嗒嗒地连声敲着烟锅，说得满屋的人鸦雀无声，“是的！我们国家是很兴旺哪！可我们不能丢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好传统！如果都像你周喜农这样当伸手派，给国家添困难，加负担，那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该是哪辈子的事？啊？”

“对对，我们插秧机缓几年再办……”会计周喜农连忙转弯，表示认错。

“缓几年？”周兴老爹文问。

“等我们自己筹足款子的时候。”儿子说。

“我说明年就买！”周兴老爹突然大声说。这话说在大家里，就象响了一声春雷。

“周老爹准备造部印票机吧。”有人说。

周兴老爹没有理会这玩笑，只管坐下来，拧着眉头吧嗒吧嗒了半晌烟锅，才心平气和地和生产队长商量：“永强！你大叔我刚才在路上捉摸一件事，想跟你和干部们谈谈。”

“欢迎，欢迎！”队长平日最肯征求一般老贫农的意见，周兴老爹的三言两语，往往一下子就能点破年轻家人心里的疑难。

“去年王得福守水库，今年队上把他撤了，你们安排谁接替他？”周兴老爹问。

“是呀，王得福私心没改，要他守水库他却摸鱼捉虾卖！今年才免了他的职。”队长周永强连忙将手中刚卷好的一支喇叭筒递上去，说：“大叔！有收无收在于水，听气象台预报说，今年雨水少，管水库的工作就更紧要了，正在考虑派个靠得住的人去哪！”

“不怕你们笑话，我自己推举自己，你大叔去怎么样？”老信子瞪着眼睛，屏住声息地等待回答。他那紧张的神色，就象生怕得不到这份差事似的。

生产队长被老爹的积极和热情所感动，但考虑到任务艰巨，半晌没有吭声。大家知道，守水库兼管四、五百亩田的水利排灌，到了禾苗开荒拔节，抽穗扬花的时节，放水员日夜不睡，提着马灯赤脚飞跑还忙不赢，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信子怎么吃得消？队长和干部们都劝道：“周家老爹，这熬夜下水的事，就让我们青年人干算了！”

周兴老爹着了急，哪里肯听！他满脸通红，大声争辩，说什么也要守这么一年的水库，当这么一年的看水员！大

家相劝了好一阵，知道这老爹的倔脾气，拿他没办法。队长带着赞赏的笑容，激动的心情，和干部们研究出一个两全的办法：到了田间排灌大忙季节，由队上再添一名基于民兵协同管水放水。老爹这才乐呵呵地笑了起来。

“我还有个事情，”大家见周兴老爹刚起身要走，又提出了新问题：“队长！我要向队上借支二十块钱，支在我自己名下。”

会计周喜农这时插嘴问：“爹！要买什么啦？我们眼下这日子已经很不错了！”会计有个习惯，逢着社员私人借钱，他总要盘根问底，这次自然也不例外。

“我一把年纪了还会去买糖吃？”老爹觉得儿子太不了解自己了。

“公款不好私借。”会计周喜农想了想，作出主张：“你回去问春英拿二十块钱花花算了。”春英是他媳妇。

周兴老爹想了想，说：“行行，这样不违犯队上制度，不使你为难。”说着就高高兴兴地出去了。可是没过五分钟，老爹又转了回来，拍拍脑门，没头没脑地问大家：

“唉，忘记了问干部们一声……”

又是什么事？这可把大伙弄糊涂了，这老爹今天怎么啦？

“明年，呃呃——，明年买回了机动插秧机，”老爹结结巴巴地问，“队上打算让谁开呀？”

“哈哈……”大伙都笑了起来，这老信子怕是想机器想得着了迷喽。

“爹！”会计周喜农涨红了脸。平时一个急性子的老头，今天怎么变得这么婆婆妈妈的。“机子还没翻砂，款子还没着落，早着哪！再说，开机器还得懂得些技术，复杂着呢。”

“我没文化，学着开开不行？”老爹态度严肃地瞪着大伙问。

老爹一把年纪了，现在竟然提出要开插秧机，弄得干部们一时都哑口无言。

“我不会作难你们，”周兴老爹解释说，“我的意思是，有空就让我学学，学会了就让我开开，插那么几行试试，过过瘾……几千年来，我们作田人都是面朝泥土，水里作揖，折断了脊梁骨！今天，托毛主席、共产党的福，用上了机器插田，我这插田老手得跟老日子、老手艺打个招呼啰！”

听了老爹的这番解释，大家心里都非常感动。

第二天，周兴老爹从儿媳妇春英手里接过二十元钱，又向队里告了假，说是要去东江桥口鱼苗繁殖场看女婿。

又过了两天，周兴老爹从桥口鱼苗场挑了一担鱼盆回来。在路上，正好碰着富裕中农王得福。王得福笑嘻嘻地说：“周兴老表，今年派着你去守水库？真没想到，我脑壳上这紧箍咒刚刚脱下，你就又拣起来戴上了！”

周兴老爹回答说：“有收无收在于水，守水库是个光荣任务！有的人私心没改，光知道摸鱼捉虾肥自己的腰包，想干队上还不让哪！”

老爹这几句话，说得王得福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当他看到老爹鱼盆里浮游着黑压压的小鱼秧时，就又神态自若

地半半的开玩笑：“老表，插秧作田，你算一把好手，要论这养鱼，几届看水员都没搞成器，你这个老积极分子，可不要在这上头栽筋斗啊！”

“多谢你的关照，你就等着看笑话吧！”说着，老爹挑着鱼盆子要走，可是一想，又回过头来说：“得福，从合作化起你就跟社会主义存二心，得跟老思想打个招呼，你那心眼也要开窍啦！”周兴老爹给了王得福几句批评，便一径挑着鱼盆来到狮子林下“小洞庭”边的一口暖水池里，悄悄地来了个“撒豆成兵”。

三

再说狮子林下这“小洞庭”，早先是小小一口山塘。春天雨水多，它容不下，常常洪水闹灾；可是等到三伏天雨水稀少时，它那个水牛洗澡的凼又很快干了底。在一九六四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狮子林生产队周兴老爹一班老愚公，带领周永强一帮小愚公，顶着一冬的风雪严寒，猛攻苦战，才在这山谷中修成一座宽窄三、四十亩水面的小型水库，使狮子林下的几百亩旱土，改成了水田，做到了旱涝保收。

狮子林生产队也就跟“一穷二白”的老日子打了个招呼。经过几年奋战，连连丰收，一跃而成为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就只这水库年年养鱼，年年都蚀了本，从没捞回过几条大鱼。

这年周兴老爹担任了管水员，他心里有本帐，不服这个输，就在水库边暖水池里撒下了一满担鲤鱼、草鱼秧，精心伺养到半指大后，才纵龙归江，放入“小洞庭”里。他心想，若是秋天没鱼蚀了本，又亏不了队上三元两块的；若养鱼成功了，那可就成全了我们狮子林生产队一桩大喜事呢！

从此，这老爹常荷着把锄，握着把镰，挑着担筐，满田畈，遍山谷的游转。这田埂、山坡，这沟渠的两边，绿葱葱嫩鲜的鱼草，到处丛生过膝！在灌水、排水的空闲时间，被周兴老爹一筐筐、一担担的割了来，撒在“小洞庭”里。俗话说，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那半指大的一尾尾鱼秧，经周老爹这样精心照管，真招人喜爱，看着看着就变得有一指头粗，不镰把大，月刮片儿长……这鱼秧，成日里摇头摆尾，在水草里万头钻动，沙沙作响，咀嚼得真欢畅。

附近一条条田埂，一面面山坡，一道道沟渠堤堰，那些鲜嫩的草都被周兴老爹割光了，养肥了“小洞庭”里的刀尾鱼秧！稻田里的害虫，从此也就没处躲藏了。

生产队的大事小事，哪一件瞒得过队长周永强那双锐利的眼睛！周兴老爹在狮子林下“小洞庭”边的这一举动，他都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当他发现周兴老爹用自己的钱给队里买回了鱼苗，赶忙把二十元钱送还老爹。老爹说：“永强，这可不行！大叔这几年的生活你清楚，不是以前那穷日子啦！”接着便把自己的心思全部告诉了队长，要搞成器了队上再还二十元钱。队长说：“你的心意大家都领受了，队上也并不是买不起鱼苗哇，根据政策，这二十元必须

还你！”老爹才只好收下。打这以后，队长三天两头扛着一柄被泥水磨得雪亮的银锄来水库看望，一次，他拿着一大把做标本的各样鱼草，来到看水员的茅棚里，叫一声：“大叔！公社书记托人带来了这些鱼草，供你参考！”老爹欢喜得细眯起眼睛，识着标本，半天合不拢嘴：“难为书记他记挂着……”永强，队上这么忙，你上来不耽误工夫？”队长说：“大叔，给你做伴来了，今晚你好好睡睡，我打夜班！”这时候，老信子更乐了：“人常说，人老骨头粗，正好做功夫，你年轻睡睡重，又是个大忙人，你的心意我领情就是！”两人谈得十分亲切融洽，看着队长带来的大把鱼草标本，周兴老爹高兴得眼睛发花：

“难为你有这份心肠，唉，我家喜农比起你来，差远了，永强！”

周兴老爹想起自己的儿子，爱躺在成绩上沾沾自喜，心里就老觉得不是味。

“话不能这样说，大叔。喜农兄弟工作任劳任怨，帐目清楚。”永强队长说，“唉，就只是今年以来，他老跟我嘀咕：生产队办公室太简陋啦，太不象个先进队的门派！”

“这不长进的东西！我最近看出他思想快把艰苦奋斗忘了，没出息！”老爹感到有些懊恼说，“自我上了水库，就找着个机会找他谈谈，望你们多教育帮助他。”

这一老一少，时常在下了工后，蹲在“小洞庭”边，一边看着鱼秧吃草，一边交谈队上的情况，一谈就是半夜。

入夏以后，五十多天没有下过绿豆大一粒雨，天空也没

见过鸭毛大一片云，路上尘埃滚滚，树林里枯叶成层。可是狮子林生产队的几百亩水稻田，有了周兴老爹守水库，做到了滴水不漏，勤排浅灌，禾苗比哪年都长得更为葱绿可爱，哪象个大旱年景的样子！紧接着就是“双抢”，打下一季金灿灿的稻谷来，又栽插下一季绿色锦绣般的晚秧。狮子林生产队谁个不乐？谁个不在心里惦记着这位年过半百的老爹住在高山水坝旁的茅棚里，为着队里丰收，风餐露宿，经霜熬暑，在经管着一湖比油还珍贵的绿水！好几次，社员、队干们或是抽空，或是趁便来看望他，都见他荷着把银锄，挑着担鲜草，脚步刚健，边走边唱着他自己编的山歌哪！

狮子林下“小洞庭”，

一湖绿水一湖金，

守好水库为革命，

大旱年头好收成……

真是个老来乐！慢慢的，大家就感觉出来，周兴老爹唱的这“好收成”三个字，不单单是指的水田那两季丰收的禾苗；更有那“小洞庭”里，那些孙猴子变着戏法似的鱼秧，经他一日几遍鲜草的勤喂勤管，如今一尾尾白花花的花尾鲤鱼、长尾草鱼，激浪扬波，逐水欢跃！

“少说也有两万斤！”会计周喜农满心喜欢，“冬季有了这笔鱼款，买部插秧机，再盖个办公室，接待来宾，介绍先进经验也有个象样的地方。”

“周兴老信守水库我算服了输！光‘小洞庭’一项，劳动

日值就高尖了，生活又要变样喽！”富裕中农王得福说。

“今年狮子林又翻了个身！多亏了周家大爹一颗红心，两只铁手，苦心经营，秋后开湖他准定又得说，‘得跟老日子打个招呼啦！’哈哈……”生产队长周永强，想到的是明年有了机动插秧机，实现几百亩水田全部种双季稻，为革命多打粮。

社员们也都在禾场上，田边地头议论、赞叹。

“大叔！”生产队长周永强，他最了解老父亲的心愿，常常怀着满腔的喜悦，试探着问：“‘小洞庭’这笔收入，是你老一大功劳！队里该添些什么，该办些什么，你老先提个意见指点指点。”

周兴老爹惬意地眨着眼睛，心想：这事还需我来点穿？买部机动插秧机，再盖个农机修配间！嘴里几次都是这样回答：“我算什么？是党和毛主席的领导，社员群众的功劳嘛！收入怎么个开销，队上干部们比我通晓。”

话虽这么说，当收了晚稻，“小洞庭”开湖放干了水，现出了雪白雪白一层叫人眼花缭乱、活蹦乱跳的大尾鲜鱼时，老爹和会计喜农之间就发生了一场争吵。

四

事情是这样的：“小洞庭”放水开湖时节，恰好生产队长周永强往县里参加四级扩大会议，队上的生产安排暂时交给会计周喜农照管。队长临行前，嘱咐喜农：趁冬日天气干

爽，除了抓紧冬季积肥、管好油菜、草子以外，还要适当安排些劳动力，做些砖瓦。打砖做瓦干什么？会计和队长的想法不一。队长跟周兴老爹一样，主张盖个农机修配间；会计喜农呢？他主张盖个象样的办公房。

那天，周兴老爹送三个去县插秧机手训练班学习的青年进城，又代替队上出纳从县农副水产公司取回二万五千余斤鲜鱼的现款，回到狮子林已经是半下午时分。他看见“小洞庭”的堤坝下，有一班人马正在打砖瓦坯，不免绕路去看个究竟。

“嗨呀，看这劲头狮子林要大兴土木啦！”老爹心里好生欢喜。

“是呀，打发了穷日子，生产队还能不排场排场，风光风光？”正在做砖坯的王得福，一见老爹连忙答了腔。

老爹听他这话里有话，十分诧异，忙问：“怎么回事？什么排场风光？”

“说是要跟老房子打个招呼，生产队要盖新办公房了！”

老爹心里一紧，脸色一沉：

“准说的？”

“老表，这事你还问我？”王得福笑嘻嘻的，“会计说的呀！”

王得福这话，说得周兴老爹浑身火烧火燎，气得睁圆了眼睛：“怎么不盖农机修配间，反倒要盖办公房？”

经老爹这么一提，大家议论纷纷，对呀！眼下正在大办农业机械化，各种机器一年年增多，没有个机修间，机器维

修保养，动不动都往城里跑怎么行？

周兴老爹回转身，胸口就象塞着半截砖，气闷得很！心里直嘀咕：这也叫“跟老日子打个招呼”？盖个象样的办公室？怎么才象样？象个什么样？唉呀！孩子，你，你忘了本啦！

老爹一声不响地找着队上出纳交了款，回到家里，脸色铁青得难看。

“爹！怎么啦？累啦？病啦？”儿媳妇春英一见，本要将胖娃娃递过去，因为这在平日是老爹最喜欢的……可是她缩回手来，凝望着老爹的满脸乌云，吓了一跳。

看着孙子那乌亮亮的大眼睛直叫自己，笑得象朵花，胖乎乎的小手直往前扑，周兴老爹不觉的心里一热，伸手将孙子接了过来，用胡子戳了戳孙儿的嫩脸蛋，又默默地看了儿媳妇一眼，心事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唉！爹老了！”

春英是个机灵嫂子，见老爹今天神色有些异常，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赶忙去灶屋里退了火，拍拍衣襟找丈夫去了。不一会，去张罗木料的周喜农跟着媳妇回家来，一身散发出杉木皮气息。

“爹！”喜农放下扁担斧头。

“嗯！你回来啦！”周兴老爹抱着孙子，“呼”地站了起来。

喜农一见情况不对，便小心地问：“爹，怎么啦？”

老爹将孙子交到儿媳妇手里，看都不看儿子一眼，一扭头坐下来，径自掏出烟锅，敲得嗒嗒响，说：

“我是贫协组长，我代表贫下中农，跟你谈谈！你如今

是队里的干部，可不能辜负了大伙的心意！”

“爹，我有什么不对，你多批评。”儿子见爹今天生了气，连忙表白说，“我当了几年会计，经管队上钱粮，一没有多吃多占，二没偷过一时半刻的懒，生产上我流的汗不比谁少！狮子林生产队靠全体贫下中农社员群众，革命生产一年强似一年呀！”

“慢着表功！”父亲一下堵住了他的话把，接着语重心长地说：“孩子，你脑袋里尽装的是些什么呀！‘同志，对不起，我们狮子林已经跟老日子打过了招呼，今非昔比！’这话不是你说的？老天爷！多神气！丰产真的到了头？贡献真的到了顶？不再需要艰苦创业、继续前进？这些你得好好向你永强哥学习！”老爹越说越激动，越说越急：“‘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对于这么大一场革命，你却少了一副热心肠！‘小洞庭’那笔鱼款，本来应当全用作发展农业机械，买部机动插秧机，盖个农机修配间，而你却主张盖个办公室！你摸摸脑袋想一想，是谁选你这长工的儿子当了狮子林生产队的会计？队长不在家，贫下中农没有决议，又是谁给了你权利，放出空气，打砖做瓦不盖农机修配间，而要盖个办公室排场排场，风光风光！啊？你说说，说说！”

儿子的额头冒出了一层汗珠子，父亲的话说在他痛处，脑子里直嗡嗡作响，抬头一看父亲，正瞪圆了眼睛，等待着他的回答。

“爹，别发气，别发急……盖办公室的事，是我个人一时的想法……‘跟老房子打个招呼，盖个象样的’，我思想糊

涂，偏了向。在社员中间造成了坏影响，我作检查……”

“好一个象样的！是谁告诉你，丢掉革命传统，去跟老房子打个招呼？”周兴老爹觉得自己的这句口头禅，现在被儿子曲解了意思，他恼得气呼呼：“我说‘得跟老日子打个招呼！’并不是要人忘掉老日子！你爹给地主做了二十年牛马，蹲了二十年牛棚，这老日子能忘掉？狮子林里那个‘活人坑’，日本侵略军活埋了我们多少乡亲！这老日子能忘掉？现在队委会那厢房，早先是地主的磨房，你爷爷一个瞎老汉，就是在那里给地主老财推了半辈子石磨，最后猴在磨杆上咽了气！这老日子你能忘记？这浸透了你爷爷血汗的房子，你今天坐在里头办公，嫌不透气，不排场，不风光！啊？你想到哪里去了？滑到哪里去了？！……”

真是字字血，声声泪，恨铁不成钢！周兴老爹说到这里，两眼火辣辣的，泪珠晶莹……周大娘和儿媳妇春英也都涌出了眼泪。周喜农低着头，流着泪，听他爹说下去：

“得跟老日子打个招呼！这句话，是跟我们跟着毛主席，跟党走，继续革命不停步，不回头！……”

周家爷俩的这场纠纷，惊动了狮子林，刚从县里回来的生产队长周永强，得知这一情况，赶忙召集队上党员、群众，聚集在周家堂屋里，听周兴老爹给儿子，也是给大家上路线教育课，并结合上级有关反骄破满的指示，进行了一次大讨论，大家得出结论，在成绩面前骄傲自满，必然会引起革命、生产的停步不前；在革命、生产上安于现状，又必然会在思想上贪图享受，不知不觉地做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

第二天一早，生产队会计周喜农脸色有些发白，排工时，他仍旧派了昨天打砖瓦坯的人去“小洞庭”坝下开工。

王得福昨晚也受到了教育，思想有些触动，不禁关心地问：“不是说停止兴工动土，停止兴建办公房？”

“谁说停止兴工动土？”会计反问。

“全力投入冬季积肥运动，为明年更大丰收创造条件。”

王得福说得有根有据。

“不盖办公房，保持我们艰苦创业的好思想。但要盖个农机修配间。”会计耐心地解释，“我们队上眼下有多少农业机器？碾米机、弹花机、饲料粉碎机、抽水机这些不说，光在稻田里使用的就有喷雾机、打谷机、手扶拖拉机，明年再买回部水稻机动插秧机。一年少不了有大大小小的故障。你忘了，今年双抢大忙时，拖拉机丢了个螺丝拉不了犁，到农机厂去配一个，来回就是一星期！耽误了多少工夫？眼下队里有铁匠，木匠，还有肯学肯钻的知识青年，办个修配间，跟老日子打个招呼，完全够条件，定要叫明年更胜过今年！”会计说的这些，大家都知道是昨晚他爹教育的结果，现在听了心里都挺高兴，王得福也禁不住点头表示赞成。

五

转眼又是第二年的春天。

阳春三月，莺飞草长，水田如镜，又是早稻插秧的大好

季节。春风带着新的喜讯，告诉牌子林生产队的社员们：东风二型机动插秧机，昨天黄昏进了村！周兴老爹自去年入冬以来，拜三个从县插秧机手训练班学习回来的小青年为师，已经初步学会了驾驶插秧机。插秧机昨天一进村，老爹就自告奋勇，报名当了义务哨兵，守着机子，任凭队上干部们劝说都不肯回去睡觉。这夜里，就象大年除夕，谁都没认真睡，谁也睡不着。机器插田，在狮子林这是哪辈子，哪代人梦见过的事？洪荒以来的第一回啊！……春夜还有些冷，社员们一个个自动地从自己家里抱来干柴禾，堆在生产队厅屋里，燃烧起熊熊的火焰，映着一张张幸福的饱经风霜的笑脸……

周兴老爹家里也挤了一屋的人。生产队长周永强，作为社员们的代表，拍着会计的肩头：“喜农！有个工作跟你商量商量！”

“什么好事？”周喜农满面笑容，他刚从田里回来，正在洗一双泥腿。

“你爹他辛苦了一年！从‘小洞庭’‘撒豆成兵’，到‘滴水不漏’，双季丰收，插秧机进村，这里头有多少汗水多少功劳？我看这得公事公办，应该表扬表扬！”

周喜农听说要表扬自己的爹，心里当然喜欢，可是他想了想，抓抓头皮说：

“永强！这件事你们看着办吧，我爹那个脾气你们还不清楚，当众表扬他，只怕他不会同意！”

“唉！亏你个男人家还当会计，这点小事也拿不出主

张！”春英媳妇插着嘴。她在队长的支持下，绷着脸孔对丈夫下了道命令：“会计同志，你去把队委会那块红绸子借来用用，我去约几个巧手的妹子来打个夜班！”

说话间，不觉已是鸡鸣。……

太阳刚刚出山，红霞满天，云飘雾散。“小洞庭”下那十亩大丘的田埂上，早就里三层外三层的站满了人。田里放着那个钢筋铁骨的家伙，谁个不睁圆了眼睛瞧着它？谁个不在心里咚咚直跳着叨咕它？谁都要亲眼看看，这狮子林千古以来第一次用机器插秧是怎么回事！

机器“突突突”的正要开动，生产队长周永强站在秧箱板上，挥动着一双强健有力的臂膀讲话。他回顾了这一年艰苦奋战的历程，鼓舞大家在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道路上，以周兴老爹为榜样，不断革命继续前进！最后，他提议，

“欢迎我们的‘绿旋风’周兴老爹讲几句话，并开插第一厢秧苗好不好？”

一时掌声雷动，锣鼓齐鸣。周兴老爹这时倒局促起来，摆着手，插着头，笑着推让了好一阵子，才被队上几个干部簇拥着，推上了插秧机踏板；又有几个笑盈盈的秀气姑娘，捧着一朵鲜艳夺目的红绸迎春花，一下子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灵巧敏捷地往周兴老爹脖子上上一挂！嗬呀，老爹就象个立功的壮士，浑身喜气，满面红光。他双手颤颤巍巍，取下胸前的大红迎春花，含着激动的热泪，恭恭敬敬地挂在插秧机的方向盘上。然后，抹一把眼里的泪花，爽朗地大声说，

“同志们！早先老日子的时候，大家都叫我‘绿旋风’！可是，我算个什么‘绿旋风’？今天，我们在合作化之后，又闹开了农业机械化，托毛主席、共产党的福，工人老大哥为我们制造出来真正的‘绿旋风’——东风二型水稻机动插秧机！往后，我们得跟老日子打个招呼，跟着党和毛主席，继续革命不停步，不回头！”

又是掌声雷动，锣鼓喧天。周兴老爹发动了插秧机，周喜农和另一个小青年报名装秧，人们欢声四起。周兴老爹紧握方向盘，神色坚定，眼望前方，插秧机在他手下，带着红绸迎春花，突突地前进了，一厢十二行的绿色锦绣，旋风一般铺展开来，奇迹一般铺展开来！真是莞莞匀正，行行齐崭，不论你横看竖看，都是标直标直的根根绿线。社员们雀跃着，欢叫着。

“哟哟，瞧瞧这绿旋风啊！”

“一天少说也要插四十亩！”

“往后呀，我们更得大搞农业机械化，‘跟老日子打个招呼’，哈哈……”

党小组长

陈伟生

—

深夜，七连的党支部扩大会议结束了。一班党小组长杨晖，走出连部的帐篷，快步拐上黄河滩，沿着崎岖的石子小路，向班里的宿营地走去。

“口令！”路边的一棵大柿子树后，突然响起了一声沉闷的喊声，接着，一把明晃晃的刺刀横在眼前。杨晖聆了口令，停步一看，眼前的哨兵正是自己班的新战士小王。借着月光，杨晖看到小王的嘴唇抿得高高的，眼角上还挂着亮晶晶的泪花。“噢，他怎么了？”走过哨位，杨晖不禁放慢了脚步。

明媚的月光，洒在杨晖红润润的脸上，两道又黑又粗的眉毛，习惯地皱在一起。他凝视着汹涌澎湃的黄河，脑海里也象那翻滚的波涛一样，激起了层层浪花。

小王是今年入伍的新战士，满身稚气，平时，光从声音里，就能听出他的喜怒哀乐来。要是遇到什么高兴事，这声

音保证是“高八度”，又清脆又响亮。上个月，连里训练武装泗渡时，他游了个第一，一上岸就唱了起来。前天实弹射击，他又打了个优秀，高兴得嘴都合不拢……。可是，刚才这闷声闷气的“口令”，还有那撅得高高的嘴，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杨晖想着，不时用手拂平那被晚风轻轻掀起的衣角，眼前象电影似地又闪过一天急行军中的情况。忽然杨晖眼睛一亮，皱起的眉毛倏地一下展开：“没错，小王准是挨了班长的批评啦！”他默默地点点头，加快了步子，向本班设在小树林中的帐篷走去。

二

帐篷里，“奔袭”了一天的同志们都已进入了梦乡，只有大个子班长洪刚，还在小马灯下擦着自动步枪，等着去开会的杨晖回来。忽然，他的肩膀有人轻轻拍了一下，抬头看，原来是杨晖笑容满脸地站在身边。杨晖看看已经睡熟的战友，又瞧瞧帐篷角里摆得整整齐齐的武器装备，高兴地点点头，然后又对着洪刚指了指帐篷外面。洪刚会意地放下步枪，叫醒了班里的另一个党员，三个人轻手轻脚地摸出了帐篷，钻进外面的小树林里。

党小组会上，杨晖在详细传达了支部扩大会议关于野营训练途中要加强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增强官兵团结的精神后，便顺带了一下小王闹情绪的原因。

事情原来是这样：在这次野营途中，无论是翻山涉水，还是搞战术训练，一班都一直是在全连的前面。可是，今天一百五十华里的急行军中，担任尖兵的一班却有人掉了队，而且一直掉在全连的最后面。不用讲，这是小王。憋了一肚子火的洪刚，等部队宿营后，冲着随收容队一起上来的小王就是一阵“机关枪”。满身汗水的小王，受了班长一顿批评，瞪着两眼半天没讲一句话。小王放下背包，又轮着他站第一班岗，他脚也没洗，抄起枪就走出了帐篷。洪刚考虑到他今天掉了队，累了，要叫人替他站岗，但他怎么也不肯。

杨晖默默地听着，看看坐在对面的洪刚，没讲别的，只把支部扩大会上同志们反映的情况，又给洪刚叙述了一遍：向前岭下，小王掉了队，收容队的空马车赶到了，同志们劝他坐车，他不坐；同志们劝他轻轻装，他不肯。他背着全副武器装备，沿着连队走过的盘山小路，一步一步地赶着队。翻过向前岭，掉了队的小王，还主动关心另一个掉队的战士，把自己仅剩下的半壶水让他喝……

洪刚听着，心潮滚滚，睁大了眼睛。

开完了党小组会，杨晖和洪刚都想找小王谈谈，但小王早已下了哨，躺在铺上呼呼地睡着了。杨晖提着小马灯，用手轻轻拧了拧灯芯，慢慢走到小王跟前，看到酣睡中的小王，嘴仍撅得高高的，禁不住微笑着摇了摇头；人睡着了，还忘记闹情绪呢！他把小王伸到外边的胳膊塞进被子里，又轻轻地掖了掖被子。

“睡觉吧，杨晖。”洪刚一边脱衣服，一边说。

“你先睡吧，班长。”杨晖望着小王，心里琢磨开了：身强力壮的小王，今天为什么掉了队？他习惯地轻轻揭开小王大的被角，果然发现小王的右脚掌上，打了“品”字形的三个大水泡，其中有一个还瘀了血。“怪不得掉了队，原来都成‘泡兵’了。”

“呵？！”洪刚听说小王脚上打了泡，也一骨碌爬了起来。

杨晖对班长笑了笑，轻轻走到自己铺前，从洗得发白的挎包里掏出他那自备的小药包，取出一支闪亮的小银针和一根油黑油黑的马尾。洪刚连忙拿起军装，轻轻遮在小马灯旁，挡住了一半灯光。杨晖蹲下身子，睁大眼睛，把细小的银针慢慢刺进小王脚掌上胀鼓鼓的泡，只见血水顺着缓缓拉动的马尾，一滴一滴地流了出来。一个，两个，三个，都挑完了，洪刚还用烟卷把挑过的泡一个一个烤干。小王连动都没动一下，睡得更舒坦了。

杨晖挑完了小王右脚上的泡，又借着灯光去看小王的左脚，奇怪的是左脚掌上平平整整的一个泡也没有。为什么只有右脚掌打泡？是不是鞋子的毛病？杨晖想着，从地上拿起小王那两只鞋口朝外并得很整齐的鞋子看了看，可不，右鞋的鞋帮上，挂破了一个小洞，翻过来一倒，里面还“啪啪”地掉出来几粒砂子。“咳，这怎么不打泡呢？”洪刚心疼地说。杨晖轻轻噓了口气，拿着鞋子，他想起了今天下午，战术演习后的急行军中，小王曾经有两次停下来，气呼

呼地脱鞋往外倒砂子，后来就再没看到他倒了。根据小王的倔脾气，一定是怕老停下来倒砂子跟不上队，就干脆来了个硬碰硬，带着鞋里的砂子走路了。

夜，更深了。一轮皎洁的明月，在飘渺的云彩中慢慢地穿行。帐篷里，杨晖在小马灯旁，聚精会神地补着膝盖上的解放鞋，只听得针线穿过鞋子时的“沙沙”声。他不时地抬起头，听听身边同志们熟睡的鼾声，脸上布满了幸福的笑容。跳动的灯光，照着杨晖军帽上鲜艳的红星，一闪一闪地发光，把他那红润润的脸庞，辉映得更容光焕发了。

三

“快！起床！”不知是什么时候，连长已经站在帐篷里了。杨晖一个翻身跳了起来，抓起自动步枪就冲了出去。不到一分钟，全班战士就成横队集合在连长面前了。大家用期待的目光望着连长。谁都明白，天上的星星还没落，连长来了，准是有新的任务。果然不出大家所料，连长传达了上级命令：一班拂晓前偷渡黄河。

连长刚下达完任务，同志们便静悄悄地涌进帐篷，按照武装泅渡的规定，迅速打起了背包，包上了雨衣。小王的动作特别利索，第一个准备完毕跑出帐篷……

洪刚挨个认真而仔细地检查着同志们作为漂浮器材用的背包，走到小王跟前，轻声问了一句：

“准备好了没？”

“好了！”小王的声音虽然压得很低，但清脆响亮。显然，他很高兴。

当拱桥离开时，小王却用眼角斜视了一下，嘴角露出了一丝得意的微笑。站在小王左边的杨晖，把这一切看得真切切，心里禁不住想：小王为什么要用目光斜视班长？为什么嘴角露出得意的微笑？他知道小王的家在海边，从小就在水里滚，浪里钻，游泳很好。这微笑是表露他对执行偷渡黄河的任务充满了信心呢，还是意味着其它的什么？此刻，杨晖是多么希望找小王谈谈啊，然而任务迫在眉睫，时间不允许，为了保证偷渡任务的顺利完成，他决定在泅渡时跟在小王的身后，到水里再看看吧。

黎明前的黄河水，冷森森地刺人。翻滚起伏的波涛，一个接一个地压来。战士们劈波斩浪，象一支支利箭，静悄悄地射向黄河北岸。洪刚游在最前面，浑黄的水沫中，忽上忽下地不时露出他那宽阔的脊背。小王跟在后面，用手推着自己前面的背包，两脚拍打着水花，活象一只开足了马力的水汽艇。杨晖搏浪击水，也一步不拉地紧紧地紧跟在小王的后面。

到黄河中流了，奔腾的黄河咆哮起来，惊涛骇浪声如雷鸣，大家前进的速度减慢了。这时，小王却得意地扬头，看看前面的洪刚，长长地吸了一口气，把头扎到水里，两腿象青蛙似地蹬着，一下两下，穿涛钻浪地向前冲去。

“哦，他想超班长哩！旱地里行军掉了队，挨了批评不服气，是不是要在水里比一比呢？”一直注意着小王的杨晖，

一边想，一边把身子一侧，两脚暗暗加了劲，摆动有力的手臂，象一只鱼雷似地直插到小王前面来。

小王憋足了一口气，两腿有力地一伸一张，游得正快，忽然感到背上轻轻地被拍了两下。“嗯，超过了班长吧？”小王赶紧从水里扬起头，大口大口地换着气，晃晃脸上的水珠，定睛一看，原来是杨晖游在自己身边，正向自己有力地摆着手。霎时，小王感到脸上火辣辣地发烧。他明白杨晖看穿了自己的心思，便不好意思地游了几下，又偷偷看看杨晖，而杨晖这时也正望着他。一接触到杨晖那亲切的目光，前天潜伏时的情景，又突然出现在小王的眼前：

那是一个炎热的下午，伏虎山前的草丛里，一班正在潜伏。头上烈日曝晒，身下热气烘烤，汗水淋漓，口干舌燥，缺乏经验的小王，早已把自己水壶的水喝光了。当时，前面不远处有一条哗哗流着的小河，小王看着那清澈的河水，多么想喝两口啊。但他知道，这是潜伏的纪律不允许的，因此只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咬了咬牙，身体却象块石头似地一动不动。

忽然，身旁的草丛里，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响声。小王扭头一看，只见一根长树枝伸了过来，上面挑着一个用树叶，盖起来的绿水壶。顺着草丛看去，杨晖正微笑着望着自己，那亲切的目光，同今天完全一样。

小王想到这些，心里感到一阵阵羞愧。

就在小王陷入沉思的时刻，忽然，一口河水呛进嘴里，他感到有一股吸力把自己往水下拽，他猛然一惊，知道是遇

到了黄河中的急流漩涡。但在游泳上，小王毕竟还有两下子，所以他并不慌张，只定了定神，看准了漩涡旋转的方向，顺着流势，一个猛子就扎了出来。不料用力过猛，背包一把没抓住，脱了手，等他从水里钻出头来，那背包已经顺水冲出四、五米远。小王一见背包跑了，有点着急，水中一跃，正想来个“水上飞”冲过去。突然他眼前水花四溅，“啪”的一声甩过来一个东西，他接住一看，是杨晖的背包。小王心头一热，眼睛湿润的，一扭头，透过飞溅在脸上的水花，看到杨晖紧蹬了几腿，一个鲤鱼打挺，把自己的背包牢牢抓在他手上。……

四

蜿蜒起伏的群山，慢慢托出一轮红艳的朝阳，茫茫云海，射出万道霞光，气势磅礴的九曲黄河，象一条五彩金带，平缓地伸向广阔的中原。

一株苍劲的老松树，挺拔地长在黄河北岸的山顶上，摇摆着翠绿的枝叶。杨晖早已挖好了掩体，站在松树下，紧盯着半山腰那条弯曲的公路，仔细地观察着。杨晖知道，一班今天的伏击任务，就是要牢牢卡住这条交通要道，阻挡一个连的“敌人”通过。他转身看看班里的阵地，同志们有的在擦枪，有的还在伪装掩体。最靠近公路的那个单人掩体是小王的，已经伪装得严严实实，就象一块长满青草的小山包，看不出半点破绽。刚才，小王经过班长同意，把自己的

掩体选在这块难挖的石头地上，问他为什么，小王眨眨眼睛认真地回答：“这儿既能发扬火力，又便于出击。我还要冲下去抓几个活的呢！”那声音激昂洪亮，真有股子朝气蓬勃的劲头。

杨晖想到这里，便决定抓紧这“战斗”前的间歇，找小王好好谈一谈，把他昨天掉队的思想疙瘩解开。他来到小王的掩体，发现没人，问另一个战士，说班长找小王到后山谈心去了。一听说班长找小王谈话去了，杨晖的脸上露出了微笑，他放慢脚步，一边察看着同志们挖的掩体，一边向后山走去。

“小王，打起仗来，要是因为鞋里有砂子掉了队，也要影响战斗力呀！”一块高耸的岩石下，洪刚望着坐在身边的小王，亲切地说。偏着脑袋的小王，睁着大眼睛，认真地听着班长的批评，心里感到满意亲切。“当然，我做得不对，昨天不了解情况，就批评了你，这一点，党小组长杨晖同志已经给我严肃地指出来了。”洪刚一字一句地讲了起来，小王的眼睛睁得更大了，他看看憨厚亲切的洪刚，听着他诚恳的自我批评，心里一阵阵地激动。

“班长，我，我错了。”小王难过地说。他把夜渡黄河时，自己怎样想超过班长出气的事，一古脑地端了出来，说完，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这时，他才注意起自己的鞋子，仔细看看，发现昨天战术演习中被石头划破的那个洞，现在已经补好了。

“班长，这鞋是你……”小王激动地问。

“不，是咱们的党小组长杨晖同志补的。”洪刚深情地答道。

“党——小——组——长！”小王口里一字一句地念着，一件件往事，一齐涌上心来。

这时，只见杨晖迎着冉冉升起的太阳，乐呵呵地大步走过来，那本来就红扑扑的脸孔，在阳光照耀下，显得更红润了。

原则问题

侯材槐

这些天，每当我翻开《整顿党的作风》，重读毛主席关于“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办事，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实态度是根本不行的”伟大教导的时候，一个共产党员的形象，便在我的眼前闪现出来。这人，五十出点头，长得粗墩墩、壮实实，挺起象根柱，横下象道梁。黑红的脸，刻着一条条深深的皱纹，密麻麻的黑胡楂，布满了腮边和嘴角。一着眼，就看得出是个轻易不出话的人。这人就是左家山一带远近驰名的说话老实，办事扎实，作风朴实的熬庄台生队队长李强。

提起这李强，那故事可多着哩！不过，咱也得学李强的风度，钉是钉，铆是铆，不插花，不添彩，拣一件实打实的事儿，写在这里。啥？原则问题。

清早，李强仰着脸，笑呵呵地走在洒满阳光的大道上。

不知是因为急着去乡参观，还是由于丰收带来的喜悦。一抬腿，那脚步就近得飞快，噌！噌！脚底风兜起了朵朵沙云，迎风旋转，周身缭绕，给这兴致勃勃的李强，增添了不少的神气。

“喂，老队长，这一场又胀啦！”

知识青年小黎，扛着崭新的绿杠袋子，引着一队青年社员，追逐着，嬉笑着，往生产队的仓房里扛粮入库。

“胀啦！多少？”李强停下脚步，关心地问道。

小黎挺杆一挺，伸出拇指，笑道：“多少？哼，少说这个数！”

这个数，是多少？李强心里清楚。他激动地转过身来，把刺绣着“农业学大寨”的黄布挎包，用手往肩上提了提，厚嘴唇一咧，眼角下立时飞起了几缕笑纹。努努嘴，要说什么，又没说出口。待小黎他们进了仓房，便大步一跨，径直朝队里的场院走去。

场院里，人欢马跃，热气腾腾。打谷机，轰！轰！轰！有节奏地吞吐着粮谷，扬场机，伸着脖子，把金灿灿的大豆，红艳艳的高粮，使劲地向蓝天喷射。熬庄台，顿时似黄云腾空，红雨落地；黄云，红雨，辉映着张张笑脸。副队长周发，此刻是笑上眼角，喜上眉梢，算盘珠拨弄得乒乓山响，张嘴报数也抬高了声调。一秤、两秤……突然，一只大手，抓住秤杆，说了声，“慢！”

周发猛抬头，见是李强。心里纳闷儿，嘴里问道，“咋？”

“这样多少？”

“一千四百三十一斤！”

“一千四百三十一斤？”李强头一摇，说了声，“不对！”

周发不在意地扫了一下秤杆，说：“不对？那你说多少？”

“多少？”李强腰一哈，手一搂，把刚刚卸下的麻袋又扔到磅秤的量盘上，说，“多少，秤上见！”

量盘下沉，秤杆升高。

周发自信地扫视了一下斤码，还是打在刚才那个部位上，所以便脱口说道：“一千四百三十一斤！”

“嘿，你呀！”李强食指敲点着斤码，“弯下腰，上心看看，倒是多少？”

周发低头一看，在斤码的下边，还有比针眼大一块的空隙。这一块空隙，求真的计算，顶多也不过二两吧。周发仰起脸，冲着李强笑道：“嘿，我当是多大概呢！两把的，值得这样大惊小怪？”

“两把的？”李强听周发说得这样自在，那布满皱纹的脸唰地红了，脖子上的两道青筋暴跳起来，厚墩墩的嘴唇哆嗦几下，一对严峻的目光便盯在周发的脸上，“哼！这两把数字，倒是小事，你那对待这两把的态度，可是个原则问题！”

原则问题，这句话不时的从李强的口里进出，在人们的耳边回响。每次进出和回响，总是要引起人们的警觉和深思。可这周发，是个年青人，素来自信，又带有几分火气。所以，尽管常常对李强的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有着十分的敬意，然而在这众人面前，却没有经住这顿敲打，便跟李强顶撞起来：“原则问题！原则问题！一秤差个两把的，还能原

则到哪儿去！”

“哈，说的多轻快！”李强整整刺绣着“农业学大寨”的黄布挎包，拍拍身上的泥土，严肃地说，“两把的，两把的！一钱一两，都记载着咱学大寨的成果；一钱一两，都显示着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好，这问题等我参观回来，咱再细唠扯……”说罢，扭身走了。

周发本想再顶撞几句，可是实在抓不住李强话中的短处，站在那里寻思寻思，把要出口的话，又咽到肚子里。末了，算盘子儿一扒拉，亮开了大嗓门儿：“记！一千四百三十斤二两！”“二两”咬的特别真，声音格外重，走在场院门口的李强听得真真切切。他扭转身，噗哧一声笑了：“嘿，这就对啦！这算盘珠子，总得打在实处，该一是一，该二是二。再说，咱这任务是争来的！产量是斗来的！别忘了，在公社张书记那里还押着咱的保证呢！”

一听这话，那周发的脸，唰地一下红了。他望着走出场院门的李强，心里一热，眼前立时呈现出去年秋天的一段情景……

二

熬庄台生产队，地处松花江中游，伊通河下梢。按江肇河，难免不跟水缠头裹脚的。这里是：早年月，借水利，涝年头，受水气。那土地产量，就象跳猴皮筋似的，上上下下，没个准头。这一年，雨水特别勤，三伏过后，接连下了几场暴

雨，江河水位气吹似的往起鼓。这一鼓，松花江口便咽不下伊通河的水，伊通河也接收不了人开渠的引流。结果，熬庄台便遭了坐堂水，几百亩就要收获的庄稼，淹了个滴溜光。灾后，贫下中农在上级领导的教育与支持下，积极地开展了抗灾生产活动。可是，这一场灾，着实打乱了队里的原定计划。比方说，下一年生产怎么搞，粮食产量怎么定，有的人心里没了底儿。特别是副队长周发，头一次遇到这样重的磕打，心里不免有些发慌。这一天，他拿着公社召集队长开会的通知，对着屋里的人说：“看！紧关节要，李队长到县学习还没回来。这……产量定多高？任务要多少？”

“多少？老队长不有话了吗！”知识青年小黎插嘴说，“产量，实事求是地定！任务，力争上游地要！”

“实事求是地定？力争上游地要？”周发摇了摇头，从兜里掏出一张表，指道，“看，定这个数怎么样？”

“二百斤！受了一次灾，减了一半！这？”小黎惊叫道，“哎呀！全年亩产四百斤，这一下子降了那么多？”

周发说：“受灾了嘛。常言道，一年受灾，三年难缓！留点藏头丝，免得绷得太紧了。”

“这，老队长能同意吗？”

“能！这是实情嘛。”

“实情？哼！”小黎瞪着眼睛，“啥实情？这里打了多少埋伏？”

两个人正在争论，门“砰”地一声开了，老队长风尘仆仆走了进来。周发得教似地叫道：“哎呀，老队长，你回来得正

好！看，公社通知。”

李强接过通知看了看，笑道：“好，咱就去。”

“这产量和任务……”

“照群众的意见办；实事求是地定，力争上游地要。”

周发又亮出了那张表说：“这个数，咋样？”

“二百斤？”李强摇了摇头，很严肃地说，“有劲不使，是懒惰；有潜力不挖，是保守，这藏头匿脑的事儿，可是个原则问题呀！”

“原则问题？”周发脸红了，“那你说定多少？”

李强提提挎包，冲着群众笑了笑：“多少？群众不是有个谱了吗！走吧，别误了开会！”说罢，闪身出了屋。周发见李强走了，先是一愣，然后便跟会计要灾情表、产量帐，磨蹭了半天，才推门上了路。抬头一看，李强已翻过熬庄台，上了通天岭……

到了公社，会议已经开始了。李强朝门旁一闪，就势坐在末后一排凳子上。他习惯地从腰间抽出皮烟口袋，满满的装上一袋老叶子烟，打火抽着了。侧耳听听，张书记正在点着全公社“纲要”队的名号，顿时兴奋起来。当他听到全公社有百分之六十的生产队，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情不自禁地“嘿”一声笑了。

周发进了屋，没有抓到李强的影子，便闯到前边一排空位上坐下了。稳了稳神，一边擦着头上的汗，一边前后左右撒日看。当他发现李强坐在最后一排凳子上，便招了招手，指指身边的空位，叫他往前边坐。李强笑了笑，身没动，膀

没摇，还是实个钉地坐在那里。周发叫不动，也不再理他。扭过头，听着张书记的报告。当张书记数念到党委对明年各生产队的初步设想时，忽然从背后传来一阵沉甸甸的脚步声。周发一回头，正是李强挤了过来，铜烟袋锅朝他肩头一点：“哎，听着！给咱队列到哪排上啦？”

周发见他那副认真劲儿，心里不由得暗自发笑：“嘿！哪排？反正‘黄河’、‘长江’，没咱的份！”果然，设想的“长江”队，没有熬庄台，规划的“黄河”队，也没他们的份，就连百分之六十的“纲要”队里，也没挂上他们的字号。

李强的铜烟袋锅，又点了一下周发的肩头：“哎！咋没点咱们队的名？”

周发松了口气，“可能是因为咱们受了灾。”

“啥话！今年受灾，明年还受灾？”

“再不就是照顾咱们！”

“照顾？叫谁照顾！让大家把咱们当包袱背？”

两个人正小声争论在劲头上，会议宣布休息了。张书记兴冲冲地走过来，亲切地喊道：“李强！”

李强抓住张书记的手，愁声愁气地说：“张书记，咋没念到咱们队的名？”

张书记把李强拉到身边，说：“你们队遭灾严重，今年不落任务啦。”

“咋？受了灾，就不落任务？常言道，摔的重，长的硬！咱土地受了灾，人可没服软！”

“噢？”张书记望着李强那涨红了的脸，亲切地说，“党委

说：争得好，要得对！咱熬庄台人，在熬庄台这儿战天斗地，不是为了填饱自己的肚子，而是为了给国家做出咱们应做出的贡献！

在群众的支持下，李强带着熬庄台的人马，踏踏实实干了一个冬天，把熬庄台前后后，左左右右的一百多块低洼易涝田，修整得里外一崭新。明沟啊，暗道呀，横堤呀，竖渠啊，纵横交织。这威风实实的阵势，真能气死龙王。天上落下来的雨水，地上流过来的山水，休想在这里歇腿，喘喘气，按着李强的话：“熬庄台，不侍候这份客——赶快给我走！”果真，这年三伏过后，虽然落了几场暴雨，可那洪水，却没能吞掉一块田，捞去一棵苗，掐着个空肚子溜走了。熬庄台生产队，坡上坡下是一派出色的好庄稼。好庄稼，新光景，给熬庄台的人们带来了喜悦。春季那阵子，还担心过不了“黄河”的副队长周发，这时也舒展起眉毛，乐得合不上嘴了。动不动，便站在半山腰，对着满坡满岭的好庄稼，扯开大嗓门儿，唱上几段他自编的熬庄台跃进曲儿来。可那李强，这程子倒是另一副神态，布满皱纹的脸，绷紧了，厚墩墩的嘴唇，被密麻麻的黑胡楂，盖得更严了。每天，不是在《农业八字宪法》的“水”字上，圈圈点点，便是不声不响的走南沟，串北坡，看高粱，查包米，量谷穗，数豆荚。特别是，当高粱打包秀穗，天气暴旱那几天，他简直不停脚了。一会儿，抬头看看响晴的天，一会回手摸摸打蔫的高粱，然后转过脸去，望着滚滚的江河水，摇了摇头，眉宇间顿时皱起个大疙瘩。

考虑，你们队大面积受灾，需要缓缓劲！”

“缓？赶都赶不上呢，还缓？”李强固执地说，“快，落任务吧！”

张书记见李强态度坚决，说的认真，便严肃地说：“落多少？”

“亩产五百斤！”

“五百斤？有把握吗？”

“有！”李强拍拍胸脯，“熬庄台，土是肥的！人是硬的！灾后咋干，心里都有个谱！”

“啥谱？说说！”

“送走坐水，就势过‘黄河’！”

一听过“黄河”，周发吃不住劲了，他腾地站起来，嚷道：“遭那么重灾！落这么大数？不行，不行！”

“行！”李强大手一抬，说道，“拿出大寨人那股子劲头，没有过不去的坡！”

“好，好！”张书记紧紧地握住李强的手，说，“来来来，到党委会上，具体谈谈你们的打算。依我看，你们的这种精神，对落实全公社的增产计划，倒很有启发呢！”

张书记拉着李强，李强回手拉住周发：“哎，你也来！”

“我可挑不起这副担子！”

“不是你挑我挑，是咱跟贫下中农一起挑！”

周发拗不过，只好陪着李强，跟着张书记，走进了党委办公室。……

李强争任务这件事，得到了全队贫下中农的支持。都

怎么啦？当时人们还摸不透他的心事。有一天，公社张书记到燕庄台检查农情，高兴地问道：“喂，你们队今年怎么样？”

周发说：“亩产五百斤，是手拍把拿啦！”

李强瞪了一眼，没说什么。

张书记看出点问题，转向李强：“哎，李强，你说呢？”

李强苦笑一声：“嘿，田里出了点毛病，我琢磨，要羞一点。”

“噢？出了啥毛病？”张书记认真地问道。

“这……”李强沉思了一下，“眼下还说不准，这得场上见。”……

“场上见！场上见啥？还不是见产量，见结果！”想到这，周发又抬脸望那迎着红日，披着彩霞，走在洒满阳光大道上的李强，心里一热，暗道：“嘿，老队长，你就放心吧！以后咱不少记就是啦！”

“轰！轰！轰！”打谷机，又有节奏地吼叫起来。

“哗！哗！哗！”扬场机，又伸着脖子，大口大口的向蓝天喷吐着粮谷。

“叭！叭！叭！”周发的算盘拨弄得又快又响，一场场，一样秤，一笔笔，经过几天起早歇晚的奋战，终于打完了最后一场粮谷。此刻，场院内外，一片寂静。这时候，周发的算盘子声，会计的报数声，象磁石见铁一样的吸引着全队人。大家围拢着，询问着：“多少？”“多少？”

焦急地询问，幸福地等待。会计已经报完了最后一笔

帐，只等周发求出亩产的平均数了。可是，周发的手，突然象被啥拴住了似的，老是在最后的一位数上，拨来拨去，舍不得离开。差啥呢？映入周发眼里的平均亩产是四百九十九斤八两。四百九十九斤八两，只差二两，不到五百；只差二两，不到“黄河”；只差二两，就是榜上榜下。多二两，就上跃进榜，领光荣状。少二两，就……周发一想到这，那心便慌了，眼也花了。李强去小乡参观前的情景，以及那句“任务是要争来的，产量是斗来的，别忘了，在公社张书记那里还押着咱的保证呢！”的话音，又在耳边回响。心一急，手一抖，“叭！”一个算盘子儿进上去了，口不应心地喊了声：“亩产五百斤。”

“嗨呀，五百斤！”

“嘿！到底过了‘黄河’呀！”

众人只顾惊喜欢跃，谁还顾得上看帐核数了。知识青年小黎，乐的一跳脚，冲进马棚，拉出早已备好的全鞍马，腾身跃起，“叭！叭！叭！”几鞭，飞马到公社报喜去了。周发望着快马飞鞭的小黎，脸唰地红了，一直红到了脖子根儿。

三

李强这一次出外参观，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小乡贫下中农那种认真求实的态度，和继续革命的精神；成绩面前不骄傲，困难面前不低头，在毛主席哲学思想指导下，运用正反两方面经验，不断地进行新的革命实践，一步一步一个脚印

有。这个干净利索劲儿，倒使李强疑惑起来，问道：“一斤不多？”

周发答道：“汤水不漏，正好！”

“一两不少？”李强提高了声音。

“这……”周发猛抬头，同李强的目光碰到了一起，心蹦蹦地跳起来，脸忽地红了，“不，不少。”

李强从周发的神态中，似乎看出了破绽。他皱了皱眉头，绕着仓房转了转，突然打开库门。

周发心里一惊：“干啥？”

“再过遍仓，兴许马了帐！”说罢，便拎斗架秤。

李强这么认真，周发自知搪塞不过。所以，便把李强拉到一边，小声说：“别过了，没达到。照‘黄河’，平均亩产还差二两粮。”

“啊！”李强惊叫着，“差二两，你就报啦？”

“嗯！这二两可是个关键哪，多报二两，就上跃进榜，得光荣状。”

“你！”李强脸憋得通红，“嘿呀，你咋这么干！”

“这么干咋的？你不是说，一两一钱，都记载着咱学大寨的成果；一两一钱，都显示着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少报二两，可就落大榜啊，你脸上无光，队里也不景气！”

“无光？不景气？你这是说些啥呀！”李强反向着周发，“我说的一钱一两，那是指实有的不报，是埋没成果！你这没形没影的多报二两，是弄虚作假呀！”

“啥？”周发辩解地说，“我有我的小九九！咱收割碰撞

地朝前走。这一切，使人多么激动，多么敬佩呀！他一路走着，一路思考。数着脚步，计算着征程；望着远天，探索着目标。走着，望着，想着，一幅更新更美的蓝图，一个更大更远的理想，又在头脑里形成了。心里一热，加快了脚步，穿山过水，眨眼间便踏入了熬庄台地界……

忽然，从屯里传出一阵“咚咚锵锵”的锣鼓声。

“哎！不年不节，这敲的是啥点？”他侧耳听听，锣鼓声是从队部的大院子里传出来的，心里更加疑惑起来。头一闷，加快了脚步，径直朝队里走去。

“嗨！老队长，你可回来啦。”

李强一进队部大门，周发便从临时搭架的主席台上跳了下来，指着台上悬挂的“熬庄台生产队粮食产量过‘黄河’授奖大会”的巨幅横标，笑道：“看，就等你开台啦！”

“噢？”李强一愣，问道，“这干啥？”

“咱队过‘黄河’啦！”

“过‘黄河’啦？真的？”

“那还有假！前天，公社革委会赵秘书来电话说，奖状都给咱写好啦！明天，定在这开授奖会，还让咱们介绍灾后干劲大，一年过‘黄河’的经验呢！”周发越说越兴奋。一般人，早被他的这种欢乐情绪感染了。然而，李强却不然，眉头间紧皱着，没有流露出有一丝笑意。待周发把那兴致噱拉完了，背包一搭，说道：“把粮帐给我瞅瞅。”

打开粮帐，清清楚楚几行字码，便闪闪现在眼前：土地二千亩，总产一百万斤，平均亩产五百斤。零头碎脚，一点没

的，车拉震落的，打场马嚼的，算计起来，每亩要比这二两多的多！……”

“嘿！”李强噗嗤一声笑了，“帐还有这样算法吗？秤里记，秤外估……”

这时候，知识青年小黎和几个社员走了过来。

“轻点，别嚷！这码帐他们还不知道呢！”周发向李强递了个眼神儿。

李强收起笑容，严肃地说：“我早就说过，问题不在这两把的数字上，而在你的态度上。你这瞒着上边，背着下边，可是个原则问题呀！”

“啊！又是个原则问题？”周发见事情已经挑明了，也拍了高了调门儿，“一亩差二两，有啥大不了的！”

“二两！二两！差一钱，也不算够分量；差一步，也不算走到了地方！”

两个队长的争吵声，使院子里的锣鼓家什都停住了。

李强见众人围拢过来，语气倒平和了，他说：“不要把这二两之差，看成是小事。要知道，这背后隐藏着多少问题！”

“不是小事，你就大点断！”周发实在吃不住劲了，急火火地说，“你说吧，咋办？”

“当众说明，向上级检讨！”李强对着周发，又象对着大家，“差一两，也有假，差一步，也有距离。咱头行人办事，得该一是一，该二是二，庄稼人点豆子，一步两坡子，不能假假估估的！”

“你！”周发“咳”地一声，抱头蹲在那里。

“你什么？你快跟大家申明这码事！我到公社去做检讨！”李强说罢，抽身便走。可是，走了几步，又转了回来，指着台上悬挂的“熬庄台生产队粮食产量过‘黄河’授奖大会”的巨幅横标，对站在一旁发楞的知识青年小黎说：“去！把它撤下来，换上……”沉思片刻，毅然说道：“总结经验，继续前进！”

“好！”这话博得了一片叫好声。唯独周发，心里老大不悦。他见这边摘下横标，那边去做检讨，又窝火，又惭愧，酸溜溜的不是个滋味，心里话：“哼！我为个啥？当初还不是你下的保证，送走走坐堂水，就势过‘黄河’！今天，你把到手的荣誉送走了，这谁的光彩？……”

当然，李强不是这么想了。他想的是，一个共产党员，要襟怀坦白，忠实，积极，在革命的一生中，不能做出一丝半点欺骗党、欺骗人民的事情来。他头也不回，一口气跑到公社。凑巧，在公社门口碰上了张书记。

“噢，李强！你来的正好，我正要找你核对个情况。”张书记从背兜里掏出一张表，指着单产栏中的数字说，“看，这数字……”

李强一¹见是周发报的产量单，脱口叫道：“嘿呀，我就是为这个来找你做检讨的……”

张书记见他说的很认真，知道不是玩笑，所以，急忙把车子停到门口，拉李强到屋里坐下，问道：“咋回事？”

“咱没达到‘黄河’，上报的产量中有假！”

“啊？”张书记往前挪挪凳子，“差多少？”

“每亩差二两!”

“噢!”张书记听到“二两”这个数字,脸色更加严肃起来,“说下去。”

“是这样……”李强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并且主动地承担了责任,做了检讨。他说:“这事,责任在我这儿,怪我素常对这方面的事儿,说道的不够哇!……”末了,他恳切地说,“公社定的那个会,改改内容吧!”

“改!咋改?”

“从我这开个头,改成路线教育会,怎么样?”

“嗯,嗯!”张书记敬佩地望着李强,从他的眼神内容上的憨厚劲儿,似乎一下子便看透了他心地的清白。他拍拍李强的肩头,挺身站起,走了几圈,猛地转过身来,兴奋地说道:“好!改得好!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为了落实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咱就以你这件事作为活教材,从这两差中,进行一次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本人的教育!”

“嘿……”李强会心地笑了。

“走!我陪你回熬庄台,准备准备,开好这个会!”

张书记拉着李强,一起跳上自行车,“噌”地一下,迎风急驰而去。

四

转天头晌,天气晴朗。

左家山公社,大大小小百十个生产队的头行人,遵照公社的通知,蹬车的,骑马的,缕缕行行,一清早就赶到熬庄台,参加公社原定在这里召开的授奖会。可是,众队长到这一看,都楞住了。原来主席台上悬挂的“熬庄台生产队粮食产量过‘黄河’授奖大会”的醒目横标,不知啥时候换成了“总结经验,继续前进”八个苍劲有力的大字。

临近的几个队长,接头接耳议论着:“怪呀!昨天表得好好的,今天为啥变了卦?”

这时候,周发闷着头走了过来,有人指着台上的横标,问道,“哎,咋回事?”

周发脸一红,说道:“嗯——这你得问李强去!”说罢,很有些羞惭地走了。

众人更犯起疑来,你瞅瞅我,我瞅瞅你,“究竟出了啥事?”

在议论声中,张书记出场了。他说:“今天的会,照原定内容,有点变化……”

“啊!变化?”会场上,唰地静下来,都瞪大了眼睛,听着张书记的报告:“熬庄台生产队,经过认真核实,没有达到‘黄河’,平均亩产四百九十九斤八两,还差二两粮!”

“差二两?”人们又议论起来。有的说:“哎,二两,不算差了,基本达到!”有的起劲鼓掌,表示祝贺。

张书记摆摆手,接着说:“差一钱,也不算够分量,差一步,也不算走到了地方!”

“呀!”一听这句话,会场上顿时静了下来。人们都把目

光投向张书记，掂量着这句话的分量……

张书记说：“这不是我的话，这是李强同志说的。不过，党委完全支持这种老老实实在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哎，李强，还是由你来说说这个意思吧！”

“哗——”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在掌声中，李强站了起来，象一座小山似的挺立在众人面前。他噙着嘴，拧着眉，左手拎着个黄布兜子，运了半天气，才挤出一句话来：“张书记代说了，咱还差一步，没达到‘黄河’！”

“哗——”又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看得出，这是大家对他做老实人办老实实在的可贵精神，从心底爆发出的赞颂声。这掌声，使李强更加激动了，布兜子朝台上一摆，嗖！嗖！嗖！顺手掏出了包米棒、高粱穗、大豆棵，在人前晃动着：“看！这一步步差，都在这——秃尖包米，瞎瞎高粱，半仁大豆。这庄稼上的缺彩，就是我们思想上的差距！”说罢，举起瞎脖子高粱，比量着，“瞧，这一穗，得歉收多少粮？少说半两。一棵半两，一垧地多少棵？”说到这里，他四处撒目找人。当他发现蹲在右边闷闷不乐的周发，高声叫道：“哎，周发，你过来！”

周发头没抬，眼没睁，纹丝没动。李强见呼唤不动，便跳下台来，走到周发跟前，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憨实地笑着：“来，搭帮算算，一垧地歉收多少斤？”

周发无奈，只好陪他上台算帐。其实这个帐，早已在李强的心里了。李强找他搭帮算帐，这是主动努力团结他。周发算了会儿，少气无力地说：“五千斤。”

“噢？这么大个数！”李强又举起秃尖包米，“再看这个！这个大秃尖，长满了，一两打不住，一棒一两，一垧地多少棒？”

周发比刚才主动了一点，脱口说道：“十万。”
“十万！嗨，照你这个数，一棒一两，合计起来就是万斤！这一算，毛病可就大了。咱们今年的差距，何止是二两一步，是万斤万斤呀！……”

这出乎人们意外的演算，使不少人惊叹起来，闷闷不乐的周发，此刻也动起心劲，暗道：“哎，别说，是个帐！”

“这就是差距！这就是证据！”李强说到这，把脸转向周发，亲切而又诚恳地说，“你说说，咱这一步差，是多大的差距！这二两假，隐匿着多少问题！如果，咱看不到这一步差，掩盖下这二两假，就会迷住眼睛，挡住去路，迈不开步哇！”

周发激动地点了点头，想要检讨，又没说出口。

李强拍拍周发的肩头，又说下去：“这一步差是个啥？水！这次，咱到小乡，可开了眼界！人家小乡，主动把水蓄起来。可咱们，七十年代了，还采取大禹的治水方法，消坝防水，单纯顺水，把农业的命脉给断了。周发，你记得吧？”

周发“啊”了一声：“我记得个啥？”

李强说：“你忘了，五月二十三，高粱正在打苞秀穗，一连半月无雨。这块瞎脖子，就是旱症！你说说，那时要有水，灌它几个饱，哪会让高粱落下这身病……”

“呀！”周发听着李强的话，渐渐入了神，动了心，暗自思量：嘿，怪不得，天旱那阵子，他总在田里转悠，原来是算的

这个帐！

李强又问：“哎，你还记得吧？”

周发就势“嗯”了一声：“记得！”

“七月十五，包米正灌浆，十几天没落雨。这秃尖子，就是浆气不足哇！你说说，那时要有水，灌它几个饱，哪会瞎了半截棒！……”李强越说越兴奋，这个平素不出话的人，今天那嘴，就象打开闸门的水，哗哗啦啦，滔滔不绝。末了，他当众表示：“咋办？一条！哪里丢了哪里找——送走的客，请回来！顺走的水，引回来！”说到这里，他铜烟袋锅照周发肩头一点，实诚诚地笑道：“哎！咱留住引到伊通河的水，撑船过‘长江’！你看咋样？”

“行！”周发会心地笑了，李强握着周发的手咧咧嘴，也笑了。

随着笑声，会场上顿时沸腾，掌声雷鸣……

事情并没有完结。原则问题，带来了一系列原则性的工作。比方说，蓄水工程的安排，实事求是的教育，忠诚老实的宣传，都需要进一步地引伸……可是，就在这时候，领导委派我一项任务，叫我到左家山公社去总结农业技术推广站老站长赵青山的事迹。咋办？这原则问题只好暂时就写到这里，待我从左家山归来，再继续李强的新篇章吧！

带路人

朱敬慎

五金公司组织的草椅上，坐着一个壮实大汉，双脚弓着，随时准备站起来的样子。这个人叫鲁振强，长期战斗在铁路工地上，现在要转业了，特地来这里办报到手续。他未来的战斗岗位是到三勤五金商店去担任党支部书记。组织组一位女同志告诉他，上午九点钟，三勤五金店的主任来接他，可现在一刻钟过去了，还不见人影。

忽然，门“吱”的一声，进来一个人，没等鲁振强站起来，就张开双手扑了过来，抱歉地说：“振强，你等久了吧，我给几个老客户缠住了，差一点分不了身。”鲁振强仔细一瞧，不是别人，原来是自己过去的师兄陆根生，便高兴地说：“根生，是你啊，这么说，我们俩又要搭档啦！”陆根生的心情同鲁振强一样，前天听说新来的党支部书记是二十多年前的师弟，真是高兴得没法形容啊。那是上海解放不久，鲁振强就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到朝鲜战场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回国后复员，又被分配到铁路工程队工作，一别就是二十多年。想不到过去同秃头老板斗争时的老搭档，现在又碰在

一起干了，真是带劲啊。

两人一谈，鲁振强一下子明白了：三勤五金店原来是从前自己当学徒时的所在地——鸿利五金号。老鲁便说：“早知我就找上门来了，反正熟门熟路的。”

“不一定熟了喽，你离开了这些年，变化可大哩！秃头老板已经死了，早先鸿利五金号的影子一点也没有了。”陆根生笑着说，“手续办全了？我们可以走了。走，到我们店的三层楼去谈。”

“三层楼去谈”这句话，是过去鸿利五金号秃头老板的一个“杀手招”。因为老板住在店堂的三层楼，谁要是被他叫到三层楼去谈，就意味着叫你卷铺盖滚蛋。在职业无保障的旧社会，“三层楼去谈”，也就变成了一句凶险的语言。今天听到这句话，鲁振强不觉放声大笑，说：“怎么，这句话到了你的嘴上啦！”

“嘿，这句话也没有几个人再听得懂了，店里那些年轻人，等一会你看看吧，三层楼成了他们的世界啦！”听得出来，陆根生说这些话，心情是十分满足的。

一路上，陆根生说话，象流水那样，没有停止：“说老实话，现在再忙也不同过去，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生意经早已没有了，生意好做了。当然，工农业生产不断发展，五金工具永远是紧张的，需要量大。嗯，你是个内行，这次回来，三勤五金店非搞出点苗头来不可！”

鲁振强的话不多，原先他有许多要问的事，现在被陆根生的话打断了。他想起昨天五金公司党委书记说的话：“商

业是一条重要的战线，在那里资本主义的残余特别顽固，加强党对经济工作领导的意义，就在于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的残余。”这些话，他记在本子上了，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怎么做，并没有个头绪，今天陆根生帮助他加深了解，明白了党委书记说这些话的意义，看来，工作就得从这位主任身上做起。这时，他只说了这么一句：

“我真爱上了建设工地上那个工具库，要是把我们的商店也办成工地的工具库那样就好了！”

陆根生对鲁振强的话有点儿失望，忙逗开说：“你是在说笑话！到了，你看！”离店老远，陆根生就停了脚步，仿佛在欣赏一幅油画，需要站在一定的距离上看一看。

陆根生的话不假，店果然变化很大，远看店面格外有气派。早先东隔壁的铁皮行，西隔壁的皂烛店都不见了，再往西的纸酒店也已换挂了“三勤发货处”的牌子。如果说在建设工地上望着那一泻千里的钢轨，叫人心旷神怡，那么此刻看着那一排店面，也着实叫人精神振奋。

他们刚跨进店堂，就给一个人挡住了路。这是个小伙子，圆脸，眉峰间透出一种刚毅的神气。他左手拿着两只沾满油污锈迹的手套，右手拿着一叠盖着圆的方的红的蓝的图章的表格，毫不客气地冲着陆根生：“你说一句，这批锋钢钢条到底怎么分配？”

“老原则，照顾大厂，适当考虑小厂！”陆根生干干脆脆地说了这么几句，丢开小伙子，领着鲁振强朝里走。

可小伙子一见陆根生背后站着一个人，方脸，黑里透

红,扭扭的眉毛下,眼睛分外神采。想起一早就听说店里要新来一个党支部书记,这位准是,便撇开陆根生,朝向鲁振强,说道:“同志,你说一句,这个分配工作该怎么做?”

陆根生急忙扭转身,正色道:“谷小虎,人家刚来,你别钻他情况不熟的空子,是不是你一定要把你联系的几个老客户如数满足才完事?”

谷小虎真有股虎劲,半点也不让步,说:“别误会。情况不熟,我不要他具体讲,只要他定个原则就行。”

对这样的年轻人,鲁振强并不陌生,在部队里,在铁路工地上,到处可以碰到,你不回答他提出的问题,他就不肯罢休。鲁振强是了解这种人的性格的,他们对社会主义有一颗火热的心,对革命工作有使不完的劲,他们只知道朝前走,不管前面是一头虎还是一条河,从不后退一步。这时,他脱口而出:“分配工具,要保证急需。”

鲁振强这句话一说出口,觉得自己刚来,对商店情况不熟,不知不觉地把工地上管工具库的一套搬来了,是否合适还没有把握,便用询问的口气补充了一句:“要货单位都一样等着急用吗?能不能作个调查研究?”

陆根生无意争论,抢着回答:“老鲁,这是说不清的帐。工农业生产在发展,五金工具总是急用的,我们的供应分配工作摆平就是了。”

鲁振强听了陆根生这些话,还来不及辨味,眼睛直望着面前的谷小虎,只见他稚气的脸上,突然出现一种活跃的神情,一个转身跑了。

谷小虎这一举动,鲁振强一时不能理解,一直惦记在心上。当天,鲁振强抽不出时间找他谈,第二天谷小虎又一早下厂了。第三天中午,才在三层楼找到了他。谷小虎正满头大汗地在打乒乓,鲁振强没有打断他的兴致。谁知小伙子虎劲一上来,几个对手都被他打得败下阵去。鲁振强只得站在旁边观战,这一盘又是小虎领先,取胜是定局的了。谷小虎左一板,右一板,打得正抖擞,一个脱板球“得、得、得”地直滚到鲁振强脚边。鲁振强拾起来掷了过去,谷小虎伸手一把抓住,突然发现支部书记站在一旁,连忙把球往台上一搁,用海绵板一压,说声“不打了”,朝鲁振强这边走过来,一面擦汗,一面说:

“老鲁同志,你的话对我有启发!”

“锋钢锯条分配得怎么样?”鲁振强示意叫他穿起衣裳。

“昨天到几个要货单位走一走,排一排轻重缓急,按照保证急需的原则分配,工厂满意,货源暂缺一些的问题也解决了。走,去看看今天早上一个工厂送来的感谢信,说我们这样做,支援了国家社会主义建设。”

.....

晚上,商店里本来有值夜班的人,现在鲁振强一来,他也睡在店里。长期的部队生活和建设工地生活,给他养成了一种习惯,工作到哪儿,被头铺盖背到哪儿。现在,他把两只板桌一拼,铺好了床位,脱掉鞋袜,躺下身去,不喝茶,不抽烟,还是一点儿睡意也没有。想起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月,领导上把他调离铁路工地时,工程局党委书记对他

“这次让你转业，不仅是因为你的肩膀在山洪暴发抢救国家财产中受了伤，更重要的是让你去迎接新的战斗！”这会儿，他仿佛正住在江边的芦棚里，外面是推土机的吼声，远处是劈山开洞的爆破声，还有那南腔北调的争论声。在工地上哪里没有争论啊，到处是脸红脖子粗，争论的是同一个题目：如何提高建设质量，提前完成工程，同帝国主义抢时间、比速度。在这争论中，处处反映了中国工人阶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伟大精神。在这紧张、热烈的环境里，随时随刻会涌进一群年轻人，伸手领工具，一天二十四小时也不停，但是鲁振强一倒头就睡得香。现在环境变了，四周很安静，却睡不着。工程局党委书记和五金公司党委书记的话合在一起，给鲁振强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就是要把工人阶级的革命思想带到商业战线上来。他深刻认识到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自己面临的工作，决不单单是“做好买卖”，而是一场战斗！他一转眼，瞧见了墙上的值班表，一个红箭头正指着陆根生、谷小虎两个名字，脑子里又出现了另外一番情景：陆根生兴致勃勃地说：“鸿利的影子一点也没有了”，“现在生意好做了”。商店的确是变了，做生意的方式也的确是变了，可是，分配商品不是根据工厂生产需要的轻重缓急，而是着眼于摆平。这不是单纯的做买卖吗？这不是鸿利五金号的一些影子吗？大厂、老客户找上门来开单子，师兄却把这一点说是“生意好做”！几天来鲁振强接触了店里的每一个职工，了解了一些情况。谷小虎下厂作调查，做好供应分配工作，同志们也都赞成，但并没有引起陆

根生的重视。看来师兄只满足于形式上的改变！鲁振强想到这里，更不想睡了，决定到值班室去找师兄。

值班室在三层楼，这地方过去是秃头老板辞退职工的“阎王殿”，现在是职工的休息室和会议室。谷小虎已在中间的乒乓台上睡着了。陆根生正埋头在批客户的要货单，搁在烟灰缸上的香烟，冒着刺鼻的烟味，他一见鲁振强，指指乒乓台说：“看，年轻人真没心事，刚才还同我争得面红耳赤，现在睡得多甜。”

鲁振强问：“争什么呢？”

“还不是为了分配货源。有三十个单位同时提出要十寸活扳手，要货总数是四百零二把，我们现货库存是整二百，差一半，厂不分大小，难道平均分配？这怎么能摆得平呢？明天早晨的班前会得讨论讨论。”

“是的，不能平均分配，厂大对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大，工具需要量多，先保证，多分配，完全应该。可是，我们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面，还应该看到另一面，厂大潜力大！这些，在要货计划上是看不出来的！”鲁振强觉得陆根生虽然经过党的二十多年教育，经历了多次的政治运动，但是在商店里蹲久了，思想受到了束缚，自己有责任帮助他。鲁振强是个直性子，怎么想，就怎么说：“老陆啊，你说这个店变了，我都看见了，可是还没有变透啊，做买卖的味道太浓。我们工地上工具库可不是这样。”

“你又说笑话了，这是商店，怎么能拿工地上的工具库相比？”

“我是说，我们是社会主义的五金工具商店，我们不光是为了做买卖，而应该成为工农业生产的‘工具库’！谷小虎的做法是对的，应该到工厂去做调查研究，掌握分配工具的第一手材料。”

乒乓台上的谷小虎翻了一个身，被头挂了下来。鲁振强走过去替他盖好，自己点了一支烟，继续说：“也许，我想得太远，不过我总觉得应该这样想。就说我们这个店，店面扩大了，老板勒令职工离店的三层楼成了我们开会、学习、休息的地方了，资本主义的商店变成社会主义的商店了，但还有没有斗争呢？我以为是有，我们要把三层楼，要把整个商店，变成是同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的战场！”鲁振强说到这里，狠狠地吸了一口烟，又十分郑重地说：“这种斗争，往往是向我们头脑里的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

这一晚，两个人都没睡好。鲁振强想的是怎么用无产阶级思想来改造商店。陆根生想的是：商店是变了，鲁振强变得更厉害，几句话直戳到自己的思想深处，逼着自己考虑怎么办好社会主义商店的问题。

第二天早晨的班前会，对于这批十寸活扳手怎么分配，进行了讨论，大家很快地通过了鲁振强的提议，先分头到各工厂去作调查。

谷小虎兴高采烈，支部书记指导先作调查，他已经尝到了甜头。大伙正要动身走的时候，鲁振强问：“都带些什么下厂啊？”

陆根生说：“把他们的要货计划带着，换准了情况当场

敲数字。”

鲁振强说：“带些活扳手销子走。”

陆根生问：“带这干啥？”

“看看厂里有没有损坏了销子不能用的活扳手，当场替他们换个销子。这样也许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

鲁振强、陆根生两人来到了一个弹簧厂。走过两座机器轰鸣的车间，在三株柳树下，找到了工厂的工具间。管理员是个小伙子。陆根生向他打听他们厂的采购员。小伙子说：“我正在找他，采购不到活扳手，弄几个销子来也好，换个销子照样用。”

鲁振强站到他们面前，认真地说：“小师傅，销子替你们送来了。”

“你们是——”

“三勤五金店。请你到各车间去招呼一声，要换销子的活扳手尽快拿来。”

不一会，小伙子捧来一堆活扳手，还自告奋勇地做统计，以便计算修理费。直到中午时分，一共更换了十七把。

一直没开口的陆根生，一进门心急火燎地找采购员，但这会儿倒不想再找了，因为替他们修好的活扳手比采购员要货计划还要多。他从心底里佩服鲁振强，想说几句赞扬的话，又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却平平淡淡地说了这么一句：“振强，你做得认真啊！”

“干革命就是要讲究认真两个字！”鲁振强回答说。他回头见管理员高兴的神态，便对管理员说：“小师傅，这种销

子你们厂里自己做一个也方便，我们商店搞个‘以卖带修’，你们工厂也来个‘以修代购’，这既为国家节约资金，又便利了生产。”

小伙子说：“你这位同志的主意好，我要把你的意见告诉每一个工人老师傅！”

师兄弟俩从这个工厂出来，机器的轰鸣声响犹在耳边。鲁振强深有感触地说：“扳手、钢锯、榔头这些工具，在不同阶级的眼里是有不同含义的，资本家把它当作买卖赚钱的商品，工人阶级把它当作革命的武器！”鲁振强说这些话，是有他的亲身感受的。那时，他在铁路工地上，工程需要突击，看到同志们是多么需要工具啊！现在一想起这些就叫人精神倍增。他望着在一旁沉思的陆根生说：“我们商业工人搞分配，不能满足于供需‘摆平’，要彻底清除掉‘鸿利五金号’的影子，为整个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着想，深入调查研究，依靠群众，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一件五金工具的作用，这才是我们的责任啊！”

陆根生跑在前面领路，他们又到另一个工厂去，这些工厂他是跑惯了的。但是，今天他觉得领路的，实际上并不是他自己，党支部书记鲁振强领着他在走一条新的路，使这个商店将有新的彻底的改变。他想着，就激动地说：“我们社会主义五金工具商店，做买卖又不着眼于做买卖，真有点象工厂的‘工具库’了，这是共产主义因素增长了一分吧！”

鲁振强跨着坚定的步子，说：“仗要一仗一仗的打，我们进行的是一场持久战，还要继续努力作战啊！”

出 山

严 里 新

的确，是迷路了。我望着云雾弥漫的山林，陡峭的石壁，湍急喧啸的山涧，弯曲盘旋的羊肠小路，究竟哪条路可以出山？天气虽然冷，汗却不断地沁了出来，我只好放下炭篓子，焦急地一屁股坐在路边的石头上。

昨晚，大队办公室里灯光明亮，炭火通红。好客的贫下中农，摆出一碟碟炒得喷香的红薯片、花生米，泡上热腾腾的茴香茶，开了个挺热闹的欢迎晚会。晚会刚散，我们几个知识青年，围坐在大队党支部老支书身边，入神地听他讲井冈山革命斗争故事。说的是有一位叫陈四姑的红色交通员，在她的丈夫英勇牺牲后，继承遗志，坚持为红军传信带路、送盐送药、爬山涉水、日夜奔波。刚讲到陈四姑夜走风龙寨，背着一个受了伤的红军战士翻山过岭，连夜转移，脱离虎口那一段，门“吱呀”一声开了，生产队长三叔和民兵班长秋来哥前脚跟后脚的进了门。三叔笑咪咪地对他们说：“新来的同志们，大队分给你们一百五十斤木炭过冬，得明早进山挑回来。秋来包下一百斤，还有五十斤……”

话没落音人没坐，我们几个争着举手报名。我想：自己在学校是有名的“大力士”，新来这里，“第一印象”可挺重要，得“露”一手，免得人家看不起。我把胳膊举过了头顶，嚷得比谁都响。嘿，个子高大就是显眼，老支书他们同意了。

今天清早，秋来哥把我从床上喊起来，递给我几个滚热的大红薯，我们就进山了。上山的路被浓云密雾紧锁着，看不出几尺远。秋来哥告诉我，这是山区冬天常有的天气，半上午就转晴了。

到了炭窑边，早到的社员看见我昨天来，今天就上山，都热情地跟我打招呼。听秋来说我还没吃早饭，大家让我先装炭过秤。我跟大家道声谢，便挑炭上路了。秋来哥在我身后再三叮嘱：“你刚来，路难走，歇着等我。”我光想着一个人最先挑炭到家的那股神气劲头，甩腿就是三、五里。谁知道，过了几处岔路口，转过三、两个山坡，我突然发觉自己走的是另一条路！

忽然，前面不远的地方传来几声清晰的狗叫，把我从沉思中惊醒。我想前面必有人家，可以问路，赶忙挑着担子，向狗叫的地方急急走去。

过了一座小石桥，迎面跑来一条大黑狗，对我“汪汪”地乱叫着。我放下担子，紧张地望着它。这时，传来一声严厉的斥狗声。我抬头一看，前面向阳坡上，站着一个满面慈容的老大娘。她六十开外年纪，头上包着青头巾，鬓角的头发都白了，方方的脸庞布满了皱纹，目光炯炯有神，询问似

地望着我。狗不叫了，我轻松地吁了口气，向她跟前走了几步，说：“大娘，我是山下胜利大队的知识青年。”

大娘脸上露出和蔼可亲的微笑，说：“看你满头大汗的，快揩揩。怎么上这里来了？”

我告诉她，我是初次上山挑炭迷路了。

大娘点头称赞道：“才来就上山挑炭，看来是个好样的。”见面就肯定我的成绩哩！顿时，我的心就象三伏天燃着的煤炉子——可热火啦！我对她说：“大娘，我该走哪条路下山呢？我想赶快回去。出来时间长了，怕社员们为我耽心，也怕人家笑话。”

大娘注意地看了我一眼，她说：“别慌嘛，先上我家歇会儿，我再送你下山。”她告诉我这里叫做青石岗，离山下胜利大队有二十多里山路。她见我犹豫不定，又说：“你不要见外，早先，我家也住了好几个知识青年咧！”

“哦！您家也住过知识青年？”

“住过！”大娘用自豪的口吻对我说，“现在，他们翅膀硬了，飞上天了。喏，上了黑虎峰，办了个气象站，可灵准啦。他们怎么说，天老爷就怎么做！”大娘手指东边山峰，高兴地笑了。

我心里也甜滋滋的，忍不住说道：“他们真露了一手！”话刚出口，我看见大娘望着我，嘴巴动了动，象要说什么。我怕只顾说话，误了赶路，又对她说：“大娘，您给我指指路吧。”

大娘见我执意要走，就说：“知识青年同志，跟我走吧。”

她挥挥手，转身走上了一条石板路。

我喜出望外，挑起担子紧紧地跟着她。这时，我才看见她还背着一个绣了红“十”字的挎包，便好奇地问：“大娘，您是医生？”

“嗨，你是看我背了这药包吧？”大娘边走边说，“这是我孙女儿的。去年她中学毕业回来，当上了大队的赤脚医生。今天一早，东山有人请她去看病，不巧西边打谷寨又有人跌伤了。西药我不会，草药还识几样，刚才我就是给他家送草药去了。”

我后悔起来，她已经很辛苦了，怎么好让她再翻山过岭的给我带路呢？我停了下来，请她回去。她笑着拍了拍腿说：“这点山路没啥！”

出山的路稍许好走些。阳光照亮了路边的树林，一挂瀑布 flows 直下，落到崖下的深潭中，轰然作响。一排排电杆，一根根电线，随着青翠的山峦，直上那高耸云天的山巅。前面一块石壁上，有一条重新填现的红军留下的标语：“劳苦的工农大众联合起来，打土豪，分田地！”还有一条新刷的标语：“跟着红军的脚印前进！”

我兴致勃勃地想着这些。大娘高兴地告诉我：“这些都是知识青年搞的呀！这电杆电线都连着那黑虎峰上的气象站。”

我不禁称赞地说：“他们真行！”

大娘又瞧了我一眼，继续说：“毛主席送来的好青年，他们批判了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劳动惩罚论’，认真学习、锻

炼，跟我们一起建设山区，不少人入了党入了团。我们挺看重、挺欢迎他们！”

我细细地品着大娘的这句话。

前山坡上，出现一层层石块垒砌得十分齐整的梯田，梯壁上用石灰写着“农业学大寨”，满山的杉树苗迎风轻轻地摆动。大娘对我说：“知识青年和我们治山治水，开荒造林，还搞了亩产千斤的试验田。亩产千斤，在我们山区可是个奇迹哩！”大娘连声夸奖着。

这时，我发现自己那种“怕被人家看不起”的想法显得多么可笑，我真想跟大娘讲心里话。

在一棵大枫树下，我们坐下来休息。我正琢磨着怎么开头，不料，大娘先开了口：“下了乡，你一定有不少打算吧？”

我说：“想法挺多，总想做出点成绩来，免得人家笑话。”

大娘对我说：“早先，我家住过一个姑娘，刚下来时也象你一样。”大娘明亮的眼睛望着我，“她耽心别人笑话城里姑娘怕苦怕累不懂事，不先做出个样子来，人家会看不起。没几天，争着报名到了大队养猪场。有一次她没和大家商量，把一窝小猪放到山上去吃青草，碰上一场暴雨，结果，好几只小猪生了病，还跑丢了两只。我跟她上山找了子儿里路才找回来。她难为情地对我说：‘大娘，这下人家更笑话了。’我对她说：‘姑娘，谁才学走路不绊两个跟头哇。没人笑话你，只是你得找找思想上哪儿出了差错……’”

我的脸涨得通红，心怦怦直跳。大娘的话象是句句在

说我！只听大娘又说：“从那以后，她刻苦学习，改造思想，为革命养精。不到一年，就光荣地入了党。一九六七年，阶级敌人煽动她们回城市，她和大家坚持在山区干革命，搞生产，顶住了这股歪风。现在，她是我们公社党委委员哩！”

我心情非常激动，向大娘和盘托出了自己的思想和今天迷路的原因。大娘给我拍拍身上的灰，亲切地说：“能够认识和克服缺点，这就好。干革命不是一时半刻的事，这条路挺长挺长哪！”说着，大娘站起身，又带我上路了。我说：“大娘，有你们贫下中农带着我们走这条路，我们一定能走好！”

灿烂的阳光在树林中撒下万束光柱，我们一路走一路谈，来到一座山岗下。迎面一株高大的青松，傲然挺立，苍劲葱郁。大娘缓步走到青松下，轻轻用袖子揩拭着什么。我急忙放下炭篓子，上前一看，石碑上，“红军烈士陈英发永垂不朽！”一行红漆填刻的大字，赫然入目。我想，在这松树下一定有过一场激烈的战斗。我望望神情肃穆庄重的大娘，问她：“这儿打过仗？”

大娘拉我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激动地讲述着陈英发同志与敌人英勇搏斗的故事——

陈英发是红军的交通员。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的一天，天下着鹅毛大雪，陈英发刚刚把几个受伤的红军战士送到根据地，顾不上回家吃饭，又忙着下山去取情报。忽然，前面树林中闪出一群白匪兵，山下大地主“老豺狗”的管家“烂皮靴”喘着气，一步三歪地走在前。陈英发来不及躲避，顺

手掀起一块大岩石。“烂皮靴”一见这个在“老豺狗”家做过长工、后来参加了赤卫队的陈英发铁塔似地挺立在面前，吓得倒转身连滚带爬，没命地叫道，“红军！他是红军！”一听是红军，白匪兵顿时乱做一团，跪的跪下，卧的卧倒，有的奔逃，匪军官拳打脚踢还没稳住阵脚。这时，陈英发后又传来另一队搜山的白匪兵的脚步声，他知道前后遇敌了。“烂皮靴”可发了狂：“穷小子，投降吧！”陈英发冷笑道：“人怎能给狗低头？红军战士从来就不投降！”“烂皮靴”和白匪兵张牙舞爪地向陈英发扑去。这时，只听见一声震撼山岳的怒吼，陈英发用力抛出大岩石，把“烂皮靴”砸烂在地，还没等吓懵了的敌人清醒，他又飞起一脚，把另一个白匪兵踢下了山岩。“乒乒”两声枪响，身后的敌人开枪了，陈英发倚着松树，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鲜血染红了雪地，气壮山河的口号声在山谷中久久回旋激荡！

阳光下，青松愈加显得高大挺拔，大娘的眼睛红润了。我噙着泪水对大娘说：“大娘，您把我带上了一条革命路。我一定向陈英发烈士学习，听党和毛主席的话，永远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大娘站起来，摆着我的手，看了我好一阵。她的眼睛里包含着多少鼓励和期望啊！她用手指指山下溪边那些山花说：“小伙子，‘十曰鲜’这花虽然好看，但是开不长久，只有这根深叶茂的松树，才万年常青，永远沐浴着红太阳！”

大娘和我分别了！她指给我一条下山的大路说：“从这儿下山，五、六里路就到了你们胜利大队。”

我谢过大娘，径直朝山下走去。走出好远，我回过身来，还看见那挺拔的青松下，大娘迎着阳光，在向我眺望。我挥挥手请她回去，她也对我挥着手，叫我继续前进哩！

路好走多了。不一会儿，就遇上了进山来找我的老支书和秋来哥。见到了他们，我真象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一样高兴。

秋来哥接过了我的担子。老支书塞给我几个香甜的熟红薯。我对他们讲起了老大娘带我出山的经过，老支书听完，激动地对我说：“她就是陈英烈烈士的妻子，就是红色交通员陈四姑啊！”

“呵，陈四姑——陈大娘！”我猛地回转身，望着阳光普照的群峰，好象陈大娘还站在青松下，不住地向我挥手。

把 关

田 昌 安

一

铁组长和铁队长闹别扭啦！

你道这铁组长是谁？他就是全矿闻名的质量检查组组长严老铁。这严老铁，高高的个儿，圆盘脸，两只黑眼，炯炯有神，一对剑眉，又长又浓。每逢遇到什么不大满意的事，那剑眉就会“嗖”地竖起来。他虽然是六十岁的人了，可身板子好象钢打铁铸一般，每天这个工作面瞧瞧，那个工作面瞧瞧，两条长腿总是闲不下来，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疲倦，很有点铁人的样子。自从担任矿质量检查组组长以来，他呕心沥血，认真负责，坚持原则，铁面无私。所以，全矿上下，大人小孩，都亲切地喊他“铁组长”。

这铁队长又是何等人物？不是别人，正是严老铁的儿子严小钢，中等身材，粗壮结实，就象井下的铁柱子，二百斤重的片石到了他手里，犹如拿几斤棉花那么轻易，走起路来“咚咚咚”，说起话来“当当”响，三十岁的共产党员，钢铁开

开拓的队长，

这父子俩，虽然一样的火暴性子，可多年来没瞪过一次眼，没顶过一次嘴。那么这次为啥闹崩啦？

事情是这样的：

这个月，钢铁开拓队接受了打通一条风巷的任务，全长三百米，时间一个月，它关系到调节全矿井的通风，时间紧迫，任务艰巨，小猫喝烧酒，够呛啊！可铁队长偏偏不在乎这些，你任务硬，我决心和措施比你还要硬。在矿上召开的生产会上，他“啪”地一拍胸膛，响当地说道：“请领导放心，任务越重越有闯头。说得到，做得到，我们开拓队决不放空炮！”那神情，那姿态，很象他那父亲铁组长的气魄。

任务接受下来了，全队上下把吃奶的劲都使了出来，横下一条心，拧成一股劲，争分夺秒抢进度，决心拿下三百米。可是谁料到，干得正在热火头上，半路却杀出个程咬金来。

这天，铁队长他们打好眼，装好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等拉炮了。那个铁面无私的铁组长却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这里，突然冒出来，说：“等一等！”铿锵有力的三个字，说得大伙都住了手。

“怎么啦？”铁队长匆匆走来，急切地问父亲。

“你看看。”铁组长用脚点了点脚底下，说道。

铁队长低下头左看看右看看，前瞧后瞧，除了碎石，还是碎石。他睁大眼睛，不解地说：“咋啦？”

铁组长不满地看了儿子一眼，一字一板地说：“好我的队长同志，底——高——了！”最后三个字，说得特别响。

原来是这么回事。铁队长如释重负，心里暗暗说道：“这有甚大惊小怪的。”不过，他嘴上没有这么说，而是说：“不要紧吧。”

“什么？”铁组长那剑眉“嗖”地竖了起来。想不到，儿子竟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他盯着儿子，没好气地问道：“这里的坡度要求是多少度？”

铁队长回答说：“十度。”

铁组长追问道：“现在是多少度？”

铁队长凭经验估计了一下，答道：“可能高出一两度。”

铁组长转了话题，大声说：“不要放炮，马上起底！”

“这……一两度，关系不大吧。”铁队长掀起柳壳帽，搔了搔头，不以为然地说道。

“关系不大？”听了儿子的话，铁组长如同火上加油，厉声说道，“底就这么一直高下去，将来还能不能和那头贯通？大庆人三老四严的作风，你知道不知道？”

“这我知道。”火暴性子的铁队长在严父面前尽量克制着自己，“可是，我们要月进三百米，影响一茬炮是一茬炮呀！”紧接着，他又用商量的口气和父亲说：“是不是等放了这茬炮再起底？”

铁组长摇摇头，固执地说：“不行！知道错了，就得马上改正。”

儿子没有动。月进三百米，他心里着急着呀！他那火性子再也按捺不住了，就直截了当地说：“爹，这算什么大问题呀，我看还是先拉炮！”

“不能！”组长同志语气坚定，象是铁板上钉了钢钉，摇不动，拔不走。

“爹，你太有点死搬教条了吧！”

“啊，这是死搬教条？”

“就是死搬教条嘛！这条巷道的重要性，你不是不知道。现在，就是要快！要快、快、快！”铁队长声音不象父亲那么高，但也很坚决。

“我不反对快，而且主张越快越好。可是，”铁组长气得胡子也抖动了起来，“光图快，不求好，这是哄国家！这是对革命不负责任！”

“你这是乱扣帽子！”铁队长提高声音反驳着。

“你这是无法无天！”铁组长大声叫道，震得巷道里也嗡嗡作响。

铁队长也寸步不止，冷冷地说：“再大的帽子我也不怕。有理不在高言，山高挡不住太阳。”

一句话，说得铁组长冷静了下来。他了解儿子的脾气，知道一下子说不出个长短来，“呼哧呼哧”地长长呼吸了两口气，威严地问儿子：“那你说，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是怎样讲的？”

儿子响亮地回答：“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铁组长又问：“这‘好’字又怎讲？”

“……”铁队长喉咙里象塞了团棉花，嘴唇张了两下，没有回答。

铁组长继续说道：“既要多快，又要好省，这是辩证统一的，偏了哪一头都不对。你呢？”

铁队长还是不吭声。这些道理，他不是不懂。可是，他好象大卡车开进了窄胡同，说什么也拐不过弯来。

铁组长盯着儿子，许久没有说话。

对于父亲的脾气，铁队长也了解。他咬了咬嘴唇，猛地转过身去，带着几分勉强的口吻喊道：“起底！”

结果，早班的进度闹了个“0”。

二

吃晚饭的时候，父子两人谁也不说话，屋里的空气显得很紧张。

说起来，老铁还就这么一个儿子。小钢刚满五岁，体弱的老伴冻饿交加，一病不起，不久就离开了人世，剩下了父子两人。十亩地里一亩谷，老铁对儿子怎么能不疼、不爱啊！

不过，铁组长爱儿子，从不外露，是在心窝里里头爱。多少年来，他对儿子的要求比对一般人不知要严格多少倍。在他看来，只有烈火，才能炼出真金，小树只有勤砍杈枝，才能成材。对儿子要求越严，他长进得才能越快。举个例子，小钢从煤校毕业回来后，矿上想把这位优秀共青团员留在技术组。他知道后，亲自找见矿长，说：“不行啊，他刚出校门没几天，还是先到井下锻炼几年再说吧。”最后，领导采纳

差费？这上面的两条路线斗争尖锐着哩！自己要把关，不仅要把好质量关，更重要的是要把好路线关啊！教子，首先要教路线呀！

想到这里，铁组长不禁感到肩上象添了一副千斤重担，心里又估摸开了该从哪儿开口，和儿子好好谈一谈。

铁队长呢？一边往嘴里拔拉着面条，一边不时瞟上父亲一眼。对父亲，他是尊敬的。他五岁上死了母亲，就是父亲一把屎，一把尿，又当爹，又当妈，把他拉扯大。父亲一直按党的要求严格教育自己。千不该，万不该，不该今天惹他老人家生气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他严小钢也不是那种对父母唯命是从的人，原则问题，就是老子也不能让步。就说今天这件事吧，父亲也该将心比心地想一想啊。难道那仅仅是在送一条巷道？不！那是在和帝国主义争时间，抢速度，一分一秒也不能浪费呀！再说，巷道早送出一天，全矿井的通风就能早调节一天，安全生产就更有保证。而父亲，唉，竟因为底高那么一两度，就让停下来起底，结果早班进度闹了个零蛋，未免有点小题大作吧？实在是，父亲也太不理解自己的心情了。……此时，他的心又飞到了井下，狼吞虎咽地吃完飯，“咚”地把碗放在桌子上。

见儿子放下了饭碗，铁组长正要开口，儿子却一转身跨出了门坎。他望着儿子的背影，听着那“咚咚咚”的脚步声，心里一动，也跳下炕，向外走去。

了他的建议，小钢当上了工人。

在党的培养下，在严父的教育下，小钢就象雨后的春笋，成长得很快；参加工作第三年入了党，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去年又当了钢铁开拓队的队长。也许是由于他那勇猛倔强的性格，或者是因为父亲叫铁组长的缘故，人们也送了他一个外号——铁队长。

看着儿子一步一步成长起来，铁组长虽然表面上不露神色，心里却比喝了蜂蜜还要甜。可是，谁想到，儿子当队长没几天，就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了。今天这只图快不顾工程质量的事，着实刺痛了这位老矿工的心。

铁组长吃了一碗面条，就再也吃不下去了。不了解他的人，也许以为铁组长气都气饱了，还能吃得下饭？不，铁组长才不是那种人呢！他并不因为儿子和自己顶撞生气，相反，某种程度上他还喜欢儿子这种倔强的性格。他是在为儿子担心哩！儿子现在是一队之长，每往前走一步，身后都有一百多人跟着。儿子干工作，的确是那么股子不怕苦、不怕死的勇猛劲头。可是，这就够了吗？不够呀！常言道：弯尺画不出直线来。头脑里的那把“尺子”不直，干劲越大路就越斜。你听他，说得多么轻巧，张嘴一个“不要紧”，闭口一个“关系不大”，他头脑里那把路线的“尺子”还不直呀！

铁组长放下饭碗，掏出支“永红”牌香烟，点燃抽着，心里继续思谋起来。是呀，自己现在身为质检组组长，光把个质量关就算尽到责任了吗？不算。是多快好省，还是慢慢

三

铁队长从家里出来，一直来到机电队——他要看一下那两台风钻修好了没有。一折腾，半个小时过去了。从机电队出来，他又三下五除二地换了衣服，拎上头灯，直奔井下。虽然，上午和父亲干了那么一仗，早班没有进度，心情不免有点不愉快，可是进度却无论如何也要补上来，困难再大，月进三百米的任务也要完成！

工作面到了。这里，气氛还是紧张的，热烈的，“呜呜”的风机声，“咕咕咕”的风钻声，上下奔驰的矿车，挥镐舞锹的人群，构成了一幅动人心魄的战斗图景。每逢看到这图景，铁队长心里总是热乎乎的。

这阵儿，铁队长大步向里边走去。突然，他停下了脚步。他愣住了！奇怪！怎么父亲也来了？迎头上按眼的，不正是父亲那高大的身影吗？你看他，一只手抓着迅速旋转的钻杆，一只手比比划划地向身边的按眼工大虎讲解着什么。在灯光的映照下，剑眉下那双炯炯闪光的大眼，显得更加有神，更加亲切。

铁队长明白了：父亲也在为钢铁开拓队的进度操着心哪！那么大的年纪了，上了早班又连中班。父亲不仅管质量，还抓进度呢！瞧父亲那手势、神情，一定是在给大虎讲说按眼的位置、角度。看来，自己对父亲还不真正了解。他心里一热，操起一把铁锹住劲，“呼啦——呼啦”地撬开了

矸子。

再说铁组长，儿子一进来他就看见了。父亲对儿子，总是了解的，他料定儿子会来。儿子想多送卷，快送卷，这心情他也体会得到。钢铁开拓队拉下进度，当队长的儿子心急，他这个当组长的父亲也急呀！质量不好，他心疼；数量不多，他同样着急。他要用事实教育儿子……

下班了。路上，父子两人相跟着，慢腾腾地走在最后，脚步都迈得很轻。巷道里很静，只有淋头水“叮当叮当”的落地声，象是催促他俩快点开口。

此时，铁队长的心情比上午轻松多了。经过一个中班的激战，加上铁组长这位老将又亲自出马，已经赶出了一茬炮。噢，更重要的是，经过这场风波，他才真正看清父亲那颗老矿工的心。他开始隐隐地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铁组长的心情和儿子有点不一样，那依然微锁的眉头，不就是证明吗？他，想的不是一两茬炮、三五米进度的问题，他想得更多、更深、更远。

铁组长终于开口了：“小钢，想通了没有？”口气是缓和的，但又是严肃的。

铁队长没有象上午那样理直气壮，低声回答说：“爹，我是没有好好注意质量，脑子里‘好’字观念不强。”

“还有呢？”铁组长对儿子的回答显然不那么满意。

“……”铁队长又没词儿了。

看来，儿子是想通了点，但还没有想到点子上，还没有挖到根子上。铁组长想了想，代儿子回答道：“根本的问题，

是你脑子里路线斗争的观念不强！”

铁队长惊愕地扭头望了父亲一眼，睫毛眨动了两下，显出种迷惑不解的样子。

铁组长看透了儿子的心理，便接住问：“你说质量问题是不是个路线问题？质量不合格，造成废塘，你送上一千米又有什么用？到头来还不是少慢差费？你也在谈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也在学哲学，好和快是个啥关系？唯物辩证法是怎么讲的？你是怎想的？怎做的？这是不是个世界观问题？你现在是在一队之长，你要把一百多人往什么路上引？一事当前，要先看路线呀！……”

一连串的问题，象重锤似的，一下一下敲击在铁队长心上。这个手拿二百斤石气不喘、脸不红的铁汉子，此刻心怦怦地跳着，脸上火烧火燎的。

铁组长换了口气，又说道：“再好的钢铁，也得千锤百炼。虽然你是个工人的后代，不好好改造世界观，同样成不了个好接班人。嗯，你还是个队长，是个头头，要带好头，先得本身硬，在头脑中要有个正确的路线呀！我给你讲一件事。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六二年……”

父亲讲着，儿子听着。父亲感人肺腑的话，深深地打动了儿子的心。临到洞口的时候，铁组长讲完了。铁队长低着头，红着脸，喃喃道：“爹，我明白了。”

铁组长不自信似地看着儿子，好象说：你别吹牛，碌碌打墙，要见实(石)的哩，以后等着看你的行动。铁队长也歌歌父亲，好象说：你别瞪眼睛，有言在先，我严小钢绝不会给

工人阶级丢脸。

四

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这几天，铁组长的心情是欢畅的，精神是振奋的。那轻快的脚步，完全可以说明他此时此刻的心境。

自打那场激烈冲突发生后，儿子确实是变了那么一点，也开始注意“把关”了，巷道的工程质量比以前有了明显的提高，坡度，中线，都合乎要求。看着儿子——不，看着后一代——又长进了一步，老矿工的心里怎么能不乐啊！

眼下，铁组长又要去钢铁开拓队的工作面。其实，他每天都是这样，全矿井十个工作面，都要去一遭。有一天不去，就好像缺少点什么似的。他倒不是不相信群众，他是为革命操心哪！况且，有点工夫，还可以揽几锹煤，装几车矸子，痛痛快快地干它一场。

前面就是钢铁开拓队的工作面了。怎么，大伙都围着干啥？听，那不是儿子粗喉咙、大嗓门在喊叫吗？唉，真不成气候，不知又发生什么问题了。顿时，铁组长的心又紧缩了起来，直跳到喉咙里，那剑眉又“嘎”地竖了起来。

走近了，听得真确，正是儿子在说话。铁组长没有吭声，轻轻走了过去，在人群外蹲了下来。

“少几块破板不要紧吗？”这是儿子的声音，“同志们，这种思想不对头呀！少几块破板，棚子勾不紧，顶上来了压力

拓队，一直有注意质量一丝不苟的好作风。”讲到这儿，铁队长叹了口气，嗓门压小了，羞愧地说：“可是如今………全怨我，路线觉悟低，头脑里还有‘刘毒’，没有把好关。”

这时，有谁插嘴问道：“老队长是谁呀？”

铁队长感叹地说：“就是咱们矿党委的赵书记啊！”

人群中，铁组长那颗心已经甜蜜地开了花。他暗自想道：“这小鬼，我那天给你讲了，你今天倒全部用上了。”

铁组长正这么想着，只听得有个工人大声说道：“别说了！咱们马上返工，把那架棚子重支一遍！”

众人“哗——”地一声，涌向前去，干了起来。

望着生龙活虎的这伙年轻人，铁组长高兴地笑了。

怎么办？压垮棚子怎么办？将来采煤队的工人上下班可能从这里走，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万一恰好掉下块矸子来，伤着人就迟啦！”

铁组长听出点头绪来了，一定是：在架棚子勾顶时少插了几块破板，他们正在为这事开会哩。铁组长跳到喉咙里的那颗心，这才稳稳地落回胸口里。

这时，只听得儿子又大声说道：“同志们，过去，我就是光顾进度，不太注意质量。是我把大家带偏了路了，今天我向大家检查。咱们应该把质量这个问题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咱们送的不仅仅是一条巷道，这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大厦。有一块砖瓦不合适，也会影响整个大厦的质量。质量问题，是千年大计，万年大计，是个路线问题呀！”

这席话，正是那天晚上下班路上铁组长给儿子讲的。铁组长的心又猛烈跳起来了，不过，是在激动地跳。

铁队长的话还没有完：“现在我给大家讲一件事。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六二年，就在咱们钢铁开拓队。有一次，早班砌了十米墙，眼看就要完工了，老队长开完会来到了井下，仔细一看，只见有块石头歪了出来，后边的墙也跟着歪出几公分。本来，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可老队长坚持要返工。

“当时，由于刘少奇一类骗子的修正主义路线干扰，还是计件工资制，有的人对返工思想不通。老队长说：‘矿党委一再强调质量问题，我们得坚决执行！’大伙儿都同意老队长的意见，宁愿工资少拿，十米墙全部返了工。咱们钢铁开

火红的战旗

竹 青 菜 之

野营路上，七连接到团部通知：“明日宿营地点，青石峰。”看了这行字儿，乔连长兴奋地喊：“把旗打出来！”

一杆战旗，在队伍前头亮了出来，呼啦啦一阵风响。路，都照红啦。

看着旗，乔连长想到了青石峰。当年，老团长金征是七连的战士。在一次战斗中，他烟里飞，火里闪，冲出一条路，把这杆战旗插上了青石峰。现在，老团长金征是县革委会主任。几年来，他带领群众，改变山区面貌，又把学大寨的红旗，插上了青石峰。最近，他们正铺建一条盘山路。

老团长金征，当年是怎样把战旗插上青石峰的？现在为什么能够继承战旗的光荣，把学大寨的红旗插上了青石峰？连队就要到青石峰了，答案一定会在这里得到，这也正是对金连“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好机会。

第二天上午，七连到达了深山区——青石峰。嗨，好大

一座山峰！山峰，直钻到云朵里去了。主峰四周，连带着大小群山，象波浪一样铺展开去。最壮观、最惹人注意的，还是那条盘山路。它象一条大动脉，把这群山上下，远近村镇都连结起来。

七连进了村，刚宿营，乔连长便跟民兵小李，到公社革委会去找金征。

他俩沿着山路朝前走。只见小路拐弯处，垒着成排的青石板，一人来高，好象一垛垛墙壁。乔连长好奇地走上前，忽然看见有位老汉，正在一垛青石板背面干活。老汉光着膀子，宽阔结实的脊背滚着汗珠子。他正搬动着一块青石板。

小李告诉乔连长，这老汉就是他爹。

“李大爷！”乔连长叫了一声。那老汉猛一回身，乔连长这才看清他那双炯炯发光的眼睛。他，两鬓已经斑白，胡须迎风飘动。古铜色脸上，透出豪迈、刚毅的神采。

乔连长问：“您，这是做啥哪？”

“这个吗？”李老汉嗓门比洪钟还要响亮，“你知道老金不？他，是县革委会主任。这不是，昨晚又没睡觉，留了一宿青石板。老金都这么干，咱不快马加鞭还行？”

“金征！”

“对，就是他。”

“你们打这青石板干什么用？”乔连长问。

李老汉朝对面青石峰一指：“你看到那条盘山路没有？”

接着，李老汉解释说，这条盘山路，把山区几个公社和县城

连成了一口气，少绕几十里弯路。能够加强城乡交流，促进集体经济发展，方便群众，又有战备作用。最近，三个县交界处的黄土岭铁矿，已经开采，准备在本月底开始向国家运送矿石。为了保证矿石按时运走，金征带领群众，提前一个月，铺好了盘山路。现在只差青石河上那座桥墩。这青石板，就是准备铺桥用的。

李老汉的话，把乔连长吸引住了。他又问：“金征同志那么忙，昨晚还干了个通宵？”

李老汉眉毛一扬：“同志，你是不了解他，这怪不得你。就说这条盘山路吧，开头是我们几个贫下中农提的建议，可是，老金听了建议，第二天就带两个干部来了。那天晌午，刚下过雨，他胳膊肘夹个雨衣，兜里揣着皮卷尺，就闯上山去了。掌灯时候，又下了阵冒烟大雨，河水水哇哇响，人还没回来。我琢磨，可别有什么闪失，提了盏灯就去找他们。走到山口，一看，有片灯光。细一打量，原来是老金他们把树枝插在地下，用雨衣搭个篷，就着手电光‘办公’呢。老金在小本上左一道右一道地划，雨珠子顺老金帽檐掉到地上。那身上就更别提了，比落汤鸡强不了多少。我说：‘你们还不快回去！这样会冻出病来的。’老金说：‘快来参谋参谋，马上就好了！’”

乔连长问：“这条路什么时候动工的？”

李老汉说：“早先，就有开这条路的条件。可是，叫刘少奇一类骗子的‘群众落后论’黑风一刮，路没开成。县革委会成立后，金主任带着党委指示下来，发动了群众，开展了

革命大批判，跟咱井膀干，这青石峰上盘山路很快就修成了。你瞧，现在变成了什么样？”

乔连长放眼望去，对面青石峰的盘山路，好象一条彩带绕山飘舞。盘山路上端，一面学大寨的红旗，耀眼地迎风飘扬着。

乔连长真想马上看到金团长。他刚撒开一步，又被李老汉叫住了。

“你找他？”李老汉抽出巴掌长的一个旱烟袋，“我想叫他今个歌一天哩，他能歌住？怕是回县去了。昨晚公社开了个总结会，他说，县委要研究这个总结。”

听了这话，乔连长一怔。又惊讶，又失望。

突然，李老汉盯住乔连长背后的小李，说：“嘿，叫你照看他好好睡一觉，你——”

小李正要分辨什么，李老汉却朝青石板上坐，把手朝小李一挥，然后回过头说：“在咱青石峰大队，哪户贫下中农没喝过他挑的水？哪道梯田没留下他的脚印？抬石头、崩山、打路基，他哪一样不是干在头里？我叫大伙向他学习，他悄悄对我说：‘别这样，那只一年级小学生的板凳，我得坐到底呀。’有多少个月黑头，咱睡了，他醒着，坐在灯下，认真看书学习，总结群众学大寨的经验……”

“爹，听说他今天不走啦。”小李抽空赶紧插了一句。

“啊——”李老汉眼睛一亮，用那闪闪的目光，长久地搜索着山上山下。猛然，李老汉手臂一伸，“那不是他！”乔连长顺着李老汉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青石峰下的河边，满

是架桥铺路的人。

“是他，是他！”李老汉显然看得很清楚。他抬起蓝布褂，往肩头一搭，说：“走！”

“等一等……”这喊声突然从他们背后传来。定睛一看，来人衣角浮动，吁吁带喘。

“李大伯，公社革委会叫……叫你快去。”

李老汉便跟着那人匆匆走了。

二

乔连长随小李，直奔青石桥。离远远就看见宽阔的青石河两岸，立着两个桥墩，托着几条拱形桥梁，这便是未来的青石桥。它——是这条盘山路的咽喉要道！

桥台这边，有一块半人高的火石头，横挡在路上。石头旁边，聚了一堆人，忽然一个魁伟高大的人闪出来。他把手里的十二磅铁锤一丢，提起撬杠喊：“快！”转眼间，几十根钢钎、棍棒凑到一处，那人“嗨”地大吼一声，石头便翻、滚、蹦、跳，呼隆隆滚进路边深沟。

小李说了声“就是他”，便跑上前叫：“老金，有人找你。”那人把军上衣一披，提起那柄十二磅大锤走来了。两只大脚板，踩得路面的石子子咔嚓咔嚓响。腰带上，挂着一个不大显眼的烟口袋。这就是老团长金征。

金征看过团里开的一张字条，便和乔连长一同坐到附近河边的土坎上。

乔连长仔细说明了七连这次来的目的，并且，兴致勃勃地提到刚才李老汉介绍的种种情况。不知怎的，金征一边听，一边皱起了眉头。他说：“七连的战旗，怎能说是我插上青石峰的？”说完，他又指着山顶那面学大秦的红旗说：“至于这杆旗，它确实标明了青石峰前进的脚步。但是……：怎么看这个成绩，嗯？正是为这个，我昨晚可伤开脑筋喽。”

乔连长有点迷惑不解了，刚才，李老汉不是说他凿了一宿青石板吗？怎么是……

金征卷了根烟，说道：“昨晚，公社干部开总结会的时候，我也讲了一通。会后，我回到住处，准备好好睡上一觉，心里想着：党放在自己肩头上的这副担子，总算磕磕绊绊地挑过来了。心里高兴，躺了一会儿也没睡着。我披起衣裳，走到院心。忽然发现，山腰上有一盏风灯，闪闪放亮。这是谁？”

“我顺着小路走过去。走近一看，原来是李老汉！他正在凿青石板，干得真欢呀。这老汉向来不客气，见有人来，头也不转一下，粗声说：‘你在那晃来晃去干什么？伸伸手！’当！一柄铁锤落到我跟前。我袖子一卷就干起来。李老汉认出我，哈哈一笑，说我缺觉，赶我回去休息。我说：‘不早啦，你也明天再弄吧。’李老汉指指青石河，‘你没看那座桥吗？要抓紧哪。我琢磨，要是运矿石的期限提前怎么办？在这关口上，咱可不能松了劲啊。’说完，李老汉又抡起大锤。我朝前一看，在远远的一垛青石堆后边，还有一帮小伙子，也在起劲地干哪！我的心头象发了山水，一股热流滚动起来。看看眼前的李老汉他们，哪有歇口气的思想？哪有‘总

算摸过来了’的思想？

“李老汉叫几个小伙子硬把我推回屋，怎么能睡得着呢？打开毛主席著作，读着‘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一段。这一段，我读过多少遍，但距离真正理解不是还差很远吗？这时，李老汉几十年来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朝前闻的每一步，都使我觉得特别贵重！”

“就说这条盘山路吧，最初是怎么来的？是李老汉放马踩出来的。成立高级社那年，富农分子站在一边放冷箭，说什么‘缺草少料，还能养肥马？’李老汉当场严厉斥责了他。第二天，把早烟杆朝腰里一别，扛起个行李卷，在青石峰那一边的草甸子上，搭起小窝棚，顶风冒雨，放了一百一十九天夜马，一匹匹马让他喂得滚瓜儿溜圆。就这样，天长日久，李老汉在青石峰上，踩出了一条盘山小路，给今天这条盘山大道画出了蓝图。去年，铺路备料的时候，向阳公社来了车马支援。李老汉整天赶着车，在盘山路上搬石运沙。那天晚上，他卸车回来，学习毛主席著作到深夜。刚躺到炕头上，冷丁看见玻璃窗忽闪火光。不好，马棚失火了。这马棚里，都是向阳公社支援铺路的马。要快！李老汉啥都忘了。一翻身，下了地，踹开门，就跑出去。马棚里烟雾腾腾，火舌乱窜。李老汉一头钻到烟雾里，迅速地一个个解开缰绳，拍打着马屁股，把十几匹马全部救了出来。火很快熄灭了，这时人们才发现，李老汉在这风雪夜里，只穿了一条短裤衩，两只光脚板蹬在雪窝里。大伙都楞住了。有人叫了一声，‘快穿衣裳去！’李老汉这才感到冷，转身往家

走。过后，有人问：‘李大伯，年纪这么大了，咋还是那个虎劲？’李老汉把胸脯一拍，笑道：‘我要把这股虎劲一直保持到共产主义！’

“铺路战斗打响的头一天，李老汉把那杆学大寨的红旗，从山顶扛下来。有人感到挺奇怪。李老汉把旗朝山坡上一插，说：‘这段路往高处铺一截，这旗再往上插一截。现在就插那么高，还咋前进？’大家听了都鼓掌。掌声中，李老汉第一个点起了开山炮……”

山峰上的云雾消散了，太阳升起来，照得青石峰金灿灿的。乔连长凝视着盘山路上端那杆学大寨的红旗，更觉得鲜亮夺目！

金征加重语气说道：“青石峰前进的车轮到底是谁推动的？实践做了有力的回答。正是李老汉他们，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一步步把学大寨的红旗，插上了青石峰！和这些真正的英雄相比，难道还能把眼睛盯在脚跟前的成绩上？我想，我在总结会上的发言，必须作新的补充，我要永远向人民群众学习，这才不会偏离毛主席和党指引的方向。想到这里，更睡不着了。我起身上山，和群众一起又凿开了青石板。我切身感到：李老汉他们不仅推动着青石峰的建设，而且，还推动着咱们冲锋不止！”

听了金团长这些话，乔连长多么激动啊！忽然，他们背后传来喊声：“老——金！”

他们回身一看，李老汉迎着山风，迈着刚健的步子，汗淋淋地走来。他掏出一张字条，递过来说：“老金，这任务，

可是火说眉毛。”

原来，黄土岭铁矿通知青石峰公社，因紧急需要，调运矿石的日期大大提前；明晨务必送到县货运站。他们现在正组织马车，傍晚以后，三个县的马车运输队，将从青石峰这条盘山路上通过。

金征看过那张字条，眯缝起眼睛，望着河面说：“这座青石桥，今天是用不上了。一定要采取有效措施，保证车辆通过。”他向地望着李老汉，“怎么样？”

李老汉眼睛不离他的旱烟锅，胸有成竹地说：“只要大伙动手一齐干，青石桥下边这道便桥，准用得上。”

“对呀。”经李老汉这一点拨，金征心头顿时闪出一股亮道，“这便桥虽窄，可是紧贴水面，只要在它两边搭上浮桥……不过，重要的是，发动群众把住质量关，要能承受住大量马车通过才行。”

李老汉不住点着头。把旱烟锅在鞋帮上敲了两下，指着远处小路拐弯的那块地方说：“那么多青石板不能闲搁着。我琢磨，就把它在浮桥底下河水浅的地方垒起来，顶住桥身。我看，用这个土办法，大卡车也过得去。”

金征把拳头砸在手掌上，兴奋地说：“好！咱们马上行动起来。”

不久，村头的大喇叭，山腰的铜钟，学校的电铃，都队的集合号同时响起来。人们带着工具，赶着马车，扛着木料，滚动着空油桶，撑着小船，从四面八方，汇聚到青石河边。

三

夜，繁星满天。

一场紧张的战斗过去了。宽阔、平坦的水上道路，把青石河两岸的车路连接起来。

青石峰的军民，守候在盘山路上，等待着运矿石的车队到来。

老团长金征，仔细检查过山上几处险要路口，便提着风灯走下山岗。

大家亲热地把金征围了起来。在这一天多的战斗中，乔连长和战士们，了解了那面学大寨的红旗是怎样插上青石峰的。现在，大家更热切地要求金团长讲一讲，当年，他是怎么把七连这杆战旗插上青石峰的。

“好。”金征挺干脆地说。

四周，渐渐地静下来。战士们围坐在那盏风灯旁边。金征清了清喉咙，把手放在盘着的膝盖上，好象在思考怎样开头。

“这段历史，还必须从他开始。”金征开了腔，朝青石河对面一指，“看！”

所有人的视线，一下转到了山上。只见青石峰的山腰路口，也亮着一盏风灯。灯光照亮了李老汉的身影。他正带着百十名民兵在那里守候、了望。

“李老汉！”乔连长想，“他跟七连这杆战旗，有什么关系

呢？”

金征加重语气说：“解放战争的胜利，是毛主席人民战争光辉思想的胜利。”

战士们静静地听着。

“当时，国民党匪军的咽喉要道，叫咱们卡住了。七连和一些兄弟部队的任务是，切断敌人的退路。就在部队开辟冲锋道路的时候，得到了李老汉——李大川的全力支援。”

“他！”战士们活跃起来。

“那次，我们利用夜雾的掩护，就在眼前这条青石河上，架起一道浮桥。清晨发起冲锋不久，浮桥被敌人拦腰炸断。怎么办？不能犹豫。我们几十个人，急扑到断桥中间，想用自己身体把浮桥连接起来。但是，敌人的火力一下集中到这里。子弹象一群马蜂飞过来，站在水里的同志接连伤亡了几个，桥，又断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李大川，这个祖辈三代贫农的儿子，从担架队里跑到第一线来了。他找来一架长梯，咕咚一声，跳进水里，把长梯一搭。没想到，梯子不够长，又掉进水里。李大川，他望着敌人炮弹在河心激起的水柱，急红了眼睛。他双手把长梯一举，一头搭在浮桥上，一头举到头顶上。他的肩头挺出水面，象一座耸立的小山！他火急火燎地喊：‘踏住我的肩，冲啊！’一条水上通路，在敌人的火力网下，就这样铺开了。战士们飞快地冲杀过去。突然，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右臂，鲜血涌渗出来。我急忙扑上去想替换他。他，目光盯住我背后，又唰地转向青石峰，对我说了一个字：‘旗！’我回身一看，战旗停在桥上，一个负重

伤的战友，正用最后一口气扶着它。我跳上桥，接过旗。只见李大川用粗大的手，高高撑起桥面。他象一垛铜墙铁壁，支撑着这条通向胜利的道路……当时，我浑身充满足量，紧握战旗，在机枪掩护下，冲向青石峰……”

金征望着乔连长和战士们说：“你们看，把七连这杆战旗插上青石峰的，只是我这双手吗？不，还有多少双更有力的手，在我背后支持着我。其中，就有李大川那双粗大的手。是他，为七连，铺开了冲锋的道路……后来，七连随大军南下，又遇到过许许多多李大川啊！是他们，摇橹撑船，穿过炮火硝烟，把我们送上大江南岸！是他们，全心全意地支援着我们，把五星红旗，插到祖国最南端的海岛、港湾……”

“咱们祖国，究竟有多少李老汉？这是统计不完的。正是他们，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讲到这里，浮桥旁，爆发起热烈的掌声。

老团长金征，提着风灯站起来。灯光照得战旗火红。乔连长凝望着风灯沉思起来。因为他听说过，在那次战斗中，金征的事迹十分动人。但金征只字未提。他越发感到：在“战功”和“新功”面前，老团长金征的脚步，是始终坚实地走在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航线上。

四

“当——当——当——”

挂在山腰路口的铜钟，突然敲响了。随后，传来李老汉

洪亮的喊声：“山上山下注意喽！大队人马到啦——”

“同志们，准备战斗。”金征简短地说。

乔连长打开手电筒，站到浮桥上，发出口令：“各排注意，各就各位！”

回身一看，金征已经提着风灯，朝盘山踏险要地踱走去。那摇曳的灯光，格外明亮。

装载矿石的马车象一条长河，涌流到青石峰下。马铃声，车轮声，响鞭声，歌声，响彻山谷。

第一辆装运矿石的马车来到浮桥上。七连的战斗开始了。几十支电筒光，交叉射在桥面上；几十双手，加速了车辆运转；几十双眼睛，盯着浮桥承受压力的情况；几十套工具，准备着应付任何意外。终于，第一辆马车顺利地通过了浮桥。

第二辆，第三辆，第十辆，第一百辆……每辆马车，车尾都挂着一盏风灯。这灯光，织成了长长的光带，在青石河对岸蜿蜒回旋升腾。霎时间，千百盏灯火，布满了青石峰，照得灿烂辉煌。远远望去，仿佛一面面火红的战旗，高高飘扬。

飞在前面的僚机

思 义 凌 玲

海军航空兵某部飞行三大队，这一天同时宣布了上级党委的两道命令。第一道，任命飞行员王志勇担任三大队八中队中队长。第二道，命令三大队立即组织打击敌人“黑老摩”的战斗双机，由王志勇同志任双机组长机，赵鹏同志任僚机。

这两道命令一下，就如同一滴水掉进油锅里，整个大队都“炸”了。“培养接班人，王志勇这棵苗子倒是没选错，可是叫他当自己的老教员、老长机的长机，能这么一下就翻个过儿吗？”不少人脑子里有这么个问号。

的确，这后一个命令，连王志勇本人也没想到。他坐在膀大腰圆的赵鹏身边，心里更加感到不安，本来就红扑扑的脸膛，象火烧似的热辣辣地发烫。

但这个命令却使赵鹏看到一辈新的革命接班人在迅速成长，心里感到无限高兴。他转过脸来，看到身边这个年轻

战友的寇样儿，心想：看来这小王还有点思想压力呢。是啊！现在该是自己主动帮助他解除顾虑的时候了。想到这儿，他亲切地说：“中队长，咱们长僚机该在地面准备中协同一下了。”

听着这个新称呼，小王不自然地一下站了起来。这时，他才发现会议室里的人都快走光了。

于是，王志勇和赵鹏手拿精巧的飞机模型，来到碧绿的草地上。

“赵教员，请你讲讲咱们的出航方案，编队方法和动作数据吧。”小王一拿起小飞机模型，就一个心眼儿扑在上面，把什么都忘了。

赵鹏看着他那急匆匆的劲儿，笑着提醒道：“中队长，你现在是长机了，你应该下达课目，分配任务，我保证服从指挥。”

王志勇一直是赵鹏的僚机，猛地要给自己的老长机下命令，真不知该说什么好。他喀喀巴巴怪不好意思地把领导的布置重复一遍后，已经汗流满面了。刚想对僚机提出几点要求，脸一红，又把话咽了回去。

赵鹏看着小王那欲言又止的样子，诚恳地对他说：“这是执行严肃的战斗训练任务，你不应该顾虑前后的。”接着，又认真地给他补充了几点注意事项和双机具体的协同方案。草地上，一老一新两个飞行员便认真演练起来。

第一次地面准备终于完成了，王志勇心里又是高兴，又是不安，高兴的是自己又从老赵那儿学会了不少新东西，深

深地感到老战友的热情；不安的是自己改成长机后，动作起来老是丢三拉四，别别扭扭，生怕影响训练质量。尤其是这么一个老长机当了自己的僚机，凭自己这个水平，这个资历，怎么能指挥好战斗？

晚饭后，小王一个人在外面走来走去，他从地面演练想到空中训练，从空中训练又想到将来的实战。“这么个换法怎么行呢？”他终于下了决心，要找大队政委去谈一谈。小王刚转身，谁知李政委不知什么时候早早站在他跟前了。

“政委，”小王喊了起来，“我正想找你！”

李政委笑着说：“我早知道你心里有事盛不下了，是吗？说吧！”

“政委！”小王开门见山地说，“组织上让我参加消灭‘黑老雕’的战斗，这是对我的信任和考验，我有决心完成好这次任务！可为什么偏让我当老赵的长机呢？老赵无论思想、作风、技术，样样都比我强。我又熟悉他的带队动作，让他当长机，不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更有利于这次战斗。我建议领导把我们对调一下，我还是当老赵的僚机。”

“小王，你的这些想法，组织上都考虑过，研究过。但在这个问题上，你这个长机，可飞到僚机的后面了哟！”说着，政委郑重地从衣兜里掏出一张纸来，意味深长地对他说：“你先看看赵鹏同志的这份保证书吧。”

王志勇接过保证书，一行行粗壮的大字跃入眼帘：“我坚决拥护上级党委的正确决定。王志勇同志虽然是第一次带队，但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飞行特点勇猛、果断，这正

是战斗需要的。同时，我又曾是他的教员、长机，对他的思想了解，性格熟悉，因此我当他的僚机，从各方面来说，对培养新生力量都更有利。自然，王志勇同志会有点思想顾虑，但我深深知道，组织上把这一任务交给我们，既是对他的考验，也是对我的考验；既是对他的信任，也是对我的信任。请组织放心，我保证发挥一个老党员和老战士的作用，坚决服从长机领导，并主动帮助王志勇同志在战斗中更快地成长！”

小王看着看着，只觉得这张纸的分量越来越重，这上面寄托着一个老同志多么赤热的心啊！一时间激动、内疚，一齐涌上心头，他字字铿锵地说：“政委，我明白了。我这就去找老赵！”说着，转过身来，带着一股旋风向宿舍奔去……

皎洁的月光下，两个人影还在宿舍楼前促膝谈心。一个身影魁伟，一个身材矫健。

“中队长，你愿做我的长机，光是为了对战斗有利吗？你是党员，我是党小组长，给你说痛点，这里面可还有些私心杂念啊！”

“什么？私心杂念？”

“我问你，假若这次的命令，是宣布一个新飞行员给你当僚机，你会不会有这些想法？”

“这……”

“你说你要求调换长僚机是为了更有利于这次战斗，可是，你为什么只看到这一次战斗呢？部队在不断发展，需要补充新骨干、新血液，你为什么不从部队这个长远建设考虑

呢？你是不是还有点担心我这个老长机、老教员犯委屈、有情绪，不好领导？同志，这当长机还是当僚机，不是你个人的事，而是革命的需要。党叫干啥就干啥，咱可不能从个人角度来考虑啊！”

听着战友诚恳的帮助，严厉的批评，小王象吃了一剂最清美的良药一样，一下子把心头疙瘩解开了。他紧紧握住赵鹏的手，感动地说：“老赵，你这个‘近距离长点射’打得实在是好，又猛又准，一下就击中中了要害。咱是党员，有错就改，今后保证当好长机，大胆指挥你这个僚机，不过，有缺点你还得多提提点啊。”

李政委查铺经过这里，刚好听到了小王那段推心置腹的话，他接过话茬，爽朗地笑道：“哈哈，小王！这长机、僚机飞起来有先后，思想上可没先后啊！在改造世界上，咱们都应争当‘长机’，飞在前头。从这个意义上说，你让他当‘僚机’，老落后，别说赵鹏，我还不干呢。好！时间不早了，该回去休息了。”

二

第二天飞行，成绩显著，两架银燕双双飞上了新的高度。不同的是，小王刚爬高就加油门，猛拉杆，打“加力”，很快跃升到理想高度；而老赵刚开始跃升时，速度却比较慢，后来才跟上距离。但不管怎么说吧，达到了战斗要求，小王满脸高兴，而老赵却好象还考虑着什么问题。

这天的飞行总结，由大队长鲁胜主持。他祝贺了双机组胜利完成预定科目后，便开始了提问。

“王中队长，谈谈吧，今天飞行有什么体会？”

“是，我说。”王志勇略略想了想说道，“‘黑老雕’是敌人的高空侦察机，它的飞行高度一般在我机理论升限之上，并且有机动性大、速度快等特点。我们只有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迅速跃升，尽快接近它，才谈得上打。否则，接敌动作慢，一旦被它发现，就可能溜掉。因此，我们的战斗动作，应体现快、猛、狠三个字。”王志勇简明扼要地讲明了自己的看法。

“好，说得不错。”大队长鲁胜想了想，然后转身对赵鹏说：“老赵，也谈谈你的体会吧？”

“刚才王中队长说的很对，打‘黑老雕’的确需要迅速爬高，尽快接敌，体现出快、猛、狠三个字。但在实战中，敌人并不是明摆在我们眼前的，因此在初拉起时，既要注意爬高，又要注意搜索，‘先敌发现，胜利一半’。发现敌人后再按照中队长的快、猛、狠，给敌人来个出其不意，这样才能稳中求快，稳中求猛，准中求狠，最后一举歼敌……”

赵鹏声音虽然不大，但句句有分量，王志勇越听心里越亮堂，深深地佩服老赵的细致，感到自己的不足。正在这时，鲁大队长开始做总结了：“同志们，总的来说，我看今天的飞行不错，既完成了科目，又暴露了问题，可以说是两全其美。刚才王志勇同志和赵鹏同志的看法，都有许多积极因素，出了不少好主意。现在团党委号召大家群策群力，献

计献策，尽快为双机组制定出一个理想的战斗方案，争取早日投入战斗，坚决打下‘黑老雕’！”

飞行总结一结束，王志勇紧紧拉住赵鹏的手，一直把他拖到宿舍里，连飞行服也顾不得脱，就对他说道：“老赵，你快说说，我为什么光想快、猛、狠，就忘了稳、灵、准呢？”

王志勇的诚恳态度使赵鹏很受感动。他想：是啊！中队长为什么光想着快、猛、狠，忘了稳、灵、准呢？这个思想根源可得深挖啊！想到这里，他一字一板地对王志勇说道：“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你重视发扬勇敢精神这是好的，但忽视必要的战术研究，那就不对了。想想吧，刘少奇一类骗子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大搞军政对立，妄图破坏我军建设，咱们是不是不自觉地受了一些影响？这是个路线问题啊！我们不认清这一点，不提高路线斗争觉悟，不主动地把政治和军事统一起来，就算飞行高度上去了，恐怕也会给党和人民带来损失的。”

王志勇高兴地说：“老赵，你讲得太对了，帮我在思想上又冲上了一个新的新的高度。你这个傲机啊，又冲在我前面了。”说着，他拿起一架飞机模型，急不可待地拉着赵鹏说：“来，老赵，咱优点要发扬，缺点须改正，现在就来研究一下战术吧。”“好！说干就干！咱们先分析分析敌人的特点，再来研究对策。”老赵拿起“黑老雕”的模型说：“敌人战争的非正义性，决定他士气低落，这家伙的第一个本事就是溜。所以咱们们必须低空隐蔽出航，并且先要插到他的后面，断他的退

路，关起门来打狗。”

“对。‘黑老雕’机体长，机翼宽，腹部观察死角大。我们只要从下方接敌，突然跃升，钻到它的肚皮底下，就可以出奇制胜，既做到快、猛、狠，又做到稳、灵、准。”小王接着补充道。

赵鹏把黑色的敌机模型往桌上一放，坚信地说：“这家伙虽然机动性大，速度快，会给我们的瞄准射击带来一些困难，但只要我们严格训练，严格要求，苦练大角度射击，就一定能给它来个‘腹下掏心’！”

“腹下掏心！太好了，走！”王志勇听到这儿，拉起赵鹏就往外走。

嫩绿的草坪上，春光明媚。两个战友手握银色的战鹰，苦练着杀敌本领。他们的动作，是那样和谐；他们的步伐，是那样一致。

三

以王志勇、赵鹏的建议为基础，经过群众补充，领导研究和上级批准，一个“低空出航，迅速跃升，腹下掏心”的战斗方案终于形成了。这一天，已经是王志勇和赵鹏担任战斗值班的第三天了。

停机坪上，一排排银光闪闪的战鹰，昂首挺胸，威武地听候着祖国的召唤；宽敞的跑道，象一条雪亮的通天路，纵贯南北，加油车、充电车……各种各样的车辆来往不绝。机

场上到处呈现着一派紧张的战斗气氛。起飞线上，“01”“02”两架雄鹰，更是早已油满箱，弹满舱，只等着出征了。

王志勇和赵鹏肩并肩地坐在塔台前的草地上，还在一遍又一遍地研究着战斗动作。

“老赵，‘黑老雕’这两天没来，不知又在搞什么阴谋，咱们可得多准备几手！你看，除了我刚才讲的以外，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王志勇虚心地向老赵请教。

赵鹏想了想说道：“按照预定方案，没有什么补充的了。不过，战斗情况千变万化，上级也一再指示我们要随机应变，先变于敌。我们只有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发挥自觉的能动性，大胆、果断、密切配合，就一定能把这个‘黑老雕’打下来！”老赵粗大的铁拳狠狠地砸在膝盖上，战斗警铃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躲了两天没来的“黑老雕”又蠢然来犯了。

刹那间，机场上马达轰鸣，两架战鹰一前一后冲天而起，直扑战区。

机翼下，祖国的锦绣河山美丽如画。笔直的公路上，汽车飞驰，白缎带一样的河流，弯弯曲曲地穿过碧绿的田野。象树林一般的工厂烟囱，倾吐着滚滚浓烟；南来北往的列车啊，沿着社会主义的轨道飞驰向前。看着祖国大地这一片欣欣向荣的革命景象，人民航空兵的战士更加豪情满怀，斗志昂扬。

“01，注意高度。”耳机里，传来地面指挥员的声音。

“01明白。”王志勇胸有成竹地一推杆，银鹰低头扎进无名山，在山谷里弯弯曲曲地向前飞去。

身边，掠过座座黑影。

眼前，飘来朵朵白云。

钻出山谷，战鹰又紧贴着海面朝前飞去。王志勇回头看，只见赵鹏的“02”号飞机影子似地紧紧跟在后面。

“01，航向 210。”

“01明白。”

两架银鹰唰地一下同时来了个左转弯，迅速对正航向，截断了敌机的退路。

“01，目标距你十五公里。”

“01，目标距你十公里。”

敌机越来越近了。然而云海茫茫，给搜索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就在这时，耳机里传来了赵鹏念的毛主席教导：“勇敢、坚定、沉着”。小王感激地回头看了看赵鹏，更加仔细地搜索起来。

“01，目标在你正前方，八公里，快！”

“02，爬高进云。”王志勇果断地下了命令。

“02明白。”这进云是个好主意，既可以继续接敌，又可以隐蔽自己，赵鹏不禁为小王的命令暗暗叫好。果然，刚钻出云层，他们就立即发现了目标。只见一个黑影鬼鬼祟祟地从一朵云彩中溜出，暴露在瓦蓝瓦蓝的空中。

“02，投副油箱。”王志勇又下命令。

一瞬间，两架银鹰象霹雳闪电，带满身怒火，直向“黑老雕”腹下冲去。这“黑老雕”正在暗暗得意，突然发现我机冲到了它的肚皮底下，顿时慌了手脚。

“01，你攻击，我掩护！”赵鹏话音刚落，只见王志勇一拉机头，“砰”地打开“加力”，飞机象出膛的炮弹一般一下子就把“黑老雕”紧紧咬住，瞄准光环套住了敌机，正要射击，狡猾的敌人猛地来了个左转弯。就在这一刹那，小王只觉得头上忽地一个黑影掠过，原来是赵鹏随机应变，没有跟着敌机转弯，而是借着惯性一下冲到了敌机上方。

王志勇后面看得真切，紧跟着咬紧牙关，猛力蹬舵压杆，战鹰风驰电掣般地来了个漂亮的急左转，一下压住了敌机航线。

“黑老雕”见势不好，慌忙上窜，他满以为我们的飞机在这个高度不如他灵活，可以趁机溜走。可是，赵鹏一个急剧的反扣下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扫来一顿机关炮，一下子给敌机翅膀钻了几个洞。这家伙胆战心惊，一缩脑袋不顾一切地直线平飞，妄想依靠速度冲过前下方的王志勇。

就在这关键时刻，王志勇抓住赵鹏创造的这个好机会，怒目圆睁，用尽平生之力，将驾驶杆猛拉到底。“忽”地一下，战鹰垂直着腾空而起，直插到“黑老雕”腹下，和敌机几乎成了90度角。距离近得都不用瞄准了，敌机黑乎乎的机身遮满了整个座舱盖。在这稍纵即逝的一瞬间，王志勇毅然决然地按动炮钮，一串仇恨的炮弹全部打入了“黑老雕”的大肚皮，来了个干净利索的“腹下掏心”，凌空开花。

“打得好！”赵鹏脱口喝彩。

“毛主席万岁！”王志勇由衷地从心底喊了出来。

战斗胜利结束了，两架雄健的战鹰，闪电般地一前一后，

乘着浩荡的东风，胜利返航。

四

空战后不久，赵鹏被任命为兄弟单位飞行副大队长。临走前，上级决定在三大队举行一次飞行表演。这一次，还是赵鹏当僚机，王志勇当长机。两个战友，又一起来到起飞线上。

他们肩并肩地坐着，赵鹏语重心长地说：“王志勇同志，你现在已经不是个新中队长、新长机了，我想再跟你讲几句话。还记得吗，我们过去经常说，在思想改造上，都要主动飞在前面，争当‘长机’。可是光有这条还不行啊。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还必须善于帮助同志，当好一个政治上的‘僚机’，保护战友们免受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前进，这样才能真正符合毛主席对我们的要求啊！”

听着赵鹏这一番含意深长的话，王志勇心潮澎湃，紧紧握住赵鹏那厚实的大手，激动地说道：“副大队长，请你放心，今后我不仅要搞好长机的本职工作，而且决心向你学习，当一个飞在前面的僚机！”

飞行表演开始了，“砰！”绿色的信号弹徐徐升起。人民飞行员沿着毛主席指引的团结胜利的革命航线展翅飞翔，他们胸怀朝阳，鹏程万里！

同心岭下

张重阳

一

杏山一队队长郭志鹏，赶着一辆崭新的胶轮大车，从盘山道的高坡上直冲下来。那驾辕的白马，拉套的青骡，四蹄腾空，登云驾雾一般向前飞驰，车轮后搅起一片片白茫茫的雪尘。

头上是高峻的同心岭，脚下是蜿蜒的流沙河。火红的晚霞扑过来，银妆素裹的大地、山、河，全都被笼罩在霞光里。此刻，郭队长的心情比这彩霞更美。几年来，杏山一队是持续高产，连年丰收，常得到公社以至县里的表扬，这里面也有他郭志鹏的心血。杏山一队山高水寒，坡陡土薄，本是个穷乡僻壤。五年前，他高中毕业，在大队社支书的鼓励下，立志还乡，不到二年就入了党。凭着一股冲劲和泼泼辣辣的实干精神，他赢得了社员们的信任。前年，老队长赵德山得了一场病，身板不比从前了，大家感到该让个年轻人来接班，便选他当了队长。自他上任以来，更是添车买马，日

子越过兴旺。小伙子今年不过二十六、七岁，正是年轻气盛的时候，凡事讲究个带头。返乡以来，和贫下中农一起学大寨，赶小乡，艰苦奋斗，把个荒山野岭，硬是改造成为沃土良田。这几年，他更和老队长赵德山学会一宗手艺，人称水利“土专家”。一队的地势较高，位于同心岭西坡上，常受到干旱的威胁。赵大叔早有一个心愿，就是要把流沙河的支流——杏山河引过来，虽说水量不大，可灌溉一队的土地满够用。可惜的是前几年没顾得上，今年才缓过手来，队上已经做出决定，水渠工程也已经破土开工了。不用说，明年的大丰收，更是手拿把掐的了。

郭志鹏坐在车上想着，心里舒服得象喝了二两老白干。他仗着是轻车熟路，赶起车来，格外地快。这时，他操起长鞭，“啪”的一甩，清脆的鞭声，绕山荡谷，萦回不绝。那马更象长了翅膀一般，顺着坡路，箭也似的飞过去。郭志鹏只觉得，彩霞在天边飞舞起来，路旁的白杨象篱笆一样从身边掠过。刚下了坡，前面就是弯路，他喀地一声扳下车闸，不想，马不停蹄，坡陡路滑，煞不住了，眼见大车就要跌进壕沟里。这时，猛地从岔路口上冲出一个人来，正是杜支书，他紧紧顶住车辕，死死地把鞭马拽住。

“小伙子啊，不能只顾低头赶车，还要抬头看看路啊！”

杜支书四十开外年纪，身材魁梧，声音洪亮，满脸黄森森的胡茬儿，眼睛炯炯有神。他一手扶着车辕，一手把狗皮帽耳往上一推，头上的热气，顿时蒸腾起来。

“杜支书！”郭志鹏跳下车来，睁大了眼睛，一步跨到老

杜跟前，喜悦地说，“会开完了？我上县城拉化肥去了，来吧，上车！”

原来前天老杜去县里参加农业生产会议，今天后晌会刚结束，就急着赶回来了。

老杜噌的一声跳上了车。郭志鹏长鞭一摇，马蹄踏出有节奏的声响，大车又平稳地上路了。车走着，郭志鹏忍不住问道：“杜支书，会开得怎么样？有什么新精神？”

老杜望着郭志鹏，满脸是兴奋的光彩：“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郭志鹏暗自思忖：准是县里听了汇报，感到很满意，要在咱这儿开现场会，老典型了嘛，没错！便顺口问道：

“啥消息？”

“你们队的邻居——清泉二队在会上受到了表扬，过些日要在他们那儿召开全县的现场会呢！咱们又可以得到一次学习的机会了。”

“清泉二队？”郭志鹏感到很惊异。前几年那是出名的落后队，谁不知道？在公社生产队长的会上，脸红的就有两个人：一个是他郭志鹏，是因为受到赞扬，另一个就是清泉二队的陈队长，因为工作后进……

老杜仍是那样兴奋地谈着：

“人家不但清泉二队，整个清泉大队都捧上来了！他们狠抓路线教育，大搞水利建设，闹得热火朝天。大会上，县委号召，要把学大寨、赶小乡的东风鼓得足足的，拿出清泉二队的干劲来。咱们呢——”

“咱们没冒！”郭志鹏抢过话茬，嘴角浮起一丝得意的微笑，“咱们队跟清泉二队是岭东岭西，决不能让他们拉下，规划早订好了……”

“不，光你们一个队的规划不行。你看，”老杜往脚下一指宽阔的流沙河，激昂地说：“咱们要迈大步，改造这流沙河！这几年虽然咱们连续丰收，可是不改造流沙河，丰收就没有保障，咱们不能忘了一九六〇年的大水灾。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咱们应该学清泉大队，把流沙河拦腰斩断，修它个拦河大坝，上边是水库，蓄水养鱼，下边可以灌溉大片农田……”老杜越说越兴奋。他停了停，望了望郭志鹏，然后意味深长地接着说：“这回象你和德山叔这样的‘土专家’可大有用武之地了！”说罢，一边用手拍着郭志鹏的宽肩膀，一边察看他的神色变化。

起先，郭志鹏听老杜谈大队规划，治河后的景象，也很兴奋。等听到“土专家”几个字时，脸上便嘲地变了模样儿，又黑又浓的眉毛慢慢地拧在一起了。他心想，听杜支书这话的意思，不是要往大队抽人吧！眼下，他是队长，不能去，明摆着是让德山叔去大队。可自己当队长不过两年，怎么能离开这个老参谋呢？再说，小队水渠工程已经开工，德山叔对这工程思谋几年了，各样工作不必临时思索，到时候都能安排得妥妥贴贴，他要一走，这项工程还受影响？何况一队的地势高，改造了流沙河也借不上力，不能受益……他这样想着，就试探着说：

“这么大的工程，用得着咱？上级还不派个技术员来？”

“到处都在搞水利建设，哪儿有那么多人？咱们要自力更生！群众中有的是人材，你和德山叔不就是？”

“三队的小张不是在西山修过渠？”郭志鹏故意兜了个圈子。

“嗯，有眼力，是个好苗子！”老杜胸有成竹地品味着说，“我是想，象流沙河这么大的工程，选将选到谁的头上，那可要好好掂量掂量。”

“那，是要把德山叔调到大队？”郭志鹏心里着急，忍不住把自己担心的问题端了出来。

老杜笑了，“小伙子，算你聪明。真是聪明人一点就透。大队是有这个打算，你觉得怎么样？”老杜了解郭志鹏，就象数自己手指头那么清楚。他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把德山叔抽上来，郭志鹏不会很容易就通的。果然，一听这话，小伙子脸都急红了。

“杜支书，你知道，我刚当队长，实在离不开他呀。再说，队上的水渠也刚动工……”

“这些，大队党支部都考虑过。”老杜亲切地说，“调德山叔来，会给你增加一些困难。可是我们相信，没有德山叔，你也能把各项工作做好。要充分地依靠群众，有些小青年水利建设、科学种田都有一套，该让他们在实践中闯荡闯荡……”

“不管怎么说吧，德山叔一走，水渠工程非受到影响不可，那来年的收成就兴许落在人家后面。”

“志鹏，咱们共产党员应该懂得顾全大局。大队那么大

的工程，没有一个懂技术的得力领导能行么？你们队搞得再好，不过是七十亩地获得丰收，改造好流沙河，可就是七百多亩地的丰收有了保障。这山前山后地，同是公社田，比一比哪个给国家的贡献大，心里不就清楚了吗？”

郭志鹏听了，觉得支书说的当然对，但还是忍不住想，杏山一队要是真的落在后头，自己怎么向队里社员交代？……郭志鹏这样想着就顺口说出来了：“杜支书，我们杏山一队工地即使不是大局，可也算是重点吧？咱队是公社老典型了，又和清泉二队紧挨着，人家跃马扬鞭跑得快，难道咱们就甘心让人家拉下？咱队这面红旗不仅挂着咱小队的面子，也挂着咱杏山大队的面子呀！”

老杜心里一震，小伙子的思想问题还很重要哩！他严肃地望着郭志鹏，语重心长地说：

“有了一些成绩要更好地前进，不能只在一个小圈子里转磨磨呀！”

郭志鹏对杜支书很尊敬，这不仅因为在小时候就知道他是抗美援朝中的志愿军英雄，还因为这几年他对自己细心的培养和教育。换一个人说这话，郭志鹏会跳起来发雷霆，现在只大声说：“杜支书，你说这话，我不通！”

“那你先回去好好想想，晚上大队开干部会，咱们再好好唠唠。”

老杜说罢，跳下车来。郭志鹏望着他，不住地使劲甩动长鞭，申申鞭声，响满山谷。大车拐过去，逐渐地消失在暮霭里。老杜望着郭志鹏的背影，心里想，这思想工作的任

务，还需细致深入才行呢。

二

干部会上杜支书把县里农业跃进大会的精神传达一遍，大家信心很足，都主张流沙河的水利工程应该尽快上马。抽调德山叔已是人心所向，最后郭志鹏才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可杜支书知道，郭志鹏并没有真正解决思想问题。

为了更好地向清泉大队学习，同时使郭志鹏受到教育，第二天清早，杜支书领着各队队长和德山叔去清泉工地参观。

隆冬的山乡，沐浴在灿烂的晨光里。大地被积雪覆盖着，反射出耀眼的银光。同心岭和清泉山相距只三、四里地，转过岭西，穿过杏山一队，登上高坡，清泉的工地就清晰在望了。

这时候，一声悠长的呼喊，在群山众壑中回响起来：“杜——支——书——书——！”随着喊声，一个小伙子从山路拐弯处追了过来。老杜回头一看，原来是清泉大队团支部书记李建明。

“小李子，怎么跑的这么急，干啥去了？”

“哎呀，这任务可艰巨了。‘强迫’一个同志去住院。”李建明是个非常热情、活泼的年轻人，说话好卖个关子，见到老杜十分高兴，随即转过话题，说：“老远就知道是你，怎么，

要‘光临’我队？”

老杜笑着说：“怎么老远就能知道是我？不要先验论嘛。”

“你谁还不认识？”李建国正正经经地说，“咱全县的一杆红旗嘛。记得去年县委召开的学大寨大会上，你的发言象团火，把我的心都给点着了。你说……”李建国正要一五一十地学起来，老杜急了，一把拉住他，笑道：“得了，知道你的记性好。”

德山叔拍了拍李建国的肩膀，亲切地说：“小伙子啊，今儿个是向你们学习来啦！”

李建国说：“大爷，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啊，你老看了，可千万给我们提些意见。”

大家边走边谈，不觉来到工地上。只见一面面红旗在蓝天的映衬下，显得格外鲜艳。红旗下，岭前岭后，人山人海。那盘山渠道曲曲弯弯，一直延伸到山涧那边，直通清泉河。就在这条渠线上，大镐起落，山摇地动。小伙子们甩掉了棉袄，姑娘们也抡起大锤。打钎子的，搬石头的，干得热火朝天。老杜他们走过来，人们热情地打着招呼，一位年近七旬的白胡子老汉放下手里的锤子，抹一把汗水，笑着高声问道：“小伙子们，你们这是干啥来啦？”老杜热情地回答说：“大爷，我们是向你这个老愚公学习来了。”

这里哪象是冰封雪覆的冬天？蒸腾的热气驱散了头上的寒风，淋漓的汗水融化了脚下的冰霜，劳动的欢腾恰似春潮澎湃。人们的心里正燃着那熊熊的革命烈火。看，那峭

壁上的毛主席语录，恰恰表现了他们的意志和决心：“愚公移山，改造中国。”

老杜他们看着，看着，都觉得有一股战斗激情从胸中腾起，骨头节都胀得格格直响。他们顺路走下去，前面就是大桥工地了。

隔着老远，李建国就大声喊起来：“老——陈——，你看谁来了？”

正在桥头上着急的老陈，听到喊声，转过身来，见是老杜，十分高兴，赶忙迎面跑过来，握着老杜的手，连说：“欢迎！欢迎！”这老陈是清泉二队的队长，工地主任。老杜说明来意，老陈便皱起眉头来，用手一指大桥：“唉，不瞒你们说，难住了。”

这大桥架在山涧上，一方面沟通两边的水道，一方面也便利交通，现在已建成四分之三了。大桥两侧，打石头的声音响成一片，跟前的石头堆成了堆，看来只等桥上的工程。难在哪儿了？这大桥工程合龙最难，现在正是合龙之前叫幼儿的时候。站在工地中间的小技术人员忙得脚不沾地，满头大汗。他嘴里的哨子不停地吹，手中的小红旗不住地摆，可那一块块石头落下，不是不平稳，就是位置不对……德山叔看在眼里，心中着急，连忙跑了过去。

老陈接着问李建国：“送去没有？”

“送去了。”李建国说。

原来刚才李建国是送工地技术人员去住院。这几天，工程紧张，这个技术人员起早贪黑，有些感冒，因为头晕，一小

“我?……同意!”郭志鹏看到眼前的情景,觉得是应该将德山叔留下,但心里还在着急本队。

“好——”老杜举起大手一挥,象一个钢铁巨人庄严地站立在桥头,“把德山叔给你们留下!”

“老杜,那不会影响你们的工作吗?”陈队长无限感激,一把抓住了老杜的手。

“老陈,咱们是根连根的阶级亲人,都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别说影响不了我们的工作,就是有些影响,难道看着你们队有暂时困难我们能不尽力援助?”

老杜深情地说着,紧紧地握了握陈队长的手。

陈队长激动地说:“我们要很好地学习你们杏山大队的共产主义风格!现在也把我们的心意汇报一点,我们这道工程完成后,可以使你们杏山一队山坡上那一片易旱的地,全部成为稳产高产的水浇地!”……

郭志鹏听得浑身发热。在回来的路上,同志们谈论什么他没听到,只尽自在脑子里翻腾。他想到,初夏麦收大雨将来时,陈队长领着清泉二队的社员,带着家什,跑步来到本队帮助完成了抢收任务,现在的水利工程设计,又考虑到杏山一队的山坡地受益,他想到社支书处理问题,总是那样高瞻远瞩从全局着眼。对比起来,自己真是“只在一个小圈子里转磨磨”了,落后得太远了!他拧起眉头暗自下了决心:“坚决不辜负党的教导,立即赶上前去!”

心从山坡上滑了下来,把腰闪了一下。当时,大家要把他送进医院,可他怕影响工程,说什么也不肯。就这样,在工地上坚持了几天,感冒加重了,腰痛也更厉害了,老陈又是动员,又是命令,这才把他送走。可是技术员一走,工程确实遇到了困难……

老杜听完,只见德山叔已跑过去从容自如地挥动着小红旗,有规律地吹着哨子,指挥一块块大石头稳稳当当地铺在桥面上。

老陈看着,很高兴,说:“让这员老将支援我们几天就好了。”

李建明更是用恳求的目光望着老杜说:“社支书,让这位大爷留几天吧,好给我们指导。”

可是,他们哪里知道杏山大队为了德山叔所卷起的风波呢。

这当口,郭志鹏十分着急。他眼睛盯着社支书,心里想:要是把德山叔留下,咱们杏山大队的工程怎么办?

老杜已经拿定主意了,他觉得眼下是清泉大队的工地更需要……现在是留下德山大叔以后,杏山大队里的工作怎样安排的问题。他想着,便问同来参观的同志道:

“把德山叔留下,怎么样?”

“同意!”大伙儿这高昂的语调,表现了顾大局识大体的高尚的共产主义风格。

“志鹏,你呢?”老杜对站在一旁的郭志鹏又追问了一句。

就在大队部这样议论他的同时，郭志鹏正在小队开会。他安排完了工作，迈开大步就奔大队都来了。皎洁的月光铺满大地。晚风吹在脸上，清凉凉的，可他还热得解开了胸前的扣子。

从清泉工地回来，他的心里就象着了一团火，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忆往事，看眼前，他暗暗叫着自己：郭志鹏呀郭志鹏，你是个共产党员，回乡五年来，杜支书、德山叔是手把手领你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摔打、磨练，对你有多少嘱咐，又寄托着多大希望啊！可如今你竟被荣誉蒙住了眼睛，被小集体的利益绊住了腿，忘记了革命大业，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要赶快回头，跑步撵上啊！……

郭志鹏走到大队部门口，正赶上大家在议论，让郭志鹏上大队，他能通么？

只听老杜充满信心地和大伙说：“我了解志鹏，他能通！他一定能跟上来！”

这时候郭志鹏一脚踏进屋去，冲着老杜高声说：“杜支书，德山叔的工作，我干！”他望了望大家，十分激动：“我明白了，干革命，时时刻刻不能忘了整体，不能忘了全局，不能忘了坚决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我们队刚刚开过会，队里的工程都安排好了！”

“一队的工作也不能受影响。”老杜看到这个年轻的战友又跟上了革命的脚步，十分兴奋，“我建议把三队的小张给你们调去！相得中吧？”

“杜支书，你……你想得真周到！”郭志鹏的眼中有些

三

从决定把德山叔留给清泉大队那時候起，老杜对本大队的工作安排就已经好打算了。谁能代替德山叔的工作呢？最理想的人就是郭志鹏。论技术，全大队除德山叔之外就数他了；论领导能力，他甚至比德山叔还要强几分，而且他还有德山叔所不能比的优点：年青力壮，文化水平高。甚至郭志鹏代替了德山叔以后，一队的工作老杜都已经考虑了。

晚上，老杜又在大队部召开了生产队长的会议，会上要座谈讨论去清泉参观、学习的收获和体会。其实，这也是二次战前动员会，老杜打算在座谈讨论的同时，进一步教育郭志鹏，如果他能主动站出来承担重任，那就更好了。

大队部里已经来了不少人。在会议之前，照例地大家闲聊，话题自然转到谁来接替德山叔的工作上。老杜坐在办公桌旁，吸着烟，满有兴趣地倾听着。

“我看有一个人最合适。”三队队长神秘地说。

“谁？”

“郭志鹏。”

一提郭志鹏，屋子里更热闹起来：“那还用你说。你忘了抽德山叔上大队来他都不通呢，这回要让他自己来，他能通么？”

是啊，郭志鹏能通么？

“九大”路线来指引，
同心岭下奏凯歌！

湿润。

“好！真是个好主意！”三队队长大声喊着，带头鼓起掌来……

事情往往这样，越不想被别人知道，别人知道得越快。这件事没过多久就传到了清泉大队的工地。一天傍晚，杏山大队的流沙河工地上，忽然来了一伙客人，为首的李建明老远就喊：“杜——支——书——！”

人们很快围了上来。李建明激动地对老杜和郭志鹏说：“你们的事，我们大队全知道了。为了支援我们，你们把最好的技术员舍出来了，我们全工地没有一个不受感动的。我们修的水渠照原计划完成了，已经把清泉河水引到你们同心岭！现在，我们是奉工地指挥部命令，前来和你们一道战斗！”

郭志鹏奔过去，握住李建明的手，激动得带头喊起了口号：“向清泉大队学习！”

李建明忙说：“得向你们学习！”他拿过一卷红纸递给老杜说：“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老杜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了一段快板。

李建明当众高声念了起来，

杏山大队事迹多，
共产主义好风格。
胸怀大局挑重担，
团结战斗治沙河。

这浑厚的声音响彻在群山众壑之中。
同心岭下，颗颗贫下中农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这团结战斗的精神，焕发出一股改造世界的巨大力量。老杜、郭志鹏、李建明……他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登上同心岭举目眺望：越过山峦迭峰，他们看见了一幅更新更美的前景……

联防新篇

郑浩来

天刚亮，值白天班勤务的哨兵，就披着晨雾，踏着露水，到界河前沿去上哨了。

走在前面的，是班长杜路生。他顶多不过二十二三岁，但是边防对敌斗争的日日夜夜，已把他磨炼得沉着又机智。紧紧跟着他的，是刚调来的新战士庞小刚。他的右手大拇指指把枪背带顶得绷紧，边走边向四周打量，高兴而又好奇。

当他们路过村东头时，只见村里一前一后冲出两个人来。在前头奔跑的，是个十一二岁的男孩子，右手拿着把柴刀，左手拖着一支长长的矛钎^①，在后头撵他的，是个十七八岁的姑娘，手里提着一根短棍。庞小刚不由一愣。杜路生认出：这是民兵排长姜英和她的弟弟石鼓仔。

“怎么啦？”杜路生截住石鼓仔问道。

石鼓仔一看是杜路生，就不怕他姐了，调转头，冲着追

上来的姜英喊道：“你叫班长说，我该不该有一支矛钎放哨？”

这一说，庞小刚也想起来了。昨天下午，连队和生产大队联合召开的联防大会上，连长和大队革委会主任都一再强调，国庆节临近了，我们欢庆之日，正是敌人难受之时。大家务必要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教导，加强军民联防，严防敌人破坏。当时，这石鼓仔就走到班长跟前，郑重其事地说，从明天起，他就要拿起矛钎站岗了。

“你现在不是有了吗？”庞小刚指着他手里的矛钎说。

“太长啦！”石鼓仔说着，操起柴刀，就要把它砍掉一截。“哐哐哐，不能砍！”杜路生手一拦。姜英乘机夺过矛钎，说道：“这是抓革命，促生产的。你要，我把这削尖给你。”石鼓仔瞟了一眼他姐递过来的短棍，脑袋一歪，不感兴趣地嘟囔说：“这没铁钎头的，我不要！”他那神情、模样，把大家都逗笑了。姜英怕他蛮撞下去，就误杜路生上哨，只好答应待会儿到供销社给他买个铁钎头镇上，这才解决了问题。

石鼓仔高高兴兴地随他回村里去了。庞小刚跟着杜路生，到了界河岸边一个由竹枝荫蔽起来的观察哨位。虽然交哨的同志说，没发现什么情况，但是庞小刚第一次到这哨位执勤，地形地貌都不熟悉，两眼还是很注意地搜视着对岸那野草丛生的荒丘，和那散发着霉叶气味的林子四周。看了好半天，没个人影。他回过头，只见掩映在金凤树中的白色营房，在阳光照耀下，显得很近；村前的稻田、甘蔗地，一

^① 当地群众用来挑柴的两头尖、一端缠有铁钎头的长扁担。

片浓绿，显得格外生机勃勃。

忽听杜路生说了一声：“注意观察！”庞小刚转脸一看，原来是对岸出现一辆黑头载重汽车，蜗牛似地从荒丘后爬出来，驶到傍着界河的公路上，在下滑的坡道中停下了。驾驶室里走下来两个穿着平常的男人，打开车头盖。……

庞小刚透过竹枝，警惕地注视着他们的动作：“修车？”“修车，为什么不顺着坡道滑下来修？”杜路生说，“这里面有鬼，你看它挡风玻璃的后面。”

庞小刚看了片刻：“嗯，驾驶室里面还有一个人！”

“别着急，再仔细看。”

庞小刚终于发现：那挡风玻璃并没有完全抵到窗框下缘，在一条窄窄的缝隙中间，隐隐绰绰有两点反光，两边还有两只手……“啊！”庞小刚刚要说什么，那汽车已经发动起来，拖着黑烟开走了。

庞小刚两眼冒着怒火，气呼呼地向杜路生：“班长，他们想干什么？”

杜路生根据敌人窥视的方向，判定敌人观察的是东村侧后的黑石山。可是这百多米高的小山上，并没有什么军事设施，只有一色的黑石头和孤零零的一根电线杆。杜路生两层楼在一起，想了一会，说：“待会找群众了解了解！”

“咱们在前沿都不能判断敌人的目的是什么，村里的群众……”

杜路生打断了他的话，问：“刚才敌人观察哪里？”

“黑石山。”庞小刚注意到班长盯着东村侧后的小山。

“那里距离咱们哨位有多远？”

庞小刚目测着说：“一千五六百米。”

“距离东村呢？”

“三四百米。”

杜路生喜欢庞小刚的机灵和眼力，但他又提出一个问题：“假设黑石山上有人活动，你说哪一个地方看得清楚？”

庞小刚瞅瞅班长，细声说：“东村。”

“咱们哨位有几双眼睛？村里有多少双眼睛？”

庞小刚脸上一热，开始认真地思索起来……

下哨的时候，他们又在村头跟袁英两兄弟相遇了。袁英神色严峻，机警地一招手，把他们引到一棵枝叶茂密的大榕树下，轻声报告刚才发现的情况。原来，袁英和石鼓仔，到大队供销社去买铁钎头，路上突然发现平时没有人迹的黑石山上有个人，一闪就不见了。

杜路生听了，忙问：“你们看清楚是谁没有？”

袁英说：“看清楚了，是‘饭铲头’^①！”

“饭铲头”解放前是镇上的米铺老板，仗着他五弟“过树龙”^②当国民党便衣特务的势力，大斗进，小斗出，百般压榨群众。解放后，传说他五弟当海匪被打死了，他自己则混入镇上的合作商店当职工。直到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两年，他才回到村里。每见到熟人总是面带三分笑，解释说他是组织照顾、本人自愿回乡参加生产的。……杜路生对这人早有

①、② “饭铲头”、“过树龙”都是毒蛇的名称。

戒心，便问：“他上黑石山干什么？”

石鼓仔气鼓鼓地抢着说：“说是腰骨痛，挖草药！”

杜路生说：“那上面都是石头，挖什么草药？”

“我也这么说吧，可姐不叫问，拉我就走。”石鼓仔说。

“你懂什么！”葵英瞪他弟一眼，然后向杜路生说道：“当时我想，追问他不好，因为他是本地人，不是非法潜入的。他说挖草药，不对头，更不能急着追问，得想法子绕个圈弄清。”

杜路生赞许地点点头，他象解班里的同志那样了解这里的民兵。这时，他用征询的口气问道：“你们意见怎样弄清？”石鼓仔瞪大双眼，不知说啥是好。葵英说，这会儿“饭铲头”正在家里做饭，因此现在可以上黑石山查看。

“走，我们马上去！”庞小刚才就憋不住了。

“别着急。”杜路生手一摆，转身对葵英说：“你先找个人，‘粘’住他以后，咱们再上山！”

边防部队和民兵都有一股快劲。不用半个小时，葵英姐弟引着杜路生和庞小刚才上了黑石山。他们沿着“饭铲头”走过的路径，四处查看。还是杜路生眼尖，转了半圈，就发现那根杉木电线杆的裂缝上，斜插着一根半尺长的竹篦子。

“竹篦子？！肯定是‘饭铲头’插的！”石鼓仔忙跑过去，踮起脚跟就要拔。

“别动！”杜路生制止地叫了一声。石鼓仔立即把手缩回来。

杜路生走上前去，站在电线杆旁向四外望了一阵。庞小

刚和葵英则在附近搜索了一番，没有什么新发现。他们都望着班长，意思是问：“怎么办？”杜路生却只说了声：“先留着它！”就领头下去了。

庞小刚才跟杜路生回连部汇报，见连长对面坐着个两鬓斑白的老农民。他把一支粗大的竹烟筒立在桌上，指指划划在说些什么。杜路生亲热地喊了声“古新伯”。老人抹了抹胡子笑了，豪迈地说：“坐下，都坐下吧！”倒象是这里的主人。

“坐在这里说。”连长让杜路生接着老人坐，“古新伯耳朵背，大点声！”

杜路生向连长汇报情况，庞小刚才却在琢磨：看样子，这件事可能需要老人的帮助，才能弄清。果然，当班长汇报到发现竹篦子时，古新伯兴奋地把烟筒一敲，“什么？你们在黑石山也发现了竹篦子？”

“古新伯，你也发现了？”庞小刚才眨巴着眼，迫不及待地问。“唔。”古新伯点了点头。连长笑笑说：“你们在黑石山发现，古新伯在牛脚岭发现。”

原来，天蒙蒙亮时，古新伯发觉“饭铲头”挑起粪筐匆匆忙忙出村，心想，怪，这个平时日出三竿还睡懒觉的家伙，今天怎么变得勤快了？决心看个究竟。果然，沿路的牛粪猪粪，他没拾几堆，却拐了几个弯，爬上了牛脚岭，径直奔向电线杆，转游一阵就下去了。古新伯怀疑这家伙破坏电话线路，立即上去检查。一看，那电线杆上，斜插着一枝竹篦子。

接着，古新伯又讲了一些近日来“饭铲头”的表现，叮嘱连长要特别注意，就起身告辞了。大家热情地送到门口，杜路生关切地问老人的腿痛最近犯了没有，庞小刚则紧紧地握着老人的手，热烈地表示要向他学习。

.....

现在，到了连长要大家分析情况的时候了。连长特别瞧着杜路生，象是考核似地，要他发表意见。

杜路生已经胸有成竹，不慌不忙地说道：“我看，黑石山和牛脚岭的两枝竹篦子，是‘两点成一线’的标记。这一条‘线’正好穿过民兵夜间哨位的空隙。对岸那辆黑头汽车和这一边‘饭铲头’的活动，很可能是敌人妄图潜入和策应的迹象.....”

庞小刚用佩服的目光瞧着班长，激动地嘴唇一动。连长看他有话要讲，便鼓励他说：“小庞，你有什么要说的？说吧。”

庞小刚腼腆地笑了一下，说：“好哇！一来就赶上啦！”他想到就要投入战斗，禁不住心里扑通通的，脸上热乎乎的。

连长征求了其他同志的意见，最后总结道：“黑石山在前，牛脚岭在后，象‘饭铲头’这样身份的人，不会呆在临近警戒线的前沿接应。所以接应地点很可能是在牛脚岭。我们马上向上级请示，从今晚起在牛脚岭设伏，让前边把敌人放进来，来个一网打尽！”

天一黑，按照联防指挥部制定的战斗方案，庞小刚跟着杜路生迅速埋伏在牛脚岭上那根电线杆附近的深草丛里。

民兵各战斗小组也很快隐蔽地进入各自的位置。庞小刚看到古新伯提着铮亮的长柄柴刀，带着紧握铁头矛钎的石鼓仔，埋伏在他们对面一片茂密的灌木里。这时庞小刚心里十分兴奋，不禁想起了他刚来这里第一晚的情景。

那天晚上，杜路生带着他去执勤。月光从云缝里洒下来，白亮白亮铺了一地。一路上，只听到此伏彼起的蛙声不绝，显得村里格外寂静。庞小刚以为人们都睡了，可就在离村还有半里的小桥边，遇到了民兵查口令。他正为那迅雷一般的突然喝问吃惊，杜路生却已经从声音中辨别出是几排几班的人，从容地回答了口令，又悄悄和民兵交谈起来。从那天起，庞小刚开始感受到了边防斗争生活的紧张气氛。现在，这种感受更加明确和深刻了；这里有多少颗革命的红心，多少双警惕的眼睛，多少只握紧刀枪的手啊！他禁不住向班长身边凑了凑，刚想说些什么，班长却摆手轻声制止道：“纪律！”

这一晚，庞小刚学着班长那样，做到蚊子叮、虫子咬，身子一点也不动。可是，直等到启明星升起老高了，还丝毫没有一点动静，正感到纳闷时，却听到了撤离的信号。

早上，阳光从窗户射进宿舍，金黄通亮；有线广播喇叭正放着《沙家浜》。杜路生躺在床上辗转不能入睡。他瞅瞅邻铺的庞小刚，见他也睁着眼睛在思考问题，便下床来坐在庞小刚的身边，关切地问：“怎么，睡不着？”

“我在想，是不是敌人发觉了我们设伏.....”

“你是说，设伏的人多嘴杂，会走漏消息？”杜路生一眼

看穿了他的心事，笑了起来，“别胡思乱想啦！给你看看这个。”说着，从铺底下拿出一封家信给庞小刚。

信是班长的妈妈写来的，很简单，就是知道边防军民战备工作搞得很好，很高兴，还叮咛班长一定要响应毛主席关于“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号召，和同志们搞好团结，和当地贫下中农、民兵搞好团结，争取对敌斗争的更大胜利。

“高，水平高！”庞小刚边看边赞叹着。

“是党培养的！现在她是大队党支部保卫委员。”杜路生谦逊而又充满自豪，“解放前，她遭了多少罪啊，你知道我为什么叫‘路生’吗？”

庞小刚静静地听着班长的回忆。原来，二十二年前，班长一家被地主夺去了土地、房屋，爸爸贫病交迫，死在路上；妈妈怀着遗腹子，四处流浪讨米，风雨途中生下了他，所以取名“路生”。最后，杜路生深沉地说：“小庞，你说，当今世界上还有多少母亲带着孤儿在流浪？”庞小刚楞了一下，沉思起来。班长接着又问：“咱们执勤、设伏，是为了什么？”庞小刚说：“为了保卫咱们的红色江山！”“是呀！敌人进行捣乱破坏，是想要咱们还回到那黑沉沉的旧社会啊！”“他们妄想！”庞小刚忍不住大声叫喊起来。

晚上，跟昨天一样，是个大黑天。参加设伏的成员、位置不变。到了半夜，埋伏在草丛里的杜路生和庞小刚，忽然听到一阵瑟瑟嗦嗦的声音，响了一阵，又消失了。庞小刚屏住呼吸，憋了半天，忽然又听到声音在远处响起来，接着，一

个游魂似的黑影爬上山来。这黑影鬼鬼祟祟，跌跌撞撞，眼看就要走到庞小刚的面前了。小庞心里突突跳，但看班长的纹丝不动，也就镇定下来。“饭铲头”隐约可辨的身影，在他面前掠过，终于顺斜角上去了。当“饭铲头”在电线杆前蹲下时，设伏的人们都在等待着那渴望已久的一声信号。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突然，“饭铲头”站起来，伸长脖颈四下探望了一阵后，就寻来路走了。……

一连两夜没打上，庞小刚的心倒不那么急了，但说话却少了许多，双眉也总是紧皱着。中午，杜路生到连部开会回来，向全班布置工作说：“下午认真看书学习。晚饭后到东村去搞宣传。”庞小刚想到去东村可以看到古新伯和莫英姐弟他们，眉头又舒展开来。就这样，傍晚他们来到了东村。杜路生给群众宣传当前大好形势。庞小刚注意观察古新伯和莫英，出乎意料，他们竟有说有笑，跟周围的群众一样，好象昨晚、前晚并没有在山上白熬夜。只有石鼓仔，好象刚和谁生过气，闷着头在用石块磨他的铁钎头。当杜路生列举了很多事例，说明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国各条战线取得很大的胜利时，人们更活跃了，三三两两都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热烈地交谈起来。庞小刚耳朵听着他们的谈论，心里却在想着另外的话题。直到散会的时候，才找到一个机会，悄声地问古新伯和莫英：“你们今晚还去么？”“当然要去啰！怎么，有新情况？”庞小刚摇摇头，说：“今晚……”莫英抿嘴一笑：“今晚不来，明晚再等啰！你们设伏，我们还能在家睡觉？”古新伯也笑着说：“联防联防，有联才能防。我

到他身后押他走时，“饭铲头”猛一转身，匕首直朝古新伯的身背扎去，就在这一刹那，“叭叭”两声枪响，“饭铲头”手中的匕首应声落地，原来有一个战斗小组埋伏在附近，见这个坏家伙要行凶，枪口早就瞄准了他的手腕了。“饭铲头”吓得只好跪下求饶：“我罪大恶极，我死有余辜，我……”心里还想寻机逃走。不料，背后却着实实地挨了一脚，一回头，见是莫英，这才象一条被打断脊梁骨的毒蛇，全身都瘫软了。

再说那细腿长脖的特务，在杜路生就要逼到他跟前的时候，滚下山去了。但他到了山脚下，刚窜了几步，就被一阵喝令声和枪栓响声吓得慌忙趴下。他想要后退，后面又有一个人追来了。他胡乱地前后开了两枪，慌不择路，一头扎进草丛中，爬了几步，只见石鼓仔闪亮的铁钎头喇一声捅了出来，他失魂落魄，回头要跑，杜路生、庞小刚和民兵们的枪口已经顶上了他的胸膛……

东方的天际映出红霞。人们听说敌人全部落网，都跑拢来看。古新伯上前仔细瞧了瞧那细腿长脖的特务，顿时两眼圆睁，愤怒地指着这家伙对大家说：“这就是‘过树龙’，‘饭铲头’的五弟！”

庞小刚这时把杜路生拉到一边，笑着告诉：

“这是我入伍以来最生动的第一课，真带劲！”

们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都在‘迎候’他们，在草丛里趴两晚算什么！”庞小刚听了这些充满革命豪情和胜利信心的话语，感到十分振奋。杜路生象是已经听到他们谈话的内容，走来笑着问他：“怎么样？”庞小刚笑了。

这天晚上，半夜突然起了一阵风，刮来几块黑云。风一停，雨就嘩啦啦地下起来了。杜路生带着庞小刚队在山上一衣都湿透了，身上却热烘烘的。过了个把钟头，雨住了，只是浓雾笼罩，天黑得象涂了一层墨汁一样。

一阵唿唿的声音，久候的“饭铲头”又上山了。还是那样鬼鬼祟祟，跌跌撞撞，摸到电线杆前蹲下。杜路生和庞小刚紧紧地盯住他。过了一会，从另一个方向又传来一阵“唰唰唰”的声音。听着，听着，这声音骤然变快，变急，变成两个黑影，爬上山来。“饭铲头”也忽地站起身迎上前去。

“砰”地一声，信号响了！“举起手来！”“缴枪不杀！”的吼声响彻夜空。四面都是乌亮亮的枪口，周围都是闪闪发光的刺刀。敌人的武装特务懵头转向。一个哆哆嗦嗦地举起双手。还有一个细腿长脖的家伙，却甩起手枪“叭叭叭”响了三下，一窜步，跳到山洼里去了。庞小刚朝他开了枪，因为坡陡草滑，击发时一闪脚，没打中。杜路生见那个家伙闪在一块岩石后，便指点庞小刚从侧翼迂过去，抄他的后路，接着，一纵身跳了下去……

“你跑不了！”古新伯在后坡举刀截住了“饭铲头”。“饭铲头”连连后退，口里颤声说：“我举手投降，我举……”可手里那柄藏在袖口里的匕首，却捏出了汗。当古新伯正要转

女 锻 工

王 浙 滨

当！当！当！三声锤响，一块通红的钢坯在飞舞的大锤下，象只螃蟹似的扁卧在铁砧上。打锤人长的肩宽体壮，浓眉大眼，名字叫李扬。他打完最后几锤，把大锤一挂，端起一碗凉开水，“咕嘟咕嘟”喝下去，顺手抹了把嘴角边的水珠，对正在给他掌钳的尹主任说：“主任，大锤组刚成立，到底要给我们调来个啥样的组长？”

锻工车间尹主任是个刚过四十岁的人，白发已经偷偷地爬上了鬓角，古铜色的脸膛，长着又浓又密的连鬓胡楂，眼角边有几丝鱼尾纹，一双明亮的眼睛，又慈祥，又严肃。听见李扬楞头楞脑地问他，便笑呵呵地说：“你呀！这么一会儿，问了三遍了。”

“嘿！嘿！嘿！”

“不用急，一会儿来了，你就知道啦。来，快打吧！”尹主任爱抚地望着李扬说。

李扬抡起大锤，心想：保密？哼！不告诉我，我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一定是个膀大腰圆、有力气的棒小伙子，也许和我一样，还爱打篮球呢……

李扬正在聚精会神地想着，突然一个清脆响亮的声音响起：“大锤工方杰前来报到！”

李扬一看，只见女汽锤工方杰虎势势地站在面前。

“李扬，你看，说来就来了，她就是大锤组的组长。”尹主任指着方杰对李扬说。

“什么？是你！”李扬惊奇地打量起方杰来：不高不矮的个子，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工作服，红扑扑的脸，头上戴着一顶工作帽，把头发掖得严严实实的，黑黑的两道长眉下，闪动着一双晶亮的大眼睛，乍一看，还真以为是个小伙子哩。

“怎么，还不相信？哈哈！”方杰爽朗地笑起来。

李扬这会儿，就象一团火掉进了冰窟窿里，心想，盼来盼去，盼来这么个组长！尹主任啊，尹主任，今天早晨你还在大会上说：“成立大锤组，为的尽快赶制一批支农机械，这是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我们一定要按时完成！”可你，却给我们调来这么个组长，打大锤！哼！这可不是谁都能干得了的。李扬想到这儿，把大锤往地上“咚咚”地墩了两下，冲着方杰说：“摆弄这家伙，起码得有——”李扬把袖子一捋，胳膊就象杠子似的伸出来，一对拳头攥得“嘎嘎”响，在方杰面前神气地晃晃。不等方杰张口，又继续说：“干这一行，没有力气可不行！”说着一哈腰，两只大手象钳子一样抓

住铁砧边，“呼”地搬了起来，举到胸前转了个圈儿又“叭”地扔在地上，扬脸瞅了瞅方杰，好象在说：“怎么样？……”

方杰晶亮的大眼上上下下打量了李扬一番，平静地说：“不错！干革命，需要浑身是劲！不过，仅这样还不够，冲天的革命干劲，要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得熟练掌握精湛的打锤技术，还要不断用这大锤打掉咱们思想上的杂质，锤炼出咱们革命青年对党对人民的一颗红心！”

“说的好！说的对！”尹主任赞许地说。

李扬没再说话，转身从炉膛里钳出一块通红的钢坯，“啪”地在铁砧上磕了两下，喊道：“小张！咱们组长刚到，叫她唱歌。来，咱们打锤！”他嘴里这么说着，却用眼睛直盯盯地望着方杰，意思是：你说得挺好，倒看你打得怎样！

方杰二话没说，一步跨上前去，从小张手里抓过大锤，抡起来就打。只听“当当当”，顿时火花四溅，大锤象闪电似地飞舞起来，锤锤铿锵有力。方杰越打越有劲，一气打了几十锤，才停下来，把大锤往地上一挂，红扑扑的脸上，闪动着一双黑亮的大眼睛。

李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站在一边目瞪口呆。大家也都被方杰这娴熟灵巧的打锤技术惊住了，不知谁带的头，顷刻间，便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二

说起方杰这手大锤，还真有一段来历呢。

一九六八年，方杰初中毕业来到东风公社插队落户。这年冬天，公社兴修水利，方杰被分配到铁匠炉，帮老铁匠张大叔干零活儿。一来二去，方杰就学会了打大锤。后来，扩大施工面积，铁匠炉的任务也重了，方杰也就真顶个棒小伙子干起来。从这以后，方杰这个女铁匠的绰号传遍了公社。在贫下中农的教育下，方杰成长很快，不久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前年春节，方杰调到工厂，分配在锻工车间，当汽锤工。当她第一次坐在操纵台上，紧握操纵杆的时候，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是啊！铁匠的徒弟当了女锻工，怎么能使她不激动。她虚心地向工人师傅学习，很快掌握了开汽锤的技术。

一天下班后，方杰回到家里，拿出她离开东风公社时老铁匠张大叔送给的锤头。她看着锤头上留下来的斑斑痕迹，重温了张大叔嘱咐她的话：“方杰！到了工厂要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好好听工人师傅的话，大叔没咱送你的，这把铁锤，你拿着吧。在战争的年代，大叔不知用它打了多少机件支援前线；又不知打了多少镰刀、锄头参加军民大生产。拿着它要时时刻刻想着为革命多做贡献！”……

一股激流在方杰胸中起伏，帝国主义还在猖狂，世界上还有多少劳苦人民没有解放！方杰双手紧紧地握住了这把经过战斗洗礼的大锤，暗暗地下了决心。

繁星还在天上眨眼，方杰提着大锤急步向工厂走去。

深秋的夜晚，明亮的圆月在高空悬挂着，披着银光的工厂，马达轰鸣，机器隆隆，工厂在沸腾。

方杰从车间里搬来一个大木墩，在月光下练起锤来。几个月不打了，乍一练，胳膊还真有些发酸呢。方杰哪管这些，朝着木墩狠狠地砸去。

“咚！咚！”锤声随着晚风飘散在夜空里。

“歇歇吧，方杰！”背后一个亲切的声音响起。

这是多么熟悉的声音啊！方杰一回头，是尹主任。

尹主任亲切地走到方杰身边，笑眯眯地说：“怎么，练起大锤了？”

“尹主任，我……”方杰一古脑向尹主任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尹主任目不转睛地望着方杰，心想，真是革命的好后代啊！他对方杰说：“好姑娘，想的远，有出息！来，咱们一起练练。”尹主任把小棉袄一甩，也操起了大锤。

月光倾泻在这一老一少健美的身影上。

方杰这一练锤，李扬的心却结了个疙瘩。原来，李扬每天打锤累了，都要坐在工作台旁的木墩上休息。可这一天，木墩却不翼而飞了。他一找，在院子里，就搬了回来。第二天又不见了，他一找，还是在院子里找着了。他仔细一看，木墩的中间有个粉笔圈，上边探着不知多少锤打的印子。嗯？怪！是谁干的呢？不行，我明天得好好侦察侦察。

第二天，东方刚一冒红，李扬就跑到车间。嗨！只见方杰在院子里“咚咚”地砸着那个木墩。李扬上去一把掖住了她抡起的锤把：“我说你呀，真是老鼠囤满——没事找事，大

汽锤一开，锵！锵！多神气啊！干吗练这玩意儿！”李扬用一只大手举起大锤，在头上抡了一个圈儿，又轻蔑地说：“这玩意儿，等两年，该送进博物馆喽！”

方杰瞅着李扬严肃地说：“李扬，我看你眼睛有些‘近视’。”

“这是哪来的话呢，我左眼一点五，右眼也一点五，我才看得远呢！”

“不！你的眼睛‘近视’了，你只看到车间，看到汽锤，没有看到全中国，全世界！帝国主义存在一天，战争的危险就存在一天。我们的一切工作要从实战出发。若是打起仗来要转移，手锤灵活又轻便，再说，支农的任务又很多，在目前条件下，加工一些小型物件，不是还少不了这大锤吗？我们多掌握一门技术，就可以为革命多做一分贡献嘛！”

听了这番话，李扬的心里翻腾起来，真没想到跟自己同时进厂的战友，把战备、支农和打锤联系得这么紧。对方杰产生了敬意，可嘴上却不服气地说：“我倒要看看，你用大锤做什么贡献！”说完就腾腾跑开了。身后，那坚实、有力的锤声又响了起来。

几个月来，方杰练锤的劲头越来越足，一手打锤技术已练得棒棒的了。前些日子，支援农业的任务刚一下来，要成立个大锤组，她听说后，就头一个跑到尹主任那里去报了名。尹主任望着这个孔实、健壮的姑娘，心想：好刀要在石上磨，好钢要在火中炼。

就这样，方杰被分配当大锤组的组长。

扬就兴冲冲地朝洗澡间走去。

他洗完澡，肩上搭着毛巾，嘴里哼着歌儿，抒发着一天劳动后的欢乐，朝自己的工作台走去。走到台前，歌声嘎然而停了，他直觉得脑袋“嗡”地一声好象被什么击了一下。

原来李扬的工作台前压着一张检查单，上面用红印色印着两个明显的大字“废品”，印迹还没干，他忙抽出来一看，上面写着：废品四个，需要返修。

李扬从字迹上判定，是方杰检查的，心里就更不痛快。他走到窗前一瞧，又见方杰左手拿着小红本子，右手拿着一把大锤，正在起劲地讲什么，周围的同志们都认真地听着。噢，今天是星期六，方杰正在给大家上业余技术课。

李扬无精打采地抱着一个篮球，独自向篮球场走去。

方杰上完业余技术课，心里还想着李扬出废品的事，她跑进车间一看，人不在，就往篮球场跑去。可不是，李扬正心不在焉地打球呢。

方杰也跑上去，抓球就投，“当！”球到篮板上弹了回来。她又抓起球狠劲地朝篮板扔去，“当”地一声，球又被弹出老远，还没投进去。

李扬站在一边，禁不住“嘿嘿”地笑了，心想：打球可不是顺手就扔的。随后，李扬示范似地抓过球，只轻轻一跳，“嗖”地一声，篮球准确、利落地投进了篮框。

“李扬，我怎么就投不进去呀？”方杰走到李扬跟前问。

李扬漫不经心地说：“凭劲大不行，要投得准。”

“那你说，怎么样才能投得准呢？”

三

锻工车间，锤声鼎沸，炉火熊熊。大锤组紧张的工作正在进行着。

李扬晃着平顶头，挥动着滚圆的胳膊，可以看出他格外的来劲。今天，给李扬掌钳的老师傅开会去了，看火候，大锤打哪儿，就全凭李扬掌握了。

锻打的转向臂上有个叉，它们之间的高度差要求严格准确，如果稍不合格，安装到农业机械上，就会出现大事故。

李扬第一次带班操作，开始心里也有点紧张。当他锻完了几个部件之后，绷得紧紧的心便渐渐轻松下来。心想：这玩艺也没啥了不起，我不是也照样能打了吗？李扬想起一个打好的转向臂看了看，又想，哼！还满好呢！方杰就是事多，一见到我就叨叨没完，什么“要为革命学技术”啦，“要注意质量”啦。一星期还组织了两次业余技术课，嘿！我一次也没参加，大锤这玩艺，打就是，还有啥练的呢？有一身力气就行呗！

李扬想到这儿，越打越快，大锤象流星似的左右飞舞起来。

下班铃响了，李扬收住大锤，被汗水湿透的红背心早已贴在背上，他忙着和伙伴们收拾工作台。

“嘿！还超额完成了两个呢！”李扬惊喜地叫起来。心想：不参加技术练习，照样可以超额完成任务。收拾完，李

“那还用说，练呗！”

“说得对！李扬，要想球投的准，光有劲不行，要练！可打大锤光有劲也不行，要保质保量地完成这次支农任务，也要认真练就真本领嘛！”

李扬慢慢低下了头，心想，方杰在帮助自己呢。她把大锤和篮球联系上了，嗯，说的也还在理。

方杰又诚挚地说：“李扬，从你今天出的废品来看，说明你还没有完全掌握好打锤的技术啊！不是又红又专，我们怎么为革命做贡献呢！我们怎么能锻造出更多更好的机件支援农业机械化呢！”

“我……”李扬没有说下去。

“关键在于你的思想，思想偏了，锤才偏哪！”

李扬细细地咀嚼着方杰的话。

“李扬，我给你讲一件事情，这是我亲身经历的。”方杰看着那满天的晚霞，便娓娓讲述起来：“那是在一九六九年春天，正是春耕大忙季节，一清早，我跟着播种机在黑油油的土地上播种，刚播到地头，播种机突然原地打起转来。我赶忙去修，怎么也修不好，急得我上去下来，团团转！你可知道，春耕误了农时，到秋后不知打多少粮食啊！正当我急得满头大汗，老铁匠张大叔跑过来，帮助我拆开一看，原来毛病出在转向臂上，就是和你今天干的一样，转向臂的高度差没有锻打准确，到转弯的时候，就失灵了。幸亏张大叔早有准备，把事先预备好的转向臂换上，才排除了那场故障，没有影响春耕。”

听着方杰的讲述，李扬的心就象一锅沸腾的水，上下翻腾着，方杰的话一字一句，就象一颗颗炮弹击中了他的要害。他决心立即为革命练好精湛的技术，说了句：“谢谢你的帮助！”便猛地一转身，向车间跑去。方杰望着李扬的背影，也朝车间赶去。

还没走进院子，方杰就听到了“咚咚”的锤声，李扬正在她练锤的那个木墩上，挥舞双臂练锤呢。

“慢着！”

李扬一回头，见是方杰。她走过来，从李扬手里拿过大锤，说：“我体会，打锤也必需稳、准、狠，才能锻造出合格的锻件。”

说着从口袋里拿出一截粉笔，在木墩的中间画了个白圆圈儿，又冲着手心吐了口唾沫，便轻展双臂，抡起大锤。她锤锤坚实、稳当，不偏不差的砸在粉笔圈中间。

李扬眼睛瞪得溜圆，仔细地观察着方杰的每一个动作，心里琢磨着方杰的每一句话。

方杰一口气打了十几锤，才停下来，把大锤递给李扬说：“你也打得很好，要进一步要求打得很精确！”

李扬浑身是劲，按照方杰的指挥，朝着粉笔圈圈内狠狠砸去，越打越有劲。看那副架势，好象要把这些天来，他没上的业余技术课全都补上，好象要把头脑里的错误思想统统打掉！

夜幕快降临了，方杰用胳膊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对汗水淋漓的李扬说：“今天就练到这儿吧，明天星期日，好好休

了。尹主任眯缝起眼睛，看着面前的两个年轻人，微笑着。方杰手在胸前一挥，兴奋地说：“干吗要你一人返工呢？一起来吧，并肩前进！”

“好！”李扬“嗖”地操起大锤，大声赞同说，“并肩前进！”便一个箭步跨到铁砧前。

尹主任那双能捏碎石头的大手又抓起铁钳，方杰和李扬甩开两臂，交替地抡起大锤，砸声震耳，火花四溅，在他们锤头猛烈、准确的敲击下，铁砧上一只象螃蟹似的转向臂，刹那间就变得完全合乎规格了。

灿烂的朝阳光辉象万道金箭，透过窗户，照在他们三个滚着汗珠的脸上。尹主任又抓住大铁钳，从炉里夹出最后一个通红的不合格的转向臂，往铁砧上一搁，方杰立即挥舞起大锤，和李扬交替地猛砸起来。她身穿红绒衣，沐浴在阳光里，显得那样英俊，矫健……

息休息。”

方杰说着，又从口袋里掏出个笔记本，递给李扬说：“这是我的技术笔记，你拿去参考参考。”

李扬伸手接了，只见封皮上写着“为革命而学”五个大字，顿时觉得这个小小的笔记本，有挺重的分量。

四

星期日早晨，晴空万里。李扬在通往工厂的路上疾步走着。

昨晚儿，他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实践论》，又仔细地读完了方杰的笔记，只觉得心里象有一条明亮、宽广的大道伸延到远方。现在他正准备到车间去，把昨天锻打的废品返修出来，再练会儿大锤，争取突破打锤的技术难点。

李扬的步子越来越快，直向车间奔去。还没进门，就听到了铿锵有力的锤声。李扬急忙走进去一看，啊！是尹主任和方杰！

炉火映红了他俩的脸膛，尹主任那一双大手紧紧地握着铁钳，方杰穿着背带裤，里面套着红绒衣，正挥舞着大锤。李扬看到这情景，一股热流涌遍全身，那铿锵有力的锤声，一下一下地仿佛打在他的心上，他再也抑制不住了，高喊了一声，“主任！方杰！”便呼地冲上前去，又惭愧、又激动地说，“让我来返工吧！”

尹主任和方杰看到李扬这突如其来的举动，顿时明白

风口浪尖

上海航道局工人创作组

傍晚，夕阳的余晖把小小的青沙岛映得黄橙橙、金灿灿。那伸展到天边的笔直的海堤，如同一条自天而降的金色彩带。海堤尽头出现两个黑点，黑点越来越大，是两个人。一个是老人，叫根祥，护塘工，黑乎乎的四方脸上，一对又粗又黑的浓眉特别精神，两鬓花白，高高的前额刻着几条深深的皱纹；另一个是姑娘，叫方玲，水文工，黑里透红的圆脸上嵌着一对机灵的大眼睛，扎着两根小辫。这一老一少是刚从公社开完防汛紧急会议回来。据气象台预报，青沙岛今晚有暴风雨袭击。刚才会上的话还在方玲耳畔回响。公社党委张书记特别对她说：“阿玲，你来我们青沙岛水文站三个月了，你不是常说要考验考验吗，今儿晚上可是个考验的好机会啊。”张书记还对她讲：“阿玲，今晚不但有大风雨，还有大潮汛，估计午夜十二点潮水最高。如果水位到达五米二，你就要报警，我们立即组织人员护堤。……”

方玲抬头望望天空，天空没有一点风，没有一丝云彩；望望海，大海象一头巨大的怪物，懒洋洋地躺在那儿动也不

动。空气又闷又热。她不禁疑惑地问：“根祥大伯，你瞧这天会有暴风雨吗？”

“怎么会？”根祥抬起头，看看天说，“你别看眼下风平浪静的，这可正是暴风雨快来的征候。我们这儿有句老话：西天飞彩虹，下雨又刮风。嗯，今儿这场暴雨可能还不小呢，少说也要落三寸。”

“乖乖。”方玲调皮地伸了伸舌头。

“怎么，害怕啦？”

“怕？”方玲一甩短辫，“我怕这场暴风雨不来哟，哈哈！”

“嘿，好！”根祥不由得笑了。半晌，又语重心长地说：“阿玲，今晚上你观察水位可不比往常，关系到这青沙岛上人民的生命财产。一个数字有千斤重啊。”方玲笑道：“大伯，你放心，我一定会准确记载每一个水位数字。”

“阿玲，北边海堤有塌方，公社集中人力去那儿抢修，上半夜我来不了啦，你一个人……”

“大伯，你放心。”方玲口气十分坚决。

说着，走着，来到一条岔路口。方玲说道：“大伯，我去检查检查自记水位仪。”

“好。”

方玲一甩小辫，扭头就跑。她刚跑了几步，就听到根祥伯又叫她。“啥事？”她回过头问。根祥伯嘱咐说：“别忘了，有什么情况就被报。”

“好！你放心。”说罢，空中响起一阵银铃似的歌声：“滔东海浪滚风雷，我为革命看水位……”根祥凝视着方玲那蹦蹦

蹦蹦跳跳的两根小辫，不由得回想起三个多月前的情景……

南沙岛水文站是一个重要的水文站。这儿的水位资料对航运战备、工程施工以及保护当地海堤都有很大的价值。建站后，根祥一直是兼职水文工，现在因为年纪大了，领导上决定派个人来接他的班。他多么希望派一个觉悟高，身体棒，不怕苦、不怕累的人来啊！那天，消息传来，领导上派人来了。他一大早起床，把那间小小的水文站打扫得干干净净，就上堤岸等了。初升的太阳照着一望无垠的大海，水波闪着鱼鳞似的金光。他眼睛眯成一条缝，望着，盼着。不一会，交通船终于来了。滩地宽，船靠不上。他赶紧划起舢板迎上去。他隐隐看见船头站着一个肩宽腰圆的彪形大汉，不用说，准是他！根祥一阵高兴。

“根——样——”彪形大汉用手圈在嘴上喊。

“老——于——”根祥这才看清是“水文二号”的老大，便把小舢板靠了上去。

“根祥，给你带来个小伙伴。”老于的话音未落，船舱里钻出个女娃娃，稚气的脸上，闪着一对调皮的大眼睛，脑后翘着两根小辫子。

“是她！”根祥楞住了。

“我叫方玲。”姑娘清脆地说。

“他叫根祥，是公社护塘工兼水文工，是这儿的老土地爷啦。”于老大看到根祥的尴尬相，连忙介绍说。他又拍了拍还在发愣的根祥，眨眨眼：“老伙计，我的差事完啦，哈哈，再会。”“根祥大伯！”姑娘亲切地喊了一声，拎着小包，“咚”地

一声，机灵地跳上了小舢板，把舢板震得晃了几晃。根祥忙稳住舢板，说：“快坐好！快坐好！掉到海里去可不是闹着玩的。”姑娘伸了伸舌头，坐了下来。“水文二号”开走了。空荡荡的大海上只剩下他和这小姑娘了。

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早盼，晚盼，盼来这么个人，年轻不说，还是个丫头。他看看那圆圆脸和那调皮的翘鼻子，唔，顶多不过二十岁。

根祥心里想着这件事，连摇橹也有点别别扭扭，槽老是从槽钉上滑下来。姑娘忽然站了起来：“大伯，我替你摇。”

“你会摇橹？”根祥瞅瞅她，心想：这可不比你在这上海公园里划船啊。

根祥迟疑片刻，把橹给了姑娘：“试试看吧！”

舢板在方玲操纵下稳稳地向前。根祥打量着她熟练的动作，暗暗称奇，不由得问：“小姑娘，你啥时学会摇橹的？”

“小时候跟爸爸学的。”

“你爸爸干啥的？”

“打鱼的。”

“嗯。”根祥大伯点点头，还想说什么，但没等他开口，方玲嗓子一亮，唱起了水文工之歌：“滔滔东海浪风雷，我为革命看水位……”

歌声在碧空中回荡，给静悄悄的海滩增添了无限生气，无限活力。

可是，根祥对方玲总还是有点不放心。这天，他特地去找了公社张书记，说：“张书记，不是我根祥思想保守，把担

子交给这姑娘，我实在不放心。”

张书记笑笑：“老一辈的班就要他们来接呀。”

根祥点点头：“这话不假，不过这儿喝的是咸水，走的烂泥滩，烧饭、种菜，样样得自己来，生活艰苦不说，整天伴着海塘，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这小姑娘能顶得住吗？”

“据我了解，阿玲从水文学校毕业后，是经过一番锻炼的。你听说过大雁岛水文站的事迹吗？”

“是不是两个姑娘在海滩坚守一天一夜看水位？”

“对！阿玲就是其中之一。”

“读书人热情高时，坚守一天一夜问题不大，可这儿是长期的，怕时间一长就冷了！”

“冷了，咱就给她加加温呗！青年人就应该放到风口浪尖去锻炼。”两人说着大笑起来。……

方玲是个闲不住的姑娘，真是浑身有着使不完的劲儿。除了每天看水位，测风速，做报表，烧饭做菜，看书学习外，没几天，水文站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给刷个雪白，甚至连那矗立在海上的蓝底白色的水尺牌上也给来了个大扫除。

一天，根祥去水文站，只见屋里空荡荡的，不见姑娘人影，他嘀咕着：“这孩子到哪儿去了？真粗心，门也不关。”他在外喊了一声：“阿玲！”

“我在这儿哪！”

根祥一听声音从天上飞来，便用手遮住眼角，仰头一看，只见方玲爬在二十米高的风速杆顶上，微风吹动着她那白衬衣，就象展翅高飞的海鹰。

“啊呀！你都上天啦！”根祥吃惊地喊，“快下来！”

“快好了。”一会，方玲两腿一夹，双手抱着风速杆，嗤溜一声滑到地上。瞪瞪几步，跑到他面前，只见她圆脸上划了好几道黑印，鼻尖上还冒着汗珠呢。

根祥关切地问：“你爬得那么高干什么呀？”

“我去检查风速仪，给加点儿油。”方玲一推扣在脑袋上的工作帽，轻松地说。

“加油？检修组会来搞的。”

“我想自己学会检修，万一风速仪坏了，检修组又赶不来，也好对付。”

根祥点点头，他在眼里，喜在心里，又说：“往后，要上去告诉大伯一声，可得注意安全哪！”

“大伯！我一定注意。”根祥觉得心里踏实了。可是，没出几天，方玲沉默了，也听不到她的歌声了，她整天拿着望远镜坐在滩头，朝海上望呀望的。根祥心想：大概是想家啦，这望远镜能望到家吗？他走到方玲身边，关心地问：“怎么样，想家啦？”

“唔！”方玲举着望远镜神秘地笑着。

“离上海远着哩，再好的望远镜也望不到呀。”

“能望到。”方玲笑着说，“不但能望到上海，还能望到五大洲、四大洋哩！”

“哦！”根祥会意地点点头。

方玲摊开一张纸。根祥一看，纸上密密地写着许多水位数字，这是人工观测的水位记录。他心里明白了一大半，

方玲正在练水文工的基本功呢。他故意问：“阿玲，有现代化的自记水位仪，还看水尺？”

方玲调皮地望了根祥一眼：“大伯，你不是常说要有‘战备观念’吗，要是水位仪出了毛病怎么办？”

根祥心里升腾起一股喜悦，说：“好呀！阿玲，为革命，就是应当这样练。不光要白天练，晚上也要练；不光风平浪静要练，更要在风口浪尖上练，这样才能练出真本领来。”

“大伯，我一定照你的话做。”……

如今他看看方玲远去的背影，不由得自言自语地说：“我该放心了！”说着，他大步走向海塘办公室。

方玲与根祥分手后，来到海塘检查水尺，然后又检查自记水位仪的线路和气象仪器，回到水文站，天已黑了。她匆匆吃完晚饭，就在办公桌前坐了下来。看看手表，才七点。今晚她象一个守候在战壕里的新战士，等待着一场即将到来的激烈的战斗一样，有点急躁和紧张，但却怀着必胜的信心。她想：万一自记水位仪发生故障，怎么办？对，得作两手准备。她拿出望远镜、手电筒和一面旧铜锣。

说起这面旧锣，还有一番来历哩，这是根祥伯送给她的纪念品。自从那天在滩头谈话后，第二天他就拿来这面锣，对她说：“阿玲，我老头没啥东西送给你，这锣你拿着吧。”她很奇怪：“给我这旧锣干啥？”

“你可别小看这旧锣，用处可大啦。咱们干什么事都得作两手准备呀，要是电话线断了，在海塘上有啥事，锣一响可听十里八里。再说，它是我根祥的传家宝，就是用金锣我

还不换呢！”

原来，解放前，根祥也是海塘工。那时这小小的青沙岛全是地主朱三财的天下。朱三财年年收护堤费，却从不修海堤。海堤由于年久失修，一九四八年秋天，一次台风和大潮袭来，海堤决了口。当时根祥提着锣，在海堤上拼命喊着，可是，洪水终于吞没了小小的青沙岛。乡亲们用小木船救起了根祥，可怜他除了这面旧锣，一家老小被冲得无影无踪。而朱三财一家却乘上早已准备好的两只大船。事后，根祥和群众告朱三财贪财害命。朱三财却倒打一耙，和反动法院串通，一口咬定根祥报警迟缓，护塘失职，将他抓进监牢，直到解放才放了出来。

方玲这才明白，这不是一面普通的旧锣，这是青沙岛上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活见证，接下这面锣，也就是接下根祥大伯和整个无产阶级对自己的期望和委托。她把锣放在手电筒和望远镜旁边。

夜越来越深。窗外，风，呜呜地叫着，雨点“哒哒”地打在玻璃窗上，象爆豆一样。开始涨潮了。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十时，十一时，方玲注视着自记水位仪，寂静中，仪器“的答、的答”均匀而有节奏的响着。那蓝色的显示水位高度的曲线慢慢慢的上升着：四米二、四米三、四米六、四米七……忽然，那蓝色的曲线不动了，她以为自己眼花了，揉了揉，呵！确实不动了！仪器并没有坏，莫不是风把电线……想到这里，她披上雨衣就往外跑。拉开门，一股急风夹着粗大的雨点向她袭来，她头一昂奔了出去。

根祥两手打着手电筒，照亮了前方的水尺。方玲双手举着望远镜，为了使身体不摇晃，将水位看得更准确，就扑在地上，两肘躺在石头上，睁大眼睛，屏住呼吸，艰难地看着。“五米二！水位已五米二！”她大声地说着，看着根祥大伯。黑暗中，根祥两眼闪着坚定的光芒，说：“敲锣！”方玲站起来拿着铜锣，“当！当！当！”使劲地敲了起来。这声音震荡了长长的海堤，震动了整个青沙岛。

张书记和社员们都立刻赶了上来。

“水位五米二。”方玲报告说。

张书记激动地说：“早准备了，你瞧——”

方玲一看，电光、火把，把长长的海堤照得通亮。

一场紧张的战斗之后，险情排除了。潮水退了，风息而停。大海恢复了平静。一轮红日喷薄而出，万道霞光照在长长的海堤上，照在人们被汗水和海水沾湿的脸上。

张书记看看方玲，再看看根祥，似乎在说：“怎么，该放心了吧。”根祥欢笑着，他那密布皱纹的眼角漾起了一层喜悦的泪花。

“大伯！咱们去修水位仪的电线！”

“好！走吧。”

这一老一少浴着朝霞，沿着金色的海堤，大步向前走。去。……

篝火正旺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字数108,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5 $\frac{3}{4}$

1972年12月北京第1版 1972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10019·1954 定价0.38元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风刮得她站不稳，雨打得她睁不开眼。她沿着线路检查着，在距海堤不远的地方，只见断裂的电线在风雨中摇晃。她毫不犹豫地把手一摔，双手抱住水泥柱，向上攀登，雨水汗水顺着她的脸颊往下淌，雷电好似在她头顶上爆炸。光溜溜的水泥柱，就象涂了油似的，在这样的狂风大雨中每上升一步要花多大的气力呀。她默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终于攀上顶端，她仔细地查看线路，发现一时没法修复，一看手表，糟糕！十一点半了，离高潮只剩下三十分钟了。只有一个办法，用人工观测。她忙滑下来，奔回房间，背上望远镜，拿起手电筒，提着铜锣向海堤冲去。

方玲刚上堤，只见前面向有人在急急地赶来。一看，是根祥大伯。根祥走近她，说：“北边海堤没事了，我惦记着你，先来了。”

“大伯，水位仪的电线断了，马上得人工观测。”

“走！我帮你照手电。”

大海就象发了疯一样，滔天的大浪一个接着一个，汹涌着，喧啸着。在这狂风暴雨之夜，要准确地读出水尺上的水位数字，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啊。但凭着那崇高的革命责任感，凭着那平时练就的一身硬功夫，根祥和方玲准确地读出一个一个数字，四米八、四米九……

他们忘了浑身透湿，忘了因倦和劳累，倒觉得大风在为他们呐喊，暴雨在为他们伴奏，而海涛则为他们助威。

十二点正。关键的时刻终于到了。

柬埔寨通讯集

英勇不屈的革命战士

一九七一年一月初，朗诺—施里玛达—山玉成叛国集团出动一个团，大约有一千人左右，在大批的飞机和大炮的掩护下，分兵几路，向波萝勉省波雷索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扫荡”，妄图消灭这个地区的革命力量。波雷索地区民族解放武装力量在阵线组织的领导下，怀着对敌人的满腔仇恨，决心粉碎敌人的猖狂进攻，保卫革命政权，保卫解放区人民。

曾库敦是民族解放军某连第十三班的战士。他和班里十名战友肩负着截击斯法栋村二百多名金边伪军的任务。尽管敌人的人数较多，并且用飞机、大炮等现代化武器全副武装，但是民族武装力量使他们闻之失魄，见之丧胆。伪军每移动一步，事先都得出动飞机进行袭击。

十三班的战士分成三个小组，作好了战前的一切准备，决心在这次战斗中狠狠打击敌人。果然不出所料，伪军为了进攻十三班的阵地，跟往常一样出动了飞机，进行了一阵狂轰滥炸。十三班战士英勇不屈，坚毅不拔，沉着应战。敌人心想：有飞机开道，就不会有什么风险了，便气势汹汹地冲了上来。当敌人靠近后，班长一声令下，严阵以待的十三班战士向敌人发动猛烈袭击。才两分钟，就首战告捷，打死、打伤敌人二十多名，其中包括一名伪军中尉。敌人乱作一团，慌忙掉头逃窜。这时又来了一群敌机，敌军指挥官强迫士兵们进行反扑，并色厉内荏地威胁他

们说：“再去跟他们较量一下。”英勇的民族解放军战士们又沉着地打退了敌人的三次进攻，打死、打伤大批敌人。敌人拼命呼救，请求援军，并悄悄地从十三班阵地的背后偷袭过来。十三班战士知道自己已处在包围圈里了。

在这危急的情况下，曾库敦向班长请求说：“我们已被敌人包围了，班长赶快率领全班战士转移，把掩护的任务交给我吧！”班长说：“不，我留在这里，战友们快撤！”战士们都纷纷表示决心，要求将自己留下来，但曾库敦仍然坚持要求自己留下来完成这一光荣任务。

敌人越来越逼近，曾库敦再一次强烈要求说：“为了保存力量，请班长立即率领战友们撤出阵地。”全班战友知道很难再说服他改变主意，于是只好激动地向他告别。十三班战士们勇猛抗敌，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圈。曾库敦怀着满腔的怒火，时而向西面开枪，时而向东西面射击，不停地将一颗颗仇恨的子弹射向敌人。敌人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妄想活捉曾库敦。曾库敦伏在地上，等到敌人靠近二十米远的时候，向他们扔出了一颗手榴弹，炸死、炸伤敌人二十多名。敌人惊慌万状，狼狈逃窜。敌军指挥官气急败坏地用手枪逼着士兵说：“冲上去，不用害怕，他已经没有弹药了。”曾库敦四面临敌，他明白：考验自己的时刻到了。他决心为革命事业，为人民献出自己的生命。他怀着对美帝及其走狗朗诺一施里玛达一山玉成之流的刻骨仇恨，把枪紧紧地抱在胸前，这时，敌人已经蜂拥上来了，他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三十多名敌人被炸死，英雄战士曾库敦也壮烈牺牲了。

太阳早已西沉，夜幕笼罩着整个大地，黑乎乎的一片。伪军遭到了沉重的打击，那批溃败的伪军不敢再继续“扫荡”了，拍着一百多名伤亡士兵灰溜溜地撤回据点。

在一次又一次的战斗中，民族解放军顽强奋战，勇敢杀敌，粉碎了敌人的每一个罪恶阴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伪军遭到了可耻的失败，知道了我军战士的厉害，以后，他们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曾库敦光荣牺牲了，他的光辉形象却永远活在柬埔寨军民的心中。曾库敦虽死了，但千千万万个象他一样的英雄战士正在战场上顽强战斗，英勇杀敌，赢得了越来越辉煌的胜利，并将取得彻底的胜利，解放全国人民。

蒙

今天，在朗诺—施里玛达—山玉成伪政权暂时控制的一块狭小的地区，人民遭受到难以想象的苦难，每天忍饥挨饿。金边卖国集团对统治区人民加强了法西斯专政，不管是谁，是穷人还是有钱人，都决不轻易放过。朗诺—施里玛达—山玉成这伙美帝走狗，严格限制了大米、鱼、肉等日用品的供应，还肆意抬高物价，使得在他们暂时控制下的金边地区人民在生活上遭到了极大的困苦。人民的愤恨，愈来愈蔓延到各个阶层，他们不堪忍受暴政统治下暗无天日的生活。

贡大叔是一个农民，年纪四十七岁。他是鳏夫，有两个儿子。他的妻子在次子刚满周岁那年逝世了。朗诺—施里玛达—山玉成反动政变后，贡大叔预料到这个卖国集团会使用奸诈伎俩，抓青年人去当兵，替他们头号主子美帝发动的侵略战争卖命，充当他们的炮灰。热爱祖国和热爱人民的贡大叔决定通过当地的革命组织，把二十岁的大儿子先送到他已故妻子的故乡去。

他的大儿子叫蒙。蒙到了家乡，立即要求参加革命。组织上高兴地同意了他的请求。从此蒙参加了革命队伍，和一部分青年生活在一起。在和革命队伍里的青年们相处中，蒙从来没有在言行和谈话中表现出金边腐朽社会的恶习。他也从来没有和其他青年人闹过别扭；相反，他总是虚心向朋友们学习，并处处以身作则。组织上培养蒙，蒙也天天集中精力学习过去从来不懂

的文化和政治。

在短短的时间里，通过革命熔炉的锻炼，蒙大大地提高了觉悟，并且在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中，进一步提高了工作的责任心。组织分配他和其他八个青年一道工作，蒙和其他青年一样，坚持革命的态度和作风，心胸开阔，广泛地团结朋友。他认识到，只有紧密团结在一起，拧成一股劲，才能克敌制胜。蒙想到的是集体利益，并体现在行动中，毫不动摇。例如，一天，蒙得了疟疾，病得很厉害。朋友们集体决定，为了使蒙病情好转，给蒙打针，但是，蒙想到了集体利益，拒绝这样做，他说：

“请你们不要过于照顾我，我的病不那么严重，还是把药留给其他人用吧！”

又例如，一天晚上，领导上派蒙和别人一同去接收一些物资。在行军中，蒙不慎掉进一个深坑。朋友们担心他的身体，把他抬着走。当蒙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时，脸上露出了笑容，很愉快地对朋友们说：

“请不要抬我，我自己能走。”

这些生动的确实说明了蒙的革命立场。他表现出要坚决改掉自己身上缺点和排除万难的精神。

组织上看到了蒙的许多优点，决定派蒙到前线去做争取敌占区同胞的工作。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蒙和其他三位青年出发了。他们步行了八个小时，来到了靠近金边的一个村子。蒙通过组织介绍信和村委员会取得了联系。蒙在村子里逗留休息，等候新的任务。晚上，他参加了村委员会会议，会议充满了亲密的友谊、团结和战斗的气氛。会后，蒙就在村子里过夜。

翌日清晨，村委员会，特别是村委会主席为蒙能顺利开展工

作而作了周密细致的安排。蒙以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兢兢业业地执行组织交给的任务。

临行前，组织上曾交待过，内线工作人员已经有了安排。所以，蒙为了顺利进行争取同胞工作，首先和敌占区工作人员接上了关系。动员同胞脱离金边伪政权进入解放区，是一件艰巨的工作。尽管将要遇到很大困难，耗费很大的精力，蒙总是坚持不懈地完成这项重要任务，不退缩，不气馁，毫不犹豫地进行到底，珍惜组织上安排的一点一滴的时间。

蒙执行了计划的第一步骤。第一次，蒙动员了十户人家。第二次又进入金边敌占区，争取了十五户人家。蒙两次带领和护送从敌占区解放出来的同胞，并把他们交给了村委员会。村委员会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为同胞们准备了充足的饭菜茶水，还准备了整洁干净的房间。这两次争取同胞的工作，蒙都圆满地完成了。

第三天，蒙接到了组织的来信，叫他明天到新的地方接受任务。这天夜晚，月亮象一个圆盘，高高地悬在空中，银色的月光映照在解放区村庄上，犹如白昼。村委员会组织了声讨金边卖国集团的群众大会。会上，村委员会和全体村民在主席的安排下，揭露了朗诺—施里玛达—山玉成卖国贼发动全国性内战，致使许多人民丧失生命的罪行。

村主席对朗诺—施里玛达—山玉成集团欺压老百姓表示了无比的愤慨。他指出：

“要不是有了阵线组织，我也得不到解放。”

接着，刚从敌占区转移来的同胞们的代表也发了言。他说：“如果不是组织及时把我们解放出来，我们就要在朗诺—施里玛达—山玉成集团法西斯专政下，受尽饥饿的痛苦。”

代表以愤怒的心情，控诉和谴责了朗诺—施里玛达—山玉成法西斯反动集团。

接着，蒙也登台讲了话。蒙着重指出：

“同胞们之所以能得到解放，是由于你们自己克服了重重困难，鼓起了勇气，打碎了一切枷锁。同胞们到了解放区，就能过着不受欺压的平等生活。”

发言结束后，蒙向参加大会的乡亲们告别，准备到另一个地方接受新的任务。

乡亲们从内心里称赞蒙，正是因为他在工作中积极、机智和干练，组织才交给他新的工作。大家都盼望他在新的工作中取得成功。

在声讨美帝走狗金边卖国集团的会上，同胞们一致认为，当前主要任务是坚决打击敌人。全体到会者高呼口号，支持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坚决反对叛卖民族和人民的朗诺—施里玛达—山玉成集团，坚决反对他们的头号主子美帝和二号主子西贡伪政权。口号声震撼大地，索回在寂静的夜空。

大会在深夜十二点结束。村民们各自回家休息。第二天早上八点，蒙告别了乡亲们，又告别了前来送行的村委会主席，同通讯员一起步行而去。村委会主席怀着革命的情谊，目送着蒙渐渐走远，直到不见了人影，才返回村子。

英勇机智的通讯员

“英勇机智的柬埔寨青年通讯员，不畏艰险，敢于顶风冒雨，任凭风吹浪打，烈日当空，始终不渝地斗志昂扬，出色地完成上级交赋的任务。”这些革命的豪言壮语，通过“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之声”的介绍，柬埔寨人民已经相当熟悉了。通讯员们将这些满怀激情的话都已付诸于行动。

充当国际宪兵的美帝，唆使其走狗朗诺—施里玛达—山玉成卖国集团悍然发动政变，推翻独立、中立、和平的柬埔寨，于是，一场抗击美帝及其走卒喽罗的人民战争在柬埔寨的国土上爆发了！随着人民武装力量的迅速壮大，通讯力量也在茁壮成长。

柬埔寨人民没有电话、电报、汽车和飞机传递信件。然而，柬埔寨人民有勇敢的民兵担任的通讯员，他们认真负责地履行上级赋予的使命。敌人的汽车、飞机，我们可以击毁它，至于我们的通讯员，无论在解放区也好，或者在敌人暂时控制的地区也罢，真是星罗棋布，四通八达。我国人民，不论男女老少都乐意承担并能完成这项工作，人们充分地认识到：“通讯工作是一项为解放全国人民的光荣任务。在黑夜、白天、烈日、寒风和雷雨面前，我们通讯员的革命意志永不移，并以最愉快的心情，随时准备完成任务。”因此，村里的人们经常看到通讯员披星戴月地工作，他们把疲惫和个人的安危统统置于脑后，

常常在酣睡中被唤醒去执行任务。通讯员具有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在工作中一丝不苟，确保国家的机密。通讯员是人民的子弟，又是人民中的普通一员，对村、县的情况非常熟悉，了如指掌，他们抄近道，穿森林，经常战斗在人烟稀少的地方。这就是我们人民，他们奋不顾身地为自己的部队引道指路，插入敌人暂时控制的地区，切断敌人的交通，直至占领敌人的哨所。

在每一个革命的机构里，也都有通讯员。他们都是柬埔寨人民的优秀儿女，是不怕牺牲的棒小伙子。他们为人民服务，为阵线组织服务，心中只有一个信念：“美帝国主义侵略了我们可爱的祖国，我们的事业就是要把我国从美帝的魔爪中解放出来，要把我国人民从美帝的走卒——朗诺之流的剥削、压迫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戴友是成千上万个致力于人民战争的通讯员中的一个。他出生在一个贫农的家庭里，和父亲母亲一直饱受朗诺—施里玛达—山玉成美国集团的奴役，在水深火热的苦难日子里受尽煎熬。以后，民族解放军解放了他们的村子，戴友和村上的人民一样喜出望外，为摆脱了压迫和蹂躏而欢乐万分！他毅然决然地参加了柬埔寨人民武装力量部队的行列，为革命增砖添瓦。他意气风发，斗志旺盛，毫不含糊地指出：“只有奋起斗争，把帝国主义及其走卒朗诺一伙彻底、全部消灭干净，我们柬埔寨才能获得解放，繁荣昌盛。”戴友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作好了牺牲一切的准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组织上发现他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勇挑革命重担，在困难面前从不示弱，于是就决定任命他为机要通讯员。

每当组织交给新的任务以后，戴友总是千万倍地提高警惕，

爱护文件胜过爱护自己的生命，绝不让机密信件落到敌人的手中。为了把文件安全地送到目的地，他经常三更半夜出发，千里迢迢，爬山涉水；在穿越敌占区时，他镇静自若，动脑筋找窍门，善于应付各种紧张复杂的局面。

有一次，戴友白天出发去执行任务，要越过敌占区把一份特别机要的文件送到解放区。途经敌占区时，他进一步提高革命警惕，事先想好了一套随机应变的办法。那天，可真不凑巧！他遇上了三个伪军，敌人把他抓住了，并进行了全身搜查，但是敌人从他身上一点也没有发现什么违禁品，因为戴友早把文件安藏妥当。伪军还是要把他带到哨所去审讯。戴友百倍警惕，急中生智，决不中敌人的奸计，他想方设法地要摆脱魔鬼的羁绊。他对周围的地理一清二楚，心想敌人要把自己带到他们的哨所，必将越过一条水流湍急的大河，河上只有一座用两根木头架起的小桥。当他们走到桥中央时，戴友眼明手快，一下子转身把尾随的敌人撞到河里，自己便噗噗一声潜入水里。另外两个伪军毫无思想准备，吓得目瞪口呆，手足无措。戴友一口气潜游得很远很远，脱离了危险区。不一会儿，传来砰砰的枪声，但已无济于事了。

那个泗水的伪军，脚上拖着笨重的鞋，身上穿着浸透水的衣服，肩上还背着沉重的枪，在水里挣扎着，真是丑态百出，狼狈不堪。过了一阵，戴友一看形势不错，要在这紧张复杂的情况下掌握主动权，于是他就向那个落水的家伙潜游过去，一把将他卡死，缴了他的枪。戴友胜利地上了岸，隐身在附近的丛林里，作好与另外两个敌人搏斗一场的思想准备。这两个鬼家伙哪里还敢来较量，保住狗命要紧，拔起腿就溜之大吉了。

周围一片寂静，戴友抓紧时机，带着密件胜利地到达了目

的地。

戴友受到领导上的表扬，上级号召大家向他学习。他的英勇事迹马上传到了各个单位，大家都夸奖他的勇敢机灵，表示要以他为自己学习的榜样。戴友毫不自满，继续保持谦虚谨慎的良好作风，革命警惕性也与日俱增，并决心要为人民和阵线组织继续立新功！

战士和枪

不用说到了解放区，只要一跨进柬埔寨的游击区，你就可以看到一种令人无限感慨的情景。无论何时何地，人们因为有一支心爱的枪，就沉浸在热烈豪迈的欢乐气氛中。柬埔寨战士，特别是柬埔寨人民，无比珍惜革命组织发给自己的枪，因为它是消灭敌人，解放国土，挽救民族，拯救人民的枪。

看吧，在机关，在田野，在田间，在房前，男女战士，新老战士，围坐在一起，脸上挂着幸福的微笑，爱惜地擦拭着自己心爱的枪。他们的动作亲切而认真。他们有着高度的警惕，他们常说：“丢掉一个零件就等于丢掉一支枪，丢掉一支枪就等于放跑几百个敌人。”现在不难理解，柬埔寨人民已经站起来了。在手的无寸铁的情况下，他们就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了赤手空拳的坚决斗争。政变刚三天，人民，无论男女老幼，都手持短棒，肩并肩，勇敢地走上大街游行示威，反对叛逆的卖国政变集团。仅在磅湛、茶胶等省，愤怒的人民就打死了政变集团的几十个人。面对着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野蛮残暴的侵略，柬埔寨人民决不屈服。从腊塔纳基里到喷吓，从马德望到柴桢，男女老少，团结一心，决定开展人民战争，反抗敌人的野蛮侵略。这个历史性的决定，是我国人民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极大地激发了我国人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不怕困难、顽强战斗、消灭敌人、夺回政权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从此，武装斗争

在全国风起云涌。我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在前进，用缴获敌人的武器武装自己，一直发展到今天能够歼灭大量的敌人。我们战士手中的枪，几乎都是人民经过流血的殊死战斗从敌人手里夺来的。枪是战士的至宝，是他们为人民夺取政权必不可少的有力武器。因此，为了从敌人手里夺取枪或保护自己的枪不落到敌人的手里，他们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故事发生的地方，当时还是一个游击区。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但它仅仅是无数真实事例中的一个。一九七〇年五月，数十万美军、西贡伪军，分海陆空三路进犯我柬埔寨。一天，几十架直升飞机载着几百名美军和西贡伪军，由EV-10侦察机开路，F-105歼击机护航，气势汹汹地向某村扑来。直升飞机在村子附近降落的时候，F-105歼击机就在降落点周围狂轰滥炸，保护它的伙伴安全着陆。降落点周围村庄的房屋、农田、庄稼全被炸毁了，猪、牛、鸡全被炸死烧焦了。

仇恨的怒火在胸中燃烧。守卫在村子里的游击队，正在等待惩罚敌人的命令。队长手中的TKC枪是全队唯一最好的武器，队员手里的都是老式步枪或人民自造的土枪。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一方是只有一枝TKC枪的我们游击队；而另一方则是装备着重型武器、大炮、坦克，还有飞机保护的美军和西贡伪军。不一会儿，我们游击队接到了趁敌人下飞机时打击敌人的命令，目的是狙击敌人，争取时间，让人民从村子里疏散出去。游击队长毫不犹豫，抓紧时间进行了战前思想动员和战斗动员，并按照自己熟练的游击战术，把他的战士指派到各个隐蔽点，然后，他自己也满怀必胜的信念进入阵地。今天，队长心情特别激动，他庆幸自己又有机会亲手严惩美国侵略者及其西贡走狗。砰！砰！战斗打响了！复仇的子弹一齐射向敌群，多数敌人当

即被消灭在阵地上，但是剩下的敌人，数量仍然超过我游击队，他们就地死命顽抗，拚命放枪。仅仅只有十个人的我游击队，分布在各个有利地形上，彼此保持着很大的一段距离，准确地射击敌人。突然，敌人一颗子弹击中了队长的胸膛，鲜血象堵不住的泉水一样不停地往外流。鲜血浸透了衣衫，染红了土地。他知道自己不行了。就在这危急的时刻，他想起全村只有他手中这支好枪，如果他死在这儿，这支枪就一定会落到敌人手里。不能考虑自己的伤势，应马上竭力跳出敌人的火力圈。我们的游击队长紧紧抓住枪，挣扎着一步一步往外爬。血淌得更厉害了，他渐渐支持不住了，每当快要昏过去的时候，想到紧握在手中的枪，他就鼓起最后一口气挣扎着往前爬。敌人的子弹一齐向他猛扫过来，他不顾一切仍然往前爬，在离敌人大约五百米的地方，他停下了，扒开一堆树叶，把枪藏在里面，用树叶和树枝覆盖好，再继续十分艰难地往前爬。大约又爬出了二百米，他就壮烈地牺牲了。当敌人集中兵力组织火力开始反扑的时候，游击队一齐撤出战场汇集到集合点；一看，不见了自己的队长。于是，他们就四处寻找，终于在林子找到了队长的遗体。战士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抬走了队长的尸体。沿着队长用树枝留下的标记，战士们找到了队长的枪。他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把这支枪交给了组织。

这个故事告诉人们：对于柬埔寨战士，枪比自己的生命还要宝贵；对于正在用人民战争反对美帝及其走狗野蛮侵略的贫穷的柬埔寨人民，战士用鲜血换来的枪，是夺取政权的象征。因此，正在进行反美斗争的我国人民应该千方百计地夺取枪和保护枪。为消灭敌人夺回政权而勇于牺牲的柬埔寨战士，都深深懂得这个真理。在他们的心灵深处，直至生命的最后一瞬，

还铭记着组织的教导：在人民战争中，决定的因素是有觉悟、敢于拿起枪消灭敌人、夺取政权的人。枪，目前我国人民还非常缺乏，每获得一支枪都要经过拼死的战斗，请战士们珍视自己手中的枪。

吴哥战士的故事

今年加牙^①，柬埔寨民族的重奔祝福节^②，在暹粒省广大的解放区中，吴哥、巴公、罗莱、奔舍柴莱、婆门哥隆等寺院还是那样的热闹。妇女们繁忙地舂糯米磨粉，制糕饼点心，准备上寺院去。但是，今年与往年所不同的是，这些糕饼点心还寄给那些正在战斗的人们，乡亲们称他们为造最大的福的人们。他们是解放军战士，是柬埔寨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迅速成长的一支人民子弟兵。

在高棉广大的部队单位中，A 大队成立未满半年。它是在“尊非沙”^③时节时成立的，但在重奔节前，就已经建立了许多出色的战功。当春糯米的声晋报告节日到来的时候，A 大队的战士们也集合起来开会，总结在洞里萨湖上的一场出色的战斗所取得的经验。

过去，战士们在举手发表意见时，总是有所顾虑，在说话的时候，总是面对着指挥员，自我介绍：“我是×××，籍贯是……”今天，成十只手快速地、有力地举起来，意见也是单刀直入。

一只只茁壮的黝黑的手，指着那一张张简单的军事地图。每一个进攻的箭头，都好像是一把锋利的刀子……。在他们出

^① 高棉日历的月份，相当于阳历九月。

^② 即亡人节，相当于我国的清明节。

^③ 为迎接雨季的到来，祈愿全年丰收而举行的宗教仪式。

击的时候，划船声比水底的鱼儿晚间吃食物的声音还细小。这进攻的船只就好象吴哥古迹中的那加神一样——它象征着高棉民族的智慧和权力，今天获得高度的发扬。这些勇敢的人们，他们巍然站在那摇摆的船只上，直向朗诺伪军的头上射击。把他们打得有的倒下死了，有的跪下求饶，有的跳下水逃走。

看到今天战士们的情形，熟悉 A 大队的人总不会忘记三个月前，在洞里萨湖水上涨的时候，他们第一次在水面上战斗所取得的胜利，这一仗，也是这个大队的第一场战斗。

这首次战功，是这个单位正式成立之后不到半个月所取得的。那时，战士们还没有学会多少作战技术，但他们爱国爱民，仇恨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朗诺集团，他们学到以一当十的作战方法，打得敌人无法招架。那一仗，他们分六路冲进敌人碉堡，不开枪，不声张，就象旋风一样，把敌人抛进洞里萨湖中，幸存的敌人，都做了俘虏。被敌人监禁在那里的成万人民获得解救。许多人到了天亮才知道，自己已经脱离敌人的牢狱。有人称赞说：“首战告捷，旗开得胜。”

A 大队的第一场胜利，说明柬埔寨解放事业在飞跃进展。这个大队成立不久，人人争着要求打仗。

上级对 A 大队干部说：要同战士们仔细地商量，保证每战必胜。

有一天晚上，战士旺正在睡眠，听到枪声，立刻跳起来，拍着中队长的肩膀说：“打仗去！”

在练习打靶的时候，年轻战士们热切地希望及早出击。

到 A 大队后，我生活在一支朝气蓬勃、士气旺盛的队伍里。他们爱枪杆子、爱子弹、勤读书、斗志高，这是这个大队的宝贵精神。

击的时候，划船声比水底的鱼儿晚回吃食物的声音还细小。这进攻的船就好像象吴哥古迹中的那加神一样——它象征着高棉民族的智慧和权力，今天获得高度的发扬。这些勇敢的人们，他们巍然站在那摇摆的船上，直向朗诺伪军的头上射击。把他们打得有的倒下死了，有的跪下求饶，有的跳下水逃走。

看到今天战士们的情形，熟悉 A 大队的人总不会忘记三个月前，在洞里萨湖水上涨的时候，他们第一次在水面上战斗所取得的胜利，这一仗，也是这个大队的第一场战斗。

这次战功，是这个单位正式成立之后不到半个月所取得的。那时，战士们还没有学会多少作战技术，但他们爱国爱民，仇恨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朗诺集团，他们学到以一当十的作战方法，打得敌人无法招架。那一仗，他们分六路冲进敌人碉堡，不开枪，不声张，就象旋风一样，把敌人抛进洞里萨湖中，幸存的敌人，都做了俘虏。被敌人监禁在那里的成万人民获得解救。许多人到了天亮才知道，自己已经脱离敌人的牢狱。有人称赞说：“首战告捷，旗开得胜。”

A 大队的第一场胜仗，说明柬埔寨解放事业在飞跃进展。这个大队成立不久，人人争着要求打仗。

上级对 A 大队干部说：要同战士们仔细地商量，保证每战必胜。

有一天晚上，战士们正在睡眠，听到枪声，立刻跳起来，拍着中队长的肩膀说：“打仗去！”

在练习打靶的时候，年轻战士们热切地希望及早出击。到 A 大队后，我生活在一支朝气蓬勃、士气旺盛的队伍里。他们爱枪杆子、爱子弹、勤读书、斗志高，这是这个大队的宝贵精神。

这门迫击炮的射手速普、翁沙汪、梅春、斯飞等人，几个月前，为了逃避朗诺集团拉兵，不得不逃进森林里生活。

今天，“解放”这两个字，以神奇的力量把大家集合起来。而在他们的后面，还有千千万万的人，随时准备着接上去。

我不能不写一写芬和温两人。芬二十四岁，没有父母，流落于磅克底县，后来同一个孤女结婚。温今年三十一岁，同芬结为义兄弟，兄弟俩亲如骨肉，互相照顾着。他们在坡里述桥旁边，盖了两间小房子，相邻居住着。

温获得芬英勇牺牲的消息后，他决心参加解放军代替他的弟弟，他坚决要求行政委员会给他介绍信，并且一直找到单位驻地去。

这个故事在人民中传颂，也跟着部队传到敌人经常袭击的前线，它成了 A 大队战士战胜敌人的无穷力量。

坚定地站在吴哥土地上

正在洞里萨湖畔进行战斗的暹粒地方部队第二连，接到了向暹粒城南前线挺进的命令。在银白色的月光下，全连战士穿过散发着阵阵稻香的田野，凉风传来了乡亲们们的赞歌。二连的干部和战士们，个个斗志昂扬，怀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走在行军路上。他们边走边想：“要为解放祖国的神圣事业竭尽全力。”

出发前，指挥员对战士们说：“暹粒城是暹粒省最大的城市，敌人正在那里肆意残杀、压迫、蹂躏无辜的人民。盘踞在巢穴的朗诺伪军正在炮轰吴哥的一个区。几天前，美帝国主义还出动了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下，敌人在市区不得安宁，只好丧心病狂地进行‘扫荡’，破坏附近村庄。一天，一位大娘、一位大爷和十二个孩子都惨遭伪军的枪杀。”一路上，战士们每想到敌人对自己骨肉同胞进行的残酷屠杀，就无不义愤填膺。

二连的全体指战员真想一步跨到吴哥去惩罚那些杀人的魔鬼，让他们的脑袋搬家。连队来到暹粒城南前线阵地的头几天，未能如愿打击敌人。敌人每天派出小股部队出城活动，只要一遭到二连战士们的袭击，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狗命就立即逃回巢穴，因此，我们只能零星地打死他们几个。为了创造大量消灭敌人的战机，连长命令部队转移到离暹粒城一公里远的斯外宝塔附近。

二连进驻这个新阵地，就象在敌人背后插上了一把尖刀，使敌人吃不好睡不香，心惊胆战，坐立不安。因此，敌人企图不惜任何代价侵占这个阵地。

一天，早晨八时左右，有一百多名伪军朝宝塔方向移动。二连的战士立刻向敌人猛烈开火，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怕得要命。战士们倏地跳出战壕，用手枪和轻机枪击毙了成班成班的伪军。刚刚入伍的新战士贡萨鲁，尽管他的射击本领还没有过硬，但他有一颗保卫祖国、解放人民的心。今天，他的发射命中率特高，一下子就消灭了四名敌人。敌人乱成一团，妄图逃跑。但是活动在这个地区的游击队与二连紧密配合，早已堵住了敌人的退路。被围困的敌人首尾失顾，恐慌万状，连忙用电讯联系，向城内求援。敌人先用大炮轰击斯外宝塔周围地区，但仍然不能摆脱他们的困境，于是大约在上午九时，派了四百名伪军前来救援。这时，二连的战士们已经转移到附近的丛林里去了。战火纷飞的时刻一下子变得沉寂无声。敌人满以为二连的弹药已用尽，便得意洋洋起来，步步向前逼进。可是，他们不知道平静中孕育着难以捉摸的文章。二连的优秀枪手们正各就各位。一个名叫努通的战士敏捷地爬上洋桃树，将机枪架在树枝上，居高临下，打击敌人。七班班长、优秀的机枪手卜科尹动作机灵，在离敌人不远的一棵大椰子树下隐蔽起来。

战前准备工作一切就绪后，二连的全体指战员仍保持肃静，等着前来送死的伪军。当敌人来到相距三十米远的地方时，战斗打响了，指挥员在一片枪声中高呼：“战友们，惩罚敌人的时机来到了，让我们为暹粒——吴哥的同胞们报血海深仇而英勇杀敌吧！”敌人没有料到有这样密集的火力，顿时被打得落花流水。努通的每一发子弹都击中了敌人的脑袋瓜。班长卜科尹扳动机

枪，一道道火舌向敌人的左侧喷去。

在二连的猛烈打击下，敌人狼狈不堪，洋相出尽，有的被打死了，有的受伤了，有的直呼救命。伪军指挥官仗着人多，还想与二连相抗一阵，命令部下分成两路，通向二连。

战斗越来越激烈，有的战士负了伤，仍坚持战斗。二连全体指战员们心如潮涌，激情似火。卜科尹端起冲锋枪，冲在最前面，直插敌人的右翼。战士们前仆后继，英勇杀敌。战士卜逊左肋部中了一弹，止不住的鲜血染红了他的衣服，仍坚持不下火线。他坚定地讲：“战友们，我要和大家一起坚持到战斗结束。”

新战士贡萨鲁紧握手中枪，时而打在敌人的左侧，时而打在敌人的右侧，把敌人的火力引向他自己这边来，掩护连队。游击队与二连战士紧密配合，在敌人的背后给以出其不意的袭击。

战斗一直进行到中午十二时，敌人的七次反扑都被打退了。朗诺伪军连连败退，在斯外宝塔周围的阵地上丢下了二百多具尸体，只好灰溜溜地逃走了。

下午，二连奉命去执行新的战斗任务。

战斗结束后，当地人民向二连战士们送来了香蕉和大米饭。晚上，召开祝捷大会，大家精神振奋，意气风发，热烈庆祝在英雄的吴哥土地上赢得的新胜利。

第二次进攻波萝勉市

中旬的月光，把每个年轻战士的脸庞照得一清二楚。他们身上穿着沾着沙土的军装，肩上挂着还有火药味的沉甸甸的枪支。他们是刚刚攻打波萝勉市胜利归来的柬埔寨民族解放军战士。

站在路旁的数以百计的同胞一齐拥上去，把这支建立了新战功的人民子弟兵团团围住，给他们端来一碗碗椰子水，热情地对他们说：

“请到我家用歌吧！”并且问他们：“你消灭了多少美国佬？”“你消灭了多少南越伪军？”

这些在战场上勇如猛虎的柬埔寨民族解放军的战士，对亲人们的热情接待和争相邀请，感动得一时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正是这些战士，在波萝勉市的敌人巢穴里勇猛冲杀，把南越伪军海军陆战队打得落花流水，象田鼠一样四散逃窜。

那是在六月十四日夜间，柬埔寨民族解放军某部出其不意地向盘踞在波萝勉市的敌人发起了进攻，从四面八方同时向敌人开火，象尖刀似的迅速插进市中心区，把敌人分割开来。在战斗刚刚打响的头几分钟，南越伪军两个海军陆战营和朗诺军队的一个主力营、两个保安连，凭借着在市区北部筑起的一条防线进行顽抗。但是，仅仅经过三十分钟的激战，民族解放军的第一分队就逼近了丐珊三岔口。解放军战士们冒着弹雨，机智

地越过一道又一道障碍，并且选择了有利地形消灭敌人的火力点。十五日凌晨，丐珊三岔口周围的敌人被全部消灭。民族解放军战士抓住这个有利战机，迅速地直接向南越伪军的一所军官住宅发起攻击，把这里的敌人打得纷纷逃跑。

民族解放军第二分队的战士们同第一分队相互配合，直插市中心区，消灭了驻扎在市集区的敌人。在民族解放军的猛烈进攻下，敌人犹如被捅了窝的马蜂，四散逃窜。

清晨五时正，天刚蒙蒙亮，两个分队的战士向指挥部报告：他们已经在预定的地点胜利会师了。

接着，在重机枪和迫击炮的掩护下，第二分队的一个小组，继续进攻和歼灭躲在市集区右边一所房屋里妄图抵抗的一排敌人。上午九时正，民族解放军控制了整个波萝勉市的三分之二。

在硝烟中，许多市民冒着敌人的炮火，给民族解放军战士送来了饼干、糖水，还给他们引路，去搜索躲藏起来的残敌和恶棍。

当天中午，遭到惨败的南越伪军派出驱逐机对市区的许多地方进行狂轰滥炸。随后，又派出二十一架直升飞机把一个营的南越伪军空投到市区，妄图向民族解放军进行反扑。但是，这股敌人刚刚着陆，就遭到严阵以待的民族解放军的猛烈截击，民族解放军当即把这股敌人完全击溃。下午六时，敌人终于被迫撤到远离市集区的地方龟缩起来。

经过一昼夜的激烈战斗，民族解放军重创敌人三个营，共消灭敌人二百多名，取得了第二次进攻波萝勉市的新胜利。

边芝冈大捷

边芝冈是湄公河边的一个小镇。八十四号公路从这里的湄河口，伸延到波雷多登，与七号公路衔接。波雷多登是磅湛到金边的七号公路上的一个市镇。

边芝冈小镇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从金边到磅湛唯一的一条水路通过这里。这个镇关系到边芝冈广大农村地区的安全，是布防在重要交通命脉七号公路上的上十万朗诺伪军的防御据点。朗诺伪军常有九、十个营驻防在边芝冈地区，而在这块长度不到一公里的小集镇里，却部署了三个营的伪军，二百余人的治安部队以及许多地方官员。此外，在八十四号公路上，还布防着许多军队，设置控制网、封锁线，戒备森严。北面，是主力部队控制区；南面，是营主力和二百多治安部队驻地。

伪军进驻边芝冈后，强迫当地人挖战壕，筑起层层围墙工事，安设铁丝网。距铁丝网五米远的地方，筑起一堵宽两米齐腰高的土墙，既是防御工事，又是住所。在交接地段，设有火力点，弹药库，由两个伪军站岗，还有大米、鱼露、水缸、糟鱼罐、炉灶和锅碗以及木板床，塞满在工事里。有家属的伪军还带着老婆孩子日日夜夜栖息在这狭窄的地洞里。

由于边芝冈这个敌伪防御据点的重要性，我们民族解放人民武装部队的每个战士和干部都决心夺取这个据点，歼灭这股敌军。

部队出发前，政委号召说：“如果我们吃不掉边芝冈的朗诺伪军，我们就对不起革命，对不起祖国，对不起人民。”参加作战的各部队战士无不感动并受到极大的鼓舞。他们说：“我们部队有着光荣的传统和荣誉，边芝冈的父老们期待着我们，我们决心在这次战斗中赢得胜利。”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五日夜晚，是边芝冈乡亲们的难忘之夜。黄昏开始，我们部队就出发，穿过村庄向前进。沿途，乡亲们不论男女老幼，全村出动，给部队送行，预祝战斗胜利。尤其是小朋友们蜂拥而上，围着战士跑。战士们扛着枪和炮，有的围着沙龙，有的穿着短裤。他们都是在边芝冈长大的，今天，他们愉快地走上前线去消灭敌人，解放故乡。特别感到自豪的是，他们参加了伟大的革命事业。

一轮明月，衬托着朵朵云彩，照亮了前方的道路，冷静地注视着战士们的一举一动。已经深夜十一点了，战前的气氛更加紧张。电话机响了，指挥员拿起话筒，听到报告：

“报告指挥员，……”

“第五排已准备完毕。”

“第六排武装检查完毕。”

“一排，二排和三排准备完毕。”

“喂，喂！一排、二排、三排、四排要严密监视敌情。大炮阵地在哪里？攻击目标选好了吗？等候命令！”

这时，原来寂静的阵地突然发出如雷电般的声响。炮弹从四面八方成堆地喷射在敌阵地上。月儿早已沉没，炮弹的火光交织在一起，把边芝冈的天空映照得一片通红。一栋两层楼房着火了，蓝色和红色的火光把大地和夜空照得通亮。土块、石头、砖块、瓦砾以及锌铁皮横飞四溅。紧随着大炮轰击的同时，

我们部队的步枪、机枪一齐对敌人的工事建筑开火。一组战士用炸药包炸毁了成片的铁丝网和鹿寨^①，为冲锋开辟了道路。对敌人神速而有力的打击，提高了我们战士夺取胜利的勇气。炮击刚结束，部队的突击尖兵班一跃而起，犹如暴风骤雨，以无可阻挡之势，向敌人横扫过去。

担负摧毁敌人主力部队驻地重要任务的八排战士，个个骁勇当先，象一支长矛，有力地刺向敌人的胸膛。七排，十一排和十二排战士，尽管有正面的敌人以工事和障碍物作掩护，猛烈地向他们发射炮火，但他们仍然顽强地向前推进。十五排和二十五排以猛烈的火力，压制住敌人，然后发起冲锋。在我军进攻时，敌人惊恐万分，乱作一团，但还进行拼死的抵抗。敌军在周围壕沟、屋顶上、坑道里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拼命扫射，子弹乱飞，如倾盆大雨。但是，各部队战士决心消灭这股敌人，集中炮火给予坚决回击，同时，用炸药包投入敌群。战士们还用无后座力炮首先击毁了敌人工事，接着又摧垮了战壕里的两个机枪火力点。三个战士操纵着反坦克炮炸掉了正面的各个机枪阵地。冲锋的命令发出了，残余的敌人进行垂死的抵抗。哪里有敌人枪声，哪里就挨打，就被消灭。这时，第二排在左侧进行一阵激烈扫射后，冲入了敌人的战壕，打开了直捣敌人中心地带的道路。

捷报频频地传到指挥部。

“报告，八排已经达到预定目标，缴获了大量武器。”

“六排和十二排占领了两层楼房和学校阵地。”

指挥员及时向各部队发出指示：“敌人已退入纵深工事，还在顽固抵抗。敌人还召来了飞机，向我方阵地狂妄轰炸和俯冲

^① 作战时，为防袭击，在工事外用尖头竹木插在地上；或就地砍倒树木，削去小枝，削尖大枝，用木桩钉住，尖端朝外，形如篱笆，故叫鹿寨。

扫射。各部队要继续奋战，最后歼灭敌人。”

接到命令后，各部队加强了火力。防空部队以密集的炮火对空射击，迫使敌机往上窜去，向远方逃遁，再也不敢飞来，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黎明时刻，天空逐渐晴朗。彻底歼灭敌人的命令下达到各个作战单位。十三排分成两路纵队，冲入北面阵地，全部占领了敌工事，然后，转向争夺房屋和占领其它的地方，这是整个战场上枪炮打得最激烈和战斗得最紧张的地方。虽然敌人拼命还击抵抗，我们的战士仍然在机智、巧妙地前进，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一块一块地占领阵地。三排战士迅速地匍匐前进，情况十分危急。敌人架在一间小屋里的两挺重机枪在疯狂地扫射着，子弹打得地上直冒烟，这是敌人的一个指挥所。一位战士敏捷地翻滚到一边，乘机端起枪一阵猛烈的扫射，当即消灭了这个危险的重机枪火力点。这排战士，神速地从北面逼近敌人，同时消灭了一个敌重机枪阵地和敌指挥所后面的两处步兵驻地。为了不給敌人以喘息的机会，我军的各种武器从三个方向向敌指挥所开火。八排吸引敌人火力，六排从正面压制，七排冲锋。战场上，炮声隆隆，我军的炮火击中了敌人仓库，爆炸声震天动地，敌仓库上空，火光冲天。我方成百名战士的呐喊声冲入云霄。战士们向敌兵喊话：

“放下武器！举起手来！投降就给生路，顽抗的坚决消灭！”这是正义之声，凯旋之声。

哪里的敌人敢于顽抗，哪里就有战斗的枪声。枪声沉静下来，从一个阴暗的屋子里爬出四个伪军，穿着短裤，举着双手。枪声配合着喊话声迫使敌人投降。敌人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只得一群群地在战士的喝令下，从屋子里、墙壁夹缝里、壕沟

里，举起双手走出来，向我军投降。尽管营房驻地的敌人顽固抵抗，但最后也免不了和北面敌人一样的命运，举手投降。我军全部攻克了敌人外围工事之后，敌人竭力组织残余兵力，进行垂死挣扎。十三排迅速分成两个纵队，以房屋作掩护，渐渐向前推进。在右翼，一排正面迎敌，击毁了右侧的一挺重机枪。三排也接连突破了敌防御线，摧毁了敌许多挺重机枪。他们匍匐前进，攻占了伪县长住房 and 伪新闻机构。一部分顽敌爬过成堆的敌尸体，逃到河边，伏在堤岸上，继续顽抗。我十一排和二十五排战士从东西两面包抄敌人，进行夹攻，逐渐逼近，迫使敌人挤在一块地方。战士们一边压制敌人火力，一边齐声喊话。伏在堤岸上的敌人已经没有出路，只好相继投降。仅在营房驻地，就俘虏了二百余名朗诺伪军。

这时，太阳已经西斜。阵地上枪声完全停止了。边芝冈小镇上空再也听不见敌人飞机的嗡嗡声了。僵挺的敌人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堆积如山的弹药武器，标志着朗诺—施里玛达傀儡集团的惨重失败。

边芝冈大捷是我们人民和军队的赫赫战果。全部歼灭朗诺伪军三个营的兵力，伤亡和俘虏一千五百五十人，击毁和缴获了大量武器。这是歼灭敌军有生力量和粉碎敌战争计划的辉煌胜利。这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个战场上的人民和军队，并加强了要在这年春节取得更大胜利的信心。

边芝冈人民和军队胜利万岁！

斯努大捷

五月三十日上午,当那架“空中袭击者”扔完所有的炸弹,离开斯努地区上空的时候,太阳已经当顶了。耀眼的阳光照在被坦克履带犁成殷红的一道道痕迹的沥青路上,照着被夷平了的斯努市集区以及布满美国炸弹、子弹痕迹的林区。

敌人认为这些地区就是柬埔寨民族解放军的阵地。整整四天来,不知出动了多少架次的各种类型飞机,轮番进行极其疯狂的轰炸。

然而,解放军的炮兵和步兵阵地就象铜墙铁壁那样巍然不动,并且使西贡伪军第八战团和第一装甲团吃尽苦头。从高处往下看,伪军第八战团指挥中心区弹痕累累,那座两层楼房瓦顶满是炮弹窟窿,汽油库昨天被击中起火,卷起来有一百米高的火舌,火势蔓延到附近一个炮弹库,引起了一场猛烈的爆炸,再往那边看,是四辆烧焦了的M—113型装甲车残骸……

五月三十日上午,伪军第三营的官兵都饿着肚子,整个分队只剩下三十份干粮。没有水喝,没有水煮饭,伪军只好将美国大米炒熟拿来咀嚼充饥。解放军的炮火接连地、准确地落在敌人头上。解放军的包围圈愈来愈紧,敌军尸体和伤兵愈堆愈多,直升飞机无法降落,把他们运送出去。美伪军指挥部最后只好孤注一掷,用伪第八战团和第一装甲团开出一条血路,抱头鼠窜逃出斯努地区。

当天中午十二时,解放军战士接到了前线指挥部命令:冲上前包围和堵住敌军退路,坚决歼灭敌军。

十二时二十分,当多批敌机疯狂轰炸机场东南面和沿十三号公路地区,为敌军逃走扫清障碍的时候,伪军第八战团指挥部的士兵也仓皇收拾包裹准备撤走。

在第二线上,解放军各个指挥部正在听取了望台发来的报告:

“十二时三十分,敌军一批步兵和十多辆M—113型装甲车已开始离开驻地。”

“十二时三十分,伪战团指挥部的敌军正在争着上车。”

“十二时四十五分,一批敌军在坦克车掩护下开往机场东南面。”

一听到有关敌人离开工事的报告,解放军炮手们立即向它们猛烈开火,迫使它们缩回原处。敌军炮兵营营长阿春少校被解放军炮弹击中毙命。

一股股敌人走出走进,乱哄哄的。下午一时三十分,敌人指挥官不得不冒险命令全部敌军沿第十三号公路撤退,但解放军早已布置好阵地,在等待着它们。

下午二时,决定伪第八战团和第一装甲车团全部敌人命运的时刻开始了。担任堵击歼灭溃逃敌军战斗任务的B团战士们一齐开火,从机场南面到东南面离斯努市约六公里一带的地段顿时成了一片火海。

迎头痛击敌军的分队的战士们,第一发炮弹就炸毁了敌军一辆M—41型坦克,另一辆见势不妙,仓皇窜到路边,恰好撞到一个埋得很好的地雷阵上,也立即报销了。顿时,犹如连锁反应,从分队阵地起,地雷爆炸声、反坦克炮声、手榴弹、手雷声响成一

片，炸毁和炸翻了成十辆坦克、装甲车，歼灭成百名敌军。从战斗打响第一分钟起，敌军不敢停下抵抗，不顾一切地死命向南面溃逃。

担任狙击任务的分队的战士们，不顾敌人密得象雨点一样的炮弹，不顾敌人的坦克妄图杀开血路而进行的反扑，始终坚强勇敢地堵住敌人的坦克兵团和敌军士兵，等待兄弟部队上来把它们消灭。B团的战士们经过激烈的战斗，当场摧毁了或完整地缴获了五十辆各种军车。

与此同时，在离斯努五公里的东南面十三号公路上的一个地点，第三营和第八团的敌军也遭到解放军勇猛的进攻。敌人军心涣散，没有精神再进行战斗。第二分队的战士们抓住这个时机，一齐出击，向敌人发起勇猛的进攻，敌人被打得逃到公路上。

第八战团和第一装甲团的残军退回到这里，同第三营、第八团的敌军遭受到同样的狼狽下场。解放军的第二伏击阵地上的反坦克炮、手雷、冲锋枪的枪声接连不断地响起来。战士们决不让一个敌人逃脱，在敌人逃窜时就发起勇猛的冲锋，把敌人全部拦阻，并把它们切成几个部分加以歼灭。胜利的消息很快地向战地指挥所报告，战地指挥所的表扬也很快地传到阵地上，给每个战士增添了战斗力量。正当解放军的各个小分队进行连续的攻击，消灭了敌人一辆辆坦克和一群群敌军的时候，敌人的飞机又冲下来向公路两侧进行狂轰滥炸，妄想给它们的同伙解围。这时，解放军的高炮战士发挥了高炮的威力，准确地向敌机发射，有力地支援了步兵。敌人的很多飞机被当场击落。阵地上，敌人的尸体横七竖八、遍地皆是。冲锋声、招降声和枪声响成一片，直至阵地不剩一个敌人的影子为止。

前面的敌军被消灭，后边剩下的敌人，包括第八战团和第一装甲团的指挥部，只剩下二十辆坦克、装甲车，他们冒死转过头来，聚集到离斯努六公里的东南面第三营和第八团的据点里，还想负隅顽抗。

这时候，西贡敌军第三装甲骑兵团被解放军牵制到靠边界的南面。从今年二月以来，第三装甲骑兵团曾经多次参加了在磅湛第七号公路和二号公路地区的抢劫柬埔寨人民的行动。美国企图把第三旅装备成伪第三军的一个主要突击力量，作为日益衰落的伪军步兵的精神支柱。但在柬埔寨东北地区所进行的“全胜七一一”军事行动中，这个第三旅也多次被解放军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其虚弱程度也不亚于伪军步兵。这次，这个旅被派去“迎接”从斯努溃逃的伪第一装甲团和第八战团。

十一点时分，它们让四辆坦克和装甲车在前面开路，其中一辆正巧给地雷炸毁。到十二点的时候，它们又出动了一支车队，共十五辆车。车队才走四公里，又有两辆被地雷炸毁。剩余几辆慌忙滚回边界地区。在伪军头子的催逼下，到下午两点钟的时候，它们让一个团的三十七辆装甲、坦克全都出动，鬼鬼祟祟地顺着第十三号公路缓缓推进。当快到六公里地段时，这个团的全部车队陷入了解放军的伏击圈。解放军战士们决心不让敌人去给同伙解围，以勇敢的战斗精神，一齐出击，截断敌军退路，击毁了在这个团的大部分装甲车和坦克，完全挫败了这股去解围的敌人。

就这样，三个小时过去了，但敌人第一装甲团却未能前进一步。

得到南面战场的紧密配合和大力支援，到下午五时，解放军战士们乘胜追击敌人，用炮兵和步兵包围或那些残敌。

解放军战士猛打猛冲，子弹象风暴骤雨般倾泻到敌人头上，敌人伤亡惨重，死尸纵横，怕死的便举起双手投降了。

伪军第一装甲团的团长在这里与他的那辆M—41型坦克车一起丧了命。残存的伪军吓得魂飞魄散，他们把武器和一切装备抛得精光，慌忙逃窜。解放军战士们向敌人的高炮阵地和坦克车停放场发起冲锋，全部占领了阵地。

夜幕已渐渐降临，解放军战士们兴致勃勃地到处搜捕逃窜的残敌。

下午六时，阵地上已经没有枪声。从六公里北面的阵地到斯努三叉路口，西贡伪军的死尸纵横交错地躺满地上，装甲车、坦克车残骸、武器弹药堆积如山。一排排长长的伪军俘虏，个个头发蓬乱，有气无力地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在被他们的装甲车履带碾坏了的路面上。

战斗还不能算完全结束，因为这么多的战利品还没收拾停当。这可把战士们给忙坏了，他们有的扯出敌人死尸下的机枪、收发报机，有的把敌人扔下的枪支弹药收拢，一堆堆地堆积起来……一队队的解放军和民工肩上抬着沉甸甸的战利品，他们似乎没感觉到敌机还在头顶上疯狂地呼啸翻腾，放照明弹，他们从各条道路集中涌向斯努镇。刚从敌人那儿缴获的GMC型汽车，也得到充分利用，每一辆都装满了战利品。解放军战士们驾驶着缴获的M—41型坦克车和M—113型装甲车，跟在汽车后面，徐徐进入斯努镇。斯努镇各条街道挤满了人，个个兴高采烈，到处洋溢着胜利的气氛。

朱普人民打美帝

“威阿干（打美帝）”这个词儿在柬埔寨人民的政治生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为反对美帝及其走狗朗诺—施里玛达集团而进行战斗的这些日子里，我感到自己更加热爱我的祖国——柬埔寨。

我同刚刚在离达尧镇三公里的地方击毁美帝坦克的柬埔寨民族解放军告别，到亲爱的朱普地区的橡胶园去。我们经过干达芝伦镇时，一位游击队员久久地握住我的手，兴奋地说：

“团结起来，抗击美帝，朗诺—施里玛达和阮高其集团！”

接着，他拿出一顶美国兵的钢盔给我们看。他自豪地对我们说，这是两个钟头以前，他在达尧击毁美国坦克的战斗中缴获的。同时他还缴获了一挺机枪和几颗手榴弹。

一位青年人望着我们身上还沾着尘土的衣服，感动地说：“你们既善于打仗，又有严明的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至于美国兵呀，太可恶了！”

“美国兵太可恶！”这是每个人的共同看法，人们到处控诉美帝的滔天罪行。

在我们前进的路上，每当汽车司机用手指着说“阿干（美帝）！”的地方，我们往往可以看到那是被美帝炸弹炸毁的一家工厂，或者是被炸毁的一所学校、医院、庙宇，或者是被炸的一条街道、一个橡胶园。换句话说，在朱普地区同胞的心目中，“美帝”

就是残杀、烧毁、掠夺、奸淫，是野蛮和罪恶的代名词。高棉人民、越南人民、老挝人民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都认为“美帝”这个词儿就是野蛮和罪恶。

我们的汽车在第七号公路上飞驰，眼前是一望无际的田野。美国的坦克车履带、大炮把我们同胞的一块块秧田糟踏了，然而秧儿仍然长得绿油油的。许多田地犁好了，有的地方同胞们已经开始插秧了。

蓝色的天边，绿色的橡胶林，渐渐地同我们靠近了。终于来到了朱普橡胶园。

这里有一万五千名柬埔寨工人，其中有占族人，还有越南侨。他们曾经为柬埔寨生产了成万吨橡胶。

在革命的最初的日子里，朱普人民已经同磅湛人民一起，奋起进行反对朗诺—施里玛达卖国集团的斗争。

在朱普橡胶园那蔚蓝色的天空中，黑色的烟柱冉冉上升。它好象在号召我们继续奋起打击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直到取得完全胜利。

自从遭到西贡伪政权军队的飞机轰炸以后，朱普橡胶厂的烟柱仍然冉冉上升。

我们站在被摧毁的工厂旁边。美帝国主义那罪恶的火焰蔓延到压胶车间。这是这个著名的工厂的最后一部分了。

当地的一位大妈对我们说：

“孩子们呀！就在五月二十六日上午七点半，美国飞机前来轰炸了。当时工厂正在开工……成百名工人被炸死……”

我们目睹了美帝国主义所犯下的种种滔天罪行。不但朱普橡胶厂的发电厂、自来水厂和各种机器设备被敌人轰炸，而且为成万名工人储藏食品的四十六个仓库，广大华侨做生意的三

洲市场也遭到轰炸。更令人愤怒的是朱普镇的碾米厂也被美国炸弹和火箭所摧毁。

年纪七十开外的二大爷正同越侨兄弟一起锄地种“三月稻”，为工人生产部分自给的粮食。他在这个橡胶园里工作已经四十多年了。他对我说：

“一百个柬埔寨人就有九十九个拥护西哈努克亲王，拥护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朗诺—施里玛达集团的话都是骗人的。他们把美国人引进来杀害我们的同胞。”

二大爷是喜欢收听解放电台和河内、北京电台的人。这些电台的高棉语广播他都注意收听。到了晚上，农民兄弟就聚集在一起听广播。他们收听柬埔寨、越南和老挝人民歼灭美帝的消息，高兴得跳了起来。他向我们了解各地的战斗捷报，同时向我们介绍了从各兄弟国家广播电台听来的美伪军被歼的数字。当他们听到从河内电台传来的西哈努克亲王的聲音时，都情不自禁地鼓掌欢呼：“国家元首亲王！”“威阿干（打美帝）！”

朗诺—施里玛达反动集团乞求美帝和西贡伪政权军队残杀高棉人民。朗诺—施里玛达集团还杀害了多少年来生活在我们柬埔寨土地上同高棉人民和随相处的越南侨民。朱普人民，和柬埔寨全国人民一样，同美帝，朗诺—施里玛达以及西贡伪政权军队有着不共戴天之仇。这种仇恨，象大火一样，正在他们的心中熊熊燃烧。二大爷对我们说：“如果美帝卷土重来的话，我就把它们的脑袋砍下来！”

在十字路口，一位高棉青年在叙述今天早上在达亮地区狙击美国坦克的战斗的经过时，模仿美国兵哭的样子。他曾目睹美国坦克被柬埔寨解放军击毁的情景。他边讲边做动作，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朱普游击队长向我们介绍了他们游击队在战斗中成长的情况：

朱普游击队刚成立时只有十六个人，但是他们在五月一日的一场战斗中，就打死朗诺—施里玛达反动集团的军队六十四名。这是朱普游击队英勇战斗的序幕。

五月一日这场战斗胜利以后，朱普获得解放了。朱普人民过着自由、幸福的生活，革命政权在达保、第六村、第十村、第十一村、第十二村、第十八村相继成立了。人民从此做了自己命运的主人。

游击队和武装力量迅速发展壮大。二十四天以后，朱普军民在第二十五村地区歼灭了阮文绍—阮高其的反动军队七十二名，摧毁坦克三十八辆。

五月二十九日，朱普军民又在呼特汪奥地区立下了辉煌的战功：摧毁阮文绍—阮高其军队的七十五辆坦克和装甲车，其余的二十八辆坦克拚命逃走，敌人的步兵都乖乖地举手投降。

夜深了。同民族统一战线干部和游击队员接触以后，我们又到别的地区去工作了。

我们的汽车灯照射在橡胶园里，“三月稻”已经长得很高。这是一望无际的橡胶园中从来未有过的现象。

在橡胶树的旁边，出现了许多防空壕和战壕。

美国 B—57 型轰炸机不时在天空出现。但是，英雄的朱普人民随时准备给予侵略者以新的、沉重的打击。

进攻之夜

圆月的月亮，放射出皎洁的光辉，犹如白昼。鲁大哥迈着稳健的步伐走在六号公路上，两眼紧张地左右观察，这是在金边北部地区。鲁大哥曾经转战祖国南北，踏遍了全国各地。月光下，高大的树梢树枝叶下垂，巍然挺立，这景色和他的故乡——波萝勉省一模一样。

六号公路从这里一直伸延到边缘的省份，是连接金边到磅同市和暹粒市的交通要道。穿过六号公路，就是今晚鲁大哥要到达的目的地——七号公路。

为了把朗诺卖国集团的据点扫除干净，彻底消灭金边北部地区的敌人，我们柬埔寨人民发动了暴风骤雨般的攻势。金边已被围困，处在绝望、恐怖的气氛中，朗诺卖国集团沿着磅湛到斯昆的七号公路和斯昆到金边的六号公路，筑起了密密麻麻的防御线和据点。

今晚，即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八日到九日凌晨，柬埔寨人民解放军开始了摧毁敌人重要防御线和据点的急风暴雨的战斗。

月亮渐渐移向西边，月光也随着暗淡下来，晨星眨着眼睛，大地一片寂静。鲁大哥摸摸插在腰间的手榴弹，同时，打开了机枪的保险栓，作好了战斗前的准备，再过几分钟就到预定的攻击时间了。这里是三岔路口，也是磅湛省的门户。敌人阵地上显得死气沉沉，敌人毫无戒备，一个个睡得都象死的一样。早上，他

们的长官曾扬言，这里是安全地带，人民解放军不可能来的。另外，敌人刚增添了一个营的兵力，布防在面积仅有六百平方米的营房地方，还安上了带刺的铁丝网，用石头筑起了牢固的工事，在营房各个角落架上了重机枪，还有纵深的壕沟和地洞。敌人很放心，他们估计，解放军是打不进来的。但是他们哪里想到，一刹那间，霹雳般的声响打破了寂静的黑夜。人民武装力量的各种武器把炮弹接连不断地倾泻到预定的目标上。在短短几分钟内，敌人外围工事就被摧毁了。我们的战士，个个骁勇机智，象松鼠一样迅速突入，直捣敌人的指挥所，卡住了敌人的咽喉，使敌人没有还手的余地。伪指挥所在战斗一开始就被摧毁了。在柬埔寨人民解放武装的沉重打击下，敌人的枪声迅速地消失了。随着手榴弹和炸药包的爆炸声，敌人的枪械弹药库也在飞进的火光中烧毁，弹药的爆炸震撼了大地。至此，敌人全部被歼，特南据点被彻底摧毁了。我们的战士，聚集在敌指挥所里热烈欢呼，相互握手，庆祝这场战斗的胜利。

旱季战斗的胜利之夜，夜空异常晴朗，没有一点儿云彩，使人心旷神怡。在旱季，没有一点儿雨水，倾泻下来的是暴雨般的仇恨炮弹，朗诺伪军在这种雷雨袭击下尸陈遍野，横七竖八地堆积在地上。在攻打特南据点时，人民解放武装还同时或击了敌人各个战场。磅湛机场和附近的一〇五高地，是敌人的大型支援基地，距磅湛仅有六、七公里，敌人有两个营的兵力，我们人民解放武装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摧毁了一〇五高地，烧毁了机场。人民解放武装还摧毁了七号公路沿线的许多大炮火力基地，摧毁了向前线成千成万伪军提供物资的后方大仓库斯昆。从当古到磅湛整个七号公路都是人民解放军的攻击目标，这使朗诺集团惊恐万分。更使他们感到惶恐不安的是人民解放军炸毁了从

斯昆到金边的公路大桥。为了守住这座大桥，朗诺集团派遣了一个连的兵力驻扎在大桥头；一个营的兵力布防守在大桥周围的地区。但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灵活机动，把这座重要大桥炸成两段。与此同时，位于从特南到斯昆的七号公路上的奥达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解放军炸毁了从当古到斯昆公路上的两座桥，把敌人的防御线切成孤立的几段，使各部的伪军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同时失去了和金边的联系，使敌军内部乱作一团。

十一月八日夜晚和九日凌晨对金边北部地区的首次袭击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对于人民解放军的这次袭击，敌人十分恐惧。事实证明，人民解放军在战术上前进了一大步；能在数百公里长的敌防线上连续不断地攻击敌人；能在战争中牢牢掌握主动权；能随时地打击敌人，并在歼敌灭敌的战斗中表现出解放军的战斗力量和战斗技术。夜袭刚过，人民解放军连续作战，沉重地打击了敌指挥所和仓库，切断了敌人的交通线，把敌人分割成许多孤立的块块，使得敌兵慌乱一团，迫使特劳据点和其他两个据点的敌人匆忙逃命。但是，这些伪军逃不出人民战争的罗网。周围地区的游击队布下了天罗地网，到处拦截和俘虏溃军，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和弹药。

清晨，阳光照耀在挤满了熙熙攘攘人群的大路上，他们是从各个村庄汇集拢来的，个个兴高采烈，谈笑风生。大娘们围住了受伤的子弟兵热情问候，端茶送水，并且还对他们的英勇的行为表示钦佩和赞扬。军民欢乐的情景宛如节日一样。

前方战斗愈来愈频繁，后方人民情绪也随之高涨。由于这次战斗的胜利为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人民才这样聚集在一起。一批一批的俘虏排着队走过，他们面色苍白，愁眉苦脸，还没有从那天晚上可怕的打击中清醒过来。然而可怕的打击已经过去

了，人民解放军把他们从死亡中拯救了过来。真正感到恐怖的是朗诺集团。而人民解放军战士个个顽强，发挥了英勇杀敌的精神，敌人只有逃跑、被歼或者投降。这些俘虏低着头走着，不敢抬头看一眼那些充满了愤怒的人群。因为他们也知道自己所犯的罪行是可憎的。

这天晚上，枪炮声继续在四号、六号、七号公路上辟辟啪啪地响着。柬埔寨人民解放军正在金边四周敌防线上猛烈地打击敌人。

放牛娃智捉俘虏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磅士卑省，就是在德偏朗诺的亲弟弟朗农所策动的“火眼金睛”军事行动的时候。金边卖国傀儡集团从各地抽调很多部队，企图一举夺取从金边到喷吓省的三号公路。

在一个小树林的边缘，一个放牛娃正在放牧着四、五头水牛。水牛在那里无忧无虑，相互嘻闹，好象发生在邻近的激烈战斗和它们没有什么关系。放牛娃隐蔽在一个小土堆后面，聚精会神地听着枪声：究竟是我们这边的，还是敌人的枪声呢？放牛娃知道：我们的战士同朗诺傀儡兵的开枪方法是不一样的。伪军一听见打仗就吓得丧魂落魄，闭着眼睛乱开枪，以此来壮自己的胆量，他们觉得枪开的愈多愈快愈好，因为可以迅速减轻身上的重量。解放军战士英勇顽强，斗志昂扬，十分注意节约，从来是瞄准后再打，一粒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放牛娃沉着地注视着战斗的进展，水牛静悄悄地吃着青草。

已经是午晚了。突然从树林边传来了嘈杂的脚步声。水牛抬头张望了一下，又低下头去吃草。放牛娃从草丛中悄悄的抬起头，看见三个背枪的伪军，踉踉跄跄地走来，样子十分疲惫，他们提心吊胆，惶恐不安，鬼鬼祟祟地东张西望。放牛娃一眼看出是朗诺伪军，就屏住气藏在那里，等到伪军离他约十五米左右时，他才突然大声问道：

“喂，你们到哪里去？”

伪军象触了电似的，吓得脸色苍白。他们战战兢兢，畏首畏尾地朝着喊声的方向张望。他们又想逃，又不敢逃，不知如何是好。

放牛娃看到伪军这副狼狼相，心里暗暗好笑，从土堆后走出来，继续问：

“喂，你们要到哪儿去啊？”

伪军发现原来是一个小孩，就放心地说：

“回营房去。”

小孩马上告诉他们：

“这条路不能走，解放军多得很。”

伪军一听说有解放军，立刻紧张起来，急忙问道：

“那么走哪条路才安全呢？”

小孩回答说：

“哪条路都不行。解放军多着呢！树林里、路口，到处都有。”

这三个朗诺伪军是被我们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歼灭的一支敌军的残余。他们被吓得魂不附体，为了保住性命，想尽办法逃走，他们哀求道：

“那么怎么办呢，小兄弟？”

小孩出了个主意：

“你们把军衣脱掉，只穿一条短裤衩，枪更不能随身带，就放在这里，然后，每人从我这儿拿一捆牛绳，假装找水牛的样子，这样，谁也认不出来了。”

三个伪军认为是个好主意，就欣然同意了。他们把脱下来的衣裤和枪支一并交给小孩保管。之后，每人就拿着一根树枝

准备继续赶路。这时，放牛娃收好了衣物，背上了两支美制步枪之后，突然拿起另一支步枪对准伪军，喝令他们举起双手往前走，到了村庄，他把俘虏交给了组织。

村阵线委员会，还有包括爱国儿童团在内的其他爱国群众组织，立即召开了群众大会，表扬了这种勇敢、机智地俘虏敌人的行动。在群众大会上，还宣布了以这位放牛娃作为全村青少年学习的榜样。被俘的伪军，在村阵线组织和群众的帮助下，提高了觉悟，认识到自己是在为美帝侵略者走狗朗诺—施里玛达—山玉成卖国集团卖命，他们发誓洗手不干了。村阵线组织和群众释放了这三个俘虏，并送给他们衣服和路费，让他们返回自己的家乡。

革命带来了新思想新风尚，培育着新一代茁壮成长，他们正在做出前人从未做过的事业。

事实上，这个放牛娃，就是柬埔寨人民革命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新一代，是柬埔寨革命的产物，是人民战争中的一位优秀战士。

一个美帝特务落网记

一九七一年初，一个美帝中央情报局的特务从金边被派到干丹省收集情报。他刚到克萨干丹区就掉进了当地游击队员和人民为他布下的天罗地网。解放区的居民，不论是男的，老的少的，全都参加了游击队。他们为了保卫当地的安全，对于敌人的一切破坏和特务活动都保持高度警惕，坚决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对于这些情况，这个特务是一无所知的。

尽管这个中央情报局的特务从他主子那里学来了一套诡计多端的本领，但是他也难从群众的眼睛下溜走。

在干丹去波萝勉的路上，他意外地遇上了一个小孩在等他的哥哥。特务走近他并向他打听：

“告诉我，村里有没有越共分子？”（敌人惯称柬埔寨民族解放统一阵线的干部和战士为“越共分子”。）

“呵！好多呢！”小孩回答。特务把这孩子当成是个不懂事的娃娃。“喂，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特务支支吾吾，说不清楚，他往四下看了看，企图从孩子身边溜走。

小孩一看情况有些反常，就大声嚷嚷：

“你手里究竟拿的是什么？拿出来看看。”

特务害怕事情暴露，为了笼络孩子，他假惺惺地装出温和的声调对孩子说：

“好吧！里面什么也没有，这是我的大米灌肠，你乖乖给我指一下从这往村里去的路，我要到那里去看几个人。”

“你找越共分子干什么？我可以领你去，但你得把大米灌肠交给我，让我替你背着，我很愿意帮你忙。”小孩对他说。

特务怕小孩会嚷嚷得更凶，只好把大米灌肠给了他。小孩将大米灌肠往肩上一搭，就给他指了指路，叫他在头里走。到了村长的家门，小孩赶紧进去向村长报告事情发生的经过，同时把大米灌肠交给了村长。村长立即把灌肠拆散了，发现在米粒中间藏着特务的秘密证件。他马上派人通知全村的居民防守戒备。村民们一听到敲警钟的信号，立即堵住了特务的所有出路，不多一会儿，就抓住了他。

人们依法对他进行了审讯，当众揭穿了这个中央情报局特务的丑恶嘴脸。

群情激愤的村民聚集在一起召开了大会。会上谴责了美帝国主义和金边叛国集团的种种罪行，宣布了对中央情报局特务的判决，并重申推翻美帝国主义的工具——腐朽的法西斯“共和”政权以及保卫人民革命政权的决心。

会上，村长及全体到会者都赞扬了小孩的勇敢、机智和革命的警惕性。村长还号召全体村民，特别是儿童们要向他们的小同学学习。

两个儿童痛打敌人的故事

解放了村、乡、县和省后，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和人民新政权也就相继建立起来了。各个解放区的人民喜笑颜开，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每个人都认真、严肃地从事自己的工作，因为自己已经是一个独立国家的人民，是个掌握了新政权和柬埔寨国家命运的主人。因此，每个人都表现出明确的态度和愉快的心情，完全信任领导他们的阵线组织，只要组织一有决定和指示，他们立即毫不犹豫，团结一致，勇敢、自觉、生龙活虎地去完成。我们全体人民都因为自己的儿女、兄弟姐妹、丈夫能去前线打仗，或者去后方扩大新政权和保卫自己家乡而感到高兴和自豪。儿童们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后方，儿童们肩负着很重要的任务：通信联络、村里公共卫生和参加生产。儿童们特别喜欢的一项任务，就是当民兵游击队到远处执行任务的时候，让他们站岗、放哨、巡逻、保卫村子。

下面，我们叙述一个发生在解放区的儿童战斗故事：

哪村是解放区的一个村庄，座落在离一条河流只有两公里的地方。村民们过着愉快的生活，他们完全信赖领导他们的革命政权和阵线组织。每天，村民为巩固人民新政权而紧张地工作。过路的行人齐口赞扬说：“哪村人民做什么事都是热火朝天，一点也不知疲倦。”几天来，情况有了变化。村干部向村民宣布：“敌人要来扫荡了，我们村庄也是敌人的目标，我们要保卫

好村子，狙击敌人，重点放在村北，因为敌人可能沿着这条路来，但是，村后的那条河也要注意。”

为了抵御敌人残暴的“扫荡”，哪村人民早已严阵以待。青年们为了保卫家乡都到前方去了。妇女、老年人动员起来舂米，把粮食坚壁起来，以便随时供应保卫村子、狙击敌人扫荡的民兵游击队的需要。儿童们也接受了任务，在村头站岗放哨和在村内村外巡逻。

这一天，轮到了由菁、荣和云三个儿童组成的小组执行巡逻任务。菁是组长，大家同意叫副组长荣在村头站岗放哨，菁带领云沿河巡查。菁和云两个儿童兴高采烈、豪迈地出发了。一路上，他们的心情一直不平静，今天，就在这时刻，我们象叔叔们一样成为民兵游击队员了。菁对云说：

“这是我们盼望已久的任务，现在组织上交给了我们，所以一定要鼓起劲去干，保卫我们的村子。”

云回答说：

“对，过去常为自己年龄太小、个子又矮而难过。想快长大，长大了才能象叔叔们一样出发去打敌人。现在不这样想了。只要有情况，我们也能起民兵游击队员那样的作用呢。”

两个儿童边走边谈，又兴奋，又高兴。他们时而怀着满意和爱惜的心情用手抚摸那土造的手榴弹。菁把云拉到自己的面前，严肃地说：

“这些手榴弹是我们父母兄弟姐妹为叔叔们打敌人流血流汗制造的。我们要爱惜它，一个手榴弹至少消灭一个到两个敌人，不能白白浪费。”

云笑了笑，斩钉截铁地回答：

“我真想碰到这些卖国贼。我们已经执行了两次任务，都没

有遇见。”

他们有说有笑地走着。他们渐渐地比划手势，而说话声愈来愈小，愈来愈弱。快到河边了，他们停止了说话，两个人都竖起耳朵听听周围的动静。不一会儿，突然传来了啾啾啾……小汽艇的马达声。两个儿童不约而同地立即朝着发出声音的方
向跑去。到了岸边，就清楚地看见敌人的一艘汽艇。两个儿童兴奋得你拉我的手，我拉你的手，高兴地相互瞧了瞧。菁对云说：

“机会来了。”

云同意地点了点头，并问道：

“怎么办？先向组织报告吗？”

菁立即回答：

“不，我们先到岸边把敌人截住，摸清敌人到底有多少。把情况搞准确再向组织报告，不要搞错了。”

说着，两个儿童象兔子一样轻巧而又敏捷地行动起来。这时，敌人的汽艇正渐渐向堤岸靠拢。

菁立即下了决心，严肃地对云说：

“报告来不及了。敌人马上就会上岸的。我们两个人来对付敌人，要他们尝尝革命儿童的厉害，再不能让他们胡作非为了。”

接着，菁命令云：

“你要听我的！赶快跑到路那边，我在右边。如果敌人从汽艇下来，我就马上扔出手榴弹，你也马上跟着我扔出去！如果敌人追我们，我们再去报告。村里人听到手榴弹的爆炸声，就会知道有情况，一定会跑到这里来支援我们。”

云认真地点了点头。他们已经把手榴弹盖子揭开，只要敌

人一下来，就拉响手榴弹。他们两个人伏在堤岸两边，紧紧盯住敌人的汽艇，不时掉过头打着手势，相视而笑。汽艇靠岸了，敌人正在搭跳板，准备上岸。两个儿童朝那汽艇里面瞧了瞧，数了数，共有二十二个敌人。这时，特务带头从船舱里慢吞吞地爬出来，后面跟着雇佣兵，他们提心吊胆，偷偷摸摸地走了出来。跳板上又有四、五个敌人快上岸了，轰！随着青嘹亮的怒吼声，手榴弹炸开了，一个敌人当即躺下了，其他的也一个个趴了下来，吓得魂不附体。

云也得到了机会，表现出如菁一样勇敢杀敌的战斗意志。由于他们以主人翁的态度随时注意节约，两颗手榴弹爆炸了，震撼了大地，把跳板炸得粉碎，碎片散落水中，敌人慌作一团。这时，汽艇里面，哭骂声，喊叫声，混杂在一起，敌人惊慌失措，一片混乱，指挥也不灵了。过了很久敌人才清醒过来，子弹向着堤岸一齐射来。同时，他们的长官下令开动马达，掉转船头，丢下三具尸体狼狈地逃跑了。

看见敌人这种狼狈相，菁和云高兴得各自向对方跑过去，又是拥抱，又是跳跃，又是欢呼，然后又一齐向村里奔去。刚跑不远，就感到了民兵游击队的叔叔们。他们正急急忙忙朝爆炸声方向赶来，看见了这两个儿童就把他们举起来，热情地拥抱，同时还抚摸着他们由于胜利的兴奋而引起剧烈跳动的胸膛。民兵游击队叔叔问：

“出了什么事，小弟弟？”

他们从大人身上滑下来，拉着叔叔的手，带着叔叔向堤岸跑去，一边说：

“叔叔，今天我们得到了很大的胜利。”

到了岸边，就看见了三具敌人的尸体直挺挺地躺在地上。

离岸边不远，敌人汽艇正开足马力狼狈逃跑，汽艇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地平线上，这景象如同老鼠逃进了它们的洞穴一样。

他们走下了堤坝，用脚踢了踢，看了看躺在血泊中的三具敌人死尸。这就是他们可耻的下场。

这是发生在我们解放区的一件真人真事。这个故事说明了雇佣兵士气低落，不堪一击到了何等程度。即便是十三岁、十五岁的两个儿童也能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他们仗着人多，武器装备精良，但是都无济于事。

我们在阵线组织的正确领导下打击敌人，阵线教育我们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自己动手独立自主地消灭敌人。面对着危急的情况，我们革命的儿童也不心慌意乱，他们认真负责，主动、从容地指挥自己的小组打击敌人。

我逃出了地狱

毕大叔是柴横省的一个农民。西贡伪军侵占了他的土地，还把他抓到了敌占区。后来， he 流落到了金边。为了活命，他租了一辆水车，整天拉着水在金边丹特格市场一带叫卖。他住在东诺得大路附近一个被朗诺—施里玛达—山玉成卖国集团称为“联保模范村”的村子里。这个村紧挨着傀儡头目朗诺的“官邸”。

一九七一年九月，毕大叔终于逃出了敌占区，获得了解放，来到了解放区的一个村庄。我们的记者访问了他。下面是访问的内容。

“大叔，您刚从金边来吗？”

“是啊！”

“您到了解放区，有什么想法呢？”

“我说侄子啊！你大叔就象逃出了地狱！来到解放区，我就象得到了新生。”

“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叔。”

“唉！就象你们所知的那样，金边的情况可糟糕了，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找不到，只能睡在烂泥地上，睡在别人的屋檐底下。吃的根本就不够，我们家就没吃过一顿干饭，只能喝稀粥。朗诺—施里玛达—山玉成卖国集团的伪警察、狗特务整天造孽，没个完。”

“大叔，您住在哪一带？”

“唉！我住在傀儡头目朗诺官邸围墙的附近，在第五区。”

“大叔有自己的住房吗？什么样的？”

“呵！侄子啊！你大叔没房子！我住在人家屋檐底下。碰巧一回，那个区闹大水，把丹特格市场也淹了。你大叔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找不到……。我们那些被朗诺一施里玛达一山玉成卖国集团称为‘难民’，弄到金边去的乡亲们，也都和我一样惨，穷得一无所有，有些人睡在人行道上，有些人在湖边搭个小窝棚，……好些乡亲都在想方设法投奔我们解放区呀！”

“金边卖国集团不是说了，要给难民解决住房问题吗？”

“哎，那全是骗人的鬼话！具体地说，我本身就是一个受害者。他们不仅不理睬我们，而且，如果我们搭窝棚占了一点空地，就要遭到他们的迫害，把我们扣留，甚至给我们戴上铁镣关进牢房。就说我吧，我在棉吉河边找了块地方搭了个窝棚，有一天突然被狗警察、伪市长发现了，他们把我辛辛苦苦搭的窝棚拆毁一空，还把我抓到棉吉河警察所拘留了起来。我没钱塞他们的腰包，他们就骂我搞破坏，是越共的帮凶。后来还把我押到了军事法庭……亏得城市阵线组织的帮助，我才逃出了他的魔掌，到了这里。”

“朗诺一施里玛达一山玉成卖国集团残忍到这种程度呀，大叔。”

“确实是这样。这种事也不是你大叔我一个人遇到过，我们好多乡亲都有这样的遭遇。有些人在僧侣医院附近搭窝棚，被朗诺一施里玛达一山玉成卖国集团通过一个叫柴金洪的伪市长害得好苦，有些人甚至被关进了牢房。”

“光是住就这么困难了，那吃、穿、病了，怎么办呢？大叔。”

“啊！侄子啊！就别提了！我们有好多乡亲在死亡线上挣扎着，生了病，没医没药，一些人流落到金边就悲惨地死去了。”

“那么，他们那一伙在大叔您住的东诺得附近、傀儡头目官邸一带搞所谓‘联保制’，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侄子！他那‘联保制’可毒啦！他们这伙卖国贼，就知道顾他们的家属、亲友。现在，什么杂七杂八的东西，从大米、白糖、牛奶、盐，一直到抽的烟，都被伪保长分光了。这个伪保长，一方面，他非法攫取极大的利润，另一方面，他把这些东西只分给他的狐群狗党。比如说，在傀儡头目朗诺官邸附近就有他的一个帮凶，他的诈骗手段可毒辣了，连有钱的人都叫苦连天。举个小小的例子，一包烟，以前的价格是五瑞尔，他却卖二十瑞尔。一公斤白糖，被他那杆‘阎王秤’一称，就只剩下半公斤多了，这还不够，本来价钱三十九个瑞尔，他非要卖一百——二百个瑞尔。贵到这种程度，象我这样的穷人，哪有钱去买呀。所以，穷人根本就见不到白糖、牛奶的影子。大米呢，也只能买到发了霉的那一种，只能喂猪。更不用说鱼、肉、蔬菜了，那价格更是贵得出奇，而且还买不到。”

“大叔您对解放区怎么看呢？”

“嘿！到了解放区，我真象获得了新生。来到这解放区，大叔我就象回到了故乡，遇到了亲戚、朋友一样。我们阵线组织，所有的乡亲父老从住房到耕地，从各方面来帮助我。以前，我在柴桢省，西贡伪军侵占了我的全部土地。到了这里，我不缺地种了。我们有力气，有一双手、两只脚，只要勤快，我们就会有吃有穿。阵线组织热情地支持我们，我们又有茂密的森林，充足的水源，这样，我们就再也不愁没地种、没房住了。这才真是当家做主啊！”

“大叔，您的家属也都和您一起来了吗？”

“说……到家……我……我……真难受啊！”

“您为什么难受呢？”

“唉！侄子呀！……我就带来了两个小儿子。大儿子、女儿，我……我不想……说了。”

“大叔，您为啥不想说？”

“唉！我不想说，是因为太伤心了！我的女孩子才十二岁。我在柴桢省的时候，西贡走狗侵占了我的村庄。这件事，气得我几乎吐血，孩子他妈气得得了肺病，后来，就病死在金边。……”

“这件事的经过是怎么样的？”

“美国的西贡走狗窜到我们村的那天，我不在家，正和孩子们一起忙于耕地。家里只有他妈、那女孩子和这两个小儿子。西贡伪军闯进了我的家，把家里的东西全都抢走了，甚至……甚至连腌鱼酱、小孩子的衣服，他们都抢走了。更卑鄙的是，他们竟然当着孩子他妈的面，肆意糟蹋我那女孩子，一直到把她弄死……侄子啊！”

“这群美国走狗，简直比野兽还凶恶，比法西斯还残忍！西贡、金边傀儡都是一路货色。而且，西贡傀儡所以敢来侵犯我们，就是由于金边的朗诺—施里玛达—山玉成这些美国走狗把他们请来的。大叔，您的大儿子后来怎么样了？”

“唉！我……我的大儿子也死了。在金边的时候，他被那些吃人的魔鬼抓去当壮丁，最近，我听说他已经死了。”

“这么说，大叔您就剩下两个小儿子了？”

“是啊！侄子！真伤心透了！朗诺—施里玛达—山玉成卖国集团领着他们的美国主子来杀害我们，逼得我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陷入了苦难的深渊。我苦难的根源和我们其他同胞一

样，就是朗诺—施里玛达—山玉成卖国集团和他们的主子美帝国主义及其西贡傀儡。”

“大叔，您准备怎么办？”

“嘿！我决心讨还血债！来到解放区，看到我国人民在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领导下，取得了战胜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巨大胜利，大叔我可高兴啦。在解放区，我们人民掌握着真正的政权。我们解放了这么大片的土地，解放了这么多的人民，我们坚决保卫我们的解放区。我相信，我们人民一定会去解放金边，解放我的故乡柴桢那样被敌人暂时统治的地区。尽管我这么老了，可是，为了解放全国，我已经向组织提出了申请，要求参加民兵游击队。”

一个青年农妇的解放

柬埔寨人民的革命战争，在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领导下，向美国侵略强盗、西贡伪军及金边走狗发动了和正在发动英勇不屈的进攻，同时，取得了日益巨大的胜利。为了国家和人民从压迫中解放出来的正义事业而战，这样的战争是赢得各阶层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

在解放区，这种战争使我国人民，无论男女老少都得到了锤炼，也使他们醒悟，对敌人咬牙切齿，深恶痛绝。为了在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上都获得独立自主的权利，他们毅然奋起抗敌。我们所取得的每一个辉煌的胜利都起了良好的影响，并已影响到敌人暂时控制的地区，使那里的广大人民群众反抗朗诺—施里玛达—山玉成卖国集团的斗争风起云涌，席卷全国。每天，我们总要热忱地接待从敌占区里挣扎出来的人民。这足以说明朗诺之流已遭惨败，在全国人民中已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从敌人那里争取人民的运动，乃是我们柬埔寨革命的特色，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最近，有一些人来到了解放区，受到我们阵线组织的最热烈的欢迎和最诚挚的接待。其中，有一个青年妇女名叫伦恩。这个年轻人是一个人来的人，手上提着一个包裹，我们的干部认真地向她了解了一番。

请来看看坐好后，干部问她说：“我以十分喜悦的心情看到兄

弟姐妹们觉悟空前提高，投奔解放区。你是单身来的，没有兄弟姐妹吗？！”

伦恩带着紧张和愉快的心情回答说：“是的，我是一个人来的！是一位大婶给指的路，我来到了这里。”

干部停了一下继续问道：“据我的观察，你不是一个城市姑娘，你的老家在什么地方？父母亲是干什么的？”

问到这儿，我们发现伦恩诉说正在她脑海里翻腾的事情。她离开家庭，外出给人家当女仆已三、四年之久，受尽了苦难生活的折磨，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幸福。自从她与家人分手后，不知家里贫困到何等地步。回顾昔日的血泪生活，真是记忆犹新，永不忘却，但想起如今摆脱了卖国集团奴役人民的桎梏，伦恩直率地答道：“从前，我是桔井省川龙县一个村子里的人。我的双亲都是贫苦不堪的农民。至今家里杳无音讯，不知他们生活得怎样。”

听到这儿，干部插了一句：“那么你怎么会去金边的呢？”

伦恩叹了一口气，用农民的口吻回答说：“喂！几年前，我和我的父母亲及一个弟弟在家乡种地，我家的生活穷得没法说了，种的那块地土质不好，什么庄稼也长不好。我家还得靠帮人家插秧、割稻，贴补生活。我们虽然不顾死活地干，当牛作马，可还是过着舐着盐花的生活，背着一身债，压得喘不过气来。”

讲到这儿，伦恩停了一会儿。这位干部越发注意听她的倾诉了。她又接着说：“到了这儿，更叫我想起了我家乡的去。朗诺—施里玛达—山玉成卖国集团的凶恶的狗腿子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遭殃的不光是我们一家，我们的邻居是这样，我们村里的其他农民兄弟也是这样。以往，我们家和其他农民兄弟一样，有耕地和水牛，生活上还勉强能维持。那知道几年以后，我们竟一贫如洗。他们把我们的土地和耕牛统统没收了。眼前，

这块地也罢，那块地也好，全是人家的，土地最多的是那个名叫韩来毅的伪人民代表。”

这时，我们的干部强调指出：“朋友，你不用奇怪，你们的村里如此，全国其他村子也如此。他们凭借权势可以肆意抢牛占地。我们的农民兄弟们都尝到了恶贯满盈的卖国贼的苦头。他们这样地骑在人民头上，为了使我国人民陷于穷困，把我军轻而易举地出卖给美国侵略强盗。”

听了干部的这番话之后，伦恩的脸胀得通红，目不转睛，真是怒火高万丈，仇恨满胸膛。当看到干部那种和蔼可亲的神情，她才比较冷静一些，继续叙述说：“我家越来越穷，负债也越来越多，日子没法过下去，偏在这个叫人焦虑的时刻，祸不单行，倒霉的事又接连而来。我的父亲，一家人的柱石，患了慢性病，因为买不起药和无钱求医，病情一天比一天恶化，最后，他就撒下我们死了，弄得我家的生活更无着落。此后，我母亲为了顶债，带我到一个满险横肉的县长家当佣人，这个家伙是朗诺集团的爪牙。我不肯离开家庭，但是没有办法，否则，统治者们将没收全部土地，还要把人抓去蹲监狱。”

干部听了这话十分气愤，插话说：“朗诺一施里玛达一山玉成这批混蛋太残忍了，我们要报这深仇大恨。”

伦恩又诉说道：“没收人民的土地已成为家常便饭，人民被这批豺狼的手铐脚镣弄得无法生活。他们对人民所犯下的罪行一言难尽，罄竹难书。我只好忍气吞声，咬紧牙关，暂且服侍他们。从川龙搬到桔井。到桔井省解放，这个反动分子带着他一家逃往金边，把我也拖去了。那时，我怎么逃脱得了呢？”

干部满腔怒火，对反动派真是义愤填膺。他又问伦恩说：

“那么你是如何逃出来的？”

伦恩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回答说：“喂！我邻居一位大婶见我孤苦伶仃，度日如年，才把我送到这里来的。她告诉我有一阵线的人来接我的。我早已渴望逃出卖国贼的魔爪，可我不知道该怎么行动，当我知道能来到这里的消息后，真是喜出望外。早晨，她让我抓紧时间到市场，再跟着她同行，最后终于来到了这里。”

对话稍稍停顿了一下。这时响起了琅琅的读书声。伦恩皱着眉头，问干部说：“我听见儿童学习文化，就想到自己岁数那么大了，还是个只字不识的文盲。”

干部热情地鼓励她说：“嗨！你用不着担忧，到了这里，学习文化是相当重要的事，人人有学习文化的自由权利。我们与朗诺一施里玛达一山玉成美国集团截然不同，为了造就和培养你，不会让你当文盲的。”

她感到十分宽慰地问道：“我的故乡到底解放了没有？”她的话音未落，干部便抢先答道：“解放了，全解放了！那儿的人民一日千里，进步得很快，人人都获得了幸福。你打算回去看看？”

伦恩更加信赖自己的朋友了，她坚定豪迈地回答：“我们要万众一心，一致抗敌。如果不把美国侵略强盗及其走狗朗诺之流全部、彻底消灭干净，我绝不返乡，因为这帮坏蛋造成了一切痛苦。”

干部夸奖她说：“你讲得对极了！只有把这批狗强盗消灭了，我们才能欢欣鼓舞。因此，我们唯有团结一致，才能取得象今天这样的胜利。”

谈话到此告终。伦恩请求组织安排工作。她被分配在村里的柬埔寨爱国妇女协会工作，她勤奋地学习政治和文化，在工作中踏踏实实干，一丝不苟，努力为人民服务。

柬埔寨青年奔赴抗美前线

骄阳当头。我坐在车子里，遥望着祖国的天空和大地。我们走过的地方，是一望无际的富饶的田野。

我们一行六人。一个是电影摄影师，他的家在金边，一个是摄影记者，是上丁省人；两个打字员，是腊塔纳基里省人和磅湛省人；我是新闻记者，在洞里萨湖畔出生和长大。为了一个共同的斗争目标，我们走到一起来了。自从朗诺—施里玛达集团发动政变以来，我们每个人都经受了锻炼。有时候，我们同柬埔寨爱国武装力量一起参加战斗，攻占朗诺—施里玛达集团的据点。有时候，我们同爱国僧侣一起，慰问被美帝国主义及西贡傀儡军飞机和坦克摧毁了房屋的同胞，并且帮助他们重建房屋。有时候我们则同省和县的行政干部一起，组织成立新解放区政权的集会。现在，我们接受了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新闻处交给我们的——项特别任务。

无论我们到什么地方，那里的同胞都热情接待我们，各村的老人们亲热地称我们是为柬埔寨民族解放奋斗的革命儿女。我们走的地方越多，就越热爱自己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有象吴哥那样著名的古迹。我们高棉人民是好客的、勤劳的民族。但是，一旦需要起来进行反对外国侵略的时候，我们高棉人民将毫不犹豫，勇敢地继承先辈们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传统，拿起武器斗争到底。

今天，乌云已经笼罩着我们吴哥塔顶。柬埔寨人民当前的敌人不是别人，正是美国侵略者及其西贡、泰国走狗和正在引狼入室疯狂屠杀我们高棉人民的朗诺—施里玛达反动集团。“美国强盗行凶，老年人也要拿刀杀死他们！”这是七十岁老人达瑞在我们路过的一个村庄举行成立解放委员会的仪式上对群众发出的誓言。这个形象，这个誓言，使我联想到现在还刻在吴哥城堡上的距今二千年前我们的祖先抗击泰国封建入侵者的英雄形象。我仰望着不怕狂风暴雨的树糖树，内心感到无限激动和自豪，我们的民族就象这些巍然耸立的树糖树一样坚强不屈。我们柬埔寨人民的斗争不是孤立的，我们得到兄弟的老挝人民和始终同我们风雨同舟的越南战友以及全世界人民的支持。

我们坚信，在不久的将来，高棉人民的解放事业一定胜利，我们一定会把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消灭干净。到那时候，遍于五洲四海的朋友和我们欢聚一堂，共庆胜利。我们城乡将张灯结彩迎接由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还都金边——我们可爱的首都。

下午五时十五分，我们到达最后的集征地点。这里已掀起轰轰烈烈的参军运动，高棉青年踊跃奔赴前线抗美救国。我们向当地柬埔寨民族解放军领导机关呈交了工作证件，然后走到外边看看周围的风光。在我们面前是一派热闹的景象，几百名高棉男女青年排成整齐的隊伍，一个接着一个报名参军和领取武器。在院子里的另一个角落，三五成群，你一言我一语，谈笑风生。大概这是已经报了名的人。在邻近的房间里，有成百名女青年，她们都是新入伍的战士，有的正在学习包扎伤口，有的学拍担架，有的正在舂米、洗菜、杀鸡、准备晚饭。房东的小女孩和小男孩，也学着新战士的样子，腰间束着绳子，背上披着伪装

在行军路上

树叶，肩上背着用老树糖树杆做成的假枪，高兴地帮着大人们搬柴、提水，忙个不停。站在我身边的一位老人说：“当这里还有敌人碉堡的时候，哪里有这样热闹的景象？”说罢，他哈哈地笑了起来。

晚上，月亮高高挂在树梢上。新入伍的男女青年，都按照班排集合起来讨论时事，讨论如何做好群众工作。女战士们每次发言都站得笔直，英姿飒爽。

新入伍的青年们今晚将举行宣誓仪式。通往广场的几条路挤满了来往的人群。商店和住户的灯光分外明亮。向广场驶去的各种摩托车和军用车辆的灯光，照亮了广场上的主席台。在广场上大约有五千人之多，其中一半是新入伍的男女青年。他们之中有一些是受奔解放区的伪军官兵。新战士扛着刚发到手里的武器，一个个精神抖擞。

一声长哨，人们马上排成一队队方块形队伍，整齐地排列在主席台前。大会开始，新战士庄严地向国旗宣誓，决心跟着柬埔寨民族解放阵线战斗到底，彻底打败敌人。这一神圣的时刻使我感到非常激动，我耳边仿佛听到祖国正在呼唤战斗的声音。大会结束后，整排整连的战士操练基本动作。这天夜里，我同许多青年人谈了话，交了朋友。从今天起，他们成为柬埔寨革命武装力量的战士了。他们有着共同的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如何使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强大起来，并且最后战胜敌人。

夜深了，战士们还在灯光下收拾行装、武器。我走到院子里，抬头仰望着祖国辽阔的天空，一排排树梢挺拔耸立，多么象即将奔赴抗美救国前线的战士啊！

我被派到沙轩负责指挥的部队，同这支部队的战士们一起到阿格伦地区去。我简直象能飞上天一样高兴，立刻就动身了。

在路上，我心潮澎湃，好象阔别父母多年的儿子就将回到故乡似的。我了解那支部队的指挥员沙轩。在抗法战争时期，我和他在同一个单位里并肩战斗。那时候，我们年纪都很轻。沙轩的老家在磅士卑省达伦山下的麦路村。他的母亲和妹妹给敌人杀害了，为了报仇，他参了军。开始，他担任侦察兵，战斗非常勇敢，无论是哪一场战斗，他都带头冲锋陷阵。记得有一次，我们的部队进攻从吓吓开往普尔米的法国兵，我军被敌人的机枪封锁了前进的道路。沙轩一个人爬上前去，用手雷一连炸毁了敌人三挺轻机枪……

到达沙轩所在的部队时，太阳已经下山。我找到沙轩，十六天后又重逢，两人高兴得紧紧地抱在一起。

一些战士把我们团团围了起来。有人向我打招呼，我才发现，斯伦，舒占，格轩也在这个单位。顿时，我感到象回到家里一样温暖。

我是在一个意外的情况下认识斯伦的。三年前的一天，我从瓦特表村出差到塞隆镇去。半路我遇见一个醉汉拉着一个被绑得扎扎实实的少年。醉汉走几步就用鞭子向少年的背后猛抽

一下。我从醉汉手中救出了这位少年。他告诉我，他父母早已去世，同父母同住。到十三岁那年，他以三千瑞尔被卖给一个资本家。那个醉汉名叫朱锡，是村里的大财主，又以三千五百瑞尔从那个资本家手里把他买回来。因此，少年便成为朱锡家的小仆人。他看牛、犁地、做一切家务劳动，稍为做得慢一点就遭到主人的毒打。

少年用非常镇定的口气向我叙述了他那悲惨的遭遇，使我感到他是一个有志气、敢于斗争的少年。我向他介绍了有关革命的一些事情。他全神贯注地听我的叙述，眼睛连眨也不眨一下。又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之后，我开始交一点工作给他做，后来就分配他当各个基层单位之间的联络员。

这个少年就是目前的解放军战士斯伦。

上弦月高挂天空。涓莫市镇那个方向，有几颗照明弹在空中晃动着。沙轩带领队伍出发了。

我们来到河边。桥已经被敌机炸毁。为了保持行军的秘密，沙轩命令战士们用尼龙布把背包裹好，泅渡过河。但他们还没有脱下外衣的时候，许多老乡已经把船摇过来了。他们还送给我们很多椰子。一位老大爷找到了沙轩，生气地说：

“为什么不通知我们准备船只给战士过河？”

沙轩回答：

“我们担心打扰同胞们。”

“有什么打扰！你们打美帝和朗诺一施里玛达集团够辛苦了，我们同胞帮忙，谈不上打扰！”

沙轩答应让老乡摆渡送部队过河。青年和少年帮战士们把背包送到船上。船儿慢慢地向对岸前进。

过了河，我同格轩的小队一起行军。为了遵守部队纪律，我

们只用很小的声音交谈着。我问格轩：

“你是什么时候入伍的？”

“一一个多月前。”

“你爸爸妈妈身体好吗？”

“都死了！”

我怕听错，便再问一遍。于是格轩向我叙述了她家的遭遇：

“在磅湛省的示威游行爆发以后，朗诺的军队向我们的村子展开扫荡。我和达金逃脱了。敌人枪杀了我的爸爸妈妈和其他十八个人。……”

我非常熟悉格轩的家庭。她家里两位老人是勤劳的庄稼人，格轩也是一个善良而寡言的姑娘，每天只知道帮助爸爸妈妈种地和照顾弟妹，料理家务。象格轩一家这样善良的家庭，究竟犯了什么罪要遭到如此野蛮的杀害？！

我对格轩说：

“你爸爸妈妈遭到杀害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但是你不要过分悲伤。”

格轩擦干了眼泪回答：

“如果说这是不幸的事情，我认为这话不大恰当。要战斗就要有牺牲。得到干部的帮助，我已经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参加战斗，为亲人报仇，为同胞们报仇！”

说着，格轩还向我夸耀说：

“达金在家参加了游击队，进步可快呢。你看他还写信给我呢！”

到了休息的地方，格轩把达金的信给我看。在微弱的手电筒的光线下，我看到写满了歪歪扭扭的字的——张纸。

“亲爱的格轩姐：

自从你离开以后，……我们村已经发生许多变化。恶棍管
际已经受到惩罚。他当了敌人的走狗，因此是死有余辜的。格
赛大叔被大家选为村里民族统一阵线的主席。我们村现在有一
支民兵游击队小队。前几天，朗诺军队的一个中队前来扫荡，被
我们打得落花流水，狼狈逃窜，真是大快人心。敌人不能象过去
那样作威作福了。都大哥问候姐姐，同都他还问候你呀，格轩
姐！

你亲爱的弟弟 达金”

我读完信后，问格轩：

“都大哥是什么人？”

“是……是我的一个熟人。现在担任县武装力量副指挥
员。”

我们来到贝里勒的时候，天刚放亮。我们停止前进，就地驻
扎。这里离村子只有几片坡地，我们打开饭团吃饭，派了警戒就
休息了。

天一亮，林边就响起人声。我走出去一看，发现几位妇女正
在同担任警戒的同志吵吵闹闹。一位妇女说：

“你必须把这些东西收下，或者让我们见见指挥员。要不然
我们就不走啦！”

他们带来五瓮水和两筐糯米饼。我把这件事告诉沙轩。他
亲自走出去请她们进来。一位妇女埋怨担任警戒的同志说：

“你看见了没有？就这点事情害得我们等得好苦呀！”

战士们都醒了。大家洗脸以后都吃糯米饼。经过了解，沙
轩知道当地同胞正在整地，以便赶上季节，他同干部们商量之
后，决定除了一些同志担任战斗值勤之外，其余的指战员全部参
加劳动，帮助老乡们整地。战士们得到这个通知以后，个个高兴

极了。村里老乡把生产工具拿了出来给战士们用。军民合作，
共同生产。

我走到斯伦旁边。他正在帮助一位老人犁地。一对耕牛乖
乖地听从他的指挥。他犁得又深又直。老人望着斯伦，不断地
点头称赞说：

“你犁得真好！比我犁的还好。”

斯伦笑着说：

“顶多只能赶上您呀！怎么比您犁得还好？”

“在家的時候你是做什么的？”

“我也象您一样种田。”

老人点点头：

“难怪……”

当天早上，村子东面和南面的地都犁好了。

傍晚，我们又出发了。整个贝里勒村人民都出来欢送。老
妈妈们依依不舍地边走边擦眼泪。

我们沿着村路前进。太阳已经下山了，天空群星闪烁发光。
我们走得很远了，但是老乡们还在向我们挥手。我们的面前是
枪炮声不断的阿格伦地区。我们将到那里去执行新的任务。我
心中顿时充满欢乐和自豪！啊！亲爱的柬埔寨祖国！你培育着
这些真正的英雄儿女。他们摆脱了痛苦的枷锁，愤怒地拿起武
器。他们同人民有着鱼水之情，为人民而战斗。有这样的一支
革命队伍，有这样英雄的民族解放军，我们的祖国何愁不能消灭
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呢！

“拿起枪战斗，保卫革命政权！”

两排果树的树荫使院子的一角显得格外凉爽。午后的阳光透过树叶的空隙照射在擦拭得一尘不染的枪支上，照射在各种颜色的衣服上和那些年轻而敦厚的脸庞上。篱笆上迎风摆动的鲜红的佛桑，以及从邻居吹来的槟榔花的清香，给人们以柔和凉快的感觉。公路上，运输车声、摩托车声以及人们的谈笑声混成一片，显得格外热闹。

今天下午，X市镇的自卫队又同我们聚集在一起。这里出现了一片热闹欢乐的景象。我们大家在这些日子里，团结得更紧密，彼此之间更加了解。

一个多月以前，当三月十八日反动政变还没有发生的时候，这支游击队的队员们是互相不认识的。现在，从他们那喜气洋洋的脸庞上，从那炯炯有神的眼眸里，我看到一种很新、很新的东西。

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了。他们找到了革命。正如鱼儿得水，花儿见到太阳一样，他们兴高采烈地承担了光荣的使命，拿起枪战斗，保卫革命政权。

今天，这个不大的院子，这片凉爽的树荫，好象一个大家庭一样，正敞开大门，张开双手，紧紧地抱住从亲爱的柬埔寨祖国各地汇集在这里的儿女们。他们的年纪还很轻，对什么都感到新奇、美好。他们暂时离开家庭，带着对故乡最美好的记忆：一

片蔚蓝色的天空、一条小溪洞、一块红土坡地、一个橡胶园、熟悉的铁锤声以及那沉甸甸的谷粒……。但是，最使人怀念和热爱的，要算是故乡的人们对被称为“和平的绿洲”的柬埔寨祖国以及它具有的几千年文化的辉煌历史，其中以举世闻名的吴哥古迹为代表。

在谈笑风生的时刻，我向一个浓眉卷发的青年打听：

“你是从朱普橡胶园来的吗？”

“是的，我是朱普橡胶园的割胶工人。自从朗诺叛国以后，我参加了解放军。不消灭美帝国主义，不向卖国贼开火，我是无法生活的。”

好象要表达他那果敢的精神似的，他把革命刚刚发给他的武器紧紧握住。这个充满生命力的二十岁的青年，他那朴实的思想和思想感情，可能也是其他青年的共同想法。我从家庭生活开始一直谈到战斗和战胜敌人的问题。每个人的心中，立刻泛起难忘的历史时刻的回忆。成万磅湛人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反对朗诺—施里玛达的叛国行为，就象电影一样，在每个人心里的银幕上不断出现。来自森波地方的乍罗用充满自豪的口吻，叙述他们亲身经历的气势磅礴的斗争，叙述广大群众奋起夺取政权的动人情景。乍罗全神贯注地叙述自己耳闻目睹的事情。我看到自卫队员们那一双双眼睛盯住乍罗的脸庞，连眨也不眨一下，有时候他们屏住呼吸，有时候他们嘴巴微微张开，好象要同拿大刀、长矛、棍棒，从各个乡村涌向七号公路的三洲府、洞里贝、磅湛的示威群众一齐高呼打倒朗诺—施里玛达的口号似的。有时候他们不知不觉地挥动拳头，好象就要捣毁磅湛的朗诺集团统治机构，或者在向首都金边进发时同前来镇压的警察展开搏斗。也有时候，当他们听到乍罗叙述到示威群众被

朗诺一施里玛达的反动军队开枪镇压、血染马路的时候，个个咬牙切齿，怒火填膺。我知道，磅湛人民的英勇斗争，不仅全省人民知道，而且整个柬埔寨，整个进步人类都知道，因为它是高棉民族革命初期的骄傲啊！正是这次示威游行，给自卫队员们以巨大的力量。革命的真理、正当的骄傲和战斗的烈火，从这个伟大的事件一开始，就在他们的心中燃烧起来。

我们谈得正热烈的时候，从干丹格伦那边传来了直升飞机的声音，在洞里贝的方向也响起炮声。游击队指挥员阿奔，身材瘦长，穿着一套沾满红土的军装，一直全神贯注地听队员们说话，现在却站起来了。他紧握手中枪，大声地喊道：“有胆量的就飞来吧！你们别以为我们柬埔寨人是好惹的！这个市镇、这块土地是我们的！”说着，就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然后继续说：“难道他们忘记了波捷捷一役和七号公路上的克纳一役了吗？那几场战斗，朗诺的士兵拚命逃走，美国的坦克被炸毁的也不少，西贡伪军成百人去见阎王。这支枪正是当时的战利品。”

一阵风儿吹来了。两片芒果叶、蕨枝玛叶掉下来。阳光照射在地面上。一个年轻的自卫队员捡起一片树叶，在地面上不断写着什么。我好奇地问他：“参军前，你做什么工作？是学生吧？”他涨红了脸，还来不及回答我的问题时，探安——游击队里最活跃的一个小伙子立即抢着说：

“他是市镇的小学教师，名字叫阿英。自从朗诺一施里玛达发动叛国的政变以后，学校关闭了，学生回家了，他也只好放弃这种‘靠敲小孩子的脑袋找饭吃’的职业去参加革命工作。只要看看他那双手，就可以看出他过去做什么工作了。”

探安讲到这里，整个游击队的队员都笑起来，阿英的脸本来就已经红了，现在更红。他望望大家，望望我，又望望探安，然

后羞答答地笑了，看起来怪可爱的。顿时，我的耳际响起了祖国的花朵们琅琅的读书声。今天，这些拿起武器的战士，也正是保卫这些幼苗茁壮成长的人。一定要让孩子们自由地拿着书包上学去，象挺拔的树糖树那样屹立着，吸收养料，造成糖汁。游击队里年纪最大的人——副队长索番，知道我们是刚从三洲府和朱普橡胶园那边来的，便向对我们说：

“你们已经算是耳闻目睹了。一个星期以前，美帝国主义的士兵和西贡伪军开来这个地方。三洲府从此行人稀少，街道变成一片废墟，碾米厂被摧毁。佩有虎头符号、头戴钢盔的西贡伪军，穿着钉满钉子的皮鞋，到处横行霸道。美国坦克的履带留下痕迹还清晰地印在这块土地上。坦克车到处横冲直撞，碾坏了绿油油的庄稼。美国炸弹毁坏了橡胶园。驰名世界的朱普橡胶厂被美国飞机炸成废墟。不少正在工作的工人被炸死了。他们野蛮残暴，比山林中的老虎还要凶恶，比故事中的蟒蛇还要嚣张。他们到处干下伤风败俗的事情。克纳的十多名高棉女青年被他们强奸了。干丹格伦小学也是由于他们的破坏被迫关闭。”

讲到这里，索番紧紧地握着拳头，就象要打在敌人的头上一样。索番沉默不语了，而他的战友们还是保持着愤怒的脸色，敌人的罪行好比一支支利箭刺在他们的心上一样。这种沉重的、激动的气氛，越使得自卫队员们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拿起武器来歼灭敌人的道理。美帝国主义、反动分子的反动本质是至死不变的。在这个地球上，在这个印度支那半岛的土地上，什么地方有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那个地方就有死亡和苦难。柬埔寨、老挝和越南三国人民都背靠雄伟的长山，同饮湄公河水，现在更加紧密团结起来，抗击共同的敌人。就在这个时候，那一望无际的朱普橡胶园边的小市镇也处在准备战斗和战胜敌人的姿态中。

天气逐渐凉爽了。我们已经谈了近一个钟头。辛坡站起来，整理武器和衣服，向指挥员报告已经到换岗的时间了。队长看了看手表，轻轻地点点头。不一会，辛坡已经走到工厂的大门。我望着他的背影，无限感慨。这时候，我才全部看到这里的战斗气氛。所有这一切，组成了一幅欣欣向荣的新政权的生动、和谐的图画。阿奔的单位是刚刚接到命令来这里担任保卫工作的。好象估计到我要想了解他们的单位在战斗最初的日子里的活动情况，阿奔主动和热情洋溢地给我们讲述歼灭恶棍、保卫干部、维持治安、粉碎敌人的反革命阴谋的经过。

在我们的谈话中，人们不断使用朋友、革命等名词，从而使大家感到格外亲切。

全体队员还讨论了今后的战斗任务。在热烈的发言中，我看到无论是大家的建议或者是阿奔的意见，都很符合上级所交给的战斗任务。至于具体内容那可多啦！从巩固和发展游击队的力量到保卫治安，从动员人民挖防弹洞，到关心人民的生产以及提高革命警惕性、保卫和建设地方的革命政权等等。他们对这些工作分析得头头是道，布置得井井有条。

年轻活泼的游击队员阿英又唱起“嗨通”舞^①曲，唱起国歌《金塔之国》。大家也随着唱起来，形成一种热爱生活的乐观景象。……

傍晚，微风吹来，带着一股泥土的气息和果树的芳香。当手表的指针指向五点的时候，同我们一起来的正仓同志站了起来，猛吸了一口烟，然后把烟蒂丢在地下用脚踩熄。他热情而沉着地总结了游击队的成绩，同时鼓励大家乘胜前进，夺取更加辉煌的

的胜利。

这位年纪大、经验丰富的阵线干部，原来就是这支游击队的创始人之一。

他那简短而富有说服力的话语，使自卫队员们增加了战胜敌人的决心。

“拿起枪战斗，保卫革命政权！”队员们简朴而坚决地回答，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如今，“拿起枪战斗，保卫革命政权！”已经成为X市镇自卫队员以及全体柬埔寨解放军指战员的战斗命令。他们决心全力以赴，乘胜前进，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朗诺—施里玛达的阴谋。

今天，自卫队员们拿起武器参加战斗，同全国人民一起保卫自己的祖国，保卫儿童们的幸福生活，保卫我们柬埔寨祖国的许许多多已经获得解放的城镇和乡村。今天，成千成百的解放游击队相继成立。他们握紧枪杆子，以保卫革命政权，保卫人民用鲜血换来的革命成果。

我们向游击队员们告别，继续赶路。我们的车子在解放了的土地上飞驰。那一望无际的田野和橡胶园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带有水蒸气的风吹进车子里，使人们感觉凉快。我们的心老是浮现着我们柬埔寨全国解放的大喜日子的景象。那时候，我们的解放军将迈着矫健的步伐，列队走过观礼台，唱着胜利的凯歌。那时候，在这雄壮的队伍中，将会有今天正在拿着枪杆子同敌人搏斗、保卫祖国的X镇的游击队员们。

^① “嗨通”舞是柬埔寨民间舞蹈。

西南区的高棉青年

正当朗诺—施里玛达反动叛国集团厚颜无耻地将我们亲爱的祖国出卖给美帝国主义的时候，高棉青年为反抗侵略者而行动起来了。他们对敌人怀着无比的仇恨，对祖国的土地表达了无限的热爱。在祖国的这块土地上，两千多年来，它的文化不断地闪耀着灿烂的光辉，尤其是在吴哥民族文化辉煌的时期。在祖国的这块土地上，还有那美丽富饶的湄公河和洞里萨湖，一年四季灌溉着这片辽阔的肥沃平原。在磅湛省是一片一望无际的橡胶树种植园。柬埔寨这块宁静的土地，也是生长树糖树的地方。

在战斗的西区，我遇见过许多青年勇敢的战士。他们个个都朝气蓬勃，顽强，健壮，都经受过战场上严峻的考验。在我和他们初次接触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对工作的刻苦钻研以及在日常生活中的乐观精神。虽然他们是第一次远离家乡，但是当他们在想念家庭、父母、兄妹的时候，也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思乡情绪。

一个在卫生站里工作的二十岁女青年和蔼可亲地接待了我。

“你是叫沙伦吗？”我问。

她天真地看着我，对我轻声说：

“对，我就是。”

说完，她又腼腆地低下了头。

“你什么时候参军？”

“已有六个月了。”

“想家吗？”

“干嘛自寻烦恼呢？”她微笑着说。

她跟我叙述了她的经历。沙伦的家住在磅清扬省洞里萨湖畔一个小村子里。她除了有一个上了年纪的母亲和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外，再没有亲人了。她父亲在最小的孩子出世以后就去世了。从此，她母亲为了养家活口一直种着几块地。朗诺—施里玛达叛国集团突然策动了政变后，沙伦悄悄地离家参加了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的队伍。她年迈的母亲在得知她出走以后，一定会非常伤心，就是她自己每当想起家的时候，也得克制住自己难过的心情。但是她还是下决心要将敌人从祖国赶走以后再重回家园。她曾经学过三个月的护士，因此参加革命以后，领导决定让她到一个卫生站工作。她承认，就她个人志愿，她宁可当兵拿枪，因为当兵有了枪就可以直接去打敌人。

正如全体高棉人民一样，我们的青年都渴望着拿起武器消灭敌人。在这一点上，他们的决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坚定。因此他们踊跃地参加了我们军队的行列。他们非常爱护武器，经常把武器拆卸，擦得干干净净。他们还经常练习射击，他们深深地懂得，光是手里有枪是不够的，还必须学会使用武器，并敢于奋勇杀敌。经过一段速成训练，青年们就掌握了战斗的技术。这就是这支部队的情况，它目前还在进行演习。全体战士认真地执行指挥员的命令。不论是滂沱大雨的日子或者在灼人的炎热天气，还是在黑夜降临的深夜，在任何时候，他们都精神抖擞，显得这样的愉快和热情。在战场上同敌人面对面作战的时候，

青年们表现得那么镇静、沉着，并显出老练的战斗本领。

山能同志就是一个例子，这位同志原是干丹省工人。政变以后，他离开了工厂加入了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他对机械很熟悉，因此很快就熟练地使用各种不同类型的武器。在对敌斗争中，他的阶级觉悟不断地得到提高。在侵略者连续不断的枪林弹雨下，山能镇定自若，不予反击，在那里静候着，等到傀儡军来到十米的范围内才开火，一举击毙了几十名敌人，敌人布满战场。接着，他又急速地扑向敌人的残余部队，和敌人拚刺刀，进行肉搏战，从敌人的手里缴获武器来装备自己。这种镇定自若、临危不惧、顽强不屈的精神，是我们其他年轻战士的共同时征。

坚索同志是一位著名的优秀射手。在咋雷丁水泥厂的战斗中，他担任重机枪手。他镇静地等到敌人走到跟前才开枪，子弹百发百中。在和傀儡军作战的每次战役中，坚索始终镇静沉着，即使在应付突如其来情况时，他也总有创见，而且从来都是英勇无敌的。在他用自己的鲜血给上级领导写的一份决心书上，他表示：“为祖国，为人民，为崇高理想而斗争，即使洒尽热血，粉身碎骨，我也在所不惜。”

至于沙卡，他在执行战斗任务时已经流血负伤。在一次打得相当艰苦的战斗中，沙卡两条胳膊都挂了彩，已经无法再握枪了。怎么办？敌人越来越逼近，战火也越来越猛烈，他毫不犹豫，跪下双膝，把枪夹在大腿中间，咬紧牙，忍住痛，使出超人的力气对准敌人扣了扳机。在他的面前，顿时遍地都是敌人的尸体。沙卡高兴得忘了伤口的疼痛。

朗诺一施里玛达叛国集团和他们的美国主子以及西贡和曼谷的傀儡，对这支年轻的军队感到非常恐惧。这支新建立起来

的年轻队伍，继承了崇高的、历史悠久的斗争传统，具备着一个明确的理想，这个理想就是为了争取祖国的独立和自由。这支军队来自人民，它为保卫人民的利益而战斗。这个崇高的理想，在美国强盗军队和朗诺一施里玛达傀儡军中是不存在的。

沙联是一个穷苦农民的儿子，住在磅士卑省的代克萨。他知道盖一所农民的住房必须付出的代价。为了盖成一所住房，要流多少汗和泪啊！在斯朗战役时，沙联刚刚消灭了几个机枪阵地，突然又发现敌人从一所住房那边开枪射击。他要求同志们掩护他，自己带着一根反坦克火箭筒往那方向爬去。等到爬到一定的距离，他突然改变了想法，没有立即发射，他立刻折回来，爬到一个土堆旁边，然后才开火。机枪阵地随即就给打哑了。同志们很为惊讶，沙联对他们说，如果他从原来的位置射击，很可能会损坏本地一所居民的住房。

波林是顿坏省人。在参加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以前，他是一个和尚，住在一座华丽的庙宇里。当朗诺一施里玛达叛国集团乞求美国帝国主义和西贡傀儡的干涉以后，雇佣军队侵入了我们的国家，在我们许多村子里播下了死亡和苦难，毁灭了人们无限热爱和崇敬的美丽的庙宇，炸死我们的居民和僧侣。波林看到敌人这些罪恶行径，再也不能袖手旁观了。他抛弃了和尚的生涯，毅然参加了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在磅士卑省的一场战斗中，波林的小队很顺利地向前推进。突然，敌人的机枪阵地从侧面喷出火舌，把前进的道路封住了。波林向队长要求让他去消灭这挺敌人的机枪。在得到队长的同意后，波林迅速地接近敌人，用两颗手榴弹炸死了这股顽敌。不幸的是波林在行动的时候，胸中中了一枪，同志们跑过去把他搂在怀里，波林知道自己已临近死亡，两眼凝视着他的战友嘱咐道：

会 见

“同志们，为了解放我们亲爱的祖国，我们目前的任务还很重。为了祖国和人民，你们必须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我很遗憾不能再跟你们一起去继续完成这件崇高的任务了。但我完全信任你们，一定能够从敌人手中把我们的祖国解放出来。”

说完这几句充满信任和感情的话以后，波林与世长逝了。我默默地说着：波林，你说的对。为了解放我们亲爱的祖国，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们还应当长期努力奋斗，经受最严酷的考验，表达对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更大的忠诚。朗诺一施里玛达卖国贼以及他们的主子美帝国主义，还有西贡和曼谷的傀儡必将被赶出我们的祖国。我们这支日益成长壮大的年轻的军队在反对侵略者的斗争中，必将显示出它不畏强暴、不怕牺牲以及坚韧不拔的精神。胜利必定是属于我们的。

我们小组到达前线指挥部已是下午五点钟了。这时，太阳的余辉映照整个树林，使这里的景色渐渐变得格外壮丽。

一位中等年纪、态度和蔼的指挥员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对我们说：“今天晚上，你们在这里休息休息，明天早上再送你们走。”

我们同意了，这样，我们既可以了解一些具体情况，又可以恢复体力。

指挥员接着又说：“今天干部、战士刚学习完。”

“这些干部、战士是从哪儿来的？”我们的一位同志问道。

“都是从六号公路和七号公路来的。”指挥员回答。“他们在集中总结刚过去的雨季和这个旱季的对敌斗争的经验。他们互相交流了宝贵经验，还认真地学习、讨论了国防部和人民武装力量最高司令部的号召书，他们为自己将取得新的战斗力而振奋。他们决心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只有这样，才能在这个旱季里更好更出色地完成打击敌人的任务，不辜负人民和组织的期望。”

我们聚精会神地听着。

我们小组的一位同志问道：“我们可以见见这些战友们吗？”

“可以。”指挥员微笑着回答。“吃完饭，还请你们和他们一起看文艺节目。你们要问什么，就随便问好了。”

时间过得很快。夜幕渐渐降临。乡亲们扶老携幼赶来参加晚会。人越来越多。六号公路和七号公路的战士们也一队一队来到了会场。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人们的心情无比激动，个个沉浸在幸福的会见之中。

参加晚会的人还在不断增加。人们忙着准备火把、布置舞台。不大一会儿，我们就不知不觉地被人流冲到了可爱的战士们中间。

六号公路和七号公路的战士们都很年轻。在反动政变前，他们之中有的在在家种地，有的在磅礴的工厂当工人，还有的在本村的寺院里当和尚。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有的来自桔井、蒙多基里、腊塔纳基里、上丁；有的来自奥多棉吉、暹粒、柏威夏、波萝勉、干丹，以及来自磅礴省和磅同省各县。

一位二十多岁的战士，他出生在波连德登市附近，现在在磅礴市周围打击敌人。他说：“在七号公路，湄公河右岸，敌人正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我们从四面八方包围了敌人，他们只能龟缩在营房和据点里。那时，离驻地稍远一点的地方他们都不敢去，晚上躲在黑窝里不敢出来。而他们的生活也极端的困难，缺粮断水，食物蔬菜非常缺乏，时有时无。他们家里的老婆、孩子也同样吃不饱肚子！而那些大头目却挥金如土，花天酒地，玩女人，抽干纸烟^①，吸鸦片，荒淫无耻。他们剥削虐待、欺压下面的士兵，象对待牲口一样。他们内部矛盾重重，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争吵、枪杀之类的事情层出不穷。”

看到这个战士欲言又止，我们的一个同志问道：“那里的人民又怎么样？”

“敌人坏透了，连一点高棉人的气味都没有。”坐在左边的一个战士讲。“他们到处胡作非为，随心所欲，抢劫钱财，抢夺民女，诬蔑无辜的老百姓为‘叛徒’，‘和阵线勾结’。他们把他们统治区的人民视作仇敌。因此，我们的队伍一到，人民就都很高兴，热情地接待我们，帮我们找吃的，掩护我们，还给我们带路，我们在敌人附近活动很方便。每次打仗，他们一听到枪声就高兴，并组织起来给我们烧水做饭，把做好的饭菜送到战场，大力支持我们。”

一直默默地坐在那里的另一位战士接着说：“在六号公路战场也是一样。敌人表面上耀武扬威，貌似强大，实际上，士气低落，不堪一击。今年八月份，在‘真腊二号’战役中，敌人从当古出发扫荡解放区，残忍地杀人，掠夺财产。但他们的日子也并不好过。一开始，他们就遭到群众和我们武装力量的沉重打击。敌人的力量被削弱，被瓦解，被切断，象一条受了伤的头大尾小的蛇一样，动弹不得，无法逃避。而我们的力量却在六号公路战场的战火中迅速发展壮大。人数大大地增加，战斗力不断地增强。目前，我们正在包围敌人，向敌人展开猛烈的攻势。这次在最高司令部号召的鼓舞下，我们坚信，一定能消灭更多的敌人。”

讲到这里演出就开始了，战士们也就停止了讲话。由于时间短，不能畅谈，大家都感到非常遗憾。

文艺演出开始了。这时，欢呼声、掌声雷动。富有革命内容的歌曲、舞蹈、戏剧等，给人们以深刻的爱国思想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对坚决铲除腐朽文化的残余，有很大的意义。歌颂攻打波成东机场战士的歌声，歌颂人们所热爱的曾库敦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短剧，使战士们深受感动。他们决心象攻打波成东机场的战士那样，勇敢地打击敌人，努力向在七号公路战场上

^① 是一种毒品，类似鸦片。

贡献出自己壮丽青春的战士曾库敦的英雄事迹学习。晚会自始至终洋溢着战斗的气氛。演员的精彩表演，夹着观众的热烈的掌声，一直延续到深夜。

深秋的露水洒在树叶上，一点一滴地往下落，浸湿了屋顶上的防雨布。弯弯的月牙儿挂在树梢上，夜幕也慢慢地收起来了。

六号公路和七号公路的战士们穿着黑色的衣服，围着水中，背着背包，扛着枪和乡亲们握手告别。

他们在一片欢呼声中奔赴前线。

六号公路和七号公路的战斗胜利万岁！

英勇的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万岁！

“真腊二号”必败！

人们就这样怀着战斗的激情生活、工作、欢聚、离别。

斯努人民翻身作主人

昨天下了一整夜的滂沱大雨，今天早上，斯努上空豁然开朗。清澈、蔚蓝、辽阔的天空，一丝儿云彩也没有。太阳犹如从梦中苏醒，从东方冉冉升起，从七号橡胶园的树林中放出一片红光。朝霞照射到镇外柏油马路和红土小路上。浓密苍翠的树林迎着东方的朝阳显得分外壮丽。这些马路和小道交错在一起，一直通向远处的橡胶园。家家户户的大门上，插着正中绘有神奇的吴哥窟图案的红绿相间的国旗，正迎着微风高高地飘扬。它象一双双手招呼着人们从市区，从橡胶园朝气蓬勃地奔向喧嘩的大路。这时，除了无数的行人之外，还有汽车、自行车也从各条小路一齐涌向柏油马路，给这美丽的晨景增添了无限的生气。

人们除了相互谈家常外，还相互转告我们的游击队、人民解放武装力量在各处消灭敌人的好消息，或讨论刚刚从广播中听到的民族统一阵线的政治纲领，或彼此交流挖防空壕的经验。

今天，斯努镇的人民，无论是农民、还是村镇里的商人；无论是柬埔寨人，还是越侨或华侨，都获得了主宰自己生活的权利，成了村镇里的真正主人。

我们来到镇民族统一阵线委员会办公地点，看到委员会门前挂着一块大牌匾，牌子上写着几个白色大字：“斯努镇民族统一阵线委员会”，旁边还挂着一块有“县政府”字样的牌子。镇委

员会的代表赛撒玛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告诉我说：

“现在，每天工作紧张极了，至于我们……”他说到这里，脸上泛起了谦虚的微笑，代替了他未说完的话。任何人也看不出他有一丝之意，看到的却是满脸的欢笑。事实上，这几天，斯努镇的事多极了。因为，一般说来，当一个新的革命政权刚刚成立的时候，总是有许多工作要做。

斯努镇刚刚站立起来，摆脱了朗诺—施里玛达集团的统治。他们必须认真考虑对付大门口的西贡反动派和其他坏蛋。所以，工作就更加庞杂和紧张。目前，斯努镇的乡亲们正在进行着四件大事：

一、迅速建立稳定的秩序和整顿镇容。

二、举行选举。

三、建立地方政权。

四、建立地方武装力量，准备迎击美帝、西贡傀儡和朗诺傀儡的武装侵犯。

赛撒玛给我们介绍了阵线 and 人民所作的大量工作后，解释说：

“应该说，这些工作之所以能够这样迅速地完成，这完全是由于乡亲们的决心和合作。在这里，出现了许多动人的事迹。”

接着，他给我们讲述了三号橡胶园银大爷和老伴积极支持建立武装力量的事迹。目前，银大爷只剩下他和老伴两人。两个老人在家照料着六个小孙子。他的三个儿子、三个女儿，还有两个女婿，都参加了革命武装力量。我们的乡亲们经常赞扬这两位老人。但银大爷却谦逊地说：

“现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我们俩老了，照看照看一下小孙子，让他们的父母安心地去工作、打仗、保卫祖国，也算我

们为打美国佬出了一份力量。”

我们正在津津有味地交谈着，突然被外边的飞机声打断了。一架直升飞机从七号橡胶园那边向镇子飞过来了，我们都跑出来，看看它到底要搞些什么鬼名堂。我们走到楼梯口边，又一直走下梯子来到院子里，这时，我方突然开火，吓得敌机慌慌张张逃走了。敌机逃走后，赛撒玛很觉惋惜，他继续说：

“开始时，乡亲们谁也没有去挖防空壕，我们非常担忧。但是，现在家家都有了防空壕，我们就放心了。”

我想，是呀！美国佬害怕斯努的土地，害怕斯努的人民，叫它一开始就尝尝什么叫“解放”。斯努人民誓死粉碎美帝及其走狗的侵犯，保卫自己的幸福生活。

我问赛撒玛：

“敌人的活动这样频繁，我们的选举怎么进行呢？”

赛撒玛不加思索地回答说：

“它来它的，我干我的。”

他突然睁大眼睛盯着我，好象想起了什么事似的。他转过身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已经十一点了。于是，他对我说：

“今天中午，你就在我们这儿吃饭，下午再去看看其他乡亲们在做些什么！”

这天下午，刚从外面回来的镇民族统一战线委员会交通员麦索，带着我到镇里去访问。我们边走边谈。麦索给我们讲述了那些激动人心的为革命立了大功的人民的故事。从那时起，乡亲们就全心全意为革命，想到的是支援军队，保护革命力量。麦索以激动和敬佩的心情给我们讲述这些故事。最后，他概括地对我说：

“你刚到这儿，还不很了解这儿的情况吧！我看，从前这儿

乡亲们生活非常艰难困苦。现在，革命解放了他们，使他们获得了新生。因此，不论走到什么地方，无论是谁都说‘支援人民解放军是我们的职责’。军队和人民就象鱼和水。”

停了一会儿，还没等我插上一句话，麦索又接着说：

“我再给你讲一个故事。”

麦索讲的这个故事我曾听人讲过。说的是西墩的故事。西墩的父亲是一个很谨慎的人，看到西墩还年幼体弱，担心他到部队经受不住困难的考验。后来他就到部队去打听，了解了一些部队生活。一天，他对西墩说：

“你要去参军，这很光荣啊，但是也有很多困难。我担心你受不了溜回来。”

接着，他给西墩讲述了他们家从前的苦难生活，又讲了目前美帝国主义和朗诺傀儡的野蛮暴行。最后，他又对西墩说：

“你好好考虑吧，如果你决心下定了，我就带你到委员会去申请参军。”

现在，西墩已经是一名人民解放军的战士了。每当想到自己参加革命的事，西墩总忘不了父亲对自己的教导。沿途，我看见家家户户除大门口上插着国旗外，还挂着一一些小旗，墙上和路上还贴着不少标语。我想：是啊，人民已经认真地准备好久了，这儿的选举分两步进行。首先是介绍选举法和候选人。然后，于当天下午召开全镇人民大会，会上一致选举麦、拉和昆三人组成镇委员会。麦和我们见面的时候，特别高兴。他说：

“我们是第一次进行这样的选举。我们全镇人民，没有谁骑在谁头上的事。”

当谈到他自己时，麦只是重复着他对乡亲们讲的话：

“乡亲们信任我，我担心我胜任不了这项工作，但是，我保证

加倍努力，决不辜负大家的心意。”

和麦告辞以后，麦索领我们到万大妈家去玩，万大妈有四个孩子，一天到晚忙于生计。她向我们谈了一些关于镇委员会代表的情况。她告诉我们说：

“他们三人都是能吃苦耐劳的人。他们在当地和朗诺内政权的黑暗统治一直进行着拼死的斗争。”

这时，美国佬的飞机象疯子一样在我们上空俯冲和盘旋。以后，我就离开了斯努镇，但是，我反复这样想：一个从人民中产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得到人民信任和拥护的政权，是一定能够坚定地屹立在人民之中，并能经受任何严峻的考验。

解放区的新面貌

一九七一年二月初，在反动、腐败、卑鄙无耻的法西斯“共和国”专制下，金边陷入了混乱的局面，出现一片乌烟瘴气。这时，当人们从乔森潘、胡荣、符宁告地方敌占区的知识分子和学生的号召书中，得知国家元首亲王的号召之后，真兰和赛两人就决心投奔解放区，以自己的毕生精力为革命服务，和人民团结在一起，消灭美帝国主义以及朗诺—施里玛达—山玉成这帮叛民族、背叛人民的家伙。

某星期六下午两点钟，和地下交通员在约定地点接头之后，他们便立刻上路了。

他俩心情异常激动，他们想，在自己一生中，只有今天才是他们值得庆贺的一天。真兰高兴地对赛说：

“这一次我们可逃出那魔鬼的地狱了。”

赛也高兴地回答说：

“在我的一生中，这是第一次参加革命。”

他们怀着喜悦的心情，毫无留恋地离开了金边。走了不到一个钟头，他们便到了解放区的一个村子。他们一块儿走进一间屋子，便看到一位年近五十、身材魁梧的大伯出来迎接他们。经他们互相介绍之后，大伯便说：

“孩子，你们先歇一歇吧，等一会儿我们再走。”

金边城的地下交通员便对他俩告辞说：

“我的任务完成了，你就高高高兴兴地走吧。祝你们一路顺风。”

之后，他们又互相嘱咐了几句，交通员就和他们分手，返回金边去了。这位大伯也是交通员，他便领着他俩走出了屋子，朝着前面的森林走去。

走了一会儿，大伯便说：“这地方，我们已经把它当成解放区了。白天走晚上走都可以，因为那伙敌军根本不敢从他们据点一探探头，每个村子都有我们的游击队，现在他们再也不敢象过去那样横行霸道了。有一天，这伙敌军反而把他们自己的一个传令兵打死了。”

赛很纳闷，就问交通员大伯：“他们怎么打起他们的传令兵来了？”

大伯接着说：“孩子，敌军已经是六神无主了。这个倒霉的传令兵每进一次据点，他就给当官的传令，要他们出去扫荡。因此，这伙敌军恨死这个传令兵了。一天，传令兵又来传令，他们就把他宰了。传令兵一死，他们也就得到安宁了。”

沉思了许久的真兰大声说：“如果是这样，在金边的顶头上司怎么吹嘘说是他们胜了呢？”

大伯解释说：“那些敌军，除去那些最凶恶的以外，其余的都不愿意打仗。有一大批人带着枪投奔了我们解放区，我们的组织就让他们返回故乡，回家生产去了。”

越是往前走，他们越觉得心情舒畅，越深入解放区，遇到的村子越多。每走过一个村子，他们都受到乡亲们的热情接待，村里的男女老少都出来和他们握手祝贺，高兴地向他们嘘寒问暖，他俩的心情无比激动。这样的场面，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也从来没有想到过啊！革命教育了人们，使人们象在一个温暖的大家

庭里一样相亲相爱。这样的气氛，在被敌人暂时控制的地方是见不到的。

从这里到那里，处处都一样。人们总是彬彬有礼，互相称呼：老大爷，老大娘，大叔，大婶，以及兄弟，孩子，朋友。城里却相反，人们听到的却是“老子”、“这小子那小子”，或者是小人物对大人物的谄媚声。解放区的孩子们也互相称呼“朋友”，人们不用“家伙”、“东西”等词来称呼。说起卫生来，那村村都一样，实在令人满意。每一间屋子，从外表看来屋子的主人很穷，可是屋子里却收拾得很整洁，村庄街道很干净，令人赞叹不已。他们俩看到村里的孩子们喝着开水，有时还喝用一种对身体很有好处的树皮煮的有香味的茶。

下午五点钟，他们走到一个大村子。村里的乡亲们拦住他们，让他们吃了饭再走。他们也想休息一下，于是就 and 交通员大伯一起高兴地答应了。

一间屋子里，很快地摆上了一桌丰盛的菜。滚热的菜汤，喷香的米饭，实在可口。他们边吃边谈，乡亲们都来了，屋子里顿时欢腾起来。大家向他们嘘寒问暖，问他们一路上如何，金边城的混乱情况怎样。他们俩也把我们柬埔寨人民解放武装力量摧毁波成东机场、美国使馆和伪警察局接炸、以及叛国集团内部上层人物和下层人物之间互相矛盾、互相倾轧的事告诉了乡亲们。他俩乘机向乡亲们打听人们从报纸上看到和在金边电台的广播里听到的五名敌军官在月夜里“帮助”这一带农民收割稻子的事。乡亲们一听到这些该死的强盗的名字，个个都咬牙切齿。一位大叔痛心地向大家叙述了在这个收割季节里，趁着月夜偷他的稻子的事：

“孩子，这帮家伙的所有电台和报纸都是金边一小撮卖国贼

用来煽动民心的工具，说什么他们积极帮助老百姓干活，为老百姓办好事。其实呢，孩子，这帮家伙也确实去收割了稻子，但是割完后，他们就装上汽车偷走了。”

坐在旁边的一位大婶对这位大叔说：

“大哥你忘了吗？上次他们来的时候，看见费有一辆摩托车，他们便诬说他是‘越共头子’。”

大叔接着说：

“我忘不了！深只有一辆很旧的自行车，他们也诬说他是‘越共’。”

大叔回过头来对真兰和赛说：

“就这样，他们还不甘心，他们还叫美国飞机来轰炸。”

他指着旁边的一个洞口接着说：

“后来他们散布说，这是‘越共的营房’。”

大叔停了一会儿说：

“是啊，孩子！这伙坏蛋扯着嗓子叫嚷说他们要‘救国’。这帮家伙也在‘救国’，但是他们却是拿着美国主子的枪来‘救国’。”

乡亲们谈起了村子里的事。解放以后，组织了村、乡的游击队维护社会治安，建立了爱国农民协会，爱国妇女会，儿童和青年也有了属于自己的爱国组织。人人都积极生产，一面维持家庭，一面支援前线。青壮年都志愿参加爱国武装力量，有些青年妇女在村子里参加生产，有些参加学习训练，比如当医生等。人人表示要坚决保卫自己的家乡。

日落西山，皎月当空。趁着天气凉爽，他们告别了乡亲，又踏上了征途，以便尽快地赶到目的地。乡亲们把他们一直送到村头。

走过一村又一村，村村都有乡亲们出来给他们送行。

我们村在前进

自从真兰和赛到了解放区后，不论在思想、政治和工作方面，都得到了阵线组织正确的帮助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他们俩努力改造旧世界观，树立新世界观，和贫苦农民同甘共患难，顶烈日冒风雨，同种一块田。他们沾着盐巴、腌鱼酱共吃一锅饭，努力学习人民的语言，虚心学习人民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经过群众运动、艰苦环境和斗争烈火的教育、改造和锻炼，他们俩在思想、政治和工作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后来，组织上派赛到一个刚解放的新区去工作，真兰还是留在原来的村子里。两个月以后，真兰写了一封信去问候赛，并且还告诉他，自从他离开这里以后村里各方面的变化。这封信的全文如下：

“亲爱的难忘的朋友：

自从你离开这里去执行新的任务以来，转眼间两个月已经过去。我们村的各方面都在前进。村里的乡亲们，甚至儿童，都在努力提高当家作主人、独立自主的觉悟。他们紧密团结在我们阵线组织的周围，高度警惕，粉碎了敌人企图向我们村派遣奸细的阴谋。大家都积极踊跃地参加人民政权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福利和文化等组织，并按照我们革命的真正的民主和合理的制度加强组织纪律性。全村男女老少决心保卫乡村，决不让敌人侵占解放区的一寸土地，坚决打退敌人的各种各样的进攻，准备消灭一切敌人，努力巩固后方，支援前线。

在开会的时候，无论是生活会议还是工作会议，各爱国组织总是要求人们保持高度警惕，加强村游击队，大力开展自造土武器的活动，增加生产，做好坚壁工作，做好从敌占区投奔过来的同胞的接待工作，收拾好村里的卫生所，还要做好和敌人打仗的准备。虽然我们处在后方，但也要做好防御敌人随时来‘扫荡’的准备。最近，我们村和邻近的一些村子一起开了一次会，决心进一步打击敌人。敌人行将灭亡，尤其是目前敌人正在经济危机、缺粮断炊的时候，我们绝不能向敌人出售稻米、鸡、鸭、牛和食糖等。我们决心为增加生产而努力奋斗，为保卫生产果实而战斗到底。村长大叔还在会上说：什么时候我们的生产搞得越好，我们的解放区、我们的人民政权就会愈加巩固坚强，人民的生活也会进一步得到改善和提高。我们完全不必担忧会出现敌占区那种物价高涨、货币贬值的情况。这次会议，僧侣也来参加了。东边村子寺院的长老在会上说：我们僧侣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和以朗诺—施里玛达—山玉成为首的美帝走狗发动法西斯侵略战争、残杀人民、出卖祖国和背叛宗教的滔天罪行。

现在，我们村的耕地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扩展。房前屋后，长满了茂盛的庄稼、芭蕉、木薯、香菜、茄子、辣椒、空心菜、芥菜、葱，绿油油的一大片，五颜六色的鲜花攀着篱笆、围墙和支架，随风摇曳，争妍斗艳，交相辉映。在田野里，乡亲们为支援前线 and 保障村里旱季的供给，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集体劳动竞赛。眼下，玉米、绿豆、黄豆、花生、芝麻、南瓜、冬瓜、黄瓜等，长势喜人，紫色和黄色的花朵交织在一起，真令人陶醉。

爱国儿童团也有他们自己的劳动园地。他们很有组织纪律性。当他们的园地需要移植香菜和芥菜的时候，他们总是先去请示组织。在开生活会的时候，为了帮助儿童们搞好学习、劳动

和阵线工作，人们总是热情地指出他们做得好的地方和存在的缺点，既表扬成绩，又批评缺点，使儿童们都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巨大的鼓舞。对于缺点、错误，不管是谁，也不管是工作中的或者是相互间的感情、态度方面的，批评的时候，总是用一些相互勉励的话。谁懒惰，谁就不是真正革命的，谁说大话，盛气凌人，调皮捣蛋，不谦虚谨慎，谁就不是革命的，谁的品德就不好。

至于爱国妇女组织呢，她们正在执行自力更生的方针，大搞纺纱织布，做裙子，缝衣服，供给前方的战士和后方的人民。

两个月以前到外地去学医的詹大爷和苑大叔的女儿已经回来了。现在，她们在别人的帮助下，正在制作土药，什么疟疾药啦、止泻药啦等等，既有药丸，又有水剂。现在，我们村不愁缺医少药了，而且还把药品送给邻近的村子呢！

我们村子，每当傍晚来临的时候，是最叫人高兴的。就在我给你写这封信的时候，儿童团组织的文艺演出队在高唱爱国歌曲，《英勇的交通员》的歌声悦耳动听，缭绕回肠。

两个星期之前，我们解放军有一部分战士到我们村来休整。昨天，在他们将要开赴前线接受新任务的时候，我们开了一个欢送大会，祝他们取得更加辉煌的胜利。会上，村里的文艺队表演了他们自编自演的精彩舞蹈，演出了人民痛恨美帝和金边卖国贼残酷压迫、屠杀人民的故事。

好了，就此搁笔，再见！

另外，村里的乡亲们让我转达他们对你的想念和问候，祝你在打击敌人和革命工作中不断地取得新成绩！

顺致

热烈的、革命的、兄弟般的敬礼！

真 兰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光明的解放区，美好的新社会

经过阵线组织的一个月训练和各种战斗的考验之后，赛到一个刚解放五、六个月的新解放区帮助做群众工作，以便进一步提高自己的革命觉悟，联系群众，亲身体会群众的艰难困苦，加深对敌人的仇恨。

赛到了村子里，村主席卜大叔和其他乡亲们象接待自己的亲兄弟一样亲切地接待他。村主席卜大叔大约四十四五岁，皮肤黑里透亮，行动敏捷，说话缓慢，穿一条过膝的短裤，身披一块补了许多补丁的旧布。经过一番相互问候后，赛就和卜大叔一起整理住房。吃过晚饭，村里的乡亲们一起来看望赛。卜大叔给赛一一介绍了名字之后，赛开始问到关于村子里的建设情况。

“卜大叔，这村子解放前的情况怎么样？”

卜大叔回答说：“孩子，以前，这村子很不幸，从早到晚没有一点安宁的时候。人们经常遭到朗诺一施里玛达一山玉成伪军的抢劫。这帮坏蛋今天在这儿明天到那儿，到处制造事端，从没有停止过。一到晚上，他们就成群出动，把各家的主人抓去和他们一起守卫，把人家的鸡鸭当作他们自己的一样抓去吃掉。有些人的儿媳妇受到伪军头目的侮辱，如果她们的丈夫反对，就被抓去枪毙。村子里的乡亲们恨死了这伙该死的强盗。”

听到卜大叔控诉敌人的这些罪行，赛和村里的乡亲们充满了对敌人的仇恨。他继续向卜大叔问道：

“敌人这样横行霸道，乡亲们有逃到解放区去的吗？”

卜大叔回答说：

“我们村子里的乡亲们先后跑了一些。因为敌人抓兵，许多青年人很早就跑了。我老婆也逃离了村子，因为敌人百般刁难，说她让儿子参加了我们人民解放武装力量。逃离村子的青年们非常痛恨这伙卖国贼，他们知道敌人在村子里虐待他们的父母，于是，他们一起向组织要求参加部队。后来，组织决定解放这个村子，有许多人自愿参加了，村里的人都决心与我们自己的部队共同战斗。仅一个晚上，就消灭了敌人一个兵营，缴军头当场被镇压，投降的士兵回到他们已经解放了的家乡种地。从那时以来，我们的村子就永远获得了解放。”

赛又向卜大叔问道：

“你们对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怎么看？”

卜大叔回答说：

“由于敌人的诬蔑和欺骗，开始我们乡亲们对统一战线不了解。正如我刚才告诉你们的一样，敌人极其野蛮地虐待我们，禁止我们走动，只准在离家近的地方种地，离家较远的地就不能去种。那时，村子里的人象坐牢一样，后来又被他们抢了个精光。”

“那么，现在怎么样？”赛进一步问道。

他微笑着回答说：

“正如你们看到的一样，从解放到现在，统一战线领导我们，国家由我们自己管理，我们才真正当家做了主人，自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我们全体男女兄弟姐妹过着自由平等的生活，享受着充分的言论、集会、学习、结社、旅行、就业等自由。贫苦入商

因获得了土地，生活上有了保障而兴高采烈。”

赛坐在那里静静地听着卜大叔的津津有味的话，心想：“我们进入解放区以来，到处都看到我们的人民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坚强的革命意志，这使我们深受教育。”

赛问卜大叔说：

“你刚才谈到我们的乡亲们建立了各种组织，究竟有些什么组织？大叔！”

卜大叔对这个问题很满意，因为这是地向客人们介绍他们村子飞跃发展的极好机会。他满怀喜悦地说道：

“孩子！你再呆一些时候就必定会知道得更清楚。目前，在阵线组织的指导下，我们组织了爱国青年团、爱国妇女会、爱国儿童团，还组织了救济会，在遇到疾病灾祸或缺少什么东西时相互帮助。各个组织在政治上、思想上、讲究卫生等方面互相教育，相互配合，互相帮助。孩子，现在我们村子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敌人造成的腐败、愚昧、流氓习气毒害了我们的青年。在我们村子里就有妓女、酗酒、赌博等等。有些家庭因丈夫赌博、女人酗酒而发生纠纷。革命以来，各种腐败、愚昧、流氓行为如烟消云散，彻底清除了。你们看吧，孩子！没有哪一个组织象朗诺一施里玛达一山玉成的伪军统治下那样去抓人抢人。现在各个组织都互相帮助，组织得很好。这些都是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我们的结果。我们推翻了旧社会，在我们光明的解放区正建设一个灿烂光辉的新社会。”

赛听了卜大叔的介绍，也谈了他自己的感想。他说：

“阵线组织把我送来与我们的乡亲们同甘共苦，我感到很高兴。我刚刚就被乡亲们高度的革命自觉性和独立自主的精神所感动。我想暂时在敌人统治下的乡亲们不能象你们一样。他们

处在金边卖国贼的铁蹄下，过着苦难无边的地狱般生活。男人被抓去当炮灰，替他们送死；女人被抓去供他们寻欢作乐。谁要是反抗，他们就采取各种各样的威吓手段。”

卜大叔插话说：

“至于我们解放区的妇女，你可以去问问她们，究竟有些什么不同？”他一边说一边指着站在那里的一位大婶。

这位大婶身体健壮，年龄跟卜大叔差不多。她是村妇女会主席，也是村领导委员会委员。听到卜大叔介绍到她的名字，她笑着爽朗地回答说：

“孩子呀！敌占区的生活和解放区的生活简直有着天渊之别。解放以来，我们村子在思想面貌、作风、劳动习惯方面，和敌伪统治时期完全不同。就连小孩子都懂得自觉改造自己。以前，女孩子总是离不开母亲，一离开母亲就哭，一见生人就哭；向十句答不了一句。阵线成立后，完全变了样。现在，看见来访的客人，她们微笑着，有礼貌地、殷勤地接待他们。调皮的孩子们也变得忠诚老实，彬彬有礼，抛掉了原来的傲慢野蛮习气，懂得尊重母亲，与其他孩子一起劳动，并且还都会看管弟妹，拾柴做饭烧水，喂鸡喂鸭等。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组织。在阵线组织的领导下，孩子迅速地成长。这使他们的父母更加相信阵线组织，更加热爱阵线组织。各种组织都有妇女和男人一样工作，经常出头露面，积极地保卫全村人民和她们的利益。过去，她们不会说话，结结巴巴。现在经过逐步锻炼，一个会议又一个会议的实践，她们不再羞羞答答了，说话越来越清楚、流利。在家庭方面，她们也不象过去那样心胸狭隘了。歧视子女，不尊重父母，虐待兄弟姐妹等，这些引起分家的现象已经不再出现。妇女的地位也得到进一步提高。她们懂得保卫妇女的自由权，过去

那种任丈夫打骂的现象不准再出现。……”

外面，一轮圆月已经从东方升起。儿童团高唱爱国歌曲的声音，一阵阵传来，是那样悠扬悦耳。赛急切地想了解更多一些情况，他问卜大叔说：

“大叔刚才讲到卫生问题。在我们村子里建立了医院没有？”

卜大叔回答说：

“关于医院嘛……刚才同你握手的那一男一女就是我们的医生。从前，他们两人为了躲避敌人逃到了后方解放区去。组织上指导他们学习医疗知识。村子解放后，组织上就派他们两人回村里工作。现在，由于我们有充分的卫生条件和足够的医药，乡亲们不再担心害怕病痛灾祸了。”

赛问卜大叔说：

“这么多的医药是从哪里弄来的？”

卜大叔回答说：

“多得很呀！在牛车路两旁长满了草药。小孩子也会熬药，他们做了许多药存放着。如伤寒药、痢疾药、补药等。有水剂，也有丸药。而且还提供给附近的一些村子。”

卜大叔继续说：

“现在，我们村子里的乡亲们都很相信革命，不管朗诺一施里玛达一山玉成叛国集团怎样恶毒地诬蔑，乡亲们是不会离开革命的。我们决心誓死保卫村子，决不让敌人再去。”

谈话结束后，乡亲们向赛和卜大叔告别回家了。夜深人静，赛回忆着卜大叔和乡亲们的谈话。他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内心充满了对革命的崇敬。他想：革命使我们全国人民变成了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坚强革命意志、积极工作的新人。光明的解放区，美好的新社会，生活是多么幸福呵！

向敌人讨还血债

太阳渐渐在山后消失，南风徐徐吹来，天气变得凉爽了。在茶胶省的一个小村子里，有一个高脚茅棚^①。棚里，奔大婶正在缝补衣服，一边在给她的女儿讲故事。莎姑娘坐在她母亲面前，聚精会神地听着。大婶的脸色忧郁、憔悴。她慢慢地叙述着：

“孩子，事情过去一年多多了！但是，它好象又在妈的眼前一样。那个时候，你还小，不懂事呢。你哥哥索克还大一点，有七岁了。”

莎姑娘马上打断她妈妈的话：

“妈妈，哥哥刚才到哪里去了？”

“他去找牛去了。”

大婶继续说下去：

“这些强盗诬告你父亲勾结越共。他们都这样诬告我们村里所有的人。”

讲到这里，大婶补好衣服放起来，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吃了一口老叶^②，继续说：

“这天晚上，村里的狗狂吠，一阵紧一阵。一会儿，忽然听到一阵吵嚷声和叫你父亲的敲门声。你父亲打开了门。十来个匪

兵马上出现在眼前，跟着就蛮不讲理地闯了进来。其中一个匪兵突然向你父亲扑过来，紧紧抓住你父亲的手说：

“就是你勾结越共，现在跟我走！”

“你父亲恳求说：

“没有这回事，别欺负人，放开我！”

“你父亲挣脱了匪兵的手。但是，匪兵又把把你父亲的另一只手紧紧抓住。同时，另一个匪兵把刺刀对准你父亲，恶狠狠地叫喊：

“‘废话少说，立即绑走！’

“你父亲一听说要绑走，立即奋起反抗。就在这时，站在前面的匪兵端起刺刀朝你父亲刺去，刺刀正中眼睛。你父亲当时就血流不止，眼看着流了满头满面。这时另一个匪兵又对准你父亲的胸膛刺一刀。你父亲就这样倒在地上，当场……断了……气。”

奔大婶抽抽嗒嗒地说着，她语不成句，泣不成声，眼泪如泉涌似的滚滚而下，十分悲痛。莎姑娘也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和她母亲一样呜呜咽咽地痛哭起来。

母女两人正在伤心的时候，索克牵着牛回来了。她们两人掉过头瞧着索克。索克把黄牛绳系好后，登上了高脚茅棚。他看见母亲和妹妹眼睛哭得又红又肿，感到奇怪：

“发生了什么事吗，妈妈？”

“没什么！妈正讲爷爷和你爸爸的事给小莎听呢。”

索克提高了嗓子说：

“啊！讲完了吗，妈妈？”

索克靠着他妹妹坐下来，他母亲简单的回答：

“还有呢！”

小莎急忙问道：

^① 是柬埔寨的一种民间建筑形式，房子用数根柱子悬空架起，人住在上面，下面空着。造这种形式的房子是为了防水。

^② 包槟榔吃的叶子。吃槟榔是柬埔寨民间的一种嗜好，有顺气和护牙的功效。

“后来怎样，妈妈？”

大婶不慌不忙地在老叶上涂上石灰，然后卷起来放在口里嚼。索克把上衣脱掉放好后，又坐下来听母亲继续说：

“就在匪兵们准备抓走你父亲的时候，你爷爷急忙上前阻拦。但是，旁边的一个匪兵端起枪，给了你爷爷一枪托，打在你爷爷的后颈上，爷爷摔倒在地，昏了过去。”

索克急忙问道：

“爷爷当场死了么，妈妈？”

“没有，过了很久才死的。”

小莎气愤地喊叫起来：

“喝！这些坏蛋这么残暴，真可恨。妈妈，我一定要为爷爷和父亲报仇，讨还这笔血债。”

索克也急不可待地接着说：

“正因为这样，妈妈，我申请参加我们民族解放人民武装部队。但老师对我说：‘别急，你还太小，先参加爱国儿童团，等长大了，再参军也不迟。’”

奔大婶听了，久久凝视着她的两个孩子，心里很高兴，异常激动。大婶继续说下去：

“就在那一天晚上，强盗们扫荡了整个村子，抢走了财物、鸡、鸭、猪等等。他们抓住妇女就糟蹋。很多青年人还被抓去当兵。”

大婶继续说：

“这件暴行发生后，我们村子和和其他村庄的村民和我们一样，个个咬牙切齿，对敌人的仇恨，如烈火般地熊熊燃烧起来。他们决定跑进森林，和民族统一阵线部队一起拿起武器，惩罚这些野兽，为同胞讨还血债。你们两人有这样的决心，妈很高兴。

现在你们要好好学习，帮助搞好生产，生产更多的东西支援前线，还要协助把敌特消灭光。好孩子！完成这些任务，也就是为我们整个民族讨还血债，听见了吗？”

两个孩子很高兴地点点头，赞成母亲的意见。

奔大婶结束了她的故事。

索克走下棚子，生起了牛棚的火堆；小莎淘水倒入瓮里；奔大婶找来了旧衣裤继续缝补。

革命解放了我

珊是一位女青年，约二十多岁。一九七〇年三月十八日政变后，在柬埔寨民族解放阵线的指引下，她来到了解放区。她念念不忘革命和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恩情。革命把她和她村里的人民，从美帝及其西贡傀儡阮文绍一阮高其的走狗、朗诺一施里玛达之流的法西斯统治下的地狱生活中解放了出来。自从她来到解放区后，一直很愉快，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她各项任务。在生活上，她表示决心说：“无论组织上让我做什么，我都乐意干，决不推卸，而且要做得好好上加好。”这席话反映了全体人民对革命和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信任。

为什么她们都坚信革命和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

下面的故事就是来回答这个问题的。

珊告诉大家说：“我以前很苦，但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从珊接连不断的谈话中知道，她是一个贫苦农民的女儿。她家在桔井省的三波县。这是一个富饶的村庄，但村里的一切都控制在金边伪政权的走狗、本村和外村来的一小撮凶狠的反动家伙手里。全村八十户人家中，除三、四家是凶狠毒辣的反动分子、朗诺一施里玛达的走狗外，其他的都是中农、下中农和贫农。这里贫下中农的生活最苦。用叶子盖的房子破烂不堪，墙破木朽，四壁透风。白天外面下雨，屋里淌水；晚上下雨，无处安身。冬天，冻得小孩哇哇直叫，全村哭成一片。人们每晚只能睡一会儿觉，到了

半夜最冷的时候，就要起来在屋前烧火取暖。早晨，太阳刚刚升起，又得扛着锄，拿起斧头、刀，无精打采地种地或砍树。如果不去，就无米下锅，无盐拌菜。到森林里，如果碰见狠毒的林主，他们就被抓去打、罚、搜身。村子周围大片肥沃的农田，都是穷凶极恶的反动政权及其走卒们的。而贫下中农只能得到土质贫瘠、零零碎碎、远离村庄的土地。村后那个鱼产丰富的大湖，也被一小撮坏家伙霸占了去。除了他们一伙，谁敢下湖捕鱼，就连鱼带网抢去不说，还要受到污秽下流、不堪入耳的咒骂。因此，贫下中农只能泪往肚里咽，靠借债来生活。一旦债缠身，就永远也还不清。珊和她的父母、兄弟姊妹五口人，就是这样地生活着。从她开始记事时起，看见的就是父母、兄弟姊妹和自己没日没夜地劳动。父母除了种地外，还要打柴伐竹卖，有时候去帮人打零工。她自己小的时候，成天看弟妹、舂米、捞鱼虾。朗诺一施里玛达走卒们的小崽子，对她动不动就辱骂、欺负、殴打。就是这样成年累月地劳动，仍然是缺吃少穿、忍饥挨饿，不得不去向人借债来养家糊口，维持生活。遇到子女结婚、孩子出家、逢年过节，这些债愈背愈多。即使这样，狠毒的伪政权，还要强征农田税、园地税、耕牛税。无疑，债也就随之而累多。珊十二岁时就知道父母欠别人一百桶稻谷，直到政变还是一百桶。即使是用还来还欠稻的利谷，朗诺一施里玛达伪政权也是连年盘剥。哪怕是收获的稻谷只有一、两桶，他们也要刮光抢尽，好象秃鹫啄腐臭的尸体一样，一点不剩。无论是平常，还是过节，珊和她的父母、兄弟姊妹都是穿那一套小得不合身带有臭味的衣裳。珊看见人家的孩子上学，非常羡慕，但她只能眼巴巴地望着他们往学校里去。为什么自己这么穷、这么苦、这么贱，这都是受美帝

的走狗朗诺一施里玛达集团残酷剥削的结果。不仅如此，政变

租减息。现在，不仅全村人可以吃到湖里的鱼，而且还可以供应军队。供销合作社和一个大医院为全村人服务。男女老少都加入了各村的爱国组织，承担着各种工作，关心集体并维持家庭生活。同时，他们还学文化和政治。他们在各村的群众组织里都有自己的工作，比如参加生产组、卫生组、救护组、教学组等。他们参加了村里的各种活动，如村大会、阵线周年纪念会和其他集会等。僧侣们也参加了。这就是在抉择自己的命运中，作出了共同贡献的全村人民。以前跟着金边伪政权跑的人，也开始醒悟，认识到自己的罪过。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组织也注意教育、改造他们。珊的变化，跟她家乡的迅速变化一样，她非常自豪地说：“如果不是革命和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我和我们村的人民是不会进步的。”珊更进一步认识到，她应该跟着革命，跟随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刻苦学习，努力工作，无条件地完成组织上交给她各项任务。村里的人民和僧侣也表示要坚决捍卫、巩固他们的为人民谋利益的阵线政权，坚决跟着革命，跟随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坚持战斗，决不让美帝的走狗朗诺—施里玛达一伙卷土重来。

前夕，美帝的这伙走狗，就派出六十名伪军来“扫荡”这个村子，强抓男女青年去替他们当兵卖命。珊和其他女青年，同村里的男青年一起，离别亲人，逃出村子，躲进树林，忍饥挨饿，不得安宁。那时，全村人民心中的怒火立刻燃烧起来，包括寺庙里的僧侣，举行了一次轰轰烈烈的示威运动，反对伪军的第二次“扫荡”，搞得他们狼狈不堪，被迫向人民求和。但是，人民、僧侣并没有受他们这一伙叛徒的骗，上他们的当。在树林里的男女青年，一直坚持到我们柬埔寨民族解放阵线的武装力量来解放村子。那时，珊才离开树林，来到解放区。

想起她和她村里人民的往事，珊热泪盈眶，她无比愤恨朗诺—施里玛达一山玉成之流，把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廉价出卖给美帝国主义。同时，她非常满意她现在的生活，她得到了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革命政权的关怀和照顾。的确，组织上把她从一个缺乏主见、胆怯、腼腆的人，培养成能独立工作的人，从不能自立到自立，一直到成为仓库的管理员，从一字不识到会念一些文章，从只能凭脑记事到能作简单的笔记，从会读到会写，到能给人民讲解一些政策。这一切进步，使得她非常高兴、万分感慨。她决心跟着革命，跟随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继续勤奋学习，努力工作。当组织上允许她重返家乡，看看解放后家乡的新面貌时，她特别高兴。乡亲们见她回来了，都围拢来热情迎接、嘘寒问暖。特别是老年人无比激动地对她说：“我以为你早就死了。”珊热泪满面，但当她看到家家户户的房屋都一样干净整洁，看见小孩都有了衣服穿时，马上露出了笑容。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告诉珊，他们村自从解放后，乡亲们都有了地种。为了团结对敌，阵线政权做了许多工作，使债主减

柬埔寨的革命医生

娜是一位革命的女医生。她出生在磅士卑省的一个贫农家里。解放前，娜的家乡经常遭到朗诺—施里玛达—山玉成卖国集团，特别是那些土匪兵凶残的袭击和“扫荡”。人们过着朝不保夕的苦难岁月，有时得到一点粮食，也被土匪从口中夺去，一抢而光。

娜的一家有五口人，父亲、母亲，还有两个小弟弟。一年到头，短吃缺喝，五口人挤着住在一间小棚子里，从娜“呱呱”落地到懂事，一家人一直住在这间小棚子里，到今年是第十六个年头了，可是，娜从未看到过这个小棚子有过象样的一天。有时有棚顶，但缺了墙壁，有时有墙壁，但棚顶漏雨；暑去寒来，还是缺少少盖，只好缩成一团睡觉。而娜的弟弟，更是一年到头一丝不挂，赤裸着身子。一年之中，好不容易才收割到一点谷物，但是也被那些土匪害虫抢劫一空。娜的父亲欠着还不清的债，为了活下去，不得不给人家去干农活。但是，就这样，娜的父亲还被朗诺—施里玛达—山玉成匪帮抓去挖战壕或者修据点。而娜在家里，看管小弟弟，种菜园子，或者舂米，提水，或者到田里捉螃蟹回来做菜吃午饭。由于娜生在苦水里，长在苦水里，所以她的性格显得老练持重，和她的年纪很不相称。有一天晚上，正当娜快要睡觉的时候，忽然看到一位阵线的干部来找她的父亲，她心情激动地偷听了她父亲和那位干部的谈话。在那位干部向她父亲叙述

一件事的过程中，她心潮翻滚，一会儿仇恨满腔，一会儿心花怒放。她恨的是那群美帝及其走狗——朗诺—施里玛达—山玉成匪帮剥削和压榨人民，把她家一样的穷苦人家推进苦难的深渊。她高兴的是，她听到了在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领导下，为了推翻金边卖国集团的统治，解放民族，解放人民，我们的人民已经奋起斗争，英勇杀敌。她还十分高兴地听到我们的人民和民族解放军所取得的许多巨大胜利，在我们的人民和人民军队的强大攻势面前，敌人惊慌万状，争相逃命，溃不成军。娜一边听一边想，一定要恳求父母亲让她去参加民族解放斗争运动。

娜的愿望终于实现，她来到了解放区。在地方组织的教导、训练和培养下，娜努力学习，积极改造，加入了革命医生的行列。

三天以后，娜开始学习医务知识。到阵线后，她怀着对敌人的深仇大恨，发扬革命精神，进一步提高自己的觉悟。不管白天黑夜，枪林弹雨，她毫不畏惧，决不退缩。她非常高兴地和战士们一起去完成任务，战友们负了伤，她总是奋不顾身地抢救。此外，她还努力学习军事知识，因为她所在的单位没有伤病员，所以可以有更多机会参加打击敌人的活动。

有一天，一颗炮弹落在娜帐篷的附近，轰隆一声响，弹片打伤了娜的脚。尽管受了伤，但娜不顾自己的伤痛，仍忘我地抢救重伤员。战友们要她先去包扎自己的伤口，但她却说了许多鼓舞伤员的话，把伤员的仇恨烈火燃烧得更加猛烈。

六天过去了，在经受了困难的考验之后，为了让她总结经验 and 进行第二阶段的学习，组织上把娜送回根据地。

娜是一个贫农的女儿，一年以前，她连一个大字也不认识。但是，现在由于她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望，加上她聪明，勤奋努力，所以她的学习进步很快。从单会包扎伤口到学会看病，用药，打

针，还学会了针刺方法。一到晚上，娜就在火把的光亮底下，和朋友们一起学习政治文件，为了进一步以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正确的政治路线武装自己，不断地坚定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提高自己的思想。

第二阶段的学习结束了。娜被上级组织派回已经解放了的故乡。当她回到村里和她的父母、弟弟以及全村的兄弟姐妹们聚会在一起的时候，她是多么高兴啊！大家看到娜回来了，个个都赶来嘘寒问暖，欢迎娜为全村人民服务。娜待人既落落大方，又谦虚谨慎。老人都把她当做自己的亲闺女。娜不管是白天黑夜，总是风里来雨里去，时刻关心人民的疾苦，给乡亲们看病送药。娜还帮助培养和她一样的村里男女青年学会看病配药。同时，在别人的协助下，她还配制了许多常备药，从疟疾药、退烧药、止泻药、痢疾药一直到补药。她还教育乡亲们要讲究卫生，如要喝开水等。除这些，她还经常到各个地方去看病人。在插秧和收割的季节，她还帮乡亲们劳动，也帮家里干活，不怕脏，不怕累，从不叫苦，任劳任怨。她的脸上一天到晚总是挂着愉快的笑容，人们待她总是象待亲人一样。走到哪里，都听见人们在赞扬她。每逢听到别人赞扬她的时候，她总是那么惹人喜欢地回答说：“要不是革命对我的培养，我也不和大家有这种友谊。”的确，正是由于有革命，正是由于有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娜和她的家乡才能旧貌换新颜，才能摆脱苦难，走向愉快、富裕、繁荣的新生活。

在解放区，革命医生的数量在增加，质量和技术在提高。正是在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的大风浪中，社会福利方面和其他方面一样在迅速地发展，并给人民带来了良好的影响，使广大的解放区变成一个人人向往的好地方。

东北妇女的觉醒

解放前，东北地区的妇女过着痛苦不堪的悲惨生活，这是因为她们不仅遭受着美帝、西贡走狗和朗诺—施里玛达—山玉成卖国集团野蛮残暴的欺压，而且还受到家庭的歧视，受到的对待象对动物一样。她们被剥夺了物质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权利。

平常，妇女们终日劳动，累得喘不过气来。生病，生育孩子既没有医药，也没有一点可口的饭菜。不仅如此，临产的妇女还得被赶到森林里去生产，茫茫的林海，举目无亲，无人照管。总之，妇女只有伺候人，被人玩弄欺凌的权利。她们象奴隶、牲畜一样地被人使唤。这就是东北妇女悲惨的过去。

自从摆脱美帝、西贡走狗和朗诺—施里玛达—山玉成的伪政权的控制而获得解放以后，妇女们在乡、村革命组织的宣传教育下，迅速地觉醒起来，获得了新生。

妇女们看清了自己受苦受罪、愚昧无知和被当作牲畜一样的受人摆布，并不是由于女性的软弱或命里注定，而是由于敌人的剥削压迫使她们丧失了自由的结果。

妇女们对敌人满怀仇恨，因为正是这些敌人剥夺了她们的自由，使她们抬不起头，挺不起腰。各族妇女姐妹们决心团结起来，努力学习文化，学政治，努力学习各种劳动和技术，以提高自己在各方面的工作能力。妇女姐妹们明白：妇女只有同男子、同全体人民携起手来，参加革命，赶走美帝，消灭朗诺—施里玛达—

新一代的女教师

山玉成卖国集团，才能摆脱卑贱和愚昧的处境，获得真正的男女平等。目前，东北地区的妇女姐妹们，在各组织、各爱国群众运动中，也同样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青年妇女踊跃参加游击队，扛起枪保卫村庄。日前，几乎每个村子都有妇女游击队，在村头，路口，重要的树林边都有妇女站岗放哨。妇女中，有的参加合作社和互助组的劳动；有的参加运输队，冒着枪林弹雨为前线运送武器弹药；有的承担交通，翻山越岭为干部、部队带路送信；有的成了医生，在村里开展卫生运动，教育村民爱清洁讲卫生，保证身体健康；还有一些识字的妇女成了革命教师，她们用处理自己私事的时间，去教村里那些还不识字的儿童和村民。而那些还不识字的妇女，不论来活多忙多累也要挤出时间积极地学文化，扫除文盲。除了上述这些活动外，妇女们还在宣传教育人民，发展和壮大青年运动，教育和指导儿童团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如此，妇女们还积极支持丈夫、子女上前线消灭敌人，她们在后方主动地承担了操持家务的全部劳动。同时，妇女们还经常写信告诉丈夫和子女不要为家里的事操心，勉励他们发扬勇敢顽强的精神为革命服务。这一切都是我们东北妇女姐妹们崇高而忘我的英雄主义精神的表现。我们的妇女姐妹们为革命事业而忘我劳动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事迹，每日每时，层出不穷，我们简直无法一一报导。

由于妇女姐妹们坚持不懈地进行学习和锻炼，她们的政治思想觉悟和组织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她们能和男子一样地承担各项工作，直至管理政权和从事政治工作。这些事实充分说明我们的革命时代，获得解放的妇女并不象敌人所宣传的那样软弱，而是敢想敢干的革命妇女。

东北妇女的觉醒万岁！

正当我走过磅同省某地时，一阵阵孩子们在练习发音的欢乐声传入耳中：“你……们……当……解……放……军；我……们……当……通……讯……员……”我不得走进这所小学，参观一下孩子们是如何学习的。我进去时正是休息时间。男女学生都争着亲切地向我伸出手说：“叔叔，叔叔，您好！”“叔叔”，这一个表示信任和亲切的字眼，使我难过地想起了那些已经给人当了“侍役”的学生，他们对客人几乎总是那样冷淡。

“你们怎样学习的？”我问。

他们齐声回答说：“叔叔，我们喜欢我们的课程，我们已经能读小故事了。”

“我们会写，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万岁！”另一些孩子补充说。

“我们会做算术，用加法算出陷阱的数目……”

“你们害怕敌机吗？”我问。

对我提出的问题，学生们放声大笑起来，使我有点不知所措。

“叔叔，你看，我们桌子下面就有坑道和掩蔽处。”

“他干他的，我们干我们的。”另一个男孩接着说。

我的通讯员在我耳边赞扬说：“这些孩子多勇敢啊！”

看到学生们围着我愉快地交谈，女教师走进院子对我说了

声“早安”。

我马上就认出了她。她叫桑，是我的老同学，我在磅湛省松县中学读书时就认识她了。和在中学时代相比，她显得更加轻，更庄重。她的眼睛闪烁着愉快、自豪和对未来充满信心 的光辉。

“您什么时候来解放区的？”我问。

“就在朗诺—施里玛达集团反革命政变之后来的，但比起其他同志，我还是来得晚了。”她说。

“松县中学是否有许多人参加了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

“很多，有我们中学、西哈努克中学和其它一些学校的教师和青年。他们恨死了金边美帝国主义者的忠实走狗。不过，也有些人受了骗，加入了傀儡军。他们中有不少人死了，卑贱地死了。”她愤慨地说。

“您好象比以前更热情更大胆了。”

“的确，我不再顾虑什么了。上午，我在村里做社会工作，下午，我给孩子们上课，晚上做些宣传工作，帮助农民妇女干点活。每两周天和她们一起参加生产，有时教她们唱歌。”

听到这里，孩子们笑起来了，站在我身边的女孩子夸口地说：“喝，她会唱的歌可真不少！”

我认识的这位年轻女教师，过去在人群面前总是那样腼腆，可是在人民政权地区住了一年，就完全变了。

“至于您，”她说，“战斗的生活把您锻炼得更热情、更勇敢、更能干了，是吗？”

“这很自然。我们已经解放了十分之七的土地，把敌人打得走投无路，他们所期待的只能是遭到我方更沉重的打击。您呢，”我问她，“您是怎样排课程表的？”

“说我怎么排课程表，这不完全确切。因为实际上是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村委会和我一起排课程的。在收获时期，学生只上两堂课，比方说下午二点到四点，上午他们就收割稻子。农忙一结束，我们就比较空一点，象现在这样上午上课。您看，我们是按照每个季节的需要来安排时间的，这样我们的学生既能上课，又能参加生产和反对侵略者的斗争。”

“请问您是怎样上课的？”我再次发问。

“啊！我不知该怎么谈我的教学方法。我尽量从实际出发，使学生们容易听懂我的课，牢牢记住内容。我还尽力培养学生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的思想。在取得一些经验以后，我们再逐步地改进工作。我坚信我们的工作一定会取得成就，在工作中，我还努力执行群众路线。”

“您对您的工作感到怎么样？”

“开始，我感到很困难。有很多是我在学校里没学过的东西，另一些则是书本上的东西。”

“现在呢？”

“我渐渐习惯了，工作也有进展了，对现实生活也有了进一步的感受。另外，我在工作中受到学生们的尊敬和爱戴，受到人民和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热情的支持和帮助，使我很受鼓舞。同时，我也进行自我改造和自我教育，我总是对自己说，如果不是革命及时把我引向正路，我总不能正确对待自己，而现在我却是一个获得新生的人。您呢，您有何感想？”

“生活在人民之中，生活在解放区，能全心全意地为他们服务，处处感到温暖，能参加人民政权的建设，做些有益的工作，在斗争的熔炉中从思想上、生活方式上和语言上把自己改造成新人，这的确是莫大的幸福。对这个工作我们要努力去做，坚持

不懈地做。”

通讯员进来告诉我该出发了，于是我们彼此说了声“再见”，就告别了。

阿 姨

阿姨是一位贫农女儿，今年二十四岁。一九七〇年三月十八日政变后，她成了一位人人皆知的女干部。阵线组织派她到磅同省巴莱县格列尔乡，到六号公路旁的一个解放了的村庄隆伦镇去做群众工作。她踏踏实实地为群众服务，全心全意地宣传、教育群众。由于她从小就热爱劳动，因此在那里她参加拔秧、挑水、舂米、打扫街道、种菜，直到照看乡亲们的小孩等各种劳动。以前她只字不识，现在阿姨能写会画，晚上还教儿童们认字。她关心群众的疾苦比关心自己为重，她对人谦虚、谨慎、和蔼可亲，是一个性格活泼、品德高尚的柬埔寨好姑娘。因此，乡亲们无论老少，待她比自己的儿女和兄弟姐妹还要亲。

隆伦是一个镇，在当古北十一公里，巴莱南面七公里。从隆伦走两个钟头就是解放区——盛产香蕉、菠萝、橡胶等农产品的占卡安栋。

一九七一年八月美帝走狗朗诺—施里玛达—山玉成根据他们美国主子的旨意，策动了一个所谓“真腊二号”的军事行动。他们一方面为了抓人去补充他们死伤惨重的部队，另一方面，妄想跑来掠夺解放区人民的粮食和财产，解决他们缺粮的困难，还企图打通从当古到磅同之间的六号公路，解除被我们部队包围好几个月的城市里的敌人的困境。阿姨得到消息说，敌人在大批坦克、大炮和飞机的掩护下，从当古出动了几万人。我们

的人民武装力量、突击队、地方部队以及游击队，在敌人从当古刚一露头的时候，就给以迎头痛击，造成敌人大量伤亡。这群可恶的野兽，因为接连遭到我们人民武装力量的打击，不敢再轻举妄动，只好悄悄地向前蠕动。敌人从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日起蠕动了三天，还没能来到隆伦。阿楠和村委员会的委员们商量，决定在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三日晚上开一个大会。听到通知后，僧侣、村民、男女老少都赶来了。阿楠和村委员会的委员们给乡亲们介绍情况，揭露敌人的罪恶阴谋，指出他们策动“真腊二号”行动的目的是为了挽回自己的失败、抓人去当兵和掠夺人民的财产。乡亲们议论纷纷，对美国走狗朗诺—施里玛达—山玉成集团无不切齿痛恨，怒火满腔。僧侣、妇女和老人都纷纷发誓：一定不能让敌人得逞。为了给我们的部队创造作战条件，消灭敌人，乡亲们决定先从村里撤离一段时间。好多男女青年还自愿报名参军，以便加强打击敌人的力量。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决不让我们的，落到走狗手里，即使是再年老的人。战士们也决心粉碎敌人的“真腊二号”行动。第二天，人们都准备撤离村庄。阿楠和婊大娘家在一起。大娘有个守寡的女儿，丈夫在去年被敌人野蛮地杀害了。还有一个七岁的外孙女和一个刚满周岁的外孙。临走前，村里的游击战士都赶来给乡亲们送行。

婊大娘嘱咐他们说：

“孩子们！你们要勇敢杀敌，把朗诺—施里玛达—山玉成这群野兽统统消灭在这里，叫他们有来无回！”

一个战士回答说：

“大娘放心吧，我们一定勇敢杀敌，坚决把这些美国走狗一个不留地消灭干净！”

另一个战士说：

“大娘不用担心，我们一定在前线消灭朗诺—施里玛达—山玉成集团，让大娘再回到隆伦！”

阿楠手里抱着婊大娘的小外孙，头上顶着一箩筐东西，走到战士们跟前说：

“祝你们胜利！我们在后方一定好好保护乡亲们，努力增加生产。”

一个战士回答：

“祝你们胜利！前线有我们。我们誓把一生献给革命，保卫解放区，消灭敌人，直到最后胜利。”

随后，队伍开出隆伦。乡亲们有的拍，有的背，有的提，有的用自行车驮，有的用大车运，凡是能够带走的，都带走，决不留给敌人。连僧侣，特别是在格列尔寺院，也一起来了。婊大娘一手挎个包袱，一手拉着她的外孙女。她的女儿病得不能走，就搭上了乡亲们的车。阿楠手里抱着婊大娘的小外孙，头上顶着箩筐，跟在婊大娘后面，对大娘说：

“大娘累了，把包袱给我，您空着手走就行了，不要累坏了。”

大娘回答：

“孩子，这算什么，如果落到敌人手里，那比这难受多了。大娘这么老了，朗诺—施里玛达—山玉成伪军肯定不会让我活着！”

阿楠说：

“大娘说得对！朗诺—施里玛达—山玉成的军队是美国和阮高其的走狗。这帮家伙，他才不管老的少的，或者僧侣呢！他们不论到哪儿，都是杀光、烧光。在当古一露头，他们就到处放炮，让美国飞机狂妄轰炸，什么都不管，就连寺院、学校、禅房和

大殿也不放过。”

婊大娘说：

“孩子，他们这样坏，简直象群野兽。你没看见吧，我许过愿的格列尔寺院禅房昨天也被他们炸毁了。”

走了一会儿，队伍来到了通往占卡安桥去的路旁的一块香蕉园。

阿嬷说：

“大娘您看那边！多好的香蕉，这么大的香蕉树，挂满了香蕉，有的花已凋谢了。大娘，真可惜呀，如果这些美国走狗来了，都得给糟踏光。但是我们的解放军一定会在这儿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婊大娘仰起头，手揩凉棚，说：

“唉，孩子，这是陆南的香蕉园啊！他们夫妻辛辛苦苦培植了好几年了。前年，大娘看见他的香蕉才长到膝盖那么高，现在，长了这么多香蕉啦。那些该死的强盗们要是来了，一定得给糟踏光了，孩子。”

一声不响地跟在姥姥后面的小外孙女也问：

“姥姥，他们糟踏香蕉干什么呀？”

大娘回答外孙女说：

“这群畜生，不象你那样想啊，他们一来，什么都要，什么都成他们的了。”

阿嬷补了一句：

“孩子，美国强盗就是这样可恶。朗诺一施里玛达一山玉成这帮家伙是他们的走狗，他们根本就没想到这是我们的血汗啊！我们爸爸妈妈种的香蕉树、椰子树、槟榔树，他们糟蹋了，我们的房子，他们给毁了，古老的寺院，他们也给破坏了，连睡在施施里

的婴儿也被他们掐死了，孩子！如果朗诺一施里玛达一山玉成的西贡主子阮高其这些狗东西来了，他们比这还要凶狠！你看到了吧，他们一打开猪栏，就杀个精光！”

大娘的小外孙女说：

“姑姑，我可恨死这帮坏蛋了。等我长大以后，有了枪，一定要把他们都打死！前天，我正坐在长老的禅房里学字，突然听见一阵刺耳的声音，如果不是长老喊我钻进密洞里，我一定就照着他们脑袋给一石头。”

阿嬷赞同地说：

“对，孩子，我们不要怕，但是也应该小心。如果看到他们来了，你就钻到壕沟里。这群豺狼，不管大人小孩，他们都会杀的。等你长大了，再接他们。”

走了一会，就到了一个解放了的村庄。一看到从隆伦来的骨肉同胞，男女老少都赶来迎接。有的帮着接包袱，有的帮着牵牛去吃草，有的忙着把床从后屋搬到前屋。村长大爷只穿着一条短裤，跑来跑去，把乡亲们安排到各家各户。寺院的僧侣也跑来把从隆伦来的僧侣迎到寺院里住下。老大爷、老奶奶也急忙赶来给僧侣送斋。阿嬷、婊大娘和她的一家，住到村长大爷的家，村长的女儿阿素很热情地出来接待她们，帮着阿嬷接下包袱，又抱着婊大娘的小外孙去睡觉。阿嬷扶着婊大娘来到村长大爷的家里后，就赶忙跑去帮着其他乡亲们，找房屋，安顿住处。全村的乡亲们高高兴兴地接待着从前方来的骨肉同胞。有的烧水，有的做饭。过了一会，阿嬷扶着婊大娘生病的女儿也来了。阿素看到阿嬷，也跑来帮着把病人扶进屋，又忙着跑去拿草席、树梢树叶来铺，提着水壶给人们送开水。

阿素坐在婊大娘旁边说，

“大娘，我们房子窄了一点，屋顶也没修好，因为忙着帮助那
边的乡亲们。”

媛大娘忙说：

“没关系，孩子！俗话说，‘宁愿房子窄，不能让心窄’。如果
大娘在那边，敌人来了，不知道要遭什么罪呢！”

阿素说：

“我们准备了几天了，准备接待从前方的大娘和乡亲们，
大家都特别高兴。这是我们后方的光荣任务，乡亲们来多少都
行啊！”

媛大娘说：

“孩子，革命真好，使得我们更亲热了。你看，一家有事，大
伙都来帮忙。这才叫真正的团结呀。我们这样团结，一定能打
败美国和朗诺—施里玛达—山玉成卖国集团。”

阿娣进到屋里，看看水缸没水了，就提着水罐去打水，完了
又帮着阿素煮汤。一会儿，村长大爷安排好乡亲们的住宿后，回
到家里，坐下来跟媛大娘拉家常，特别谈到了我们解放军在当古
附近歼灭两千敌人和粉碎敌人妄图窜犯占卡安栋的军事行动的
胜利。

饭熟了，人们象一家人一样高高兴兴地吃饭。村长大爷边
吃边说：“我们已经解放了，决不能让害人精朗诺—施里玛达—
山玉成再回来。”

收 获 节

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五日，我们村举行了一次大型庆祝活
动，这就是“收获节”。

正是抢收时节，今年我们获得了丰收。村里的男男女女，喜
气洋洋，齐心协力地在收割、运输和贮存农产品。他们在劳动
中，互相协助收藏，以免使这些产品遭到美帝侵略者及其走狗的
轰炸和抢劫。

这是我们村解放后的第一次收获。我们刚从帝国主义及其
走狗手中夺回了自由，在这种新的气氛中，人人都自觉而热情地
劳动着。我们完全懂得，今天我们收获的稻谷全部是属于我们
的，再也没有粮食贩子来欺诈和剥削了。在革命组织的领导下，
我们把粮食收藏在可靠的地方，不让敌人进行破坏，因为这些披
着人皮的豺狼，除了抢劫我们的粮食和来村里扫荡外，还会干什
么呢？所以我们把这次抢收和贮藏谷物的活动看作是一个真正
团结的节日。

从前，在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朗诺—施里玛达—山玉成
卖国贼的统治和剥削下，我们忍饥挨饿，一无所有。那时不知有
多少粮食贩子上门向我们逼债。解放后，人民政权帮助我们翻
身，过着无忧无虑、不愁吃穿的幸福生活。在这方面，收获节的
意义更为深长。它是一个使我们团结得更紧，从生产劳动中吸
取有益经验，为下一次获得更大丰收作准备的好机会。

另外，人民群众也以节日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欢乐和对日益巩固的人民政权的拥护。我们大家都为此而工作着。每个人都自愿地带着物品，有的捧着大米，有的捧着水果，有的捧着蔬菜……献给为保卫后方安全英勇战斗在第一线的人民武装力量。

节日开始，会议主席和其他代表讲了话，一方面指出我们人民和人民武装力量取得的辉煌胜利，另一方面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忠实走狗朗诺—施里玛达—山玉成卖国集团的没落腐朽和内部的分崩离析。

会议主席指出当前全体后方人民的任务是巩固新成立的人民政权，战胜一切困难，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我们的亲骨肉提供更多的粮食和其它物资。

会后是民间歌舞晚会，演出得到观众的好评。仅仅几个月的工夫，来源于人民的革命文化取得这样大的进步，真是难以置信！“阿雅依”是一种幽默的歌曲，“依克”和民间戏剧表现出一种健康和生气勃勃的精神。这些都是推动革命的好节目，内容具有现实性，而且富有战斗力，表演极其生动，且有丰富多采的民间形式。而这些艺术家们都是亲切、高尚和受人尊敬的。

深夜，收获节在一片热烈欢腾的气氛中结束了。

新村

当地的人现在都把帅克寨村称作新村。其实它并不是什么新出现的村子。帅克寨村过去是一个非常富裕的村子。肥沃的田野一直延伸到远处的森林。村路两边长满了榴槌和菠萝蜜。一幢幢新建的房子，掩映在树荫中，不时还散发着新葵叶的香味，井里的水很清。一丛丛树糖树高高矗立。它象征着英雄的高棉人民英勇不屈的斗争历史。

村的民族统一阵线主席在村头迎接我们。他向我们介绍了这个村最近的情况：

“这个村子的大都以种田为生，没有一户人家肯住在公路旁。但是，驻在帅克寨的反动军队头子三番五次迫使人民迁走，人民还是一动也不动。后来，他命令士兵捣毁人民的家园。

“前来迁的士兵用帽子把房屋的柱子锯断了，然后拉倒下。但是，村民也不肯示弱，同士兵扭打起来。住在村头的德焕，被敌人说成是‘红色高棉分子’绑走了。几天以后，敌指挥官向德焕的母亲说，只要送来五千瑞尔，她的孩子就可以获得释放。”

村主席稍微停了一下，吸了一口烟，若有所思地说：“我们起初以为敌人指挥官拿到了钱，就会让大家回到过去住的地方。想不到一个月之后他又派兵来焚毁我们的家园。他们真象一群畜生！许多房子被他们烧光了，人们连一条短裤也来不及带走。

他们禁止人民重盖房子。于是，人民只好暂时搬到公路旁边搭棚住，过着苦难的岁月。”

我不需要走得很远就已经目睹村主席所说的事实。在那儿，留下许多被焚毁的房屋痕迹。虽然经过风雨的摧残，但是那被烧得漆黑的柱子，宛如一只瘦弱的手高高地举起来，正在控诉反动军队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我问：

“村民搬到公路旁边靠什么来过活呢？”

村主席气愤地回答：

“靠什么过活？我说出来就怕你不相信。好吧！我叫人送你到伦叔那里。你只要向他打听打听，就知道这个帅克寨村的情况了。”

村主席送我到一座窗门涂上绿漆的高爽的房子（我猜想这一定是村主席的办公室），大声喊着：

“阿昆！阿昆！”

“哎！”

一个拿着卡宾枪的年轻人从里面走了出来。他一看见我，便笑容可掬地同我打招呼。

村主席亲密地拍他的肩膀，说：

“你带这位通讯科的代表到伦大叔家走一趟。你向他介绍这是县阵线的干部来我们村工作的。”

我和阿昆边走边谈话。阿昆很健谈，也很活泼。他给我讲了许多事情，什么高棉解放军占领塞龙镇呀，人民举行集会欢庆阵线的成立呀，各个革命团体的诞生呀……。最使我感兴趣的是帅克寨人民采取“三路夹攻”，攻克敌人据点的事情。

阿昆兴高采烈地说：

“多么令人高兴呀！如果当时你也在场该多好啊！那天，我们村里的人们拿着刀子棍棒把敌人据点团团围住。反动军队的指挥官命令他的士兵开枪射击。我怒气冲冲地想打他几发子弹，但是村主席不答应。他说：‘别着急，要用别的方法攻克帅克寨据点。’第二天，他派了游击队去开路。我们打了几排枪，同时呼吁士兵们出来投降。很久没听到什么动静，不知道这班鬼东西肯不肯投降。我们正想多打几枪，但是被村主席阻止了。他说：‘要节约子弹，要实现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的口号！’不多久，人民又敲起锣鼓、木鱼，拿着刀子和木棍把据点围住。这次敌人不再打枪了。可能是他们已经害怕了。”

阿昆拍着枪托，自豪地说：

“这种枪的声音听起来真过瘾。”

接着，他继续叙述那天的战斗情况：

“后来，据点里发出几声枪响。包围的群众乘机涌进了据点。后来才知道当地的人民得到士兵的支持。当士兵们惩治了恶棍指挥官之后，便回到人民的怀抱里。”

说着，阿昆又大笑起来：“敌人的据点初看起来是那么可怕，但是我们一下子就把它占领了。”

他向我眨眨眼，用手向后面一指，然后用郑重的口吻向我说：

“村主席的领导能力真强呀！”

阿昆对我说，他虽然也喜欢当游击队员，但是一比较，还是当解放军好。因为只有当解放军，才能消灭更多的敌人。

我向阿昆解释说，我们的革命武装力量包括三种，只有解放军而没有游击队，就不能打好仗。因此，游击队也象解放军一样重要。阿昆听了不服气地说：

“这些道理我早就懂了，不跟你争辩。不过……我还是不满意的。”

我们走完这段路，然后向左一拐。伦大叔的家就在离公路不远的竹丛下面。门前有一排篱笆和五、六棵新种的小香蕉树。伦大叔的小女儿正坐在门前切山芋叶。阿昆问她道：

“爸爸在家吗，塞莱？”

这个小女孩大约十二、三岁。她抬头发现我这个陌生人，起初有点愕然，但很快就热情地回答说：

“我爸爸妈妈都在坡田上。”

阿昆望着我：

“我们到坡田去吧！”

塞莱在我们后面大声喊着：

“阿昆哥，等我一会儿吧！我的山芋叶就要切完了。”

塞莱用头顶着一筐山芋种走在前头，我和阿昆跟着走。我们沿着小道，越过一块种满龙眼树的园地，走过一条干涸了的水溪，就来到伦大叔的坡田。那里是红土，夹杂着卵石。只下过几场雨，各种野菜就已经长得绿油油的一片。这里的土质很好，只要播下谷种或插上木薯苗就可以等待收获了。

伦大叔家的高脚茅棚搭在坡田的一旁。伦大婶正躺在那里给孩子喂奶。旁边有几个香味扑鼻的树糖果。她看见我们走来，便坐了起来，向我们谈了关于飞机的事情：

“三架美国飞机飞来了！我不敢呆在家。昨天直升飞机也飞过这个地方。它飞得很低，我还清楚地看见一个拿着枪的美国鬼子呢！”

阿昆打断了伦大婶的话：

“这有什么好害怕的？飞机一来，妇女、儿童、耕牛在树林里

藏起来。但是最好还是学习越南兄弟那样挖防空洞。至于游击队嘛，一定要赠送给敌机几发子弹。昨天如果我在场的话，这名美国鬼子一定是去见阎王了……。伦大叔呢？”

伦大婶朝坡田大喊：

“老伦，老伦！家里来客人哪！”

伦大叔不知道什么时候已走回来，站在我们身边了。阿昆把我介绍给伦大叔。我向他合十问好。伦大叔请我们到高脚茅棚上面坐。塞莱给我们烧水泡茶。

我们彼此寒暄了一番，便转入话题。伦大叔今年才四十多岁，但是看起来已经很苍老。他的脸庞晒得黝黑的，双颊浮现皱纹，门牙也脱落了，这大概是繁重的劳动和贫困的生活带来的后果。塞莱把水烧开了。伦大叔请我们喝茶，然后用低沉的声音说：

“老实对你说，解放初期我只有一条短裤。我身上的这一件衣服是解放战士送给我的。前几天他们行军经过我家门口，指挥员看见我光着上身睡觉，便脱下这件衣服送给我……你要知道我如何过活吗？”伦大叔停了下来，从茅棚顶上拿了一张干叶卷成一支烟，点燃了火抽了起来，然后继续说下去：“农民如果没有土地就无法过活。我给有钱人家干了半辈子活，但生活仍然朝不保夕。即使上山砍藤条回来卖也不行了。每天，朗诺的军队总是朝着森林边缘的地方开枪。只要他们发现有什么可疑的东西就立刻开枪。这个村的阿桂、阿迁就是由于家里揭不开锅，偷偷地走进树林砍柴，被朗诺的军队打死了。生活这么困难，还要纳税和贿赂这班士兵。卖一只鸡得二十瑞尔，他们就抢走了七个瑞尔。有一次我的妻子顶着一筐山芋去卖，但是被这些士兵全都抢光了，一分钱也不给。我家的塞莱几年来一直只

有一套衣服。这还是我用东西换来的。我看见她已经长大了，整天赤赤裸裸地实在过意不去。”

说到这里，伦大叔落下了眼泪，然后继续控诉朗诺集团的罪恶：

“我偷偷地回家砍了几根竹子，但是刚一走到路边，就被那班士兵看见了。我慌忙把竹子扔下逃命，但最后还是给他们捉住了。万恶的敌人起初要枪毙我，不知道说了多少好话，他们才肯释放。然而，他们已经把我打得青一块、紫一块了。”

“老伦，别提了！”伦大婶这时也开口了：“这是我们的命运不好呀！”

阿昆生气地说：

“什么命运？只要消灭了朗诺反动集团，我们穷人就翻身了！”

伦大婶叹了一口气。为了缓和一下气氛，我转了话题：

“解放后，大家的生活过得怎么样？”

听到“解放”两字，伦大叔顿时兴奋起来，满面笑容。他说：

“解放了！我们全村人民都回到原来住的地方。家家户户都忙帮助，建造新房子和开发坡田。雨季已经到了。家家户户都忙于整地和准备种子。我自己家里已经完成玉米和旱稻的播种工作。现在庄稼长得满好，请你到坡地上参观参观吧！”

我跟着伦大叔和阿昆走到坡地。我们站在高高的土堆上。伦大叔家的旱稻长得一片翠绿。稻田旁边便是玉米地。主人用手指向溪边说：

“等那块地开好之后，我打算种上绿豆和旱稻。你看见吗？水溪的那一边，便是塞麦大爷家的坡田。他们已经种上旱稻。今年的稻子长得真好，估计每亩可以收获好几百桶谷子呀！”

我放眼环视四周的坡地。这边有三、五人正在除草，那边有一群人正在播种。嫩绿的野草已从地里钻了出来，铺满了大地，显出它那无穷的生命力。

我是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离开帅克寨村的。车子在村路上走着。虽然已经离开老远了，但是我仍然想回过头来。再见到，亲爱的帅克寨村！再见，亲爱的村主席！再见，伦大叔、阿昆和小塞莱！再见，全村的同胞们！解放后的帅克寨村果真变成了新村。那里的人民，那里的景物和所发生的事情，已经在我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难忘的纪念。

战斗的特梅村

解放以后，特梅村的面貌大大地改变了。村民们站起来，成了这块土地的主人。每天傍晚，村子里到处充满着战斗和胜利的气氛。

当黑夜已降临的时候，在一个庭院中，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嚷着跳着。姑娘们互相催促着：“快点吧，我们去帮助解放军碾谷子！”

最近才开张的消费合作社里，挤满了顾客。一位老大爷心爱的摸着刚刚买到的一张犁，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妇女们在选购新衬衫，准备给将要参军的儿子带到队伍里。姑娘们挑选心爱的纱龙，准备送给她们在战斗中立了出色战功的未婚夫。

小学校前面，一群女游击战士，坐成一个圆圈，在学唱革命歌曲。她们的歌声象西哈努克港的汹涌浪涛，鼓舞着人们拿起武器，为保卫亲爱的祖国奋勇杀敌。

一间简陋的高脚茅屋下面，一位老工人正在修理一挺从敌人那里缴获的重机枪，几位游击队员团团围着他。这时候，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一群年轻姑娘。一位姑娘兴致勃勃地对年轻人说：“喂，你们知道么？我们打算明天开始学习犁田，把你们的工作接过来，好让你们参加解放军杀敌卫国去。”

另一位姑娘插嘴说：“听说在越南那边，河内的姑娘们都会

犁田，干得就跟男人一样出色！”

一位年轻的游击战士说：“好么，不过水牛肯听你使唤吗？”姑娘立刻就答道：“当然，刚开头，水牛是不肯听使唤的，但我们不怕！我们敢于实践，在实践中学么，用不了多久，我们一定会叫水牛服服贴贴的！”

这时候，在隔邻蔡伯伯的家里也很热闹。蔡伯伯在修理一张犁，一群孩子围着他问这问那。一个孩子问：

“蔡伯伯，美国佬杀高棉人，朗诺和施里玛达也杀高棉人，他们都一样的吧？”

老人正弯着腰，吹着炉火，他说：“是的，他们都是长一样羽毛的鸟，美国佬坐着飞机，投炸弹炸毁我们的村庄，破坏我们的庄稼，屠杀老人和孩子、牲畜和家禽。美国佬竭力扶植朗诺和施里玛达，他们要我们屈服，要用这些卖国贼来统治我们的祖国。”

孩子们叫道：“美国佬坏死了，我们恨美国佬！”

孩子们你一言我一语地争着告诉蔡伯伯，美国佬怎样炸毁佛庙和学校，炸死农民。几位巡逻的游击队员也参加了他们的议论。孩子们看到战士的枪，把战士们围拢起来，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请求说：“叔叔，把枪给我吧，我要去打美国佬！”

战士笑着说：“到你长得跟我一样高时，我就给你一支枪！”

孩子撅起嘴，说：“到那时候，朗诺、施里玛达早就完蛋了！”

战士说：“你现在还太小！你可以帮叔叔挖防空壕，帮哥哥姐姐们站岗放哨，不让美帝的走狗特务到村里来搞破坏，你还可以帮妈妈种田，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工作，都能帮助打击敌人。”

这时，突然从村前传来了一片热烈的欢呼声。游击战士们象出膛的子弹，一跃而起，带着他们的枪出去了。孩子们跟着他

们到了村前，高兴地喊道：“瞧，解放军叔叔来了！”

解放军主力部队踏过本村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村庄。人们顿时涌向村头，纷纷把菠萝、桔子和香蕉送给解放军亲人。

老大爷们向部队战士打听前方的消息，老大娘们把解放后村里五谷丰登的情况告诉战士。一位年轻的女游击队员，忙着一碗一碗的椰子水送给战士们解渴。孩子们紧紧地拉住战士们的手，就象见到了亲人一样。整个村庄，洋溢着一片水乳交融、军民一家的鱼水之情。

一位女游击队员站出来，对姑娘们说：

“来，我们跟战士们一起蹦蹦跳跳！”

有节奏的鼓声响起来，人们随着鼓声拍着掌，战士们和姑娘们翩翩起舞，田野上飘荡起悠扬的歌声：

“柬埔寨多么富饶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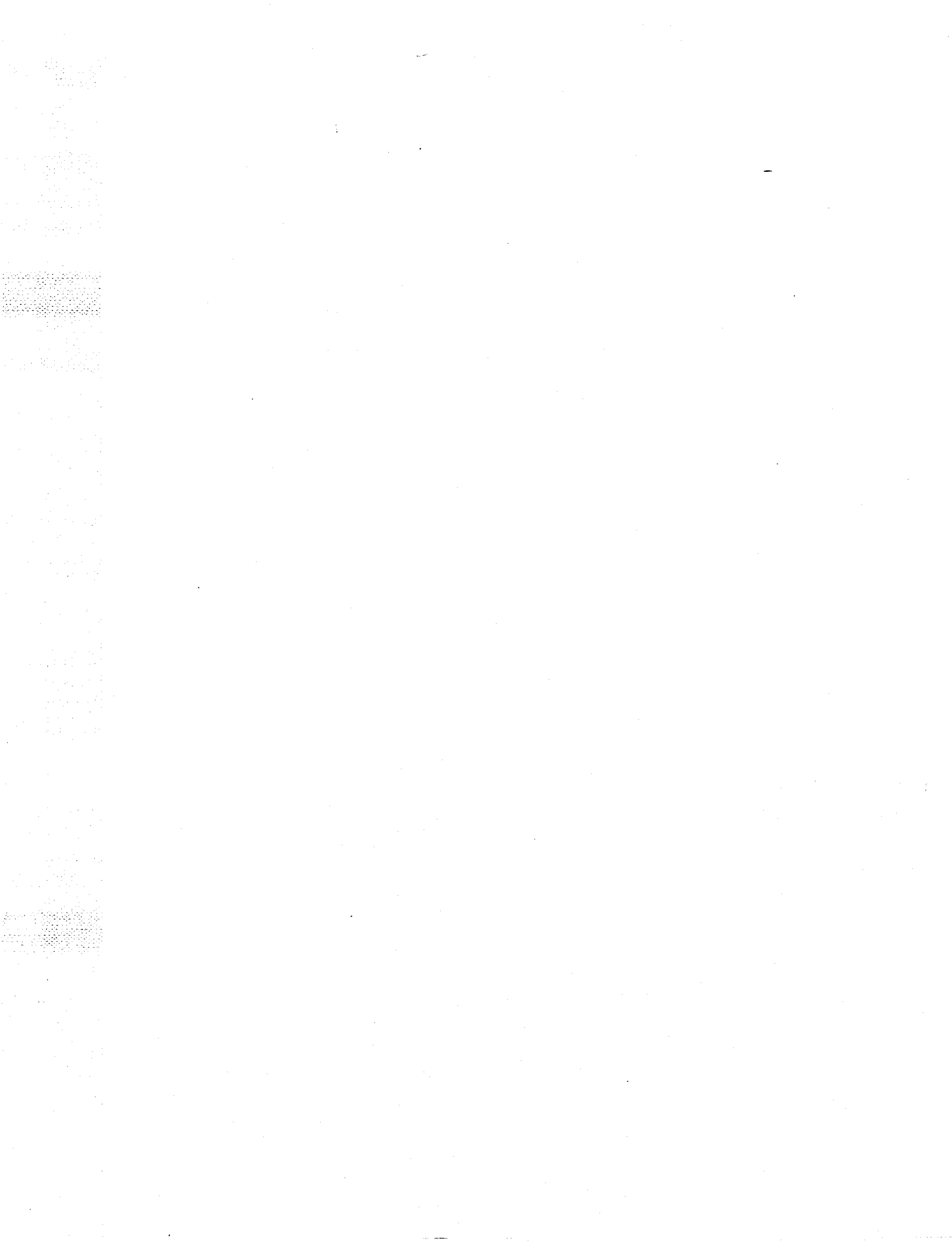
高棉人民多么英勇！

我们坚决把抗美援朝进行到底。

.....

这个国家属于我们！”

特梅村的人民昂首阔步，走在抗美援朝的大路上；为了保卫他们的村庄和自由幸福的生活，他们坚决贡献自己的一切支援前线，把美国侵略者和它的一切走狗赶出柬埔寨！



的升力就越大。这个现象，你在放风筝时可以体会到：两个同样重的风筝，哪一个风筝的面积大，谁拉着线跑得快，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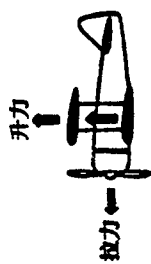
的风筝就升得快，飞得高。

早期的飞机，由于没有好的发动机，结构材料也很粗糙，因此飞机的飞行速度不快。速度不快，而又要克服一定的重量，就只有尽量加大机翼的面积来取得足够的升力。一个机翼不够用两个，两个还不够就用三个。这样，双翼机、三翼机就产生了。不过三翼机的结构很复杂，效果也并不比双翼机好多少，后来实际上没有用，所以早期的飞机差不多都是双翼机。



随着航空发动机的逐步改进和航空结构材料的改良，飞机速度有了很大的提高，因此不需要很大的机翼面积就能产生足够的升力，所以现代的飞机差不多都已经改成了单翼机。

那么，双翼机是不是就没有用处了呢？任何事情都要分析具体的



为什么从前的飞机是双翼的，现在的飞机大多是单翼的？

如果打开一本世界的航空年鉴来看，你会发现：飞机的外形在五六十年来，有了多么大的变化。

就拿机翼的数目来说，早期的飞机，不但有双翼的，而且还有三翼的。这种飞机的三个机翼，一个套着一个，中间乱七八糟地用许多支柱连接起来，很象一本书架。不过人们大都采用双翼机。但是，从本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双翼机又很少了，几乎都是单翼飞机在天空中飞来飞去。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飞机的机翼，是用来产生升力的。飞机在空中，不会象一块石头那样掉下来，全靠机翼的升力来平衡它的重量。如果一架飞机连同它所装的旅客、货物和燃油，总共重50吨，那么，当它在空中平飞的时候，它的机翼和尾翼要产生50吨的升力，才能维持平衡，使飞机不掉下来。

机翼能不能产生足够的升力呢？这就要看飞机的飞行速度和机翼的平面面积。飞行速度、机翼面积越大，所产生

条件。虽然飞行速度快的飞机，不需要双翼；但是有的飞机并不要求很快的速度，象现在我国农业上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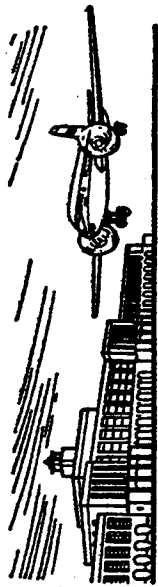


泛使用的一种多用途飞机，就是双翼机。这种飞机可以用来灭虫、播种、造林、除草等，它必须飞得慢、飞得稳，因此需要机翼面积大，才能产生足够的升力。

为什么飞机一般都是迎风起落？

飞机迎风起落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可以缩短起飞或着陆时的滑跑距离，二是比较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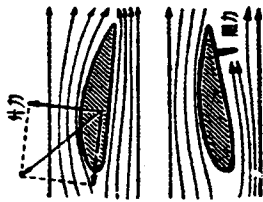
为什么这样能够缩短起飞或着陆的滑跑距离呢？因为飞机在起飞时，只有当机翼所产生的升力大大过飞机的重量，才能够离开地面。而升力的大小，同流过飞机机翼表面的气流速度大有关系：这个速度越大，升力就越大。如果没有风，流过机翼表面气流的速度，就等于飞机滑跑的速度；如果有迎面风吹来，流过机翼表面气流的速度，就等于飞机滑跑的速度加上风速。而在后一种情况下，飞机上产生的升力就比较大。换句话说，在后一种情况下，飞机只要在比较小的速度下，就能获得足够的升力，使自己离开地面。因此，它的滑跑距离就可以比无风时缩短一些。



在降落的时候，我们则要求飞机原有的速度赶快减小下来。迎风降落，就可以借风的阻力来减小飞机的速度，使飞机在着陆后的滑跑距离短一些。

为什么这样又比较安全呢？这是因为飞机在起飞或降落时速度都比较慢，稳定性比较差，如果这时遭到强劲的风吹来，就有可能被吹得歪倒，造成飞行事故。因此飞行员都讨厌侧风，喜欢迎着风降落，这样使飞机在着陆时的速度小一些，也就比较安全。

正因为上面这些缘故，机场上的跑道方向不是随意确定的。它是根据当地风的方向来选择跑的。但是一个地方的风向，在一年四季当中常有变化，因此机场跑道的方向，总是选在一年中刮风时间最久的那个方向上。



过去，飞机的速度比较慢，稳定性也不够好，所以对于“迎风起落”这一条要求就比较高。有的机场一年之中风向变化比较大，就修建了不同方向的几条跑道，或者把跑道修成辐射形交叉的多条跑道，以便适应不同季节风的方向。这样做的缺点是占地太多，机场修建的费用大。近年来，由于飞机速度的增加和稳定性能的提高，风向对飞机起落的影响已经不那么大了，因此对现代的机场，很多人主张只要沿着主要风的方向修建一条或几条平行的跑道就够了。

为什么有的飞机着陆滑跑时，尾后要拖着一个个伞？

这个伞叫着陆减速伞。

由于飞机的飞行速度不断提高，起飞离地速度和着陆地速度随之增大，起飞、着陆滑跑的距离也就越来越长，而且，飞机着陆时的操纵也比较困难。

为了缩短着陆滑跑距离，飞机上采用各种减速装置。目前飞机上最常用的减速装置是机轮刹车装置，它与汽车刹车相似。着陆速度大的飞机，除了机轮刹车外，还有其它型号的减速装置，如有的飞机就着用着陆减速伞。

着陆减速伞是利用增大气动阻力的方法，使飞机减速的。它通常由主伞、引导伞和伞袋等组成。平时，着陆减速伞装在飞机尾部的伞舱内。飞机着陆滑跑时，经飞行员操纵，打开伞舱门，由于空气冲击力，把引导伞首先抛出，在气流作用下引导伞把伞袋拉出，这时主伞就脱离伞袋逐渐打开，产生很大的气动阻力，使飞机减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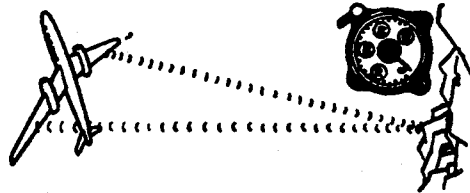
着陆减速伞在飞机滑跑速度较大时，它的减速作用较大，而滑跑速度较小时，它的减速作用显著降低。减速伞的这一特点，恰好与机轮刹车装置相反，所以减速伞与机轮

刹车配合使用，就能够取长补短，使飞机在整个滑跑过程中



中产生较大的减速，因而可以显著地缩短着陆距离。

为什么飞机驾驶员能知道飞机在空中的高度？



在飞机上，飞行员如果不能随时知道自己

道自己在空中的高度，是非常危险的。解放以前，经常发生民航飞机失事事故，有几次就是因为驾驶员起飞或着陆时不注意自己的高度，结果糊里糊涂地让飞机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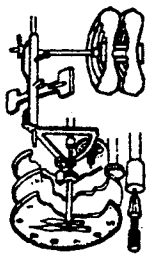
到机场附近的高大的建筑物上，或者

是高山

上，不仅破坏了地面上的建筑物，而且造成了机毁人亡的事件。随时知道自己

在空中的高度，不论对军用飞机或民用飞机，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现代飞机的飞行高度范围，上到20公里以上的高空，下到离地面只有几米的超低空飞行。在这样广阔的范围里忽上忽下，要想随时知道自己的高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是，灵巧的飞机仪表工人，造出了几种测量高度的仪表，把这些仪表装在飞机上，就能随时测量飞机所处的高度。



一种仪表叫做压力式高度表。这种仪表有一个圆形的表盘，象个小闹钟，表盘上刻有指示高度的刻度，还有转动的指针。指针随着飞机的高度变化而转动，飞行员只要一看指针指示的数值，就能够知道当时飞机的高度。为什么指针会随着高度变化而转动呢？原来它利用了大气压强随高度变化的规律。在地球表面上，海平面的大气压强最高，随着高度的增加，大气压强就按照一定的规律逐渐减小，不同的高度有不同的压强，因此只要测出压强，就可以推算出高度。压力式高度表中有一个用薄膜做的膜盒，这个膜盒会“感觉到”外界压力的变化而发生膨胀或收缩，当它膨胀或收缩时，就带动指针转动。

这种气压式高度表构造简单，使用方便，但是有一个缺陷：它只能告诉飞行员飞机离开海平面的高度是多少，而不能测定飞机离开当地地面的高度是多少。比方说，飞机在

青藏高原上飞行，气压式高度表指示的飞行高度是7,000米，这是说飞机离海平面的高度是7,000米；可是这时飞机下方的高本身的海拔高度就有5,000米，因此这时飞机同当地地面的距离实际只有2,000米。如果不能知道同当地地面的距离，飞机还是不可能正常飞行。

于是，仪表工人们又创造出另一种高度表——无线电高度表。这种高度表能够测量飞机离开当地地面的实际高度。它的原理也很简单：从飞机上发出无线电波，电波碰到地面以后就反射回来，重新为飞机接收。由于电波传播的速度是一定的，因此只要记录从发出电波到收到回波的时间，就可以推算出飞机离开地面的高度。这种高度表特别在低空飞行时很有用。

这两种高度表各有优点，也各有缺点。为了及时正确地知道飞机的海拔高度和距离当地地面的高度，在现代的飞机上，往往同时装上这两种高度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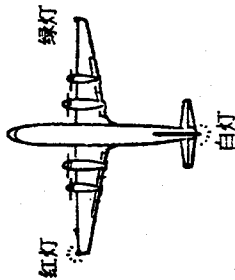
飞机上为什么要装红绿灯?

我们只在交通繁忙的十字路口看到红绿灯。交通警察用它们来指挥来往的车辆,避免发生交通事故混乱和撞车事故。

飞机在辽阔的空中飞行,为什么也要用红绿灯呢?

在晴朗的夜空,随着一阵隆隆而过的声音,我们可以在天际发现几点红、绿、白三色灯火缓缓地飞过。这是飞机的航行灯。它的作用,同样是为了避免空中的交通事故。

天空虽然非常辽阔,但是现代飞机的速度很快,因此仍然会有对撞的危险。要避免空中对撞事故,除了对定期航班的民航飞机规定有一定的航线以外,同时飞行员在空中还必须注意观察前后左右的情况。为了便于飞行员观察周围有没有飞机,随时了解别的飞机同自己的航向关系怎么样,因此在夜航的时候,要在飞机的左右两侧和尾部都开三盏航行灯:从飞行员的位置来看,红灯总是装在左翼尖,绿灯装在右翼尖,白灯装在机尾。三盏灯可以连续燃亮,也可以断续燃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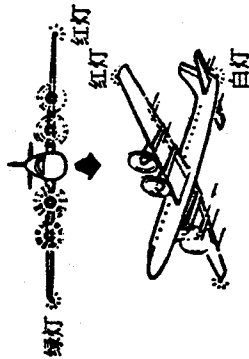


夜航飞机打开航行灯以后,飞行员观察情况就方便了。

如果飞行员看到有一架飞机同自己在同一高度上,而且只看到红、绿两盏灯,这说明对方正在迎面而来,有对撞的危险,必须设法避开。如果只见到一盏灯光,那就说明对方是在自己的左侧或右侧;如果三盏灯同时可见,那就说明对方在自己的上空或下空飞行,这两种情况是没有危险的。

当然,在现代飞机速度很快的情况下,光靠灯光指示还是不够完全的。比如天气不好,有云、有雾的时候怎么办?现在已经有一种名叫“飞机接近指示器”的设备,可以帮助飞行员发现向自己接近的飞机。

这种设备上装有指示灯,同时,通过飞机上的雷达不断地向周围发射无线电波,当别的飞机飞近时,雷达波就被反射回来,使指示灯燃亮。从不同的指示灯上,可以看到飞近飞机的航向和大致的距离。



为什么高空飞行的飞机能防积冰？

大家知道云雾中有一种温度低于摄氏零度，而仍未结冰的水滴，这就是过冷水滴。过冷水滴如发生碰撞或水滴内部振动，就要很快结冰。当飞机在空中飞行时，特别是穿过云层和降雨区时，往往会遇到这种过冷水滴。由于飞机强烈扰动，这种过冷水滴就会附在机翼、尾翼、螺旋桨以及座舱玻璃的上面，很快凝结成冰。如果飞机积冰严重，会影响飞行，甚至会使飞行发生困难。例如，机翼、尾翼上积冰，会使升力减小，阻力增大；螺旋桨上积冰，会使飞行速度大降；座舱玻璃上积冰，会使飞行员观察不到外面敌情；如果仪表上积冰，就会使仪表指示失真。

飞机上的积冰既然危害这样大，就必须设法防止。目前一般采用防冰设备有两种。

一种是在飞机上容易积冰的部位加高温，这样可以防止积冰或积冰后很快溶化掉。一般加温方法有热空气加温和电加温两种。

另一种是把凝固点很低的液体，如酒精喷注于飞机容易积冰的部位，降低水的冰点，来防止积冰，保护飞机的正常飞行。

为什么高空飞行的飞

机，座舱同外界是隔离的？

在航空史上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1875年，有三个法国人乘着一个气球升上高空；等到它降落下来以后，人们在气球的吊舱里看到了两具尸体，而第三个人也已经处在严重的昏迷状态。这是由于缺氧引起的。

从那次飞行以后，人们就知道没有保护设备升上高空是危险的。事实情况的确如此。人长期以来只适应地球表面的自然条件，随着高度增加，周围的自然条件会发生变化，譬如，在4,000米高空的大气压力只有地面上的五分之三，有的人如果升到这个高度，腹部和中耳里的气体会因为压力下降而膨胀起来，产生肚子疼和耳朵疼。这时候，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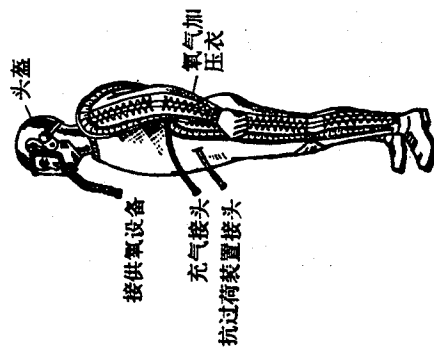
于氧气减少，人会感到呼吸急促、心脏乱跳、工作效率大大降低。升到8,000米的高空，人的两眼就已经不能分辨颜色，很快就会昏迷过去。要是继续升到10,000米以上，外界气压就只有地面的十六分之一，在这样低的压力下，水只要热到摄氏37度就会沸腾，而人的体温正好是摄氏37度，因此

全身的水分和血液也会沸腾起来,变成气体,把人的身体胀得象个大皮球,只要几秒钟,人就会死亡。还有,到10,000米以上的高空,空气温度就降到摄氏零下60多度;如果没有防护设备,人也会冻坏。

可见,人要坐着飞机升到高空,就要设法克服压力低、氧气少、气温冷所造成的障碍。因此为了保护高空飞行人员的安全,现代飞机的座舱都做成密闭的,同外界隔离开来,在座舱内设法维持人体所需要的压力、氧气和温度等各种条件。

飞机的密封座舱,要保证在外界自然条件很恶劣的情况下,舱内也能维持同地面差不多的环境。这就是说,高空飞行时,在外界压力低到只有地面压力的十分之一、气温冷到摄氏零下几十度、氧气量大大减少的情况下,机舱里还能保持适当的压力、温度和供氧量;使飞机里的人不致于感到难受。但是,有了密封舱,飞机里的压力就比外界压力高,因此飞机外壳就要加固,免得象气球里气吹得太足那样胀破了。为了减轻飞机外壳的受力,密封舱里的压力并不是完全和地面上一样,而是比地面的低。不同的飞机要求也不

一样:民航机的密封舱,希望能尽量保持接近于地面的、舒适的条件;轰炸机的要求就差一些;而歼击机的要求最低。因为歼击机和轰炸机在作战环境下,很可能座舱被击穿,密封胶带破裂,所以飞行员穿着带有头盔的氧气加压力衣。加压力的气囊里充入氧气,在人体外部施加机械压力,使人体内外的压力相等,代替了飞机座舱与外界隔离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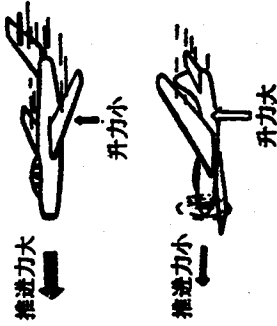
为什么高速飞机的机翼越来越短？

你注意过飞机的翅膀吗？随着飞机飞行速度的提高，飞机的机翼相对于机身来说，是越来越短了。譬如说，一架飞行速度是每小时1,000公里的飞机，机翼的全长约33米；机身全长约20米；可是另一架飞行速度达到每小时1,700公里的飞机，机身全长约为20米，机翼只要有12米就够了。

为什么飞机的飞行速度越快，机翼就越短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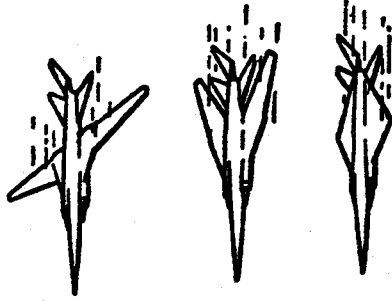
飞机是靠机翼产生升力，而把飞机举在天空中的，机翼越大，升力就越大。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机翼在飞行中也会产生阻力，机翼越大，阻力也

越大。在飞行速度比较低的时候，为了产生足够的升力，就要把机翼做得长一些，例如滑翔机的翅膀就是最长的；当速度提高以后，特别是在超音速飞行



的阻力就特别大。因此在高速飞行的情况下，人们总是设法把机翼做得越短越好。不过，机翼减短以后，不会使产生的升力不够用呢？这两种情况：当飞机在空中飞行时，速度越快，产生的升力就越大，因此短机翼产生的升力是够用的；可是当飞机在起飞和着陆时，速度比较小，短机翼产生的升力可能不够克服飞机的重量，需要在地面滑跑很长的距离，使飞机达到较快的速度以后才能离地，或者是着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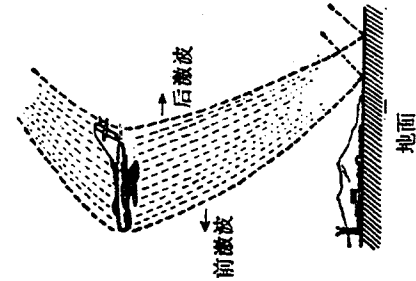
时使飞机的速度慢慢地减小下来。这也是现代高速飞机需要很长的机场跑道的的主要原因。现在有人已经在进行“变机翼”的研究。这种机翼在高速飞行时可以缩短，而在起飞、降落时又伸张开来，就可以解决上面所说的这个矛盾。



压力变化,产生强烈的前激波和后激波。当前激波经过时,空气压力突然增高,经过之后压力随即平稳下降,以至降到大气压力以下。然后当后激波经过时,压力又突然上升,逐渐恢复到大气压力。前后两个激波经过时的间隔约为0.12~0.22秒。如果飞机的飞行高度不太高,我们就可以

在激波经过瞬间,听到好似晴天霹雳的雷声或象炮弹爆炸的声音,这就是超音速飞机飞行中的所谓“爆音”。由于有前后两个激波,所以我们能够听到短促的两次爆音。

爆音与飞行高度、速度有关。在同样飞行速度下,飞行高度低,地面受激波就强,反之就弱。同样,在高度相等,飞行速度越大,激波越强,反之就小。如果在低空作超音速飞行时,产生的爆音能震塌建筑物。因此,我们的人民军队,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在一般情况下,作超音速飞行,不低于规定高度,可以减弱爆音对地面的影响。



为什么飞机超音速飞行时,我们会听到象打雷一样的声音?

大家知道,船在水中行驶会激起波浪,逐渐向外传播。飞机在飞行中也同样随时扰动周围的空气,使空气的压力、密度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并不断向外传播。在扰动传播的过程中,已被扰动的空气,与未被扰动的空气之间有一个分界面,我们把这个分界面叫做扰动波。因为飞机的速度有快有慢,所以扰动空气有强有弱,扰动波也有强有弱。波面前后压力有显著差别的,叫强扰动波,也叫激波。波面前后压力差别非常微小的,叫弱扰动波。

我们平常听到的飞机飞行的声音就是弱扰动波所产生的,也是通常我们讲的音波。

弱扰动波的传播速度就是音速,强扰动波的传播速度就是超音速。飞机的飞行速度在低于音速时所产生的扰动波在气流中的传播,就象石头投到水里一样向四面扩散,飞机前后的空气的压力差别较小。而飞机作超音速飞行时,机头、机翼、机身、机尾等处都会引起周围空气发生急剧的

犯我国领空,被我英雄空军击落的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就是挂在飞机上,飞到一定高度射出去的;还有的是用气压弹射器或发射架来起飞的。

按预定航线飞向目标区:无人驾驶飞机起飞以后的飞行,一般采用两种控制方法。一、地面用无线电遥控台自动发射出固定信号,来控制飞机俯冲、爬高、快飞、慢飞等预先制定的飞行路线和飞行动作。或者有地面操纵员按发按钮,发出飞机的飞行动作所需要的控制信号,如命令“下滑”、“上升”、“右转”、“左转”、“油门”、“减速”等。如果遥控台和操纵员没有发出信号,无人驾驶飞机上的自动驾驶仪就控制飞机水平飞行状态。二、程序控制法。就是把所需要的飞行数据,在事先就装到飞机的各个设备上。飞行中,各设备根据预先规定,自动发射信号,操纵着油门和舵面。它的飞行路线和飞行动作都是固定不变的,由机内设备进行控制,不需要外来无线电波信号。

着陆:如果是有人驾驶飞机改装的无人驾驶飞机,是按照正常方法利用起落架在跑道上着陆。一般的无人驾驶飞机则利用降落伞降落,当飞机接收到着陆信号,就自动关闭发动机并自动张开降落伞进行降落。

无人驾驶飞机不管是无线电遥控操作还是程序控制,都各有优缺点。无线电遥控操作虽然飞行的路线和飞行动作比较灵活,但容易受到其它无线电波的干扰,而失去指挥

为什么无人驾驶飞机能自动飞行?

现代的飞机中,有一种无人驾驶飞机。这种飞机有的是供部队打靶训练用的,叫做无人驾驶靶机,它分低速靶机、高速靶机和超音速靶机。有的专供侦察用的,叫做无人驾驶侦察机,它上面装有空中照相、电影摄影、电视、红外线雷达和气象探测等侦察仪器。还有的是截击空中目标用的,叫做无人驾驶截击机。由于它们所执行的任务各有不同,所以外形也有不同,有象螺旋桨式的,有象喷气式的,有的和飞航式导弹相似。

为什么无人驾驶飞机能够自动飞行呢?这是因为在飞机上都装有代替人操纵的自动驾驶设备、遥控和遥测设备、自动导航和自动着陆的设备,控制着无人驾驶飞机的整个飞行阶段(即起飞、按预定航线飞向目标区、返回机场着陆)。

起飞:无人驾驶飞机有的放置在起飞平台上,借助起飞平台以高速滑跑起飞;有的利用火箭助推起飞;有的可悬挂在飞机上,升到空中再象火箭一样发射出去。美帝多次侵

能力。程序控制虽然不易受外界影响,但比较呆板,只能固定地飞行,容易打击。我们可以利用它的优点,为我们加强国防和开展科学实验所用,利用它的弱点,狠狠打击帝、修、反的无人驾驶飞机的入侵。

为什么歼击机的一般 战斗队形是双机编队?



鹏飞万里,鹰
击长空,雄鹰翱翔,
矫健如燕。一一对对
战鹰,带着党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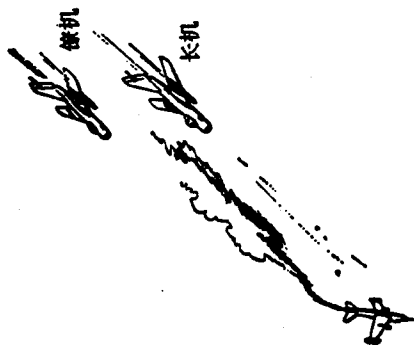
民的重托,穿云海,越高峰,纵横驰骋于万里长空。俯冲、跃升、翻滚、急转、反扣,猛如虎,疾如风,敏捷如燕。在万里蓝天,雄鹰掠过之处,留下一条条白色的“银带”。这“银带”,记录着飞行员们坚决保卫伟大祖国的雄心壮志,这“银带”,也是给侵略者准备的致命绞索。

人们要问:战鹰为什么要双机编队飞行?

工人为了生产的需要,编成班、组,陆军连队为了战斗的需要,组成若干战斗小组,空中作战也不例外,它也要有一个战斗集体,组成战斗队形。航空兵一般是以长机和僚机的双机编队进行战斗活动的,它是基本的战斗单位。在广阔的空间,短暂的时间里,对敌空战,情况千变万化,敌我

态势瞬息万变，为了争取更大的胜利，这就十分需要有攻击、有掩护地投入战斗。

长机一般以搜索、攻击敌机为主，僚机是以警戒、掩护长机为主，使长机能够有更多的精力，对敌机发动突然的、猛烈的进攻。但是，如果僚机遇到攻击敌机有利形势下，可以灵活转变以进攻为主，而长机暂时掩护僚机。总之，为了能够队形变换自如，既能进攻敌人，又能实施反击，相互之间，密切配合，互相支援，便于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有时为了战斗的需要，也有四机或八机编队出击，但它基本战术单位还是双机。



速度慢的飞机为什么 可以打下速度快的飞机？

1967年4月24日，美帝国主义的F-4B型战斗机两架，侵入我广西某地上空，我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战士，驾驶速度低于音速的飞机，迎头痛击美帝速度超过音速两倍多的飞机，将它一举击落，保卫了祖国神圣领空，保卫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我们用速度慢的飞机可以打下速度快的敌机呢？这是由于我英雄的空军战士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的结果，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速度快慢不同的飞机，从同一地点沿着同一方向直线飞行时，速度快的飞机一定超过速度慢的飞机。但飞机在空中战斗时，并不是始终沿着直线飞行的，它要经常改变自己飞行路线，向上向下、向左向右。这样速度快的飞机还能不能始终保持在前呢？不一定。这好比我们骑自行车，当速度很快的车子转弯时，要绕一个很大圈子才转得

来,而速度慢的车子转弯角度可以很小。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一个特点,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优势,把敌人的优势变为劣势,前堵后截,把敌机“压”到低空,敌机就处在到处挨打局面,终于被我空军战士一举击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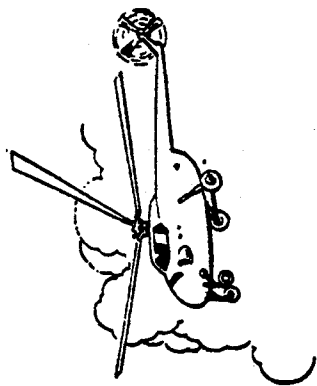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在解放战争中,我们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美蒋飞机加大炮。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们用螺旋桨的飞机击落美帝的喷气式飞机,这都充分说明了,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能够战胜任何敌人。

直升飞机为什么能停在空中?

汽车在地面上行驶,要停就停,要走就走,非常自由;可是飞机在空中飞行,就不能这么自由自在。你什么时候看见过一架飞机飞着飞着,突然在半空中停住不动了吗?

没有。对于普通飞机来说,这是做不到的。

为什么做不到?因为任何东西要想离开地面、升向空中,都要同一个最大的敌人——重力作斗争。重力就是地球



对于在它周围的物体的吸引力,我们平常所感觉到的重就是这种吸引力的表现。地球的重力的方向是向下的,它竭力把地球上的所有物体牢牢地束缚在地面上。飞机要想升上天空,就要有一种向上的力量来克服重力的影响,这就需要机翼产生的升力。可是,要机翼产生升力有一个条件,就是它必须同空气有相对运动;有运动才有升力,没有运动就

没有升力。所以，飞机只有一面飞，一面才能产生升力；如果一停下来，机翼和空气没有了相对运动，升力就跟着消失了。飞机丧失了升力的支持，就会象一块石头似的从空中摔下来。



可是，有一种飞机却具有在半空中悬停的本领。它就是直升飞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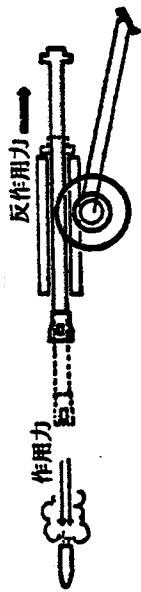
直升飞机为什么能够停在空中呢？直升飞机同样需要有足够的升力来抵抗自己的重量，才能在空中飞行。直升飞机的升力，是由在它头顶上会旋转的旋翼所产生的。当直升飞机停在半空中的时候，它的旋翼仍然在不停地转动，旋翼所产生的升力，正好同直升飞机受到的重力大小相等而方向相反。因此，直升飞机就能不前进、也不后退，既不升高、也不降低，稳稳当当地停在半空中执行它的任务。

为什么直升飞机比较容易击落？

直升飞机是帝国主义搞突然袭击，实施空降的重要武器。目前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都装备有大量的各种类型的直升飞机。因此，对付敌人来自空中的袭击和与敌人直升飞机作斗争，防止敌人空降，是反侵略战争中的重要课题之一。我们一定要充分作好思想上和技术上的准备，加强打直升飞机的训练，做到敢打、会打。这样，不管敌人从哪来，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关于“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的教导，坚决把它消灭掉。

直升飞机虽然可以垂直升降或在空中停留，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空射击，而且是很好的射击时机，这和我们平时打固定目标是一样的。直升飞机的飞行速度是很慢的，它在水平飞行时的最大速度，每秒钟约为60~70米，一般飞行速度在每秒40米左右，根据我们56式半自动步枪的子弹飞行速度，加上当时直升飞机的高度和距离，稍取提前量就可击中。从飞行高度看，直升飞机通常是在4,000米以下，最高不过是5,500米左右，我们一般的轻武器都可组织

对直升飞机的对空射击。而且，直升飞机体积比较大，也没有什么自卫能力，平行机动性能差，这都便于我们地面进行射击。



枪托重重地推击了一下。在开炮的时候，这情形就更明显了。当炮弹发射出去的一刹那，炮身会猛烈地向后座。这些都是枪弹和炮弹的反冲作用形成的。

气体同样也有反冲作用，火箭就是靠燃气的反冲前进的。如果燃气向下喷的时候，它就笔直向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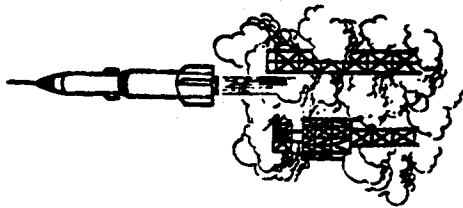
普通的螺旋桨式飞机是靠空气的气流推动它前进，它只能在大气里飞行。火箭在没有空气的宇宙空间也能航行，所以它能飞出地球。

火箭为什么能飞行？

现在，连幼儿园的小朋友，也知道火箭。

但是，火箭为什么会飞行的道理，在孩子们中间，知道的恐怕为数不多。

那么，火箭到底是怎样飞行的呢？火箭是靠燃料燃烧时，向后高速喷射强大气体的反冲作用而前进的。



你放过九龙这一类的爆竹吗？在它们的内部或周围装有火药包，当火药点燃向下喷气的时候，爆竹就急速上升了，这就是一种小型的原始火箭。

为什么火箭向后喷射气体，就能得到前进的动力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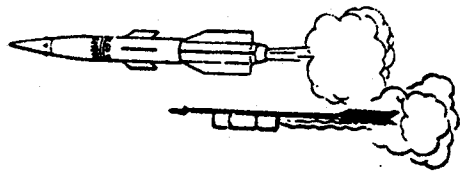
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最好把话题谈得稍为远一些。

开枪的人会有这样的感觉：当你瞄准靶子扣动扳机的时候，“砰”的一声，子弹出膛了；同时，你也感到肩膀上给

火箭和导弹是一回事吗？

有些人以为火箭和导弹是同样的一种东西，其实，火箭和导弹并不是一回事。火箭早在几百年前就有了，而导弹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时才出现的。

大约在公元13世纪左右，我国就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作战武器。这种武器是在普通的羽箭上，缚上一截前端封闭、后端开口的火药筒，点火以后，火药燃烧的燃气从后端开口处高速喷出，产生反作用力推动羽箭向前飞去。当时这种新式的武器，人们就叫它做火箭。到明朝时，陆战和海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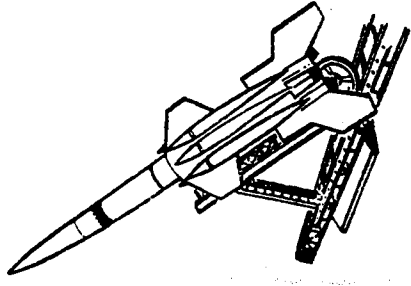


都使用过火箭，射程可达三四百步远。

现代的火箭，比起几百年前的当然复杂得多了，不过基本原理，还是一样的。我们可以说，火箭是利用自己所喷出的气体，产生反作用力，推动自己前进的一种飞行器。现代的火箭，当它的头部装上炸药或原子弹头，就变成一种武器；

如果它的头部装上各种科学探测仪器，就成为一种科学研究的工具，比如气象探测火箭；当它和人造地球卫星、载人宇宙飞船结合在一起时，就变成了运载工具。

导弹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的时候出现的。那时候，德国法西斯为了进行最后的挣扎，制出了两种“新式武器”，分别取名为“V-1”和“V-2”。这两种武器曾经从欧洲大陆越过英吉利海峡空袭英国的伦敦。实际上这种武器就是炸弹，只不过这种炸弹本身装有发动机和导引系统，能够在无人驾驶的情况下自动飞向目标进行轰炸。因此这种武器被人称为“导弹”，就是说，它是可以引导的炸弹或炮弹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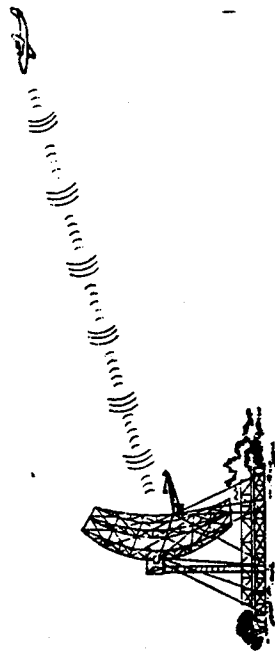


所以，导弹是要装发动机的，它可以利用火箭发动机，也可以利用其它的空气喷气发动机。目前大部分导弹是装用火

箭发动机的，因此有些人就把火箭和导弹这两个名词混在一起了。

成一条很细的波束（有点象探照灯用聚光装置把光聚集成一束），向一定方向发射出去，这个电波遇到飞机后就有一部分被反射回来，雷达的天线就接收到这个回波。发射出电波与接收到回波之间的时间，恰恰是电波从雷达天线到飞机来回跑一趟所需的时间。电波在空气中传播的速度是每秒30万公里，知道了它来回所花的时间，就可以计算出飞机离雷达的距离。

要侦察飞机，就得让波束各处去寻找，因而它的天线是可以转动的。波束随着天线的转动，在空中扫来扫去，一旦发现目标，无线电波就被反射回来，雷达利用一些自动装置与电子设备，就能够自动把飞机的回波显示在它的指示器的荧光屏上。不用计算，就可以知道飞机的位置与距离了。近代的雷达，还能够自动追随活动的目标哩。



为什么雷达能侦察飞机？

你在山脚下大喊一声，不久就听到山谷里来的回声。在高高墙几十米的空旷地方喊一声，一会儿也会听到高墙来的回声。原来声音是靠空气的波动传播出去的，声波遇到山或墙壁反射回来，就成了回声。

声波在空气中传播的速度，每秒钟大约340米。从你喊开始，声波传播出去，到回声回到你耳朵里，正好是声波来回跑一趟所需要的时间。那么，你根据听到回声的时间，可以大约计算出山或墙离你多远。

蝙蝠总是傍晚出来，追捕飞虫。它飞行可不是靠眼睛观察，而是靠嘴上的一个小喇叭形的器官发出一种超声波。超声波遇到障碍物就反射回来，它根据两耳听到的超声波回声的时间和其它情况，来判断障碍物的距离和方向。所以说蝙蝠靠超声波导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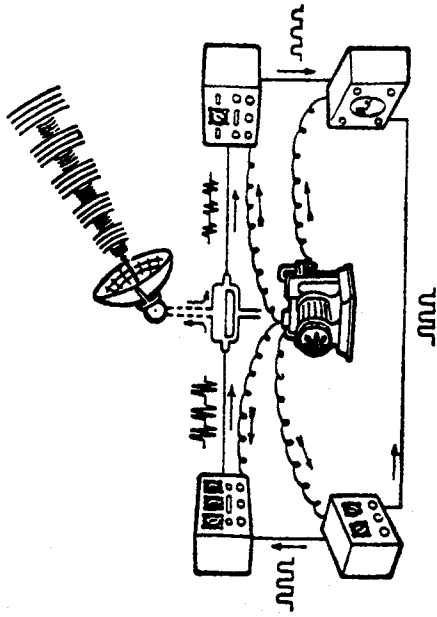
雷达侦察飞机的原理和蝙蝠的超声波导航差不多，不过雷达是用无线电波。雷达产生的无线电波，用天线聚集



侦察整个天空的状况,天线就要不停地转动,用一个驱动马达使天线作360度的旋转,这样无线电波就能在360度范围内进行“搜索”。

雷达进行操作时,不仅它的天线在不停地转动,各种装置也都在进行工作。下面,让我们把雷达的几个主要组成部分作个简单的介绍。

发射机:它在雷达中担负着产生无线电波的重任,天



线向外发射出去的无线电波就是由发射机产生的。发射机在一秒钟内所产生的无线电波的能量叫做发射机的发射功率。发射功率越大,雷达能侦察得越远,也就是雷达的作用距离越大。为了得到很大的功率,发射机所用的电压往往要高达几万伏甚至几十万伏。

雷达操作时,天线为什么要不停地转动?

雷达是“无线电定位器”,顾名思义,雷达就是一种用无线电的方法来测定目标(如飞机、导弹、军舰等)位置的设备。事实上,现代雷达的作用已经远远不止单纯地用来测定目标的位置了,它还可以测出目标的速度、目标的性质(是轰炸机还是歼击机,是飞机还是导弹等),测出目标的运动轨迹;雷达并能对飞机、导弹等进行自动跟踪,能控制我方的炮火、导弹,对来犯的敌方飞机、导弹进行截击。由于作用很广,因此雷达被广泛应用到军事上和国民经济中。

从外形上看,雷达的一个标志,使人一眼就能望见的,就是那高高竖起的天线——用金属制成的板或网架。如果雷达被称为“侦察兵”,那天线就是它的“眼睛”。雷达操作时,天线就要不停地转动。天线的任务是把雷达中产生

的无线电波按照一定的方向向外发射出去,并把被反射回来的无线电波(在雷达技术中叫做“回波”)接收了下来,送到接收机去放大。正因



为天线所起的作用好似人的眼睛一样,因此雷达要注视和

接收机：被天线接收下来的目标反射回来的回波，必须经过放大才能在显示器上显示出来，这时人才能看到。接收机就起这个作用。由于从目标反射回来的回波能量很小，因此雷达接收机的灵敏度必须很高，并要有很大的放大能力。一般的雷达接收机都可以接收十亿分之一瓦或更小一些能量的回波，而放大倍数都在一百万倍左右。

显示器：前面已经说过，显示器就是把接收机放大的回波显示出来。从显示器上，人们就可以看出目标离我们有多远，距离地面的高度是多少，它和正北方向成多大的角度等等。显示器的种类很多，最基本的型式是“距离显示器”、“高度显示器”和“平面位置显示器”等。

伺服系统：为了集中地使用雷达发射出去的无线电波，使雷达有更远的作用距离，因此雷达的无线电波是按照一定的方向发射出去的。为了观察四周的情况，雷达的天线必须在 360 度的范围内旋转，而显示器在各个瞬间里所显示的方向，又必须和天线所指示的方向一致，这样才可能把目标与正北方向的夹角测量出来。雷达中有一种设备，能使显示器所显示的方向与天线所指的方向一致，叫做伺服系统。

另外，雷达天线的旋转、发射机的发射、接收机的放大、显示器的显示、伺服系统的动作，这一切都需要消耗大量的电能。而雷达中的“电源”就是供给这些设备能量的能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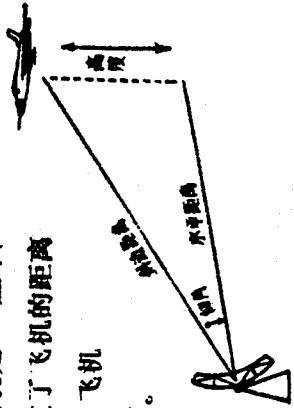
雷达为什么能测出飞机的高度？

有一种专门用来测量飞机高度的雷达，叫做测高雷达。测高雷达有它的特点，就是雷达的天线能把无线电波集中得象一把平放着的扇子，向空间发射出去。通常，雷达天线发射出去的无线电波所集中的形状，叫做雷达波束，测高雷达的波束，其特点是左右很宽，上下很窄，并且能够随着天线在 360 度范围内旋转和上下摆动。波束摆动的角度和天线摆动的角度完全一样。假设天线摆动到 30 度的位置，无线电波碰到飞机了，飞机的距离同时也就测量出来了，剩下的就是如何把飞机的高度算出来。

正象我们平时用的直角三角尺一样，假设三角尺的斜边和一个直角边的夹角是 30 度，而斜边的长度是 20 厘米，

那么另一个直角边的长度就是10厘米。因此不难看出，只要知道了飞机的距离以及波束和地面的夹角，飞机的高度就可以计算出来了。

在实际使用的测高雷达中，已经事先把距离、角度和高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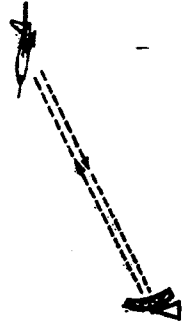
的关系换算好，标在显示器上，因此可以直接从显示器上读出飞机的高度。

雷达为什么能确定飞机的距离？

雷达是用发射无线电波和接收反射回来的无线电波这个基本方法，来发现飞机的。无线电波的传播速度是每秒30万公里，这样，只要知道无线电波从发射到反射回来的时间，就不难算出飞机的距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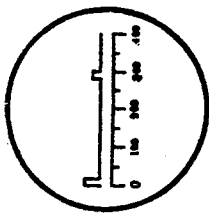
假设我们从上海开出一辆汽车，沿着笔直的公路向南京开去，已知汽车的速度是每小时60公里，汽车到了南京后立刻调转头来开回上海，回到上海一看表，一共花了10个小时。那么这时我们就可以算出上海到南京的距离了：去一回共花了10个小时，单程就是5个小时，汽车时速60公里，5小时一共跑了300公里，这就是上海到南京的距离。

雷达也是用同样的道理来计算所观察到的飞机的距离的。不过，无线电波跑的速度太快了，如果一架飞机距我们300公里，从雷达发



达到测量飞机距离的目的。

在实际使用的雷达显示器中，距离扫描线的扫描速度与目标距离的换算，是事先计算好的，并在显示器上刻上了距离刻度，因此不需要临时换算，雷达操纵者一看刻度，就可以直接读出飞机的距离。



射无线电波，到飞机把无线电波反射回来，只需要五百分之一秒。这样短促的时间，利用普通的时钟、手表，甚至

体育运动裁判员用的秒表都无法测算。雷达是利用“电”的方法来测量这个时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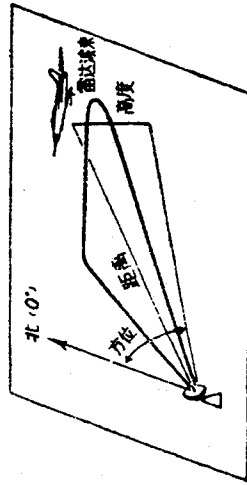
雷达显示器中有一个叫做“显象管”的大电子管，也有人把这个大电子管叫做“阴极射线管”，它和电视机上的显象管差不多。用一些复杂的电路，能够使这种显象管的荧光屏上产生一种伸长速度可以高达



每秒几十米甚至于几公里的距离扫描线。距离扫描线每秒伸长多少，是可以控制的。假设我们使距离扫描线的伸长速度为每秒50米，在雷达向外发射无线电波的同时，距离扫描线就从显象管荧光屏的一边向另一边，或者从中心向边缘以每秒50米的速度进行伸长。这种伸长在雷达技术中叫做距离扫描。一秒钟伸长50米，五分之一秒则伸长10厘米。而300公里处飞机的回波也就正好在距离扫描线10厘米处出现。这就是说，如果距离扫描线的扫描速度是每秒50米，则10厘米长度的距离扫描线就代表300公里的实际距离。我们通过测量距离扫描线的扫描距离，就能

雷达为什么能测出飞机的方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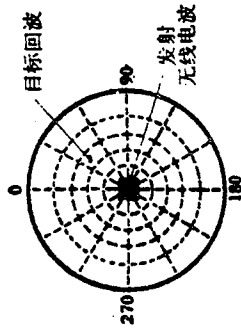
“方位”就是我们平时所指的东、南、西、北，也就是方向。要确定一架飞机的位置，光是知道了它的距离和高度，是不够的，还必须知道它所处的方位，也就是说，必须弄清楚所侦察到的目标是在我们的南面还是在我们的北面，是在东面还是在西面。通常我们所侦察到的飞机不会正好从正南、正北或正东、正西飞来的，而且



在战争中更需要测出飞机精确的方位。因此必须选择一个方向作为基准，以飞机偏离这个基准方向的角度来表示飞机的方位。在雷达中，总是选定正北方向作为基准方向的。飞机和正北方向的夹角就叫做飞机的“方位角”，简称为飞机的方位。大家知道，从北出发，通过东、南、西，再回到北这样转一圈，一共是 360 度，因此飞机就可能从 0~360 度内任何一个方位飞来。

雷达是怎样把飞机的方位角测量出来的呢？道理和雷达测量飞机的高度基本上一样，只是这种雷达的波束不是象一把平放着的扇子，而是象一把竖放着的扇子。这个波束也同随着天线在 0~360 度的方位内旋转。假设当天线转到 40 度的方位上无线电波被飞机反射了回来，那么就说明飞机的方位是 40 度，简单地说，就是在东北方向。

有一种叫做“平面位置显示器”的雷达显示器，由于伺服系统的作用，在任何一瞬间里，显示器所显示的方位都与天线所指的方位一致。因此随着天线在 0~3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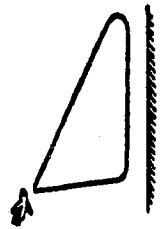


度内旋转，在这个显示器上就可以看见雷达把四周的情况，平面位置显示器就是以正北为基准把四周分成 360 度，如果天线转动到 40 度的方位上有飞机出现，那么飞机反射回来的回波也就正好在平面位置显示器上 40 度的地方显示了出来，这样就可以直接从显示器上读出雷达所侦察到的飞机的正确方位来。

飞机着落大致可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做“引近”，这一阶段的任务，就是飞机进入机场临近上空准备着落，飞机沿着机场跑道的延长线逐渐下降，直到离地面只有30米左右的地面；第二阶段叫做“拉平”，在这阶段，飞机逐渐改变上一阶段的下降角度，而按照一定的曲线飘飞着落。在飞机着落的这两个阶段中，机场上装置的精密着陆雷达就要起作用了。在这种雷达的显示器上，预先显示出一条理想的飞机降落轨迹，通常叫做“下滑线”。在飞机着落过程中，雷达连续地测量飞机的位置，观察飞机是否处在正确的飞行道上，并通过无线电命令驾驶员按照正确的下滑线飞行，直至降落。

不仅飞机的起飞和着落要用雷达控制，而且飞机在飞行过程中也要用到雷达。飞机从一地飞往另一地是要按预先规定好的航线飞行的。如果是白天和晴天，领航员又熟悉飞行路线，还可以不用雷达来保证飞机按航线飞行，但如果是黑夜，或是云雾天气，或是领航员对航线不熟，那就要用雷达来导航了。在飞机上装一部雷达，天线朝向地面，这样在平面位置显示器上就显示出了一幅“雷达地图”，领航员随时观看这雷达地图，就能随时知道飞机的位置，保证飞机按航线飞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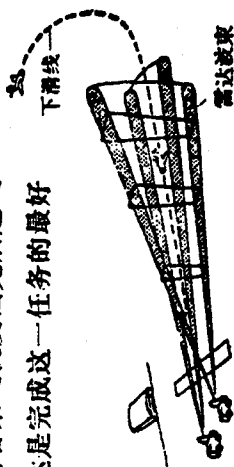
有时领航员还要使用一种特殊的雷达图，这种特殊的雷达图，是把显示器显示出来的地形图的图片和实际地形图合并在一



为什么飞机的起飞、着落和航行时要用雷达操纵？

雷达在航空事业中的用途是十分广泛的。军用飞机场和大城市的民航机场是十分繁忙的。虽然机场很大，但是由于飞机速度很快，为了避免飞机碰撞，就必须严格地控制飞机在机场上空的飞行以及起飞和着陆。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机场的调度人员就必须及时掌握远离机场几百公里和机场上空所有飞机的位置和高度，这样机场调度人员就可以向各架飞机发出先后起飞和着落的指示。雷达是完成这一任务的最好

工具。只要在机场上装一部雷达，那么机场调度人员就可以从



雷达显示器上清楚地看到机场上空几百公里范围内的全部情况，而且不受天气情况的限制，进行空中交通的指挥工作。

起而产生的,有了这个图,领航员就可以根据显示器显示的雷达地图,在他陌生的地带飞行,并保持正确的航线。

飞行员在飞行过程中,必须随时掌握飞机距离地面的高度,在飞机上装一部叫做“雷达测高计”的测高雷达。这同样,在海洋上空飞行,就能随时知道飞机距海平面的高度;在大平原上空飞行,可以随时知道距离陆地的高度;在群山重岭上空飞行,可以随时知道飞机距离高峰、山岭的高度,这是十分重要的。

雷达为什么能识别敌机、我机?

祖国的千里眼——雷达兵,他们日以继夜守卫在战斗岗位上,只要敌机稍一露头,就紧紧抓住,并及时正确地报告指挥所。

“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我英勇善战的歼击航空兵一接到战斗命令,就腾空而起,在雷达兵引导下,扑向敌机。

在这敌我交战的紧要关头,雷达荧光屏上密密麻麻的光亮点聚集在一起,纵横交错,忽明忽暗,很难分清到底哪个是敌机,哪个是我机。而恰恰在这个时候,也正是地面指挥所最需要情报,指挥我机作战的时候,怎么办呢?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具有无比的智慧。机灵的雷达操纵手们,通过长期的战斗考验,积累了一套完整的识别敌机、我机的波型资料,他们就用这些资料采取对比的方法来识别敌、我。

随着现代兵器的发展,为了更精确、及时地分清敌我,给来犯之敌以歼灭性的打击,空军雷达兵还采用了一种新的雷达设备,叫做地面询问机,这是一种特殊的小雷达。使

用这种雷达就象哨兵岗使用“口令”一样，发现情况，询问“口令”，对方回答“口令”与哨兵“口令”对上号时，说明是自已人，反之则不是。雷达地面询问机也是如此，当地面雷达发现空中情况时，操纵手迅速将询问机天线对准目标，并打开“询问”开关，此时一束束密码无线电波（通常叫做询问讯号），迅速向目标发去。我方的飞机上装有一种自动的应答设备，叫做空中应答机，这种应答机在询问讯号的作用下，会自动发出一串串密码无线电波，通常叫做回答讯号，我方雷达接收到回答讯号后，就可以判定被询问的飞机是我方的，还是敌方的。如果没有回答讯号或回答讯号的密码不对，就证明被询问的飞机是敌方的。

雷达为什么能控制导弹打中目标？

1966年10月27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了导弹核武器试验，充分显示了我国在核武器和导弹武器方面的卓越成就，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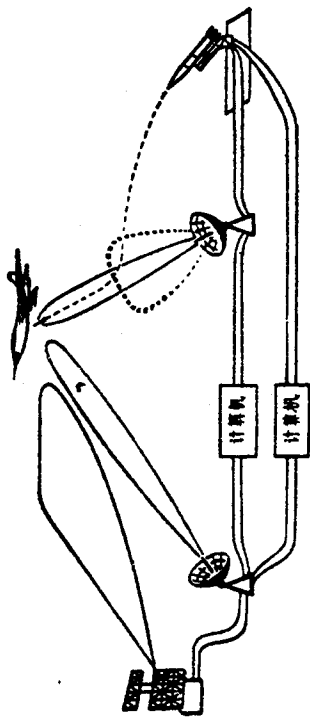
导弹是最现代化的一种武器，在军事上，可以用导弹去攻击几千公里之外敌人的军事目标，还可以攻击敌人的军舰、飞机和拦击敌人向我们发射的导弹。

控制和引导导弹去攻击敌人的目标或进入预定的飞行轨道，在技术上叫做“制导”。对导弹进行制导，是一种相当复杂的事情。雷达是对导弹进行制导的不可缺少的设备。

攻击不同的目标，往往要采用不同的制导方法。下面我们来看看雷达是怎样制导导弹去打飞机的。

当防空导弹基地的警戒雷达在几百公里之外发现敌机时，就将敌机的方位、距离、高度等数据送给目标跟踪雷达。目标跟踪雷达根据警戒雷达送来的数据，很快就会捕获敌机，并对敌机进行自动跟踪。目标跟踪雷达在对敌机的自动跟踪过程中，不间断地将所测得的敌机的方位、距离、高度等准确数据，送给两部计算机。一部计算机把敌机的有

关数据变换成一种控制讯号，并将这控制讯号送给装有导弹的导弹发射架，使导弹发射架转向敌机的方向，准备发



射。另一部计算机也将敌机的有关数据变换成控制讯号，并将这控制讯号送给导弹制导雷达，使导弹制导雷达的波束也始终指向敌机。上述各项工作，都是在极短的一瞬间里完成的，然后，导弹立即发射出去。由于制导雷达的波束始终指向飞机，所以只要使导弹沿着制导雷达的波束飞行，就一定能够将敌机击落。因此，在导弹起飞后，制导雷达的波束很快就会捕获导弹。导弹进入制导雷达的波束之后，就驾着波束向敌机飞去。因此也有人把这种制导方法叫做“波束制导”。导弹沿着制导雷达的波束接近敌机之后，就会自动爆炸，将敌机击落。

雷达为什么在军事上有广泛的用途？

雷达发明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军事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二十多年来，雷达技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军事上，陆、海、空的每一个兵种都需要大量采用各种型式的雷达。

根据雷达在军事上的不同用途，可把雷达分成许多种型式。

警戒雷达——主要是用来发现远处的飞机、导弹、军舰等，以便及早地向指挥部门提供警报。这种雷达的特点是作用距离很远，能侦察很远的目标，5,000公里外的导弹也能侦察得到。

引导雷达——主要是用来引导我方的歼击机去截击入侵的敌机。这种雷达不要求它具有象警戒雷达那样远的作用距离，只要几百公里就够了。但要求它能够同时测出敌机的距离、方位和高度，并且要求测量得比较准确。

炮瞄雷达——是一种能够对飞机和其它目标进行自动跟踪，并通过高射炮“指挥仪”，控制高射炮自动对准目标进行射击的一种雷达。这种雷达要求它能发现一两百公里远

的目标就可以了，但对于目标的位置则要求测量相当准确，一般误差不能大于二十米，角度的测量误差不得超过一百分之几度。

制导雷达——主要用来控制和引导我方的导弹去截击敌方来犯的导弹、飞机、军舰，控制和引导起飞的导弹，控制和引导载着人造卫星、宇宙飞船的火箭进入预先规定的飞行轨道。这种雷达要求有相当远的作用距离，又要求把目标的位置测得十分准确。为了完成制导任务，制导雷达往往要和复杂的电子计算机一起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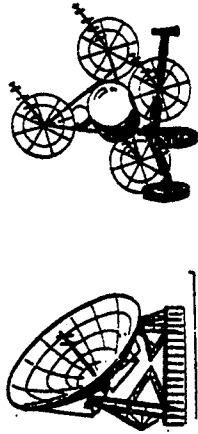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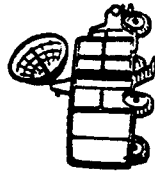
跟踪雷达——主要是用来对高空的飞行目标进行自动跟踪，测出目标的距离、高度、方位、速度以及飞行轨道，并根据这些数据判断被跟踪的目标是人造卫星，还是洲际弹

道导弹，是真的导弹还是假的导弹。

自导雷达——这是一种装在导弹头部的雷达，它的作用是在导弹起飞后，能自动地对目标进行跟踪，并引导导弹向目标飞去，使导弹能准确地与目标相碰或在靠近目标处爆炸。实际上，自导雷达就是装在导弹上的制导雷达。

探照灯雷达——是一种装在探照灯上的自动跟踪雷达。这种雷达能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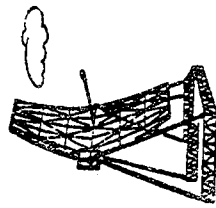
现比探照灯探照距离更远地方的飞机，并对它进行跟踪。探照灯上装了这种雷达，就更容易发现和跟踪敌机，而敌机却不能事先发现探照灯的灯光，这对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是十分有利的。



识别雷达——主要是用来识别远处的飞机、军舰等是我方的还是敌方的。

识别雷达发射由密码无线电波组成的询问讯号，和接收远处目标的回答讯号，就可以确定远处的飞机、军舰是我方的还是敌方的。

雷达在军事上的应用，当然不止上面谈的这几种。例如：在炮弹的头上也可以装一部小雷达，叫做无线电雷管，当这种炮弹飞近目标时，这部小雷达就会使炮弹爆炸，提高命中率。在歼击机头部装一部搜索雷达，可以搜索空中目标。在飞机尾部装一部护尾雷达，当敌机从后部偷袭时，这种雷达就立刻向驾驶员发出警报，以便驾驶员及时给予回击。一般军舰上都装有导航雷达，因此能及时地发现礁石等障碍，在黑夜、大雾、暴风雨等情况下，航海人员都能通过雷达来看清周围的情况和准确地测出船只所在的位置。另外，在炮兵阵地上还常配置一种炮位校准雷达，这种雷达可



以根据敌人榴弹炮的轨迹，测出敌人榴弹炮阵地的位置，并且也可以根据我方榴弹炮的轨迹来校准对敌人榴弹炮阵地的射击。前沿阵地还经常配置一种侦察雷达，以侦察敌人前沿阵地的布置和调动情况。

而在航空上,就会直接影响到飞行的起飞、航线、空降、空投以及对地面目标的射击,所以航空气象对风向、风速、高空风、地面风要作出详细的预报。又如云雾和烟幕,气象台一般只作多云、少云、阴天或有雾的预报,以示天气晴朗或阴雨;但航空气象需作出云量、云状、云高、能见度等预报,因为它对飞行员观察地形目标、侦察敌情、照像等都有很大影响。再如,雷暴、扰动气流引起的强烈颠簸和严重积冰,都会危及飞行安全,航空气象对此都要进行具体观测和预报。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航空气象预报都比一般气象预报详细呢?这要看天气现象对飞机飞行的关系而定。如日照、地温等,航空气象工作就没有象农业气象预报那样注重。所以说,航空气象工作和其他天气预报是各有特点和侧重点的。

另外,航空气象预报要及时,就是发现天气变化和提供天气资料要只争朝夕,如不及时,再准确的资料也只是“马后炮”,甚至会贻误战机,影响任务的圆满完成。

气象条件是客观存在的,但对军事活动影响好坏都往往因人们的主观处理是否得当而有不同的结果。这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指出的:“在斗争中,由于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错误,可以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也可以化优势为劣势,化主动为被动。”在空中作战和训练,不利的气象条

为什么要专门的航空气象预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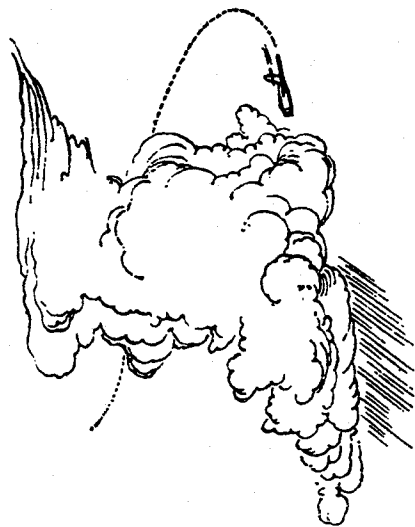
全国各地都有气象台和气象站,有的公社、大队还有气象哨和气象小组。任凭风云多变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气象工作者定能看准天、管好天。

航空气象部门主要是为空军战斗和飞机飞行的特殊需要所设置的。它可以随时提供给飞行员所需要的天气实况、天气预报等有关气象资料,以保障飞行员在执行各项任务中,能够正确运用气象条件,在客观条件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圆满完成任务。

可能有人要问,既有这么多的气象台、站,为什么还要有专门的航空气象预报、观测呢?因为飞机的主要活动是在空中进行,行动具有快速、突然等特点。打仗时,一次战斗往往只有几分钟,甚至几十秒钟时间,时间是很重要的,打起仗来就要分秒必争。在空中,斗争形势也很复杂,战机转瞬即逝,所以对航空气象的要求和一般天气预报有所不同。

比如对风的观测和预报,除了危及生命财产的大风和台风以外,一般较小的风对农业生产或船只航行影响甚微,

件，往往因人们主观处置得当，可以减少其不利程度，甚至化不利为有利。例如：根据航空气象资料判断，某某地区有云的夹层，这时我机就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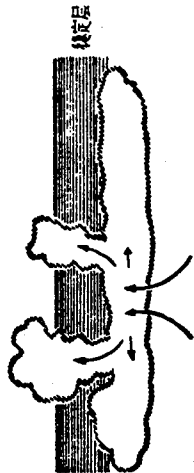


隐蔽在云的夹层中，象陆军打伏击一样，待敌机接近时，给以出其不意的打击，将敌歼灭。又如：航空气象侦察到战区上空有烟雾、沙尘等天气现象，我机就可以出航，沿着天然屏风突然出现敌区上空，实施攻击、轰炸，狠狠打击来侵之敌，以小的损失换取大的胜利。

天上的云为什么会变形状？

天上的云不时在改变形状，有时虽不易察觉，但过一会儿再抬头一看，云的形状大大改变，甚至面目完全变了。

云的形状发生变化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云块本身的改变，它是由大气中的温度、湿度以及风的结构决定的；另一种是由于原来的云



移出天边，新的云移入我们的视野所造成的。

前一种的例子很多，如由小块的积云发展成为七八千米厚的积雨云，这种云的腰部还可能在稳定层的下面伸出一些高积云或层积云来。再有如浓积云，在傍晚由于空气稳定下来了，上升气流减弱，会渐渐变成层积云。又如层积云由于对流加强，可变成堡状的积雨云。

后一种情况的例子也很多，象天空原来是透明的卷层



云，以后卷层云移出天空，灰暗的高层云移入，只能看出太阳的位置了；最后高层云又移出天空，又厚又暗的雨层云又移入天空，而且在雨层云的下部又出现碎云。这种天空中的云不断增厚的现象，是暖锋将要移过本地所造成的。

正因为天空中的云形状发生变化大体是由这两种原因造成的，所以人们也就根据云的变化，来判断大气中温度和风的结构情况，预测未来将是什么样的天气。如云层变厚，云底变低，预示天气将转阴雨；反之，云层变薄，云底升高，是天气转晴的象征。几千年来，我国勤劳的劳动人民在和大自然的斗争中，经过长时间对云的变化观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用生动的语言编成天气谚语，来预测晴雨。

飞行员为什么要随时了解云的变化？

飞机在空中飞行，经常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云，有分散的，有成片的，也有晶亮洁白或乌黑的。云的变化多端，象天然屏风遮蔽着飞行员的眼睛。如果云量不多，飞行员还能在空中看到地面，要是云量很多或满天乌云，那么飞机在云上就看不见地貌和航标，若是飞行员没有经过在云中飞



行训练，就很可能要发生偏航或迷航的事情。

另外，飞机在飞行时，如在云中碰上过冷水滴，容易在表面冻结一层冰，严重的会使飞机失常，妨碍飞行员正常操纵。如果遇到云中的扰动气流，还会引起飞机颠簸，危及飞行的安全。在战争中，要绕过较厚的云去打击敌人，会消耗时间，对迅速消灭敌机不利。飞机着落时，如果碰到很低的云，从云上穿云下降，不易对正跑道，容易发生事故。

可见,云对飞机活动有很多不利影响,由于这些矛盾的存在,我们就应该

着手去解决这些矛盾。

我们不怕怕它

的不利方面,要设法掌握它,摸索天

气的变化规律,掌

握云的各种状况,

为飞机飞行时开创

有利条件。这就要

求航空气象及时作

出天气预报,飞行

员在起飞前和飞行中,能随时了解云的变化。

当飞行员在还没有起飞时,了解了自己飞行活动的空

间哪里有云,云层多少,云层多厚,哪里有扰动气流会引起

飞机的颠簸,什么层次有冰冻以及云的变化趋势后,就可以

能动地避开不利的天气条件,而利用有利的天气完成各项

任务。还可以由地面导航指挥,克服云带来能见度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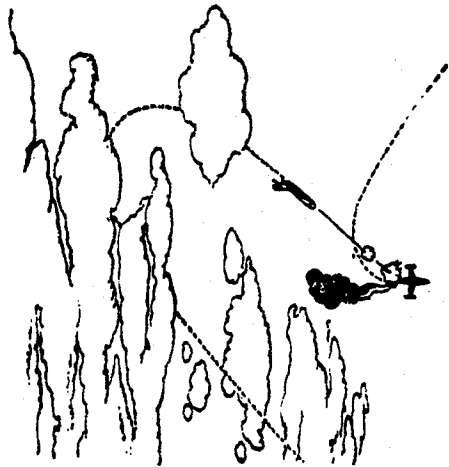
不致于发生偏航和迷航。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

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如在某次

空战中,我空军战士利用云为掩护,突然穿云攻击敌机,一举

击落美蒋偷袭我国神圣领空的强盗飞贼,为人民立了新功。



飞行员为什么要掌握高空风的变化?

飞机在高空飞行时,会遇到各种方向的风,有顺风、逆风,有逆侧风和顺侧风。它直接影响到飞机飞行的路线、时间以及燃料消耗和飞行的安全。

例如:某运输机从上海飞往南京,两地相距 275 公里,若以每小时 300 公里速度飞行,在无风的情况下,需要 55 分钟;如遇到顺风,在风的助力下,相应地增快了速度,到达南京时间就缩短了;如遇到逆风,在风的阻力下,相应地减慢了速度,到达南京时间就延长了。假如遇到逆侧风和顺侧风时,不仅在时间上有增减,而且飞行路线也要有所改变,这好比打枪根据风向要修正弹道一样,否则就会偏离航线,不能正确到达目的地。

又如:在高空有的地方经常会出现一支强而窄的强风带,它的风速往往达到每秒 30 米以上,如飞机飞过这个区域,就容易引起扰动气流的发展,会使飞机产生颠簸,人体感觉不适,而且飞机结构、仪表指示都要受到不良影响,给飞行员操纵带来一定困难,严重时还会危及飞行安全。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界得到自由。”尽管高空风对飞机飞行会带来很多不利影响，但只要我们先采取测风手段，如通过单点观测气球或无线电探空气球等测风方法，知道各高层大气的实际风向和风速。飞行员就可以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办法来，根据飞行高度上的风向、风速，计算出地速、偏流，进行风量修正，克服风带来的影响，以便安全、准时到达目的地。同时飞行中能尽量选择飞行时间短，最节省燃料的航线，避开(降低、爬高或改变航线)逆风大或危及飞行安全的层次，以避免其害，取其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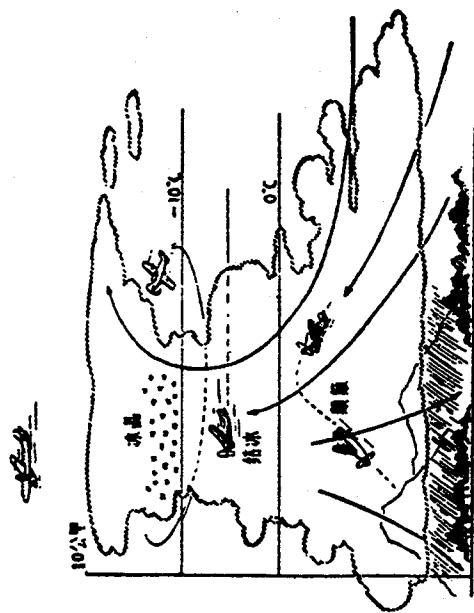
在执行战斗任务中，为了及时、准确截击敌人，全部、彻底、干净消灭侵犯我国领空的飞贼，飞行员及时掌握高空风的变化更显得有重要意义了。

雷雨时，飞机为什么要飞得高些？

夏季中午前后，常常产生一朵一朵白色的浮云，这种浮云在两三小时内会从几百米发展到七八千米厚度的乌云，接着就有闪电、雷声和大雨倾盆等现象产生，气象学上把这种云叫作“积雨云”或“雷雨云”。在积雨云里，空气上下运动得很厉害，据观测，这种上下气流的速度每秒可达10米以上，如果这时飞机飞向云中，就必然会受到这股强烈上下气流的影响，而产生摇摆不定和不平衡的颠簸现象，造成驾驶困难，甚至有失事坠毁的危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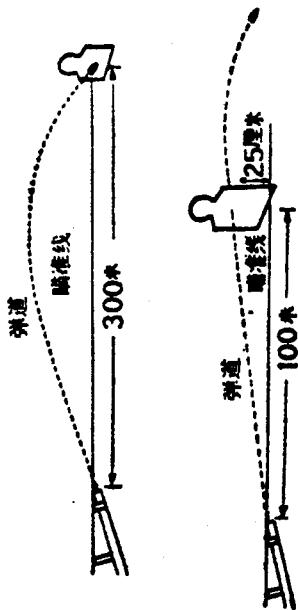
一般在10公里以下的空中，温度是随高度而降低的，高度越高，温度越低。因此当飞机升入云中时，如果这时云中的温度在摄氏零度以下，飞机的机翼遇到云中过冷水滴的撞击，有时会形成冻结的冰瘤(飞行员把它叫作“飞机积冰”)，影响飞机的飞行。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既然雷雨云、结冰对飞行有较大影响，我们就主动地避开它，可以使飞机绕



过雷雨云,或者飞得更高些,例如:选择在8~10公里的高空进行飞行,那里很少受到雷雨云发展的影响;同时,在这样的高空,水汽已经很少,即使出现结冰现象,也是微不足道的。所以在雷雨时,飞机飞得高些就比较安全。

我们通常装定标尺是距离等于标尺。例如敌人在300米处，那么就装定标尺“3”，这样，弹头飞行到300米时，恰好下降到瞄准线上，即瞄在那里打在那里。但对近距离上的低姿目标，一般采用表尺大于实际距离。例如，我们用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打100米处敌人，可以装定标尺“3”，瞄准在敌人腰部中央。这样，弹头飞行到100米时，它的高度在瞄准线上的25厘米，正好击中敌人的胸口。



由此可见，装定标尺不是随意选择的，而是要根据枪的弹道高、目标的距离以及瞄准点所决定的。为了更有效地杀伤敌人，我们就必须熟悉枪的性能，正确地装定标尺，这是打好枪的关键。

射击为什么要装定标尺？

同志你打过枪吗？要是打过枪或懂得军事常识的人，



就知道要装定标尺。比如我们打300米目标，一般就要把标尺的游标移到“3”。可是，你知道它的道理吗？

大家可能看到过小朋友玩的水枪，如果将水枪灌满了水，在一定的距离上对准目标射去，就知道水的射线是弯曲的。同样，子弹头跑出枪口以后，在空中所飞行的路线，也是弯曲的，好象一条抛物线。这是因为子弹头刚出枪口时，由于冲击力比较大，它的射向偏高。然后一边前进，一边受到地球吸引力和空气阻力，慢慢弯曲下来，直到力量完全消失落地。假如我们用枪管去对准目标，尽管掌握正确瞄准方法，但还是要打近打低。因此，为了准确打中目标，必须要把枪口适当提高，这就要装定标尺。

射击为什么要掌握风向？

从“射击为什么要装定标尺”一题里，知道子弹出了枪口后，受到地球吸引力和空气阻力，它所飞行路线象抛物线。这在没有风或风很小的情况下是这样的，如果风比较大就能把弹头吹偏。因此，要正确地射中目标，还必须掌握风向和风力。

风向可分顺风、顶风、横风、斜风四种。顺风容易把弹头吹远，顶风容易把弹头吹近。在400米以内，顺风和顶风对射击影响还不大，可以不去管它。横风对射击影响较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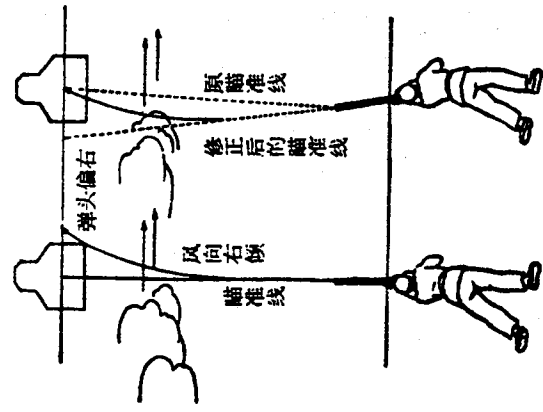
为什么射击瞄准时，要闭住一只眼睛？

如果你用双手分别拿着两支铅笔，然后再把两个笔尖碰在一起，大概，你是不难完成这个任务的。可是，假如请你闭上一只眼睛，再来重做这个实验，那你准会发现，在许多次的尝试中，竟难得有一次能使两个笔尖碰上。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人的眼睛和照相机的作用几乎完全相同，在不同位置上拍照，就摄下不同的镜头，人的左眼和右眼，既然隔着一定的距离，那么左眼和右眼所获的物像，自然也并不完全相同。离我们愈近的物质，左眼和右眼物像的差异就愈大；愈远，差异愈小。根据两眼中间物像差异的大小，以及日常生活中丰富的经验，使我们每一个人几乎都能近似地判断物体离开自己有多少远近。

但射击时候的瞄准就不同了。为了使子弹击中目标，就应当使枪枝的标尺、准星和目标在一条直线上，可是刚才我们就已经说过，左眼和右眼实际上观察到的物体的像是不同的，因此这就必须闭上一只眼睛，才能合乎瞄准的要求。

它要把弹头吹向一旁，因此瞄准点要从风吹来的方向修正。(见图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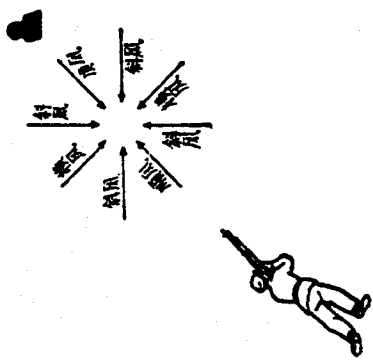


距离 (米)	瞄准点的修正量	
	米	人体
200	0.14	1/4
300	0.36	1/2
400	0.72	1 1/2
500	1.2	2 1/2

吹动沙沙响。风力的大小也直接影响到射击的命中率。因此，我们必须正确辨认风力大小来修正我们的瞄准点。以上的修正图表是和风时的横风修正量，如果是强风加一倍，弱风、斜风各减半，强斜风不减不加。修正的瞄准点是以目标中央为基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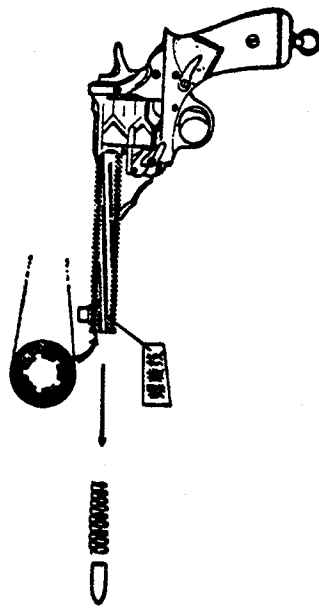
风力可分强风、和风、弱风三种。强风相当于五~六级风，我们辨认方法是看

到旗帜被吹得哗哗响，草倒于地面，树干晃动树枝吹弯。和风相当于三~四级风，我们能听到风声呼呼响，在战场上的炸烟被吹成斜角，草弯树枝摇摆。弱风相当于二级风左右，旗帜一般微飘，树叶被



子弹和炮弹射出以后，既然象陀螺那样地旋转着前进，那么它的身体就不会东倒西歪了，弹头也就能始终指着目标前进，即使遇上了空气的阻力，也不会轻易地改变方向，这样就大大地提高了命中率。

陀螺转得越快，愈不容易倒。子弹和炮弹在飞行时，旋转得越快，方向也就愈稳定。因此，现代的步枪筒内，大都刻着四条螺旋线，子弹从这里钻出枪口的时候，每秒钟竟要旋转3,600次哩！



为什么枪筒、炮筒里有一圈圈的螺旋线？

枪炮刚发明不久的時候，枪筒和炮筒里面都是光溜溜的，没有螺旋线。那时候，子弹和炮弹打出去以后，一个劲儿地直朝前窜，可就是命中率太低。毛病是出在子弹和炮弹飞行时，总是东倒西歪，方向不够稳定，碰上了强烈的气流，就翻起跟斗来了。

怎么办呢？过去，人们为了这个问题伤透了脑筋。

还是孩子们玩的陀螺解决了这个难题。人们从陀螺那里得到了启发，有一个人建议在枪筒和炮筒的内壁，刻上一圈圈的螺旋线。这样，当子弹和炮弹沿着这一圈圈的螺旋线射出以后，就会绕着自身象陀螺似地打起转来。任何物体如果绕着自身旋转起来，由于转动的惯性，会使它自己不停地转动，同时它又象转着的陀螺一样，不会东倒西歪。

平:找到准星后,保持枪身稳定,慢慢降低枪口,让准星落于缺口内,使准星上端与缺口平齐,左右正好填满,如有空隙露出光线,也要左右相等。

扣:在发现目标举枪瞄准时的时候,就应逐渐扣压扳机,当构成了正确的瞄准时果断击发,以免失去时机。

夜间射击虽然遇到困难要比白天多,但我们明确了夜间作战的意义以后,就应在平时多练习夜间瞄准,熟悉枪的性能,这样在夜战中就能出其不意地消灭敌人,为人民立新功。

为什么夜间也能射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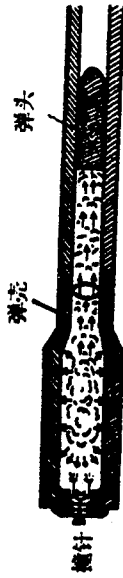
在步兵的武器装备中,步(骑)枪的数量很多,它是杀伤敌人的基本武器。我们知道,射击要用眼睛进行瞄准。那末在视线不清的夜间,为什么也能进行瞄准呢?

如果夜间光度比较亮,例如在月光下,或在探照灯以及照明弹的照耀下,这个瞄准和白天相似,三点成一线。如果敌人目标的光线比较暗弱,或者是短暂闪光,这就需要我们掌握规律,熟练地进行射击,具体应做到:晃、平、扣。

晃:发现目标后,迅速举枪,将枪指向光点并保持枪面平正和正确贴腮,然后抬高枪口作轻微的晃动。在晃动中发现准星和护圈的关系,即看到垂直的物体是准星,看到向右弯曲的是护圈左侧,看到向左弯曲的是护圈的右侧。这样能正确地找到准星。



只要我们举枪正确，使枪自然地前后运动，不增大射弹散布，也不会影响命中。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尽管武器的后座并不影响命中，但如果我们操作不好，如抵消过高，后座时，枪托上都没有抵着就向后仰，使枪口向上跳，弹头就会打高。反之，抵消过低，就会使弹头打低。因此，我们为了狠狠打击敌人，一定要经常练习射击技术，做到“我听毛主席的话，枪听我的话”，党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敌人在哪里出现，我们就在哪里把它消灭！



为什么枪的后座力对命中目标没有影响？

我们在射击的时候，会有枪向后一退，肩膀被稍稍震动的感觉。可能有同志认为，枪动了一下，大概要打不准了。有实践经验的同志会说：“不！这是枪的后座力，对命中目标并没有影响。”这是什么道理呢？

射击时，子弹里的火药产生大量的气体，以很大的压力作用于枪管内各个方面，它使弹头向前飞行，同时产生一个反作用力，使枪身向后运动，这就是后座力。在这时，由于反作用力是沿着武器的枪管轴线正直向后的，后座距离只有芝麻粒大小，所以在弹头脱离枪口以前，后座力是极微小的，一般感觉不到。当弹头出枪口的瞬间，由于火药气体突然膨胀，与枪口外的空气相冲击，引起较大的反作用力，使武器后座力突然增大，枪就向后一退，但那时弹头早已离开枪口飞向目标，所以对单发武器来说，并不影响命中。至于连发武器，第一发弹头飞出枪口时，产生后座，如果操作不好，影响了原来瞄准线，对第二发命中是有影响的。但是，

仰,重心落于后脚,右手握弹向右后方伸出(与目标约成180度)。然后,右脚向后用力一蹬,推动身体向前转动,右臂顺势挥出,投掷角约40—45度。

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动作呢?这是因为在这一系列的转身和前冲动作中,能使手榴弹具有一定的运动速度和保持它在空中运行的轴向,再加上投出的手榴弹与地面成40—45度,可以保证较垂直地落于目标附近,这样才能使手榴弹有力地投向敌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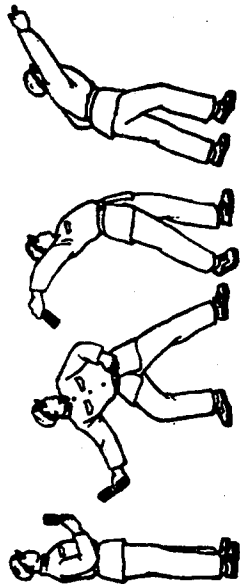
投手榴弹时,为什么要转体?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号召下,全国军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为解放我国神圣领土台湾,为保卫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成果,而积极学习军事,开展军体活动。手榴弹,就是一种重量不大,携带和使用方便,在近战中有较大杀伤力的常规武器。因此,无论是解放军,还是民兵,都需要熟练掌握和使用它。

大家知道,手榴弹爆炸杀伤威力半径是15—30米,所以在无遮蔽地形中投弹,一般要投30米以上。这样,既能消灭敌人,又能保证自己安全。那么怎么能把手榴弹投得又准又远呢?

这里没有什么奥妙,就是把腿部的蹬力、腰部的旋转力、臂部的挥力、手腕的扣力,合成一股力,形成了身体的旋转,就能投准、投远。

在立姿投弹时,我们一般采用的动作是:面向目标,上半体半面向右转,右脚向后伸出一大步(约与两肩同宽),身体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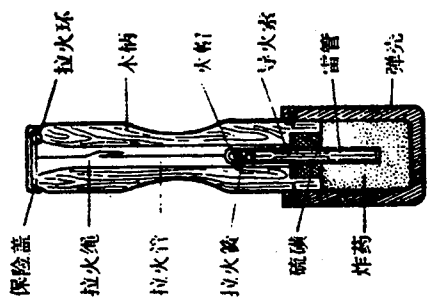


手榴弹“拉线”后， 为什么过一才会爆炸？

你听说过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爱兵模范的先进事迹吗？有一次，某部新战士进行实弹投掷中，由于出于意外，在手榴弹“拉线”以后的紧要关头，一个干部临危不惧，挺身而出，

一脚踢开手榴弹，保护了阶级兄弟的安全，谱写了一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颂歌。象这样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在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是数不胜数的。

那么手榴弹“拉线”后为什么过一才会爆炸呢？这要从手榴弹的爆炸过程讲起。手榴弹



主要是有发火装置所组成，它有拉火环、拉火绳、火帽、拉火簧、导火索、雷管等六部分。当我们拉动拉火环，牵动拉火绳，引起拉火簧与火帽摩擦发火，点燃了导火索，导火索烧完时点燃了装有起爆药的雷管，使雷管爆炸，引爆了弹体里的炸药，使弹体产生了大量气体，这样就会把弹体炸开。由此可见，从我们拉动拉火环到弹体爆炸要经过一道道程序，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且导火索每秒钟只能燃烧1厘米，普通手榴弹有3—4厘米长，它是根据投掷30米后才爆炸所需要的时间而定的。因此，手榴弹“拉线”以后，一般要等3—4秒才爆炸。

懂得了这个道理后，我们向敌人投手榴弹时，就能根据敌人离我们的距离，而正确掌握投掷时机。如果敌人离我们很近，我们就可以拉了拉火环后，等一、二秒钟再投，这样

就能有力地杀伤敌人。如果敌人投向我们的手榴弹落地后还未爆炸，我们就可以立即拾起手榴弹，还击敌人，打得个敌人措手不及。

刺杀时为什么要侧身？

在部队训练场上，经常可以看到一排队英姿焕发的解放军同志，手持乌亮的钢枪，侧着身体对准美国鬼子的头靶，杀！杀！杀！刺杀为什么要侧身呢？



因为，在刺杀时采用侧身能便于我们前后跃步、左右出击，抓住有利时机，向敌人发起突然攻势，稳、准、狠地歼灭敌人。另外，人的身体正面约是50厘米，如果正面向着敌人，暴露面较大，身体斜侧就比较荫蔽。所以说刺杀时侧身是为了“消灭敌人，保存自己”。

刺杀，是我们与敌人面对面的白刃格斗，必须有勇敢、不怕死的精神，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样就能用我们的刺刀大量地消灭敌人。

潜水艇为什么能够沉下去、浮上来？

普通的船舰，只能在海面上航行。可是，潜水艇却能象鱼儿一样，既可以在水面上航行，也能够沉到海洋深处，在水里潜伏前进。

潜水艇为什么能够沉下去、浮上来呢？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可以看看鱼儿是怎样潜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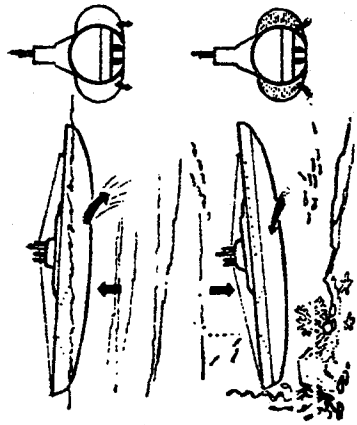
鱼儿一会儿游到水面，一会儿潜入水里，因为它体内有鱼鳔，也叫作“鱼泡泡”。鱼鳔能够收缩或膨胀，鱼鳔收缩的时候，鳔里的气体被挤出来，鱼体会略微缩小，水对鱼的浮力也减小了，鱼就沉入水的深处；鱼鳔膨胀的时候，里面充满气体，鱼体略微扩大，水对鱼的浮力增大了，鱼也就向上浮起来。

潜水艇也有鳔吗？也有。不过，潜水艇的“鳔”不是皮口袋，而是一些用钢铁做成的柜子。这种柜子虽然不能扩大、缩小，但可以放水、吸水，所以叫做水柜。

当潜水艇需要下沉的时候，只要打开阀门，让海水灌满水柜，艇的重虽增加了，潜水艇就会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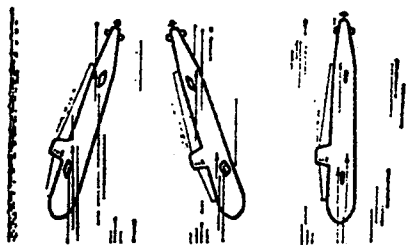


下去。当潜水艇需要上浮的时候，只要用机器把大量的压缩空气灌进水柜，把柜里的水赶到海里，潜水艇逐渐变轻，就会迅速浮出水面。你看，潜水艇依靠了这个



“鱼鳔”式的柜子，就可以沉下去、浮起来。

水艇在水中航行时,首部的升降舵向上,尾部向下,潜水艇就上浮,首部升降舵向下,尾部向



上,潜水艇就下沉。如果升降舵保持水平位置的时候,潜水艇就能在水下一定的深度中平行航行。

当然,潜水艇的升降或保持一定的深度,还需要水柜的协同作战,水柜内储藏水量多少也是潜水艇上升、下沉、保持深度一个重要因素。

潜水艇为什么能在水下的一定深度中航行?

由于浮力作用,潜水艇能浮上来,沉下去。但光这样还不行,如果我们需要它沉20米,结果它一沉就沉几百米,那怎么能打仗?所以要它只能在水中一定的深度航行有什么办法呢?让我们先来看看鱼是怎样掌握深度的。



鱼在水中游动靠尾巴掌握方向,靠鱼鳍控制深度。当鱼鳍摆动一个角度时,水流对鱼鳍压力和阻力就发生变化,如果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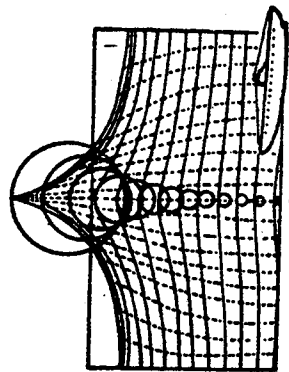
鳍向下,鱼就向下游,鱼鳍向上,鱼就向上游。如果鱼鳍成水平方向,水流对鱼鳍产生阻力之外,没有压力,因此鱼只减小速度,对深度没有影响,就可以在一定的深度平行前进。

同样,潜水艇也有“鳍”,它就是升降舵或叫水平舵,装在潜水艇的首部和尾部。舵是绕水平方向转动,由于上下面的压力变差,使潜水艇发生俯仰,或保持纵向平衡。当潜

据计算,发动机功率为14万匹马力的油轮,每小时航行速度可达23海里。如果采用同样大小的发动机而改为潜水航行,就能达到27海里,因为波浪的阻力减小了,同时又不受狂风暴雨的影响。

平时,海面上波浪滚滚,海底下却是风平浪静,当海洋掀起狂风巨浪的时候,对海洋深处的影响是极其微弱的,甚至可以说一点也没有影响。人们曾经在地中海某处发现,在水下5米深处的水底工程,一点也看不出海浪对它破坏的痕迹。

这个秘密在于海浪的打击力量,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规律。波浪,它一起一伏,波峰象山峰一样高高地涌起,波谷象山中间深渊峡谷。风浪愈强烈,它们之间的高低差距越大。浪头从高处打下来,这个力是相当巨大的,往往在每平方米面积上受到几吨甚至几十吨的力量。可是波浪产生的巨大力量比较特别,它绝大部分是向水平方向传播的,产生很长很长的波浪,在辽阔的大洋里,最长的波长可以超过400米。而它的打击力量在向下传播时,却以几何级数剧烈地减弱下来的。据计算,深度每增加波长的九分之一,波峰就减低一半;在等于半个波长深度的地



为什么潜水艇潜到水下就不怕风浪?

一提起大海,人们就会想到它一定是波涛汹涌的,不是有“海里无风三尺浪”这样一句俗语,来形容大海的任性吗?

事实也是如此,海洋是不平静的,特别是当海洋上发生风暴的时候,正在航行的船舶,都要让它三分,开到港湾里去躲避这个凶恶的“敌人”,以免遭到被风浪吞没的危险。可是潜水艇在海上却不必担忧,当它遇到风暴的时候,只要潜得深一些,就可以平安无事地避过风暴的袭击。

这样说来,难道潜水艇上有一种专门对抗风暴的特殊装备吗?



根本没有,如果它在遇到强大风暴的时候,不向海洋深处潜的话,在海面上同样会遭到大风暴冲击的。只是因为它潜得深了,受不到风浪的打击,才能平安无事。

方，大约只有原来的5%；当深度相当于一个波长的時候，弱到只有原来的0.2%；这就不难看出，在海洋更深一些的地方，所受到的影响真是微乎其微的。一般在海面200米以下的深处，就不会受到海浪的影响了，那里的海水非常平静。因此当海洋上起风暴的时候，任凭海面的狂风巨浪有多大的威力，而海底下仍然平安无事，潜水艇只要潜得深一些，就可以不受风浪的影响。

为什么潜水艇既有内燃机

作动力，又要有机作动力？

大家经常在海面上或江湖中看到海军的快艇、炮艇或其它水面舰艇高挂起红旗，雄伟地巡驶在我们伟大祖国的海面上。你知道吗，水面舰艇是内燃机或蒸汽机作为动力的；而潜水艇有了内燃机作为动力，还装有电动机作为动力。这是为什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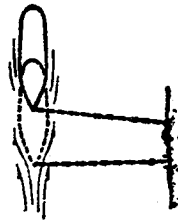
潜水艇不是一般的舰艇，它不但在水面上航行，更主要的是要在水下战斗。在水面上或水中不深的地方，内燃机可以发挥作用，因为有空气输入。如果潜水艇潜到几百米的深度，就不可能有足够的空气供内燃机工作，而且内燃机经常排出大量废气，就容易暴露目标，影响战斗任务的完成。所以要解决潜水艇在水下一定深度的动力就需要电动机。因为电动机不需要空气助燃，也不会排出废气暴露目标，而是电动机使螺旋桨运动，潜水艇就可以活跃在深水之中。现在，还有核潜艇也不需要空气助燃。

我中国人民解放军为反对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已组成水下钢铁长城，敌人胆敢来侵犯，就叫它来无回，彻底消灭！

为什么船要逆水抛锚？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就是说顶水航行的船，如果停止了前进，就会倒退。因此，船在水中停留必须抛锚，以免被水漂流。不知大家注意没有，抛锚的船总是逆水而停的，这是什么原因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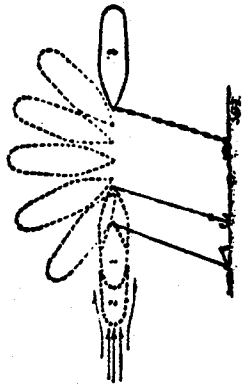
这是由船的形状所决定的。造船工人为了使船在水中行驶时减小阻力，一般都把船造成船头尖、船尾大。当船在逆水的时候，船头朝着水流方向，这样水的冲击力随着船头分成两股分力，从两舷流走，使两舷受力相等，船头受到的冲击力就很小。铁锚又在船头上，它完全可以稳住船身。另外，逆水抛锚时，当



锚下水，船就顺着水流倒退，正好使锚紧抓海底，驾驶也非常方便。水流越大，锚越能抓住。

如果船在顺水方向抛锚，由于船尾大，受到水的冲击力也大，会把船推进，不容易稳住船，甚至会船旋转，这样

容易使锚翻转，影响锚的抓力。假使船体垂直于水流方向，那它受到水的冲击力就更大，更不容易稳住船身，而且驾驶员也不容易操纵。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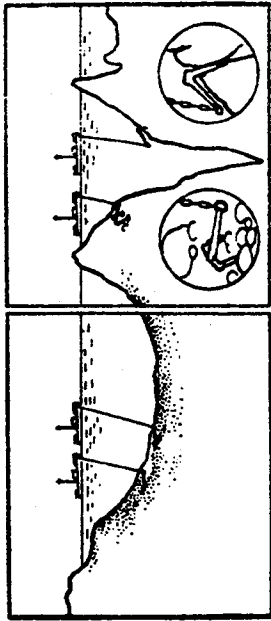
此，在一般情况下，都是逆水抛锚的。

在海上，为什么有的地方能抛锚，有的地方不行？

我们在行军时，如果要休息，一声号令，就可以原地休息。汽车在公路行驶时，也可以随时停下来。可是军舰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中却不能随便抛锚，有的地方可以抛锚，有的就不行。为什么呢？

军舰在海上抛锚，是根据海底的情况和根据战备的需要，来选择在什么地方抛锚的。

海底有石头、礁石、泥、沙以及各种贝壳、动植物的骨骼等等许多种类，这是由火山爆发、冰川崩塌、大气和水流的腐蚀侵袭等原因所造成的。由于海底情况各有不同，它对于锚的抓力差别就很大。细泥和泥沙地对锚的抓力大，而大石块或整块石头就根本没有抓力。抓力大的就可以抛锚，抓力差的地方就不能抛锚，如果抛下去，锚也抓不住，船会随着流水任意漂走，致使军舰容易漂上浅滩或暗礁，给国家带来重大损失。



另外，突然袭击是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惯用伎俩，如果抛锚的地方地形不当，就容易被敌人发现。因此，我们抛锚时就要选择既隐蔽又利于进变的有利地形，当敌人进犯时，就可以出其不意地把敌人彻底、干净、全部消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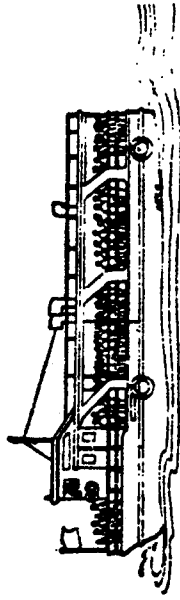
轮船为什么总是逆水靠岸？

自行车有刹车，汽车和火车也有刹车，可是你知道轮船有“刹车”吗？

如果你乘轮船，就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每当轮船要靠岸的时候，总是要把船头顶着流水，慢慢地向码头斜渡，然后再平稳地靠岸。江水越急，这现象越明显。你可以注意一下：在长江或其它大河里顺流而下的船只，当它们到岸时，却不立刻靠岸，都要绕一个大圈子，使船逆着水流方向行驶以后，才慢慢地靠岸。

这里有个简单的算术题，你不妨做一做：假若水流的速度每小时是3公里，船要靠岸时，发动机已经停了，它的速度是每小时4公里，这时候要是顺水，这只船每小时走几公里？要是逆水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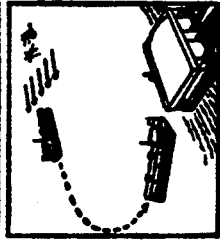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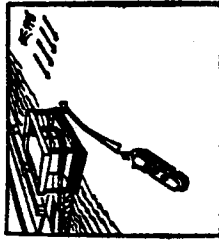
如果我们不去管船行时的等减速速度这些问题的话，我们脱口就可把上题管出来，那就是：顺流时，每



小时船行7公里；逆流时，每小时船行1公里。

既然目的是要使船停下来，究竟是7公里那么快容易停下来，还是1公里那么慢容易停呢？当然是越慢越容易停。

这样看来，使轮船逆水靠近码头，就可以利用水流对船身的阻力，而起一部分“刹车”作用；另外，轮船还装有“刹车”的设备和动力，例如：当轮船靠码头或运行途中发生紧急情况，急需要停止前进时，就可以抛锚，同时轮船的主机还可以利用开倒车来起“刹车”作用。



为什么很重的大轮船能浮在水面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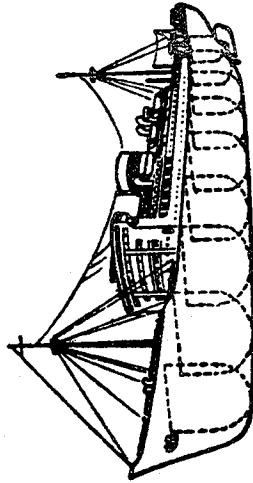
现代的大轮船都是用钢造成的,钢比水重约7倍;船里所装的货物如粮食、机器、建筑材料等也都比水重得多,为什么船载了很多东西还能漂浮在水上呢?

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做个试验:把一张薄铁皮放在水里,它立刻就沉下去了;如果把这张铁皮做成一个盒子,重量一点没有改变,它却能漂浮在水上;不仅如此,在盒子里再装一些东西,盒子也仅仅下沉一些,仍能漂浮在水面上。这是因为盒子的底面上要受到水的压力,这种水压力就是竖直向上的浮力,这浮力大于铁皮的重量,就托住了铁盒使它不会下沉。当然铁盒的四周同时也受到水的压力,不过它前后两面所受的压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相互抵消了;左右两面的压力也同样相互抵消了。

浮力是随着被物体所排开的流体重量增加而增加,随着物体底部面积的增大而增大的。因为铁盒子的体积比铁皮大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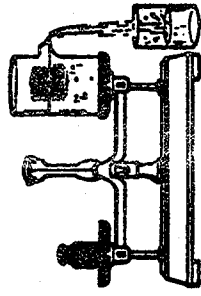
多,排开水的重量也大得多,所得的浮力也大多了,所以盒子里装了东西还能浮在水面上。大轮船能浮在水上的道理也是一样的。



物体浮沉的定律是:“作用于水中物体上的浮力的大小等于物体所排开水的重量。”

船愈大,吃水愈深,就意味着船所排开水的重量愈大,船所得的浮力也愈大,当然也就可以装载更多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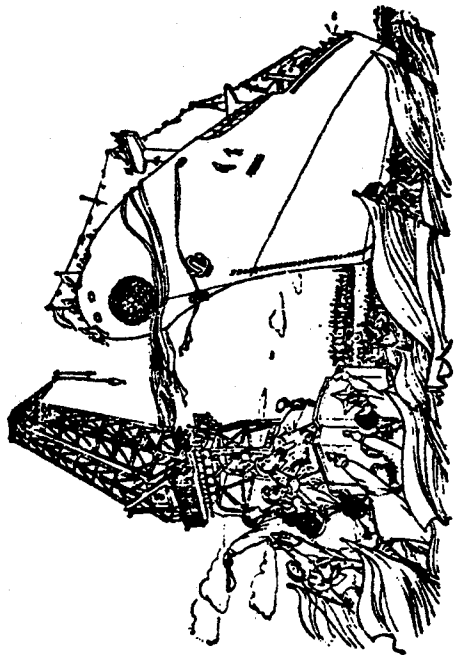
近年来我国广大农村出现了许多用钢丝网和水泥建造的小农船。这些船看来很笨重,好象运载不了多少东西。其实这些船装了不少河泥,船舱积满了水,它们仍然漂浮在水上。这种船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浮力呢?原来这种船的两端各有一个封闭的空舱,给船提供了足够的浮力。



为什么三千吨的船台能造万吨巨轮

在迎接伟大七十年代的进军声中，东风传来捷报：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一艘万吨货轮“风雷”号胜利下水了。这是上海船厂的工人，在技术设备比较差的情况下，用土洋结合的办法，在三千吨船台上建造成功的。它的诞生，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在世界造船事业中创造的又一个奇迹。

造船少不了船台。船台，就是设置在江边的一座水泥



斜坡。船就放在这个斜坡上建造，造好以后，拆除支撑楞头，打开“止滑器”，整个船体依靠本身的重力，从涂满了牛油滑道的下滑水去，这就叫做“下水”。

按照国内外文献规定：造多大的船，就得有多大的船台。上海船厂只有一座三千吨级的船台，它的长度、滑道宽度和单位面积的承压能力，与造万吨轮的要求差得很远。例如：这座船台的长度只有100米，而万吨轮的长度有160多米，相差60多米。万吨轮的下水重量有4,200多吨，比3,000吨船的下水重量（1,000多吨）要高出3倍多。有些人担心，这样重的船体，会把船台压塌。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个厂的工人、革命干部和技术人员实行“三结合”，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伟大教导，批判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仔细地对船台进行一次又一次的科学分析和研究，群策群力，出主意，想办法。经过周密的调查和计算，大家认为万吨轮的船身虽比船台长60多米，但采取一些措施，还是能解决的。譬如这60米中的40米是在水里，对它进行必要的加固，并且采取“潮来我退，潮退我干”的办法，就可以利用；再在船台的另一头接长25米，船台的总长度问题就解决了。

滑道宽度不够，就在原有滑道的两旁，铺设两条辅助滑道，用来保证万吨轮在建造和下滑时的稳定性。

但是，万吨货轮的体重超过船台负荷三倍多，船台单位面积受压能力不足，怎么办呢？我们工人阶级掌握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又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对船台的脾气摸得透，工人们把实践经验加以科学的总结，对船台进行科学分析：船体重了，船台单位面积承受的压力是相应地大了。如果我们在船台上再增加一些接触点，使它有更多的支点来承受重量，这样，船台每单位面积上所受到的压力不就可以相应地减小吗？于是，造船工人把造万吨轮用的水泥楞头，从原来的100多个增加到300多个，使每个楞头上承受的压力，从30多吨减少到10多吨，这个超负荷的问题，终于也给解决了。

万吨轮下水时，船台不仅没有被压塌，而且变形也很小。事实证明：在三千吨级的船台上，完全可以造万吨巨轮。工人同志们满怀豪情地说：“人听毛主席的话，船台就听人的话。”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的光辉思想指引下，工人们以冲天的革命干劲和严格的科学态度，克服重重困难，闯出了一条用土办法造万吨轮的道路，为我国造船工业史又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风雷”号这艘万吨巨轮，全部是国产的钢材，全部是国产的机电设备，全部是国产的导航仪器。“风雷”号的建成，再一次证明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为什么要造双体船？

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浦江流水金光粼粼。双体客轮迎着朝霞，乘风破浪，满载着工农兵旅客，矫健地航行在我们伟大祖国的东海之滨。

我们在江河湖海上，看到的大小轮船，大多是一只整体船，一个船头，一个船尾。而航行在上海到崇明¹的客轮却是两个船身的双体船。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要造双体船呢？

双体船是两只瘦长的船身，中间用连接甲板焊接起来。它有两个船头、两个船尾，上面是一个整体。在两个船尾内各装一部主机和推进器，行驶时同时运转。因为它比单体船有较多优越性，所以深受广大工农兵旅客的欢迎。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双体船好在哪儿？

行驶平稳。由于双体船有两个船身，宽度很大。遇到风浪冲击时，两个船身互相牵制，回复力矩较大，横向往侧的角度比单体船小得多，显得非常平稳，遇到八、九级大风，双体船仍能正常行驶。而同类型的单体船，遇到六、七级大风时，摇摆倾斜角度很大，为了安全，就要避风停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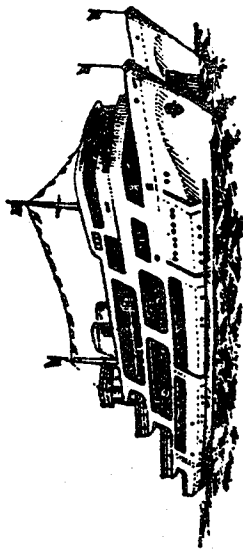
航速快。船舶的航行速度与螺旋桨的作用是分不开的，它的功效越高，速度越快。双体船装有两部相距十多米的螺旋推进器，旋转时相互干扰小，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单体船一般只装一部螺旋推进器，如果装两部，由于船身宽度有限，相距较近，会互相干扰，功效远不及双体船。另外，双体船的两条船身又瘦又长，象条带鱼，航行时受水阻力较小，航速相应提高。单体船的船身不能过于瘦长，相比阻力增大，影响航速。据实践证明：在同样航速下，双体客轮比同类型的单体客轮每单位客人所消耗马力降低百分之五十。

转弯灵活。人们可能会说，双体船犹如两个人手挽手跑步一样，一定很笨拙。事实上，并不这样。正因为有两个船身，各装一部螺旋桨，它可以在转弯或调头时，一个螺旋桨正转，产生向前推力；另一个倒转，向后倒退。在两股力作用下，产生一个力矩，使船非常灵巧地作横向移动，甚至还可以原地回转，不像单体船要绕好大圈子才能掉头转弯。同样道理，双体船“刹车”和停靠码头都比单体船灵活。

载客多。双体船在两个船身中间用钢板连接起来，充分利用上层面积，客舱宽敞明亮。而单体船有相当数量的客舱是在主甲板下，甲板上的舱位也因船身限止，不能过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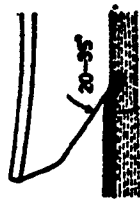
随着造船工业的蓬勃发展，双体船已被广泛利用。近几年来，无论在万里长江、奔腾黄河，或在美丽东湖、广阔沿海，采用双体结构作客轮、渡轮、游艇和测量船越来越多了。

那么，既然双体船有这么多的优点，是不是将来船舶都会造成双体呢？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双体船也有不少局限性，不能满足各类船舶的特殊要求。如大型货轮，要求甲板下的货舱大，装货多，不能象双体船那样，把沉重货物堆放在连接甲板上。又如远洋轮，它长期行驶在大海洋中，那里风猛浪凶，而双体船的两个船身之间是用钢板焊接起来，久受狂风巨浪冲击，容易发生船身分离、甲板断裂的事故。还有各种军用舰艇，它们负有特殊战斗任务，也不宜采用双体结构。



开一条航道，彻底击退了他们的挑衅。上海求新造船厂的工人，遵照毛主席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教导，在一九六九年，仅花了一百三十四天时间，就造出了我国第一艘3,200吨大型破冰船——“海冰一〇一”。这艘大型破冰船的建造成功，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它标志着我国造船工业的突飞猛进，而且是打击帝、修、反的一颗重型炮弹。

破冰船为什么能破冰呢？破冰船同其它船比较，有自己的特点：它的船体结构特别坚实，船壳钢板比一般船舶厚得多；船宽体胖上身小，便于在冰层中开出较宽的航道；船身短，进退和变换方向灵活，操纵性好；吃水深，可以破碎较厚的冰层，象“海冰一〇一”设计的破冰厚度可达2米；马力大、航速高，这样向冰层猛冲时，冲击力大，“海冰一〇一”就装有两台几千匹马力的内燃机；它的船头造成折线型，使头部底线与水平线成20—35度角，船头和船尾头部可以“爬”到冰面上；它的船头、船尾和船腹两侧，都备有很大的水舱，作为破冰设备。



破冰船遇到冰层，就把翘起的船头爬上冰面，靠船头部的重量把冰压碎。这个重量是很大的，一般要达到一千吨左右，不太坚固的冰层，在破冰船的压力之下马上就让步了。如果冰层较坚固，破冰船往往要后退一段距离，然后开足马力猛冲过去，一次不行，就反复冲，把冰层冲破。遇到

破冰船为什么能够破冰？

每当严寒降临，冬季来到的时候，北方的港湾和海面常常会被冰封，使航道阻塞。为了便于船舶出入港口，常常要用破冰船进行破冰。可是，在政治腐败、工业落后的旧中国，只造过一条排水量100多吨的破冰船。解放后，我们祖国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造船工业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广大造船工人批判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在造船工业上推行的一条崇洋媚外的美国主义路线，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多快好省地造出了一艘艘万吨巨轮，驶往五洲四海，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一九六九年年初，一艘资本主义国家的高船，运货前来我国。这时，正逢渤海湾即将冰封，但按照这艘船的机器能数，当时完全可以破冰驶入。可是，船上有一些与中国人民为敌的家伙，竟故意让船冰封在海中，同时恶毒地向帝国主义国家发出“求救”讯号，污蔑我国没有破冰能力，蓄意攻击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我们中国工人阶级和英勇的人民海军，立即给以有力的回击，以最快的速度，在冰面上打

很厚的冰层，一下冲不开，破冰船就开动马力很大的水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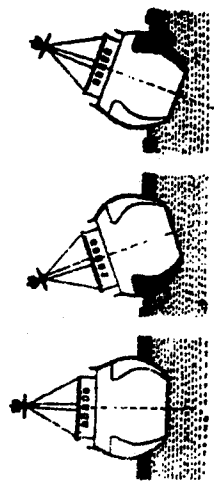
把船尾的水舱灌满，因为船的重心后移，船头自然会抬高。这时，将船身稍向前进，使船头搁在厚冰层上，接着就把船尾的水舱抽空，同时把船头的水舱灌满。这样，本



来重量很大的船头，再加上打进船头水舱里的几百吨水的重量，很厚的冰层，也会被压碎。这样，破冰船就慢慢地不断前进，在冰上开出一条水道。

欧洲国家的破冰船，在北冰洋有时遇到了更厚更结实的冰层，往往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破冰船升到了冰面之上，而冰层并不破裂，只是往下沉陷，使破冰船搁在冰上，船身夹在中间，两舷悬空，靠冰支撑。破冰船即使开足马力也不能动弹一步。遇到这情况，怎么办呢？这就要用摇摆的方法把破冰船从偏强的冰圈中解脱出来。为了使破冰船能够自己摇摆，在船中部沿着两舷设置了摇摆水舱。这水舱一方面可储藏锅炉用水和食用淡水，一方面在舷部受了损伤

时，可以保护船体不致漏水（即保证不沉性），而第三个作用就是帮助破冰船解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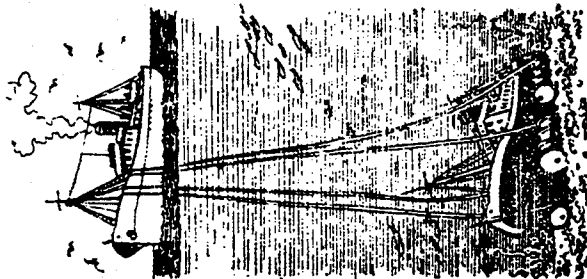
困绕。当破冰船给冰夹住以后，只要很快的将一舷的水舱充满，船就侧向一边，相反的又抽入另一舷的水舱，船又侧向相反的一边。这样来回抽水，破冰船就左右摇摆。那时开足了马力，船就不难退出冰面了。

沉船是怎样打捞上来的？

轮船沉在水中，会堵塞航道，如不及时捞起，对船舶航行安全威胁极大。打捞起来的海轮、渔轮等，有的经过简单

修复，重新参加海上运输和捕捞；有的被送进炼钢厂，冶炼钢材。把沉船打捞起来，使死物变成活物，有力地支援了工农业生产建设。我国海难救助打捞工人，在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伟大方针指引下，不断发展海难救助力量，出色地完成了打捞沉船的艰巨任务，保证了江河、海上交通运输大动脉的畅通无阻。

打捞沉船的方法，要根据沉船在水下的状态、损坏情况和施工地区环境等各种因素来选择。



目前最广泛使用的是浮筒打捞法。

打捞浮筒是钢制的，圆柱体型。它有一个内胆，还有三个气室，可以产生浮力。气室大小不同，浮筒上还有附属设备，浮筒的外表上有些如帽形的桩头，是用来套钢丝绳的。打捞沉船的时候，潜水员先把打捞浮筒的放气阀打开，使空气跑出筒外，海水就大量进入筒内，浮筒靠本身重量沉入海底，并有潜水员和水面工作人员密切配合，把浮筒沉放排列在沉船的两舷，然后将钢丝绳套在浮筒的帽型桩头上。这时就可以在浮筒内充气，将筒内海水排出筒体外，浮筒产生的浮力就将沉船抬浮出水面。这样就好比码头工人卸货用的网络，不同的是网络用吊车吊起，而沉船是靠浮筒的浮力抬出水面。

打捞一艘沉船要用多少浮筒呢？这要根据沉船本身在水下的重量、沉船中的货物重量和沉船内积泥的重量等来配备浮筒。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打捞工人打捞载重量为万吨级的外国沉船“南光”轮，就用了14只500吨型的打捞浮筒。

打捞“南光”沉船的时候，正值党的“九大”胜利闭幕，红色电波传来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伟大号召。喜讯传来，打捞工地一片沸腾。革命救捞工人决心以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质量，把这艘几乎已经断裂成两截的万吨沉船打捞起来。

沉船打捞作业是一项非常艰巨的水下施工任务，要克服风浪、流沙的影响，每一个工序都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有的沉船因为受到江底流水冲刷，常常埋在淤泥中，这时，就要先在沉船的舷旁打洞。如打捞“南光”号的时候，就要打好几个高7米，长17米的洞。潜水员在水下操作，周围泥沙如发生塌方，就有生命危险。但是面对险情，潜水员们发扬勇敢战斗的革命精神，豪迈地把冲锋枪当作冲锋枪，把泥沙当作作帝、修、反，经过了顽强的战斗，击退了泥沙的威胁，胜利完成了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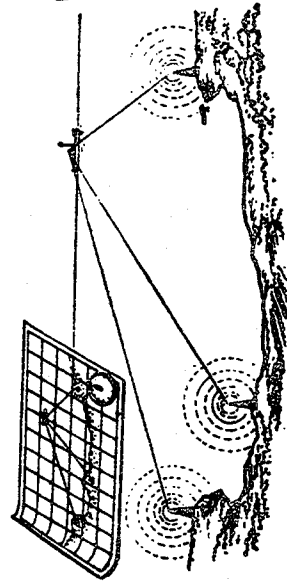
海上施工气候变幻莫测，施工的场所真是动人心魄。一个昼夜有四个方向不同的潮流，潜水员要抓住转流（这时水流比较平缓）的宝贵时机，下潜作业，往往是白天在水下工作了，深夜还要继续潜水作业。革命教捞工人牢记毛主席关于“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的教导，终于胜利地将沉船打捞起来了。从打捞“南光”沉船这一事例中，生动地体现了教捞工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彻底革命精神。

沉船打捞的方法除浮筒打捞法外，还有封舱压气抽水法和抬撬法。前者是将沉船的各种洞口封闭，然后利用压缩空气和抽水机将舱内的水排出，使沉船内部产生浮力而起浮出水，这种方法适合于打捞水比较浅，破损较小情况下的沉船。后者是在沉船船底穿过许多钢丝绳，然后用打捞

驳船上的绞车将沉船绞抬出水，这种方法可打捞江河地区不太大的沉船。其次，还有拖绞法和水下爆破解体，可用于沉船搁在浅滩后拖绞出水 and 清除航道水下障碍。由于沉船打捞作业是一门综合性科学，施工工序繁多，涉及面广，根据实际施工的不同情况，有时各种打捞方法可以综合使用，达到多、快、好、省地完成打捞沉船的目的。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毛主席又教导我们：“人民群众有无限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新中国建立二十年来，打捞工人就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土洋并举”，“土洋结合”，发挥了工人阶级大无畏精神和革命的智谋，以各种打捞法，在祖国广阔的江河湖海水域里，打捞起几百艘沉船，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

二、观测天体高度，用天文航海的标准法求出舰位。这就是我们利用太阳、月亮、各种星球在不同时间有不同的天体高度和不同的方向，用一种叫“六分仪”的仪器，测出它当时与船之间的角度，然后再查航海天文历的表，就可以答出当时船的位置。但这种方法在天气晴朗、天水准清楚的情况下才能测定。如遇到大雾、大雨、下雪或海面蒸气、夜间等，会影响我们的视距，就不采用这种方法。

三、我国设有专门的无线电导航台，它经常发出固定频率的电波，指示出一定方向，由船上的无线电定向仪的天线把它接收下来，在海图上把导航台所指示的方向划出一条方向线。然后，按照同样的方法，去接收其它两个或三个导航台发射出来的无线电波。这样，在海图上，就会有两条或三条方向线同时交叉在一点上，这交叉点就是我们船的位置。这种方法不论在白天黑夜，还是晴天和恶劣的天气，都可以利用它来测定。



在汪洋大海中，怎么知道军舰在什么地方？

我们部队行军随时都可以知道本部队在什么地方，即使对地形不熟悉或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只要问一问当地的老百姓，查一查地图就可以知道自己到了什么地方。但海军就不同了。在近海航行时，还可以根据海岛、礁石、灯塔、灯塔等岸上和水上目标来测定船的位置。如果到远海去，到处都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岸上的东西看不到，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知道船在什么地方呢？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的教导下，我们的海军正在日益发展壮大。为了备战的需要和保证舰艇的安全，航海设备也越来越健全，测定舰位方法也越来越多。通常我们采用的测位法大致有如下几种：

一、推算舰位法。就是利用舰艇航行的航向，用计程仪所指示的里程数，在海图上推算出来。或者根据船速和航行时间也可以在海图上标志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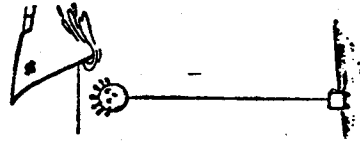
我们军舰出海都是为了备战的需要，因此正确地测定舰位，我们才能做到知己知彼，有力地歼灭一切敢于来犯之敌人。

为什么敌舰没有碰上水雷，水雷也会爆炸？

大家从电影《地雷战》中看到，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我国人民，用各种土造地雷，把日本鬼子打得闻风丧胆。因此，大家对地雷比较熟悉，对水雷的使用就比较陌生。水雷实际上是水中的地雷，它能够埋伏在水中，炸毁敌舰和限制敌舰的行动。早在明朝时期，我国劳动人民就发明了“水底雷”，击沉了日寇来犯的木舟。可见，水雷是我国劳动人民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创造发明的。现在，经过几百年的斗争实践，随着科学日益发展，我们已经能够制造多种多样的水雷，如触角水雷、触线水雷、磁性水雷、音响水雷、压力水雷等等。

水雷种类很多，有的敌舰撞上去以后才能爆炸，有的敌舰还没碰上也会引起水雷爆炸。所以水雷按起爆方式可分为触发水雷和非触发水雷两种。

触发水雷中有触角水雷和触线水雷。触角水雷就是它上面有许多触角，触角下部是触角电池，当敌舰碰到触角时就会产生电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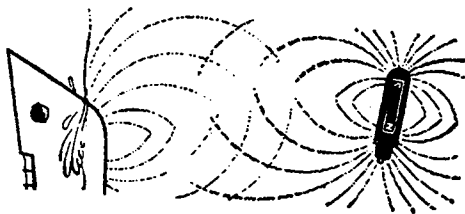
引起爆炸。触线水雷是把分别接通正、负两极的两根相同金属(如锌)线,布设在海里,因海水是电解质(盐水),所以两根金属线在没有碰上其它金属时,它们具有相同的电位。如果敌舰(船壳是钢)撞上了两根线的任何一根,就会产生电流,引起水雷爆炸。

那么敌舰没有碰上水雷,为什么有的水雷也会爆炸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非触发水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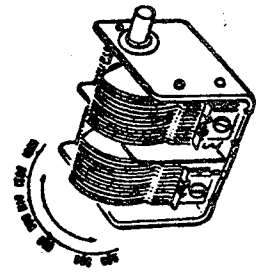
磁性水雷就是非触发水雷的一种。它在起爆装置中装有磁针,当敌舰进入它的磁场范围内,引起磁针摆动,接通起爆管的电路,使水雷引起爆炸。

非触发水雷还有音响水雷、压力水雷等种。音响水雷是当它接收到敌舰的机器振动或螺旋桨打水的声波后,引起爆炸。压力水雷是当敌舰从上面或从旁边经过时,改变了它原来的一定压力,引起爆炸。

因此,水雷有各种各样,它的特点也各有不同,特别是非触发性的水雷优点很多:隐蔽性好,破坏力大,飞机、潜艇、任何船只都可布放,它能够打击敌人任何船只,而且制造也极容易。让我们打一场海上“地雷战”,把敢于来犯的敌人消灭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机构。电容器转到某一个位置，选择机构只让指针上指明的某一个频率的微小电流进来加强，而不让别种频率的微小电流得到加强。如果这时候开关已经打开，已经加强的电流，就可以进入收音机的放大部分去放大，再转变成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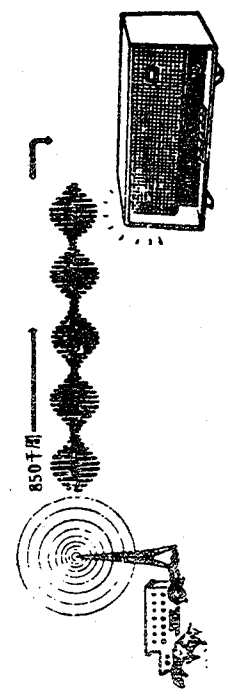
实际上，这个由电容器和线圈联结成的选择机构所起的作用，跟振动中所说的共振作用是一样的。在这种选择机构里，可以产生一定频率的电流，当可变电容器所调节的频率和天线线圈里某一电流的频率相等时，就可以发生电的共振，从而使这个频率的电流被选择、加强、放大以至变成声音，我们就就收听到广播了。

为什么收音机能选择电台？

打开了收音机开关，转动一下旋钮，就可以听到广播，调节这个旋钮，可以随意选择你所要听的广播，就可以收听到本地的、全国各地的新闻和节目，多么便利啊！

一只小小的旋钮，为什么能有这样大的作用呢？

原来各地的电台都在按着自己的频率，根据预先排好的时间和节目，向空中播送出无线电波。我们坐在房间里，尽管眼睛没有看到这些电波，可是只要备有一只收音机，它们就会钻进去，在里面的天线线圈里产生出各种不同频率的微小电流，等待我们要收听时去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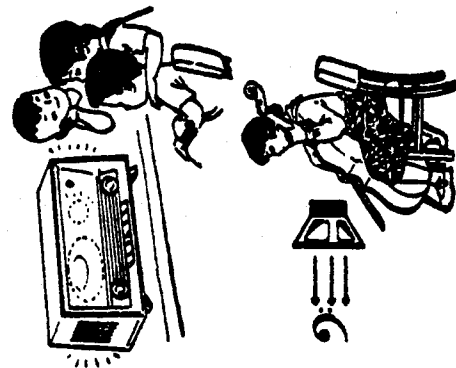


到底怎样选择呢？我们只要向收音机的里面看看，就可以发现：在旋钮转动的时候，可变电容器也跟着它在转动，这个电容器和共振线圈是联结着的，它们组成一套选择

低音，譬如说，低于每秒振动150次的声波就发不出来，听起来就感到声音过于尖锐。在听音乐的时候，乐曲中的鼓声，低音乐器的声音就很微弱，甚至听不见。

为什么收音机里的扬声器越大，声音越好？

耳朵能听到的声音是每秒振动20次到20,000次的声波，振动低于每秒20次和超过20,000次的声音是听不见的。在能听到的范围中，太低沉的声音和太尖锐的声音是十分难听的。在音乐和语言里，声波的振动频率范围约在每秒几十次到几千次之间。最低的低音大约每秒振动60多次，最高的女高音每秒振动1,300多次。各种乐器所能发出的声音频率，一般能低到每秒50次和高到每秒



4,000~5,000次。因此，收音机里的扬声器(俗称喇叭)要能真实地放出所有的语言和音乐中最高和最低的声音，就是一架优良的收音机。

扬声器的大小和放音的质量有很大的关系，尺寸小的扬声器适宜作快速的振动，善于放送高音，但不能放送很低的

低音，譬如说，低于每秒振动150次的声波就发不出来，听起来就感到声音过于尖锐。在听音乐的时候，乐曲中的鼓声，低音乐器的声音就很微弱，甚至听不见。

尺寸大的扬声器适宜于作低速的振动，善于放送低音，所以，要收音机的放音优美，最好用尺寸大一些的喇叭。一般收音机多用口径为130毫米(即5吋)的扬声器，低音不是十分丰满的。有的收音机用165毫米(即6.5吋)的扬声器，低音就比较好一些。有的收音机用口径为200毫米(即8吋)的扬声器，低音就更好了。

为了避免大扬声器不能放送高音的缺点，有些特别好的收音机用几个大小不同的扬声器配合起来，使大扬声器放送低音，小扬声器放送高音，这样就能真实地把音乐和语言的



的声音放送出来。

半导体收音机的体积都比较小，所用的扬声器的尺寸也较小，一般口径为65毫米、55毫米或40毫米，因此听起来声音较尖，

汗”，往往是下雨的预兆。

当然，空气潮湿不是下雨的唯一原因，还得看其他的天

气条件。

来,而是在电路里化成热能消耗掉罢了(声音大时,也是大部分电能变成热能消耗掉,小部分变成声音)。

至于一般的单管、两管或三管的简单晶体管收音机,耗电的多少,跟声音的响度也没有关系。大多数四管以上的晶体管收音机,由于它的电路设计与普通电子管收音机有所不同,所以这类收音机的声音开得响一些,耗电就多一些。

收音机开得响一些耗电多吗?

听收音机的时候,往往会发生这样一个问题:收音机开得响一些,耗电也多一些吗?有人说:这还有什么可争辩的呢?收音机是依靠不断供给它电能才会发出声音来的,声音开得大些,当然要多多消耗掉一些电能。譬如生炉子,火旺一些,煤自然也烧得多一些。

这样的解释听起来好象完全正确,实际上并不全面。我们说:收音机声音的高低跟用电的多少,要看使用什么样的收音机来决定。现在一般的收音机,从类型上来分只有两种,一种是电子管收音机,另一种是半导体晶体管收音机。对普通家庭用的电子管收音机来说,只要你听收音机,那么不管你开得响一些还是轻一些,它用掉的电能总是一样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一般收音机消耗的电能绝大部分是用在燃点电子管的阴极(灯丝),以及供给电子管屏极和帘栅极需要的电能上的。使用收音机时,它们需要的电能都必须维持一定的数值,否则收音机就不能正常工作。你把收音机的声音开得轻一些,实际上一点也没有使它的电能消耗减少,只不过大部分电能没变成声音从喇叭里放出

为什么说我国人造地球卫星上天，标志着 科学技术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红色卫星飞太空，宇宙响彻《东方红》！

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实现了！4月25日新华社关于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新闻公报指出：“卫星运行轨道，距地球最近点四百三十九公里，最远点二千三百八十四公里，轨道平面和地球赤道平面的夹角六十八点五度，绕地球一周一百一十四分钟。卫星重一百七十三公斤，用二〇·〇〇九兆周的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东方红》乐曲响彻宇宙，红色卫星飞寰宇，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丰硕成果！

不到一年时间，我国广大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遵照

伟大导师毛主席关于“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教导，发奋图强，艰苦奋斗，又于1971年3月3日成功地发射了一颗科学实验人造地球卫星，为进一步发展我国科学技术，加强社会主义建设，为人类作出了又一重大的贡献。我国第二颗卫星的重量是二百二十一公斤，卫星的运行轨道，距地球最近点二百六十六公里，最远点一千八百二十六公里，轨道平面与地球

赤道平面的夹角六十九点九度，绕地球一周一百零六分钟，卫星用二〇·〇〇九兆周和一九·九九五兆周的频率，成功地向地球发回了各项科学实验数据。我国又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使我国空间技术又向前跃进了一步。

发射人造卫星，需要有很高的科学技术水平，1970年9

月6日，中国共产党



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公报曾指出：“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标志着科学技术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为什么这样说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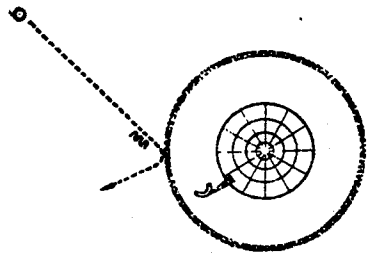
因为发射人造卫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要把人造卫星送上几百公里乃至几万公里的高空，必须要有强大的火箭发动机，以及优良的高能燃料作为推进剂；由于火箭的喷气速度很高，火箭的外壳及发动机的喷口都需用特殊材料制造；为了精确地设计卫星的轨道，必须由许多学科（如天体力学、数学、计算技术等）紧密配合；而要使卫星准确进入预定的轨道，就必须严格控制火箭的运行方向和速度，这需要高精度的自动控制系统以及高精度的测速、定位系统等。举一个例子来说，如果最后一级火箭的速度有千分之一的相对误差，卫星就会偏离预定轨道近百公里，甚至会导致失败。可见真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又如，发射卫星要进行许多十分精确的计算工作，光是轨道的计算，如果用笔算，就要算上几十年，而用先进的计算技术（如电子计算机），很快就可以算好。

因此，要做到这一切，就要有高度发达的冶金工业、电子工业、精密机械工业、化学工业、仪表工业……，以及先进的天文学、气象学、数学等。

在我国第一、第二颗人造卫星研制和发射的过程中，我

国广大工人、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科学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民兵以及有关人员，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以极大的革命热情，遵照毛主席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伟大教导，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充分发挥了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一切立足于国内，一切依靠自己的力量，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制造出一批又一批仪器设备，研究制造的速度比美苏等国都快。从成功地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到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美国花了十二年半，苏联经过了八年，我国仅用了五年半时间。在技术上也超过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在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后的六年中，卫星发射成功率仅达百分之五十四，将近一半失败了。“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我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技术上，达到了安全可靠、准确入轨、及时预报的要求，首次发射一举成功，在第一颗卫星发射成功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国又成功地发射了一颗科学实验人造地球卫星，这充分说明了我国工农业、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胜利。

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送的《东方红》和遥测信号，世界各地都能收听到，其主要原因：一是我国卫星发射无线电波功率相当大；二是由于用20.009兆周的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的缘故。一般电台的广播采用的都是中波，



就是常遇到的自500千周到1500千周这一段频率。中波是靠地面传播的，容易受到障碍而传送不远，同时因为发射天线的长度与频率高低成反比，频率越低天线就要越长，这样电台设备就很庞大，显然在卫星上是不适合的。当无线电波频率大于这个范围，而渐渐升高到达短波段时（一般指

3兆周~30兆周），无线电波损耗就很小，而能够穿过稠密低空大气层，到达电离层（距地约50公里），由于电离层有反射或折射短波的作用，短波被反射或折射回地面，这样电波就在地球表面和电离层之间来回反射而传送到远处。每当夜间由于太阳活动影响减弱，电离层就升高，电波反射能传得更远，这就是为什么使用短波能收到远处电台，并且晚间收音机特别灵敏的原因。那么卫星上采用任意频率的短波是否可以呢？细想一下，卫星在几百公里高空，处于电离层下缘之上，如果采用一般短波，就会受到电离层的反射而返回太空，很难到达地面，这样卫星发送的乐曲和信号，地面上就收不到了。毛主席教导我们：“由于事物范围的极

我国和各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比较

国别	发射日期	重量 (公斤)	运行周期 (分)	近地点 (公里)	远地点 (公里)	倾角 (度)
中国	1970.4.24	173.0	114.0	439.0	2384.0	68.5
苏联	1957.10.4	83.6	96.17	228.5	946.1	65
美国	1958.1.31	8.22	114.80	360.4	2531.4	33.34
法国	1965.11.26	38.0	108.61	526.24	1808.85	34.24
日本	1970.2.11	9.4	144.36	351.0	6142.0	31.18

为什么世界各地都能收听到我国第一颗

人造卫星播送的《东方红》乐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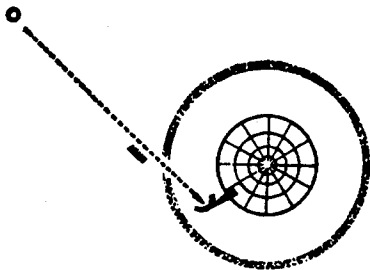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载着红色电波，把这个时代的最强音播送到世界各地，给革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和力量。世界各地都很容易收听到这革命的歌声，例如英国一个乡村小学的小学生也收听到了这支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雄壮的乐曲。这真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胜利的凯歌传四方。

其广大,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特殊性。”人们发现,电离层有反射短波的作用,但也有一些频率的短波,却能穿过电离层。科学工作者用大量不同频率的短波进行科学实验,研究电

离层的性质,发现有一些特殊频率的短波,电离层对它网开一面,颇加照顾,卫星用它来传播通讯所受反射极少,就象光线能穿过窗口照进屋子里一样。这几个频率也就称之为“窗口”频率。20.009兆周正是这种窗口频率中的一个。

有了强大的电源,高频、大功率的管子,先进的电子技术,产生20.009兆周的强有力电波,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就能使嘹亮的《东方红》乐曲和清晰的遥测信号,通行无阻地把东方无产阶级胜利的捷报传遍全球。对比美国第一颗卫星总重只有8公斤左右,而化学能电池要带上1公斤,电台只有几十毫瓦的功率,根本不能收听,简直是个哑巴。苏联第一颗卫星的电台功率也只要一瓦左右。

我国于1971年3月3日成功地发射的一颗科学实验人造地球卫星,在无线电通讯方面又大大跃进了一步。这颗科学实验人造卫星,用了20.009兆周和19.995兆周两个频率来发回信号和进行联络,一个卫星使用两个频率,当然它的结构更要复杂和精密,这充分体现了我国科学技术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遵照毛主席关于“尽量采用先进技术”的教导,除了采用20.009兆周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以外,还不断播送遥测信号,这些遥测信号就是卫星上各种遥测仪器所得到的各种科学数据。我国第二颗人造卫星(科学实验人造地球卫星)又前进了一步,用20.009兆周和19.995兆周发回各种丰富的科学实验数据。遥测信号所含内容越丰富,提供的情况越多,它的结构也就越先进,我国卫星的遥测信号正是如此。

人造卫星为什么要发遥测信号?

卫星在进入轨道之前和进入轨道之后,地面的卫星研究中心,和各观测站都需要了解卫星内部的情况,以及收集由卫星测得的科学数据。这些情况是由卫星内部的专门电台采用专门频率向地面发送的。有时为了保守机密,只有在地面给卫星发出特定的“指令”之后,才往回发送。有一些平常的资料,一般是由公开电台发送的。这些都是遥测信号。

遥测信号大致分两类。一是反映人造卫星运行的姿态,例如飞行速度、旋转速度、自转轴的方向等等。因为卫星的运行姿态会受太阳光的压力和其它天体运动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这些情况可以通过传感器或转换器变成电信号,传送到地面上来,以便控制卫星的正常运行。二是由科学仪器测得宇宙空间的科学资料,如地磁场分布、宇宙线变化、电离层情况等,它们也是由仪器变成电信号,传送到地球上来的。由于信号很多,就要把它们按一定顺序排列起来,进入编码器,编成只有发射者知道的密码,然后靠高频的无线电波送回地面。

人造卫星发射信号的能量是哪里来的？

地面上把各种信号送到很远的地方，需要有强功率的发射设备，和强大的电源。发射功率越大，所需的电源功率也要相应增大，一般来说，就要增加电源的体积和重量。这在地面上关系是不太大的。但是对于人造卫星来说，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又笨又重的电源会给卫星的发射增加困难。

那么卫星上的电台用的是什么样的能量呢？人造卫星发射无线电信号使用的是电池。目前使用在人造卫星上的电池有两种，一种是化学能电池，一种是太阳能电池。有的卫星是采用化学能电池供电的，供电的时间有一定的期限，当电池能量消耗完了，卫星也就不再发送信号了。有的卫星是采用两种电池组联合使用的方法。在卫星外表面上密集地排列着一组光电池，它是由一种半导体制成的，能将太阳的辐射能直接转换成电能。这样多个元件组成的电池组，

发电功率比较大。太阳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但是由于卫星绕地球运行，有时会进入地球的阴影之内，阳光被地球遮挡，这时太阳电池就会立即停止工作，但是卫星上的电台、仪器决不能因此而断电，这时就可采用另一组电池——一种类似镉镍电池的蓄电池来供电，它是可以用光电池反复进行充电的。这样，太阳能电池和蓄电池联合使用，就能不间断地给卫星供电。

什么是三个宇宙速度？

踢向上空的足球，射往高空的炮弹，为什么不能一直飞向高空离开地球？原来地球周围的物体都受到地球引力的作用，跑不出它的引力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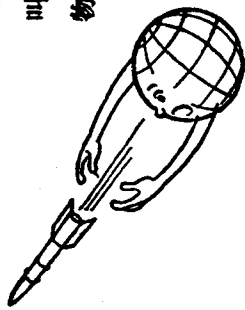
人造卫星为什么能环绕地球运转，而很久不落下来？因为人造卫星发射出去以后，以特别大的速度围绕地球运转，产生一个离心力抵消了地球对它们的引力——向心力的作用。

什么样的速度，才能使人造卫星克服地球的引力，而绕地球作匀速圆周运动呢？根据科学的计算，每秒跑7.9公里，并且以水平方向抛出去，就能使人造卫星环绕地球运转。这个速度叫环绕速度，也叫第一宇宙速度。如果小于这个速度，它就会被地球引力拉回来。



如果以每秒11.2公里的速度飞上天，就可以克服地球的引力，成为围绕太阳运行的人造行星，或者飞向太阳系

的其它星球上去。每秒11.2公里的速度，是物体能够脱离地球的速度，所以叫脱离速度，也叫第二宇宙速度。如果地球上的物体要脱离太阳系，到其它恒星世界去，那么它的发射速度至少要达到每秒16.7公里。这个速度叫第三宇宙速度。



为什么人造卫星的 运行时间一般都有期限？

地球被一层空气包围着，我们就象生活在“空气海洋”中一样。这层空气大约厚 1,000 公里。离地面越远，空气就越稀薄，1,000 公里以外，空气就十分稀薄了。空气对高速行驶的物体阻力很大。比如，我们平时走路不感到有空气阻力，但骑上自行车快速行驶时，就会觉得有风迎面吹来，就是这个道理。人造卫星飞得很快，一秒钟就能飞上七、八

公里，不到三分钟就可以从北京飞到上海。高空大气虽然很稀薄，但对高速行驶的卫星也有一定影响。

人造卫星脱离火箭以后，就在地球引力场内绕地球作椭圆运动。由于大气的阻力，它不可能永远绕地球

运行，它的高度会逐渐下降，到了地球对它的引力大于它绕地球运动所需的向心力时，最后终于下坠并与空气剧烈摩擦而被烧毁，这叫人造卫星的陨落。

人造卫星放得越高，它运行时受到的空气阻力越小。为了使卫星能在空中运行一段较长的时间，就要用威力强大的火箭把它发射得很高，以尽量减少空气阻力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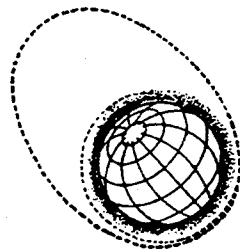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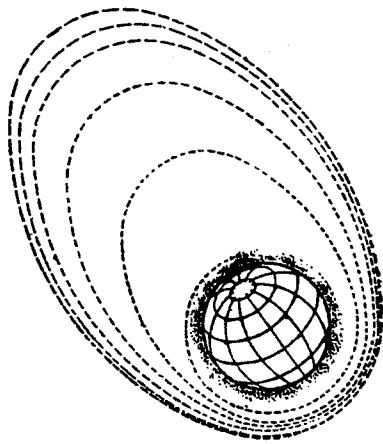
人造卫星的轨道是一个椭圆，它在飞过近地点时空气阻力最大，所以决定卫星在空中存在时间的主要因素是它的近地点高度。

其次，近地点高度相同，远地点高度越大，运行时间也就越长。另外卫星的形状不同，大小

不同，空气阻力就不同，这也是影响卫星在空中运行时间的一个因素。

所以，人造卫星的运行时间，一般都有定期限的。

那么能否使卫星永不陨落呢？革命导师列宁教导我们：“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指出：“在一定条件下，矛盾的东西能够统一起来，又能够互相转化”。如果我们把人造卫星放得足够高，那儿没有空气了，它就可以永远绕着地球运转而不会掉下来。月亮是地球的卫星，它离开地球的平均距离是 384,000 公里。自古至今，不知多少岁月



过去了,月亮还是年复一年地围绕着地球运行。可是,“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并不是说卫星放得越高,在空中运行的时间越长,就越好。比如我们利用卫星的运动来研究地球高层大气结构,那么把卫星放到没有空气的太空中去,又怎么能研究得成呢?所以人造卫星该发射到多少高度,得由它在政治、军事、科学研究等方面的用途来决定。我国1971年3月3日成功地发射的科学实验人造地球卫星,运行轨道的近地点和远地点的高度,比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近地点和远地点的高度要低,就是由于进行多种科学实验的需要来决定的。

为什么人造卫星的 轨道一般都是椭圆形的?

在《什么是三个宇宙速度》一题里已经谈过,物体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以水平方向抛出去,就能够环绕地球运行了,这叫环绕速度(即第一宇宙速度)。但是还没有挣脱地球的引力范围,不能脱离地球。如果我们继续增加物体的速度,那么物体虽然还不能挣脱地球的引力作用,但是运行轨道就不是圆形,而是被拉成较扁的椭圆了。速度越快,椭圆轨道就更扁更长。由于发射人造卫星的速度一般总比环绕速度要大(在每秒8~11.2公里之间),因此卫星飞到地球的另一边,总要远一些,轨道就变成椭圆形的了。当然,最大限度不能超过每秒11.2公里(也就是脱离速度,即第二宇宙速度),否则就会摆脱地球的引力而飞出去,象地球一样围绕太阳运行,成为人造行星了。

必须“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人造卫星的轨道是要根据发射的目的来选择的。有的是比较接近圆形的轨道,有的是椭圆形的轨道。例如,为了军事目的而发射的卫星和通信卫星,在卫星上装上照相机或电视,不能飞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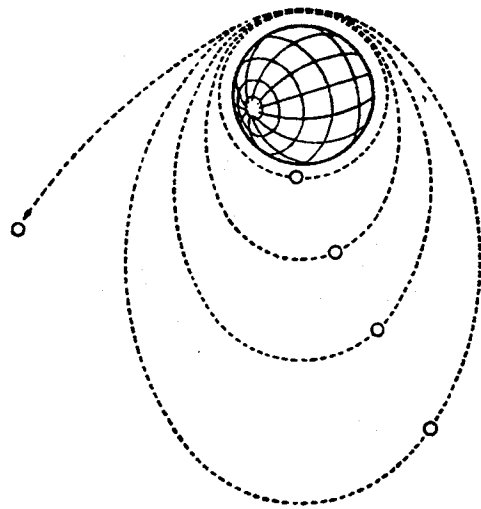
太远,也不能使近点和远点相差太大,所以往往选择高度为300~400公里的比较接近圆形的轨道。

如果是为了科学研究(研究地球不同高度上磁场的强度、大气压力、温度、密度……);为了使探测范围更大些,那么就要求选择扁的轨道。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就装了许多科学仪器,进行科学研究,它的近地点是439公里,远地点是2384公里,所以是一个扁的椭圆轨道。我国1971年3月3日成功地发射的科学实验人造地球卫星,是一颗进行多种科学研究的卫星,它的近地点是266公里,远地点是1826公里。我国发射的两颗人造卫星的轨道都是比较扁的。

为什么我国第二颗卫星的远、近地点同第一颗相比,差得比较多,而运行周期只差8分钟?

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远地点为2384公里,近地点为439公里,每隔114分钟绕地球一周;我国第二颗人造卫星的远地点为1826公里,近地点为266公里,每隔106分钟绕地球一周。可以看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比第二颗要高,远地点高558公里,近地点高173公里,即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远地点是第二颗的1.31倍,近地点是第二颗的1.65倍。但是这两颗卫星的运行周期为什么只相差8分钟(即第一颗运行周期只是第二颗的1.08倍)呢?

毛主席教导我们:“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要正确理解卫星的远、近地点同运行周期的关系,就必须从卫星的运行规律,以及卫星与外界的联系等各方面去看。人造卫星的轨道一般是一个椭圆,地球中心处在这个椭圆轨道的其中一个焦点上。卫星在运行轨道上离地球最远的一点叫远地点,最近的一点叫近地点。这个“远地点”和“近地点”是指从卫星到地球表面的距离而言的。新闻公报刊载的我国第一、二颗人造卫星的远、近地点就是指



卫星的速度不同,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椭圆轨道;如果速度达到每秒11.2公里,就会脱离地球引力范围,成为人造行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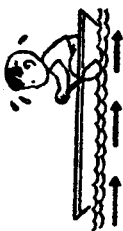
的卫星离地面的高度。事实上，人造卫星轨道的真实大小必须加入地球的平均半径(6371公里)。我国第一颗卫星的远地点为2384公里，近地点为439公里，对地心而言，实际距离分别为8755公里和6810公里。而第二颗卫星离地心分别为8197公里和6637公里。也就是说，第一颗卫星离地心的远地点只是第二颗的1.07倍，离地心的近地点是第二颗的1.03倍。这两个数字与它们的运行周期相差的倍数1.08比较起来，差不了多少。那么这里又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两颗卫星远、近地点的倍数比两颗卫星运行周期的倍数小了一些呢？

根据开普勒第三定律推知人造卫星离地球越远，转动周期也越长，但是转动周期并不与轨道的半长径(椭圆有两个轴，一个长轴，一个短轴。半长径是长轴的一半)成正比的关系，而是与半长径的三分之三次方成正比(由于人造地球卫星的质量远远小于地球质量，因此这个关系是很严格成立的)。所以我国第一、二颗卫星远、近地点的倍数与两个卫星的运行周期之间的倍数还相差一些，并且小一些。人造卫星轨道的半长径，也等于它离地心最远和最近的距离之和的一半。我国第一颗卫星的轨道半长径为7782公里，我国第二颗卫星的轨道半长径为7417公里，可以很方便地算出 $(\frac{7782}{7417})^{3/2}$ 为1.08，这与二者的运行周期的关系是一致的，所以我国第一、二颗人造地球卫星转动周期只相差8分钟是完全符合客观规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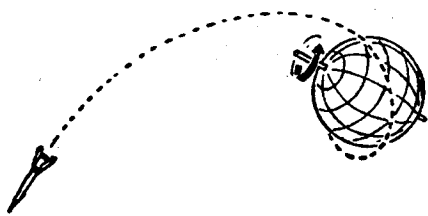
为什么发射人造卫星一般要顺着地球自转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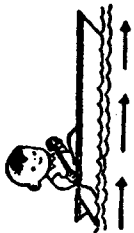
跳远先要跑一段路，跳高也要先跑上一段路。至于赛跑的人，在到达终点以后，总会冲出一段路。这是因为有一种惯性把身体向前推去，要是脚突然停住，准会摔倒。跳远和跳高，也是利用了这一惯性，以便比静立着跳得更远、更高。

我们有一句话叫做“逆水行舟”，表示事情不容易，要用力量去克服；还有一句话，叫做“顺水推舟”，意思和前面一句相反。舟是一样的，一个逆水，一个顺水，人们所花的力量却不同了。



发射人造卫星之所以要顺着地球自转的方向，道理正跟跳远、跳高和顺水行舟一样，就是要借助地球自转的速度。





地球由西向东自转，这是大家知道的，可是究竟转得多快，又有多少力可以借呢？地球自转的线速度

并不是全球各点都是一样的，越近南北极，线速度越慢；越近赤道，线速度越快，这就跟唱片在电唱机上转动一样，同样转一周，外圈跑的路长，里圈跑的路短。在南北极的中心点上，线速度几乎等于0，可是在赤道上，线速度竟快到每秒465米。所以只要不是在两极的中心点上，在地球各处，都有不同大小的、地球自转的线速度可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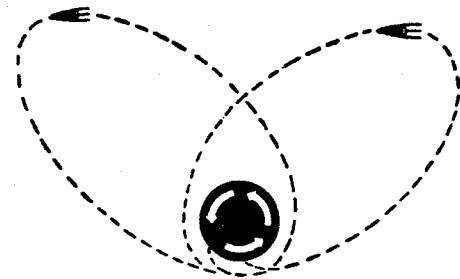
发射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船，当然首先要依靠火箭本身的推力，使它们获得足够大的速度，可是如果火箭在赤道上发射，那么因为有每秒465米速度可借，火箭的推力略为小一点，问题也还不大。纬度越高，能借的地球自转速度就越小。

所以，发射人造卫星，一般都要借用地球自转的速度。当然，如果发射火箭的推力足够大了，能使卫星获得的速度不小于第一宇宙速度，那时就不一定要借用地球自转速度了，人们尽可以按照需要向任何一个方向发射。

为什么人造卫星能按预定的轨道运行？

人造卫星不象飞机那样，它本身没有发动机，没有驾驶员，也不象飞机那样可以在任何时候操纵，因此也不能使它升降、转弯、飞快或飞慢。当火箭把卫星送上高空，火箭燃料用完，就跟卫星分离，这时卫星由于惯性和地心引力作用，按一定轨道继续运行。

怎样使人造卫星按预定的轨道运行呢？关键是要掌握好它和火箭脱离即开始进入轨道那一瞬时的速度和方向。一般进入轨道的速度应在每



秒8至11公里之间。在这个范围内，速度越小，轨道就越接近圆形，速度越大轨道就越长越扁。速度的大小，主要决定于运载火箭的推力和级数，推力越大，级数越多，速度也就越大。卫星进入轨道的方向，就是火箭与卫星脱离时的飞行方向，这方向是可以由地面通过无线电来控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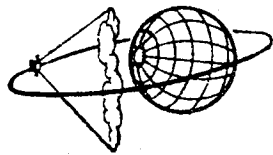
这样，就完全有可能使人造地球卫星按预定的轨道运行了。

要使卫星在预定的轨道上运行，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从火箭发射到进入预定轨道，要求都很严格。例如，要使卫星在高度为250公里的轨道中运行，如果要求高度误差不得超过10公里，那么卫星进入轨道时的速度误差就要求小于万分之二，角度误差要求小于2.3度（一个圆周为360度）。美国就曾在这方面屡遭失败。日本在发射卫星时也遭到多次失败，它的第一颗卫星发射了多次才勉强送上去，而这颗卫星控制系统中很重要的部件（陀螺仪）还是美国货，而且它的轨道与预定轨道相差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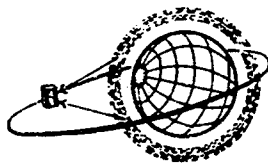
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和第二颗人造卫星（科学实验人造地球卫星），都一举发射成功，非常准确地进入预定轨道。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充分显示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巨大威力。

人造卫星能进行哪些科学研究？

人造卫星的发射，为更好地进行多种科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如利用人造卫星进行天文研究有很大的意义；利用人造卫星还可以研究太阳的短波辐射（如紫外线、X射线）和微粒辐射（即所谓“太阳风”）、地磁的变化。还可以精确地测量地球的形状，进行大地测量，测定天文常数以及确定海洋上航行的船只的精确位置等等。这些都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实际意义。例如，可以利用人造卫星来进行无线电通信。用人造卫星作为一个通信的中继站（转送站），无线电波通过卫星中继站放大后，再向地球发射。这样就可以保证无线电短波通信畅通无阻。如果在地球高空发射几个专门转播电视用的卫星（如同步卫星、准同步卫星等），就可以把北京的电视转播到全世界，意义十分重大。这种专门用于通信的卫星称为“通信卫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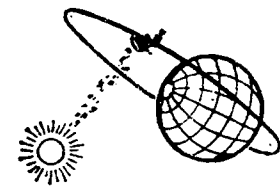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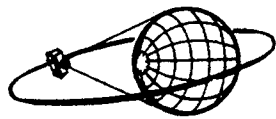


又如，用人造卫星进行气象研究，也有很重大的意义。如果在人造卫星上安装一些特殊仪器，就可以获得高空大气的温度、湿度、压力等资料，在卫星上装上电视照相机，就可以拍摄大面积云层的照片（这是地面气象站所无法得到的），这种资料对于天气预报很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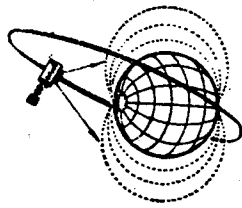
价值。这种专门用作气象研究的卫星称为“气象卫星”。

此外，可以用人造卫星进行高空大气物理的研究。利用人造卫星可以测量地球高空大气的密度。还可以研究外层大气（几百公里以上的高空）的情况。利用人造卫星，人们已经发现了地球周围环绕着三条辐射带，它们是由地球磁场捕获宇宙空间中的带电粒子所形成。辐射带的研究对于载人宇宙飞船意义特别重大。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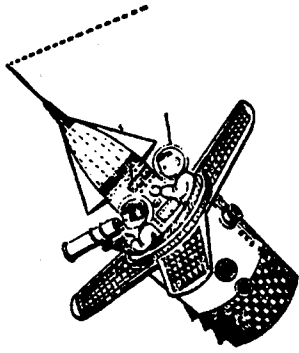
用人造卫星还可以进行电离层的研究，发现电离层的变化规律，这对军事上、科学上都很有意义。

利用人造卫星进行各种科学研究的途径，将是十分广阔的，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可以应用，如物理学、化学、力学、数学、天文学、气象学、地球物理学、电子学、医学、生物学等等许多学科中都有大量的重要课题，可以利用人造卫星来进行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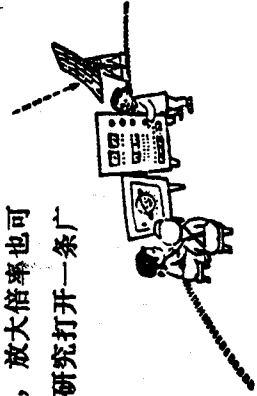


测到；大气的折光及色散等作
用会歪曲天体的位置、形状和
颜色；大气层还会吸收大部分
红外线和紫外线的光谱，使得
地面上无法研究到；一定波段
的无线电波不能穿透大气层，
使得地面的射电望远镜的观测
范围受到了限制；而气候的变
化，如下雨、阴天等，也使地面



的天文台无法进行观测等等。所以，天文工作者早就渴望着把天文望远镜搬到人造卫星上，在大气层外建造天文台。到那时候，我们一定可以看到更多天体的真实面目。那时，星星不再会调皮地闪烁了，太阳光也不再会发生散射现象，观测起来十分方便，随时都可以观测太阳的日冕、日珥等现象，也可以更全面地研究天体的光谱。更重要的，人造空间站，在重力很小或完全没有重力的情况下，根本用不着离心重量大会引起望远镜本身的变形，无论光学望远镜或射电望远镜都可以造得很大，放大倍率也可以不断地增大，为天文研究打开一条广

阔的道路，使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大大前进一步。



为什么能用人造卫星进行天文研究？

我们所居住的地球有一个厚厚的“盔甲”，这就是厚达一千公里的大气层（但稠密的大气层仅有几十公里左右），由于它的保护，人类才避免了宇宙空间飞来的流星、一些有害的射线和粒子的危害。它还保持着地球表面的温度。因此，这个大气层是十分有用的。

但是，“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也正是这个大气层给我们增添了不少麻烦，使我们对宇宙空间各种现象的了解受到了许多限制。例如，在天文学研究方面，大气的扰动会引起星光的闪烁（即俗话说说的星星眨眼睛），使得天文望远镜中星象模糊不清，也影响了望远镜的放大倍率的增加（一般放大倍率不能超过一千倍），许多遥远、微弱的天体也就无法观

能使我们比较全面地掌握重力测量资料，了解各地的密度分布，以便用来研究地球的形状。

我们还可以用人造地球卫星代替月球，根据人造卫星的不规则运动来研究地球的形状。因为人造卫星的质量较小，绕地球运转的周期也短，轨道的变化快而且显著，而且人造卫星离地球又比较近，这些对于观测都很有利，因而求出地球的扁率也较精确。

为什么人造卫星能测量地球的形状和大小？

地球在赤道处的半径为 6378.24 公里，地球的极半径为 6356.86 公里。两者相比，只差 21.38 公里，它的扁率很小。因此，地球是一个很接近圆球的椭球体。这个结果，是人们通过大地测量、重力测量、天文测量等几个途径得出来的。但是这些方法都有一定的条件限制，还不能做到十分精确。

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使得人类有可能综合利用大地、重力和天文测量的结果，更精确地测定地球的形状和大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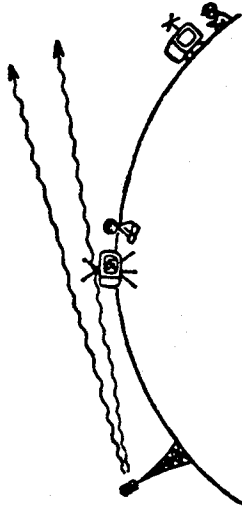
例如，在大地测量中可用人造卫星代替月球作为长距离测量的连接点，那么测量的精确度就可以大大提高。这是因为人造卫星的体积很小，可见标志小，并且离地球较近，所以容易测量准确。

又如，可以在人造卫星上安装仪器来进行重力测量，确定地球各地的密度分布情况。因为人造卫星不仅飞越大陆，而且跨过海洋，它的运行轨道几乎遍及整个地球，因此，

为什么人造卫星可以转播远地的电视?

一架普通收音机,除了能收听本地电台的广播,还可以收到一些远地电台的广播。然而,电视机一般只能接收本地电视台的节目,稍远一点,例如一二百公里以外的电视台,播送出来的节目就接收不到了。如果要使电视广播能被更远的地方收到,就要设置中继转播站来转播。

那是因为在地球大气的上层,有一个“电离层”,里面含有许多带电颗粒。它能够反射短波波段的无线电波,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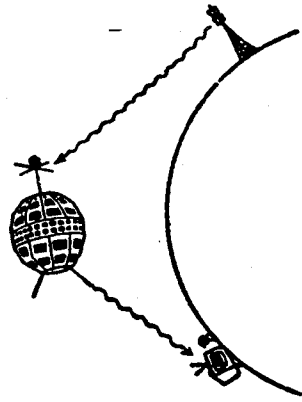


以普通收音机可以收听到远地电台的广播。而电视广播发出的电波是超短波,波长通常只有几米。这样短的无线电波,不能被电离层反射,只会穿过电离层或者被电离层吸收掉,因此,它只能直线式地传播。同时,又由于地球的弧形表面会把这种电波遮断,因而远地的电视节目就无法收到了。

当然,我们也可以采取加高电视发射台天线的方法,来扩大播送的距离,但是即使使用几百米高的天线,传播范围也只有100多公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设置一些中继站,在中继站中装置一套电视收发设备,一方面接收电视台发来的电视,另一方面转发出去,一站一站地把电视节目传到远方去。

利用特制的人造地球卫星作电视转播,这种卫星叫做通信卫星。这种通信卫星可以发射到离地面几百到几万公里的高空。人们把电视信号通信发射出去,穿过电离层,到达卫星上。卫星上设有电视转播台,它把地面电视台的广播信

号接收下来,加以放大,然后再向地面发射回来。利用通信卫星转播电视信号,可以不受距离的限制。凡是面对卫星的地面,都可以收到它所



转播的电视节目。

例如所谓“24小时卫星”，就是把一颗卫星放到地球赤道上空约4万公里处，以地球自转相同的速度自西向东转动，那么从地面上看起来，它永远悬挂在天空中一个固定的位置。如果发射三个这样的卫星，彼此角距120度，那末用它们来转播电视信号，并彼此转播所收到的电视信号的话，转播的范围几乎可遍及全球了。

为什么人造卫星可以转播广播，
传送电报、电话？

和人造卫星可以转播电视一样，人造卫星还可以转播广播，传送电报、电话。

电话、电报、广播都是先将声音变成电信号再进行传送的。如果利用导线来传送，那么一根导线只容许甲乙两地通话，如果载送这个反映声音的电信号(常叫音频讯号)的工具，不是电线而是无线电波的话，就要用高频率的无线电波，因为只有这样才不使声音失真。每一个音频信号都有一定频率范围(叫频带)。如果能使无线电波载送较多的音频信号，并且使用的频率又较高，这样一个无线电台所能发挥的作用就大了，通常我们把这个任务交给微波来完成。它的频率高达几千兆周，而波长只有几毫米到十几厘米。用了微波来通信，就可以用一个电台同时通几百路、几千路电话，甚至更多。但是微波是直线传播的，在地面上就相应地要建造许许多多中继站，象接力赛跑一样把它送到远处，显然卫星就给微波的传送带来了不少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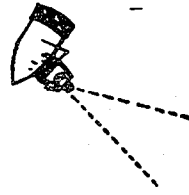
处。因为微波可以直线传播，而且能顺利地通过电离层，所以只要将带有许多路信号的微波向卫星发射，让它直接反射或者接收后加以放大再发射回来到达地球。这样就可以传播许多路电话、电报、广播了。

为什么人造卫星 可以成为重要的军事工具？

地面无线电短波通信是靠高空电离层的反射来实现的。但是，人们逐渐发现，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如太阳活动剧烈的时候，电离层会受到突然“骚扰”，这就使得短波无线电信号立即衰弱甚至完全中断，其时间短则几分钟，长则可达一小时左右。

这种通信中断现象在军事上影响很大。例如：作战一方如果利用这种机会进行突然袭击，另一方的反击行动就

会由于通信中断而得不到很紧密的组织和有机的配合，遭到损失。用什么措施来预防短波通信中断现象的发生呢？利用卫星作通信工具就是有效的措施之一。人造卫星可以作为通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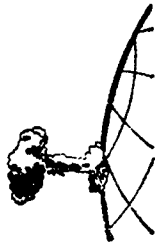
中继站，来转播无线电波，所以用人造卫星建立起来的通信网，即使在战时，也可以不受电离层的干扰而畅通无阻。

同时，如果在卫星上装上特殊的照相机和电视机，它可以仔细地拍摄地形，侦察军事基地，并将这些地方的位置精确测量出来，然后再把资料用无线电波传送回地面。

如果在卫星上附设一些仪器，如红外线传感器、X射线侦察器等，就可以用来辨别导弹的发射，作为空中警戒站。也可用来观察高空的核爆炸情况。另外，在卫星上也可以装主动武器，如导弹核武器等。

毛主席教导我们：“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人造卫星在军事上虽然有广泛的用途，但决定战争的因素是人不是物。用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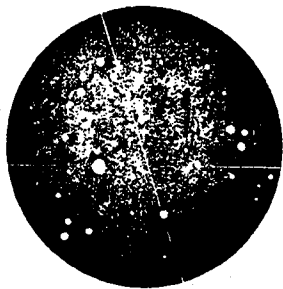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如果社会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胆敢发动侵略战争，我们一定把他们彻底埋葬！



为什么天文台要把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轨迹拍摄出断口？

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毛主席提出的“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伟大号召实现了！在接着的几天里，《人民日报》及全国各地报纸，都连续预报了全国各地及全世界

各地可以看到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时刻表。人们一定要问，报上所公布的数字和时刻表是怎样知道的？当然，这些数字都是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理论设计轨道数据，可是当经过火箭发射以后，实际上人造卫星飞行的轨道是否还和理论设计的轨道一致呢？也就是说怎样来检验我们的人造卫星是否按照预定的轨道在飞行呢？



这就需要对人造卫星进行精确的定位观测。这种观测有无线电方法和光学方法两种。光学方法就是通过望远镜对人造卫星进行拍照，记录某一瞬间人造卫星相对于星空的位置。恒星在天空的位置是以赤经、赤纬表示的。这样每一次观测可以得到三个量，即时间、赤经、赤纬。原则上对人造卫星只要进行三次观测就可以决定它飞行的轨道了。

因为人造卫星在星空中是运动的，所以拍照时恒星拍成一个个点，而人造卫星拍成一条线。为了记录相对应的点，在照相机前面上一个特殊的快门，快门忽开忽闭，使底片断续曝光，于是人造卫星运行的轨迹就拍出一断一断的。快门由精密的计时仪控制，这样对应于断口的时间我们就可以在计时仪上读出来。

好了！就在这张底片上，我们既拍到了恒星，又拍到了人造卫星运动的轨迹，而对应于断口的时间也可以得到。这样，上面讲的三个量：时间、赤经、赤纬我们完全具备，就可以精确地计算出人造卫星飞行的轨道。

精确地测定人造卫星的轨道，不只是用来检验人造卫星是否按预定轨道飞行和进行人造卫星观测的预报。更重要的，这是很多科学工作所必要的一步。比如，为了利用人造卫星来测定地球大小，测定地球形状，测定地球高层大气的密度，测定地面上某一点的位置等等，就要有精确的轨道数据。可见天文台把人造卫星运动的轨迹拍出断口，是非常有道理的。

这些条件,只有在日落后和日出前一段时间里才具备。白天,卫星飞过我们上空时,它虽然能被太阳照到,但天空太亮,我们就看不到,这正象我们在白天看不到天空中的星星一样。

深夜,卫星飞过我们上空时,太阳光被地球挡住,照不到卫星,当然我们也无法看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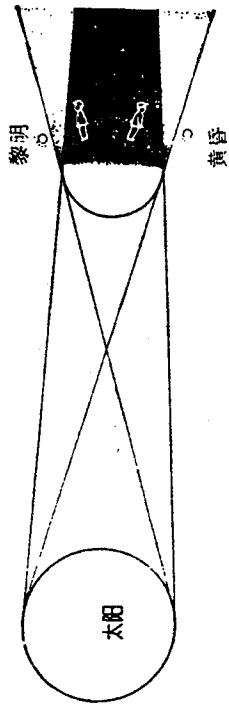
只有在日落后或日出前一段时间,天空的背景是黑暗的,阳光能照到卫星上,如果天空晴朗,我们就能看到。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以上这些都是外因,能否看到卫星,还必须决定于人造卫星的大小。卫星的面积必须足够大,并且反射性能要好。而有的卫星体积很小,直径只有几十厘米,在几百公里高空,我们用肉眼是根本看不到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体积很大,重达173公斤,看上去是比较亮的(处在近地点时,大约相当于4等星),使用光力较强的日照相机也可以对它拍照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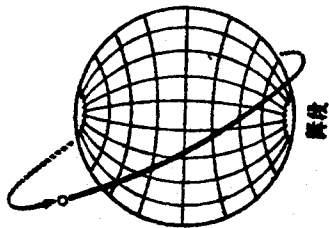
为什么一般只能在黎明和黄昏看到人造卫星?

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祖国大地喜气洋洋,全国人民怀着激动的心情,人人争看红色“小月亮”。我们都记得,大家都是日落后一段时间里看到了我国的人造卫星(当然,日出前一段时间里也可以看到)。这是什么原因呢?

人造卫星本身是不发光的,象月亮一样,只能反射太阳光。因此要看到人造卫星,必须具备几个条件。卫星要飞经观测者所在地点的上空,这是首要的条件。但是,只具备了这一点,还不能保证见到卫星,观测地点的天空必须比较暗,天太亮了,卫星也是看不见的。另外,卫星必须受到太阳光的照射。



时,飞行方向由西南向东北,例如,先经过昆明、重庆上空,再经过西安、北京,最后从东北上空飞离我国;当卫星处在降段时,它从西北向东南飞行,例如,经过北京、天津、青岛,飞过上海而离开我国。自然,各地每次观测到的卫星飞行方向是不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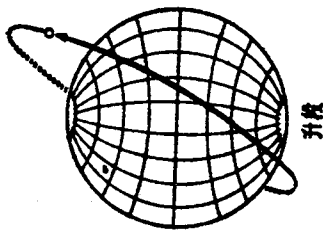


为什么在不同时间里,
人造卫星是从不同方向飞来的?

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我们有时看到它从西北

向东南飞过,而有时它又从西南向东北飞过。报纸上刊登人造卫星观测的预报时,各地看到卫星的飞行方向也不同。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卫星在围绕地球运行时,由南半球穿过赤道飞往北半球,这一段轨道,我们称为“升段”;然后又从北半球穿过赤



道飞往南半球,这一段轨道,我们称为“降段”……卫星就是这样连续不断地绕地球运行的。我国第一颗卫星绕地球一周需要 114 分钟(也就是说卫星运行周期是 114 分钟)。由于地球每天自转一周,因此我国每天总有两次最接近卫星轨道,一次在升段,一次在降段。我国第一颗卫星处在升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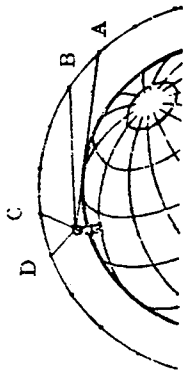
为什么人造卫星在空中 飞行速度有快有慢？

在观测人造卫星的过程中，人们发现卫星刚从地平线不远的地方出现时，它运行得比较慢。以后就越来越快，在头顶附近跑得最快了，然后又逐渐慢下去，好象它要给我们多欣赏一会似的，最后才消失在地平线附近。

这是人的错觉，还是卫星飞行本来如此的？

一列火车在原野上奔驰，从远处看来，它移动得并不怎么快。然而当你站在铁路、公路交叉口的拦道木边，火车就到你眼前呼啸而过，速度极快。这就表明，运行着的同一物体，离我们越近，看起来运动得越快。同样，虽然卫星在相同的时间内移动的距离相同（ $AB=CD$ ），但由于卫星在地平线附近时，离开观察者比在天顶时来得远，因此人们就感到卫星在地平线附近移动的角度，要比在天顶附近移动的角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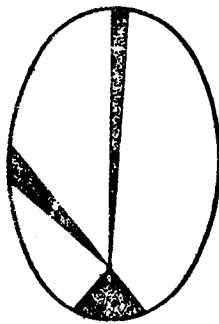
来得小。也就是说，卫星越近天顶，我们会觉得它跑得越快。一架飞机从地平线那边向天顶飞来，我们也会感



到它的速度象是逐渐快起来的，道理也完全一样。

这是人造卫星在空中的飞行速度有快有慢的一种现象。另外，同一颗卫星，在不同日期里进行观测时，我们会发现它在空中的飞行速度是不同的，这是卫星处在近地点和远地点的不同所引起的。我们知道，人造卫星在空中运行轨道的形状是一个椭圆，因此它离开地球有时近，有时远。离地球最近的一点叫近地点，最远的一点叫远地点。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具有内部规律的”。人造卫星也有自己运动的客观规律性，这就是卫星和地球中心的联



结线在同样的时间内扫过的面积相等。这样，卫星离开地球越近就运动得越快，反之，运动得越慢。经计算，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刚发射时，在

近地点的速度约为每秒8.1公里，远地点的速度约为每秒6.3公里。卫星轨道在空间的位置又是在不断移动，因此当卫星处在近地点附近时，我们观测起来就觉得它移动得比较快，而在另一次观测时，由于卫星处在远地点附近，我们观测起来就觉得它移动得比较慢。当然，观测不同的卫星时，因为它们离开地球的高度不同，本身的运动速度也不相同，因此运行速度的快慢就更有所不同了。

身也已具有第一宇宙速度，因此它也跟在卫星后面绕地球旋转，实际上也成了一颗“卫星”，不过一般都没有携带科学仪器。运载火箭同样会反射太阳光，于是我们就看到它跟在卫星后面跑。

卫星自火箭舱内射出时又获得了一定的加速，所以卫星速度一般总要比火箭来得快。因为在卫星射出获得加速度的同时，反作用使火箭获得一个相反方向的加速（负加速度）。而火箭通常要比卫星体积大，形状又不规则，所受空气阻力也大。这样卫星和火箭两者之间距离就越拉越远。所以我们只能在卫星发射后不长一段时间内，可以看到末级火箭跟在卫星后面一块儿跑的这一现象。时间一久，就不能同时看到两个亮点，如果不作专门预报，火箭也就难以找到了。一般来说，火箭在空中存在的时间要比卫星来得短，陨落得比卫星来得早。

卫星自火箭舱内弹出时给火箭以反作用力，就有可能使火箭翻起跟斗来。火箭形状一般是不规则的，它的翻滚使得反射太阳光的亮度随时有变化，我们看起来就觉得它有点一闪一闪的了。

为什么有时能看到人造卫星 后面有一个亮点跟着？

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全国、全世界革命人民都欢欣鼓舞，争看我们的红色卫星。1970年4月29日，天气晴朗，预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将飞经北京、上海等地上空。夜幕刚降临大地，人们就三五成群地聚集在广场上、田野里，仰望等待……不知谁先喊了一声“来了！”大家不约而同地朝卫星飞来的方向看去，人群激动起来。随着红色卫星飞越太空，“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响彻整个大地。

事后，人们久久谈论着观测时的欢腾景象。有人说：“我看到卫星后面还有一个亮点跟着。”有人看得更仔细，发现后面那个亮点还会一闪一闪呢。

的确，在人造卫星发射后的一段时间里，往往可以发现后面还有一个亮点，那就是发送卫星上天的末级运载火箭。

我们知道卫星是靠多级火箭发射上天的。各级火箭逐渐把卫星加速，并送到预定的高度。此时，末级火箭连同卫星已具有第一宇宙速度，火箭把卫星由舱内自动弹出，人造卫星便发射成功，开始绕地球运转。由于末级运载火箭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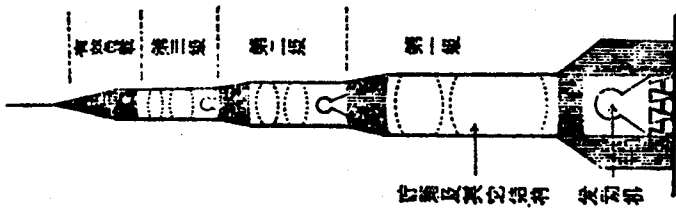
发射卫星和飞船为什么都要用多级火箭？

环绕地球飞行的人造卫星和飞船，都是用火箭把它们带到天空中去的。

怎样才能使卫星和飞船达到需要的飞行速度呢？

火箭是靠往后喷出的气体产生的反作用力前进的。气体喷出得愈快，火箭的前进速度也就愈快。要达到很高的飞行速度，除了要求有很高的喷气速度，还需要携带大量的燃料。如果喷气速度是每秒4,000米，要获得每秒11.2公里里的脱离速度，那么，火箭里要装等于它本身重15倍的燃料。怎样造出这样轻而又结实的火箭呢？

妥善的办法是使火箭在飞行中，随着燃料的消耗，把空余下来的舱壳逐渐丢掉，这样就可以减轻在继续飞行途中的重量，大大提高飞行速度。这就是采用多级火箭的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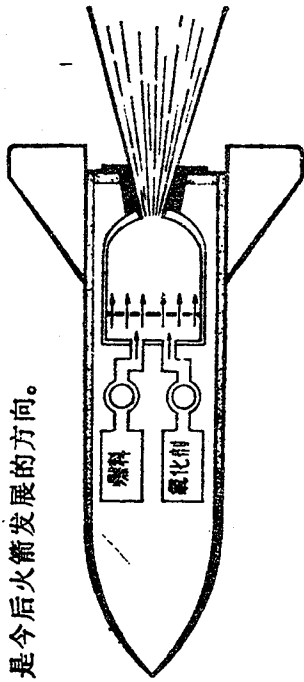
现在发射的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船，就是用多级火箭将它们带到空中去的。多级火箭是把两个以上的火箭，头接尾、尾接头地衔接在一起。当最末尾那级火箭燃料用完以后，它就会自动地掉下来，接着第二级火箭立即发动；第二级火箭燃料用完也自动地掉下来，接着第三级火箭发动起来……这样就会使装在最前一级火箭上的卫星达到每秒7.9公里以上的速度，环绕地球飞行或飞出地球去。

“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发射卫星采用多级火箭，就是为了促进事物从量变到质变的变化，逐渐地加速度，最后取得第一宇宙速度，达到发射的成功。

体燃料又有了新的的发展,可以逐步和液体燃料比美了。

除了燃料外,火箭还得带助燃物质。因为发射卫星和飞船的火箭,要飞到空气十分稀薄的高空,不可能象在地面上那样有氧气助燃,也不可能带一般所用的氧气瓶,因为太笨重。因此火箭上的助燃物质通常是采用经过压缩的氧气等,它的温度将近摄氏零下二百度。在这样低温下,许多材料都变得很脆,平时很坚固的钢铁,这时就得很容易破裂,根本经受不住火箭起飞时的震动,所以助燃物质的贮存和携带还是一个不太容易的事哩!

关于火箭的燃料问题,读者可能要问:原子能的能量不是很大吗?为什么不用来作为火箭的燃料呢?这个发问是很有道理的。用原子能作燃料的“原子火箭”确实是令人向往的。原子能有许多优点,如体积小、能量大,它比相同质量的化学燃料的能量要大几千万倍。但是,它也有难以控制的和防护的一面。因此,目前原子火箭仅处于研究阶段,尚有许多技术问题有待今后解决。但毫无疑问,原子火箭将是今后火箭发展的方向。



发射人造卫星的火箭用什么样的燃料?

我们做饭、烧菜,要用木柴、煤等来做燃料,当然发射人造卫星的火箭是不可能用普通燃料的。因为火箭必须具有很高的速度,它要求燃料体积小、重量轻,但发出的热量却要大,这样才能减轻火箭的重量,并产生很大的推力。同时,它还要求燃料具备容易控制、作用时间较长等条件。

那么,什么样的燃料才能满足这些要求呢?

采用固体燃料能满足这个要求,如无烟火药等,因为它的燃烧很剧烈,能产生很大的推力。但固体燃料有不少缺点,主要是作用时间短,推力也不易控制。而液体燃料比固体的火药要在这方面优越得多。因为液体燃料,如煤油、酒精、液氧、液氢等物质燃烧时,所放出的能量较大,推力也就大。并且,它的燃烧时间可长达几分钟或几十分钟,而且比较容易控制。所以,目前发射人造卫星的火箭大多数都采用高能液体燃料,如液氧和煤油,四氧化二氮和偏二甲肼(jīng 音井)等组合起来使用。

“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由于新型固体燃料的出现,固

为什么第二、三级火箭不需要定向舵？

一般的飞机尾部都有舵，用来稳定前进方向或者改变方向。炸弹的尾部也有定向舵使它保持前进方向，不翻跟斗。可是现代发射卫星用的火箭，除第一级外，后面各级火箭大多没有定向舵。为什么呢？“一个大的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包含着许多的矛盾。”在人造卫星的发射过程中，矛盾发展的状态也是各不相同的。当第一级火箭发动时，还在大气层里，需要用定向舵；可是当第一级火箭把整个火箭连同卫星一起带到离地面几十公里以上之后，第二、三级火箭才先后发动，使运动着的卫星增加前进的速度。在这么高的上空，空气已经十分稀薄，定向舵就不能起定向的作用了。相反，第一级火箭刚发射时，必须穿过大气层最浓密的底层部分，如果第二、三级火箭有定向舵，就必然加大了大气对火箭和卫星总体的阻力，第二、三级火箭的定向舵反而成了不必要的负担。因此只有第一级火箭有不大的定向舵外，后面各级火箭都不用定向舵。

怎样控制火箭的飞行方向？

在高空气极稀薄的条件下，用上面讲过的定向舵是

不顶事的。那么又怎样控制火箭的飞行方向呢？

开始有人这样设计，把舵安置在火箭的喷气口的尾部。当舵片转到与火箭前进方向成一个角度时，由于从喷气口高速喷出的燃料有一部分改变了方向，不与火箭前进的方向成一条直线，火箭就会转向。这样的舵最少要有两个，分别控制不同的方向。这种方案虽然解决了控制火箭的飞行方向，但有严重缺点，就是不管火箭需不需要转向，从火箭内部高速喷出的燃料一直都碰到舵片上，以致大大损失了火箭前进的能量。这种方案还要求舵片比外壳更能耐高温。

用什么方法既能控制火箭的飞行方向，又能克服上面方案的缺点呢？有人提出新的



方案,把发动机或者喷气口设计成可以绕轴转动的。控制火箭飞行方向的原理都是改变喷气方向。发动机或者喷气口只需转很小的角度,就可以使火箭飞行方向改变。这种方案推力损失很小,克服了在喷气口后部加舵片损失火箭能量的缺点。

现代的火箭实际上往往不只一个喷口。例如,底部中央有一个主喷气口是固定不转动的,在主喷气口的周围有几个辅助喷气口,辅助喷气口可以转动,改变喷气方向,控制火箭飞行方向。

在火箭飞行中,定基准方向是个重要问题。假如定不准基准方向,就不知道卫星是否偏离预定的飞行路线,也就不可能把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在地面上,定基准方向比较容易。例如,用铅垂线可以定出与地平面垂直的方向。可是在发射卫星过程中,火箭发动时是“超重”状态,火箭停止发动时是“失重”状态,用铅垂线定垂直于地平面的方向就行不通。

那么发射卫星时又怎样定出基准方向呢?通常采用的是陀螺仪。子弹从有复线的枪膛打出来,一面前进一面高速旋转,它的前进方向十分稳定,子弹不会打跟斗。高速旋转的陀螺在摩擦力很小的情况下,它的旋转轴线方向十分稳定。我们把陀螺安置在“常平架”上,把陀螺转起来,不管火箭在空中指向何方,它的旋转轴始终指着一个固定的方向。因此用陀螺仪作为火箭基准方向,在火箭内装上陀

螺仪,火箭飞行方向稍稍有了偏离,由于陀螺仪旋转轴不变,就可以通过机械或光把方向调整到所需要的方向上来。目前,除了用机械的陀螺仪,还有以激光等做的陀螺仪。

用在人造卫星上的陀螺仪和电子仪器等部件的制造是很复杂、很困难的。目前有些帝国主义国家虽然也发射了卫星,但他们却不能自己制造陀螺仪,而要和其他国家进口。

我国发射的人造卫星,从设计到制造,遵照毛主席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伟大教导,一切立足于国内,一切依靠自己的力量,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制造出一批又一批仪器设备。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志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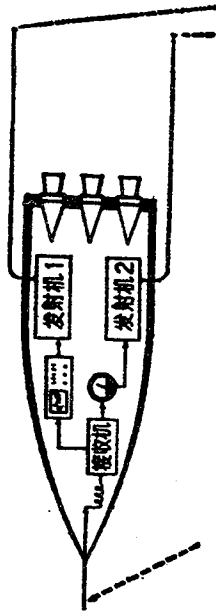
为什么“遥控遥测”信号

能控制火箭和卫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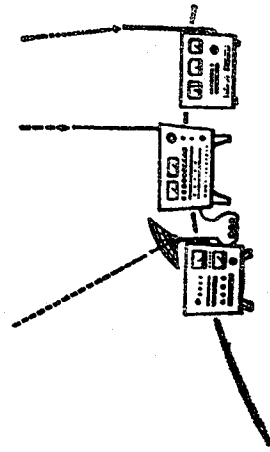
“遥控遥测”并非什么新名词,早在我国古代就有借“烽火”、“举旗”、“鸣炮”等方式来帮助了解和指控远处的动向。当然这都是比较简单而又大部分靠人力完成的。现在,对火箭和人造卫星的“遥控遥测”,采用了无线电波,绝大部分都是自动完成。

从图中可以看出,卫星里的发射机 1 是连续工作的,用来发射信号供地面上跟踪测定轨道用。卫星里的发射机 2 是根据地面遥控命令工作的,只在接到地面发出的命令后才发射信号,功率一般较大,用作主遥测信号的发射。地面上发射的信号,经由接收天线被遥控接收机接收,卫星在接到信号后就能控制发射机 2 的工作,控制科学仪器把贮存信号送去编码,也能控制卫星的运行状况,对卫星轨道进行修正。

下面我们举两个例子来说明遥控遥测的基本过程。例



一: 卫星在一圈运行后,测得许多科学数据,通常并不发送下来,而是记存在卫星之中,当卫星飞经地面某观测站上空,地面对它发送了一个特定频率的信号,由卫星上的遥控接收机接收后,转化为一定的动作,一方面使发射机 2 工作,一方面把科学仪器记录的存贮器打开,当地面上遥控信号由发射机 2,用无线电波送到地面上来,当地面上遥控信号中止后,卫星对地面发送信号的过程也结束。例二: 卫星的高度、飞速、旋转速度等运动姿态,一般由副遥测即发射机 1 送至地面,当地面观测站发现这些数值由于某些原因发生偏离而需纠正时,这时也由地面发出无线电波,由卫星上的遥控接收机接收后,操作相应设备纠正卫星运行姿态。



那里的大气密度还没有地面的千分之一。当卫星进入轨道时，速度达到每秒7.9公里以上。可是由于高度更高，大气更加稀薄了。所以，在人造卫星发射过程中，虽然由于空气摩擦而产生的温度相当高，但比流星冲进大气层时的温度要低得多，所以不会被烧掉。但尽管如此，还是要用耐高温的合金来做火箭的外壳。为了减少人造卫星与大气层的摩擦，还采取了下面措施：

1. 卫星和火箭的联结总体的外壳，要造得尽量光滑，以减少大气的阻力。
2. 与前进方向垂直的火箭横截面越大，受到的阻力就越大，因此火箭要做成细长的。
3. 发射卫星时，为了尽快脱离最浓密的低层大气，一般采用垂直于地面，或基本垂直于地面向上发射的方法。

人造卫星发射穿过大气层时不使其烧掉用的是这些办法，那么宇宙飞船返回地球穿过大气层时用什么方法不让它烧掉呢？一般都用这些方法：当飞船返回地球，将要进入大气层时，飞船向前进的方向喷气，就象喷气飞机那样，不过不是向前喷，不是向后喷，使飞船的速度减慢。这时飞船开始下降，当它进入大气层时，不是象一块石头那样笔直地从几百公里高空直冲下来，而是逐渐转成一个弧形很大的下降轨道，斜着飞下来，一般要绕着地球飞行半圈以后，再打开强大的降落伞，这时飞船就可以缓慢而安全地落到地面了。

为什么人造卫星发射时穿过大气层不会烧掉？

为什么流星穿过大气层被烧掉，而人造卫星发射时也穿过大气层，却没有被烧掉呢？

流星穿过大气层前，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速度。在地球强大的吸引力作用下，流星越靠近地球，地球对它的引力就越来越大，因此它的速度迅速地增大，最后能达到每秒20到70公里。流星以这么高的速度在大气层中运动，受到了巨大的摩擦力，使流星达到几千度的高温，足以烧掉流星。

人造卫星发射前，相对于地球的速度为零，在发射过程中还要不断克服地球的引力，开始的速度很慢，以后逐渐增加。在目前技术条件下，第一级火箭发动结束后才增加到每秒二、三公里。这时卫星已经离地面50到100公里高，

